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册目次

四品稿九卷 〔明〕李若訥撰 明天啓二年刻本……一

賜餘堂集十卷年譜一卷 〔明〕錢士升撰 年譜〔明〕許重熙撰 清乾隆四年錢佳刻本……三九七

嶠雅二卷 〔明〕鄺露撰 清初海雪堂刻本……五五九

楊大洪先生文集二卷 〔明〕楊漣撰 清同治光緒間福州正誼書院刻正誼堂全書本……六三五

四品稿九卷

〔明〕李若訥撰

明天啓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李季重四品稿敘

吾觀其文必於友觀其人必於言讀李季重稿而觀吾黨所以敬季重也余与季重之家以世通而交以文締最習嘗之季重名家子

少有才名及長無他好惟好讀書流覽潛思摛為藻翰居常評之以為學勝文文緣詩要之皆足自表見向者為郎有五品稿宏朗精鑿人多稱之

四品稿 敘 二

及為守又有四品
積漸沖深致進乎
技矣余又觀世所
歸為文人者好為

游好談論又好自
崖異而矜重慎交
寡言小心直道乃
卽而登之適然與

物無忤有如君言
亦須隨之意應幾
清而通者有宜自
儒以仕泊然自守

雖久躓文場淹翔
宦籍而引分撥心
竟不以凌競與之
於彼無營於此獨

精此季重之可敬
者也
天啓之夏極色友
弟王象春季木甫
撰

叙
著作家歆抨格法比判人
代或貴古而賤今或陋摹
而尊創無不有喙三尺而
於中搏挽扛舉拔山之力
竟不能助原夫工力人事也
識力天授也一篇之識有
等量則一篇之變化与為
等量推而一生之篇章祗
肖其一生之識茫茫世宙盡

是中人此秘兩塵筆髭而
老至徒然浮沉之民而已夫
天若授之者透穿今昔握
照烱然於以比事證義摹
輿創兩不後而格法自成

序　二

天下尊而信之而代從比趣
也讀書萬卷下筆有神博
極而才長也非博不作博
固代不數人然不乏隸事偏
強而臨文反儉以馬喻馬

盡而止孰與非馬喻馬訬烈
何窮而又有緣飾古初鑿
裂害義汪洋失雜併掩其
輿馳騁不剿但餙其糟者
博与才不可學而可學若

序　二

夫識即在博与才之中而能
學博与才者不能學識大
手筆綑彌翰海參元化而
藻國靈非比寸熒流攝烏
在其不與群子共坐位乎履

吉所以心醉四品稿而以起代
之事亟推吾
渤海先生者也先是先生五
品稿行世擒辭諸家已驚
若河漢無極茲則衰近五
六年所作於我姑孰郡付剞
劂再告成先生博極紀載
恥一物不知嘗築樓號小
萬卷追李長源於小破書
孰能為之大但稍出本[illegible]的

事成語熟染毫素計所
剩膏馥已足分餘人乃
先生筆落藺言求諸遠極
言求諸變時倒天河屋注
時吹春水縠紋一奏未聞
五
一響昂振即有辯博家
至此語不知何以設備更欲
求諸淵放意不知何以歸
先生掉臂孤行寬然免
起而鶻落也先生於所讀

書不主魯故橫見側出皆可通引作義訃閱覽時非必有心編削以事類作暗踪而思起自來如行兵家觸處爲首音律家旋相爲宮曆之則奇正莫窮援之則莖韶同奏跡其旁搜證嚮從前絶未經翻出誰考以篤論則又天壤閒必不可磨滅必可令動反家指議翕然心

折而無疑而至韻之爲詩非理非才率推闡悟識既在先則悟不必言加以禀思綺情風馳雲屬青黄不抽而儷興象有會皆玄舉闡闔頓挫沉著痛快之致由風雅以迄近代無常師而兼入其室較之腐毫蹢壁希一言之合不膠貌將豈不千里抱之神識瀠瀲

将以撰勤之富蒲撒蓋代
地位逈別彼有喙爭鳴奚
自窮所授之秘乎五嶽分位
其四水所支紀皆灟汭也
獨泰山位東纏以渤海以
萬物交代之處載於無底
之谷名曰歸墟八紘所以
宗五嶽也淮南氏謂土地
以類生人而辨於水海山
生人之類幾辨而會為先

生歸墟無底乃全肖焉濟
南固類而先起者弇州定
之曰北地大濟南高皆各
從其體制氣局分標雄
長即兩者已自難兼矣
若試与探羽陵蠹書以迄
宋元百氏兩先生有不欲
觀者有限其觀者也蓋
博識等量頡末見囊筆
頭無步也先生葉全具之

讀古人書不留一字用文人
體不炫一才而糟粕衙官一
入湛靈之區咸俶會通之
訬先生又且謙退自持貢高
賈譽走捷梯榮他人所日
[illegible]者一切不介胸懷惟
此撰著樂不言疲兹集也
則自入佐計署出理分司
考究典制歷覽勝蹟每遊
每集無不賦詠皆週一行

江南輪蹄案牘坌疊前
所歸為精能者日辨文移
猶不給而先生公事了却
趣取楮墨綽有餘閒即酬
應中不必經意之作亦往往
紙落雲烟以此用志不分
神智寧有不益者矧以
絕識而為日新耶方今嶺
士卒多小致雖差行人間
特山澤而腴者耳先生因

萬有鑪錘日消壤而日山海令以賛皇之一品税臨邑之巉巖允大允高評無別定後起者將褰裳涉足之不遑履吉又何敢以牛渚一宮問兹集之藏山也

天啓壬戌重九日治生當塗

曹履吉頓首拜撰

序

李季重稿叙

余視季重五年以長而訂交季重則廿有六年於兹彼其時季重雖韶年貴介乎而儼然先輩已十年矣一時同好則故冏卿邢子愿謝政家居今大司成公孝與有事犁丘因而胥會暨季重伯氏伯愚仲氏再斯兩文學咸與周旋驩然莫逆如是者四閱月而始別嗣是升沈遷變不知凡幾及季重成進士兩宰劇邑一丞劇郡入郎計部出領姑孰而余迺買舟西上重訪于青

山來石之間倒屣論心依依舊
練在季重不自知為二千石也
而在余亦不自知非二千石也
於是舉所刻五品稿授余讀之
詩文各半不我遐遺則益都趙
太史叙之詳矣已復舉近所為
四品稿命之詮訂于時暑也溽
出如漿滴露研硃夫我不暇惟
磨隃糜濡不律淋漓點綴濃澹
相參每有會心不嬾童齒而已
而用是以來季重則大氐書無
所不窺材無所不具理學經濟
無所不窮探國典朝常無所不
明習而後發而為詩若文證據

逢源機鋒倒廩陶融追琢神采
爛然諸體備衆妙臻與古作者
分驂合軌于今人則苞孕有餘
而猶歉然若未滿於志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易曰君子以
虛受人季重兼之而自頃以數
載清郎為畿輔良二千石在漢元
封柏梁臺成詔群臣二千石能
為七言詩者居上座季重儻生
逢其時有不褎然舉首者耶乃
若所褒郡守黃霸龔遂文翁召
信臣劉寵劉寬馮勤龐范張堪
崔實郭伋杜詩寇恂諸君子輩
固不必以政事兼文學也然即

受書如霸化蜀如文翁者未聞
能詩籍令躬值柏梁庸詎得與
元封閒諸臣爭坐而以詩若文
知柔重則又讓而不亢沖而不
盈溫克彌粹爲
天子宣恭中和而壹洗夫俗吏
惡雕之習以經術緣飾吏治社
與學殆兩優焉而醇若文之所
發揮施措概可徵矣故無論蒞
中釆石詩其家供奉所棲其靈
倏存而試論我　明則又正賓
之之春容條暢學憲獻吉之古
雅沉雄觀察于鱗之高華俊逸
尚寶伯承之婉麗精工皆李

氏開先或正始或前茅六子或
頻視中原者也而至今雲杜太
史尤集其成而亢厥宗季重蓋
心服慕焉日方圖遺使楚中乞
爲玄晏而會太史奉常留都遂
家非遠爰虛其首簡俟之而且
俾余敘曰余頃不序于釆石篇
乎無言不讎子寧無說而處于
此余曰唯唯否否夫予小國也
悉索敝賦曾不足比于邾莒君
不惜假之寵靈而乃望報乎以
予報君亦猶之以邾莒當齊楚
爾

廣陵友弟冒愈昌伯麐撰

李季重四品稿叙

文章有機神抉天地之秘貫人心之精不以時地之古今遠近隔也蓄壯歲束縛於制義仕復卤莽於應爾于此道稍涉藩籬莫窺堂奧竊意必有瑰瑋淵邃之宏材兼綜洞徹鎔古鑄今足以驚聳心目愉快神情者為一代之奇寶曠世之大觀乃今于渤海李公見之公少舉於鄉屢挫於禮闈乃寄興於篇章以遣其趣第後以文學飾吏治仍以論議闡經綸而觸事感懷憂時憫世憑高覽古命侶論心一於此爭致意焉往歲為郎有五品一集已膾炙人口今來守姑孰復得武陵胡天岳為司理相與賡和於政暇商契於世外即雷峯姑水之吟眺可抵白蘇之西湖孤山千古足稱快事近梓其四品集詩四卷文五卷獲而疾讀之惟恐篇之易終卷之欲盡也論事必舉其要領而究其指歸寫衷必晰其幽隱而彰其肝膽至君詞彩之穠郁音響之鏗鏘人所極意揣摸繇露刻畫者獨信手拈來濡毫寫去而曲折中規繩首尾

聯珠璧拔至此乎進乎道矣及讀公所自叙而後掩卷三嘆竊自喜得見公雖晚相知公若深撰神之合不越語言文字中真有若把臂而久要者其所稱真懷即致府窮策乃通策奇文欣賞在致之一言千古文心惺然黙破今昔作者疇能易之予友王季木才性超絶于世最慎許可誦公學滕文文勝詩以蕃觀公之詩文咸以真致勝而學足以輔其筆識足以堅其才手足以代其舌故牛解而刃猶銛游有餘地泉掘而源本活派衍無窮雖

公足以當之彦筆疾抒其管毋以就正于公且借欲弁其簡端公其以愚言為然耶否

天啓壬戌季夏三日莊平友弟

朱之蕃撰并書

四品稿目錄

卷之一

賦

犁丘賦　思二鶴賦
續閔已賦　采石山賦

四言古詩

紀暝　北堂

古樂府

天馬歌　艾如張
巫山高　有所思
臨高臺　王明君吟
短歌行　對酒
紫騮馬　折楊柳歌
長安道

五言古詩

易州大旱　易州官舍
山東大荒　王季木以所作
讀公孝與司成　別易州官舍花卉
鄉園久荒忽聞霖雨　行裝大半書冊
東返途中遺家婢女　鄭州懷古
涿州樓桑感賦　秋日入都即事
中秋坐公孝與　讀尚少司寇
丁巳除夕　中夏送高茂才再遊薊
都門送貴客　偶題
題關中陸廣文　京邸宵寐
思歸不遂悶成　頻得邸報旱蝗
和劉民部半舫四首　即事拈灰韻三首
奉使初抵家作　十月十一月夜
殘冬屈指農計　山居田簿
禹城古祝阿地　兗州晤司李呂公
南陵夜晤張明府　南陵青陽道中
毘陵不及訪沈湛源　春雨積寒

七言古

易州積雪齋居　春深萱草
脾病多年　楊茂仁貳定州
偶觀僧印　燕都夜訪公孝與

良鄉旅食　偶見舟姬
元旦歌　夏旱
夏雨　夏晴
易鏡篇　乞錢人行
河間道中候母同北　初聞秋聲
吳橋毛明府　五更月
都中覓蒼龠歌　入京晤公孝與
題王烈婦冊　演象篇
集內侍貽鸜鵒菊　和馬仲良三首
正陽門坊歌　都門東王槐崖
詠唐母顏宜人節壽　丁巳京都夏日祈雨
苦熱篇　王季木同飲宋先之
戶曹下擢公署　七夕燕都寫況
題魏道冲太史先世　家報旱而且蝗
月蝕篇　八月聖節紀事
都門再晤馮元成　宋州曾携二鶴還里
久不得龔陽先生　文太青以南禮曹
題馮季韞所蓄　京都餞舍
詠齊東劉明府治績　詠房山令朮公
哀撫順　大通橋看漕艘
通州李卓翁墓　通州河上作
薊州道中　運軍行
山海關澄海樓望海　戊午臘月逢春感作
加派謠　初春積雨
風摧木棉　睢陽驛夜雨
臨淮縣城四周　朔原行
闔門有作　庚申太平元旦

卷之二

五言律

寄同鄉諸城王肖乾二首　春園偶步二首
彭伯允過易　得公孝與司成四首
得南宮報　劉青岳緘函路
公敬與中舍四首
得黃計部豫蒙書二首
銓部王葱岳賜沐二首
楚中楊修齡侍御二首

首夏同鄉陳明府
夏雨速夕
涿州値楊修齡侍御二首
夏夜月中二首
贈夏繩北司李二首
寄別杜茂華叅戎二首
贈白明府之長清任二首
偶成四首
積雨署中
將東返有懷
雨中憶鄉園二首
餞之新城張明府二首
滿玉吾別駕過訪二首
過保定欲謁邢澤宇
保定郊外僧居
寄邢素庵計部
河間崔別駕過訪二首
阜城六首
寄贈繆當時太史
送次賢還二首
送劉心統周二成一首
送阮濬宇河西二首
鄴中訪鍾伯敬二首
楊坨阜宮諭二首
燕都贈袁小脩二首
武雲臺比部二首
比部典雅存居飲
京邸冬日有懷四首
飲公敬與齋中二首
訪鄒臣虎都門城下
送孫恒吾比部
京邸齋居詠懷八首
送呂慶元計部二首
京都郊外二首
正陽門風
除夕入朝二首
燕京守歲二首
春日東薛對龍二首
京都再逢田斗嶽二首
送李正彌二首
送民部王桃崖二首
送賈心印二首
慰馬仲良二首
送內兄高茂才二首
和方伯書二首
送宮坊公孝與四首
送別同曹王鑑衡二首
送黃葆蒙民部分司三首
初秋邸中感懷四首
送民部蔣德符二首
送周注瀛之池州二首
京邸獨居二首
秋日敬與季木小集
朝天宮習儀二首
揚州李碧海先生二首
以陪祀出都城二首
粵西張叅藩七澤二首
家園無秋
公敬與四首
王季木除上林簿四首
寄王篚石二首
重九朱五吉招飲二首
送張生洲吏部二首
都門贈劉百世一首

送崔徹初分司二首　送馮起衡出守成都
送畢沖陽宰定興二首
報國寺登毘盧閣二首
報國寺看松　陳海庚索句二首
送別楊茂仁二首　房海客武部遊西山
內鄉李予田先生二首
夏日柬朱五吉中舍二首
夏日送同曹高印南二首
來陽伯民部招飲二首
公敬與中舍三首　連夜大雨
雨中同公敬與二首　題同曹許孚廷扇二首
劉百世招飲四首　送馬時良太史二首
寄許孟鶚司李二首　寄許氷壺孝廉二首
都下別葛朝池孝廉二首
燕都將東萊東還二首
通州飲張象鳳二首　玉田吊陽雍伯
玉田徐恒山二首　豐潤李明宇
曉宿沙河驛　撫寧王明府招飲

山海關山下　望長城作
自關回過玉田　過燕山
自通州還京二首　戊午秋發都門
張灣登舟　舟發
宿舟中二首　河上值雨四首
河西務舊無宣尼廟　過天津分司
河舟無事二首　山邑城二首
送李仲昌之燕京二首
夜行內兄弟二首　與遊王蕊岳園中一首
雪夕同夏猶唐　冬日飲李振翁方伯
料理書齋　冬日山居二首
即事六首　東郊同李振翁一首
有感四首　除夕二首
蚤起閒坐四首　盆菊春初芽茁一首
春初逢催租人作　寄贈趙慎初於燕二首
計曹歷俸五載二首　園林偶作二首
三春苦旱小雨未足　春盡逢雨
房海客侍御　李振[illegible]

郯城邵龍洲孝廉　鄒縣謁孟廟
兗徐道中二首　宿州夾溝驛大雨
宿州城中公署　定遠縣萬山中偶成
滁州山泉林亭　和州江上阻風
采石山謫仙樓上　移席燃犀亭
池州大江望九華山　郡貳方公招飲寄亭
雷峰雨中　雷峰望龍山
道觀在雷峰之麓　雷峰頂上
姑溪亭上　飲姑溪亭館
宣城訪湯大司成　初秋過半連夕大雨
丘長孺粲戎　舉子命以小字感作
夜過虎丘山　舟中即事二首
袁小脩還國博　祝耀北招飲園中二首
耀北以金橋二首　送別馬仲良舟中二首
姑孰從楊武部二首

五言排

得王懷泉太僕　涿州道中
偶爾書懷　易州聞杜鵑

陵邑吳張二茂才　過白溝河二十韻
送曹參兩吏部　贈光祿董蓀元先生
賦得月影入蘭臺　秋日送李明馨
賦得明月燿清輝　掃雪
王蔥岳園中　山城西隅買得數畝
至姑孰　姑孰春正二月

卷之三

六言律

塞上　河間以北二首

七言小律

任香休內兄　覓舟於德州二首

七言律

寄吞馬討曹仲良二首
送沂水楊茂仁一首　聞萊州趙太宰
春日奉寄趙惧師二首
李孝廉還淳　王帶如有句
和品九如先生二首　先大夫忌日作
留於客席得王立宇　公孝與以少司成西道

春晝三首
傷劉生生為亡女之婿
慰劉孝廉下第
孫太史愷陽請急歸
順義道中
轉計部正郎有作
過涿左毘樓留飲
尚齋牡丹二首
易鎮因東省謁賦三首
官舍自訓章兒句讀二首
即事偶書
持齋
送書賈唐子
過祖逖故里
都門外贈黃掾
夜宿都門外僧房
宿雲道中
涿州過中州學憲二首
易州將代
贈別易州憲使二首
贈別易州工部二首
夏伏聞蟬
得姚鳳梧二首
謁楊忠愍公祠
高陽孫宮允丹白園二首
過鏡河
答公敬與中舍二首
丙辰入都感成四首
至京見女僕婢多病
得楊茂仁書却訊二首
秋日送客報國寺二首

京邸頗抄二首
入朝端門下二首
陪祀帝王廟
陪祀太廟恭紀
中秋夜作二首
秋旅二首
送亓靜初給諫
劉青岳太史請急二首
房蔚居以兵部郎
送米仲詔工部
贈董葆元光祿先生
包尚寶大瀛先生
宣城吳福生計部二首
中州侯若谷新第
王立宇柱史
送王肖乾督餉宣府
冬至計曹齋宿
雪夜飲熊雨亭
招周龍侯國博二首
公孝與宮諭先生二首
寄趙慎初于滑邑
送王亦房歸姑蘇
何山人海若
京中賈道書回作
歲晚偶成四首
寄懷王吏部[illegible]二首
都下贈公平子二首
歲抄兩得[illegible]師
贈錦衣許君松屋
都門和包祭戎柱卿
張仲達孝廉謁選二首
寄范質公東昌司理
寄呂豫石兗州司[illegible]

贈同曹王鑑衡　贈包參戎二首
送徐忠諫　寄商丘喬沆二茂才
送計部張象風　咏常州陳太母
咏常州陳懷古　送計部武雲臺
送袁滄孺以計部　謝學羅吏部予假二首
京邸書懷二首　送高鳳翥翁二首
[illegible]外別公孝與三首　送方伯書社夫
遊京南郊園亭二首　計若坐雨
鵲藏山　王河水
北海子　西山峰
香山石　西湖水
玉泉山　大通河
南海子　蘆溝河
與客坐談忽驚落葉二首
張華翁給諫六首　寄侯座師吳大京兆
中秋十七夕　蟹肥
秋日燕京書懷四首　聞王慈岳銓部四首
袁小脩以珂雪齋二首
秋懷許役二首　無題八首
松[illegible]　蝶粉
花影　燭淚
香塵　雪花
苔錢　燕都雜詩十九首
送楊巨橋分司滸墅　送職方陸袁虛
秋日重遇馮元成先生二首
送祝耀北轉餉　送牟鳳匯柱史
慈谿馮茂才　都門得錢工部
得內鄉許霞書　寄高擧原于內鄉
贈鄭孝廉子待　送吳瞻城計郎
同公薇與王季木　贈楊茂仁於燕都二首
送魏道冲宮贊　送包大瀛先生
送丙平野計部　春日和戴大圓
和王呂家職方二首　和姚袞之尚寶
又和袞之入朝志感　送程用貞還新安
丘似林兄補長蘆　寄和公孝與先生二首
[illegible]之二首　送王明弼計部

送青州馮李韞二首　聞母病圖歸有作
夏日即事二首　感東事作二首
題米仲詔先生四奇四首
送固曹李性忝　和來陽伯計部二首
送吏諫張卓翁二首　包將軍夕佳樓上飲作
荅別劉半舫民部二首
送潘懷魯民部　別來陽伯於都下二首
秋夜公歆與二首　薊州飲李明馨二首
渡灤河　絕廣峰口山至此漸高
永平弔李廣　永平弔夷齊
山海關西過河　遼西贈杜大帥二首
盧龍侯明府　抵京聞遼東四首
都門以東　河舟作書
舟上買魚　携家載舟二首
水程感京邸事四首　過河西務
舟程一旬有餘二首　老母七袠有四
南村弔親　遣訊公蕣與二首
雪中同夏茂才　奉寄康驟濱
石新川兵部至臨邑　一兒多病
送邑侯單公入　覲　王帶如以岳州守二首
張華翁張卓翁　逼歲感成四首
聞定州楊貳守訃　戊午聞遼事有述八首
新春驟暖感作　元宵燈火
王肖乾文二首　禹城劉氏三茂才二首
城隅買園地數畝二首
春日寄壽宮諭二首　送劉仲竑得第入對
送丘六區　韓中丞晶宇先生
酬李仲昌送別之句　齊河太清橋上
呂介孺先生　姑孰官舍
聞遼東警報　宣城道中沿山見江
秋初太平郡中二首　江城憶昔
舟過常州　鹽詞二首
姑蘇寄胡厚菴　往返姑蘇閶門即事
采石驛　馬仲良之廣德
遣問焦弱侯先生　却寄程銓部於金陵
寄劉歒仲計部　贈當塗林明府存栽

寄中卿李叔賓　贈潘景升
歎司李黄公　南郊寺中送別
元宵王黄二司理　花朝前夕
黄山同胡天岳
七言排律
易州束装　京中贈田斗岳
題秦太公七袞冊　題吴朋仲給諫
玉河秋曉
卷之四
五言絶
雨中齋居二首　澆竹二首
夏雲四首　過都門作三首
夏夜苦熱二首　久寓易州公宇三首
姚村道中四首　姪端途中揖別二首
過古兎橋關二首　滹沱河有感二首
天寧寺僧餽余二首　枯菊四首
歳除喜母至二首　秋日
秋風　秋雲
秋月　秋雨
秋露　秋霜
秋山　秋水
秋花　婕妤怨二首
思君恩二首　閨詞二首
薤露歌二首　途次旅夢志別四首
夢中　夢後
又夢中　又夢後
新春有入三首　浪遊數年四首
東作方興有作二首
六言絶
老至四首　吴橋公署四首
聞齊東有變二首　謁閔子廟七絶十二首
七言絶　送項彦甫二首
易水別彭伯允二首　宛中李叔賓四首
春日有懐姪端二首　遊仙曲六首
詠易州大嵬山　洪崖山
窮獨山　奇峰嶺

太寧山　乳水洞
紫荊關　玉峰石
五公山　即山峰
星月巖　荊軻山
古易水　雷溪水
古長城　五華臺
黃金臺　漸離里
召公祠　四賢祠
余自三才以來四首　得夏茂才先封書四首
李仲穎謁選四首　夜雨曉作二首
公宣子茂才三首　得張鍾石民部
夜涼二首　贈别易州王茂才三首
保定郊寺將雨二首　寄邢素庵民部二首
河間邸舍和瓊芙二首
新中驛二首　送董大之定襄令二首
答公賓王恭戎四首　旬日之間
過竇店感昔二首　入都自嗟三首
道中望天寧寺六首　移寓感戍四首
燕都中秋禱四首　詠鄧節婦詩四首
秋日柬宋先之二首　柬李明馨民部三首
燕都秋日二首　飲魏道沖齋中四首
燕都贈洪南池四首　送劉浮江民部三首
送袁滄洲民部四首　署中偶與同寅談二首
丁巳燕京四月始雷　王濟川使還安丘四首
王季木至京相賠三首
六月邸寓大雨二首　閒居即事四首
二兒二首　史侍御磬石二首
送來星海民部四首　閣中方睎訒四首
太平鼓曲二首　燕中疫盛二首
送馬仲良還新野四首
秋日憶家二首　秋日得家耗二首
夏堯封茂才遠至六首
李仲穎丞玉田四首　兒病稍減二首
秋日賜百官二首　為郎及滿二首
春宮曲二首　長信秋詞二首
少年行二首　塞下曲四首

楊柳枝詞六首　采蓮曲二首
青樓曲二首　閨怨二首
漢怨行二首　送楊文弱轉餉四首
送周二咸宰肥鄉四首
送別王季木十首　都門聯成元岳四首
內弟高君二首　過安河上四首
山海關海樓上四首　舟行無題六十首
王季木轉留京四首　侄瑞舉子二首
內兄任否休二首　仲冬八日四首
王季木甫轉南評　冬日同李方伯公六首
玉皇祠道士二首　獨居口號八首
初春得劉心純四首　時救絕句八首
邢玉衡以來僉館二首
滕縣道中　孟嘗君墓
經黃河浮橋二首　過嶧山
自池州二首　客行憶母二首
舟經慧山寺泉　蘇州運河接石湖
姑蘇城外二首　識大圓工部二首
冬日送別夏丈堯封二首
內弟高允文二首　送內弟允文還里
楚中汪闇夫二首　春夕曹元甫席上三首
送內兄高允文二首　得胃伯麐金陵書四首
卷之五
詔
擬災異罷已詔
疏
請裁革二十四馬房驢頭疏
序
公穀與小康國詩集序
彭君宜詩稿序　彭氏山堂肆芳序
送王帶如以計卿推守岳州序
傳燈錄序　陟岵編序
國語懺析序　王季木北湖園詠序
贈武年伯誥封刑部郎序
送王亦房歸姑蘇序
送來陽伯轉餉永平便道還三原序

六歲與乙丙稿序
贈武清侯太夫人七袠序
贈勅封御史韓太公暨韓太母雙壽序
又贈勅封侍御韓太公暨太母偕壽序
賀山東直指舉公九載考績序
王季木補屋詩序　王季木李杜詩評序
公太史李與先生詩稿序
賀道長韓公九年考績序
河南鄉試錄序代作
周二晟進士水月齋叢稿序
賀道長韓景翁榮陟大理丞序
賀蓟鎮協總江公晉京營副將序
劉心統四書近稿序
贈李科試與雕公晉山東憲副序
張九苞向注山房集序
許爾辰水花集序　徐文長袁中郎二集序
贈趙洪師太師母八袠序
遊姑溪雲峰詩序　王恩平迂園詩集序
新稿自序
選午未四書程義墨義序
賀胡天翁長君新補邑庠序
馬仲良妙遠堂詩序　湯貴升青溪社草序
題黄海序
傳
光祿少卿霍公傳
二劉傳　三李先生傳
月濵王太僕公傳　侯來保芮氏傳
管張二孝子傳　俞氏貞女節婦傳
卷之六
記
蕭蕭亭記　易州候臺記
遊大寧山記　四賢祠記
大水峪觀塞外記　依然林水亭記
徐淮流民記　商邑陵邑亂民記
世恩堂記　戶部山西司署中記
山東青州亂民記　[illegible]

奉使餉遼記　使還畿輔諸河行記
小萬卷樓記　山居自記
燕都火災記　南行記
呂介孺翁斗園記　遊采石牛渚記
池州行記　姑蘇行記
思補堂記　含清園記
重脩采石山謫仙樓記
姑孰元旦元宵記

卷之七

誌銘
視阿劉生墓誌銘
鄉耆少泉馬翁配李母合葬墓誌銘
許山人墓誌銘　劉室公貞婦墓誌銘
明邑庠生贈都指揮僉事牖泉寗公暨元配韓
太淑人墓誌銘
墓表
勑封司理張公暨配吳孺人墓表
行狀
明省祭官貞溪禹公暨配徐母行狀
明朝議大夫陝西布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
前河南道御史見鶴楊公行狀
碑文
召公祠碑文　楊忠愍公祠碑文
重脩易州學宮碑
表
上發帑金三十萬濟邊計臣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擬
上秋典東宮講學閣臣賀表 萬曆四十五年
上允廷議以通州昌平州易州為三輔各設經畧大
臣備禦虜患廷臣謝表 嘉靖二十九年
誄
右春坊右贊善恭華張公誄
祭文
祭遼王氏三侄女文　祭馬元介文
祭石太孺人文　祭毛太公文

祭曹二守先生文
對
房山洞對
頌
甘雨頌有序
銘
座右銘
雜文
釋異
募疏
易州𠪨重脩北嶽祠募疏
連珠二首
卷之八
啓
薛青翁制臺考滿加御史大夫兼兵戒賀啟
陽和制臺吳印翁陞啟
書牘
與高裒白太守　與少司成公孝與
與宋先之民部　答公孝與司成
與周劉二進士　與劉太學允弟
與楊弱水柱史　與亓靜初給諫
與民部王省軋　與孫愷陽宮允
答阮濬宇計曹　與楊崑阜宮諭
與王立宇侍御　與平山苗明府
答陸中壘庫部　答夏茂才兗封
答宋先之　與姚郡丞鳳梧
與公敘與中舍　答張鍾右計部
奉大中丞王憲翁　答杜參戎
答姚鳳梧郡丞　又與姚鳳梧
答王參戎　與繆當時太史
答袁東鹿曉屏　與馮起衡工部
答宋瀛渚司庾　寄宮諭趙岷陽先生
東劉青岳　答公賓王
答邢素庵分司　答阮濬宇分司
東王亦房　東吳梧生倉曹
寄答趙岷陽師　答徐[illegible]

寄王季木　寄丁化宇太守
荅楊茂仁　荅洪別駕
東方希叔民部　荅宋定州
東荅方晞叔　荅曹參兩銓部
東荅米仲詔工部　寄荅楊脩齡柱史
荅許孟鴞司李　寄李秋羽孝廉
荅尚璽袞廣文　荅范質公司理
荅喬沈二茂才　寄内鄉張明府
荅劉汸瀛侍御　荅徐思諫民部
荅濟南太守吳公　荅保定張都閫
寄吳霞翁大京兆座師
荅歸德喬別駕　荅王肖乾餉部
寄方伯書餉部　荅應天代巡李公
與滑縣趙愼初　荅新津李海皎
寄内鄉許霞　荅李明磬
東公敬與　奉呂九如先生
荅宋先之民部　荅王季木
寄荅許孟鴞司李　寄荅許兩宸

寄荅高犀原司李　與張九苞計部分司
奉荅趙㒷陽先生　荅公孝與宮諭先生
又荅公孝與　與孝與先生
與王季木廷評　荅葛朝池民部
荅王季木南評　與公孝與先生
寄公敬與工部　荅公孝與宮諭
又寄孝與先生　候焦弱侯先生
寄劉敬仲倉曹　荅南銓文太青
荅楊樂安

原
原性　原仁
論
魯隱公攝位論　續蘇子養生論
邵子皇極經世論上　皇極經世論下
堯舜之仁急親賢程論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程論
黨人宦官論
議

宮府議　文武議
備荒救荒議　邊事初起議
邊事再敗議
辨
孟避禹子啓辨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下
說
梟鳴說
[illegible]第九
策
屯塩策　錢穀策
防亂策上　防亂策下
程策

濟北李重甫著

犂丘賦

五土之內丘居其一非假摶旋而標嶒崒高者爲京
嶃層累之有日溪兮爲壑邐邐敦之自出況乎齊州
以西愍下而圯歸然犂丘如聳如陂形未已於再成
名未顯於一國小而能避穆王紀汲冢之實夷而志
恊列子談丈人之惑指千祀以猶存綿一方而未踣
浮於東海之隅秀駿駁於丈尺岈岈大野之尾淡岸
旋於枕籍無乃氣有攸聚精或崗凝黑白之墳挺脉
剛柔之土載恒性既殊於牝牡壽或倍於岡陵溯犂
丘之著跡因齊地以獲稱近作勾盤之脊遙撫嵴山
之膺仰與脾睨齊顯並街衢平左拊右挹云峰亭岫
爲其朋陰背陽向背回玄畜爲其營壞不息而加夥
基不拓而自盈覽十畝之約略倪數武之峥嵘其麓
映也槐分市景柳鋪衢隊綴齊霧以縈縈依岱雲而
靄靄託撮土之非微羃諸有之非大其睚眥也乎楚
子家阡眠衆態華洼隱削玉之蒼廣川鬆綰衣之帶
眩曉至秋於前稍碩仍勞於再其綿蕝而旁亘也塊
如偷蛇之昂首陂如伏虎之蹲軀胥隰陰以不絕引
浥流以未趨廻輕風於紆軫斡碎月於甌史其齒簃
而次參也觸爲不住之響順爲不疾之呼蹈衎翳則
拓焉咸有瞻磬空則毓乃君無石門素然以應坊城
廓爾以居於是招净侶暴曠覩獮蒙茸兮碕岸緣攀
邁扶疎兮勃窣盤桓高處臨留香雨洗其塵顏方址
紆遲春疇膎其清歡遂與好古之爽淵才之品低回
斜照流連小欲[illegible]七萃之車轍馬跡恐遺踪而可論
想祈招之式王式金倘餘韻而未寢既乃嘆曰遐哉
丘乎是知其風曆之幾稔惜哉丘乎將無同於牛山
之斯凜噫嘻營丘霸矣松栢悲歌宛丘帝矣鼓舞謠
哇丹丘仙矣蓬萊靡涯蕭丘幻矣赫奕徒誇非霸非
帝而培塿於山家非幻非仙而壘塊於歲華其惟犂
丘卷土之多

思二鶴賦 有序

向余丞宋州署有二鶴槃時時哺之漸大既遷
吏部携之以歸珍上分司易水留一鶴於署

宛然心目因作賦焉

雛陽鳥之孕金托仙胎而浣白青田紛其必雙明珠
歛其相射軒翥如霜映為漣水之色氄毨乗月不共
蝶粉之惑宛其雌兮與凰比翼偕以雄兮將鳳在側
鳴中玉律之參差鏘蹡雲容之欸欸律耳屬而九皋
容目把而仙的緬自所獲於宋之原緣林以發馴庭
未騫而羽表褷褷之狀學飛濡粒猶之痕飲以雎水
不雜淄氛飽以河魚不偶雞豚遂刷滌其皓翰乃喬
[illegible]其遐翮覩毅兮而多立復迴兮而不群顧仰懸[illegible]
之[illegible]依度毋於聯翩倘佯清署之宇隨跂舍於軒軒
已而返三逕翔一丘翩翩徙倚懸懸曳猶隨柞㭊其
單孑獻兒斥其沉浮繪未工於尚書之省吟未肖於
提挈之舟似倦飛而並止非鍛翮而同留每顧形以
庚際欲憐影以匹儔增我成三歲寒縞雲之無憂離
入惟二清夜玉露之先秋方共憩於千章俄隂忽於
一水心恩壯山之移身類乗軒之使燕塵近而眯目
芽仙遠而約棺烏幕時紛於軍中猿化我悲於君子
颯爭推棄倚爾凝兀嘆朐[illegible]

彼靈禽兮滯上爰棲同茲蔥蒨態被葳蕤宵咏澂宇
以朐肕眈眷啅足以䲧鯆困丁剪其逸氣偕父滌其
潔姿呀究而不舒翻翰而復吞且舒且屈懐清斷頸
之悲若吞若沓佁擬從群之時曠韻不習於賞恬神
獨契於知感暄寒之冉冉悵歲序之遲遲入向彊場
而淹老鳥田雲岫而後期變莫致焉情則紛若悅霞
綺以離披羔波流以漂泊栩栩夢之欲前欲却疑有
兩人姓名隱約似師曠手操琴而拂猿似崔灝乎題
詢而咀嚼泠泠洗吾之襟洋洋塞吾之幕遂覺於源
奥諦惟於盤礴曠琴誰舞是為玄鶴崔句誰吟是為
黃鶴噫嘻鳥之雙白宛而如昨玄黃物色何其頓異
寐寤仙境悵其靡度歛容隱棐更端再夢彷彿羽流
毿須延送黃冠玄衣且賓且從含吐致辭霓裳曾共
偶涉人寰之塵素雲不可復恥仙則無殊凡則有関
於是洒然醒悟其迷愀然後巡其痛唉鶴棲之一枝
羡鴻冥之不用婁姻未已染汚將重二鶴不保其故
形我船詎全於忌惷

續閔己賦

慚余生之乏智兮攫揆已而無勇化冶宛其有斯兮紛卉木其殊種蘭被谷而蘭委蹊兮荷則濯而槿以瘞余既所授有限兮撫短而倍懷熱計無可兮處錞不處乎偭遯世之倘能兮將以工於間冗疇其憑以葳拙兮雕鎦鑿為骨董少由帖括之借途兮壯由科名而入籠非緋非桂兮苓通其離重隨牒不前而默兮柳或佗傺以危恐雖浮眩於功名兮竟本次而見譴乃反之觚翰兮希文河與筆冢乎滋發軔兮終以[illegible]德顧壯[illegible]據其理兮豈情周而思孔矯什[illegible]

饑蝕兮性靈僵斷之與嵆徒曠乎官政兮將課實而不諫高才奮其旋足兮雲為飛而波為涌艷位高而金多兮交親依之以悱惾獨寂寞之通從兮老不解而愈惰盤縈絲辮於女紅兮自貽於枯槁譬腐草極於螢照兮曾不及於畫檬困徘徊世之巧拙兮所資亦遺乎時寧麥者之乘會兮即聖者不廢推移非能不夢兮王璜卒以釣磯魚浮雲而龍兮羔豈海之為羝世責闒閭之累兮余空肓以王厄通而不可為堅兮直而苟鍤其為隨數一瞬以與換兮古三思以

自擠非不欲利而好饒兮若有鬼焉以誤之噫嘻時之為便兮有睫者共知惜余不赴兮乃竊大而遺纖游心以為難兮明者易而不持儀其所安兮功與言之俱非余將委於大化兮冥心於黔贏之所推靈含流瀣兮涸濁却而清冷亦遺長短彼是皆駢贅兮達觀大塊以一齊既無性質差殊兮雖遭逢局詐於平巇柳無彭殤之數兮且泯然以忽岐等七尺於委蛻兮一葦萬頃其任馳天和不渊而不皺兮寒燠遞競於我而非遣詡離忠而況溺兮長沙才以消靡閑其

所遇之不淑兮胡不闔其所抱之猶嗟人讀讀以難喻兮神益迷昏而未窺竟幽顯無可考鏡兮將憒拗而何為勝殺身未悟於世兮所以繹音於鴟夷固非皮骨之珍兮留精爽以待其自罷昔吕黎僶塞兮闊巳而靜俟於斯乃撫心而續〻兮亦不必世人之我信我疑

采石山賦

亘吳楚之微際贊天壤之奇觀江流濆洞秀挺為山采石標名中古以還余不暇仰攬於斗野抑不必顯

溯於始溪天門對劃牛渚並涯匙天頹將互作廉廣
山若屹其鋒刃水如淬其陸離翹而登巘嶁嵲崇嵬
蹯而羣岫塊圠擷支縹緲雲霧之彷彿晶熒日星之
掩映晴晝似沉而更浮陰晦疑迥而翻愛儼玉女之
佇立借停流以作鏡砉巨靈之劈分限長波以為組
黛挽挽其在山螺種種其列石頹而成朱壁乃得白
色續紛不可執聳窗窕如堪索具崇閣之鉅姿兼瘦
透之玅跡渾璞天成不磓能渟瑩潔月皎厥骨挾格
遂有修月之巧凸凹槩乎移山之力崛岉漸更入峴
岩其歷往出雜沓其多名目日斧鑿倜儻不以戲盈
物物斷劇捷獵依然抱縈仙洞鼎黃而未腐詞人笏
拜而無坍漱礪方外之齒斜沒行間之鋼阿閣為階
材斯任重斗壘鹽脫小亦佇用雲根與靈壑以淺沉
月覓隨奇姿以悖綜捘斷流之鞭羅血驅其不惡淨
澂波之練危鬱堆其絕縫稽嶽山之輿跡非片石之
堪頌佛因金粟聖果青蓮千秋靈氣而有謫仙隱約
汪洋之外宮錦燁燁相鮮逶迤澔瀚之中綵鷁飄飄
以前若夫啖珠十詠叱玉諸篇倦倚峰而停彩管渴

飲渚以代酒泉靴尖踢乎突兀尚呼力士如顛硯濟
潑為醽醁不隨天子登船陟高山而鳳鳴枕流水而
龍眠月團團其對影三人今且拍肩天朗朗其仰酣
千盃夜仍扣舷脩鯨百丈倏已杳然乃至人代升沉
烟波轉幻清平之韻谷空供奉之名陵變目前芳為
糟丘悅高濱以畳衍耳流瀉為酒聲佗陰晴以染渲
危鷺破乎空翠誤作玻璃之片芙蕖出乎綠水似噴
葡萄之槃燃犀殆屏其鯨吞忽指猶昭其月魄於是
江南遊客官下謝吟循栽嶺之古渡徊太白之遺津
空谷闌以削玉孤峰表以軼塵如來散花想佛前身
翰林寄酒憶仙有真縱輕舫以凌涉彌絕巘以遨巡
巖峨峨之借姓思采采之方春谿舒疇篠槎拍天人
授我丹訣飲我清醇慚駝李之不稱歎仙籍之難臻
風流已遠峭蒨猶親懷山惟石以玉以瑕录名標於
奇紀將以續與公所云

四言古詩

紀驟

帝念恒陽流金焦土海岱青齊頻年不雨壯者星散稚者野遺父子相食以内為灾室也懸磬田無青草不驅而殍則殍而飽雀符不除閭閻盡閉長吏倉皇臺官流涕一疏叩閽朝入夕行借金於國借粟於倉繡衣皇華咨諏靡及萬人待哺千人已極淮海洶洶流民待招燕栖于木嚼飽其朽貞臣不遑漢祖可免乳塞士饑顛難慰犬　主救有涯天救無窮祁祁之闕先彼大東一雨回枯再雨競秀月畢滂沱消禮蕩之

北堂

瞻望北堂言樹之萱以日而煦或風則翻北堂之庭青青慈竹歲暮霜繁不保其䕺密邇北堂其林有烏無哺不逆相安及鷄北堂之儕畜羔而絜跪以乳之宛其一膜蕨𧿹北堂綠吐為栽日月不與逢蒿實多北堂之砌紛以析薪誰其充符終無令人東山巖巖悲山綿亘中阻河流何溫何清東山鴻去北山鴻之人之寒瞻不知一本東山虎子北山豹兒生子爲獵文武則離東山黃鵠北山白鵠白鵠習飛黃鵠哀足

古樂府

天馬歌

天馬追風來西方土番市易自先皇千樹茗一旗香千里汗四蹄霜近日官茶私茶妨黠夷蕃馬不堪償使馬如羊茶如首蓿長天家未得蹀躞强夜夜遐裔歎天房旁星攙攙一尺茁不如玉關閉封疆

[illegible]艾如張

張羅雉不飛艾雉將之歸獵子平野羽毛垂文彩耿介遂[illegible]雉健且肥山鷄常恨輕薄兒可惜[illegible]不上華蟲衣冕銀鉞俎常禽隨南山陽北山陰鬱子夜露棲高枝

巫山高

巫山十二峰峰峰帶月寒雲既稀疎雨亦晴乾虹長千尺渦吸淵散作霞紅山上逈瑤姬絕冶夢江瑞曉夜瀾人生醲艷快心事鄉付襄王一夕看楚天漠漠清飈殘處風流搖頭閒水石相織情未歇細腰猶似妬巫山

有所思

人所思在塵中我所思在山中山中亦何有上有青峰下有[illegible]巉巖磊砢霜壓雪重高寒阻我目凜我心[illegible]閒卧雲棲霞者一洗炎蒸風雨容排細尺書寄征鴻鴻遠未致青緣逢冥冥千里虛其弋弋危不與弋鴻同危頸嗟嘆水中滓鴻儀在陸倏然耳塵中雲中有如此

臨高臺

高臺切雲霓登臨絕喧卑臺上碧空湛于水臺下清流瑩徹底臺中秋月兩姿姿洗人心目吹人耳夜晚盈盈白鶴高朝看白鶴逼層霄風不撓苦露不諳天路非近亦非遙臺邊塵起能翳目莫向紛紛招羅羅

王明君吟

漢宮金自妍胡地絃空想青塚至今秋蛾眉多死遠人生事事裏黃金不必得青發嗟嘆天家徵士如攢圖閒披望影何相見滿庭雲霧何斷生相人只相輕肥面若不在沙漠寵悲不在胡笳亂邊巡雖武即山河由來貧士仍多賤請君莫唱明君吟琵琶淚已青彩滅名宜無媒祇自遲縱綵斜須恩早變

快擷散四方棄嬰汗蔡殘壯丁圍草間賊賊倡山棘
三字即百應飢虎飛而蹻沂水城已陵岱峰等復桃
掠庠金如沙殺人骨如畫掃地競稱王紅帛以為表
偃息不敢前誰能撲此縣誅甲乙要張蜂衙幾雲擾
馬山憑作窠數月牢相保瀝血中丞疏御史擒請[illegible]
幢遠畫曠再三憫典勦為蛇將為虺除梟宜除鳥
東二十萬大海一漚小雨露固雖多風霾苦不[illegible]
水甕盆泥杷梳亦空渺總術噓青州溪沁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湖貫極已如作浮渲色觀斛流青光繪寫誰能
詩人有淡心縱遊緣相通以毫代為緣文成與相
青丘壓湖頭鳥河吸湖腮旁秀錦秋亭坡老湖心
昔漾蘇家孫今潑王氏墨藏滿子畝舲鮭武千頃盛
遥遥湖其人入文共吞吸

讀公孝與司成古樂府

楚騷絕湘岸漢樂鏗房中安昭秀相續鼓吹饒鐃
沉為江左靡繁羽無旋宮甘涼乃八鼓瀛然[illegible]
李杜變音格張王頗形容泯泯宋元世詞曲闡奇[illegible]
皇朝挽岷流疏源竟未通此地登歷下麟楦或鷄[illegible]
詞臣抉曠韻今古透瓏璁既非葉龍假又非鼯鼠[illegible]
笛笳與鐃鼓風韻叶函鍾時才多揚誇調茲戲愚[illegible]
詩句不得音徒媟非情悰素然鈔章鮮緊慚在[illegible]

別易州官舍花卉

往尋官舍中咄嗟忽辭去歲月狎宦遊花草狎清署
借問何相憶情緒有悲歡遙遙念來時飛薄[illegible]
[illegible]
當此將去時乃覺因緣數念彼後來人蘋蘩歡初聚
新人碧為朱陳人綠為素物華一時中俗念變改她
何地乏春容進莫憑相通

鄉園久旱忽聞霖雨

年来客異地故園頻苦暘每見燕飈起即思齊隴荒
薄田在濟北微生寄稻粱幸免雀符刃猶虞蝱賊蝗
家書聞雨候字字緣沉光既說禾生耳又云蟹有匡
東歸無不可為長與佐觴早餘得雨足潦抗遙枯荒
莫學豚蹄祝復後汙邪望憎旱且憎潦小人厭彼蒼

况余吵一命浮生好自量

行裝人半書册笑成一首

纔紳逾十緫非貪亦非癡束裝捸篋旨十七積書截
朱綠與青白燦熤如雕鏤素牝涂書癖無老猶膠黏
况爾尚書省頗游給青縑裁爲襀中帙不減衣上綵
汝拾呼僮僕封題費鈎鈐憶昔壯通籍千緗偶寒炎
年来繼薄禄鉛槧頗生嫌譏欲棺棄售逋不售恬
但置青廂裏匆向紅塵拈校之欝林石亦可資清談

東遊途中遺家塾女

余生四餘五膝下無壯丁屈指壯年内兒女祭凋零
逝者已死灰生者俱稚齡長男纔八歲長女五年盈
攜来遊易水節食保嬰嬰春風吹作疫一病長女傾
父哭只悲老女哭倍憂生拙宦也聊泛杖泛不勝情
暫千東隊地權厝未銷形寒燠念已換官滿促王程
詡思幼兒骨不忍天涯扃束裝[illegible]細去[illegible]
核夢[illegible]如昨依依相伴行將[illegible]孩亦有靈
我方北上急爾且東襯[illegible]弟及爾兄
依依循故土閒道遷紅[illegible]念茲入世緣父子數年更

倘寄李家息非賴亦非榮去去已埋玉耿耿未吞聲
不及見爾壯薄遊負杳冥浮生亦可恨冠冕骨肉輕
爾既結一世我猶葬微名泣[illegible]空銷骨涕失徒浪縈
但將賦中句嘆逝與北征

鄭州懷古

汴陽古鄭州城壘如土苴借問此中人誰知唐藩者
汝南衣帶水節使曾戎馬我明一陶埏郡邑無鮮瓦
官路直於絃河流亦曲瀉頻年米瀆池于國亦于野
何人解杞憂郎在茲鷗社

涿州樓桑感賦

涿水當漢時樓桑如翠葆雄伏王孫遲蛟騰帝子早
楓宸到錦城枌榆應合抱萬里續炎精不向故鄉老
歟是昔時盛霸氣久已槁緬想大耳兒闢削秋吹稾
桑村夕陽中誤作王孫草

秋日入都郎事

屈指薄遊年七入天子都解薜虛館組華髮爲郎需
四十老五品流光隙迅駒甃[illegible]漸無駿呼馬且呼駑
[illegible]紱市中驅及此[illegible]聞[illegible]寸舌争使倆[illegible]胥闈雄[illegible]

京塵變緇素色澤應自殊掩關更排徊人事常相徂
靈化物亦化朱鷄與紫狐不能逐世豔何以競其輸

中秋坐公孝與齋中小飲時孝與方病起其季

君寔子在焉

秋深月亦邃穿石仍透枝梧桐當庭下全收皓無涯
引觴澆桂兔一色湛髣眉爲問月幾許能照華髮滋
君今爲老鳳我乃爲羇雌官曹判清濁冉冉意俱遲
況熱新病可覓友如覓醫破愁雖需酒醉心不在茲
清光憶嘻昔誰擘幽窈思哀樂中年累無令少者窺
鬱悰破新曲聲隨秋雲馳郎此月中拍聊消客裡厄
交情出聲味如水映清暉

讀南少司寇宋可泉先生平原繹幕園詩奉詠

一章

司寇栖東山佳園娛睹墅提舁時微吟天倪暢不囿
蘭亭激流觴宮商溢如許託醉在王鄉關禮株杜棨
一發掌奕鳩漸磐需鴻羽山靈不留人清韻遺平楚
北來謁閶闔東旋經濟縱念我同鄉園一編分王麈
渺川倒秋暉霓裳翩其舞所同況白雲皎然絕塵侶

既月流水徵且心高山矩欲和靈已孤有懷霜而旅
紛茀邈平原閑快枕烟雨

丁巳除夕

熒熒爆有聲洒洒栿生味入耳復侵脾但覺春光沸
富貴竊爲奇貧窮亦奢費似謂毛三微不應讓舉舟
新歲欲何除舊況能除未陽秋適四多漸向春風悄
故步轉嬰珊衰容難避諱始知羅綺工不在更衣衣
三嘆問三尸倘許滌腸胃造化厭陳人恐亦移新異

中夏送高茂才再遊薊

莫嘆在天涯相依憐爾我一盃再分袂客心駛猶大
人豔紫霞歡獨惜朱陽左五月葵藿花早餘孤一朵
佳節不盡觴漁陽走塵堁今日京華端明宵成樓堞
秀才非從軍干謁將無那念君昔在家無愁亦非靡
貧來輕遠遊俠在急坎坷昂藏七尺軀去住俱罪累
都人不識別作客徒紛夥草色念王孫胡忍便難妥
顧子勿惜時悠悠尚征軻馬上去迢遞岸心安駊騀

都門送貴客於一內侍園埠時方澤普

日日京塵內忽出止郊原小亭依巒巘倚然滌熱煩

市朝漸稍邀車馬頗忌喧延客方來至披襟裏水痕
送客旋已去猶憐濟芳樽可惜一片地清閟剡繪
居者罕涉趣行矣徒消魂常侍與朝士逍遙羨鶴猿
雖能却暫者或來溯溪源寄興青雲客風塵難竟言

偶題

今日六月望望前三日多有客客燕市逾四旋將牖
向老翻思往此日奈愁何所憶胡麻種疇昔夢成羅
胡麻曾自花結子亦婀娜花析子併折薤露不成歌
繼有芙蓉蕊無奈秋水荷繼有楊柳絮無奈秋梧柯
淚從眼易盡恨從心未磨殘語更愁嗟浮生且湯過
無人可共悉以句代爲戲此意但自悼夜月影婆娑

題閣中陸廣文先生卷陸時曾鍾陽尊人也

龍山秀閣中劃出龍江水徑寸明珠生消彩泉凡起
雲間玉擷琨彭蠡波澄澤總是廣文清兩地一毡耳
巍巍風節高不許掃門但低眉紛難解窺如蹈淡偉
首蓿改松栢其色蒼而縈沉為九原冬結為千秋子
倏然鶴雛奇雲霄振清紆品英　工露寒歲穜金莖美
後嬋映前芳世向江祥沅

京邸宵眠

騰騰夜夢熟不知客京華舊路御水媚舊人疑語嘉
鷄犬與堂燕咸識栗里家蕎然一遽醒星河低不遐
細聽宮漏迴豈許市塵譁栖遲移未穩如依騎且車
中宵漸已過曉色尚然遮身暇心未競羸漏夢餘嗟
乃知四十老不似五更賒須史拂曙後風急已吹霞
紛紛仍應接冠裳學蘭簪

思歸不說閒成

斜陽鳥倦飛林樾堪為憩鴻翔及鷗羽還棲同所悅
荏苒寄朝曹久陋時賢列愧彼侍從臣賜沐軒驂接
塞余郎署吏垂鞭風日快無援官下遷無例歸難帖
曉赴尚書期泊晚未交睫妻兒語譊譊促整川途楫
但知故土佳那解勞人業岳指秋風迴鯉風又已涉
此身不自由婆娑憐落葉紛彼鶺鴒班訝少兒與鴨
放之烟莽還亦與鷃蹋恰徒羨冥冥者南飛天不狹

頻得邸報旱蝗相仍特官計曹書以志況

一官在戶曹亦是念珠數月費太倉粟粒粒珠輓輪
江北嗟恒暘江南亦不澍飛章急足馳公車愁亍亍

洪欲涸流小清淺開國舊日漕臣言源脈[illegible]
司徒穪老若御屋穹空額京兵與通兵喙哼喧絶[illegible]
幺麿似杞人祝天蔑未穡潰池恩不濡頗難雀符渡
中消飽其奴尚存狐鼠窟獨眺仃河流蒼蒼迷洲步

和劉民部宰舫四首

途中遇雨

春雨撩客衣寒色輕而緩平林與遠山値此翻如濟
不妨一寨帷與梆舒青眼向来澄京塵偶爾塵爲劉
[illegible]雨成雨詩片雲催其限征途無賞音泠泠扣寒獄

湖渠遇雪

湖水涵空翠遥遥微風生桃杏在湖岍春寒蕊未榮
一雨忽凝雪忽見素色映三月花深覆非因蝶粉輕
燕都春已久穠郁遍九城山巾猶若此寒暄各自縈
滑郎雖有句不及鄰笛聲

近山

行行何所從傍山以爲息雪後洞泛之城寒未減色
素與翠相參併向夕烟織穡蓄亦何芬寒中不能[illegible]
客路誰爲主山樽及花席莫[illegible]鳥語何借[illegible]

再雨

一雨滌征塵再雨潤春水僕夫頻諱艱遲歸亦詢[illegible]
一巡芳未吐重沾如淡洗惜之不能敵岩隈與樹[illegible]
雨晴料花開客路難需耳且憑此霖鈴聊共相眠起

即事拈石韻

流光等於雲聚分紛相溯向人易以孩老與壯接踵
閒居憶疇昔態去情猶冗辭彼春生蕊蔭就翻爲蝠
歲月来無多縱多亦堪悚一出小草羞衆羡名花竄
碌碌浮生中持底堪自董文章救帚輕身名畏[illegible]
時披齋物編吾生酒間蠓

其二

少小藉家聲頗有讀白字讀書就一官伏櫪銷遠志
既于弓冶虛復此館粥愧蹉過時多艱邊烽日成契
賤子無寸長勞人有搁淚淫搖已沾襟在心不在背
紆積亦何心玉石不[illegible]當未時功缺名[illegible]
穪詩續義趣兹言且云費

其三

驟思灼不休登彼燕山嵩陟岵已怙失陟屺念身[illegible]

故園無足思倚門能莫祝况乏用世姿更非諧俗曲
不如蚤青山紅塵或勿辱悠悠来相勉去轍何其促
長跽謝空虗以兎非以玉白河城下流可為塵垒沃
仙舟雖名高漁舟亦頗足

奉使初抵家作

家山久別還秋色隨人至北堂近南陔喜悲月中淚
交親相勞苦頗訝容顏異徐詢山中田農業蕪與治
然後理琴書蠹蝕且蛛織始覺四星霜人物幾華瘁
不能逐鹿提所以思鳳髓杜門且杜機非關嗜玄遂
態淳况相輕肋弱應知避翻恐此理乖蠢然任群意
慚𥳑復媿孫徙倚斜陽梘

十月十一月夜有白氣如練見東南又有彗星東出長掃璇璣占曰兵荒且主　天子因賦紀之

時事既多違方隅復報警慨此身逢乜加之心惕胥
象緯是何祥妖氣與星耿東南翼軫間白練垂天影
東北氐宿分蓍彗斗魁炳叠見不逾旬驚看訝且求
司天奏咨嗟宗伯祈悟惺兵應在四方危占迫秘省

况聞不測意宮廷或為梗朝紳各競云野處亦無幸
余時奉使出山中空引領似聞羅已言鄭命徹里井
遠禍尚然縈援兵短于綆山東罹荒餘增餉催科併
人心怵累恭天家虗晝餅穆穆似重玄塵流煩叩請
玄造代為危乃垂此烱烱瞽史既非倫臣隣自應請
莫談七豕幻溦祝一言鯁俯愧曠羲和仰嗟輸宋景
疇能剗妖星化為瑞曜喬

一殘冬屈指粮計僅足自活因思遊宦已久遂成
惢房羨任宦遊宦羨畊田宦樹無農拙吾生何淑歷
銀銙綰五品參隴遊連阡炑風逐羽翰所課在山川
終歲陬荼積纔可供粥饘仕路非不久逡巡十五年
既乏勢官焰亦鮮腴田羶愧兹拮据勞徒使鬓裳懸
退思仕農業所授良有偏俱原根質異不獨遭逢緣
朽木旅雨露敗草旅雲烟以此念止足日月甘遷延
愚者增竅算有鬼笑為頗勿縈溢分思逐貧亦惘然
垂老不曉事亦以訕其玄

四品稿詩

濟北李若訥季重甫著

五言古

山居田薄兩暘不時感成

千家催憂旱而我更嫁田昨夕狂飈崇摧毀且顛連
將夏已無麥淩秋恐無綿宦薄復如此野居應惆然
感目乃怵心浮生各有天譬余賦才鈍身名苦不前
固緣遭遇少良以趨步邅晨非不值雨仕非不覯遷
滿篝望屢左粒核事多延隱見兩無幸根蔕似有緣
東疇雲作稻一雨即芊芊

阿地因感耿弇故事

祝阿　漢感興敗灼灼耿將軍歷陽連奇邁
龍虎屬英雄風雲迅封拜征途顧夕陽升沉生感胃
累世卿熙平閒綬綵而蒯好時本儒生蹇余發虛慨
嫛嫛齊魯閒吊古當風酹

兗州晤司李呂公介孺因讀其所刻春遊篇

所見符所聞標格與詩句風雅如斯人肯爲下里顧
其人如其詩折節美無度既沃麈尾玉復飄藝林露
一字暢天倪阿能自超驁世人矜含筏種種途津路
惟彼廣寒仙不煩脩月具詞場信有真學子驚失素
孰知詠春遊天風無覓步東皇足文章靈物收拾去

南陵夜晤張明府慕二

今夕是何夕秋痕片月生此地是何地萬山匝江城
逢故已深快況乃知己情少歲聚燕市相艷同聲名
晚年遇吳門咨嗟兩無成君為一同出我慚一麾行
風塵滿顏面江流浣未清酌此杯中物非麴亦非秫
似因心共醉冷然又不醒與子共鄉井清濟有平生
薄遊不如意鷄壇存昔盟冉冉吳峰雲渺渺江洲蘅
流水人不聽青山世詎爭秋光在舊雨相映亦相縈
此夕復此地明月燭幽誠

南陵青陽道中

朝夕萬山中馬背無窮碧雨腳應屬雲雲根故作石
客程異陰晴山徑有通格最是夜侵陰徘徊似崩坼
邨邨俱掩扉豈非獸壓陌明將欲應官一任征途劇
千峰浮靄分俄吐東方白此夕華髮色染霜幾盈尺
秋光非逼人宦拙懷逾窄射的映九華辜負青山屐

昆陵不及訪沈湛源太守湛源追余亦不及感
作
憶昔別君日余栖齊一丘今來昆陵路君住橫山頭
行藏如江濟二水無定流我李君如郭不得共仙舟
浮沉變咫尺雲駛樹空愁屈指九年夢此夕更悠悠
物以清泠月月隨碎波遁罔罔亦形影未客人攬收
但願保其素今秋即千秋爾我如二娘一塵雅尚投

春雨積寒自憐潦宦

江南春暖早卻因陰雨緩江南春潦惡殊苦霖鈴滿
黠無可人似可宜人懶蹤避官不達沉陰歲云逼
滯情且滯時流光虛所算惱余半百春寸草根苓短
冗長托庭坳鬧蹊覓野醒歷如積愁霖但濡不及膜
願以一寸花易此青綦綦更以一日晴破此陰黯黯
遣物有定數希冀反為誕適然任陰晴綠沉甘慵蔵

七言古

易州積雪齋居

獨坐但覺寒氣縮不知寒姿叢玉木呼童為視曉陰
晴白地蒼穹凍三宿擁衾微吹薄紙窗始覺尖風來
促促邊巡宦拙又書慵未留長腰鐮折足自炊自煮
消三餘寒氣寒姿亦生煥傾將殘粒比珠驪共能嚴
冬是銀鹿開居贏得雪中開不似清魂擾騰六

春溪萱草偏生庭下因作

萬言萱草憇憂物春生如髮復如釵底事萱多憂不
妙釵髮相索未倩開即使花開亦兒女紛綸豈宜壯
士懷纖纖正自名為草庭除只慣風與埃不須忘憂
憂亦可寂寞生涯似有諧榆錢柳金俱無用與爾忘
憂似等哉人生虛名非一二以此春風重徘徊

脾病多年未愈賦以此解

李家脾不如沈家半飲虛嚴漿啜虛餐嚼蠟浮生四
遍旬餘腥剩馥應無算世間縱有華醫手胃腸能浣
不能換甘心老大謝方書七尺支離旦復旦纛然笑
向黃婆兮不合托我作詩脾錦囊已流無佳句繡口

難乙尺撚鬚可憐拙性仍多病莫喚詞壇李藥師

悵[illegible][illegible]定州約過易水書來不果因悵而述

于[illegible]君山稱知己玄亭一別俱老矣覆瓿瓿中起醽
鷄[illegible]向中山吸酸耳易水有酒燕趙香待君相過醉
于以鄴書訂約已明明爾我復如高與荊醉歌有曲
仍有和筑裹無鉛清且輕浮生贏得此聚晤臺上黃
金冀土腥須知算人同算覓貪歡過想瀰空夢一枝
驛使更沿巡馬嘶易水波難幹人生會合真不偶念
爾窮途猶難共蒼天妬遺且妬歡金臺鉛筑俱無用
況余兩人又馬痛

偶觀佛印謂坡老胸中萬卷筆絕纖塵而未透

禪解坡老乃自命得禪聊成一章志之

眉山雄文復雄禪一生未剪門外緣檀越亂氤結篆
烟明悟前身落藤纏左拍參寥右琴操阿難伽女迷
佛拳無乃才人猝遂累偶開瓶錫似裂然熱心一片
藥王洗腑檀甘露亦可煎王帶金蓮拥春夢鄉銘颶
賦冷秋蟬湯大餘魂寄陽羨自希佛慧且悠憐噫嘻
富貴文章俱已矣生天客易成佛難香烟檀越今更

細眉山又作刼灰寒

燕都夜訪公孝與宮諭既別途中感成

風塵別袂逾十春明月燕中訪故人乍見頭顱疑非
是促膝肝腸始訴真憶昔分岐宛楚路四月迎梅雨
破霧竭来桃燈京國客四月桐花影蟾兎天公知我
不炎涼巧使離合纔春去一夕難竟十年言升沉生
死先浩嘆爾也九年棲會望去歲纔回薊北看彭澤
江洲堪憐我稍得東曹償坎坷官階祿食如星霣燈
前[illegible]落浮生安轉盼悲歡草草請東馳轎馬及天明
馬上青烟縮鄉一枝拂面如生肘萬繫[illegible][illegible]君
手難引昨宵半盃酒春明門外即塞垣無酒有酪春
相負路旁紛紜南北殊對面居然越與胡他心誰知
余心托余心仍在十年餘陌上松前相[illegible]無

良鄉旅食偶見舍中舁上有圖令

延遊西山峪臨流渾河因思黃河之險輒臣中許王

三公歌行紀事謬為賡之

翠華禹子壽山隈雕雲齊擁萬峰廻山下渾河鯢桓
耳噴珠未敢濺天街　重瞳偶見圓波折嗟念黃河

九曲𨻶　天語臣言相鄭重玄圭當留濟川才彷彿
頌聲逐岩響洒然千里通津涯此事如今廿餘載空
谷春容組緑苔冊青黯淡畫圖色詞章寐寘拂塵埃
龍門箭波歲歲決今年荒盜梗洪淮一幅西山烟與
霧擲向風塵撲兩腮廻環細展讀終食爲寄東南諸
外臺若使檢圖併檢水應念樽前衣帶洄

偶見冊姬

斜陽渌疊蕩霞起繡帶隨風復隨水冊中有貌姑紅
蓮[illegible]雙露莖纖趾步月難栽彷彿痕跟[illegible]
波濘水仙不染襪邊塵齊娥併[illegible]中[illegible]玖亂戲
鮫宮愁鴛鴦誤認爲香餌疑[illegible]謥可斿春掌上丹
沉漠天子

元旦歌

萬曆紀年方元旦微臣羇東燕山研郎報驚傳日初
安于官鵠立俄雲散闌入一夫氣如騂手持尺鐵重
闈玩柱史豸冠邊廉㓗血洒端門決于舡鹵簿繽紛
班行亂無人敢前但憤惋勁臣抗疏嚼齒斷道路聞
之面如炭狐鼠中淆只相𣫭兩造爰書差訓柰重瞳
親作南山判沉冤稍吐兇獰竄鮮驄已向春明出驅
鱷亦登兎籙幻近日似逢皇𠛬屯弱肉爲紳強攫弁
大海有龍不容鰍當陽詎復憒而瘠

夏旱

夏炎旱易水幾乾塵坌滿亦有層雲幕于空旋爲疾
飈吹潑散兒童苦捜蜥蜴多蜥蜴蛟龍有長短去年
郡邑祈空煩今年雩祀尤誣誕束手莫能問碧翁科
頭第詠夏炎旱

夏雨

夏陰雨旱後玄雲忽仰頫銀灣波流不及收倒曳如
綆亘如縷揩下喧愁蛙蝦生簷前浪喜垤鶴聲最憐
入户更沾衣焚林似借傾盆補擁衾何待栖雞鳴新
蕭已就夏陰雨

夏晴

夏初晴凌晨漸啓午尤清微風不覺曦陽灼似合似
分雲已輕小庭拂几書如熨遠埜除苦鶯正鳴雨既
可人晴不惡如酒宜醉又宜醒詠旱多愁詠雨喜喜
噫難定夏初晴

易鏡篇

燕山千里石如鐵炭英銅質連雲鑿鑄作容成一片
明披來金烱光如爍不獨燕金發彩輝似因易水流
昭𨯶絕白淨黃透骨清滴露濺珠塵不着水俱諱易
金讓燕將鑑哉同浮駿樂塞介薄遊向此中買取青
銅如雜削縱然淘洗名山川人工眞贋有參錯憶昔
燕蓟北方雄長劍倚天千與鎖刃銷鑄脫金委塵市
今拾瀈複驅模但知徒倆售錙銖誰惜光澤未𡩋廓
[illegible]漸離[illegible]易鏡易鏡哀哉
惡何不改鑄成雞鑰直與北門消鈴柝徒然一寸備
狨猰闌閣虛名艶說世俗人燕山易水眞先剝

乞錢人行

星軺驅驅過瀛水水畔黃白媼將子蹶而凄聲慘見
問開口乞錢然不起但稱朝人幕作厌使君縱武須
史死我爲停車呼細詢俱是畿南殘生過去年肥墝
千丈脩敗甲道饑毒未已飢人弱肉飽吸吞留得老
稚如飛梟闌言不覺生悲呼隸予錢無旋踵金錯
石禁生欲焦消滴何能濯膏腴自念方饑寒使來細
甲歎痳愁庚癸只緣屯燕且帑虛三軍乞錢亦如此
太平乞人相屬多將無吏政荒且秕歲荒尚有穰救
人吏荒徒知蒼蒼耳流氣眞有毒于蛇嗟余守宮老
墻壁

河間道中候母同北

去年母氏別燕易八月秋颸吹雨移今年迎母瀛南
邑庚伏六月暑猶滋薄遊如瞉辭巢去慈烏自生反
哺思母念切心惟獨語兒思儕侶尚相知貪他陌路
[illegible]道中馬有東西散若個空
桑出堲兒將以富貴輸貧賤壯册移植榆莢隨況是
嗟跎空老大應似椰花背樹飛仕未酬君親已負崔
輿潘輿倘可追

初聞秋聲

夏暑炎炎未及消忽覺凉颸日夕飄拂蟬抹鶗鴂寥
寥水漣風竹如動揺細聽颯颯仍欵欵去來非近亦
非遥此聲何爲工轉徙換人聽聞新入耳漸訝綺羅
不耐吹千絲萬縷薄于紙非關聲裡有參差顕成秋
[illegible]流兆凝背我家園涉北各秋聲遲遲猶堪俟底事

風光迤北殊陡峭輕寒掠鵝尾始知近塞厲風偏七月齊紈且欲揄齊紈是我故鄉物感此鄉心更欲煎秋聲秋聲一何偏恨不掃盡刁調籟只留秋色净嬋娟

吳橋毛明府以桑梓曲加地主之厚感賦見情

千里豐凌鐵南至薄宦如萍在水寄蓬房已老鶺鴒生偏此傍君經綿義入座言言念枌榆疇昔燕中加典未別來飛栖各一枝天緣重聚河間地欲將衛河[illegible]君[illegible]氣所發[illegible]年未闔踈菜綵戲居停欲待板輿同借君邺厨與遽使不以香醪更飲人嗅焚蘭蘼心已醉行客猶沐洄河多居人應徵甘露瑞戀休占我使星來福星如君良足異

五更月

閑情最是五更月恰及客夢正迴初夢迴分明明如水諦省方知月色蟲晶熒在榻旋在戶組烟刺露五更餘悅疑嬋娟曉夜起娥眉秀色空中舒雲作粉粧月作黛微掩寒光輝不如挹在掌中澤欲滴翻含清淚濕衾裾天上人間兩不見此時人為天紫紆只慈

光燬心未滅癘詩秋容似臘腊遙想兎額情堪劇或可天邊有寄書玄霜研畫也成虐

都中覓舊釜歌

舊日燕京居停主匆匆僦宅不僦釜百錢直向燕人估竈下中郎溫如煦燕金難倩為資斧化而成鐵分一鼓偶赴王程逐飛羽留與燕人免委土糊口粥饘無定守復來長安學傴僂席未生溫炊已午舊釜遂逆仍記取覓之宛如故入覩拂拭燎煬新烟縷求珠[illegible]不減[illegible]好物雖常[illegible]毖庋鐵幸未腐何須虹飲千金吐飴滌其中亦無補但令范氏不生魚尚當廋家菜鍾乳

入京晤公孝與齋中劇談有作

初秋望前月已皎挑燈不為清光少只緣促膝款高齋一塵驍蒙復蛾繞縱然盃酒不關醉醉心拈語無危了危語長安變奕棋了語青門人已槁未卸袈裟未盡緣闍浮影中分大小書生兩臂弱于螳常將寸舌恣窮討羨汙飯落月痕中界竟經綸非草草君今黃綺已成老嘅余好道苦不早年年秋色度秋螢試

問今宵月分曉

題王烈婦冊

炎谷山頭一片石借比女心白而赤二十夫君三歲兒移天有恨同山積占鳳不如占瓊靈鏡裏悲看鸞影隻繡帶攙攙與玦長捐身畢竟黃壚夕割總祝髮未爲難玉骨不作瑤華腊九原芳郁連枝陰朝旌鄂記番千尺莫云彤管始知心只拚刑血留成碧

演象篇

[illegible]矜秋總佛曉[illegible]武明中演象場綺繡裁成夜[illegible]股紅綠爲絡齒如霜象奴狎馴忽馴駋絳色春韉錦韀檔簫鼓擁之溢衢阡金吾殺從焜朱裳須臾士女簇輿馬形騷聲沸劇騷旁就中耆老頗能憶此象貢從百粵域邕烟交霧萬里遐鳶跕蛇縈溪洞黑不緣天家齊徽索安得奇畜來京國金齒出錙倉曹牧累朝滿廣資生色噫嘻秦豢演象戲芻狗年年麥菽同蠹朽縣商估直百爲千將隸支需手作口象腹果飫能幾何人腹平吞八與九昨夜閶闔啓朝儀鵷鷺傳馴象驗而走侍臣朝班不可彈但聞廝養遍若杻天行象隊狂如雲九重仙色久氤氳不惟演象成虛事只看舞獸未能分朝聞粵西復有進舊象新象迭紛紜演場却比魚龍戲象房剩貢呈冗伎

焦內侍貽鸞鷺菊

漢宮秋暮烟亦暮內臣菊帶天家露佳名珍重稱鸞鷺相愛相貽如瓊樹上枝吐玉綴爲珂下枝連跗抽爲絢雖然被紫也含芬翩翩晚節凌霜度如何逸花不逸名將無借表臣心園湘沅方賦楚臣英栗里猶思陶令素殷勤爲謝落鷂花年年驚序入新故

和馬仲良王亦房歌行三首

悲大安

乙卯秋虜虎娥兎憩入犯義州乃襲大安守將不設備而殲焉

驕虜十萬遼西馳潛兵夜度大安陴懦帥亂兵驚始起更無一矢抗胡兒風昔將驕飢卒肉食將軍從儐帥夷虜殺漢兵併殺將所留牛特與羊羝嗟哉虜首貴如寶積級或贏二品峩嶄余將首賤如豕白骨相委誰提携血汙遊魂千百泣豈知口稱仍冒別人支

孤山圖

孤山為榆林支戍虜入據之俘其帥以歸大賂

獲兎

賀蘭山接孤山氣戍城四面結妖雲一夕將星纏枉矢縛向胡兒山壓蚊畏死丐生金不惜裹歸麟趾幾千斤胡入斬將不足賞得金猶勝得級尊間道佚歸弁甲晝不妨富豪仍能温飽得一生幾無價相傳只道作亡魂

燕燕詞

燕燕者雲中教坊伎色藝殊絕某將軍挾之適將軍死復歸樂籍燕燕恒獨處弟東於代藩云

雲中女倡誰第一雙文𢌞盼無儔匹花憐輕娟月憐情水比柔神風比逸一身竟體但成芳工指工腰仍工筆生來樂部侍君王杜册春日映紅旋垂手妙伎纏頭賞衆中睇睞獨輝光承恩未必為知遇艷說都云可擅場叢逢花陣有俠事將軍不減崑崙異夜半紅綃去似飛奔月姮娥也堪顰金屋不羨貯嬌時瓊

蕭邪丞以火地入生但取深情合珊瑚亦從海底致石作心腸自不痴天為緣分原相遇生共將軍生死恨將軍死燕棲已闕燕仍還月泛碧天花浮水從來異遇不由人遂使窮途有妬鬼傾城雖在笑無聲鮫泣珠痕沾羅綺趦來步步火中蓮憶去翩翩水上鶴灶里春風酣作惡西園夜宴復生喧仍隨紅粉前歌舞啟口招腰多舊侶君王空憐昔日姿令作𢌞風勿行雨一寸靈犀語自私蓮房露冷蓮心苦偶作將軍妾終作倡家女花[illegible]錦叢花落委塵土可憐[illegible]與兆烟武入俱作佳人主此生彼死差不同何如一夜能碪斧

正陽門坊歌

正陽門前坊揷雲金樹碧攤亂龍文一夕狂飈勢如吼吹倒天衢駭耳聞縹瓦鮮村委如土似經鬼斧劃紛綵遠近罷春復罷市爭趨爭訝是妖氣繡衣頻止青驄轡皂囊纏縷發長喟占兵占餓數行書司天不避朝家忌搭造化似迷藏傳聞時事真生巢昨劇天語震如雷棘手英雄幾作哭甘陵未浣血玄黃兩

廷方織烟烽燧呼庚戌辛先甲時風聲似洒鄰危淚
白頭父老憶昔年彈指吞聲六紀前虜烽苦逼城闉
下正值飈摧與柱顛日月方逾一甲子門坊兩度訝
陌違句餘祜帖無徵應已作街衢故事傳吾儕安能
知天道大莫惜風小憐弦終朕一官也未妥寸心或
似杞人懸

都門東王秋崖

京塵日日埋頭苦驀有春風洗襟吐王郎不染世纖
氛青蓮仙才飄然至宇縣看使覺忽寒暄細印幾紅黔
今古蜒視蛟龍鷃視鵬恬心齊物相栩栩年來忠信
涉波濤再見蜀中㰐排斧斷裁史牘作奚囊不學嚴
武學杜甫燕市即今憶蜀方紙得雪改西山雨袖其
一帙岵瞻詩仍似清猿音飄搦人生壯遊不在多近
到幽都遠益部南北眼界廣輪胸臆有新奇不作腐
愛君祝君寶其珠夜光但恐駭人覩

詠唐母顏宜人節壽

移天蚤棄未亡人寡鵠含哀皷含辛一門凋折危如
棧百畝顛連半作磷幾寸壞腸數行淚蕭可絳與血
可紉蔓燭光中螢囊吐化爲鵬鳥摩空羽佳兒才凌
十政官阿婿息存三歲乳七葉萱花五品章銀鈴仍
刻霜紋苦名郎奮跡洞庭旁寸珠尺璧激射長綴向
使池莹如月價寒仙露蒸瀼瀼不復水鄉嗟蚊室秖
應天路瀛霓裳

丁巳京都夏日祈雨値雷雨殺人郊外

丙丁兩歲旱如燎冬無纖雪春雲霏五月恒暘日熇
熇諸甞雩祀百靈索　天子殘居嗟民瘼安得清涼
洗熾灼一夜忽[illegible]震[illegible]狂[illegible]驟雨相續淳造[illegible]
情未宣和咎皇一旦先駭愕民飲無端斷帝威弱逢
雷震鐵墳蜒仰視蒼蒼偃萬高不分爲龍與爲蟒洪
宮感格總難知但說齋心仍如昨小臣豈能凡度天
青袍修省未協合風雷不爲愚民作

苦熱篇

空昊覆如洪爐底陰陽熾炭隆隆啟浮生盡向烈焰
中殘水剩水那能止日日相羇朝市喧營營不殊攏
檻子凌晨披剌候熱官亭午歸來渴若淬撲納露頂
苛禮揖翻覺夏日苛于禮憶昨初回京邸時西風遂

接址風起皺面削膚不耐寒酷望幽州一暖耳揭来
隆暑劇都中五陵炙手皆如此鄒生燠谷無勞吹蘇
子慈新都欲從覓浮西郊一片閒開亭開圃石將水
嚼来雪糯不連絲剖破氷桃即盈指但悖須臾凍沁
脾明朝炎氣仍肌理苦寒行改苦熱篇熱中亦似忘
苦矣

王季木同飲宋先之齋中方濟著

[illegible]如霧忽抉月寸心如火忽瑩雪怪底心眸不似
[illegible]相逢風味別生平心宋復一王不謂須臾得
傾竭手把一盃醉成巡徹然名飲不緣醇借此微酡
茸淺致餘滯灘灘皆清真竟體煩悶洗寸心洒有神
洗胃似手酒洗心似在人王郎七載官未授宋子十
年照郎宿加之李生老執戟鋭半生白衣編篇三人
鼎立酒罏旁相視相接不先後冷曹一種風蒼凉冷
肰醒醉總相忘此中意致此中事畢竟休矜壘塊腸

户曹下椽公署有李獻吉先生種杏且題句在
焉

計署數椽蔽風日杏花一株結佳實咄咄亭中詩言
七霞飛珠吐空同筆讀竟偏憐公手植春風北地生
顏色葩可擬珍可食全因韵字五十六摘盡茶芳宜
含側漢家帝杏與仙杏詞人一樹堪相抵願將金貢
百萬鎰肇與李公酬其茵杏兮人兮須遺識

七夕燕都寓况

鳳曆方看七月七屈指清宵成十四將無織女異姮
娥不作秋光三五歪明河難佇鵲橋期此夕千金亦
容易却因祈木下直燕燕姬不洒靈妃淚鈿合珠奩
[illegible]針猶求巧擬天工伎年年穿針處處模天孫只
恐無多昇燕都遊子更蹉跎隨俗也說針樓事一拙
依然千巧違剩負手執老嗟嗍瀾懶此身鵲不如漢
津兩蕪應相棄只好從人數望眼盼斷時時猶是記
一自去秋客上國七夕經年愁此日

題魏道沖太史先世三代[illegible]卷

魏郡之魏大佐東地靈人傑曾陳錄一御繁水浴為
龍初九潛者素而封有聚知珠指欲吐花凝露玉流
鍾釜父券毋焚市兒乳融融仁里紛其彝鱗角疑然
別駕生經術玄解政術清蒲鞭借化為仙杖持歸雲

霧青山紫淵踆雷滿二雄起大者直抉天空紫開府
彌高司馬名清裂如香灑人耳最後一龍健且文堂
爲王芳聞爲芸有疏重披三世羨三世蟬聯一縉雲
捧此如綸下風拜封之者爷先兆大九原透熠有聞
孫五色簇鱗輝来代潼河滎滴更無涯名家亹亹流
芳姱還朝枚卜仍金筋楓陛應思舊笏遐人存笏龍
存骨骨峻揷霄笏柱闌看取明珠生片月

□家報旱而且蝗秋苗半死因成愁吟

歷指去家四載今壬年鄉信頻旱蝗憶前外年春夏
魃齊魯饑民盜披猖去歲在辰今在巳龍差有水蛇
復虐吾家濟北彈丸地何堪肥螘與商羊客子燕中
嘆珠桂一日長如一歲長俸錢俸米五品例不貞旁
租及襍囊刺促妻兒喧歸計那知無歲郎無裝可笑
宦人十三稔猶逐秋鴻仰稻粱

月餅篇

初秋欲縱千里目蟾銀兔玉一宵伏燕京萬家擊鑑
聲聲聲似爲姮娥祝明水須臾取不來廣寒翻似清
魂哭又聞司天占語殊應在滅宮有翻覆自憐作客
三五時恰值秋光乞百穴破鏡淒迷不復尋畫莪灰
澌也難卜片心空向冥鴻覓

八月聖節記事

風飄露洗一倍爽泱旬夜夜南極朗十二別宮習百
官千三廣陌演聲家中秋望後禁城光片月千燈搖
蓋榜衛士傳呼淨戣鞭文武却止端門前中旨蚤免
嵩高祝重瞳穆穆睟而玄邃巡左貂與右錦蒲伏三
叩未遷延相君溫諭聆頓下此時倉猝聊祝嘏一變
未敢望君恩只叩乾清門外者空覺天家月色殊水
晶恍惚應難寫人間誤說仙界秋外庭稀瀾內庭悃
玉清也許塵凡供孝順中官勝士流傳鬧月餅新傳
辦又聞慶筵不暇脩兩袖西風翩且散但想孤城十
二樓

都門再晤馮元成先生感作

不羨再作燕都客酷羨再逢老詞伯京塵萬斛秕客
愁萬斛石先生詞源萬斛珠燿余雙眼透余腮一顆
千金百顆億不與時流日中易左柏吳郡肖擒雄右
挹浙安袖光射柳州眉山兩波斯爲他不惜流燥岩

燕人全無阿堵神昔欲淵客將淚滌以茲不入藥積
中兩向幽州共秋夕秋月豈無鮫人濕似把霓裳分
的歷七十之年三品官奈阻仙籍猶謫籍縱然按劒
憎技人游戲聊憑時予直衡余徘徊析木津但愁月
夕無老珠胎臘

宋州曾携二鶴還里浪遊三年聞二鶴俱斃秋日啓嗟志慨

雙胎禽來自睢陽河水陰翩翩千里歷涉溪濟陽不
惟陽音飽食魚鯢寒瀨孤渴飲溪流共月沉來時
尚殼旋成翼一點朱霞凌雪色珠憐兩目玉憐翎珍
重奚童好妝拾別來日日念清姿與竹平安與雲怡
傳道始蹀彝更妍夢中如見霓裳隨昨向存鴻字數
字幾呼大兒與小兒無端離合幻乎鬼已摧四翼及
雙尾不為山鯢魚不為少溪鴻禿塗獬俗兼闔懶等
閒養鶴如鴨鳧可惜矯矯沖天翮之在土苴與泥塗
及茲天涯驚秋露愀然空憶山中舊清魂如吹復如
訴一聲悅惚阻層霧爾生不遇知音人爾死空復念
清真昔日乘軒雛褷者曾向君王刷羽新憔悴紫塗
昔鶴夢漢家仙露虛盈甕

又不浔嶼陽先生青齊近耗因奉懷一章

雲門山上雲如鏡下接康浪白石映銑中學士焚其
魚借水浮家借山姓繼是魚焚未焚鯉尺書千里時
時訂一自先生隱德龍淵遠雲殘不病病世情蠅蠅
空為嘲抱珠如月朗而淨長安冷語難冰人猶向東
山起清聽淄流流入蒼生耳及門响答允相證秋風
促促渾河生隴頭梅柳那堪贈天涯客鬢二毛侵也
從却角常思寧康浪及鯉渺無定或嬌或飛亦有命
寧向山頭望僕令勝他僕令不能覓山徑

文太青以南禮曹至燕京寺中因別成句

雪滿渾河凍僧累轄軒飛渡河邊止瀟寺揚袂酒作
冰君來換以建業水南宗如蒼北宗酪對酌禪心並
無滓况是冰廳名省郎談松亦復兼語詩我乃齊飯
本俗流憑君文髓滴佛髓王程歸去三水鄉余泉濯
盡世間眯安浔從窺大家芬大家流灑世如洗

題馮季韞所畜馬遠山石竹鶴卷

馮子磊砢蒼蔚人劇談畫理浔其神一夕携来絹半

幅云是馬遠墨而皴墨痕脫落如枯蚓皴法瀟跡入
晚鎬盈盈山色纔可認質當舒舒似有因下無紫鳳
惟白鶴雅向茅庵憇道民目中洗戔意中羨頓忘縲
素爲浮渲此圖未必馬遠圖但取如蒼非蒼研南宋
殘山故有名若碍殘山猶葱蒨一塗馮子賞以心再
遂李子題其面兩人宜置丘壑中浮之鼎足峨岩岸
頗君秘藏篋中勿示人畫師詞客誰真幻

京都做舍齋中庭下有四栢樹因爲湯賦一章

栢宜御史府亦宜郎署齋雖無鶴集志頗與雲鶴偕
亭亭堦下四株並含風冷然含月淨碎影更重拘不
来狐姿一片欝相映颯爾驟雨也摧枝縱使經霜仍
未病無乃托根僻地中避紫辭紅蒼翁剩栢芳勸汝
酒一巵不必棟梁爲自命也曾齋栢化爲梧栖鳳却
非凌雲性噫嘻爲既不集鳳亦遥且拾蒼枝作詠栢
咄咄少陵四松行褒予亦成四栢詠

詠齊東劉明府治蹟明府爲五河令曾孫劳瀛

拴史叔父前令連江有聲家世平湖人

當湖東鄉人風擅名士譜家無譜縣劉展其政溟循
良連江茨寧浦如練手提海上水犀兵汎掃南倭無
再戰至今降帋峰前雲明府風猷在拔箭仙鳧復翔
齊以衣荒穀豐王名尤蒨甫值肥蝗十夫偷馬鬃一
滴驢音曲饒民爭賣緑林刀盈室相呼秋社燕使君
衆美濟鮫淵只此泣民球可濺最憐兩地弦歌音王
尺常調絲竹變南越東齊口作碑士流秃筆仍涸研
秋風晨扈連阡鳴似祝仁人宜遐算琅玕之尉嬔鵷
雛猶子雲霄方矯翰家有吳歈裂石聲來共齊謳君

詠房山令朮公公家碭丘朮丞相後幼以才爲

王司空知後令房山以學使徵石爲瞽石替

監誣罪戍於肯洨于里後詩當浪其孫求召

及劉太史索賦

齊魯由来多奇節矯矯朮公勁于鐵丞相家聲鉊
為司空神鑒龍泉別孝廉小試埋人仙房山之石眼
氷雪吼石亭琢泮宮文不與中滑鞭成血涕瑺如虎
蹲崇岩手披其怒訴爲祈瑺言偏是吏言非孤臣有
如鳳被紲房山寃口不向穿其奈九閽阻未徹青齋

戍客過湘纍淄流更咏湘流潔稍從故里適餘生縞
江之吟王為屑聖明雨露容朽枯翻覺騷人衾怨切
身後猶稱主勝環生前不枉臣心抉長白山中太史
恭與公聞孫蘭奐結公心如松久而貞公名如水溯
而瀓燕山齊山石為裂風流題作鶴邊碣

哀撫順

遼左撫順與夷連建夷忽爾涸腥膻一日摧城如摧
朽城中萬户掃炊烟衣冠衛學胡兒服紅粉悲隨胡
馬[illegible]巷真斷骨似麻流[illegible]眼碧血如泉[illegible]來傳[illegible]
不傳燧奴因掩取幾成戲邊市為形兵為情裏甲伏
刃黠胡智夕看騶儈競金錢剌看雞結構鶺鴒數載
貂參羸一城中華翻魚夷翻餌郎報虛浮尚掩塗那
復交鋒與鼓枹道路津津頗得狀夷兵夷酋先後驅
城內殺人已如草城外方傳且可俘酋擁高牙入如
虎天驕浪說好單于遊魂漠漠究聲簇盜者猶矜仁
義徒可憐危鎮無兵馬叩閽或阻但嗟呼遊擊將軍
方拳搗紅衫滿酌彝胡曲撫順俘人訝且悲昔時將
屬今酋屬寧向遼河飲馬通不向夷方斫牛肉全城
掠去正吞聲又報全軍沒而哭

大通橋看漕艘在濯纓亭上時蔦朝池送別

白河流與潞河接水波粳粒登如雪眼底漕艘千百
環共說今年漕事抉幾經兑處颺珠來纔過剝時唱
壽微南漕俗儗已流通六軍為餐民為血長安但喜
計臣勞南國翻祈催吏拙近時遼象寄如組拙者毀
之勞者悅二子同在念珠曹此曹一珠一泣謁根[illegible]
腦髓化為飡免使膏脂吞而咽濯纓亭上水為珠[illegible]
有[illegible]公[illegible]家[illegible]不似滄浪邊孺歌絕句[illegible]
我聽笛吟衝塞月君留烟篆擁香爐去住不同俱[illegible]
馬昇京塵可異邊塵無今日舟楫明日儲胥吳航蜀燧
總憂胡瀉然都門一片玉不與宦子濯塵祛安得天
家洗甲且消枹析木之野髡頭徂

通州李卓翁墓

夕陽一水縈封斧云是禿翁入已古生時貴至擁朱
輪今日無輪鹿猶憐禿翁作人不類俗為吏為僧衲
如組禿翁著書不屑文畫龍畫鬼幻可吐汗潑竟為
潞水遊水畔依人作了語可憐一死死長安五侯不

觴一杯土君心為名火裏蓮君舌為禍奇而腐當時
交遊掉臂他通州馬子擇難去正如虞翻一人知何
憎青蠅吊者苦藏得于今行路子無人不羨生前塵
躋知後人竟不知廣陵玅處應非譜禿翁之人人已
古

通州河上作

都城不遠帝城東泖然路水吹秋風千舟鱗次曙光
中積雨初妝掛遠虹賈客危檣出林杪漕兵連柁入
[illegible]新奉使[illegible]漫[illegible]流[illegible]塵未[illegible]

薊州道中值張總戎家以其喪歸總戎殞遼全
軍覆馬感嘆成章

漁陽遼陽阻千里歸途馬首續下止將軍一身骨塞
垣將軍百口泣行李丁男少婦啼馬駝盡說張家子
遺耳[illegible]從撫順破虜鋒處飛激促前攻贖贖將星
纏柱矢壁幟未安已卷空大帥捐軀血洒碧驍丁殉
命怨冲虹前時尚作遼東隊薊北于今哭無淚只擬
從軍可得功大廈云傾小材棄最憐紅粉雨梨花纖
纖玉趾征鞍憊夫死魔前主死綾褓兒胎兒猶相累

子意氣婦人心不論繁華與[illegible]悴將軍將軍豈頑
少小從須臾金已塵哀魂孤魄知何處但有啼烏向
路一彷徨、稱前出塞烏啼如為哀王孫

運車行

建虜氣惡久未息燕京輪輓紛于盆一帶漁陽古北
平車聲轔轔晝色黑昨運金錢百萬強今運硝黃且
[illegible]億火藥、鉛方滿裝堅甲練甲後相賣馬駝不載
載牛羸犢櫪持糧驅而食前車未返後車催耳聞時
[illegible]面如壘長吏愁無流馬能鹽司恐有誅虎色殺[illegible]
計曹出使者于郊于邑又于野惜惜但知運道遙斤
斤急營車輪寡非歎無車併無人下澤款段何從假
猶幸兵內歲來荒秈邪惜母因勝下當民既值折輸
巽選子旦憂貼載財無人無車即無歲行當誰能患
此東顧因見出老師業爲龍江上造船四守國事敵
東舟健幾時烽火冷為疾可謀薊門一線路更無器
渥塞垣開

山海關澄海樓望海作

不陟海樓舒眼界豈識東溟如此大斜陽千里破氛

露萬頃紫瀾蕩天外乍到森如濂塵壒徐妝渺爾入
心肺晴飛濤勢誤為雷怒卷虹形小于帶鎮日蒼茫
在雨中何須更與長風會遥林近堞渾若空只有波
聲忽萬籟凭闌翻訝海為山目力已窮翠無柰冥冥
重重雪疊生彷彿蛟龍鼓其沫縱令鞭石與射潮一
片雄流千古沛此水直通東蓬萊或許飛仙遊無害
㳘來東西萬里長不見片帆下于瀨浩浩竟成赤濤
悲悠悠轉蹤臨流嘅獨立移時睥睨陰山城不逐山
太洸若沉浮演漾中遊人能詠複能繪非圖百雖
歆層波自是東溟神力最都因鐵網絡珊瑚珍奇又
與人間賴渣滓不盡亦精靈熱波積煮供驅僧大海
畢竟遍塵寰即今吟客凝征盈始知古賦不及擴及
盜未必窮汪濊詞場浩此出其銳

七言古

戊午臘月逢春感作

底事流光迅如矢遂于殘臘驚春契舊年新歲猶推
移但覺寒暄有如此家家剪綵逞芳妍不待門闌看
漸耳城中豪富更鋪張急管清絲催羅綺年少誰家
裙屐鮮相攜粉黛與璣珥羯鼓雜聲叢葉花一枝給
豔傳珂里夜半嬌歌尚遏雲春雲片片沾口指共說
東皇不待期梅馨柳色如驅使衆裏潛羞負賤身衣
冠途金綵隨城市人謂春光發我悅春光過高才笑後
塵時輩爭朝發自是陳人怯遇新獨向新人得不死

戒珠寺僧裸藏邑中士民布施門記其事

上剎瀟然善樹遮中有高僧到梵家行師不嫌為住
錫演迤大藏窮三車寒松謖謖抵謖揚討披所含竟
法華有關無關亦無住當必觀施始足珊瑚青時起
塵凡聽宰官居士群來應捐貲如土復如陵衆易空
門叩禪定高座轉為法衆論像添霏霏花雨剩權實
實權互可參終然不為布金證也知天眼豈離人欲
結冥緣非是佞坊頭市上乞兒貧欲施無錢且傺身

前生業報雖難執只是休迷果與因施亦為小果說
亦為漏因祖教宗傳假托寄大地山河總作塵眉山
王帶虛勞拋學竟如來門外人試倩金饒扶俗目富
貴寒酸空葬逐更與山僧細翻覆

加派謠

萬曆間遼東建夷之警軍不足餉乃有加派之
舉余在里中作謠以寓愉民意

遼左軍書如火急建州夷氣似虎逼火孰能撲虎孰
□兵翻借撥兵力四方徵調日紛綸行者更需居
者食一年常稅猶可完加派新徵艱難塞交人傳說
里胥呼一呼百萬面無色此將奉使在里中里中相
向詢問同儕廢耒閒征騎過貧家早訝廩儲空田環
為割朝家事中朝屢起塞垣攻金曹風蓄八百萬征
播征倭半已窮內家典禮多逾額不思盈帑只盈宮
以此國儲損如洗却令臣計虛流涕東省奇荒念甫
甦東邊大衆望猶傒苦心應為荷戈征循政惟祈惠
露啓兵函歲甚休游臻一祝國運一蒼旻小民兢謂
遼陽九皇劫纔無百六屯若教便作玄黃血那得仍
安舊白民

初春積雨

常年春淺雨亦淺不謂一雨流如行絲絲脈脈無絕
聲近浣窓紗遠周畎揩前方愁初茁花辟上復寒未
成蘚梅花頗與蠶春叉猶如含淚花心泫是物俱縈
雨裏情何人能耐雨中聲倘然雲卧亦未穩似向春
霖萬感生一點一愁不可斷寐寂心口記分明不憎
春日雨却憎遠雨苦坐客層陰但隱囊耕農向夕迷
□浦況較差宜艷巷人雨淨恰共縹緗伍無端春事
不相關陰晴總付東皇主寂者宜雨喧宜晴聊向春
初有竊取

風摧木棉不得植可二頃閒作

春風日日劈花柳山中木棉亦無有木棉活計一年
需二頃金錢已成莽再播以種再逢飈卸田空作章
皇走只因雨師不肯滋徒苦風伯来相蹂頻歲木棉
未獲豐去年差好今更否空隨貢白祝豚蹄難與妻
兒歌鼓缶市衢徵逐什一人不解愁綿只呼酒咄咄
春風何劇酷偏與勞人慣相窘胡不但劈花與柳

睢陽驛夜雨

徐州値雨宿州劇睢陽驛中夜猶惡驚雷迅電驟瀉
盆聲聲如傾後如織瀞暑雖覺蠲煩神征車其耐阻
水國見說居人苦恒暘一滴三尺喜不抑屋者自歡
行者愁陌頭隴頭殊未息一片幽心句已成句成非
爲催雲黑

臨淮縣城四周荷花盈水此地相傳即莊子觀
魚處

[illegible]之水木鄉不乏蓮無如臨淮四面芙蕖滿[illegible]
色之上風色前水旁細柳娋娋蓮爲人面柳眉妍
遠岸似借流爲鏡無限紅粧洒然映臨淮欲作河陽
看河陽仍讓山鄉淨仙令朝朝不出城留與行人發
遊詠焉首看芬花未真彷彿想是濠水濱依然翠荷
荷茄下纖纖潑潑有游鱗莊生畢竟非俶吏觀魚千
古存其神若使寸魚尺荷皆無有淮上清冷爲滅否
臨淮池蓮與岍柳聊向幽人供賞取

開原行

遼亂日日轉囂煩忽傳一夕陷開原開原城堅且

厚如何蹴踏成枯朽將帥偏裨亦男子雄者幾爲刀
頭鬼孱弱文臣不識兵秋風一騎逋餘生城中士女
多名家絺綺鈿釵逐磧砂今夕尚泣中華土明朝
哭胡兒乳天驕駝馬載金田烽烟塞地更喧闐慶雲
亦被西虜掠堡中有孤不及報風鶴恫疑遠近人
嶺瀋陽窟若辛又聞汎河與懿路空城已自先權[illegible]
啓齒安能保遼陽廣寧山海亦披猖遠臣東手宮[illegible]
笑君王不信諸年少燕都三營盡市兒尚聞桃遲[illegible]
[illegible]
與經畧藏閫首嚴尤難度數萬黃金走帝都內奚公
卿外縱胡多少明妃吞聲哭繁華衛律誇胡服開原
開原人斷腸不獨切高李永芳

閶門有作

薄遊偶到閶門下百貨星攢迷真假客渡解裝貿不
成紛紜高估裝錢冥姑孰太守亦何貧帑金無羨贖
鏹捨有時欲霽塵市物難抵衣冠與軒馬稍擇賤直
收些微把向衙齋亦傾瀉妻兒笑問價幾何魚秔已
有無酬者囁嚅徐應太守清空中聞之如聾啞比人

幾得遊姑蘇恠是寶山虚往也南有蘇臺北燕臺年
來塵鞅俱牽擠駿骨何曾千金償酒城應怕百花惹
燕吳萬状豪華事盡屬英雄興艶冶如此随縁不必
多亦免寒酸滄土苴𪨊爾妻兒也自知聽我清吟與
為寫浮生缺欠良不少猶有未涉燕吳老田野

庚申太平元旦値春春劇頽感因為作歌

天可憐歲華忽改江城邊人可憐江春含態新華年
[illegible]熱貪春亦好事鼈洛喧繁皆有致倒者舊例爭奇
[illegible]音雙[illegible]
痕二最憐玉趾兩纎纎不踏青郊芳草地軒馬如流
復如壅角鯫魚龍見者辣妖童朱粉学眉粧優戲衣
冠雜骨董真真假假始着人併與葉茭春一總豪華
何事為春忙寄語東風遊冶郎費盡佳時新伎倆年
年依舊與青皇柳杏非關羯鼓芳

詩稿卷之又一終

[illegible]稿詩卷之二

濟北李[illegible]

五言律

寄同鄉諸城王肖乾民部

懷裔蘭為省如君更鬫香名宜高作宿官豈病為坊
咏音同柯里于今阻亟行故鄉秋自潞寄詠芙如張

其二

[illegible]月盡 王世面[illegible]醒子心不待[illegible]

[illegible]

彭伯名遇易夜談有作

馬踏山痕濕燈挑夜色真推敲猶有月啼笑莫隨人
析木津非遠琪玗地更珍由來燕趙客歌向酒偏親

春園偶步

亭下東風入園中嫵意生魏花滋午雨乜苞吐初晴
遠砌供苔色依人偶鳥聲相看春不覺纔覺便牽情

其二

何處無烟景園西着眼多雲蹤須見影草淺未成窩
獨語心將口閒行去更過偶然成短句聊且為春哦

得南宮報中州周劉賈侯俱登進士侯又兄弟

並舉諸君皆於余謬稱知契

穠華飛杏苑淡墨灑天衢嵩室雲生翼燕京駿過都
無聲非合拍有采盡為盧蚤向塵埃識松筠倘憶予

其二

文耀輝梁豫應從史奏賢車騫京洛鷁齊問孝廉船
沉澹天真合機雲物眷偏故人今白髮青鬢羨翩然

得公孝與司成扇詩却寄

綠紈敲入寄瀲素見心知士字春風吹雙珠曉月窺
翰林珍子墨秀尉念如期不見張司業虛[illegible]崇府詞

其二

巧作寒腔語心看不態看京塵揮欲盡衣袖淚方團
趣向吟縧苔情應便兩難輕肥吾已慨怕爾詠長安

其三

驛梅憑遠寄花雨花中開蘆染流雲入風飄片玉同
寄商休激羽發喜或纏哀燕市堪相和猶憐俠未灰

其四

此見雲齊意非于陌跕標揭來雲五色寫作月盈函

易水堪沾潤燕山欲拂嵐更同鴻鴈至春候獨應諳

公叔與中舍以小東園詩集見寄因作

才子龜蒙出新篇泰岱空學人輩亦醜用我法尤工

易水饒清思冥鴻寄小東右丞諸秀句看借輞川[illegible]

其二

聽調全驅俗安居剩愛吟躭佳因僻性採異合靈心

篇什騷無雅宮商律是音名園無秀語金谷也[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

似瀨浮來岫難分汶水烟相思頻攜手屬和未齊[illegible]

其四

別墅驕春色詞人領略多山容非待刻風韻必生哦

十畝憑詩譜三春不聽魔欲從尋好句先向問烟蘿

劉青岳緣西路二太史許序拙稿感寄

二妙琅玕贋何來噪玉蠅遂巡焦尾賞擬傑投刀入

我跡同蠅驥君心比竹筠生平原自夙天報又從新

得黄計部豫蒙書問却寄

[illegible]

玉自殊珉石樗難吐肉芝東風新二月羨得上林枝

其二

別東今五載異落近千週寒暖鴻應悉升沉月豈謀

細詢眠食健粗答帛書愁只此綈袍意屬々待面酬

銓部王蕙岳賜沭御邑寄懷二章

暫輟東銓直春風濟北多冰凌花潤澁玉尺月嵯峨

邑正分鄉梓縣惟聽里珂斷余方易水寒笛吹蹉跎

其二

公在春城遠纖塵得到無林鶯新吉語花鵲競先驅

何自陪光霽經年想步趨只應清簡地相映已還珠

楚中楊修齡侍御按貴竹經過寄贈

花映青驄印[illegible]柳外[illegible]伏[illegible]徐徐

箸可徵南借材非張[illegible]然[illegible]咫尺風已共雲擄

其二

丹陛勤南顧誰能得使君綸巾披峒霧署月蕩嵐氛

不必夜郎大惟消司馬文戈船殊鬱賦仙鶴按三軍

偶與同鄉陳明府叙及耿尚亭侍御耿華平丈

常二同年因作

談遨思故舊別久更天涯只此多岐路翻追共起家
千葵因落月一鴈阻飛霞易水萍踪聚春憐茂宰花

夏雨連夕

雨細偏能久風微不破晴夜衾雲共卧曉鏡霧難明
客况逢陰積閒情到滞生休衙無寄興但聞笋和秘

涿州值楊修齡侍御在城内余以宿城外未晤

咫尺不相見君西我欲東懈令成老驥感昔識青驄
面爲風塵阻心從烟月通曉驅岐路遠燕客看飛虹

一片輪蹄簇相逢各不言仙肩容可拍野背欲呈膧
避逅翻離索疑蛇想吞鶩分緣慳一見且莫説開樽

夏夜月中宿公署

暑氣夜來輕幽窓思欲清透肌遥月色洗耳晩風聲
避難身無侶貪涼夢未成雖然寄官舍雲卧世縁平

其二

流素如拖練凌册不碍霞何來狐穪影原作滿庭華
署淨光含水城深韻入茄忽然思去住枕上望天涯

贈夏純孔司李内召夏松江人

薫風滿日織上谷燿騶騑趙肆城難抵燕京駿已歸
懈余空雉伏羨爾正椎飛青瑣趨銀漏天家浮月璣

其二

才是雲間秀清無末下塩爰書金共矢覗草水消炎
代馬難留絡吴鈎久識銛送君青巳紫案上看香添

寄別杜茂華忝戌杜余同郡

尺書織塞上感別倍思君故國緑袍暖他鄉舊雨殷
候今秋齋象戍客後燕雲一夜千山壯雞聲各自聞

班馬催驪唱心期水一方懈余非李白念爾似汾陽
細柳營連月甘泉燧徙很但祈功報速爲作塞銘長

贈白明府之長消任向易州人

銅章分劇邑茂宰傍消河壬立氷凝水霞明錦製梭
東方荒穀重此日雪春和濟北依隣成猶分咫尺波

其二

鶯傳新令尹稔説舊交知去嘱梅花使迎憐竹馬兒
易歌入琴美燕酒澆魚池春後蝗消雨傳來于蔿詞

偶成

仕宦十三年冤居與蔣田庭揩衡太祝墳墓遜原阡
名涸牛將馬生安鄕且體莫矜文字業白僕豈青錢

其二

歲月中年後推移覺倍遒青銅猶故物綦陌剧新遊
俠少輕鷄肋衰癯笑馬留不須人棄世原自少交遊

其三

眼中滿柳色只是怯霜催調嗳窮莊語蹤慵阻好遊
病因愚稍減愁到老堪裁不浮拋生事蓬瀛亦誕哉

少被儒冠誤晚嗟初服違欲尋蘿薜是未斷高藤非
家薄兒將大親衰宦尚依北門古賢詠未免責輕肥

積雨署中

恒陽忽恒雨喜雨復愁霖蛾羽黏輕簟蛙聲亂晚砧
層雲欺幔入閃電訝菑沉夜卧頻思續朝興未減吟

將東返有懷夏克封茂才

不是王程緩仍應拙宦歸炎涼吾已厭泣嘆爾都揮
殘客羞何即心交扣蔣扉蓬蒿與軒冕同病莫非非

雨中憶鄉園郵舍

歔欷幽念切大半寄山田蓑笠鋤雲外桑麻刈露前
追隨同父老淳朴別山川客子思農樂將如行腳禪

其二

農事常乘雨客情多在陰陰將昨點淡各寄歲浮沉
東耳非禾耳清音在水音那堪遊草草猶向隴深深

將東行

幾之新城張明府相見語及舊司宛鄧事時余
幽燕思宛鄧屈指八陽秋勞水從新溯濁河阻音流
[illegible]老及成綢繆閱風波事能無[illegible]

其二

乍見渾難識徐言倍可[illegible]逢兩桑梓重合此風塵
歲月莫千葉心情桂半輪前程三五後回念之成陳

濟王吾州駕過訪易水因懷張慕二孝廉

官滿慵無事軒車屢過予故鄉兵變水客信不須魚
張仲蓬應老潘郎鬢易疎[illegible]之燕話舊嘆蕪豈能如

其三

易水思燕郎談文彼一時有心雖百煉共說更騏枝
世路高才捷人情末路窺相憐成小草遠志也空期

過保定欲謁邢澤宇憲使翁匆匆未果翁以曆
學名世
咫尺阻玄亭皈依是典刑天因太初契佛蔭子才靈
圭表知殊域乾文冠九經澤蹤虛道侶龍隱少人登

保定郊外僧居表東鹿曉屏過訪
鹿苑人逢素蘭言味到禪使君如五柳入社復生蓮
細剖升沉事都成去住緣寧官心共契疑義不須籤

寄邢素菴計部於易州公青州人
河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谷試助名人是識齋使心同瀛決請
如冰罕挾纖剩火箸調羹自愧持籌拙憑君塞可拼

河間崔別駕過訪公舊有中州之契
瀛鄭逢知己天涯舊雨中逆偶梁苑月塵而薊門風
岐路心仍素他時頻憶紅流光梅柳上折盡各西京

其二
報道交知至憑君浣肺腸情非涼燠態味是苦甘嘗
入座談應切逢人説也妨明朝陌頭水欲度幾彷徨

阜城水中亭榭有作
一城如斗大貯有小湖天蘆滿青舒眼蓮高白拍崙

依然亭映水亦自棹廻船蘋鼻王程火急為撲面烟

其二
客路依幽舍和天和水孤清漪如璣涌平遠正堪圖
舟欲樵青共源將漁父呼猶憂刻雪藕玉夢墨水壺

其三
取次疑仙境瀟然那得塵魚䰾猶未出鳥鼓已相親
欹武雲徐染一篙水驟泯難圖眼中景况可語誰人

其四
瀛南非澤國剩水亦烟波覓客堪名鷺栽荷恰借荷
蓋前花未譜枝外月應歌欲棄微官買拋纓不直羨

其五
望見心俄洗生来縁欲忘最憐流見底更浮藻分行
報妥多青竹參幽少白羊祗途空濟曲折証能詳

其六
不必鄉園在天涯秀色留水心倚小渚月影彼虛舟
脾睨為塵限孤蘆待客遊若新池上日僻地小瀛舟

寄贈繆當時太史時太史將南歸
與君交似水復味水晶鹽壓角思文石詞頭羨御奩

風波蓬蒿至氷炭玉壺嫌道韻休爭俗焚魚磬更恬

其二

長安逾二載拂袖出春明鬭蟻看時變馴龍付世評

燕金留駿直吴水玩蝦兵不得歌驪別南天一鶴行

送次賈道

道傍憐綽約賈得水芳名似借金償玉猶看玉是瓊

花姿疑欲語人貌枉傾城吾更思情格非關艷采榮

其二

買遷熏隨子賈掌已秋初匿粉仍香在披心有苦餘

漁人持入市家子絕盤搭曾共銀刀剖逡巡亦羨魚

送劉心統周二歲二進士假歸汝寧余方使遼

曲江春宴後鄉路傍黄河日覲新瓊桂烟開舊蔚蘿

初秋仍渌水別路已驪歌前列天中處幽都影未訛

其二

君去吾方至丈星岐使星心馴排流瀣仕學凋藍青

馬首雲方駛遼心露久零別離餐倍祝不為飽魚鯖

送阮澹宇河西榷稅

倚玉叨蘭臭含香到水濱闞梁月來洗榷使露凝新

博物分龍鮓談文散玉塵但存青眼在不礙阮家貧

其二

秋花飛棣鶚遷郢藕絲生幞被為星使持籌奉地卿

蒴將逢近前蝶已報遥更且盡燕中酒荷香喚可醒

都中訪鍾伯敬大行未遇時俟省臺之命且將

南還竟陵故里因作見懐

盈盈仙鶴近不見復躊躇彼節思梁藹清班卜紫書

歲金應抵駿河水豈無魚不必靈均醒荊卿酒正儲

不敢稱源水鍾期再遇君一鳴凡鳥避全樹上林分

獨步幽將蕫前呑夢與雲鴈橋知念我陸茗寄三斤

楊琨阜宮諭為馮般衞工部作文見貽入都因

謝

鈴閣饒班管文心似有緣野王原德厚楊子更玄詮

不是蘭為介誰擭玉作荊生花應已夢更礼夢裕兆

其二

一字明珠泣鮫人似故人淵泉知獨遠塞月皆仍新

舊附燕臺駿令慚代馬塵計曾蘭絲拙顧爾疣經綸

送孫恒吾比部轉餉延綏因還梓里
上郡星軺急寒飈吹遠程因茄知塞耗與鴈度蘆聲
驂已挍延水人寧滞黑城故鄉如影月隴樹復相縈

京邸齋居詠懷
鴛履追随倦倚然晚坐閒盆花霜減笑庭石雨生斑
避客慵厨饌懷鄉艶野山長安少知己應諳拙和慳

其二
偶與塵紛隔微心只自知借他書作癖真個学成癡
松竹留神骨風霜枉面皮欲抛纓綫去聊為歸衰疲

其三
不須常下榻原尚閉閑人菊賸重陽節梅開十月春
因循生業舊取次世途新難勵知無味非關史憶蓴

其四
行歲鄉與我人世棄仍留佞佛因躁託同廢不[illegible]
寒澀求蟹瘦病愈買參休三韭常風味村板殼煮流

其五
中歲無偏嗜塵情慕道情葛藤尚妻子紹介少公卿
客後花心巽人非酒味醒兒僮傳仕籍猶檢有命名

其六
縱使多眠坐依然勞肺腸貪非忌割肉懲更為吟囊
筆研随儒寄衣冠待卓裝翻嫌不才句癡殺孟襄陽

其七
京華朝夕事挍刺與延杯泛語供蘭契深情米棘開
誰摽楊寂寞應斥賈敲推無處疎嬾可逢人且顧陪

其八
上林雖自美空向一枝斷分少佳除藉勞冗吏甘
[illegible]冷蔡面枝筆羨班領只此新翻曲猶羞舊日戲

送呂巖元計部轉餉客雲因還灘水
騶馭檀山去驪歌燕市催客心惟爾共別緒又生開
國計仍交誼玉程屬使才西風吹序月應指海為涯

其二
畫省追随熟同儕愛有真雲霄稱國士水莫亦斯人
爾家成名晚吾慚久宦貧孤山依海上去思[illegible]

京都郊外候[illegible]行止佛舍中
西風吹客袂寥寞近親與偶向禪關北闕[illegible]林
花香分綵服菽水借伊蒲不謂春明外依然法雨濡

其二

瀟然方淨域佛福為親祈遠自天涯至新從日下依
慈雲成五色甘露祝初晞似作閒曹庇休暇問春遊

正陽門風延禧殿久疊見因作

底事層災見相聞訝九衢朝闕愁象魏夜焰迫周廬
占動天官奏憂屢聖主關內家頻供佛風火轉輪無

除夕入朝

九陌橫宵炬朝衣未破寒熱宸凌曉近青瑣拂燈看
[illegible]聽雞人唱俄傳絳仗闌年門三叩畢閒却致詞官

其二

朧朧疑拂曙參辨佩聲珊雉尾雲凝擁螭頭霧遠歸
似聞天語杳已見日光溥今歲饒春色先時鳳曆頒

燕京守歲

守歲他鄉夕猶憐是帝京色隨春作勝聲得爆先鳴
久客惟添老逢人似減情如何椒酒美不解作朝醒

其二

退朝無一事寂寂遞春來寒借梅花蘂愁祈蠟焰灰
近天占太乙擇地避河魁事事求新吉行藏轉未裁

春日東薛對龍給諫

帝衢春似早先到近臣家冀換封章夜椒生諫署花
猶憐棠與梓不以鳳爐鴉宮燭逢三五追隨夜正遐

其二

不是東風永如何對夕郎恰因君畫鶴幸得我含香
客鬢羞蒼短春陰羨繡長輸將天府乏應鼓度支章

京都再逢田斗岳孝廉

雪裏去年逢今來春漸濃儒冠仍避難俠劍也藏鋒
處處朱門閉時時白社從偶然總下榻塵論未從容

其二

歲事適危劇才高易被冤子昂曾陷獄季布未終髡
解腕當蛇害驚心見虎蹲窮愁何所寄猶有著書存

送李仲顓之玉田邑丞

春露應何比如君晚得官東裝惟短劍佐邑亦彈冠
不遠燕山下猶疑漢苑看塞余曾五斗習得一手餐

其二

屈指桃蹊日徐無秀色披總然松蕈味其奈柳傷離
陽伯珍難種田疇謁不貲漁陽相望處吊古往斑騅

送民部王挑崖轉餉客雲因還陽信

白河飛使節擅樹擁鳴騶夜徙名即宵明登戍客楼
出薊分渤海過趙近齊州春雨千絲柳憑青莫綰愁

其二

與君遊粉署况是復同心别後燕京酒憑誰月夕斟
騐麻促驪曲叱撥住紅陰莫謂幽州遠春鴻有遠音

送賈心卯之安陽令

何事堪相慰新知即舊知盟新看戴笠憶舊聽吹篪
鄴下春懷古燕中客悵離休銜誰可語移取子昂碑

其二

莫云為縣苦来歲即徵君吏牘清漳水仙鳧薊壯雲
風塵争面合烟月感懷分買駿原矜骨休隨衆馬論

慰馬仲良

不必煩天問惟應歎世途高肩應早貴慧賞故成誣
吟興君休戚羇心我便孤漸離鉛筑在終為軻悲吁

其二

追随方日日忽爾杜門還有友能貽句無人不惜音
難消侠客骨易剖逐臣心却欲驚談虎尤憐叱斷金

送内兄高茂才遊薊州遊化遂還陵縣里中

山色亘漁陽崆峒溺月光獵纓人出塞吹笛客思鄉
家在安陵僻風回沛水長前途楊柳外更上戍楼望

其二

我短曹郎髮君椎侠少腸遊燕春雨過入薊夏風颺
休作從軍曲能催塞地霜到家猶五月及擷綠荷芳

和方伯書民部送春之句

春不同愁去人因作客来珠曹將幞被香署但罏灰
懶直宿知贅供吟景是材未須鄒衍律䄂已遍燕臺

其二

報國慚無策逢人厭說詩署中兩煩膩茵裏幾裋伊
逃世儒常拙皈心佛不危將吟移作偈合掌且持顚

其三

簡書消客況孤負上林紅隨地供號寂何人解繪空
見應終是短懸亦早非工除就閒居賦為文更送窮

其四

東風流歲月花落感飛香出世無仙訣消時有牘方
迎梅甫春夏過雨已炎涼諸事俱慵誤攤書也自忙

送宮坊公孝與先生使秦藩因旋東萊里

幽都幾聚省白水忽催程節旄飄雲去星槎帶雨行
秦風收太史晉賦續西征家過萊山碧誰從學士名

其二

友誼兼師誼雲霄送使旌長安西共北都輔爾和羹
日下因人遠燕前孟柳醒賽余心爲緒縷々繫平生

其三

[illegible]舟飛綵鷁浙瀝帶荷聲遠渡紛吹下孤心未叙明
[illegible]頭柱後亭當班荊遮莫咸陽漏同誰待五更

其四

屈指秦中逐懸思試上情書郵猶未應鄉水正收税
送客成今昔思朋即弟兄秋光尊更美為我一孟羹

送別同曹王鑑衛使永平道臨晌時轉官

已作盧龍使相依尚北平灤流鄉水味燕地塞風聲
緋紫看新賜芝蘭戀故情歲寒君[illegible]述耐有視松苓

其二

六月荷香撲蓮心結已堅有筒仍醉客浮棹便登仙
伏氣除難盡離愁訴更牽別餘楊柳色青眼似君憐

送黃豫菴民部分司甘固過光州里

朝領秦城節夕催燕水帆方歸弦誦地已視汝淮緘
綵服炫分色蘭心月共銜莫令翁子合君命快如颿

其二

驪駒方曉從代馬漸風尖不共金城去共如畫省淹
鄉河名白露塞海利紅鹽君去需籌急撫綏羨握鈐

其三

與爾通家誼憐余一寸心蘭執溫塞地甘曲劇秋音
[illegible]秦守動王程隴外瓜期渾更遠屈指幾沾襟

[illegible]秋[illegible]中感懷

[illegible]緒秋方集秋初似尚間暑多難乍減興少試新還
[illegible]中年慨蓬心未路刪蕭然驚白髮愧說看紅顏

其二

看夏俱如此那能不歷秋燕霜猶耐履郢雪未成謳
老去才宜盡時遠景亦遒塞塵無鈍馬鄉水有閒鷗

其三

閱過喧繁景秋光故可人宦情閒處冷鄉夢新
雨波烹茶水風生入膾蓴晚窗纖月透只怕涴京塵

其四

此夕知秋至西風客當家藥收蒼耳草食漬綠沉瓜
鄉思妻兒促名心鬢髮嗟吾傳滄旅舘人似昔耶花

送民部蔣德符分司代州

星軺入鴈門八月鴈翩翩秋搖雕弓勁邊生絳節溫
按醪應鼓氣別酒桑消魂俠淚休輕灑淋漓是贈言

其二

畫省西風閙都困爾去遙遲人向注月送客白河枝
後會知沉石前途但隔綃洗參池上水寄我病坊拳

送周[illegible]州司理過商城里中

[illegible]宮新片玉秋浦去流輝試看池陽鴈猶應剝壯依
[illegible]從仙掌沭霜向使軒飛法署清堪念蓮峰有翠微

其二

[illegible]橫休云冗令憑玉尺裁幽燕紫客思吳楚紫卿材
家近天中影秋從月旦催自斷搖枝晚歌托幕蓮開

京邸獨居

僻性都甘寂燕京亦杜門除教公署去只有案書存
午喚蒼頭茗晴乾赤子揮推情蕪俗事未改舊沉淪

其二

客倖為客懶不學掃私門按刺隨常例埋蹤幸見存
牛心人競炙犢鼻自蔵褌翻愧伐檀者條然河水淪

秋日敘與李木小集

暑氣睽清晤秋初一逐歡殊材荼共墨同臭語如蘭
醉亦闌沾酒炎涼作好官莫愁霜候近吾意更憐寒

其二

俱成不速客原是若比隣月影看弦上荷筒帶藕新
[illegible]閒應抵貴萬假總輸真我自珍吾[illegible]何妨[illegible]足人

[illegible]

情多怕景適欲去復抵留肄事爭花筆談禪點石頭
三人緣不偶一日福無愁休羨蓬萊路天仙也憚儕

朝天宮習儀

五夜星含曉鳴珂破遠烟臺臣方肅笏列校已鳴鞭
簫管聲如洗旌旗色欲然宸軒渾不御乍可忝傳宣

其二

蕭辰逢永曆稼鷹祝嵩祠閭闔明應啓勾陳夜欲移
殊方仍鐵撫襄使也犀眩如此看王會君王知不知

揚州李碧海先生復以浙藩來賀　萬壽屆稍
三秋內兩有此役亦以此兩賠
一去承明署參藩忽數年偶臣秋復至桂子月應憐
彩筆猶蓮吐金莖似露延天家觴慶羅呼爾住登船
其二
薇省東甌遠萬呼壯極前文身休厭越買骨尚思燕
人似邦溝水官依鴈蕩炯風流渾不滅竟是王請仙
以陪祀出都城西郊外見田圃成熟感作
秋祀西方肅霜遲露重時山家欣雨足野趣解人顒
禾黍偶豐望瓜蔬亦客賓不因郊外去誰與問茅茨
其二
經年朝市裏曉覺爵巔辰農扈飛壤影祠官待月輪
公卿親報賽黃白共迎神忽憶鄉關蒜秋容也淡真
粵西張參藩七澤以入賀至京及案刻贈別二
首
王程驅萬里文采[illegible]諸公秋浣燕都月人攜粵郡風
鷟州君自貴黍谷我猶窮收附誰天侶仍飛烈士舡
其二

本待雲間秀今披繡水文日纔聽影去天關佩聲聞
露正秉烀結鴻如惜夜群濟江多桂蔭好向月輪分
家園無秋而上官有額稅之疏未得俞下余時
正在計曹
求省奇荒後今秋似復然策來悲失望飢至望俞蠲
既是金將爍應無桂可煎計郎徒仰屋家國在齊燃
公敎與以所作空門戲論見示走筆答之
西來經律義得論可參禪誰解空為戲應憑實作權
知時急指月寄處着泥蓮綺語君休厭吾茲懺未全
其二
擷管當松柄風期暖暖生洗時香象淨吹起毒龍醒
試更思吾論非關道可名津梁今已儘方與說無明
其三
俱作宰官身依然現說真可喻着崇有不復諦原人
空色抽珠示根塵喫棒頻竿頭仍欲上慧可也逡巡
其四
老得空門論空中莫誤華始因三昧戲驪得病魔邪
緣折貧逢瑤清冷客到家若憑廣長舌不必辯才誇

王季木除上沐濤於爵貽之

以爾魁南省新除反陸沉畢猶五陵近間也二毛優
似是才司馬倫令賦上林杭杞與盧橘豈必向燕尋

其二

以爾詩名絕無官可寄負一杖聊暫借五斗亦權分
破例唐天子殊曹鄭廣文清真堪比鶴何陋是雞羣

其三

以爾名家子栖遲上苑旁始知王短薄不是漢賢郎
[illegible]落秋蒼沸根連月窟香綾雲猶可賞莫學齋夫長

其四

以俯才經世官繞散署題偶来疑小草不棄有家雞
兎逝仍株守羊亡亦冊構長安脩刺者牛屋詎云低

寄王瑾石於密雲分司

使君如朗月去作白河珠嘯與秋為露嘔將塞是蘆
交蘭曾體竟挾續已心蘇矣以令香史仍愁慕雪梧

其二

盡戟横山匕風生獄石稜綳肠威是鳳能哺鷲肴鷹
進服回燕地還吝走漢陵秋恭我惺暇佳句嘆良朋

重九朱五吉招飲同秦彬予公欲與

此日逢重九欣然付客醪黃花循故例落帽恰門曹
猶及生前酌加之執左藝但餘同一醉不必姓為陶

其二

五陵秋已遍九日色尤深爽節飛霜露蕭晨落杵砧
題新糕也句交晚菊同心更視南征雁令宵且綫音

送張生洲吏部予假宣城

王尺題才重芝眉悵別遺卿闕餘繪鶴仙路駐行舟
霜月心如洗風塵袂不留燕中一杯綠還把謝公樓

其二

祖餞春明外清通韻尚校鄉心究溪水客屐敵亭山
秋去人風遠香留蹟草刪七流需沆瀣早復玉清班

都門贈劉百世孝廉且訂賞梅之約

頻接京長塵欣然第一流銀灣融析木泰谷變幽州
自愧壓珠桂仍堪付馬牛薊門梅似雪從爾破寒眸

其二

一片京華地君家我旅遊酒人惟和輒賦客似依劉
有舞因鞋舊無金為駿酬冬餘憐歲杪久滞繡吴鈎

送崔僎初分司來平崔精天官家言

使節采花信長風滿劇驂盧龍催嗚子孫竹羨飛領
萬竈椎牛過層閣立馬搜酷精天象締儒略雅包函

其二

書省如君少牙籌報國多屐山尋泛羽沸海聽鐃歌
以此拔繆水疑分洗甲河北平連帝里別酒去仍酡

送馮起衛出守成都

朱轓明德載聲譽大馮馨心劃江流錦人占益部星
龍歘霞白童竹迓雲青蜀道于今易無勞劈五丁

其二

握蘭繞奏罷賜廟即帷開試問峨眉雪何如水部梅
霏談猶碣石風力已離堆吾意晚玄草憑君訪故臺

送畢沖陽宰定興

識爾綠須蓋征人已促裝即因童竹迓誰以友蘭忘
此地今都會前途古范陽春風催塞苗折柳玉河旁

其二

燕山分咫尺離思未能消邑化雲雖定絃清水亦遙
俠荊追往跡駝李愧仙桃易水吾曾客憑君味畫交

送沈晴宇守定州且托以揚茂仁茂仁即定州佐

春雨春明外盃中思正濃鄉心同作客別席乍相逢
柳為征軺吐花生賜藕容涵流縈五馬應想化成龍

其二

前路中山近雙轄麂夾重同官分漾水戎友傍英蓉
沈帶臨應緩楊亭穿未逢疏麻不須贈為滑稟蘭從

報國寺登毗盧閣同馮季盥公敬洪孫懷北王

李本

一到毗盧閣方知法界開人烟疎聞寂鳥跡密縱橫
遠可山皴出幽疑雨漬生縱然偕宦侶頗得宦情輕

其二

共倚危欄望翛然遠近收慈雲開日力佛日破心愁
只與京塵隔渾如天際浮斜陽庭下步始覺暫清遊

報國寺看松為有人送客松下遂妨清興

紫閣方躋罷孤松欲賞初似因清福少翻使勝遊虛
咫尺人相送逡巡我不如若令摩頂問啞寂總應除

棟海庚索句燕中因贈

人似清源水，激来映玉河。月分東省傈，風送計郎珂。
閒濮[踰]縻色，徐揮赤管歌。相貽南海鱗，心醉客蹉多。

其二

折簡頻呼酒家珍，株自閱，况憑人。似玉不必腑為麟。
侠筑非矜擊，清絃自愛紉。此中憐碣石，再續術談新。

送別楊茂仁時茂仁病將辭官且蠡日公楊二

兄與余契交

三友曾相締，為盟以歲寒。東蒙猶晚遇，沂海只畀官。
我跡淹頹[廢]，君心觀井丹。那堪憐客病，滬水去沈瀾。

其二

二十七年別，重還重唱驪。此生難更見，有夢也分攜。
秋宇還憑鴈，春程幻卜乩。殚冠良已矣，兎魔孝標題。

房海客武部遊西山廻因以句代柬時房侯省

臺

四月西山霧，霞淩寸寸嵐。乘閒增逸興，浮友送奇擬。
石𡾰如抽笋，巖虛可扣簪。泠然思濮墨，潘然同竹籃。

其二

沈浮京塵盡，休嬿翠色繁。山宜香作號，泉借玉為名。
靈鷲瀟疎色，神魚寂寞聲。若將纓衲校，宦侶遜僧英。

其三

拾尋應數日，展蠟遍山林。雲染輕榕袖，水飄瑤𬭚音。
稍違東掖貴，偶領一丘深。冗長倉曹者，清遊隔滯淫。

內鄉李子田先生子雲鵠遠來京邸相訪且為

其尊人關祠于鄉因感成句

豈謂燕京裏，浮逢任昉兒。君貧衣是葛，我客桂為炊。
不朽因前哲，斯文借後知。中鄉湍淅水，掬作濛瘢滋。

其二

從交情少，相看念死生。總年叨小友，報德愧無名。
燕酒心堪醉，荊歌氣未平。王孫前路草，春作我逢迎。

夏日東朱五吉中舍

慨舍倫濟僻，行吟不為豪。槐疎憑門蟻，松寂也成濤。
其奈驚烽夕，仍兹寄板曹。紫薇人在邇，頻與破蕭騷。

其二

頗似君平肆，斜陽已下簾。影猶鸞月滿，聲欲度風纖。
難助虛能惜，熊蹯諒未兼。何人堪飲勇，利見為君占。

夏日送同曹高印南守宋州

馬度渾河水渺然離思盈韓苻分宋郡鷂首去燕京
風轉崇蘭色雲遮孤雁聲交情似兄弟不獨念平生

其二

柔爾旌飛動板旌尚故人相憐松栢性已過李桃春
酒别猶堪侯琴隨未便貪計時應返棹㸑木有通津

来陽伯民部招余集生武部及余同飲閩中館

夏雲含雨氣客至夕陽中瘦石供人賞疎枝補座空
酔心聊借酒透骨更憐風晚燭燒堪繼煤花落槿紅

其二

[illegible]復滑名流我慨難依王君忽總律[illegible]
[illegible]韻以酒船收不得相諧謔明童侑采般
[illegible]公敖與中舍戍嶹士元岳張武部存宇及予同
[illegible]飲房海客書齋竟夕因作

[illegible]雨凴誰數君家精舍中四人獲同調一夕盡深衷
盃酒從荷綠燈花助采紅情多貪不去忽訝五更終

其二

只為良辰少兼之勝友多觥籌休發謔俱醉不嫌酡
[illegible]雨汁為滬僧雲室作案三燕余已過催得句堪哦

其三

促膝清齋衷渾忘然陌西送閣人各異賭墅興原齋
坐久花紛墮歸遲雨忽迷不因明赴省淩晚尚偏提

連夜大雨

底事傾盆驟連宵久更傾雨炊奴苦火雲卧客沾衾
翻怯梳笙冷仍愁玉笛沉京華隣塞地鄉耗信誰尋

雨中同公敬與来陽伯集何大瀛所觀梨園戲

劇併家童度曲因同作

[illegible]無不醉况從對偏提細向談邊酌翻從曲裏迷
[illegible]聲玉連瑯隨拍白銅鞮興劇何妨俗欣然已似泥

其二

天似憐人韻花仍趁雨聲引盃聽樂部按譜閱詞名
調為飛鈴改情從阿堵生夜深貪不去一水任蘇更

為同曹許孚廷題扇

查省同蘭室翛然玉樹依齋紈纔製素燕月正凝暉
渲作花連石看成竹一園欲供朋好句恰向府雲樗

其二

清芬時欲襲團扇有風知出入孚君袖飄揺動客思

休從塵吏亮後忌訪班姬鄭重看題處交情五字詩

来陽伯招飲齋中同李伯庵李為與併二山人

幸是朝參少欣然晤對親醉心寧待酒同調更如醇
花朕憐香劇歌来識曲新不煩投夜轄清漏儘頻頻

其二

一室懸千軸憐君雅好文鈹然生畫幟蠹故辟書芸
燒燭蘭心吐移牀玉唾分餘情猶有寄深夜手談人

劉百世招飲於其園中且泛舟湖水同公歌與

[illegible]

結構當湖上湖光晚未冥涵為平水淨蕩合遠山青
霞似從孟艳雲真度曲停芙蓉猶可愛一艇帶清泠

其二

輕舠穿荻去淺淺點遊蜓隔岸疑花漾依林見火熒
潮来無定月映得欲殊星水畔祠居近微風且問鈴

其三

只在都城内清風遍遠汀叢蘆魚欲上垂柳鳥堪聽
時泊尋幽侶相攜到野亭桃源應即此倘許客重經

其四

野航何必纜遇景任吟娛好借荷筒醉仍宜露氣醒
清歌連款乃雅謔得寧馨歸去芳猶戀蓮華水不腥

送馬時良太史典文楚中

晉綴燃藜夜遙分太乙輝荊山無泣璞楚水豈驚璣
露鶴秋初至冰紈暑未揮停危人在遠烟柳武昌稀

其二

才子英遊日春明不盡觴使星迎翼軫仙棹送沅湘
去惜交蘭味歸知採芷香王程非久别應白薊門霜

[illegible]

寄許孟鴻同李時公自安慶歸中鄉里

一自别端陽秌風十次霜何能堅柳質或可老松肪
皖月君猶憶京塵我自嘗竭来俱小學東省詎名郎

其二

莫以交情淡由来淡不忘青山許出處紅樹閱炎涼
妬似多時態慵應少療方那能從許邁竟是歎馮唐

寄許冰壺孝廉

底事鴻書早天涯不待秋臨風嗟去住帶月免沉浮
舊緒縈袍念新聞削枕愁燕中無可寄鉛筑倘同仇

其二

關械忽成涕痕欲繡吳鉤別久全消決時違尚逐遊
泣来珠不晦憂去應難求試校行藏事山中勝一籌

都下別葛朝池民部東還

與君蘭共嗅烋色一年餘忽訝人成別纔逢月正初
唱驪知曲變浮白未愁紓何物炎涼少征鴻解寄書

其二

行行應漸遠鄉國故比隣只阻浮沉水相憐去住身
綈袍愁裏舊華髮別餘新莫謂離將蔦松心䕃爾真

燕都將束裝東還忽夢先府君及母恭人一以

生死一以離合感極而作

欲趁秋風返先殷故國心椿悲曾殣露萱憶在堂陰
貧賤不相守存亡難獨禁曉雲無定影似逐薊門深

其二

九載終天恨頻年將母思蕉疑今夕夢璺恥古人詩
佇立魂消處蕭條淚盡時家山因睍戀爲緒悔支離

通州飲張象風分司署中

主人留客住恰在署西幽一榻来爲下三蕉醉未休
心因蘭味覺身恨水萟適頑娶猶亭午𫔭鴻語轉𫔭

其二

主人心一片耿耿是男兒慷慨今多難沉淪古自期
䅩形嘶王側岐路逐羊悲不以王程劇從君住許時

玉田吊陽雍伯

此地名存古爲田美到今玉思賢者德水溯濟人心
正渴王程遠猶陰夏木深施漿應自好不必好媒任

玉田徐恒山明府招飲

茂宰連枝會斜陽聽笛時薊門猶有燧藍玉且持巵
水爲鄉心美風因塞路疑宦遊兼世慮相戀去遲遲

其二

一從分易水再遇在燕都豈謂無終色依然薊北途
情深傾白墮味舊比黃罏明發還離別重来又恐孤

豐潤李明宇招飲東郊園中

佳馬花爲縣街杯玉倚山地幽仍向今俗近不離闤
稍覺歡聲雜休令酒興慳坐中忽東向家火劇城殷

晚宿沙河驛

河邊郵舍晚秋色慰王程驛併無傳酒人勞有概聲
不堪從薊塞猶去飾邊兵形影𫔭𫔭倍依𫔭伴月生

撫寧王明府拈飲書院中

仙令招尋處紅雲隔白雲鄉心仍好客吏蹟况能文雅略蹈絲竹清談滌霧氣欲題名姓去不敢廁夫君

山海關山下弔姜女石

見說孤山上仍留片石名心應清大海恨未塞長城玉碎偏憐苑冰堅不變生祖龍亦何益胡虜尚縱橫

望長城作

沿山紆四望關路古城空遺恨思開左頹垣歎海東至今氛欲黙在昔血猶紅諛々應難耐英雄慨祖龍

自關回過王田見禾爲雨沒感作

往返無終路滄留積雨遥客心增寂寞農計但蕭條禾黍愁生耳垂楊訝沒腰東夷方轉戰能不嘆煩騷

過燕山在王田縣遠西

綿亘山城北紆迴帝里東長蛇渾未斷塞鴈似難通種滑田爲福吹來谷不窮詩憐炎漢季有士隱無終

自通州還京作

星軺當此夕冀序已逾旬作客稱歸客逢人代主人一宵除襍襪萬斛尚風塵眷屬頻相慰王程莫苦辛

其二

白河東去水原與玉河通秋近幽都外塵遥薊路中歸心先塞馬客况後南鴻明日仍將發家山指岱宗

戊午秋發都門作

清妹瀟行色奉使即言歸如此人垂老將無水可依渾河前路是上苑久滄非當日垂楊小重來想已圍

張灣登舟

暝色開漁火征人認客船無心雄擊楫何處競先鞭淨洗潺湲水閒栖縹緲烟却憎舟子惡簫鼓又喧然

舟發

白河開纜去望望指東睛計路將千里催帆第一程岸低侵水艸烟細熟炊秔誤聽舟人唱遂如農扈聲

宿舟中

水上似陰多幽眠欲棹歌星從膽裏見雲向渡頭訛序晚鷺妹鴈更澀卜夜罷鄉心和客况擬足畏風波

其二

甫去京塵雜方依潞水幽住真流可挽行似宅偏浮

少作潺湲夢多成汴湯遊總然隄岸近林樾隔開鷗

河上值雨

夜雨淙淙滴河流不覺生幽心渾欲愜客夢偶偏驚
利涉寒中纔歸裝水上輕秋濤遲未泥聊且試陰晴

其二

蓬窻飛淅瀝隔幔寂聞聲未破篝燈廢方停解纜行
客心容稍暇鄉路尚多程沽酒漁歌裏尊烹與蟹烹

其三

為愛潺潺韻何嫌漠漠時夜來人定早曉起客餐遲
雲水無殊態風烟自遠吹客中難與卜河伯問覔師

其四

細雨斜風裏津程未可期垂楊蒼不斷跡草綠堪萎
又此蕭晨往誰同澤國思白家秋葉句只與阿姜知

河西務舊無宣尼廟先是阮濟宇分司汶位洲
之卒中又為前分司李獻吉先生照錄撰烏

過之有作

不墜斯文色弥堂一溯遐潺湲聞乳琴茂次付詩龍
汶川溪宇聖仍通與世家分司揮臨者大雅照宇燊

過天津分司張履和招飲池上館中

高館饒秋色招携縹緲中孤憐新作米尚愛老猶簡
宛轉橋橫水依稀鴈入叢與君俱作客地主許過從

河舟無事頗得觀書卷帙苦少

休嘆河舟滯每贏風雨餘借流堪潑墨涉酒更澆書
岸上搜芸草窻中辟蠹魚一篇可辨物濛濮衆緣虛

其二

舟從河上濟無可伴輕舟舫本書為號川鼓八十共流
得同張泛宅不必鄰為樓偶向銀刀羡魚經暇欲脩

出邑城秋色中感成

偶出城闉外林光別覺新林經霜未韻花洗雨猶真
收拾田家事援看野舍人山君山尚遠彷彿翠微隣

其二

出滑東郊去方知野況多慵循尋綫艸幽可緝衣荷
未罷官猶繫休違俗共嗣鄉閒涇汴水想像散漁謌

送李仲禹之燕京

初冬霰未徵送別便寒增欲吐交情水尤憐客況氷
余還依一壑君去近諸陵莫謂征人苦秋容有健鷹

其二

兩郊霜柳曉爲爾折寒條却以談離別誰能破寂寥
宜情秋共淡客路色堪描前到蔡都裡詩成借酒澆

夜行內兄弟高家伯季同車

暝色平原合同車寒共憐尖風真欲剖陰火似相煎
戀語綈袍味尋盟戴笠緣滄橋當日感未勝此依然

其二

欲畏寒聲遠平林有晚鴉同歸猶狎路各去不迷家
彷彿移山影蒼茫失水涯前村知欲至可駐問茶瓜

屢遊王蔥岳園中小甘谷飲其家釀而作

不遠東郊外名園境自幽種花惟愛菊携酒便登樓
甘澈潺湲水清幽瀨素秋漢臣勞驛騎千斛有臨流

其二

翛然依別墅秋色吐仍含剩馥休嫌烈餘芳不益甘
自饒籬下酒人惜菊爲潭最是經霜後餐[illegible]諳

其三

莫云甘谷小谷小菊偏多露帶黃花釀香含綠蟻和
解憐因冷艷常飲已消痾會向南陔採庭闈壽斝過

其四

越閒送日涉頭路傍山城香氣經三月佳顏有百名
園丁狎遊屐酒史記籌觥醒醉憑芳嗅花間問趣生

雪夕同夏猶齋坐語併視兒讀

寒夜宜幽集心期各不妨清言非捉塵促膝勝連牀
我友綈袍久兒師理紙長[illegible]知紙筆聊與共[illegible]

冬日飲李振翁方伯邸居歸途偶成

去城僅十里翛爾絕囂氛雖共儒冠客應非奇禮文
談心欣舊雨催句借新雲歸路斜陽裏盈盈憶路君

其二

馬首山邨向停留暮靄中鄉園[illegible]不遠家釀醉無窮
欲別仍溪戀銜寒足淺叢不因吟句穩持底敵尖風

料理書齋材木棄庭爲吾園作

欲因隙地上勉作數椽居廬拙無他物家貧也貯書
移將盤粒苦就浮生儲[illegible]過猶勞弄須史歲又徂

冬日山居適值軒車之客雙過[illegible]中[illegible]

乙丙感賦

軒冕到山城山中亦送迎僻猶通姓字出不慕聲名

世有寒暄例吾非冷熱情未妨頻屢屢應付了浮生

其二

輪蹄盡勝流盃酒附同遊客態沙為飯吾身水泛舟

四鄰徒氣色滿座秘陽秋明日追隨輩空庭片月留

即事

馬齒方臨艾蓬蹤尚作郎偶睎聊一壑不去是維桑

浮意從車上誅身免道旁敢言添園曠齊物似荒唐

其二

自目閒漸懿何堪老向人染兹降後輩衰髩異前春

[illegible]添奎點枝龍鍾謝越[illegible]殘冬三五過明月也新[illegible]

其三

獨坐似安居儒書共佛書愚將同懶有貧不與榮袪

自愧歌非雪誰云和盡盧總然逢里耳原是不工竽

其四

頗以吟供興何能酒破愁占梅隨竹倒點霰記寒籌

靈亦同芻狗痴甘應馬牛浮生只如此妄想可全休

其五

衣冠終日少渾似不為官除却攤書冗惟應力搦難

淸言人悉厭拙計獨能安近野因茶曬閒雲更白看

其六

瓤將晰夕過休悶喜嗔緣閉目翻增紊安心欲任禪

龜簡亦難脫枝循正澗循白氏當垂老耽空似洒然

五言律

東郊同李振翁王葱岳觀迎春劇

春色俄驚至山城一派新猶憐青甸日未作白頭人
卉本東皇主杯觴別墅賓相看頻屈指已過幾芳辰

其二

暄妍惟此日春事競初晴炫眼新爭伎愁心暫解酲
不須論貴賤渾共感枯榮郊外寒梅色談邊蓓蕾生

有感

宦已逾十載許將及五旬活憑田有隴名問水之濱
漸覺移山拙終慚刻鵠勤寸心灰欲盡四體尚隨人

其二

中材逢末世散局復空囊熙口誰傾聽無心每徙忘
敢稱聱是叟聊附漫為郎田野疎朝市相逢計稼荒

其三

杜户身雖暇違時意恐哭占爻多悔吝祈向半驚開
歲莫憐殘雪愁深托剩杯曲江鷗隼句未便免人猜

其四

老大心逾短規恢事轉難鶴栖羞結構鷄卜費盤桓

也了浮生態休劣末路莫化工原有定臘盡自暄寒

除夕

除夕除何去愁心不可除舊緣纔應後新緒恰來初
爆火驚蕉夢寒燈伴蠹書隨人占吉語猶自強追趨

其二

浮生無限事又感一年增臘盡猶餘雪春生已不氷
故鄉欣夜聚閨室覩辰興只此心仍素遨巡貽彩[illegible]

承起閑坐

[illegible]櫚疎窓影高齋早已閒梳方憐白髮卧故恰青山
庭櫟無妨積苔階[illegible]作斑微吟如得句深穩更須刪

其二

晨起心逾靜焚[illegible][illegible]坐跂鳥來窺几案蠹去走書函
乍定堪求佛逃喧[illegible]足凡方知清趣近不必向虚巖

其三

危襟凝遠思不覺[illegible][illegible]餐病似安摩詰狀真作懶殘
難工為翰墨無興廢衣冠春早開商確辭寒亦戀[illegible]

其四

以此幽居味無人且自評景非花草色烟借[illegible]爐香

掩卷言思聖躭詩致類狂未能捐素業料理在柴桑

盆菊春初芽茁兒童早置簷外幾為寒摧復置

室中

菊為春初吐春寒菊亦寒欲從風淡蕩俄被雪摧殘
簷月猶疑怯盆花可耐看兒童休取次應是護持難

其二

淑氣雖貪向柔姿未抑知應多近暖意尚少傲寒枝
草色憑驕長花香愛緩滋東皇如重惜寸寸望蕨䔣

春初逢催租人作

非關闘猛政不可曬幽居寒雨方裁句清齋未就書
國租催歲額生計苦春初檢籍無人買空探老蠹魚

寄贈趙慎初于燕京時愼初以邑令內召余有

守太平之命

春鶯流古語漢苑占高枝已過都門色方傳故國知
綵蘿偏慰藉鯉素倍情思最指人應到交親佇想時

其二

曉望雲中影蒸成五色文因風華髮好向日篤明君
知己鵷鸞重孤蹤羽翮分風塵思謝還不獨感離群

計曾歷倅五載五月僅得守郡感作

已厭為郎老何嫌作郡遲朱轓驚驟貴白髮歎多遲
賢者曾三輔才人亦一麾生平無可道薄此欲安之

其二

郎倅如絲繭終抽浪作蛾功名吾自少歲月世空多
未了槐安夢難賡麥秀歌物情無足點贏得老婆娑

園林偶作

物色春深日入情鹽賞時牡丹原上格芍藥豈衰姿
達性鳴風鳥無情宿雨鴟野葵遲未吐寒燠亦堪知

其二

不是因躭僻無才賸有閑吹花空泛水種木得依山
明月非憑洗清風豈待扳眼中諸秀麗名號任般般

三春苦旱小雨未足

酷想三春雨夜來仍未霑遶巡看日出取次得風恬
農賈猶論值豐凶且試占東皇俄已盡能不畏蒸炎

春晝逢雨

一雨驟飛灑春光應潤深旱田膏已徧遠樹潑猶侵
漠漠蒸藜晚依依戴笠陰鳴鳩如解意頓止喚聲音

房海客侍御徑過臨邑傾吐夜分有作

驄馬天風駛猶從舊雨停心思杯酒語人感歲華經
方睹卿為月曾占使有星交親憐此夕春草夢初醒

李振白方伯王蕙岳吏部送別郎中

猶是交知酒凄然向別斟無花能入目有柳解縈心
披拍驪駒促飄塵紫陌深浪遊消意氣醉裏淚淫淫

禹城邵龍洲孝廉劉氏伯仲同飲邵書舍中

五月全無暑山齋滁酒卮合來三友語別却四愁思
不獨潘楊好應憐管鮑知薜蘿含雨淨冒暑愧牽絲

鄒縣謁孟廟

赫辟擁蒼松巖巖睹所宗遺經金石在追祀管絃從
性訓先鄒俗王猷庇魯封客卿當日重竟未食千鍾

兗徐道中作

又作風塵吏征途事事非羨將人競識仍說宦金緋
俯仰隨看面升沉儘相肥誰憐老為客淹昨悅初衣

其二

壯心真已盡猶愧未閑身行見都諸事尚成不解人
拍板虛舞袖淥水豔歌塵已分新陳異妍媸況有因

宿州夾溝驛舍大雨

客子衝炎暑俄飛驟雨涼火心渾似洗水色訝如颸
縱此停官馬依然鬧野塘征途應不惡亦聽語農桑

宿州城中公署又值大雨

雨來應未已次日頗成霖晴潤生枯埜陰嵐重遠岑
鳥飛濡不起苔積淺偏深坐對空庭水閒心與客心

定遠縣萬山中偶成

萬山凌不盡片石突崚嶒歷嶽無林蔭深岩也日蒸
每稱知積旱水遠幕空澂掩映羌堪快前郵阻一層

滁州山泉林卉忽抵城下因思醉翁故事

滁陽近城市水木映千山不覺蔥蘢外俄來睥睨間
佳名思守醉勝跡見峰環塵耳復塵面憑誰領略還

和州江上阻風夜同友人宿舟中

江行無定日喜月與愁風未出圍闠外依然縹緲中
鄉心惟舊識客況有人同漁艇收罾去孤帆停不空

采石山謫仙樓上林明府招飲別駕胡同迎二
公

石嵌江月上依舊似迎青人憶仙為謫天留酒作星

名花迤宰邑漲水到賓庭醉向清冷問騎鯨未可憑

移席燃犀亭作

斜陽隨徙倚江色醉山亭不信中流慄猶存此地靈餘霞疑照火净練妥楊舲或是燃犀後潜妖久已扃

池州大江望九華山

江逐池陽去中流見九華名因供奉改點憶謫仙遐香火紛相向雲烟只自嘉居人無弔古客裏閙襟又

郡貳方公招飲寄亭

松竹衙齋左隨情作寄亭客當秋更雨酒恨夜無星

[illegible]

雷峰雨中胡天岳司理招飲

未雨上雷峰登峰雨便濃嵐深如潑墨寺遠欲藏鐘興爲同來勇情知獨去慵姑溪當晚駛疑爾是游龍

雷峰望龍山

亭敞峰猶迥龍山指下尖千章松漠漠萬壑水瀸瀸雨未妨登涉人難得並兼初秋遲九日吹帽已風閒

道觀在雷峰之麓與胡天岳坐茗

百尺危峰下依然道院幽茗香疑玉液雲色聚丹丘

自媿仙緣少相憐世俗遒一宵無俗絆此地且淹留

雷峰頂上下瞰太平城中

亲暇憑高目峰高俯見城嵐將林去擁樹向水來迎古蹟因姑孰今遊出太平始知烟市裏未照水鄉清

姑溪亭上招胡天岳飲

出郊無一里攜酒恰同來水色侵杯入秋聲共櫂回亭幽窓可愜客暇坐留苔更發溪名古清吟儘雨催

飲姑溪亭館近矚高峰

蒼靄含山水臨流更望峯巒秋生通靄雲曉谷清涼
欲陪情方倦重來事未逢但增一杯酒浮泊萬青蔥

宣城訪大司成湯嘉賓先生有述

人在古宣州雙溪屬勝流到門廿夜雪去閂憶仙舟名盛鴻翻弋身閑客狎鷗自慚齊鯫者究上蕪請遊

初秋過半連夕大雨

悲秋何待雨况是夜聲中清到宵涼劇思因宦況叢縱然携眷屬猶是念鄉閭滿邊鄉心碎鄉心似不同

丘長孺泰戎自燕歸楚過太平未晤而從余覓

暫輟邊陽役常縈楚國思談兵非趙括得句是丘遲
逆水波為阻逶帆兩亦披相逢不相見原自共天涯

舉子命以小字感作

自慚樗朽久生事見三雛曉露秋相引涼飈夕共呼
壽遊吾已矣弱植爾之無塵譽今何味休名略與酥

夜過虎丘山

鷁艤瞑色外倏在樾陰中伏石猶真虎長河欲借風
秋聲蠻越恨霸氣憶吳雄遙報無生業興亡溯已空

[illegible]即事

彼倚艙情興休眠睏憶思羡魚全得水覓句湊成詩
市裏人難避山前月未逢夜來渾不覺枕上越來溪

毘陵奉謁少宗伯孫洪漠先生因請其所著書

七載違函丈江城叩草玄清真無雜家解悟有新詮
醫國肱曾折儒宗口不傳貞心勞帝夢雲卧倘翩然

其二

秋光羅薜葉向夕濟師門煙水來尚席逆閩接與言
官卑廿業李顧重忍忘孫書帶齋頭草深溪雨露痕

表小備還國博徙返太平皆以母病未獲走賠

感作

憶別燕中月看迴江上舟總因饋地遠不為酒錢留
去也天家路悲哉水國秋賡文依上苑不似一麾愁

祝雜北招飲園中有作

渾是仙人境翛然有客通松雲無待攜石月似相邀
珠綴泉聲下蘭消燭影中醉心非醉面霜也帶霞紅

其二

秋色深仍淺江南似夏餘緒風吹竹密綺席看花疎
酒斾餘餠氣香為縹緲襦𧝭郎堪逸品圖畫總難如

祝雜北以金橘水僊花冬日見貽因成各一首

霜寒寒若此結實自紛紜未及黃三寸猶存綠幾分
憐姿思小摘嗅味誤遙薰莫以酸餘恨偏宜太守貧

其二

十月群葩盡何因蓓蕾披瘦應輸茉莉豐更讓酴醾
似為霜淘色真成玉鏤肌翩翩江上佩清豔水雲知

送別馬仲良舟中

只恐征軺迅相留綠鷁遲河紆遙片月林密近多颸
蕭鼓忘離席峰巒淡客思垂楊疑欲暖怕折向南枝

其二

我亦同南客君今得北還易飛淮急棹仍住是孤山
騷客許裝東征人酒面顏春程何第一采石曉潺湲

姑孰從楊武部如椿及曾太學得朱蘭嵎先生
扇詩皆為不佞書因感奉懷

夙昔登龍意于今唾玉情風流紈扇句月露石頭城
鈴閣人原重鷄林監更精六朝佳麗地供讓謝公名

其二

學士焚魚後鍾山似碧山新詩清沆瀣餘韻寫潺湲
筆暴蘭亭妙恭方賭墅閑天人仍庾世仙韻到塵寰

五言排

得王懷泉太僕先生書有感

客自青齊至心從素翰傳東山名在墅沂海意忘筌
司取猶堪記登龍已有年蓬心翻自愧驥志復誰憐
滙作升沉影蕉迷去住緣不因疑雪棹郤為戀牙絃
木鴈從人患鯢鵬藉水騫翛然安六月豈競羽毛先

涿涞道中偶遇山東流民

初夏腥時雨東人散滿途流徽涞與涿路斷越將胡
饑拋猶青草郊原已黑烏驚形相挽至黄口復隨呼
鼓服差藏體徽粮未潤膏忍求朝一乞愁就夜同株
巢壘輸春燕涵濡羨水鳧言從齊魯郡身作趙燕逋
昔未逾城市今來類隷奴攢眉仍舌跽開吻但需蚨
故國遠生死他方卜有無我為鄉井侶官在　帝王
都隨牒差能飽歸田正恐枯耳聞憔悴語心切赤窮
夫檀施非關佛慈悲可動屠依依顧桑梓冉冉亦遷
廬棹臂終難住驚心久未甦當年如鄭俠也止監門
圖

偶爾書懷

行年四十五已過半生非名以微官少身雖薄祿肥
行藏紆志拙問與後時違皮骨雖在肝腸似北稀
稍知待日彷不得契忘機巧鈍俱無可浮沉也有譏
薄應無可友爲後向誰依內顧妻兒窮前途鳥危析
大觀虛嶽姬萬態等攻圖眼割匕羊過心懷數帀微
才思終憐誰性行只漁磯欲去寧勝蓑何留困鼻譏
逢迎神未肖刺促意安歸無情燕無限終然稍可幾

易州聞杜鵑

只在燕山裏如何蜀鳥鳴滂聞疑未似諦耳信聞情
入夜酸風另凌晨濕月并廻環渾不斷紆縷故難平
血盡緣愁鬼啼多本怨聲前身逃望帝别淚過娥英
雨露沾濡是風烟迢遞更巴流非楚水南國改山城
枝上悲成語花間評爾名蠶叢絲縷斷析木漢津縈
地氣占人代禽先感帝京吳從春恨裏啼老侯荊鄉

陵邑吳張二茂才高名久矣乘[illegible]公差橋因作

薄宦誰相顧交親獨可投雨中興騎晴時從彼人愁
爲情經年別仍詢遠道遊如金同利斷若水不沉浮
入座俱青眼重逢尚黑頭歸袍準擬[illegible][illegible]一再遊

莫作寒暄語差爲去就謀責毡君未誤小草我堪尤
畢竟獲非夢逢廻屢是遲入輕難助弱向此鼠所休
翻覆終難據情悰却易求沒言欣促膝劇戲玩藏鬮
客坐荊方共征車轄亦留頻頻應卜夜款款更憐秋
雲黯催成句波長祝寄郵和烟析梅柳溯月得源流
莫壯瀛南近相思應上樓

北上途中二十韻

去鄉猶未遠為客久思家不得尋三徑仍驚落片花
王程秋颺迫驛路曉塵譁誰擲諸輿果方過管[illegible][illegible]
宦遲[illegible]改秣里負心姱愧說單車鶴羞同八月槎
柳青將半黯莎綠尚全遮溪水進飛鷺村林露噴鴉
漁相喧欵乃樵自析查牙陌上垂楊老風前落絮遐
亦時欣曠遠終是逐紛奢宦子星軺過居人陸轍嗟
呌呼黃白役喘息濫漿加非歲魃流毒令秋蝗滿車
流民析半粒寒命困三撾轉念悲哉氣應慚皇者華
薄遊翻悔我鄙分但爭此取次驕無佛周旋恥說奢
前途非燕境往事是蜂衙寄與桃源者休教徑路賒

過白溝河二十韻

河干征騎過雨後陌塵梢樹客如人簇流青似王賤
郵亭郤臂左客傳隴頭前據馬懷疇昔停驂憶簡編
重明原自劃靖難未忘燕龍起玄黃戰星驅彗孛纏
南兵虛水助北陣獄山騫勝負須臾見奔亡指顧偏
廣川盡動後沖上畏聲先清宴分克贊淳熙溯地天
來王九逵偕謁帝八方緣白羽思如月黃龍記負船
洲中無鎩覓水外有帆牽一句波能沸千林木可鋋
平陂愁往復時勢念屯邅半世纓難濯今來流更湍
書生勞歡馬漁父待鳴舷口腹叨郵傳肝腸欲洗湔
浪遊從此日羈涉己年年不得凌風翮臨流但惘然

送曹參丙吏部假還景州十一韻

暫輟仙班直方催梓里程寧親緣賜沐擁傳有高旌
寒助氷壺色風生水鏡聲客驪因雪和郷月帶星行
祖席傾燕劃前途猜豚瀛到家幾近日戀闕寔持嘗
啟事郷書遠題才月旦更莫將絲璽遂使衮恩輕
風昔叨同籍今來式盛名難持蠅附驥惕指水為萍
一寸心相許非君少送迎

贈光祿青州董篠元先生齎詔金陵督塩特十

三韻篠翁會典南銓

勅郷銜　帝命兵蕩五雲開客去幽都雪春廻北海
盃軺軒飛鐵甕珂佩駐花臺水鏡曾流覧牙籌從借
才外褒催王食天府托鹽梅豈歲人如瑞巴時象作
雷憂今憑海貴吊古感金培已副三空畫兼捜八詠
材心如吳地水跡自晉宮苔薦吏迎帆至新遊帶鄴
來看山京口過謁　帝孝陵回雲染兩都色風清千
里渼柳枝非足贈上苑折玫瑰

賦得月彩入蘭臺

彷彿秋光透天街夜倍明綺疏將露浥玉樹似霜生
風淨無纖翳習微有遠清瑤堦當宿直銀漢及參橫
乍借圖書色全沉宮漏聲晶熒疑九畹淅瀝到三更
近對香輝袖遲披素覆甍淋漓渾起草爍煜欲餐英
如水臣心映同金友道瑩涵濡因室化瑞彩上堦平
盈握攜為竟齋心省是卿應通鳷鵲觀原傍鳳凰城
宮燭氤氳外浮烟已自輕

秋日送李明馨分司劉餉

柔柳猶堪折星軺詎緩行劉門仍北塞漁水遂東程

戍渴懸傳騷儲虛土未曼名卽想借箸使氣羨長纓
犒有椎牛胅烽無牧馬驚銑歌應指扉驪曲柰魂縈
調促移銀甲愁深伏蟹兵文占知變豹言語待聞鶯
泛羽君家石秋風度北平

賦得明月燿清輝

盈盈方入夜皎皎逝無飂是地皆[illegible]無天不素姿
桂清如縠皺氷瑩似流澌未阻誰敲户偏凝寒暖扶
入幌明欲洗對景濬含滋照作床頭寂傾為酒裏奇
凌霞宵不翳帶露曉猶窺三五常如此京華知不知

送吏議張華翁典文兩浙十二韻

蘇陛王程駛文星卽使星瑣闈風振玉絲鷁月揚舲
浙水丹鉛染吳山繡虎形直方依玉尺淬厲[illegible]青萍
孤篠秋鳴鳳羣蘢夜護鈴鑒裁君阿堵賞譽士寧馨
鄉論俱成秀朝珍不聚螢名資除吏牘勳為謂人銘
竹箭南方櫃驊騮北苑停明從人揭鑑才浮[illegible]
中外瞻符采邦家佇典刑[illegible]青
左掖回鵷樣蚤躡照禁庭
兩品端詩

五言排

掃雪

積素須妨徑疑華不厭除為宜朝霽後猶恡晚寒餘
迎客風纔入呼童日正徐清分疑玉破緩解未氷儲
坳淺留殘色堆高趣僻居來探袁氏臥去點謝家裾
午茗烹方待春澌入漸舒松窓渾未凝蓬户已全疏
望裏山能辨分將月不虛行來猶畏蹈收處也難茹
似為梅清路何嫌人哄書蘭堦根故在玉樹色難祛
但取閒堪徙排闥長着車餘情憐淡宕佳賞在稀疎
須惡塵囂[illegible]俗客[illegible]不春雲調留作[illegible]

王慈岳園中同李振白小飲時方春初白梅花
已開座中

春來晴雪後酒屬綻花前佳主新開綠清遊乍吐妍
山城芳有待別墅素應憐入座猶疑霰浮香欲作烟
一枝寒色破數朶秀猶聯把向杯心潤澆為花面圓
不須紅共蘂誰與白爭先月會深情映風噓薄媚傳
清魂應欲洗素影不輕濺麈尾同看玉荷筒稍酌蓮
細摘春事早深賞客情偏似厭佳人夢仍邀處士眠

初開愁鐵手久對[illegible]華顛淡宕心俱醉淹留態轉便
松筠同挺拔柳杏讓催遄不必羅浮遠花神叶酒仙

山城西隅買得數畝築墻為園小圖結構無植

花疏因成一篇

似為尋幽近應宜閑玩新傍城無俗涸得地有清真
卜築當晴雨初營已避人墻卑風月入濠通水雲親
碍徑荒纔剪為亭舊可因小誅山地草深障市[illegible]塵
數武非憎狹三楹亦恰均稱心搜野趣借物綴園春
栗[illegible]雖收[illegible]催花祖不[illegible]為結疏作園仍踏鋪成韵
是日[illegible]送從遊[illegible]家可作[illegible]苑衰人漸老蘭若佛堪論
欲試新喩穩飛潛已自馴

至姑孰遣人候李本寧先生于金陵值其已迈

京山故里

一片登龍志將酬及未聞鳳臺人已去桂死月空留
草色迷芳澗山程別石頭吸殘建業水歸滿武昌秋
六代繁華夢三湘濟蕩流埋金遥鉄甕歌雪近江樓
倡郢尋新和鑿淮成昔遊雄文傳大泌佳韻憶昇州
吳楚俱詞伯風騷豈俗儔已晃虛往意應阻遠遊謀

好把桃根曲江村吊莫愁

姑孰春正二月俱積雨

江上春逾半如何雨久霖雲疑因水濕雷似迸龍吟
弱草應難負初花亦若侵耘姑空窮笠樵阻滑峰岑
太守祈晴拙休衙獨念深

四照鳩詩卷之二終

□品稿詩卷之三

濟北李先芳伯承著

六言律

塞上

北塞遥連西塞，居庸看接雲中。桑乾水畔流月，析木津邊度風。撲面沙塵十里，歸心邊馬三驄。從軍老大無遇，隨牒憑誰可推。

河間以北水夾官路，皆一河蔓延，因感而作

官道直如引絃，盈盈流水相濺。時看林下飛鷺，日傍陌頭鳴舷。千里一河逶迤，經旬百折遷延。冠纓塵滿思浣，不愛蓬飛受蓮。

其二

客程隨水隨塵，任作清渾向人。煙出郵流辨柳，風吹驛騎聞鷄。似將明鏡相照，不得愁顏共新。欲擬隴頭古句，征夫情盡誰論。

七言小律

任丘休沐兒頎余途中

初秋梧葉共蟬聲，引得交親慰客程。指顧山谷隣故土，飲餐河色浣塵纓。話來無限星莫意，鷄鳩黃鸝也自更。

覓舟於德州不獲，竟從陸行

王程六月倦馳驅，欲上輕舟不厭紆。一片陌塵迷彩鷁，中流風味失烹鱸。蘭橈桂楫無消息，猶說波濤在世途。

其二

千里難尋一舸還，望京不遠水雲間。豈因踏得康莊路，徒使慚余褦襶顏。□宅浮家非惡況，桃源容易覓壺寰。

七言律

寄吞馬許曹仲良仲良究人以吳權還燕京余方在昜分司

片玉遥分漢上妍挹来彩筆欲生煙芋肉臭味曾貽札黍少炎凉已吹燕一署吾慚雜吝奏千金君贈雁頭箋何時相把荆卿酒昜水寒風也鮮憐

其二

書来鴻雁欲飛霜月浣新詩露幾行借去人風吳苑綠傳將客思劉雲黃龍門奇癖全輸馬畫省閒慵漸老唐愛爾清吟不餘和倏然白雪獨仙郎

送沂水楊茂仁之定州丞

手板婆娑老幕賓博陵風物借舒顰郡前滹水遥堪寫署裏嘉山近入鈸苔李笑予猶未棄閨楊憐爾莫辭春曾因辛苦拈針線聊向機頭也了貧

其二

曉聞昜水唱驪駒一路關河凍始蘇行李江州憐老婢交情沛北念愚夫休銜形影梁間月近塞寒烜雁下蘆為視中山聊實拙莫緣世議改窮途

聞萊州趙太宰循子登第因感今昔

春風海上鶴松知舊屐星辰老帝師喚玉人家成雨露隨風天路起塗泥矜憐一雪中山簏蔭庇重扳上苑枝莫謂感恩不如鳥楊環令改趙環宜

春日奉寄趙峴師宮諭

雲門遥指做門東山色青青隱遠鴻雞附仙班稱玉筍蚤祈寘福到紗籠蒼生望在恭邊堅素賞吾為愛下桐物態如今增世變倏然閒寵竟誰工

其二

濃淡春光繪不如簡中領略得清虛稷門風味惟滔水齋地烟波在望諸草就楊玄不詞賦閑来孔琹有詩書塵埃無復親函丈但乞天人流灑餘

李孝廉憲淳自燕都以翁頭詩寄感作

燕京昜水一帆開蚤向鄴筒寄素絶吟得為風梅共吐題来如月玉相圍渾河縹緲翻情泥黍谷吹嘘已減寒與爾共為幽薊客花香雪豔不同看

王帶如有句見懷因答時帶如在寧武

故人塞上解寒衣春憶綈袍似我稀別後肝腸仍是

是吟于口頰未排非居延北去何沙磧碣石遥分爾
翠微[illegible][illegible]儲骨身不至鄉心只和采薇歸

和呂九如先生米家燈詩即用其原唱一句其

米家乃仲詔也

米家燈是米家園夜影余收物色繁似借鮫綃含滴
瀝真成火樹映硼翻瓊筵坐見花能語蠟炬燒疑殿
有痕何事輞川巧圖繪右丞不及此宵論

其一

米家園是米家燈悦惚峰霞片月凌堪抵夜遊閑秉
燭只疑烟色欲彈蟬寸嵐披浮煤為黛尺水飄如練
作激況是南宮稱墨妙分明石畔謁崚嶒

先大夫忌日作

春色深深雨裏痕東風吹世尚招魂陶家有桥堪成
傳任氏無交欲廣論莫道豚兒衷似治已飛燕子雀
羅門浮生事事應難寫洒淚椒漿第六番

偶於客席得王立宇侍御寄閩之語因作

紅塵一別見鷹稀見說仙舟洛鶴飛傳浮赤鳳如坐
暖思從夜月欲生暉彈冠敢以鵷步身持斧翻令緑
垂緋名族何妨煩憲職僧虔人地故依依

公孝與以少司成進宮諭奉寄

鴻班清切重才賢半歲冰銜兩詔懸甲觀新參中庶
秩橋門舊授少儀篇功名遇晚[illegible]仍悲心事時遺草
亦言我羨除書君羨道誰知朝市即神仙

其二

上林花色五雲多飛傍春宮切玉珂家令能文除艶
麗詞臣法酒沐陽和長貧徐浮如陶節愛老何嫌為
漢觿故舊于今俱已慕東風借爾破愁痾

其三

見說龍樓願開稀呼天蹕草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松栢含秋
實聿籍風雲到虎關謝傅蒼生覘出處祖家古學愧
輕肥重瞳正問長安日争似虞淵忍以飛

其四

幾年海上憩山東今似鯤鵬九萬逢若比非熊猶早
達不隨窮鳥真為客漢庭掾敕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調和浮
曲從末路功名時事異休除東閣拓陶鎔

春盡

踈風微雨報春歸夜傍東皇晩已非桃李無情看晝
卸鶯蜂多事又他飛心中揞悉時寒暖眼底明分態
瘠肥一任炎蒸方欲至穠朱密緑又成圍

其二

灲瑁梁頭燕久回綺筵　夕戀殘盃掷如膗鬟隨膏
水霞作輕裾散月臺不待花王遲富貴已看名友早
追陪少年快目渾無覺及覺俄然萬緒灰

其三

九十風光何處消青郊疑近復疑遥夜爲怨魄鵑多
泣曉作芳魂蝶倦招花落秦宮猶強活雲行楚女亦
空飄似留風物無情况舊燕依稀認雀橋

傷劉生出爲亾女之婿

褭娜翩翩十八齡蘭摧玉損惜寧馨終然好物難常
在只是蒼天未足靈哀樂中年頭已白追隨昔日眼
曾青岡頭澤底門楣事春雨沉沉總墮㒲

慰劉孝廉下第孝廉名家子

掷作青縹霧作巾山容水態亦憐人只因駿馬榁全
值豈爲貂裘抵桂薪韻致真長終第一心期叔度憶
經旬燕臺况即依城市更引名流可醉春

孫太史愷陽請急歸高陽固贈

片丁條氷遶曉寒春程雨色帶㴑看詞林潤自無枯
筆宮况清非作熱官易水仙舟雖暫去金臺駿骨豈
應殘揭來故里鳴珂韻天籟何妨月裏珊

其二

聞道僊驂過沱陽翛然心似塞鴻長即因睹墅名適
重尚有停杯味故香同籍迢遥他歳月茲遊咫尺爾
家鄉甕頭携得樽中釀或許春客聽筑堂

順義道中阻驟風雨棲宿野寺

風霾雨犢入招提僕瘁䩄驚且避棲敢謂法雲依鹿
苑差堪僧飯寄闍黎宰官倦客心全祈燈火閑宵句
始題不是狂塵迷去路誰從清梵過前溪

轉計部正郎有作

蟢子盈盈撲繡袍似將清秩香年勞六官署裏員猶
冗五品階中級漸高縱晩未叙同駙老常貧却羡是
珠曹婆娑欲賦閒居意哭嘆蕭疏久二毛

過涿左邈樓留歇郊外碧霞祠中

俠君地主為相過初夏芳筵客易酡涿水故人如濟北燕歌新調帶齊歌祠遶雲物抱晴近陌上鶯聲入午和桑梓無之蘭蘿味隴頭梅柳莫愁訛

衙齋牡丹今歲花少感成二首

芳鮮種種鬬輕霞何事齋頭綠未能天惱剛曹無富豔客嫌僻地少名花逡巡傾國難消受辜負良辰只歎嗟寄與紛紜蜂共蝶主人亦欲粉腮奢

其二

三春凝望足芳香四月蕭疎寂寞粧稍見含葩總禧蕾旋留多葉太披猖書生勝賞非京洛官舍花王僅夜郎欲借翩翩風裏翠一枝猶認舞裳長

易鎮因東省蠲賦太多軍需盡不繼悶賦舍中

亢腸為疚寇為氛國計民艱念總殷夏稅除多虛王粒春衣典盡嘆鵝羣豚究哭處官仍笑塞上謳時朝不聞陽九適逢無善策竹旛剪紙禱玄雲

其二

漆土流人沃土生蠲租一疏淚痕盈潢池惰說供吾[illegible][illegible]蠻猿地炎客兵縱使嚴答何日愈終然緊納有時驚賊分如此猶憂亂莫待烽烟夜滿城

其三

天祟東方未可祛輓飛六郡自成虛桂珠已絕燕山道橐粟空期易水居袖手山郎愁未出關心星使苦何如欲呼天上分龍雨不得鬆邊數滴餘

官舍自訓童兒句讀

老大因循寄簿遊日光彈指迅如流一經聊授豚兒輩萬卷難為冶子裘宦况星熒絲幻夢書聲曉夜似覺悲浮生去住隨緣了共爾霜華已白頭

其二

燕巢春晚縠將飛學語聲聲透箔悕半世總餘存稚弱全家久未具輕肥鬚鬢點染蓋前拙紙筆疎慵念後徵蘇季多屯劉仲好為農却悔讀書非

即事偶書

眼中時序意中過為感鷦棲已剩柯豬草輕塵原不着丛猿延木也相訛才庸莫使嗟添足分薄須辨鼠飲河萬事只留形影在蕭疎風月[illegible]婆娑

持齋

剌恭浣飲少緇裳酬擅安屋寐寤情嫩水窜持因七
佛珍灯松越憶前生隨緣猶自粘微祿避俗惟憑拜
淨名況是維摩渾已病門中何事費調烹

浣齋賈居子紹瀾之遼東

雨後塵添易水流征帆渺渺古營州麵塵不浣征衣
色燈榔能寧容舍愁塞上人運隨綴去軍中祭見有
貂酬舊裝不可遺黃石恐到韓門借秘壽

過祖逖故里

塞塵未遠范陽前烽火無驚劍北傳易水波平虛擊
楫金臺駿老愧先鞭中原豪俠仍聞逖北史紛爭但
憶燕向夜雞聲渾似惡蹉跎雞舞亦難眠

都門外賠黃豫蒙計部劉心統進士於佛舍時
予自易州

帝城駿騎夏雲濃別有同心淨域逢念從憑君俱作
象空門愧我欲馴龍紫荊猶歷千峰去白社聊同二
慧宗多事況憂皇叔厄相依火宅看蓮紅

夜宿都門外僧房

今夕依依九陌過蕭疎蘭若避鳴珂風傳上界潮音
合月向空拂京景多宵初成猶戀蟻夜燈已燼
寺幟帝城此夕繁華事只限禪天一剎那

密雲道中

一河遙亘萬峰騫飛鳥穿雲練影翻峪接遼西天左
臂烽稀古北地單輳豢胡未浣腥風盡戍客猶隨塞
月番咫尺神京如阻絕黃沙白酒自寒溫

涿州遇中州學憲呂九如先生先生舊居中秘
新有米家燈詩

涿水盈盈旭霧升黼帷繡服艷飛騰驄行琪樹鬧中
岳棒罡紅雲憶五陵天顏噓從燕谷黍人風頌得米
家燈相逢五月蛾生後別緒如絲總不勝

其二

黃河遙與碧空涵雨露猶參舊賜耕呂相詞林曾五
鳳梁園賦手祇雙南懷鉛學省如鈐閣攬轡中原得
劇驂前路若為河洛紀圖書今復有奇擬

易州將代移寓直指署中閒坐松下偶成

頻年聊向討曹栖一日移看栢府枂恰是巢居安燕
雀翻疑食宿合東西行行且止應非分設設立風柱

欲攜只好科頭松樹下自吟成句自標題

贈別揚州憲使解嵩翁解閩中人

乘風破浪羨何人看偕旌幢揚水新欲咲揭金虎罰隗誰知捫虱已空恭材官奉策封疆肅戍伍投醪僕射親二十名城猶戰下獨于函丈領清真

其二

明時三鳳更奇嬌千仞翔輝燦使軒入座談兵才嘗蔦逢人問姓世楊袁追陪醇味真先醉趨步桃蹊不費言麟閣他年名似王冷然猶兩倍知源

贈別揚州工部分司馮起衛馮浙人

署前峰色翠為螺氷王嬰清響佩珂不是山郎因沭出自緣水部占梅多金心欲劃燕臺骨酒味猶麼剎客諳越薪寮竽原不類交情或附道情和

其二

桂作天葩鳳作箋天涯浔友契于兄蓬萊仙路從東海箕尾星精仰北平究况迍依河漢色談心𨔝睽浙潮生別君應覓諸馮傳餞筆思增大卜名

夏伏聞蟬

夏永餓聽柳外蟬山城淅淅水相濺巧因雨淺吟初露散向風中韻既泉齋女清魂難擬怨蜀花冶態雅能摘洗心洗耳高春下忽引秋思便惘然

詠白鷴和公孝與太史韻時太史新陞五品

太素非矜五色斑氷銜相傍鳳池間翩躚亦受銀鐺束飲啄猶憎玉署閑視草詞林麻比素名禽相府客應閒青蓮佳句真難繼郡浔吟成便贈還

浔姚鳳梧上谷郡丞書郡寄言別姚吳人與余共事于燕余方以郎旋京舊亦丞宋郡

茂苑風流上谷分休衙圖史盡消芸曾因若鳳知明德能辨癡龍借傳聞司馬聲名傳白僕使君訊訊重郁雲不堪惜別相逢後又值燕山野欲焚

其二

年来交誼醉如醇酒趣歆聲揚水春齋客慚余真耳學孤蘆浔子有心人笑啼各帶江州淚離合仍依代馬塵此去燕京應不遠鴻書為約素秋蘋

謁楊忠愍公祠作公孫茂才有一日之知

祠宇雄分趙國倫悲歌奇節石為鍋啼鵑有血濺成

碧蕣鳥猶靈久微玄裹咽門前孫易水烈摧風外幾
燕然雲孫不愛王孫食月浣星依伯起天

高陽孫宮允卅白園小飲時見其五子

卅白園中嵒氣無花香鳥韻入氷壺近城絲竹謝如
掃避世境荒也共呼家在燕山仍五桂人如王氏過
三珠倏然蓬苑仙巷局且任長安鏡獅盧

其二

燕中奇駿世知名太史占雲五色紫獨樂不隨洛園
飛先憂堪繼范家聲入門小草真吾愧獻主姚花祝
爾貞盃酒逡巡仍惜別驪駒情甚勿歸情

過鏡河

畿南一派鏡河縈夾路分酒左輔清綖照征人車騎
色不隨騶從管絃聲抽来雪藕俱成綫割得銀刀解
作羹自愧天涯隨隴水欲將簪簪換冠纓

答公敘典中舍京邸示作

一片京塵似水遒重来猶未洗雙眸倉曹無用人為
鼠客邸難憑事作闒蓋遶錢囊留亦盡蹉跎宦路久
難迴感君佳句清如許正及飄蓬點灝秋

其二

燕中雲日儘吹噓獨老秋容不破除處處呼茶逢水
厄年年倣舍嘆鳩居同心金剎誰堪共竟體蘭芳我
不如卜夜恰當[illegible]一盃猶勝十年書

丙辰入部歲戲

為郎再踏帝京塵隨例趨朝亦覺頻不恨清時恩數
薄似嗟晚歲物猶新[illegible]未亥序綫終月
己卯自[illegible]

其二

年来易水滯分司[illegible]向班行[illegible]遅官索雖虛仍志
潛客程何樂有心知吏離失班還貧子胥董為羨避
市兒日夕漢宮煙欲萦不妨桂玉也分炊

其三

謁罷端門謝罷恩逡巡客舍似初温彈冠未副經綸
事策馬猶沾雨露痕張翰忘名饒適志放侯作我贅
清言秋風上苑閑鶗鴃孫負朝家鷟與鵷

其四

東省重趨再見秋依人作吏不登樓無成垂老慚鄉

故欲去仍淹寄宦遊白傳擇官貧計省王家仕隱醉

封虞苦吟有句猶憐杜解說長安似奕碁

至京兒女僕婢多病者室中皇感自賦以解

羇栖卿借客爲家貧病休令婦子嗟讀易占黃思吉

卦談詩膾黑避凶鵶一官雖悪霜和露萬態誰知草

勝花莫信浮生拘忌理難占危卜總應差

潯揚茂仁書郡訊時茂仁爲宂州丞且久別廿

餘年

尺一書來拙塞鴻徙𨷖隨逐俗塵中小吏方州隨五

馬潛郎省署値三空人如玉璞誰堪鑒月判星河旋

可同莫以青雲妨白眼任他伴侶侈嚴終

其二

故人羇宦在中山屈指相逢世路慳昔作書生俱白

面今爲俗吏不紅顏西風寂寞霜爲信短札紛濃淚

作斑我僅如斯君已矣寒瞻廬拾路閒閒

秋日送客報國寺

亭午秋飈未減瞻衣冠畢出送征軒舉杯似遲高鴻

影分手猶沾吮柳痕九陌閒人須去住三生聚跡湧

閤臣視厠叩乾清内裏高秋禮佛靈禁地如今增禍

地客星何浔犯前星御門坐熄妖人祟法吾將寛慈

吏刑不以宮詞擬王建開從常侍說慈寧

陪祀帝王廟有述廟無元主

霜清露湛薦芬馨明世祠宮古帝王不見翠旗遊夜

漏旋來貂珥代秋嘗六曹常伯儀文肅五品郎官俎

豆詳最是朝家珍典禮胡人别莫一盃漿

陪祀太廟恭紀

寢門西去奉先皇特遣通侯白玉璫禮有爲斯因降

露宮來一獻許登壇衣裳吹象風生簿裡祀看成日

映長忽睹紗籠雙引隊誤疑九五絳袍香

中秋夜作

素蟾流影照天涯此夕都門暫作家老去應難隨王

杵貧來未便誤金蓑一身閒似姮娥寡隻髮衰同𧻚

蒂華此夕燕中饒客席西山月展幾谿餅

其二

高齋屈指月三更鴈唳螢飛大小聲初罷笙簫聞感

里渾忘香霧入神京幽思酷向盆花足離緒何須笛

栁生夜裏吟成不索管閒心閒吻亦神清

秋旅

秋氣如何更蕭索應緣晚歲滯遊中天偏塞北霜常駛客若喰邊雪未工取次新還商去住因仍故步任窮通脩然萬慮涼飈動不獨葵根避蟓蟲

其二

西風正值高春後疎雨猶侵落照中一水蓮房消舊粉幾家機纖競新工藏身偏被秋爭至涉世猶嫌客爲通懸蚓糴蛩休自苦笑予亦作可憐蟲

送亓靜初給諫使晋還齋

兵殇雲飛擁傳東春明祖餞盡群公久傳疏草編朝史總向藩珪聽國風鄉水味潛忘鯉鱮藥籠材賤及芎藭計程遥望云亭耗秋日盈盈定幾鴻

劉青岳太史請急歸長山以句代祖

𦨴𦨴虎觀正横經一疏寧親出禁廷栁汁洒來沾綵戲花磚影去賦椿靈離觴猶染仙人露暮雨休迷太乙星前路秋深渾不惡菊黄更紫伴梧青

其二

桐逢忽湧唱驪歌前度渾河接玉河海抱瀛洲鄉即著月輝長白里爲珂齊竿我愧宮商少孔瑟君偏領略多擁傳仍應思戴笠雖坛舊傍鮑山阿

房蔚居以兵部郎候西臺選假歸青州因贈一章

驛路猶嗟漢苑風秋霞如錦甚山東暫從司馬標蘭錡已向埋輪睹豸驄彩筆今來齊萬上椎文昔擅闘班中别離屈指還鵷列莫戀淄河碧𦨴翁

送米仲詔工部之臨清廠分司

清源持節水曹航書畫平分一舵裝署裡詠梅翻驛使行來拜石勝山郎王程非若東方近鄉思雖遥北極旁却憶歲星指齊野變披轂王到吾鄉

贈董葆元光禄先生

長安秋月照君清片片霞飛𥟖𥟖鄉小窠舊徽南月旦大官新寄北盤爨佳勞王食慳賜兩節冰堂餐罷荀櫻賜絃方賚前賢書猶𡗑倒屣念平生

包尚寶大瀛先生京邸隣舍因奉柬爲先生曾在館省

清風擒馥幸比隣況是名高遠也親待重依然開扇
雜秘書曾得賜翱麟異時一疏堪同鳳終歲三遷不
借人夜夜秋光清沆瀣久知真氣淡金銀

宣城吳福生計部秋日以詩編見示賦謝時吳

莞倉

粉署喻糜許賦詩更憐騷客解人嚬宛陵細和雙溪
韻燕客清分一筑知如是翻為曇釋偈悲哉因作楚
臣詞誰窺綺語俱禪品露卸蓮心王不泥

其二

朝回煙篆擁鑪生辭取齋心答聖明露滿倉曹蘭吐
奏風清使節月占鄉燕中舊斛慳紆朽江上千艘緩
稻秔此際見王如見帝誰從天祿識才名

中州侯若谷新第授官入都相訪京邸因賦見

情

憶別黃河宋地春重逢薊北塞霸頻陵雲不必逢楊
意片玉真堪比郗詵掌節分來燕蕩貴宣綸流畫劃
驂座知君名在仙都籍猶向浮埃念故人

王立宇桂史一再招飲

天衢秋月迥高澂入座如霜與露凝御史椒芬宜味
酒金吾夜禁不妨燈燕歌韻筑入應舊越客盟雞事
可憑知己眼中今漸少珠光偏賊淚偏增

送王肖乾督餉宣府君曾疏言錢法

霜擁征軺向赤城烽烟萬竈為君盈鑄錢不枉金刀
議轉餉堪雄馮字兵如火侠心噓塞冷飲氷使節蕩
塵清自慚雌伏同郎署閒讀莊生愧不鳴

冬至計曹齋宿和馬仲良見貽之什

月明東省鬢生霜齋坐氤氳有篆香玉輦似沉郊
影桂輪猶渲署中光句成刻燭知寒漏心與啼烏望
煦陽憐爾才高官未穩漢宮前席問仙郎

雪夜飲熊兩亭許郎所同二三寅友

西風攜雪醉君家如此寒深酒味賒入座人如豐歲
玉闢飛霞吐典刑花官聯計省心同慰瑞滿天街路
不遐欲去何嬀教且止司農明日放官衙

招周龍泉國博李雲許卯卿飲是夜微雪因話

舊悰

帝里招邀見所親況逢陽月似寒春筑謌和入荊卿

酒徑雪迎飄武仲宵興闌仍出東道主中年莫厭後
塵入歲寒謾說三良友君似松梅我綠筠

其二

談心一夕醉如醇離合思來各有因顏面久疎翻覺
曬鬚眉非舊不嫌新沽來京釀和滋甚說到鄉風味
比尊今日重逢忘作客他時歸去也為隣

公孝與宮諭先生齋中小坐招來星海民部不
至

憩[illegible]哀猥大函徵酌我值休衙爾咸病聚蟻長安倫賤
見招[illegible]裹省署暫懸河同心不為三人溢覓友如何二
仲說向晚瀟然飄雪月雙形雙影已嫌多

其二

雪後幽偕見晚晴停危遲友為平生爐煙雖近難拘
地林鶴因遙故有情雖武未能溪共笑須臾空聽鴈
同聲翻疑天妬朋儕會負謂清緣不夙成

寄趙慎初于滑邑

仙吏芬芳吐日徽截雲雙鳥似鳧飛入為白髮原高
值駿足黃金不捐肥厥次家聲存縣譜滑河民衆播

琴徽叢頭饒有毆陽跡欲向清川質是非

送王亦房歸姑蘇

客中霜颯促驪駒宮樹依稀尚帝都易姓我將吳市
隱閉程君到酒城無麈傳暖谷能生黍賓傍寒山可
結蒲重聚長安應未卜相思似月影孤廬

何山人海若重晤邸中夜談

今夕相逢有故人談書談畫舌津津他方薄宦吾衰
至一歲離居爾病新筆法因憑諧雅契文心應謂帶
前因喧喧車馬從相艷似覺長安護此真

京中買道書因作

欲借三清律一鞭囊金漸少道書多為禪未忍空門
苦學孔將成聖法魔冊罵九還猶待火黃庭二景且
龍鶩閒心似厭長安味不必蓬瀛便可過

歲晚偶成

幽居看菊續看梅雪後惟憑一舉杯縱默謝客仍為
客始覺吟才是廢才琴書消得閒中福栽木防他意
外災回思流景吾將老總有長心可短裁

其二

官邸何將冗緒依朝隨人去夕隨貂冥因輕世塵懐
剩轉以思鄉怕上樓日月發傳新鳳曆姓名慚欵舊
純鈎浮生如意從來少潭水相安即勝籌

其三

漸老仍逢盛漸闌未須開咲興興嗔從來有葉應經
懺此去將心任佛安已遜千尋為德厲休矜十步足
幽蘭松筠本在西風後似與閒曹共耐寒

其四

長至流光似較遲京華正値杜門時無聊欲借為氷
氏有句何妨付雪兒辯取身生憑薄分從他世態浮
先資潛潛歲月應難檢只看青銅鬢已絲

寄懷王吏部懋岳時公在家園

春風吹霰濟河涯欲問流澌鯉素知銓署槐音初下
古帝城花信未饒遲交情王貢傾蘭味世好潘楊吐
蔦絲一片鶯聲催上苑莫貪鄉樹是黃鸝

其二

城隅別墅物華新青眼斕斕杖屨蝶腰趨香風春作
勝晴開水鏡日為人輞川景入維摩品青李書臨逸

少眞關道朝家寓然事前騶已洒劍門塵

都下晤公平子時平子至自東蒙

一盃薏醸代椒觴正及天涯甫卸裝屈指㝷飛因舊
兩開顏重後恰初陽憑君大雅非殘客愧我閒曹是
湯郎但得隱朝無隱市不煩遙恩墨山鄉

其二

欲浣征塵借春觴休悲短劒滯狐裝俠才年少駒為
血異國春初鴈待陽來自東蒙闢木客到逢南省愧
山郎樽前特底堪為醉避莫窮交當故鄉

歲杪兩得趙䟽師音書因懐近日升沉

自從暫輟鸞坡直欲識仙踪但尺書一鶴青山隨閲
道連城白璧返相如賭棊未潤詞臣筆浮水仍新學
士魚門下俟邑知已淚擲來偏寄子雲居

其二

年來世態不堪論風也嬿聲雪忌㾗終信平原能相
士只慚毛遂未酬恩稱川自合沂時濟燕水空分白
與渾鄉路悠悠征路望非關離索便消魂

贈錦衣許君松屋

奕葉衮揚漢上公金吾親典禁軍雄春風躍馬旗幡
前夜月揮毫對壓戎結客千人名是俠貽詩五字韻
光工何從頻買燕中酒共吸西山百尺虹

都門和包參戎桂鄉送米仲詔分司臨清之章
鳴騶前去度清河水色偏含水韻多雪後故人猶咫
素風前送客未消魂別魂乍作春明夢曉影遙飄省
署珂若向岱門應憶舊石邊米芾句包何

張仲達孝廉謫戍湖廣於燕京蕭寺中因以舊
日寺中唱和之稿示余感作
搖提重聚曉風尖正值春初雪尚沾老衲柘枝仍
藝香為蘭草付腰鐮塵心恍佛花應著客況同僧
亦粘二十年前曾有句碧紗不遣護僧檐

其二
新吟未已舊吟休今昔長安二月遊塞戎雖同京洛
鵲憐君尚在孝廉舟相關清磬飛蓮漏識向殘梅攬
箇愁一曲當窗猶向織燕姬得擣已封侯

寄范府公東昌司理范方輿試回
春澌尺鯉衛河郵綠水吳梁兩輿州見說憂書無鼠

伏會論鄉秀有珍收雄名小范兵逾萬福曜全齊歲
幾周辛苦年來荒政最如今豐玉江黃流

寄呂豫石兗州司理呂中州人
嶧陽山色照行驄泗水猶然影月通春雪有聲堪作
律由庚存雅也觀風異時驟馬魚臺北千里琪花太
室中河水濟流今在部使君雅聲玉沖融

贈同曹王鑑衙
金箸同堅王叱清濟郎年乘省闈生分司未習中消
西列校都驚國士名春至友蘭新氣味客思鄉水蘠
交盟憐君何物堪相贈紵縞猶嫌是世情

贈包參戎時方司營捕周李涑王方伯韻
帝城鈴析繞東西戍列星文騎月題獨領南軍無右
袒幾因上直有聞雞方新行馬門中肅依舊鐵香帳
下齊暇理鐃歌成樂府洒然茶已共詩奚

其二
橫槊風流倚馬豪春風試隊御刀邊塵似報收三
箭夜淨惟聞讀六韜天子到門猶下鍵將軍不拜為
征袍周廬為壽嚴更後諸校心寒一節旄

送徐思諫以計部奉使便道還廣州因之九江

春明細雨散仙珂英蕩雲飛指白河暫駐瀛南家綠服蚤分江右署青螺應情入向東林藏世路岐為九派多欲寄遙心憑字雁誰從幽致伴經鶴

寄商丘喬沈二茂才

春風一別四華年河上煙波浮似前寀莫梁園仍賦雪蹉跎燕客不談天故人素札遙堪慰知已青畔晚倍憐惆悵夢魂同霧織[illegible][illegible]月淌依然

送計部張象風分司通州濬務君曾廷試高第

衆裏憐君迥不同忽從相別憶相通牙籌急借移閘上玉尺清分指潞東燕客欲行虹是俠湘靈曾試鬼非工片雲馬首應催句淅瀝蓮花照節紅

咏常州陳太母奇節柱史陳公王母也

試倩荆溪寫淚痕順山風雨蹟蘭蓀眼枯仍抱移天恨身化惟應雁石存鸞影向人拋歲月熊丸列雪味兒孫竭来一字標千古彤管猶勝紫綍恩

咏常州陳懷古先生孝誼柱史陳公父也

家傍延陵郡是舊清風拂拂更誰過一生未識廷椿樹萬卷應憑夜抒拔蠱說猜金俠骨少居然容駟義門多郎君驄馬飛霜月半幅青氈譽未磨

送計部盧如鹿奉使督粵鹽即還粵里

盈盈絳節下明河萬里廬敖海不波國計勞人猶轉餉鄉心向水亦生嵯月遙梅嶺南枝小雲近羊城五色多屈指到家將暑盡秋光不共越中羅

送北部武雲臺守辰州武曾令黃邑

湘沅莫謂渺天涯太守蘭心紉作娉好古自應擬小酉採真蕪浮味丹砂相憐俠骨仍燕客早續騷才到宋家岩過蘄春諸故老清風猶是折轅車

送袁滄孺以計部特簡恭藩疏理淮鹽於楊州

觿宸親分使節雄依然計相借淮東波文忽繡邗江色騶馭猶嘶奧北風捍海堰邊籌煮海謝公埭上政袁公滿城芍藥黄金郁似為名流拈綺叢

謝李羅吏部予假還陽丘奉贈一章

司列何人不讓公三銓二載一清通門開竟夕惟風月鑑朗遙天別燕鴻此去雞山收曉霧向東黍谷盡冲融不材已分成溝斷也獲斤裁借國工

其二

[illegible]明花媚豔陽時氷玉澂来向月姿徧棹前臨清濟水客程近在漢津涯春明蘭味莠于酒故里鶯聲嫩作縣自是人流思敬事不緣恩沐阻風期

京邸書懷

作客長安跡似蓬休將冠蓋擬嚴終消暑惟寬郎署假程勞敢竊簿書功萬事心驚成敗屢一生憂寓去来空眼底榴花與蓮葉羨他結子殺春叢

其二

并上踈桐沼上蓬此時伏暑未應終累身兒女俱成病高足朋儕莫較功著論無能續崇有參禪酷說詞真空喜嗔若解相忘却除是跏趺草一叢

送高鳳翥翁以兵部郎久次外遷貴臬過里

一號桃鮮廿載名潛郎僅擢雁衛輕南黔宦地天迷霧東海鄉心水洗纓暫借似岡炎徼箸久淹瀬惜白河程留夷已惲廷中謁銅柱何煩頌盼行

其二

趨庭當日識通家涼燠憑添幾歲華留似雞栖仍辨

鶴失如鷴老不為鷄升沉更擲憂時淚生死偏存感舊嗟一路青餘秋艸色文無尤傍使君車

[illegible]外別公孝與先生

六月客[illegible]路看仍樓極酒傍長安斜陽一水無回棹踈鄉層烟有息鞯稍似栗車和戴笠不須結綬後彈冠升沉離合俱如此末路關情拭淚難

其二

末路關情拭淚難非因作客便輕彈華軒奉使行堪羨粉署為郎計已殫跡寄正如將去雁心談猶有未枯蘭前途若聽清河水故國秋風落夕湍

其三

故國秋風落夕湍清河尚遠白河寬渡憑燕酒知難醉薄有凍魚對未餐別後北風迷戍馬愁来東省寄閒官相思影響蒙山雨花影林聲滴瀝殘

送方伯書社丈分司昌平餉事

畄都山月早秋旻影入榆河棹底匀採筆翻成横槊句黃沙却借握蘭人鴉軍墨色拔隊起產塞霜煩欲洛新詩策如君無愽雅寄来昌歙沃龍鱗

燕京南郊園亭周氏招公敵與袁小脩王季木
及余並集
盃酒城隅綠濕釭小亭對映石雙雙輕裾雲舞渾如
蓋便面風開不借幢邸裡遊人忘塞地建前主使作
吳腔最憐宦子乘登眺極目紆回限帝邦
其二
溽暑如何與氣沾危樓施檻不施簾花因酒裛香堪
滴柳入歌長縷可拈携友夏雲生塵尾出城西翠撲
山尖浮生半日閒非偶好為因緣下幾籤
計署坐雨東翁朝池寅友
片雲拂拂滴輕寒風與飛來露與團人似新霖生穀
王客為舊雨透芝蘭禪心欲印應如洗鄉思猶使故
木乾坱㳌清郎方傑直秋光誰共擷琅玕
萬歲山
西苑逶迤萬歲山高依王斗遠銀灣春融太液波中
見㳟朗清虛府下環香輦稀遊閣草碧麇踪偶近暮
雲敞翻疑天上客入楠石又蒸成五色斑
玉河水
紀遍宮城不起波東流映徹王為河通津咫尺縈屈
圖太液依稀潛影織一片隨風方折水數枝裊月夜
飭荷都人若向璇源問仙路誰從析木過
北海子
一水汪洋似海縈北來不遠傍都城真疑大壑移方
域似訝星源落帝京匯合天街寒有色流通禁苑水
堪名只愁塞路腥風陡消得津頭毒草生
西山峰
燕京西去萬峰豨曉星晴雲晚帶霓山起太行靈氣
屬天垂河漢宿蹕低衣冠開涉成佳倒風物清分作
妙題一片青嵐可憐色飄飛日日未能棲
香山石
秀色依然射五陵峰頭香篆碧烟蒸有石為罏疑化
冶無人鼓火助傳燈留得道場珠珞供不妨梵剎炫
芻僧王輦他時開縹緲潮音餘岫幾層層
西湖水
一望湖光遠未真揭來應與玉泉隣青山雲霧俱含
潤碧水荷菱也入皴名大欲思杭郡守地閒不倩越

漢人猶憐秋減燕都勢挹取潺湲浣客塵

王泉山

王泉山色王京偏岫月峰雲尺五天坐瞰湖心空影
映嵐舒嵐黛遠客妍殿前遺迹奇苔蘚螭口飛流洗
霧烟傳說金家曾住蹕異時稚據傍燕然

大通河

帝城一帶似虹長河水安流常可航東浣京塵困受
令南迎漕楫有秔香時危漁唱疑籌唱歲儉沙量謀
粟運計相河臣三歎息無端海運亦荒唐

南海子

九衢南去幾紆回燕水茫茫綠似醅隔岍舊存飛馬
泊臨流今溯按鷹臺旆中魚藻如周舊阜有江蘺詎
楚来向吾忽生瀛海思羅綴已遠帝京埃

蘆溝河

渾河咫尺路西南南北征人指薊幽天通都門瀠作
九地叢織輔瀾連三桑乾刋以偏成濁薊北于今總
可涵一自浪遊無作楫石橋馬上客程諳

與客坐談忽驚落葉

閣袖單衫葛尚輕談邊蕭颯已凝驚報秋為白新司
令飄夕餘黃故感情許史也應悶落木顧吴難倩寫
淒聲儒生書柿僧家貝一任西風取次縈

其二

驟然一葉逐風輕恰值天涯客易驚欲殿斜陽如作
意憑添逝水總無情月邊未見清疎影人淨偏無隆
蓑聲悵是黃姑刀剪快自從七夕便飛縈

張華蔚給諫有秋褉詩王季木和之余亦步韻

春褉何如秋褉佳月樹花榭爽中開但逢曲水心如
溉不必和風與始諧鐸押似從吟斷續魚親渾忘餌
安排欲憑一片潺湲意禊盡長安客面霾

其二

春褉何如秋褉佳西風領略好朋儕激波入詠疑江
練小艇宜遊作水鞋解汗清香綠竹俗句成幽態李
裓徘細將上已開分㨂閒從秦洞徙事哉

其三

春褉何如秋褉佳隨時匝地便相偕溪客忽作流觴
曲林影堪龍盡舫齋可惜未觀舒泼冶應嫌密贈入

溪嗟臨川村限清相共正是蘭香晚欲懷

其四

春禊何如秋禊佳翩翩涉澗復登崖三時舊事躅全竟四美新悰總未乖盃底檳榔流竹葉風前綽約暑花牌遊人社燕俱隨令青帝羞過白帝差

其五

春禊何如秋禊佳笑發落盡有芳菱蘭亭仍為盃觴寫金谷俄看麴蘗埋雪客數行宜浴鷺鼓吹十部不鷲蛙瀟然風日休爐暴只願霜枝綫拂堦

其六

春禊何如秋禊佳酒船浮柏酒為淮王紛仙露堪乘月金入流颸不作颶吹處情多移物色濯時塵少忘形骸樂遊原上會重九誰以秋溪怯不來

寄候座師吳大京兆於前田昔司理濟上

壺公山下瀨溪前身退功成意洒然一氣清真通沆瀣別傳教法脫入天荔枝髻處秋同老梅井嘗來病悉蠲卻憶當時標吏蹟餘風尚襲歷陽川

其二

萬里前中蹤跡幾年河畔信青猶遙瀛有术今難覓兎李逢人昔有嗟白髮橫殘但月寺山翁飛但節携風塵湧阻闊天外酷想遙波鷗何[illegible]

中秋十七夕

中秋月夕快連三三五從前並後參節序莫云兹夜盡天涯只是獨愁諳粉糍應想覺裳隊香臂慵將桂子擔但向開時消冷況他家殘客也堪談

蟹肥

蟹中愛桂復愛珠官令差遲蟹作胥砍取紅腴盤脫後佐將白醱甕開初二螯入手常堪左一觧相看漸不如恰到秋風催勝味勝他張翰憶鱸魚

秋日燕京書懷四首

蓮枯菊秀入清秋燕客彷徨酷愛幽若似蟹腸空郭索窮於鼯枝尚夷由官慵翻使叨民部跡寄何鉼遂野謀京邸蹉跎愁八月蘆溝秋水少閒鷗

其二

屈指霜飛十四華宦人寄旅漫為家漸来新米消陳粟已買輕羅換脆紗得句正思青玉案尚堪不學

雲𩥇隨時應付非諧俗一任人情變態賒

其三

凌晨泊暮下驚寒似就潛郎避熱官風外客依惟代馬月中情棄是齊紈素衣緇盡慳於紫華髮蒼餘抱枉舟試問南鴻應度汾鄉園羞遣報平安

其四

雅栖也附上林枝三匝聊安八月颸故土絲傳災稷報京塵獨慨桂珠炊敝帷自昔空憐骨肥相於今只見妄咲敍癡人誇不朽他家鐫㸑又豐碑

[illegible]聞王悉岳銓部於家園聚菊花百種秋風裊[illegible]

遂成數章

竹林風物屬山公更綴秋容菊百叢似蔚題才憐逸品將無備藥已充籠摘來活色霜兼露送到寒香月與風我在京華頻想望只因遲晩愛帡𩁺

其二

剪月縈霞吐綫枝主人藍簡日逶迤若同杷簡堪充枕得向蘭堦可薦卮蝶去春曹無領略燕從秋社頗栖遲似於驛路郵筒裏不及梅花寄隴時

其三

別墅依然馥晩烟拖陰凌霧正堪憐陶家不啻清盈把芽谷疑將茂大年好事筆未成菊譜隨時種罪作花田與君同住烟霞里未得持螯拍酒船

其四

城隅種種劇雲生饒有幽姿透月明點檢山家無長物歲醆精含得香名秋風漢主深憐秀澤國騷人晩賦英柳浪君家雖自好當年曾得浴𦜦盈

褒小備以珂雪齋續集玄岳遊記見貽郡贈

[illegible]國騷人[illegible]綠園一編珂雪藏琅玕居然名下無[illegible]士如此才高就冷官王孟無汝温李賦詩款自占雅騷壇秋容未及霜飛後酌酒于君更勸餐

其二

嵯峨玄岳爾家山雙屐孫菲正踏還文字渲成峰月秀姓名高與嶺星攀謝羅曠達仍堪紀淨樂荒唐似可刪說與長安擾擾者也曾霜髩想烟鬟

秋禊詩後二首

春禊何如秋禊佳秋川有淑也無涯霜痕印作山陰

跡鴈影書成析股釵酷似當年依竹次猶勝三月到
梔街清遊向夕應憑燭一任山扉半掩掛

其二

春禊何如秋禊佳殘荷溫楫後飛萍掛分蟹簍方辭
甲素剖蓮房尚戀楷野况初開時九月征塵蚤避路
三义借他浮白堪消累况是新詩已愈痠

無題

氷卜芳媒鳳卜家素思蛾粉綠思鴉已孤明月雙飛
翼誰見秋風兩結花好事何如生羨王鍾情猶欲種
翊歷蚕絲蠟淚俱看盡只有愁城隱似紗

其二

梧衰柳悴共秋榮到处銷魂念死生無地可通金盌
贈前身虛憶王簫聲彩雲散處天俱瘦暮雨消時峡
未晴若使氤氳逢使者鴛鴦有牒尚㝷名

其三

武陵依舊可重詢無柰雲迷洞口津吹去楊花原不
定折將柳色向誰新未如老大琵琶曲別作豪華百
琲珍我自浪遊鄉已去可憐離合總風塵

其四

斜陽官道柳如絲猶傍春風憶一枝阿軟偶然逢白
傅羅虬仍欲比紅兒繁情鴈柱秦聲在別恨蘆船捴
客知一覺幽州凉夜夢揚州花月並淒其

其五

簫字精藍鴈字春蓮花曾映可憐人非關伽女將成
障稍似鶯聲詩會真銀燭刻傷心一寸蛾眉畫憶黛
雙顰居然老去消緣想欲向空門懺漏因

其六

一元火樹帝城隅燃下僊娥掌上珠春酒洗粧分屬
小月華學步愛予約夢篩扶瑟誰催曲醉想當鑪不
再沽楊柳漸生花亦吐細追芳券久成逋

其七

綺帷深處暮雲窠繾綣芳筵尚帶酡夜色粉消花裏
霰幽窓燦落鬢邊螺千絲欲作同心結一笑真逾踏
臂謌舊地新遊初索寞花不禁爾枝柯

其八

月光風影共翩翩吹作蘆攏午夢烟恍惚為仙休訝

魅紛綸入夢未成眠門中不曾看桃面夜裏真將柏
王肩懊恨蜂衙猶有主東風虛慕擬芳鮮

松濤

坐迴亭閒曉夜生瀟瀟謖謖使心驚莫從霜雪論寒
色恰在江湖数遠聲流水方疑風裏操瑶林又共露
時傾遶廻空落蒼然下瀉莫潔洄萬里情

蝶粉

似為東皇援蚤期分香帯雪兢含姿影如残月迷蟾
影態入空梁拂燕泥彷彿酴醿花萬點翩躚楊柳
逐枝纏頭不必煩酬舞應化仙雲曳素飛

花影

紅妍紫膩不曾殊日裏層層月裏虛稍向篩風疑去
住更於破霧愛扶疎諳家粉本難相寫三字詞揚總
未如恰是窺蕪人嶙冶賈家香色共躊躇

燭淚

焚蘭泣玉染春痕正及芳筵客羅罇影裏何人同洒
面對中無夜不銷魂千珠似怨鮫綃冷萬點非關暮
雨喧落盡香帷都不管寸腸無奈此時燔

香塵

拂拂紛紛一望中只緣披霧與飄風楼頭播掿如聞
馥騎上驅馳欲並紅日與豪華添雜沓時從縹緲緘
空濛若將九斛飄風月輸却瀛洲也未窮

雪花

陌上盈盈戶外過翩翩未定更婆娑總侵密幙香盜
少若比寒梅益辨多蝶已無緣仍欲舞笛雖有美不
成歌秪應賦裏同珪璧爭向風前想王倦

苔錢

生遍庭坳與水涯雨沉風起也應佳莫將榆莢輕相
抵若到花茵賤未諧沽酒十千容醉踏買隣百萬附
清齋獨憐珠桂關人事寂寞偏遂容思乖

柳絮

因風去住定誰家影月清疎似不遐忽作輕沾同雪
色翩然初有本楊花枝頭伊逐人離别馬上休尋路
狹邪也入歌詞也諧舞禪心原未到恒沙

燕都雜詩同公王二丈賦凡十九首

帝城曉月遠含暉正及蕭晨與欲飛青髻欲啣浦岳

賦素花未戢謝莊衣慵無蘭奏披香署苦向楓宸阻
瑣闈莫謂郎潛堪市隱羊藩蟻陣事多非

其二

五陵秋色徧蒼然望裡西山撲冷烟半擿諸郊庖欲
廢久虛司隷嬭猶憐金臺不買驊騮骨玉蝶都飛孝
順錢漢室輪臺閑有詔西風芻墄己成田

其三

上林梧柳鄧青葱寓目蕭條感慨中佛水未銷除德
火祀天猶迅正陽風青衫鴉色饒脩省白石霜姿久
僻工漸食大官無寸補蹉跎東省亦司農

其四

夜月香爐篆影多牙籌握冷伴婆娑江南漑詑蝗飛
野淮上謠傳鼠度河百畝已荒無隷履一官不及力
田科自知遲暮心俱負佚畫仍存易水歌

其五

一片風塵九轉僊紛綸猶似有人扶新聞豔說分閫
局故事標傳叱俊廚漢苑秋聲禽喚起薊門歸路草
文無徘徊去住憑誰筭欲過黃公老酒爐

其六

燕風朔氣透衣裳咫尺黃花戍路長邊地鐫碑胡反
覆孤山催壘將披猖無才敢附羊頭爵嘆老真同盆
脫郎有句猶容明世詠當年痴殺孟襄陽

其七

都人萬事似浮雲眼底頽然忽欲焚收得儒殘歸白
僕競將妖侈逐黃裙除書紛沓疑光武坐嘯雍容故
右文叢菊自憐疏品逸漸看脩竹亦稱君

其八

[illegible]自廣高過五城天家採[illegible]玉[illegible]問廬嵗久磨[illegible]
信隷役人多冐廩名見說北邊煩客戍猶聞武部急
團營如雲鉛槧非蘭錡總付蕭騷一葉萍

其九

金華畫閣戢梁愚甲樹秋深冷王孫別有邑囊催講
席蚤闢絳幃演朝儀樓邊未涴輝花色囊上休凄抱
蔓詞欲哭書生無遠識君王麟趾亦何疑

其十

鍾晉阿閣似峨嶷納㶚祥光有秘函氷炭未投因水

火蕈梅雞剳亦酸鹹即看墨勅傳誰阻無祟黄[illegible][illegible]
復繍玉燭似仍憂盛世區區贅證楚和凡

其十一

瑆光秋露帯鉤陳太史璿璣測不真競卜妖祥如說
鬼相傳含吐更疑神纖南黄白愁間架都下烟花戲
卓親苦樂近来情事夥寵璫不管盤商貧

其十二

年来奇詭似齊諧碣石談天未足才傳得西洋新象
緯搜將南客古樽罍龍門虬戶紛相跂野鶩家雞好
[illegible]裁秋滿[illegible]山看黍稌咏嚱畢竟少根荄

其十三

處處紛紜奏牘勞幾鬪兩露解亐刀送他未賊真鳥
合戒此山郎似鼠飨轉餉尚餘菑仲熖回空應避呂
梁濤縱無奇策資桑孔樂府羞堪續董逃

其十四

芙蓉老去繡吳鉤潋帚誰能惜翦絲薪桂米珠今[illegible]
子歌儂舞苧北蘇州玉河綽約烟鬟洗金水翩躚[illegible]
羽流莫以倚門方聽漏臣心豈遂市心謀

其十五

西省沉沉悠似蟠緒風已滅熱[illegible]血猶迎
碧花得徹心可鑒丹忏從空為龍彷彿鵑梟豈管鳳
泚瀾終然臣罪遵明聖不必青蒲補牘殘

其十六

梵唄披緇道侶青容星去歲犯前星莫言慈洒楊枝
水酷怕魔成毒雨腥處處衣冠迷法藏人人手口謠
精霸異時彌勒胥妖亂莫使金輪復聰熒

其十七

清淺銀河曠遠鍾秋容吹露冷猶濃塵披殘客如[illegible]
續采微深更有雉逢七子欲時霆嬰鎌三唐今代也
龍鍾由来江上輕前浪若個山前拜下風

其十八

逡巡世態勝浮沉駒隙流光巧不紝京邸為郵人遞
去朝衣解薜日追尋五悲自我仍憐病七發憑君為
有心豔道東家身手好鴛鴦不識繡從針

其十九

秋深逢客莫深談蓼自知辛薺自甘門薄周旋斷[illegible]

五篇章寐實恰孫三珍魂已合山東向賈胥誰同冀
北駱和就新詩官徵變一時落木點層嵐

送楊巨橋分司滸墅

王程如駛向胥門家在秦中不過軒黑水白山邉塞
月石湖雪井覓江源今來榷事應如浣右有驪歌不
耐翻只為故人孤傈直秋蘭誰味後誰言

送職方陸秉虛奉使金陵

蘭錡如雲領數年星軺今過秣陵天六曹武部周司
馬再見名郎陸象先去日臣心清建業向時國馬連
幽燕與君曾得同門籍留滯珠曹價不前

秋日重遇松江馮元成先生於燕京時有黔中
觀察之命

帝城煙雨上林秋再撥風塵睹勝流已向三江收滝
瀆不將四部鬪弁州野王原儁諸馮譜季札今華上
國遊莫以南征嗟謫籍仙才聊借鬼方籌

其二

瘴烟巒峒指脩途評報征苗釆已盧表有雄文驅孟
獲詩中險句[illegible]笑娵隅漸安爻徼非蠻慈未凍溪流正
接瀘誰識婆娑同仕隱黔中風日稍如吳

送祝耀北轉餉薊州因還當塗

送別秋聲沸遠郊揭來燕薊客如泡清心不襆山郎
被課筆應傳塞曲饒片石北平尋沒羽僵臺南隊上
策獻君如太白曾宮錦詎羨漁陽繡戰袍

送牟鳳臨柱史按甘肅過南溪里

謁下花磚揖玉關王程使節迅難扳南溪不必尋丹
井崆峒應憑鎮虜山名付平番胡斷臂敷從失險婦
無顏粗看黑水通秦蜀題柱何言度隴艱

慈谿馮茂才為其尊人求詩尊人九十以名儒
膺冠裳云

慈湖聖井銜鮫門九蓼蒼英溢上尊明氏節冠輸命
服伏生經筍遜兒孫里標通德儒為政論梭潛夫理
可存祝鯁未須誇寵遇即看廉飯也堪餐

都門得錢工部仲擧宜春新集奉酬舊曾同官
于宛

白水紫山同客興玉溪石乳獨仙蹤別來遠志俱成
草合得延津未改龍署裏官梅清水部句中靈琵韻

江峰只今燕谷寒猶滚嶰律憑君一吹工

得内鄉許霞書併文賦却寄

九載相思總似醒只應眉宇夢時明愁來忽寄蘭言
奐老去猶知駿骨輕丹浦近泰疑塞燒猶潭流楚憶
騷英我淹散局君難遇空負鍾陵舊酒鎗

寄高犀原于内鄉時君羅司理已久

一別萍踪付水泡美人清藻泝流交初衣蚤愛收荷
緝法社時應向月献書到孤鴻寒有耗情同失馬吉
寧[illegible]故人冷落憐宵直誰把江珠問室鮫

晤鄭孝廉子待燕都時孝廉方謁選

憶別都門春正深重逢雨雪五陵侵鬢眉仍在驚滄
貌談笑雖新雜泣音遲晚病銷郎署骨徘徊官冷選
人心君猶燕谷寒能照不為吾曹作大霖

送吳瞻城計部餉密雲還萊蕪

花霰飛飛別恨繁且挍芝兮采蘭言擬山使節重開
蕩北口征軺不駐軒萬竈已懽覺禁至寸心獨悵一
鴻騫君家淄汶分流水猶借燕關洗燒痕

同公敬與王季木橋果飲馮季韞邸中

雪中載酒借澆寒客况饑温雪亦餐味是吾鄉芬似
水言因同調嗅為蘭氤氳彩筆花生夢雋永朱絃瑟
可彈二妙山東今更四桓臺魯望座相看

其二

玉河咯似䨖湖千今昔燕齊便渺漫小草相慚非遠
志寒松猶得作蒼官漸懸馬老休論齒頗喜入閩共
吐肝春色蚤來婦亦蚤教誰留住伴闌珊

晤楊茂仁於燕都相別二十七年矣茂仁時大
病

別來只分海沉沉忽漫相逢淚洒襟勝照銀缸猶夢
幻仍存流水但聲音陽秋廿七人俱老陌路東西鬼
也侵憐病那堪君更甚祝君藥裹保苓參

其二

憶別依然灤水秋薊門雪氣逐人遒笑將黃襖私胆
背苦向青衫共白頭花樣改時難復肖蓬心除後易
仍留此中雅有荆卿酒俠晚如今可醉不

送魏道冲宫贊予假還南樂里時國内喪送其
幼子

詞臣請急賦驪駒猶借仙風透玉壺塞笛俄喧為柳
曲風簫雖吟有鷓鴣心懸青瑣雲猶麗家傍黃圖日
更朱漳水初融宮錦色雍容得似玉河無

送包大瀛先生撫江西

建牙前路到江鄉瀑布春飛古豫章聖主新頒綃扇
美直臣曾橥瑣闈香鈎池涵紫珍光櫚蛟井流丹祟
已蔵況是此中經水旱心精應共歲星長

送田平野計部便客雲因還安州

絳節翩翩出玉京欏山忽破塞烟清為郎轉餉星偏
積旄戢憂時厲比聲諸將垂橐還國士同官折柳贈
交情到家易水春如縠計日征袍卸葛城

春日和戴大圓水部之什

握手燕中再改年似因同調倍相憐和成歌韻憑荆
酒淬得鋒鋒是衍天樸出仍廿郎署被賜來廑忝大
官錢余如蒲柳君如篠莫怨東皇豔麗偏

和王呂容職方雨中聞雁

颯颯冥冥向客深近難領略遠難沉輕痕到水纔傳
字細謁流雲故托音别恨蘆花沾客路征人衣袖警
鄉心莫云玉塞無消息雙淚憑緘寄上林

其二

遠鴻無柰聲雲何併作春聲一夕過半拂輕寒愁欲
澁余迷孤影怕成訛未須晴霽添風月也共瀟疎逞
綺羅花外流鶯林外鶴相憐相怨校誰多

和姚袋芝之尚寶出山別友

烟蘿休繫月紛綸仍是風流王笋新起柳正看亚漢
死沿梔寧似避秦人不因還次生帶哭一任時流作
霓裳燕地猶然矜酪美携來千里奉盤尊

又和袋芝之入朝志感

時事年來似有違名流得爾恰依歸鴻飛此夕來曾
往馬失從前是不非暫借銜水無吏事時容獻月到
禪扉朝回點檢西山勝不斷清遊賴晚暉

送程用貞還新安

與君幾遇使長征萬柳渾河萬縷情烟作氤氲迎曉
色風為歷亂殿春聲家山白嶽名分炎仙客蛟潭姓
是程若使未忘蘭可嗅採將江上寄平生

丘似林兄補長蘆運丞以句祖之

王河徜吐翠琅玕折得為簡飲米歎客棹如飛枝海
閩官情偶束作塩官非無鄉淚休輕洒已厭京塵況
晚看我老僧伽君老俠恬心烈氣各相折

寄和公孝與先生山中之韻

艾山迢遞碧痕微學士焚魚向此歸獨處應知心謝
傳承恩豈必貌南威新貽織素非同纖舊雅綈袍欲
解衣我寄曹郎如倦鳥好從海上息鷗機

其二

君從汶水到沂川花色方驕鳥韻便鄉國買山依魯
望故人孤劍愧[illegible]然書緘鯉素纔三月曲憶驪駒隔
一年戴笠乘車盟也贄貧交相贈在新篇

送計郎宋先之暂永平餉時有遼警

署裏綈袍係戀殷分襟桑梓塞垣雲才名及少休辭
險時事談兵也藉文欲識予思還有月但祈爾去海
無氛榆關沒羽猶存石俠氣應從李廣分

其二

帝城東去白河堤柳淺淡深綠未齊別酒似難澆壘
塊征軺容易載分携照人戍犬飛胡騎促客王程犇

爻雖萬竈炊烟千隊月發傳吉語過遼西

送王明弼計部使薊還鄆君新舊俱有寮誼

昔遊同綰汴中符今日相從計省趨老驥故鳴遲暮
志匹羊仍踐遠行塗漁陽蘆小猶難吹遼海烽多未
可驅奉使爪期應屈指鄆州鄉水戀踟躕

送青州馮季韞之交河令

滹沱河水入高河君向河流潤更多交態方憐青眼
柳離觴猶借碧筒荷人如皓月心堪況時值慾腸德
不瘥得藉日鐵千里蔭應來于蔿褉連歌

其二

再綰通綸竊子堂入如春雨走如霜陶家世閥淵則
重海上名流魯仲狂暂去仙鳧雲信近余是客經水
鄆長臨岐勝有寒松約不保紅塵但保蒼

聞母病圖歸有作

消息春過總未明轉因檐雨達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影空雲
色仍訝驚風作樹聲末路只令慚客子寧親不獨為
衰庚倚門正望楊花後忍學波濤九子萍

夏日即事

依然初夏續殘春地僻雖風頗不塵陌上輸將多事
客雨中贏得暫開人才庸莫厭為郎久官散仍緣做
舍貧五月庭榴迷徑菊幽芳豈及豔芳辰

·其二

署裏歸來未下春小窗不厭繡苔封若圖活計書千
軸試說家門釋六宗風纔有聲無度影兩花含淚似
爭容空齋無事閒人意閒潑瞼糜寫淡濃

感東事作

軍書旬月驛如流遼左傳烽疲大愁挨得泰難循阻
塞借將漢箸儘紓籌風塵饑戍休成嘯雨露恩頒恐
未周將士驚心三岔水建東萬目五胡憂

其二

時平忽沸塞城笳流血成丹骨似[illegible]儒臣多妙
算閒身宿將起高牙諸方集旅[illegible]十里無糧疲
問沙咫尺榆關誰守險精康虛[illegible]老[illegible]家

題米仲詔先生四奇

米家園

一壑依然大隱風青門不染白雲中烟含蘿薜俱成
碧霞蒙芙蓉也愛紅時向潺湲詢水客更空幽窈課
覓翁君家書畫常攜賞梓澤蘭亭與巳窮

米家燈

遠拂氤氳近吐光蘭膏流艷映霞觴誰將麗景心隨
寫縱有輕烟色米藏真作山遊宜夜燭似從月映到
空梁丹青應借南宮妙一夕春姿燦滿堂

米家石

叱羊煮芋幻為仙何似高齋供一拳到溉虛勞輸御
苑仇池堪並出名川瀲于清品雙水玉補作佳園小
洞天自是標題為瘦透不須矜詡在貞堅

米家童

莫言少小便風塵慧福生從有韻人隊裏能歌纔按
拍坐中不醉也沾唇酷如蝶使傳春耗若向桐君体
弄臣海岳兒稱騷雅主風流已矢報恩身

送同曹李性参使永平囘還吳橋里君家與余
家一舍

白河藻荇漾仙舟蓮葉飛花點別愁星向榆關俄奉
使月分蘭省甫偕遊慚予同姓為駝李念爾依家近

滄流六月輕帆隨片雨異時遠信望鄉郵

和來陽伯計部在鄭園同吳福生李爲與二寅友賞並蒂芍藥陽伯又得四來稱蒲即次陽伯之韻

盤盂雙開復共房風前分韻月分光玉盤現出名相扶錦帶圍來價正當吐作座中速采勝嗅從酒裏合歡香醉來幾欲稱紅友燒燭何須照海棠

其二

名園芳譜劇看春活色生香總可人爭向牡丹誇近侍總疑碧玉作前身莛花已賭雙紅貴宮樣應隨二美觀若使清樽渾不散一園麗影也成茵

送吏諫張卓翁典文子闈

東掖梧陰播鳳聲覺輝南下九苞明閩山月照琅玕出瀛海風吹鮮鬣生門下人流鄉論秀籠中藥物草爲英歸來上苑饒珍異漢賦前標務子名

其二

六月南溟噴紫瀾似從鵬羽助飛搏只因星使占牛猶遂有天垣照晉安別眼已開相贈柳同心因識在

幽蘭秋風採擷瓊瑤樹仙路紛從節鉞看

包將軍夕佳樓上飲作

覺欄遙見夕陽還草色花香暮靄閒玉笛因風知北塞烟鬟當霽得西山書牀供客閒時目茗椀清人醉後頻一片新聲頻按拍幽情絲竹未須刪

答別劉半舫民部余方使遼東還

春明相送奏驪歌陌柳縈縈客恨多星使未能仙棹共岐更其奈舞雞何留君香案猶烟篆許我青山早翠鬟愧殺馮唐人已老不堪離索傷蹉跎

其二

蘭味同心有贈言秋風十步已消魂別從燕市看鉛[illegible]迢自遼陽似玉門終是天涯悲去住借爲地主作東道明年八月槎流影應望渾河一雁騫

送潘懷魯民部特遣督餉接遼

帝遣才臣餉海東攤山爲米伍爲農河邊流馬紛如水帳下椎牛不避烽家傷山西原紫塞軍行遼左過黃龍鄭侯真有地撟策帷幄應酬萬戶封

別來步于翔下漢寺仲子

底事離亭戀晚陰只緣同署復同心燕狂似謝悲歌
氣卻雅猶存正始音秋入蓮房寒已老夜分烟水渉
應深東裝頼有君家句共謂潜郎遊槖金

其二

朝參逢暇即相過一夕軒車向薜蘿總有西山同翫
少猶從潞水獨情多片雲催就臨岐句急管停吹進
酒歌念爾金昆成蝶夢蝶應渾似鹿應訛

秋夜公散與房濟師丘介子携樽過余道别因
作

此夕秋聲淅瀝新吹從别酒似逡巡蘭燈燒盡[illegible]
吐玉麈揮殘細語親同客北中頻醉薊獨歸河上一
愚尊恰當逢左征途後與栗明朝尚逐塵

其二

俱是東齊海作家諸君薊北送歸槎丈夫翻酒臨岐
淚浮世休孤向夜花贈别清秋無芍藥感懷騷客有
頖麻最憐欲去仍扳住折木偏應漢影斜

薊州飲李明甫分司署齋因懷宋先之時先之
將至永平分司予有遼海之役

雨後逢君在薊門空同山色挹盈樽一生莫逆三人
合彼客難同此酒論坐憶星簀如幻夢愁餘蘭蓝是
真言不堪離合因烽火共逸漁陽塞成魂

其二

招携昨夕復茲晨重理佳談可倍親世難如君堪重
骨情多伴我作閒人纔驚晚葉蘆茄嫩欲逐寒鴻露
羽新前到盧龍旗似隼遼西應夢借交頻

渡灤河

初秋小舸入灤河雨色絲絲向晚多一派細融燕合
出片帆低渴薊門過王程落日櫂為影客况臨風棹
有歌倏忽潺湲聲漸遠洲旁猶見翠為螺

絕盧峰口山至此漸高

盧龍一帶映重重山色如圖淡復濃細雨欲携深谷
氣霽雲不辨遠巖容偏從塞路添峰出難遣征塵向
石封此夕遥看疑野燒戍人傳是建夷烽

永平吊李廣

片石猶存射虎名只疑沒羽憂為聲將軍英主終難
遇世有佳兒復未成燕薊草場堪止宿關山刁斗莫

驚鳴書生枉與君同姓慚過西風古北平

永平吊夷齊

依然孤竹尚餘清山屹斜陽水劃城縱使生薇原不粟只應飲馬也迴兵白茅有土遺君父青史何人比弟兄濁世韓恐公子遠山丘華屋盡虛名

山海關西過河河水頗迅

河流如矢激邊空入在秋雲滃鬱中繞入塞垣為蓟北廻分關路是遼東壯夫擊楫激難盡驕虜投鞭斷不窮却愧喧卑方陌路塵纓濯處未從容

遼西贈杜大帥鶴齡

旌旆斜陽向客過將軍雄氣日隨戈雅歌不必如征虜撤聘仍應勝伏波麾下健兒投作石行間小隊陣成鵞東夷素讐西邊塞此去休矜曳落河

其二

幾載高名一作逢掖麟圖王儼威容軍前叱咤人如虎塞下相傳膽是龍彈指欲清三岔水坐談不動兩胡烽招攜且醉遼西酒明日邊城飲酪醲

盧龍侯明府招飲於南山上南臺寺閣中南山有射虎石

使君地主故人情握手烟嵐閣上生峰作龍形雲有態石存虎跡羽無聲低昂遠堞看肥國出沒微流問北平且向招提參半偈君如蓮社醉淵明

抵京聞遼東清河城陷有作

東方警報不勝書悵恨清河事已孤留得天驕雄贊普愁將草冠作單于清河內應人為鼠戲路援兵暮有烏多少佳參質劾虜中華狂藥自辣虞

其二

數番傳諜犯孤城一日摧枯不費兵新募健兒同畫餅舊推宿將亥懲羹山頭敗氣紛如壓海外妖星洗未清洒淚諸方徵檄後書生猶膊上章聲

其三

數萬強胡過塞誇浪言拓地欲為家山河寸寸金難抵辟壘層層燧正遐偵得踏林齊戰馬笑來惟喔說兵車縱然文武饒名譽恐似漁陽只可撾

其四

撫安撫順已多斷從失清河恐不堪果是投鞭流有

幾何曾對壘敗俄三倫裨並逐秋風去總帥先愚蕪
露含盡道李陵臣力竭蕭條雕水戰猶酬

都門以東大通河畔萬朝池送別

斜陽一片傍歌驪秋色秋聲客路睽醉此杯中燕市
酒醒于馬上白河隄君情去住梅將柳我意沉浮鳧
與鷺莫作大通橋下水潆洄仍戀玉橋西

河舟作書致謝都中諸公感作

已随菱老復荷枯猶向京塵若寄書秋夜難同花欲
語烟波翻訴食無魚空函有恨啟候拙鈔札無姝谷
子虛自此不關家國事枕流聊且遂吾初

舟上買魚

客舟何物飽行廚風味偏宜水族俱綠蟻沽來仍是
意銀刀膾出已如鱸柁樓晚飯霜偏給笭箵秋光買
不孤五色候鯖今久厭波飄雲涌伴雕胡

携家載舟一舟余併妻兒一卅蒼頭篋中書冊

衣物俱焉

雙舸悠然復渺然清吟不礙夜鳴舷賤貧猶得攜家
共去住惟應結水綠張氏樵漁為眷屬米家書畫代

裝錢官遊莫以風塵絆已負秋光十五年

其二

奉使真隨八月槎支機何處漢津涯稍同少伯能行
意欲傍張融好作家烟雨蕭條分柁載風波防護並
帆斜秋深荷芰方堪緝衣是穿雲飯是蝦

水程有感京邸事

回首燕京黯自憐積薪今日付流泉無才不擊中流
楫拙宦真淹上水船客子稍將塵自浣王孫猶向草
相濺帰來秋踏陶潛徑欲把菰田代秫田

其二

水籖似可課清真悔作長安熱渴人前過直沽尋海
市中分兩路瀾波臣莫云彈鋏香堪餌欲向熏籠浴
有因筒裏書編將檢賣一官未了已成貧

其三

一層燕水一層陰欲買猶嫌駿骨金賈客朝官原涸
俗潛郎漁父可同心採菱不學燕姬曲折芰應愁遠
社林却笑風塵成底事枉從人步與人音

其四

火宅須臾沃水澆都門殘夏潞川秋西風不顧臣如
雁疲月惟憐客狎鷗仕路淹名纔計部水鄉騶貴比
河侯星軺使作漁舟去不必春明復北遊
過河西務何聖符民部分司招飲聖符兩莅此
關云
名郎氷玉槯河關飲我池亭綠一灣同署人風疑粉
色再來澤國是珠還恩波容棹名如沸沙翰清齋姓
自顏老大臨流將漱石何山先爾覓峰巒
舟程一旬有餘已迫中秋風雨滯之因感偶成
秋水難隨秋月橈縱然雨色未霜華綺羅乍覺輪蒼
灝荷芰還猶保素娥使去明年知徙否行來此夕占
幽賒玄雲忽歛遙空霽人後平林欲返鴉
其二
川程事事感濡需恰與東行倦客俱逝水回思空解
辟中流到處愧贍蒲情知世外桃源少只是秋來柘
曲孤熟眼無綠吟眼至汀洲已盡看田畬
老母七袠有四十月初度長兄初任及諸塔俱
集有述

浮生七十故應稀寒雪初飄不透闈萩水部疑同問
食冠裳只可當斑衣清無絲竹喧家釀賢似松蘿遠
板扉日夕輕烟披片月北堂原傍曉山圍
南村吊親同侄端乘車寒林泊暮
今朝容易衝寒出縹緲山郊舊識家雪裏情深憐深
酒風前路怯為乘車復攜小阮貧相慰似覺痴王語
可嘉向晚朴門無附者蕭疎空點欲栖鴉
逷訊公孝與濟謙先生前夕夢之而作
一別燕都欲斷鴻故鄉霜雨若為通人遙兩載飛鴬
後夢把前宵似鏡中倍覺消魂無可語情知命駕也
成空蒙山汶水原非遠山水盈盈只傍東
其二
相別生悲相見歡都從夢覺夜初闌宦情與子原同
淡鄉路于今尚未安最是彈冠憐末歲依然戴笠在
初壇欲尋此夕氤氳語好向遙械想像看
雪中同夏茂才獨居坐酌
一室交親促膝爐晚寒假火濟無烟恰從雪至欣人
至頗得天全坐酒全半醉未埋既家照獨醒慵續楚

臣篇窮交拙宦仍相慰語次殷勤念黍田

其二

閒居最是雪中宜滿注偏提滿引卮莫問夜來滕六
夢相看座上魎生姿紛綸素抱惟憑酒領略清魂但
有詩話久未能忘世故為君且止恰持順

奉寄康驤漢侍御先生

厭次墊丘咫尺中吾師漸羽仰儀鴻猶存一片男兒
氣真見千秋國士風珥筆應還新紫㯶菟裘仍繫舊
青驄不才曾忝通門籍寒雪思扳一疲從

石新周兵部至臨邑同飲王葱岳銓部園中別

後寄以短什

杯酒相從睥睨東倏然命駕破寒風松筠遇我叨三
友文武于今仗兩公玉壐頻停軍國慮花田未與市
朝通趨來新釀拚相醉歸去遥心憶不窮

一兒多病乞僧為名因作以紀

垂老偏縈兒女腸芝蘭一夕百迴防况因法喜愁生
短轉向伊蒲借姓長七佛祐來勝藥物前身記取似
繼郎若教弓冶粗能繼莫使陶家法社荒

送邑侯單公入　覲

雪霽寒郊拂曙過征車鏘作德音和誰同琴去清惟
鶴恰及河澌瀾有波滿縣生花因祖餞傳碑擁日不
摩挲臨岐忽作驪駒曲到膕翻成于蔿歌

王帶如以岳州太守入計過臨邑有贈

濟水輕冰瑩客襟重逢雪後歲寒心一麾去楚憐孤
鶴五馬來燕薄萬金鏡裏不延青鬢色笙中猶耐紫
霄音莫云吏事為塵事酷勝郎曹究陸沉

其二

落日山城掛晚陰不妨佳憾聽疎砧人惟旅宦驚蓬
徙語到鄉心似水深舊別長安花各夢新遊濟北月
同尋明朝無物堪充贈稍見貧交是短吟

張華翁張卓翁俱以吏垣給諫典浙閩鄉試回

都過臨邑因賦短章

星度軺軒曙拂旌望中寒色促王程南來鄉校賢書
重到闕公車吏治清燕駿不須京國産越珍應借上
林名二公原妙山東地門下人流更請纓

過歲感成

小院寒深雪作叢自尋生事一年空常因局後翻思
着復到登場總未工老去漸周天甲子岐來忽誤路
西東鷄占尾卜供閒事贏得霜華悵望中

其二

冗朝閒夕叠相過屈指其如歲晚何来了丹心因拙
負何堪白髮向慵多譜年虛憶無成日寫景誰工欲
逝波和霰和風纔可霽斜陽已傷遠山阿

其三

幽居偏與市人違不是輕將萬事揮心為耽閒輸畫
線客因厭冷避宵扉羞言宦久家仍溢漫説才多世
悉非隣子綈袍當永夕月明差足了寒衣

其四

使軒子舍送吾初豈以征塵誤侍閭過去丁年虛作
客挹來卯酒懶澆書青山是福人多棄玄草雖工用
也疎老大總非年少意且看兒輩競三餘

聞定州楊戚守茂仁訃

此日聞君客死音妻驚交哭總傷心年無下壽生貧
賤才有窮途例古今驛路孫楊真共厄方州五馬枉

同臨雞坛交誼應難負碰露聲中説斷金

七言律

戊午聞遼事有述

一從奉使驚寒翁猶說遼陽未進師幾路中丞分節制同時諸帥並旌麾徘徊莫作相州潰籌策誰標曲逆奇共蕩傳来新賜劍更勤天語戒尧池

其二

徵調紛紛海內兵凌寒尚滯雪途程行聞廢弁無軍律帳下家丁但籍名不待師過荆棘恨蚤悲人丐虎狼生關頭躍馬猶吞盜關外降旗便血腥

其三

將多統絝更操觚未練雙甄與兩孟更選時才雖倜儻或憂邊事復辣虞狩家析氏俱無用房相敗侯莫再孫三岔河流應凍合勒期又道及春初

其四

遼陽沙磧苦耕耘徵餉諸方輓載殷況是健兒皆募市那能蓐食便從軍蓬萊虛報商舡運宜大爭言馬群事事借來勞靶脫東邊屯伍豈空文

其五

防虜休將小捷矜英聞塞雪復侵陵去降似鼠方貽恨懸賞如綸亦未憑二十萬金雖驟出五千餘衆早全崩北關浪奏批奴寨如洗金曹慮飲冰

其六

天子深宮念塞垣爭逢邊疏即披翻匈奴嫚語休輕漢田統渝盟可料渾指顧東西情未定邊巡和戰事難言最愁師老軍需少歲暮空憐燒草痕

其七

封函日日達天家盡說憂先計復選一疏尚然孫諫路群卿蚤更奏公車陳陶酒作南兵淚姚帥驚疑過驕諱妖祟時時聞反側不堪稅額說頻加

其八

諸方催檄似先聲軍實將無愧浪名介冑行間多惜死縉紳筆底未嫻兵邊書恐匿沙場狀臣罪仍遺覆敗情艶說春来批[illegible]混同江外也難憑

新春驟暖感作

一入熙辰駛歲華寒衣忽欲換輕紗日因曉霧先融冰風為春妍不待花絲勝逢人皆煥發若旗延客試

清嘉去年此日燕京雪猶向爐前擁絮遮

元宵燈火

最憐鄉國過元宵燈影疑從火樹飄市有清遊應借
月家占豊歲不空飄一樽蟻共妻兒啗雙黛棋從熖
燼消夜夜如斯新物色未須柳色放春條

王肖乾夫以計郎特擢避東寧前兵憲樂建州
貞使道過家王臨邑有贈

羽旌如月度維桑驚破山中夢未詳應是九遷辭計
省已知三捷報遼陽虎頭舊卜封侯貴豸繡新飄憲
節光十五年來仍落莫羞將華髮綰潛郎

其二

與君同界復同鄉萬里應輸六翮翔杯酒相留春草
綠干戈獨揹塞雲黃危時洒落男兒志別路雄飛客
子裝鄉水瑯琊應不戀長風渤海旦貞方

禹城劉氏三茂才君遠來相顧留宿齋中感成
二章

故國交親總勝流祝阿烟月到犁丘但同此室依蘭
澁可任他人喚馬牛語合不妨衷曲露情深偏感歲

時過竭來三五纔過後夜色從容這白頭

其二

客來躁雨點春蒙三秀飛爲玉樹香坐惜寒燈忌早
暮談傾夜飲大炎涼山中漸悔牽絲惡事後仍追戴
笠長一夕東風辭晚門庭爲不得繫芬芳

城隅買園地數畝築垣爲種植之計

山田數畝屬閒身薄業烟波也未貧近市猶無冠冕
客謀生却作灌園人雲霞剩脈非勞買花艸留情亦
似塵但枧城頭春水闊爲予淘洗素精神

其二

是處山川可遣情況從鄉土近經營爲家休勸平泉
石作記何煩洛下名容易栽培惟菊婢安排清峭有
梅兄園中事事太探取只恐岩泉不入城

春日寄壽宮諭趙洪師特師事勘明有徵用之
命

潞水春流樓下深天倪不與世塵侵京華棲艷玄都
色鄉國松寒岱岳心雲白東山困素槃樽清北海伏
孤吟探奇正憶玄亭適此日桓君更貴音

其二

家隣海上佇蓬瀛太乙仙流不記庚分得青藜春夜永著成白僕歲華更風波二月憑天洗心事千秋可露明大呂鏗然應入奏微材誰擂變餘聲

送劉仲彂得第入對

錦袍初解錦袍春映作長安幾許新烟破青山難駐影雲生上苑總無塵深情鄉水飄離曲款語壇難訂故人君到曲江池畔月何能得共綺花茵

送丘六匾以工部出守汝寧經過濟南下邑軒車來及麥風時雙鹿清邮麥兩岐鄉水復因人意合送蘭借比塵談安前臨汝漢纓如洗却望云亭月可思瀟灑天中仍水部休衙一樣詠梅詩

韓中丞晶宇先生過臨邑將蒞真定談及邊事敗壞因述

中丞畫戟去如翰應為𤣥情迅駕還海上將軍易水邊方兵正調常山征途猶校關心淚成寒空憐戰血斑況是春流飛轉餉故鄉濟水正潺湲

酬李仲昌送別之句

南行正值豔朱陽山綴輕䑸水意香伴我無名塵路草沾人不醉別時觴繼然同姓蓋駁李莫以清吟学假唐憶爾才情知韻致依稀柳色罣斜陽

齊河太清橋上別高允乂王真常諸大

山城咫尺濟流生水石通橋即大清故國烟波消暑氣薄游風日愧塵纓欲將水比交親意未可源尋父老名橋下舟中停賈客征帆應也共南程

呂介孺先生家山斗園八詠

主人卜築斗山幽漱石無妨更枕流日不到岩常作夕松如經雨倍生秋盈盈千澗供虹飲去去層橋似水游解薛未忘鄉夢穩平泉絲篠可頻郵

其二

斗園西面引泉池湛水虛亭日弄飀攬擷常珍三秀草精靈曾産五仙芝烟中領略何嫌癖風外商評不落雎好寄潺湲千里王芙蕖賓慕日相隨

其三

紫芝齋裏隱囊吟聲與芝泉響共侵斗室况栖峰窈窕松軒空灑月深沉客來酒潑山房墨入去流隨澗

口琴不信使君原沆瀣露飛催鶴故園陰

其四

籃筍休依山上過懷雲古寺即雲窩詩奴欲借僧獻穗木客休同鶴怨多計日可來憑屐候移時不改有堆螺縱然為吏仍仙籍不枉家山是爛柯

其五

為園底事依山水酷愛耽漁伴野居片石諸花窒入諸層岩幽洞欲藏書攖雲不去貪深邃喜雨時飛洗湛盧漸覺青山如蔗境君家一搨肯容餘

其六

山中事事儘堪清數畝消除一世縈似彷古人先樹植不妨別圃亦疏生葛天只寄柴桑葉蓮社堪忌栗里名異日主人來勝地松筠應與記星蓂

其七

偎山亭樹聽䗺鍾鍾聲遙度萬疊峰蘭亭其地同多竹金谷無樓似俯淞頻捸魚經餘養大細斎茶品但嫵濃清幽種種成孤致喝道花間詎得從

其八

選地倫能依勝地誅茅引水似仙家東披函谷關頭月西胥王喬洞口霞栖處何人同縹緲行游作客亦清娉縱令洛下芳千種不獻姚黃宰相花

姑孰官舍眷屬僕人以熱多病

南來驟作江鄉客暑雨炎風客病時拙宦誰憐無善地薄遊先辦有愁貲一家憎笑官真贅滿目江山趣也痴自向山妻慚說舌猶煩酒餌報詩牌

聞邊東警報日迫感成

王師三敗塞氛騰連墜名城似土崩遠道兵粮應易蜀虛名文武似無能胡塵六月輕凌暑邊事群心未飲氷處處萬錢供一箸先幾杜毅似何曾

宣城道中沿山見江

敬亭山色染人裾吹入秋風拂瞻初雲白似箋渾欲贈江清如練未堪書詞家癖在驚人句太守饞消鱻客魚咫尺峰尖懸古刹片心酷想問空虛

秋初太平郡中得公孝與太史青州書有作

交情雖舊尺書新究向天涯握手真晚達如君終沆瀣昔遊只我尚風塵攻大無用劉賓客慕佛難成白

舍人欲寄遥心終莫寄雙魚日日度江津

其二

奉使仍兼賜沐餘蒙山未似碧山居縱然老作東曹長絕勝新爲郡守初㚖地清貧惟贈紵江鄉狹齋已燒畬外官曾美徽之句今日官銜竟不如

江城憶昔

江上無塵亦有風休衙稍息月朧朧五年粉署常看鶴一夕萍踪便轉蓬休道危言仍可賞似因錢論未能通秋容忽動清齋夢不逐長門憶漢宫

舟過常州懷蘇長公買田陽羡事

瀉湖震澤野塘中有蘇家百畝滋田畔但逢春蔓嫣枕邊仍載澄禪姬官存玉帶償山値寵憶蓮花照炬時登宿文章應不及高風陽羡是吾師

豔詞

繞撲蘭燈夜雨淸瞎香摸索娟珠交仙宫有主應非奔月户無媒不待獻未似秦奴花徹底却疑迎后鳳曾巢逸巡好避氤氲使珍重何煩恤慎膠

其二

嗜飛蛾撲夜蓮披正値叢㛣積雨時款語鸞峰俱口吻柔情楊柳作腰肢比媚買哭情猶悉似夢銷魂事可思鳳鳥鸞釵抛擲後却從閣下問廬兒

姑蘇寄胡厚菴于吳興胡舊守姑孰

太守名流去更芬梟磯牛渚結慈雲黒髭半減循河策青眼全開校士文燕市筑翻吳市和姑溪鴻向雪溪聞五噫應念梁家素秋月如弦寫似君

徃返姑蘇閶門即事

風裏青帘月裏植江城日夕鬧繁葩酒香洌發薰千樟柳汁澄來潤萬家垂老俗心慚後獵邀時狂態放三撾臨流指顧寒山寺爲向空門聽散花

采石驛得胡天岳之詩因酬

眼中兩色澄秋聲頭上雲濃促句成繡谷青山爭借姓畫師詞客兩知名問家原接桃源派作宦猶依采石行興極休令翻羽調淸商已怕晚飀生

馬仲良之廣德郡丞經過太平感書見情

不謂天涯復得朋憶從京國去相仍官程未似江雲逸客興看同岫月澄南渉蘋猶存晚霞北逕人放[illegible]

春水仙郎謫籍吾垂老采石青蓮讓爾登

遣悶焦弱侯先生于白門

不遠江流繞白門典刑咫尺歸然尊寒來縱雪入争
立春近臨風座欲温鉛槧頻更焦氏易筍輿方上謝
公墩一麾姑孰誰憐取亟大清真倘共論

却寄程銓部于金陵

忽枉雙魚傳尺素蘧然如夢到天涯近聞吏部疑逃
酒昔見河陽有種花月色偏新團扇句霜姿已舊美
人紗莫將清淚揮離索幸我萍踪傍爾家

寄劉敬仲計部于京中

江城無夢到京華夢見入風覺後差開箧分明貽我
句逢船遞遞閙君家烽烟見說煩前箸霜雪誰從對
晚衙水滿東南水未阻雙魚為祝一餐加

贈當塗林明府存我

片玉分來重使君江山春簇助雄文琴聲暫操蘭盈
咲錦色初添線五紋舞雪有時登白苧飛凫無跡覓
凌雲自慚遲暮姑溪守也得仙帆共掛曛白苧凌雲山名

寄中鄉李叔賓

一別湍陽不記葉年年猶夢古稷城鵲袍依舊書生
事[illegible][illegible]新郡守名江有浮沉春不管梅無遠近客
倘情欲[illegible]與國尋消息先問行藏後問程

贈滿景升

前輩風流是我師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仙姿味因醇英聊憑
酒音出清諧恰論詩牛渚無妖惟月在龍山誰容過
秋期春來婪尾非關晚我也逢人漸染髭

款司理黄公于姑溪岸上

姑溪縈玉抱山城杯底冷冷夜有聲佳興來收春遠
近劇談坐見分陰晴迎風急管邊巡吹帶雨新潮漸
漲生江上層雲揮不去亂盈殊似使君情

南郊寺中送別司理黄公

日日追隨忽袂分出郊蕭寺戀初曛來乘花月江城
識去似風幡法界開別酒未能春醉客看山猶欲曉
留君僧雛獻茗求題記一句獻殘片月痕

元宵王黄二司理公方胡二寅友同飲太子郡
樓

層樓三五勝無隣簫鼓聲聲報采頻銀漏猶嫌春夜

鐵臺函羅冶洋經東海脫零丁長安與上駱相贈令
野波頭飲獨醒留得金心與蘭契去從千里憶芳馨

題秦太公七衮冊太公為彬子禮曹君尊人家

在蒙陰

七衮天和似液滋偷然醇味自含飴源花欲作蒙山
隱書草猶應鄭里披膝下青雲飛棣萼筵中仙露薦
蘭卮少微郎宿光相屬太史賢星奏不遲已改金龘
為腴筍旋成珠樹更孫枝菜家綵服輸清貴明氏鈞
猴[illegible]德蒼含理誰能究四代福田不必覓三支名源
[illegible][illegible]延芳美陳寔風規信可師

題吳明仲給諫母夫人壽圖

偷然仙掌露晶熒月裏分明寶婺星翥鳳御書包是
獻呼龍隨馭鬢猶青上林秀色從燕擷蕙竹飄音向
楚聆法酒欲將霞作酌忠籌因借海祈齡霜運秋老
留心苦雪鶴仙開透骨馨容詠生綃珠浙瀝母施髮
謾繡精靈都緣瑣闥翩翩拜自是君恩自顯名

玉河秋曉

八月盈盈禁苑流輕寒拂曙水紫秋似分天上銀灣
冷別泫霜前桂露稠珂韻驟迎王會日霧姿徐浣帝
城樓澄來太液風初定濯出深宮月漸收縹緲金莖
渾欲裛瀟疎雪鶴未堪抽侍臣渴吻思蹋熱客子塵
纓欲洗羞咫尺天家無綆到逶迤御苑少胥投曦陽
岈影鵜方入霽色橋飛鳳尚留見說清時暘作祟那
能散溷解人愁

四品稿詩卷之三 終

濟北李[illegible]重甫著

五言絶

雨中齋居

春雨萬絲絲若皆知不知獨居吾共汝曉色是誰滋

其二

春雨泠泠透疎總宵後晝花容寂鳥聲風韻吹蘭臭

澆竹

綠[illegible][illegible]竹春寒未盡舒欲憑雲作醒不惜水連[illegible]

其二

竹宜醉日生更似澆方醒一滴萬琅玕倍增春色逈

夏雲

夏雲疑帶雨拂拂窓前飛可玩不可掬依然碧落歸

其二

卧看雲如簟立看雲如帆似與人行止相縈不暫𠍶

其三

来從遠岫中散向平林上斜日正蕭疎微風𤼵輕颺

其四

忽作紅翠生映山復涵水盈盈狀何方但見層陰起

過都門作

二年不入都記别正冬初今向都門過風餘更雨餘

其二

東過都門去西過都門来近天纔尺五閶闔不輕開

其三

自驅仍自駐蚤暮康衢路也是一朝官無人詢出處

夏夜苦熱

客裏夏炎多牀頭眠不夢盈盈似夢時亦借微風送

其二

熱到夜中休夢乎將曉作怪他攪熱眠半是蚊蠓惡

久寓揚州公宇

遷次三時久王程逐日稽幾將借官舍又作户曹題

其二

天涯最無味羈客待薪官氣色渾如朽心情總不干

其三

分司原散局欲去復逡廵留計和行計非關難肋身

姚邨道中

月夜郵雞寂心知是古墟荒天風自迴古甕霑應餘

其二

五夜月輝輝不知行者苦姚郵郵中人早起已當戶

其三

雨後渡河邊蹣跚下且上殘夢續征途不知與馬傍

其四

笙子亦何思宵征六月時無人知散吏夜色聽驛鵑

經端途中相別

我從星軺至爾當夜色來篝燈言未了分袂馬偏傑

其二

薄遊習僮僕今幾骨肉同似歸仍未遂情盡戀西風

過古瓦橋關

雄州北望中猶識關門迹居然界日截千里如刀割

其二

遺碑標瓦橋一水如襟帶薄宦屢過情人與秋蓮帶

滹沱河有感

瀛南有古河烟莽識滹沱旱後河邊麥誰餐灤帝多

其二

一片紫燕趙南來與滹沱衛河方帶水萬舸仰司農

天寧寺僧頫余邸中

老僧別幾年頭刺盈如雪何事長安中叩門慰蕭劣

其二

昨昔寄僧茶飽君香與茗京塵汨汨時念我心仍迴

枯菊

空齋有枯菊無花亦少枝寥寂何人至寒霜爾獨知

其二

菊花不厭枯留得月中影拂拂向殘枝齋居相伴冷

其三

蕭寂千籬盡雖枯仍是菊翻思芬馥時幾作黃金屋

其四

菊枯不作妍亦自不作媸所恨傲霜者無能敵雪時

歲除喜母至客邸而兒女俱病因作對章

今歲他鄉夕東風母子知紛然諸穉病已自足萊衣

其二

萱草此堂舒休教為兒女停觴覓樂時未免趨顏沮

秋日

二庚伏已盡殘暑雖新凉漸覺陽相惜客中尉薄裳

秋風

拂拂吹蘋末溪溪落籜餘披襟猶欲對怨訴作蕭踈

秋雲

空旻宜績斷七月巧相催最憐三五夜流影逐鴻回

秋月

仍是嬋娟好如何似帶寒究蒙霜夜怯天上也愁單

秋雨

溟溟復飛飛只向踈林滴俄來骨欲驚徐過心仍寂

秋露

入夜便相濡凌晨猶似洗比玉更同珠獨憐淚痕泚

秋霜

須臾匝地生晚菊將衰草王孫無駐青逸士偏憐縞

秋山

陰岫與晴嵐殊皆亦殊状愛他明净粧恰及高秋望

秋水

洒洒如飛雨汪汪佇灌河隴頭君試聽咽向晚程多

秋花

莫以西郊晚叢葩一夕開就中誰莂好風薦暗香来

婕妤怨

只此宮花色無人別自紅未當庭下賞詎必待西風

其二

草侵清夜露猶自欲成珠人在春宮裏嚬眉向月孤

思君恩

君恩溪似雨那得徧春叢九十春光夕虚于屈指中

其二

一入深宮後年年春事非共言天上好明月亦空歸

閨詞

繡帷風蕩入颯颯似人行簾捲循堦下春閑月自生

其二

無計消愁思金釵卜吉凶似聞傳好語旦夕可相逢

薤露歌

華屋皆塵事山丘竟寂然英雄無計策漢武覓神仙

其二

去者日云多存者渾不覺城中錦滿衢城外霜為窖

途次旅夢志別

羅幃雨氣侵清夢不妨曉彷彿笛裙迴猶記蓮花小

其二

別去未成句魂縈似一春夢回仍續處雙黛蹙含顰

其三

不似夢時真却真見背似柔情語未終夜雨驚非是

其四

塞路夢為鄉莊夢爲我碧紗七月風不得嬌羞妄

五言絶

夢中

栩栩渾如是深情相徙倚如是復如非春風花影裏

夢後

渺渺渾成非從何覓真處縱然芙蕖花也逐楊柳絮

又夢中

再來怳惚時記取分明似姿曲盡餘情遂巡愁寸晷

又夢後

夠月憶餘姿因風思容語月沉風也沉無奈消魂去

新春有人自濟上寄露酒鮮韮豚鮓者因賦

冷冷來濟上名酒味堪嘉撲鼻流甘露蓮香尚似花

其二

韮味莫嫌貧新濯明湖雨應非負蚤春恰稱草鍾乳

其三

豚鮓勝魚胙筠筒啟自佳畀之貽百里猶似沛流涯

浪游數年奉使還里杜門養疴以小詩遣懷

名仍牽仕籍心已厭塵容敢避山中友官[illegible]隨[illegible]懶

其二

雖然緣忝使却似爲辭官知已休相許青山無暖寒

其三

何事閑關人非憎應門者鴈以不鳴烹已甘刀俎下

其四

逾四尚爲郎可潛亦可漫眼中已老吾世棄非關玩

東作方興有作

麥秋復麥春田家頻苦辛玄雲看欲合青隴不禁新

其二

五行占歲應多是在春初不解農家事憑人問所如

六言絶

老至

老至龍鍾不覺依依逢林隨人青銅忽睽華髮始歎秋姿過春

其二

老至浮生逾四浮生事事仍需若令副盡吾願兩倍加來未數

其三

老至漸知趣鄙少年態氣猶張西風桃李生並乍見終非吉祥

其四

老至萬緣俱負逢人只道緣慳終然造物殊分不是無才可拔

吳橋公署中夜有感

此地瀛南濟北去鄉一舍非遙忽從夜半生思賊那誰人共招

其二

年來奔走逾北此夕分明向東何事鷄鳴似惡聞聲

未是鄉風

其三

歸近家園未至譬如花隔綃踈可知有母白髮猶自
懸思倚閭

其四

老大無成如此亦知小草依根經來春雨夏雨不改
川痕月痕

聞故園有蝗

薄業遂廵可念故園咫尺生嗟傳聞蝗奪人食為客
翻悲失家

其二

天運頻荒頻亂何因桑梓偏多東來驛上章疏俱是
驅蝗滁苛

聞滁東有變

去歲青齊逐吏今年泗北戕官太平漸覺多故白刃
仍探赤丸

其二

征路鄉書多異潢池兵在比隣貧夫賤子常耳底事

[illegible]違亂人

姪端[illegible]日書至因感亡兄身後二女一亡一寡
徐甥學又未成

書及[illegible]鴻未度西風登與為鄉鴈行分已十載寄淚
雛子寄愁

其二

一自哀鰥剝樹霜多樹上無花棗鷲女哭何故為室
更嘆為家

其三

吾兄又棄汝父生前未竟儒冠蘭茗正習鵜鳥泣鵲
方期旅翰

謁閔子祠

不遠山城祠古依然遺像如生門前洲上蘆荻兩兩
哺烏有情

大柳驛在滁萬山中驛上有魏仲雪韻因次

為客無之為吏偏經無限高山臨眺樵子斜徑腰斧
自行自還

其二

只是馳驅便苦何人不見青山嘆此勞形欲出謝他
幽境應還

七言絶

送頊齊甫之大同時自高邑至易

鄗城匹馬絡秋霞三五闉闍刺月華到此和歌鏘易
水荆卿村裏可爲家

其二

君去千山繞白登詞鋒切破雁門氷東裝便得從軍
賦寒滿雲邊有健鷹

易水送别趙伯兄

燕臺十丈築黄金鑄作英豪數尺鍔前路莫輕談劍
術荆卿俠盡少知音

其二

一盃燕市酒深深盃影微飄見遠岑軟飽春風惟恨
别他人醉面不關心

宛中李叔賓討儲北部托彭伯兄問余因作

晌陽一别八逾春二月鱗鴻似未真見說故人文已
爲東風消得念交親

其二

聞君晚看上林花天馬遙銜到帝家莫道黄金似買

骨如今飛鼠始蹁躚

其三

易水燕山咫尺通交知舊雨化新虹分來澆作別鄉
酒離合肝腸壘隗胸

其四

別後遊踪渺未諧寒膛鄭重喜春回嘆余蒲柳無顏
色桃李東皇儘意開

春日有懷侄端時正東省異葉盜作

故鄉厭洊濮東偏春杪懷人黯柳烟僮僕嘶依多事
後天親遠阻亂兵前

其二

春風不透萬山雲金作家書火作氛世難為官仍乏
食居貧學劍倘從軍

遊仙曲

雲楚三秀吐三山琪樹蔥青杳靄間猶覺秦樓簫曲
艷只消綠嶺鶴飛閒

其二

丹丘片月滯微生不比人間紫瀾明聽徹宵霄尋不
到珊珊應是步虛聲

其三

妝來雲了與風華總在瑤池阿母家漢武空令逢[illegible]
情殿中只得見桃花

其四

身到琳宮不借輪玄霜絳雪練為丸笑他龍虎和鉛
汞遮莫爐中覓太丹

其五

一曲霓裳泉向雲羣真[illegible]靜仙家樂[illegible]凡
界只隔層霄總不聞

其六

絳節遙遙捧彩虹[illegible]玉為容天人亦有升沈
恨橘樹波邊去叩關

詠易州大龍山

郡城直北有危峯千里綿延十里[illegible]我欲振衣遠崎
肆莫令絕塞鬪炎風

洪崖山

萬仞洪崖迥拔霄瀛陽[illegible]仙人丹竈尚存

跡一片寒灰火盡消

窮獨山

僻地烟嵐刺眼長迤南株櫝蠶平章只緣勝國題殘碣破霧穿雲負幾行

奇峯嶺

嶺頭廻合繞荊西猿欲愁緣老鶴低不獨探奇賞眼界居然作障固北泥

太寧山

層峰叠作翠屏尖上下招提淨不異莫道瀛王吟處好清音宜為老頑拈

乳水洞

洞石陰森十二羅一年四序不爭多居人試卜賜和兩果是山靈解物瘥

紫荊關

西望危峰矗矗生雄關相映與雲紫平時開却千屯甲軍力笑殘萬楸荊

玉峰石

巑岏中有秀肌膚璞玉難名欲借呼只恐剜成淚石貸春風未使透冰壺

五公山

漢家王氣開妖氛忍見衰平改巨君今日五公山下跡殘碑不勒美新文

郎山峰

雲聯三十六峰奇屈指何峯更險巇鎮日難窮幽絕處瓏瓏忽湧幾高枝

星月巖

蹁躚玲瓏不借鍬疎星淡月透山巖方疑斲削天工巧或恐陰冥鬼斧爻

荊軻山

荊卿高館朔風寒山畔潭如倚柱看燕國黃金空奚兀買來匕首便汍瀾

古易水

從來巨浸屬幽州南北分波復合流千載若無荊俠事蕭蕭只作等閑秋

雷溪水

五迴嶺下瀑源初激雪奔雷瀉太虛底事森流寒不

盡颯然方趂塞垣狐

古長城

綿亘長城萬里四遠依紫塞近金臺書生解說秦皇虐今古邊疆未作灰

五華臺

候臺遺跡自燕家烟雨何年映五華一到芳時惟落照觀雲今日却觀霞

黃金臺

百尺巍巍出撖陰荒臺曾結築黃金休將名士同名馬俟察仍存豁海心

漸離里

村舍依然燕市春酒帘獨少和謌人壯夫雙眼能相識矐却仍宜向軻親

召公祠

易水方城築故燕冊青祠宇夕陽前異時南國甘棠地移傍幽都析木天

四賢祠

破齋猶傳樂劇名談天鄒衍有同聲祠中伏臘堪相共樂忘黃金買郭生

余自三十以來漸不食豚四十以來愛讀佛氏

感作

飲啄前因定後因從來由分不由人王家飽啗蒸豚美應笑拋刀是佛身

其二

偶指浮生福德粗也曾食肉也曾蔬中年頗解無生諦吃飯穿衣已厭餘

其三

豚肩拂豆不盈匙約略醯葅欲罷時總為無才虛宦海浮沉政作放生池

其四

衣冠卻部本儒生章句今為念佛聲老秃到頭徒秀尾粗茶淡飯舊經營

得夏茂先封書

故人迢遞一函書剛及春風已過餘數語惟言儒業苦天涯花雨也欷歔

其二

別來明月幾虛盈松老梅疎總繫情爾未成名吾拙
宦逢人只是愛肥輕

其三

尺一寒暄憶各天憶來同學是初年蹉跎欲染髭邊
雪已歎浮生等輩先

其四

千里離居夢未稀升沉蹤跡有心依書中細哩窮交
味不說彈冠說解衣

李仲顒謁選得縣佐過易州因為贈別

桐花猶宿老叢風匹馬西停更欲東指大一官驚白
髮龍鍾雙袖繡青銅

其二

謁來面骨瘦崚嶒一片肝腸尚自憑若問浮名都小
草為郎豈必勝為丞

其三

五十窮途可自嗟闌珊野草也能花猶憐姘婦今繞
嫁老老仍須抹鬢雅

其四

儒冠邂莫換青衫仕路堪同上水帆莫謂峨松清署
好難如磊砢在山巖

夜雨曉作

夜雨紛紛總不知曉年貪夢已多時緑舒紅吐千顏
色任向西園曉盡滋

其二

陰陰客思有春知春更相窺欲慎時雨態嫵人如嫷
酒醒中情緒醉中滋

公宣子茂才夜飲都門外佛庵因宿月中

故人乘月出春明酒冽茶香夜暑輕坐久猶拈談麈
劇僧居彷佛舌蓮生

其二

蕭疎蘭若帝城偏玉漏無聲月渺然客裏清光貪不
寐何勞風雨對床前

其三

此夕青門感歲華交親味勝邵平瓜憑君莫道長安
事明月升沉遞李家

得張鍾石民部書却寄時張奉使

憶別秋颸滿薊門于今易水浣春痕篋開紈扇君如
對皺出青山映白雲

其二

風迴省署篆香吹三點烟飄字似伊欲識前身檀越
絹詞爲夙契盡爲師

其三

書來五月吐芙蕖上苑風光類子虛忽作四愁西望
切張衡那復遜相如

其四

似聞莽蕩廣川邊玉尺南來夏不㬉只恐儂四君已
去燕山嵐翠共誰㨖

夜凉

六月炎炎是伏庚夜來一雨夏凉生脩然無限江湖
思枕上閒抛世上名

其二

牀頭看月濕如氷應爲家鄉詩思紛忽作蕭疎心慮
凈多愁不向桂輪增

贈別易川王長君茂才

家聲民譽豔諸王淮水今占易水旁恰是驚鴻翩欲
下風流猶引永和觴

其二

散局何人問冷官少年氷玉屢恒寒文心酷似來禽
點別後鳧箋紙上看

其三

君家銓錫總疏金繞指余消百煉心岐路休談荊軻
劍也非鉛筑始知音

保定郊寺將雨

驟合玄雲四望陰驅輿聊避梵宮深山僧一點禪留
爽客子初成喜雨吟

其二

冠纓誰浣舊塵緇一片花香凈地宜不必旃檀方白
法瀟然靡蔔有清颸

寄邢素庵民部時方別後

恰正相逢即已分祖筵猶染喜筵雲城頭片月金波
濕酷戀燕臺夜色紛

其二

侪教杯酒促驪駒未了心談尚似酥前路淶波千萬
折紆愁誰醉月輪孤

河間鄭舍和瓊英壁上句或疑非瓊英作者

自古才難情亦難鄭亭春老夢應殘青鸞留得神仙
字想像春纖半掠鬟

其二

風流真贋辨應難花雨天涯六月殘不信蛾眉工染
翰壁間浮渲似雙鬟

新中驛壁

日駛秋痕方過雨風篩午響但聞蟬郵亭一飯驅車
去更報輕肥擁傳前

其二

驛舍喧闐能閱世前人題罷後人題獨憐滿地青莎
毯春去流鶯久不棲

送董丈之淮襄令

薊門秋色渺如烟簇簇還分代馬鞭莫謂晉昌慳鯉
素桑乾水向白河濺

其二

燕京西去切斜關茂宰琴飄塞上山君到太行嵯驥
櫪終然祈木望銀灣

答公賓王崇戎

燕中八月塞鴻遲猶見無時信也賒莫恨沙場多笛
弄憑他吹到驛梅花

其二

尺素熒熒霧幾行怕成霜色悴春棠團圓更掃齊紈
扇猶似珠光濕夜光

其三

手幢高擁建昌城誰識投壺即請纓佳句雲催成速
韻因風字字說平生

其四

薊門人遠未天涯損翰分金誼不貲似念潞郎顏駟
老一枝空復借鷦鷯

句月之間往還河間者再於輿中漫得數章以
志瀛臺之勝

征入瀛畿已逾旬來去瀛洲風物新臺畔千絲烟柳
色羨他飛水不飛塵

其二

馬上翛然頓滌塵近城五里水亭親初秋仍帶芙蓉粉七碧三朱也可人

其三

天涯涉處是通逵如此風光知不知雲逐征大鞭影合月分遊者指過𥦗

其四

霽後偏𥦗陰也𥦗河間秋色似相期城中多少衣冠客讓與行途取次題

過竇店感昔

龍煙籠雨入雲林客子車聲雜夕砧老去王程虛壯志他時遊冶憶童心

其二

西風客鬢乍驚秋星火遥從野火流屈指廿餘霜月改紅塵應悔誤青樓

入都自嘆

中年薄宦尚經營自哂無成似有成畢竟好龍仍畫虎風雲孤負歎平生

其二

不是冠裳逐衆榮借他塗抹抵浮生東風已去西風至愁把秋容向客情

其三

一到京華點便喧追隨饞餟似騰騫茫然九陌無滋草空見浮埃散雨痕

道中望天寧寺感作

浮屠十丈遠能分梵唄因風刹入雲幾上長安征路狎終慚色吩與聲聞

其二

邊巡塵地有諸天尚憶登臨十載前今到匆匆車馬裏不知咫尺一燈然

其三

尋常客子經過處誰向蕭然動遠思疏雨招提京洛近天花飛盡未沾泥

其四

澹澹秋光入寺多就中簷蔔即烟蘿燕京未得真檀越縱施黃金也作魔

其五

不遠猶看上苑來露深如雨接香臺馳獅却向長安日欲扣禪關寂未開

其六

當日曾栖梵宇幽學人今作宦人遊怕令相識閒僧問三徑空門莫住騶

移寓感成

浪隨仕宦十三年今日蝸廬似壁懸稍為雨餘遷徙去或離日炙與風煎

其二

半世浮沉苦海沿一家今泛帝城烟縱令旦夕依天日去住仍同上水船

其三

處處居停索饑錢虛論書棟復雲椽個中覷得無多法客取閒身食且眠

其四

萬事由來如意少安居不必更參禪浮生取次原無定到處菩提到處緣

燕都中秋篇

去歲中秋易水湄今歲中秋燕地移一般析木天津色依舊姮娥泣桂枝

其二

明河應接玉河深天上人間渺未尋多少浮沉燕地客只爭秋色有晴陰

其三

秋思此夕浩無隣客榻憑他月似茵畢竟誰知蟾兎事居然烏鵲伴逡巡

其四

燕齊相距月間關鄉水東流濺舊山三徑輕莎今入夢幾行弱柳昔曾扳

詠鄧節婦詩 節婦公太史女而婦於鄧鄧家舅姑及夫俱亡婦携孤依其父家孤亡婦亦自场

黃鵠一聲凄入雲酸嘶離語夜離群無端霜洌存氷骨泣露悲風也不聞

其二

生來華屋綺羅香鳳去瓊樓獨怨凰信是冲天霸物
盡廣寒砍桂有清光

其三

兒存猶是未亡人兒死從今總絕春地下若生連理
樹栖鳥將子慰魂新

其四

脆蘭柔玉一時摧惟有貞心不作灰夫死無家復無
子珠葉錦帳為誰開

秋日東宋先之

隨例趨朝隨例參愧無視草與傳柑秋颸不作相如
渴蓮蕙蕭疏露尚酣

其二

前年別去似南鴻霜露清還傍漢宮但問芝眉仍故
否娟然妹月不爭容

柬李明馨氏都

同舊不啟共爐香炼月微分篆影長老大憐余仍慣
被誰知東省剩潛郎

其二

白起輸君趙郡名任從馳李笑平生如今免作王家
棟甘蓼差能滅世情

其三

同鄉慚我似愚夫猶識清真是聖徒一別常思風味
厚居然重飲向醍醐

燕鄉秋日睇侯岩谷大行因懷仲木進士

二妙雙騫上苑枝翩然金樹傍英奇風前有賦供庾
雪英誦梁園唱和遲

其二

春風久已賭還鶯吹入鵷雛鷺鷥忽感秋颸落搖
葉憑君題句到原鴒

飲魏道冲齋中劇談花石罷玩之致

京塵千丈到茲無得共清齋月不枯莫謂劇談如影
事和人和酒共醍醐

其二

憐予一滴醉思眠縱復空杯亦洒然坐久沾花猶愧
佛起來拜石未應顛

其三

書齋事事合清流瘦木宜審玉作斅不待水衡題署好個中擬與小瀛洲

其四

架上書編連屋枅烟中篆影似燃藜此時却厭醲肥供陸羽清茶杜甫詩

燕都晤洪南池大叅先生

稷城曾在玉壺中別後江南與岱東忽向薊門秋月色遠心猶自目飛鴻

其二

為君故吏更知君世上金交枉自殷留取淡然常似水一杯把酌重千斤

其三

務惟來自汝南時袖裏清颸與北吹敢向名流爭附驥倏然月旦許誰私

其四

八載升沉不可言龍門依舊看高騫自慚雕伏仍郎署反讓畬環解報恩

送劉環江民部轉餉薊州便道還滁州

軺隨星使度河過影入秋槎拂薊多塞上投醪歡鼓吹軍中橫槊韻鐃謌

其二

漁陽南望復東偏近塞無分薊與燕轉餉早隣滄海水故鄉鹽鹵也堪煎

其三

盡省名郎夙擅文新篇艷説是從軍幽燕宿將俱迴席春色梅花醉使君

送袁滄孺民部奉使促鹽課因還楚中

袁粲人風衆不如朝田春雪散衣裾即今軺傳南天去去後含香署蓋虛

其二

兵傳鹽筴數千言唐室有劉今有袁國計錙銖蒐渤海臣心瀾澀潔湘沅

其三

使節南來為督艫清河帆雨接淮河心憂杭稻仍憂少海上煎熬數尺波

其四

擷蔺莪莪識卽潛一竦堪令國諜驚此去似聞明主
賜與君共味水晶塩

署中偶與同寅高印南談道家言

入間不信有冲飛得爾玄心印証微若說冎爐丹火
秘九還休向錬師祈

其二

内藥難成外藥非參同指趣世知稀五陵縱欲求三
昰神武門前若個帰

丁巳燕京四月始雷

一春淅淅不驚雷底事俄聞四月廻龍德何嫌為序
晚雲從應侯到今諧

其二

細雨輕風久已回如今纔有迅雷催春明門外青青
色瞎覓流光九十來

王瀬川使還安丘以句祖之

相從鴈序復鴒行花裒征袍去路長留得蘭芬仍在
室非關畫省有含香

其二

四月燕中桐葉寬摘來欲寫淚痕難只緣鳳德翩躚
杳似訝秋聲滴瀝殘

其三

君因奉使返渠丘月共雲飄北海頭總是故鄉迎節
鶴那能勝友附仙丹

其四

清心如水映緇灘一鶴翛然與客隨不作熱官熱冒
豪即散多病也輕肌

王季木至京相晤以嵴屋詩讀李評見示

一別驚心四稔多重逢肝膽竟無他吾儕不作寒暄
語春雪旋勤索和歌

其二

年來聞道子猷船乘興常依嵴水邊為愛浮家渾忘
客况多佳句即同仙

其三

淸心最蘇謫仙詩長句山泉爾更奇讀罷祈祈風洒
洒蓮花五月洗芳姿

六月邸寓大雨

草來無計可消炎一雨如珠密灑蕉彷彿平林吹宿
鳥隔窗驚去不相黏

其二

早來思潤如思食一雨群兒不厭多向夕桃笙含逸
氣翛然如擁素秋波

閒居即事

計畧歸來感素餐應門客少復羞殘一年屈指閒居
債坐也曾攤卧也攤

其二

莫嫌薄福與閒官遮莫吾生此已難若使晚年如一
日浮屠即是合尖看

其三

科名仕宦總休嘆贏得青衫勝白襴故土生涯僅農
事閒曹伎倆了儒冠

其四

倚閭菽水憶親歡抱膝嬰孩怕子寒□□事眼前粗自
足一名身後更誰矜

二兒一懶讀一多病書句遣悶

□入□□□子擔一時痴病總難堪浮生未結無明
業只恐因緣也是貪

其二

陶令都憑諸子愚鄧家可惜一身孤如今贏得成煩
惱苦向膝緣計有無

史侍御盤石同集戴杜二內侍處小飲時史方
候命

客夕寒深霰欲飛一杯相對破霜威知君繡斧明朝
動似為鄉心暫解衣

其二

桑梓芝蘭味更多青雲也自領蹉跎內家法酒當筵
醉帝里新聲選妓歌

送來星海民部轉永平餉因還三原來為丙辰
冏第又其先職方倅權山海關

片玉英英瑞彩生如君豈減郗詵名計曹纔作含香
吏塞地俄聞吹笛聲

其二

□王東顧念盧龍銜命星軺度遠烽怖得成人加纖

暖春寒賜錦色猶濃

其三

楡關雲護壯平宜莫謂西風塞路岐欲覓當年司馬
蹟蒹𦆉猶記過庭時

其四

送君重唱夕陽開前路忝川瀨滙迴天馬不須肥苜
蓿上林今已足玫瑰

閣中方睇詡寅丈以家集見示因作為謝

蘭省東風欲吐葩相貽春雪六為花一門三作含香
吏應艷名家是世家

其二

梟山得似玉山遊燕越人風總勝流翻恨上林佳品
少蕩枝久說自閬州

其三

異時王謝有芳名家近清源玉髮聲明世衣冠如晉
世風流不羨五侯鯖

其四

一從京走鬱輪袍遂有才名寄板曹容易明珠天府

借文觚原秀海中胞

太平鼓曲

燕都之俗逼歲除少長皆擊巫師鼓子稱曰太
平鼓偶為作曲

聲聲敲破帝城寒沿巷沿街一簇歡盡說太平都不
省個中贏得歲華殘

其二

掛花爆竹報春遲似借螞催羯鼓時玉燭朝家應燮
理那堪吉卜問街推

燕中疫盛兒女俱疹憂作

今年疫癘滿燮中旬月諸兒一病同毋訝妻憂無計
可方書探盡藥囊空

其二

前門巫覡後門醫煎湯咒水總無奇盡言沴氣俱相
染明德休云癨不宜

送馬仲良還新野

八月瀟珠露裛霞輕飛渡渲到行車杯中映倚天涯
色半濕蘆溝水畔茄

其二

去去前途曉渉沉荷聲如許客中愁[illegible]兩處俱帆
水宗在幽州冷豫州

其三

驟入丰韻使人心有淚休教便滴襟前到義陽襄鄧
近香橙甘菊綴秋吟

其四

暑中影篆吐為烟留得斉槐墩入蟬莫歎別魂揚柳
暮千絲猶遶祖生鞭

秋日憶家

朝朝客况惜離居又望鄉書又畏書兩地吉凶秋未
卜月從望後到弦初

其二

憶家應為憶萱花能保西風不到遐遊子欲將雙淚
寄將梅將柳與汎麻

秋日得家耗請於大司徒李公求歸

鄉書得到似愁輕顛悉門閭倚望情畢竟何如歸去
穩尚書苦絆計郎程

其二

一官星在念珠曹千縷何辭握算勞畢竟歸時鄉未
穩家愁活計國愁遭

夏竟封茂才遠至燕都感念今昔因就對篇

客裏秋容見故人儒冠驀自到京塵憐千留滯曹郎
脫對爾蕭條旅况真

其二

若從俠意添窮淚我似荆卿爾漸離燕谷黍生燕市
酒寒暄酤向醉中知

其三

高齋促膝對青燈一夕談心罄未能明日更宜深下
榻從來秋色到諸陵

其四

屈指分岐四載多正逢疎柳與殘荷自慚小草生平
負戴笠乘車事已訛

其五

黯然孤劍陌塵蒙似悔儒途不耐窮看我為郎如緖
脫世情只可付苓通

其六

齊竽孔瑟總成差贏得風塵兩鬢華不見青樓歌伎晩仍窺粧鏡学梳鵶

李仲潁丞玉田四月被逐相見京邸惻然有贈

一官已自歎卑棲不道亡羊路更睽難後相逢燕市上風塵纔認舊鬚眉

其二

多少天曹謫選人黃金滿載尚言貧如何一席猶無煖遽莫天涯作逐臣

其三

猢猻入袋似微官出袋無山可去安憐我仍淹郎署老仕途亦復愧緣竿

其四

人間直道有誰憐仰面蒼茫莫問天緋紫四時饒仕宦青衫三月已迍邅

兒病稍減

垂老牽情子女緣無端多病苦相煎蘭芽生在幽堦上一日探看十往還

其二

秋風減病更寬愁眉皺纔收笑語摻庭下蒼筤清百尺也從弱筍細培脩

秋日賜百官著羅有述

詔下天家許著羅一時衣被主恩多自慚身寄珠曹直買向花坊樣已訛

其二

涼風吹向九衢過藹省風前剪越羅隨例總無絲縷補山中蘚薜好衣荷

為郎及滿

三年荏苒鬢驚霜不是潛郎是老郎敢向尚書書上考蚕應樸被去倉皇

其二

省闈日日似匏居忽報司䙿　欽歲含香無可奏官如倉穀有開除

春宮曲

深沉不覺是芳時但羨沖融太液池鴻鴈飛來宮樹上春光占得最高枝

其二

輕暖爭盈玉砌生隔墻瞬影散啼聲自從添線知多少一縷何能繫早鶯

長信秋詞

袖誤飛雲鬢誤烟如今霜月獨娟娟一年常是成蕭索不待霜紈恨共捐

其二

愁極翻開夜燭灰已虛綠吐與紅開西風忽透倉琅入推却秋聲不肯回

少年行

博場空手賭千金旋入倡樓共酒斟不是狂來輕擲去到頭難擲俠人心

其二

馬上相逢意氣飛座中一語死生歸男兒熱血刀頭吸咲殺儒生冷下幃

塞下曲

朝辨黃雲夜辨霜戍人生死是沙場如何夜騎傳消息空擣胡巢出塞忙

其二

䗖林祭罷晚氛濃莫道胡弓讓漢弓恰是太平誰挽石五千班戍只墻工

其三

來如疾飈去如焚人馬牛羊流血奔處處猶稱淯野後那知不戰巳啼痕

其四

大將爭誇襲虜奇三更聞道返馬支也從親手芟胡級賣作他家報捷資

采蓮曲

冉冉風吹香透深若耶溪交度溪尋幽情豔性春相值花比紅顏千比心

其二

依稀翠帶與荷飛縹緲紅裙亂蓝圍向夕人蓮俱不辨花香彷彿月痕微

楊柳枝詞

漢苑隋堤處處春春來驪曲戀征人莫疑折盡渾無色青眼明朝與別新

其二

楊柳烟迷遠陌塵遮馬首亭前綠不齊莫逐斜暉流水去陽關西更塞垣西

其三

綬纏絲絲盡綰愁去千客路住粧樓分明記取臨岐處十里春烟翠自流

其四

一片東風萬柳過春晴不改隴頭和只緣閨恨添如線怕見流鶯慣織梭

其五

陌頭飛絮欲漫漫去逐邊程笛裏寒但使相思人尚見也勝折向別人看

其六

紫烟蔓雨作春痕曉見晶熒晩見昏日日水邊如解意只應不解洒離魂

閨怨

相依不解是相依別後方思未別時和雨到心愁有[illegible]風吹[illegible]久堪疑

其二

眾裏忘愁獨處愁花方吹落月將流綺窓繡户成何事[illegible]遠門常自傷

青樓曲

春風夜夜吹烟花夜月纓頭煙似霞收拾一春脂粉事餘情休更訴琵琶

其二

御道逶迤麗景邊風流也得綺羅資若令玉瑣翱翔新曲未必長安遊冶知

漢怨行

瓊華瑤樹各翩翩死裏春光苑外連信是東皇偏帝里柳能三起又三眠

其二

別館嚴妝輦路青天家雨露濯清泠上林雖許相如賦漢主終憑狗監稱

送楊文弱轉餉遼東因旋武陵時侍御翁掖黔將還太翁在里

[illegible]不遠亦幽州只限神京與戍樓塞水經霜仍

綠隨君倫澀容程秋

其二

邀陽兵渴待枝醪恰得寒梅映使袍醉俠更深燕市
酒醒愁休賴楚臣騷

其三

于今軍國寄君家令子乘軺父泛槎玄菟貼鳶休詡
苦主恩容憩武陵花

其四

聽笛雖淒是客過寒衙已晚近鄉多更憑商確楂梨
味家果同餐上苑和

送周二咸宰肥鄉

燕臺南指趙隄邊春度漳流柳萬條我向杯中縈作
別人從馬首去相邀

其二

仙吏飛鳧傍廣平京塵忽遠列人城春明再向雲鳧
識天韻惟憑舄履輕

其三

兩別都門倍黯然飄霞飛雨似因緣只應琴意懸山
水保得鍾期解七絃

其四

明朝客况渺渾河一片綿花係戀多莫以染絲悲大
路青藍不逐世人訛

送劉心統宰趙城

汾河縈向趙城隅姑射遥分秀色孤君到餐霞燕飲
露應知仙令占冰壺

其二

杯底渾河送去橈臨風折柳更蕭蕭俠心今醉荊卿
酒吏跡前登豫讓橋

其三

東皇春為使君增花帶名香滿縣凝怪底錦成紋五
色斜陽吊古有媧陵

其四

屈指分岐路越千重來聚昭定何年太行峰外應為
趙碣石宮中苦憶燕

送別王季木使關中還濟上

東風寒食晏溫天粧綴征軺是柳烟青眼那堪人飲

去紅塵誰更爾相憐

其二

渾河流射蘆溝橋但見輪蹄不見橈恰得波濤方定後仙舟似讓使車遥

其三

葵酒纔酣正和歌春岐忽訝羽聲訛已知移柱催絃急莫更將鉛入筑多

其四

中年哀樂倩誰遮對面看愁覺倍賒不得緑袍常把臂个情虚艶漢宮紗

其五

起舞尊前柘曲狂升沉付與寸心詳窮途賓比分金厚拙宦何須結綬長

其六

臨岐黙捻兩平生欲借東風減世情豁上逢人休白眼妬春今更到倉庚

其七

恰到分途信友朋消魂却得贅心増殊歸掏向明湖水净洗桃花似武陵

其八

王程只恐夕陽流驛路猶縈曉月愁此去不令關吏識十分紫氣也難泅

其九

署裏馮唐老滯淫逆君岐路駛春陰揭來試問揶揄鬼去住應愁兩處侵

其十

都門一夕報郵鐵别後油花爲爾占四月朔方足風雨休需塞上結池盐

都中贈成元岳

一夕逢君識勝流俠人心骨與人睟飛來雨色澆新醉嗅得蘭香似舊遊

其二

銀燭燒殘未作煤深情軟語劃成灰主人贈有樽中酒和得新歌亦壯哉

其三

君在曹南我濮陰誰圖兩地即知音應知竽瑟分会

古齊魯文心個裏深

其四

戴笠乘車事有訛何如把臂與相過將葭几玉無顏色只好春風領略多

內弟髙君母孫張君自遠至京夜話感成

異鄉異客不禁秋得爾相肴一破愁若説離情渾似髮談邊細理續無休

其二

炎風初滅緒風微憐及天涯人未歸鄉國新聞言不竟如緋猶阻是仍非

過安河上髙臺層樓望塞因感祿山事

樓臺矗起壓安河北眺黄雲入塞多此地曾經鞞鼓亂休云流水更無波

其二

獨向初秋望欲迷青青草樹幾山阿開天異代興衰事恍在漁陽馬上過

其三

濕㙞氤氲貝翠螺山家簇簇在雲窠逶峯忽染層關血節帥鷲傳出塞歌

其四

河中秋水不生荷流向斜陽下峻坡此地今須仍李郭盧龍休比舊消磨

山海關海樓上觀壁間題句感成

雄關屹立海濤中觀海休矜得句工今昔遊人題不盡依然斜日射殘虹

其二

樓下洪波壁上肴吟時凭遍碧闌干太平一片關前水不必為泥更作丸

其三

拂拭輕塵洗兩眸煙波萬頃付風流平居只作閒登涉今日胡鞭欲浪投

其四

南來大海北崇山曾作秦關復漢關一脈升沉憑嶽目東流不共夕陽還

舟行無題六十首

夜放孤舟未放時微風暫起不矜持隔橋漁火星星

見暝色偏應水宿宜

其二

畫舫帆檣剌眼新中流簫鼓鬧聲頻冷冷別有傳清磬道是舟人供水神

其三

轉漕江南萬柁連過洪見說迅仐年運官運卒爭交卸路水分司正剗船

其四

朝官奉使樓船高秋水漈洄八月濤縴索夫方解纜誰思驛路毒于蛟

其五

朝來焚楮酹船蓬快說長流得順風舟子張帆仍捏楫白河水淺也堪通

其六

岸草青青指顧間水鄉漁父不樵刪舟姬柁尾依芳色折得如簪壓髩鬟

其七

一灣秋水幾回波沙淺非關客載多潮水縣花四十里行來兩日倍蹉跎

其八

南人生狎水為家北人也學業漁又利槅危檣總關事兒孫長大已呼爺

其九

風帆無柰淺膠來三老斤斤展纜開用盡斜陽何限力不如激浪一番催

其十

楊柳千絲帶水涯河流襟抱縣城佳潮人曾作邀人伍不及延芳淀裏排

其十一

白河流與潞河長剩水其如滯野航朝去踈林夕仍見河西咫尺幾徬徨

其十二

坐看初曦立看暝舟中鬧數點分明如河漁網收殘照僉逐蝦蔬與蠏兵

其十三

同涉波流幾處逢輕舟頗健巨舟慵江南人耐川程

綫惱亂鄉愁北客濃

其十四

試問河津畫去艘下流日日片帆撞休憎過淺偏相
滯客況應同宦況降

其十五

曉舟燈火亦寥寥猶與舟人照緯蕭兀坐船窗無個
事細攤書帙送涼宵

其十六

鎮日濡需似水坳晚來僻淤澁行庖北中菰稻仍應
少頗有魚羹助客殽

其十七

泊舟正值雨霏微片片川雲欲染衣夜聽霖鈴忘滴
漏朝看皺韡辨高磯

其十八

奉使曹郎水上居晚呼鈴柝擾樵漁別舟瞰火喧更
鼓緹騎將軍沒不如

其十九

潞河河水雜菰蒲舟上激來笑挽呼中冷惠山何處
覓也應嘗得雪瓯無

其二十

水鄉在北略如南鴨脚鷄頭市滿籃畢竟燕中多棗
栗岍頭買到與兒甘

其二十一

白雲綿邈岍頭迷裊裊蓬窗一望低秋色倚閭人共
曉家山遥望樾陰西

其二十二

縹緲烟波溜夕曛扣舷歌似玨噫聞伯鸞徳燿雖難
附瀬書報家琴童痕

其二十三

兩舟先後度朝昏不廢奚囊與應門取次欲供清淺
趣巧洄何必學崑崙

其二十四

河西桃柳護堤青八月尖風一葉零 仙郎心似
水家山細説感云亭

其二十五

城下斜陽水上流招攜杯酒感沉浮使君惠露秋芳

湛况是同心蘭味旋

其二十六

漕舸商舡往返曾秋聲雨色暗篝燈守夏征稅榷津渡人畏回空感夜冰

其二十七

鳴鑼起鼓鬧相肴人傍金牌似虎冠一自中消稱稅使燕河水色半洸濁

其二十八

揚村秋色裏盈襟到此河流覺漸深夾岸居人多厚殖浪言搁水可成金

其二十九

試問川程與水鐵頗忻津閘遇風恬半旬纔涉重朝路今日堪將兩舍兼

其三十

沿岸行舟尾可銜一篙試水去攙攙欲抛骨肉和僮僕前覔秦人掛遠帆

其三十一

運窓屬耳水淙淙底事征帆滯幾重如此風濤渾奉歎渡河烟柳豈從容

其三十二

日日妻兒競問津津程愁殺返舟人寸心自惜潺湲水瀛得遲遲且避塵

其三十三

初入行舟似滯遲徐移下水耐侵尋應知世路難由我盡定隨緣帖客心

其三十四

天津拆木曉看潮南北盈盈不礙桡中有漕艘三兩艙逸巡後至白河橋

其三十五

白河衛河丁字沽流通海口尾銜艫近來截得南粮去直運遼陽備勦胡

其三十六

軍需轉輸帝畿東望盡瀛洲一水中呼癸呼庚愁且夕徵兵又報餉頻空

其三十七

四百萬粮河上收衛河沽水寄咽喉危時若說元家

東築舍翻增海國愁

其三十八

海運艱舟後慮洋鹽船繞岸亦無妨昨傳女直烏龍耗五百胡艘已可航

其三十九

水到天津蝌蚪肥客中秋色露痕微青蚨買却招潮子醉看潮頭曉夜歸

其四十

分司別館近河隈池上殘荷尚作杯最惜相逢筵是客斜陽獨送客舟回

其四十一

天津組練去征遼近塞通波淚海鮫舟晚何能安水宿月明幾欲廢詩馱

其四十二

海口幾過水漸生衛河如矢迅波聲舟人榜櫓渾閒却遙指清州靜海城

其四十三

河到獨流飛雨痕宋時遺寨跡猶存自來傳說饒蒲葦叢裏魚腥帶水渾

其四十四

河流邊接海流湍大木千章簇水干昨夜天津簰裏險前途安德渡頭寬

其四十五

水程青縣縣前過盤古溝流到衛河夕照尚餘渾沌色西來襟帶漢滹沱

其四十六

黃昏睥睨映人家興濟乾寧傍古楂掩老縣中梅老驛秋風不賭宋時花

其四十七

晚來一雨打篷窗風急雲流暗短缸怕殺舟人遮不盡五更蒲葦尚淙淙

其四十八

和雨和烟秔稻炊也無魚味可供饑河邊盡說潮頭至急水難為漁釣期

其四十九

古郡依稀渤海邊中流歷歷劃齊燕衛河濟水原相

傍寤目鄉心一倍憐

其五十

居人偎海便知鹹頗有塩艘快似飆正北軍需愛國計何臣能使更餘盐

其五十一

河中秋月映清虛天淨飛鴻水淨魚此夕不堪仍客棹烟波頗遣積愁舒

其五十二

夜色高激㬠影低晶熒只在柁樓西客中不廢中秋飼坐到秋光上遠隄

其五十三

去歲清驛北塞分此時孤影晚舟紛一輪新霽渾如洗不見西山掛晚雲

其五十四

一鴈依然下遠皐寒暄尺素寫綈袍西風得此渾堪藉不必貽桃與報瑤

其五十五

夜月涵波似雪霏竭來訪戴為誰淹縱然一水不相見脈脈應憑句裏拈

其五十六

飛蓬依斷不依菼渾似天涯路未諳為爾加餐聊遠慰惱人鼓吹是寒蛙

其五十七

遞書纔綴淚班班風裏蕭驟水上游付與去人行漸遠前程含水更登山

其五十八

夕陽舟楫衛河經驛草溪花未及暝此去廣川應不遠瀛南秋色遍沙汀

其五十九

滄入星河秀入嵐鄉心水意恰相含前途父老堪余慰總過桃源也不探

其六十

歷盡川途客感增明朝悲喜故山憑猶憐不遠桑園水不得移來濟北激

王季木轉留京廷辭自歷下有書見存却寄

十月紛綸承未閑開君奉使即遷官前臨建業心如

洗不改清河水色寒

其二

㕞下名泉子卜居波聲侵枕也侵書凌晨漱齒將前
別千佛山頭翠復濡

其三

少年同負一時名中歲蹉跎志未成爾愛泉流吾㦲
處也應吟侶不妨㖉

其四

書來喜極淚仍沾蠟向寒燈鵲向簷昨夜鴻飛傳字
去料君此夕益佳占

侄端舉子正逢長至因以志喜

忽于雪後報懸弧一夕欣欣盡室呼七袠慈顏應信
慰寒門此日似昭蘇

其二

此堂松老發孫枝一姓今看四世同但使書燈常
在不妨添線逐春遲

內兄任否休及見猶唐詔時否休再選

寒雪相看各自憐如君失意更

茂不謂嚴霜兩度偏

其二

六親遲暮撫霜華此夕綈袍染霰加未死猶堪憐季
布平生若個比朱家

仲冬八日為亡兒玹生日屈指已十年愴
然成句

雪滿寒郊草不青蒼舒久已閟玄扃浮生恍惚勞魂
夢空念浮生十一齡

其一

倏成垂老驚殊蒼生死于今感十霜自爾一埋蘭玉
後升沉歲月記斜陽

其三

伯鸞獨憶孟光賢夷甫鍾情更惻然事與夢俱成陳跡
去寸心說與阿誰憐

其四

柚宦依然作後塵流光不覺與前春忽從寒夕思當
日忍把亡魂擬別人

壬季木甫轉南評再被浮言方冬遣訊慰以數

章

九載魁名得一遷交親猶爲悵迍邅如何後拔他人劍不是明珠不保妍

其二

冷眼誰看爾熱心絕絃久乏世知音只憐蘭草重遭刈依舊清芬滿素襟

其三

入門舉業總應稀惟有群情足是非留取青氊存雅尚浮沉未改舊爲衣

其四

不必才名便可遺風塵無柰更波濤當時若減霜均醒並得醺糟有古騷

冬日同李方伯公歙王氏青黛閣因登臺同觀星夜半廻別

禁閣凭闌眺遠寒更無林樾阻峰巒東來翠霧氤氳近微月真同黛色肴

其二

青郊縹緲護蒼烟入檻浮爲酒湛然談劇渾忘寒霆夜醍醐風味醉中禪

其三

山城咫尺漏遥聲坐久寒星指傾明恰共談天窮十燁應憐卜夜到三更

其四

取次停杯想湛盧佳占遥在紫宸居江湖未忘朝家志不獨奇人與異書

其五

悠悠城柝逗遐心交味逾于酒味深寒漏淺殘人始去酣時猶記月沉沉

其六

歸路寒燈破夕幽徘徊仍似為君留深更甫入孤城去故國何嫌借燭遊

七言絶

玉皇祠道士募縁及門作二絶嘲之

年來酷信道家書如見三清縹緲居底事人間尋布施須知天上本空虚

其二

龍虎真丹不可詳度縁似比募縁長道人莫被黄金累未必莊嚴到玉皇

獨居口號

鎮日閒居似愛禅攤書已倦即安眠不堪牛馬人猶喚畢竟風塵事未捐

其二

底事山中癖獨居只因性懶更才踈浮生苦海應無柰憑人作毀譽

其三

應門稀闊杜門多雪裏殘苔自踏過淡薄生涯供老大幾將麻米似頭陀

其四

清晨漱齒便焚香坐至斜陽筭幾商明日吉凶渾未卜閒來偷得暫彷徨

其五

半世行藏已自知閑關休道不便宜吟腸熱腹俱無可漸老浮生漸覺癡

其六

縱是幽居未絶人遶猶命駕近比隣相逢盡説相須意過眼東風不久親

其七

半世浮沉湧姓名熱思末路已無成情知世上能相負那得山中不獨行

其八

一從出得帝城南宦味請時鄉味諳無客可言盤膾好逢人只有錦衣慚

初春得劉心統燕京之書心統時以趙城令入覲

山中終日應門踈千里俄聞有尺書一字一珠仍一淚不堪别後値春初

其二

鳧飛不必逐鴻飛分得雲函下翠微春色遥從仙吏去思君宛似落山暉

其三

去歲春深別薊門燕山雨合晉山痕如今瀛濟分流處爾向天家我故園

其四

奉使猶然戀一丘公車見説集諸侯浮生兩字如塵影去住翻同尺素愁

時粧絶句

閨中鬭好是吳粧烏帕檀眉壓不妨却向濃鬟加義髻層雲浮渲到鴉黄

其二

玄髮攙攙接翠翹低垂潤滑浣衣綃似因映雨春情重染作蠻前燕尾妖

其三

刺繡爲花照眼新蹙縺廣袖趐腰身不須妙舞能拋錦已褁東風無限春

其四

羅裳織素約雲紋掩映參波襪色殷若使浮沉相逐水白裙無乃似黄裙

其五

貼翠鋪金未足奇珊瑚珠貝也非宜自從琰玞昭華羨愛插雲堆玉一枝

其六

絳羅巧剪趁芳纖蓓蕾蓮花玉露尖新様不誇弓様好皆痕只畏齒痕沾

其七

濯出蘭湯艷比玫[illegible]跗[illegible]賦不勝情近來酷尚松綾色未惜裁雲一片紫

其八

龍開隱約砌開廻恰恰分明襯錦來應是畫裙遮不盡綺筵玉立軟香苔

邢玉衡以來禽館家集見惠余時南行

美人贈比雙南金樵得文心感客心孤舫江東誰與共風流標韻小來禽

其二

河間駘愛來會終今古名流盡我師別去吳天尋好
事君家使節昔陳詩

滕縣道中鮑叔牙墓

暑中經過古人阡鮑叔風徽異代傳不必二董誇薦
士誰能累敗復相憐

滕縣孟嘗君墓

斜照蒼蒼古碣橫猶聞養客孟嘗名竊符脫穎驕勳
伐不及田家樹德情

經黃河浮橋作

大河五月沸于湯截玉長虹百尺涼不必天涯尋貫
月風濤客子得津梁

其二

超忽須臾無險巇橋邊指點仗奚知後人但繼浮舟
事九曲崑源也不迷

過嶧山

鄒邑環山是嶧山青青馬首欲躋攀秦皇功德殘碑
蝕孟有淵源古廟[illegible]

自池州泛大江回太平

渺然秋浦合長江為送孤帆度客艭一片斜陽千片
翠青山推不去蓬窓

其二

大江洗得客心清姑孰雖遙一棹輕怪是洪流舟楫
少漁舠或傍使船行

客行憶母時在宦邸

昕草如簪綴水雲天涯奉母憶羅裙家貧但守堂萱
老宦拙何須客路紛

其二

都來只為一官縈侍母應官兩不成夢裏猶驚尋藥
餌江干休道足魚秔

舟經慧山寺泉泉為天下第二

盈盈一舸近層城山秀泉香第二名海內流傳今始
到江村誰解吸清冷

蘇州運河接石湖經過有感

虹橋湖水與河通草茂流深不辨叢一自江南疏漕
後扁舟也去逐回空

姑蘇城外懷馮元成先生

絶代人流歎大馮卜居今傍館娃宮漢文典雅吳音麗總寫江流似練中

其二

文字緣爲師友緣燕都兩載絳帷前君家只近寒山寺城外鐘聲枉到船

戴大圓工部舟過蕪湖遣人相聞感作

仙郎賜沐出江津寄語如蘭臭更親不是一官羈郡內水雲日夜伴清新

其二

君從水上憶城邊我在官衙溯客船秋老鷓鴣霜有色天涯總是畏途緣

冬日送別夏夫堯封還里中時聞至小蕉歎又遼陽隣警徵發正殷

江南寒至尚無霜似爲離人一葉黃世亂憐君還故國莫悲故國有兵荒

其二

五月南來恰共舟君今返棹我仍留陶家三徑雖荒却送爾先爲掃一丘

內弟高允文至太平衙齋坐感成二首

生來從未經千里爲我踰河復渡江蘆雪楓霜相對晚又憑烹鯉素雙雙

其二

交親促膝起篝燈一片鄉心似釋冰江水未如鄉水美情深也共飽蓴羹

送內弟允文還里

一杯吳酒送君行頃刻逡巡說別情明日過江風氣冽寒衣重絮敵霜程

楚中汪聞夫往返姑孰因賦見情聞夫新魁鄉校乃翰林容菴冢子

攜來九畹是蘭馨滌盡江流水不腥只有客舟舟似月依然一派是文星

其二

不爲江山便遠遊江山到處有人留相逢總是如君少喚起青蓮采石流

春夕曹元甫席上得瀟景升詩箋因作

春光輕染雨中花曲席雲深不辨霞消得殘杯沾好

句相酬應潑茗煑茶

其二

西園赤簇醉琅玕七步才人十步蘭忽向晚風梅破
豔一篇如雪散齊紈

其三

堪憐活色復生香恰對花瓶倒玉漿莫謂詞林人已
老河陽春盡也潘郎

送内兄高允文由金陵渡江還山東

折柳江春送遠行行舟還待石頭城我從客裏猶為
主君縱停時竟獨征

其二

薄宦何人慰客情南來迢遞到江城穠華總有桃根
曲紅雨紛飛別路聲

得冐伯麐金陵書併詩

犂丘一別廿餘霜尺素春流至建康客裏開緘兆歡
堅憐余羇跡亦江鄉

其二

細披紈扇細看詩眉宇肝腸宛在斯聞道別來蒼鬢

改風霜不改是相思

其三

年來踪跡客金陵二水三山涉徑登詞苑于今名已
宿談鋒比昔理猶增

其四

布襪青鞋尚遠遊牽絲解薜亦滄浪若教共把華年
校只好金樽筆舌酬

四□□詩卷之四 終

濟北李[illegible]重父著

詔

擬災異罪己詔

萬曆肆拾伍年詔曰天警以災人應以懼其有奇過而後有奇警有殊災而必有殊懼譬如人情不善調攝悄心恣欲一切異症集於其身而又不自戒止倉猝求拯一切苦藥迫於其口況一人大身即在天下天下亂始固係朕心乎朕自幼冲踐祚迄今已四十餘載夙夜總總靳所以保泰永休與海內偕升郅理乃邇年以来天變於上轉見殊尤山東之大荒饑成疫解江西之大水不止陸沉二百年海瀾潑於回祿數千里蝗災徑於霓師天鳴地震人痾物怪殆無地不報其異無人不評其祥而所最異者江淮湖漢蝗不及至之區今則種生飛食稻梁被殘至如田鼠萬數銜負而渡江江南江北之田為所嚙害此往古少見於今有之乃三殿弁燼之後箭樓妝熖之餘隆德怒火宮門誠門忽風火延百楹咫尺朕御風摧焚鑰宵夜弛防災以漸逼釁以漸迫天威顯赫海內聾為朕思凶變可謂奇而且殊豈其無因而至無乃不德悄恣而以美疢成異症也爰自靜攝有年萬幾雖關於衷而百司或壅其理壅之一字何所不釀釀之一字何所不潰如稅使之遣原需大工而誤監失於奉行反肆虎狼之吻守令之逮原屬過誤而該部不得震審反叢犴狴之冤此朕暱近耳方令切務無過兵食而閫操久癈紈帥布兒嬉哈靡蠹且至軍政之黜典延於二年邊餉久缺勞臣窮伍那借支吾且有內用之借資屢索數萬此朕慮遠矣進之大寮之多虛也人其謂朕惜官而妨政言路之多靳也人其謂朕厭言而癈人放於山林者終不得以賜環滯於仕籍者時或艱於賜玦朕之用人過也內降之濫恩外廷爭之而不能安乞之殊寵獨斷從之而不識朝講久不御習為故常享祀久不親玩為戲嬉章奏一線之不通而禁城蛙武之徃徃竊發朕之主政又過也朕淵然惟其原本諒以中外臣民或疑宮闈有嫌隙璫服有汰後朕之一心實以玉尺自平而形跡涉於膠

固不解向者匪夫之梃已寘之於法而孤臣之芴尚
稽而未還朕自求其過意者止此矣總之皆壅也念
不克謹釀成異症尋方問訣若藥曷辭緬效有唐奉
天之變罪己之詞函書祈到寰海泣涕令朕病矣比
之奉天未至顛險危百臣工以暨士庶詎忍棄予急
則治標亦決其甚壅者而可諸如紬貂璫裁纓弁畫
兵食慎人才條治令勤召諮嚴綱紀弭黃虞之端而
釋白簡之犯惕在朕心勿復再阻天人之際有若水
火水壅而滲集於上火壅而烟塞於上人壅而疾遍
於上天下人壅而變激於上通其壅者復其常也無
奇過無奇災朕願與海內常懼之以免大身水火之
患

文稿

濟北李若訥李重甫著

疏

請裁革二十四馬房驢頭疏

戶部疏為軍政空虛遵
旨從長計議請先裁積濫以佐邊儲萬一事廣西司
官案呈據監督壩上馬房主事鹿善繼呈馬房驢頭
被經管人役隱匿倒死不報虛冒支銀欲行裁革接
管主事王城申呈前事仍議裁革等因到司該司郎
中李若訥會同貴州司山東司二郎中議看事照耑
科道已題本部宜題等因到部看得國家虛耗之弊
今日濫觴極矣臣為主計晰夕焦思務求由虛得實
有補漏危頃因邊事倥偬軍需匱乏仰奉
明旨從長計議臣督臣屬以為國裁汰勿論臣細令
主事王城力嚴主事鹿善繼虛冒之弊又面責各馬
房監督主事吳伯與黃家其虛冒大率相同為照驢
頭一節雖為制額而供億實繁其餘雖為小耗而積
遲實作其備即如一驢一歲費銀一十七兩二十四

為房騐八百餘頭費銀一萬餘兩倒死不報烙騐無憑牧孳之根竟無補中消之豁經已滿烏用此糜濱為也況當參空肆盡之時正怵惕脫巾之變以有用之資財養無用之蹇掖已為非算以紙上之虛數耗帑中之實積尤為可裁先朝嘉靖間曾因科道及臣部疏裁革豹房比之驢頭其瑣濫又不俟言矣皇上囿志在法祖者豈俟臣等之娓娓哉伏乞速允巡視前疏勅下臣部行監督各官凡驢頭虛冒者盡行裁革見在者盡行變賣積年之蠹一朝頓剔亦救政瑜隙之一端而邊餉供億之一助也其犯入劉國禎等罪案仍送法司歸結其會廠內官果本仰俟明旨處分再照臣部各項積弊多端沿而未發窮而當變者非止驢頭容臣督臣屬蒐剔另行補續而先自驢頭示御省之大意倘蒙垂覽施行軍國端有賴矣

文稿

濟北李若訥季重父著

序

公敬與小東園詩集序

山以東文章名家者於明最盛郅正之際邊尚書稜太史諸公鼓吹風雅嘉隆獨以于喁而濟南濮上其鏗然者為爵久遁化成齊魯彬彬含竽而瑟孔肆寸土與寸絲相屬也余所服膺無如東蒙公敬與氏敬與生萬山中而口類心胸都為嵐翠泰岱尋盟當執牛耳嘗鄙訊余娓娓於小東結構不減輞川日從鼻其闇意不可一世乃頗以余為知音者寄余以小東園詩集若曰爾其肩隨蒙山洗耳天籟耶余再殆塵坌滿不足辦其泠泠之響而牽循記憶其小東論詩者也昔辛卯之歲偶見敬與與吾邑邢侍御又一而談及有韻之言寧為真明勿為假唐蓋敬與於此道煥發況浸前後二十餘年其匠心符契殆悉出於真明之片語余謂自漢以來文家無不摹者而摹不必其肖陸士衡江文通之倣古白江州當蘇州之學陶

誰云顰笑由人佼倆非我有真故能假而惟假其真爲是碌之郭公傀儡丈成鬼神假而假者若使綠珠步飛燕之掌舞何戲而依稀彷彿亦自別有其風韻之真者任真可也故敬與不爲假而真又不爲真而倍真余向還敬與祝阿道中得贈落於鳳字諸篇則以七子無此調共同自然其真既而盡覩其小東集英吐豪據爲雲爲水如從倣諸律南遊諸絕則以古人亦無此調余亦不能知其真之所至矣大抵不以摹而以真耳噫令敬與而工於假豈臧七子然其爲假而工何如爲真而工如此爲真而二者任音之變而不失其常耳且妍而粉之必不爲醜塵嫫而澤之必不爲施嬙七子未必嫫也惟自忘其妍反爲古人嫫之七子之濫觴不已也又自忘其嫫強而塗抹爲妍識者因假之流併斥其源乃其今日之爲真者又不多過挽壯語以施挽粗聲以娥爰而掩以俚言調笑此固非真然即淫語亦非真蓋以真自詡又不能不摹遂似真假而失者變之害也必如敬與不爲真而真乃工於真者類習諧猛與獨調爲求聲音之變真假前矣不則知正嘉隆今識之恐萬曆而後識之亦何益故以是序敬與集存其變之常者非曰知音也

彭君宣詩稿序

彭君宣宋州名士其詩篇爽爽播人耳忽自宋而燕過易水信宿出裝中近稿示余稿凡三曰倚馬編以其尊人侍御持蜀節歸閩建南之凱而附於鐃歌者也曰陸舫草從其尊人入都采揺行與中流如浮沉水上而紀其獨泊者也曰窮愁志則君宣文戰屢北悽憏不得意往還燕宋之間以自解遣而寫其磊塊大半商羽之音已余促讀之諸體俱備致與詞符藻與情契其得心應手方圓速肖余安品之以追其方折圓折如珠之吐其英精以新其光澤余又安品之以奇總之彭君於有韻之言攄其天籟故韻或韻險韻和韻悲靡不極瀏遠而消遙脆者詩之仙品也乃志以窮愁若慨其倚馬不遺陸舫不息者焉噫此亦仙不離塵耶太白仙才生平羈泊慿以天倪蔑之奚如其仙者玫太白所詠不濡六朝綺靡而績雅以騷

夫騷固窮而怨者也騷即非詩古體及近體命之曰詩而唐四傑之作少陵詠其近騷然則詩以合騷也後世僅得可以怨之一節耳故詞人吟客每每愁詞易好歡詞難工結習頗然太白亦且不免彭君亦不必巧免即倚馬陸舫有窮愁之感何不可者詩流而騷也騷又轉而詩也天機所至任而極之其自賦之鳴固以不朽彭君為有韻之佺偓矣

8　彭氏山堂肆考序

余嘗妄論著述家與其成一家之言不如萃百家之言成一家者竭其楹掄之意吐攄所自得以詔來非致精不可而即不致博不妨也萃百家者臚古人之各得為我得撫九滿一未慊心睫非致博難究海底珊瑚而非致精將誰為波斯鑒別耶況百家萃而後一家成以心為手以心為口手口組織合以名家此之謂博雅博雅非資類書也而今人尚博雅乃尚類書劉歆總羣書奏其七略類書始此南北六朝華海之子徵事相高類書浸盛唐初四部分帙而北堂抄初學記白氏六帖諸書競富宋則崇文院斠益倡校雠廣記元龜成於秘省事文類聚玉海諸書又士林之洸洋浩瀚矣然類書者四部中之集家也經史子散見如金玉屑備集以羅之為用集家之功斯鉅故說者大抵以博屬類書而白氏世代錯雜祝氏本朝紛紀即李昉楊億輩奉命綜釋不免多孔少裁至後欲大有裒記竟泛濫不就於是博者多不精而博雅雜言之明興藝苑號稱搴古其經史子集鮮不搜馭瑑琭而類書一事反讓前代鄭若庸之類雋狹揚用脩之冊鉛澳王元美之弇山別集僅具本朝梗槩耳蓋前代以今存古故似博而遺雅我朝以古為今故似雅而遺博繼揚彭氏所以有山堂肆考也天壤間巨細之故如江瑤海月掇採殆盡古圖書之迹悉其綱絡如謁龍藏鮫室殆無所遺博手扎夫類其事者博類其詞者雅彭氏標詞目絲事源因實吐華國嗣嗣大雅也於若庸類雋相彷而彌大暢於用脩鉛錄元美危言所攷訂者雖未如其屑屑而時互見其斑斑精矣雅矣其書為焦弱侯始好之遂以播於海內噫彭氏萃百家者也而令後世知維揚有博通士嘖

噴山堂之譽安見其不一家者且國家承平久文獻盛其文皇大典秘在內府學士不得漁獵其閒野而脩之山堂一書集家之粹不可不珍也宋當末季曹氏名禽覓眡兵火余將以彰氏書而緘石固之乃若千一之慮則初學記未及唐山堂考未及明不免遺憾倘採其近者益于考中古今百家萃而成之寒山之石且五車而載等於岣嶁矣

送王帶如以計郎擢守岳州序

唐白樂天宋蘇子瞻先後守杭州而皆自侍從臣出守以文章飭吏治當時後世望之翩然若仙夫杭烟江潮湖水吞吐吳山至今稱名郡而樂天胸次恬適子瞻襟吐朗暢又名人名守而稱爲玉皇香吏到處蓬瀛胡不仙也蓋人地以之然未有如吾帶如之岳州乃神仙窟宅自昔記焉而帶如清而直截然玉尺文心詞手海內無不知爲琳瑯者則又仙品也以人拍挹白蘇以地乃洪崖浮丘之區而拍挹者更遠矣帶如一至其郡長江瀼瀼洞庭淌淌君山之螺十二湖陰之橘數千餐漱採拾無非名勝士民知羲而好文蘭澧珮浦循湘屈平之潔傲者以義與文治之無非化氓而以其政暇艤之舟之天籟眇㵎流峙若鑑而應岳陽樓中可與先臣張燕公范文正之守茲地者鼎立三席吁帶如人地之仙白蘇且將以岳易杭夫白蘇侍從仙班若稍勝於帶如然帶如適在東省香爐烟篆不愧名郎且樂天在憲宗之世今自擇官願得計曹明制不得臣自擇官而天子於計曹得帶如益皆以鉛槧握牙籌固文吏之劇職亦文士之清譽也由計郎而得岳郡簿書轉劇簿書不妨鉛槧轉清矣蓬萊三山豈減玉皇之案此尤人地之相同者也吾猶有說於此子瞻在杭興湖之利而對不娑除積爲蘇隄今堤中連歲皆浚湖中青草恐其枯也善爲疏衍草之所積可以王隄因之因入利物庸渠非廢世之舟帶如守岳茲其昔貽人以長久者乎九遷而上寢括日望其珊瑚矣余重帶如帶如重岳竟以人矣

傳燈錄序

傳燈錄者宋景德間吳僧道原萃集七佛諸祖以至

旁出法嗣所歷所言感以決倫末後證之外道系之雜文、而精獨著楊大年諸公奉佛法素有皈依、又奉人主詔命決盛典、門傳燈之書、殆不斷金鏡矣、余讀之而西方鼻祖別宗、脉絡井井、不能復摭竺乾緒論贊其巔也、即就其宗系略為洗發、夫以五十二世千七百人、大抵桑門緇流、乃白香山裴公美則富貴聲名者矣、龐居士、且不同其素流、而尤為雪山耳孫何以說焉、竊嘗謂佛氏原有緇素二途、而真宗之指、緣於一燈無以異也、裴白即稍殊素流、而燈之所映

何妨寀宦、此亦不必斥斥外之、惟是白公駱素之情、未盡見諸篇什、恐阿難未至此耳、嗣是蘊眉山亦津津於琴操、而逐云得禪、其於俞請老之生龜脫筒、何以大異、流風沿派至於今日、士大夫以口為禪者、其將不啻門外而野狐墨之矣、闕中摸索、自謂佛子、恐燈焰且撲、噫傳燈之指、似尚涉於綺語耶、金鏡導世、為龐居士庶幾焉、此滴源楊億千一之意也、故因序而及之、以求正於闡士云、

陟屺編序

陟屺編者、先少參大夫令隴西、以先王母崔孺人耋不可遠將、單車叱馭、一時同籍贈言盈篋、既而不肖訥廣乞名人碩品、倩以韻其往事、彙而題之曰陟屺、夫詩情府也、屺瞻惟母、々念惟季、情斯最者、先大夫季也、隴山陟為古人詩與今人詩不同調、而同情、故取古義、標公編、編成五年所矣、先大夫久逝、不肖宦於四方、而母氏亦時依時別、板輿之奉不常、不肖又季也、乃宦地在蜀、蜀與隴皆萬山巖業、稱塞上險阻、隴屺蜀屺、豈殊陟耶、於是取篋中編錄而更新、愀然

深思也、凡子之憶親、陟降以之、陟高而思、迫於其降、在遠而陟、迫於其返、余思余父之陟、正及余王母之邊、其低回繾綣、罔然三載、思極情極、自不能羈、而人代寫之、繪不能肖、而韻故肖之、夫代之胡能肖之也、人則未有不思親者也、以思寫思、秦關桃塞、詎必在遠、攀曲之情如自陟屺季子出、諸其吻、瀝諸其肝矣、韻叶情也、泠々而入、人情抒韻也、縷々而不可止也、且古人與今人、尚有同情、蕭蕢篛栢、不介而契、乃今人代今情、歸腑浸涵、有不恫關商羽者哉、盡人如季

也、盖人言如陟屺岵也、而是編固有情之鳴乎、余不肖居然遐阻、不能彷先孝思孝貌之情、慚成豚犬、離群無與過如山積矣、第聽其望然之音、而莫解於此編之情者、故序之如此。

國語髓析序

左氏為春秋傳、而國語又別見、説者謂國語稍龐襍、而春秋傳從取其粹者、裁之以附經、然則國語截割也、春秋傳撥萃也、乃公呂而先生為國語髓析、則攬裁割而撥萃之、所涵咀其附者、為趣且倍、余得而詳論之哉、左氏史而經者、彼其鉄於諸國之掌故、而挈然有概於一時之是非、一撰二書、但稱富艷、而其融通渾瀾之妙、即計然東光不過也、得春秋之髓而為時近、致精猶易、公呂而先生、以為史官而具史才者、擧左氏國語、抉其要旨、標其與義、校錙銖而汰脂粉、人所略、獨所急、人所淳、獨所深、得左氏之髓而為時遠、致精難矣、然古易而今難者、古無溟於經、今無淺於經也、古人非屑屑以傳合經、第記其事實大義、已與聖義相契、而且發溢以為語、書王書臣、所裁貽也

今人屑屑摹古人詞、焉知其義、而稍勝者、膠舉其事耳、髓析一書、往往披經理為傳來、如所稱視遠言遠、各引義以衷之、至於序帛忌之為誤、證周宣之未羨、則又脗合乎錯經合義者、余讀周魯二帙、而已心折也、而先生又可稱盡臣之二、故髓析之精難矣、我夫髓之為言、余又以禪證之、禪髓不立文義者也、胡髓而有析、乃國語左傳皆為春秋之髓也、傳則纂後世編年體、而語則貽後世紀傳體、皆不免析矣、傳則諸國錯擧於經下、語則分區割域、廣輪灼然、有傳不可無語、乃宜析者、而先生之因文以析、因見以析、絲絲縷縷、或巾或席、而髓更以析暢者、夫春秋如來、左氏文殊、而而先生豈慚慧可耶、此析之精者也、國語貫常、諸家註説不乏、而非之者、非非之之者、柳宋諸公、遂剔削為國語戕以病矣、而先生之為國語也、謂為註則不屑瑣瑣為論、則不屑説左氏孔原且為奇肖、故髓析有味乎其精言之、况近日學士厭薄古義、爭覓方言小説、以為侯鯖雞肋、盖人人語髓、而國語一書、不惟不能致精、方且不知撫粗也、而先生頗沉浸乎

詳如此余不但以為髓析抑題以大雄醍醐矣因為序其所得以見詠四畫臣之後似雪山開士之嗣乎

王季木北湖圖詠序

湖之為勝水所鍾也大抵江南饒有之余山東雖瀕海大觀而湖光陂景不及江南十一以故自昔占湖之幽者亦多出江南名士賀監之於鏡湖大白之於洞庭蘇公之於西湖皆其灼然水鄉洗發千古江北則寥寥矣北湖之名不著而新城王季木家於其近自舉南宮歸嘗與羣從泛舟瀠洄中一序空翠目睹心賞不能已已繪之為圖湖有色筆之為記湖有文詠之為詩湖有韻湖亦何負於江北之名人耶據記文中所稱湖達濟南而小清與時水俱相瀠漩溫泥揚波靡非古蹟春秋之盟彤戟時皆以水上為牛耳至如中流襟帶李白泊魯連陂諸葛莊轅固鎮王蠋故居景公青丘各各齊之故事顯名者而錦秋亭為最佳此亭乃元人取坡老詩緑錦雲秋之句為名坡曾過此水愛其風景酷似江南故抒為佳詠而更津津賞水中之鱸蓴不減松江也李木記文特於此加澄築而詩中亦曰湖名不負錦為秋又曰非夸誕有四腮鱸描寫佳勝惘悵憮而歎文生不惟彷彿江南將江南移於北湖矣然坡老當宋新法之世不獲久用徽跡所至往往攫雲捉月而北湖鱸蓴得與金齏鹽豉並顯非名人之好事固借以寄情況憂耳季木世家魋名而適時排擯寄況尤多北湖如在江南方且一棹以往況淼淼者即庭除物也而手繪口諷掬掬然烏知南北耶余嘗以天下勝槩繪之不如敘之敘之不如詠之而能兼者亦屬聯世之名人若坡老者能畫能文復能詩者也北湖未得坡之畫與文而得其詩已為天幸足以洪道乃季木庶幾爭坡者而圖之記之詠之北湖又歆矣季木詩庶以奇絕如海底珊瑚而按北湖詩更饒風韻而且遂計北湖烟波嫋嫋收於胸次即千叢翠篠而屏障巃嵸之安得不句中滴滴秀色也余謂季木已有三絕而湖適與覩足成四美北湖之名易以蘇王可矣南北皆以入重皆以咨嗟感慨之入重哉余為季木序其淡致如此季木得無曰浮柏湖舟四腮之鱠千里之羹即泉

後名不以易也而又何必名之蘊王若是則頎分我
一盃而余序當斆而阮之於波中

贈武年伯誥封刑部郎序

余同年友曹之武雲臺君倜儻峻特風骨殊俠而乃
饒於文口咀手組靡不醞藉風流其翱翔白雲之署
執以都官艷之且謂法吏不戕儒而俠者及讀君所
爲叙述太翁之行蓋自太翁夙以俠聞於曹邑山澤
澤不翼而飛頎折節爲儉約蕭然無所倚宛抑何俠
而能儒也噫雲臺君蝮於國牒固出其家譜再譜太
公之俠莫大乎存亡死生備交報仇而又二事最著
從弟爲黠有力者甏衆蹀躪而不敢發翁鳴其事於
當道經六載卒得直其人伏法鉄有桀且夙嫖偶虐
他人幾死他人度無如何則不食待盡翁聞而孫之
食而人藉以完翁之詛繫儅穿統斷無石無餘耶以
故演進吐瀚而雲臺君詮繫乃昀見西省也今日西
省頻值大獄搒獲於禁庭木妖於臣第伏下之鳴以
折揚而棄印之辟以踟躕不决彔皆君之喻摩亦管
會衆而衛之者君嶽獄其間而半神意氣溢於奏書
之外太翁聞之詛不曰吾爲布衣義不負里中爾從
大吏義不負官下乃翁仍不肉不衆下同臧獲可矣
安在又以綈繡予躬也未雲臺君爲天子法官太翁
亦當法守畫一之世而守之爲家法者即俠無所秩
張即儒無所騁贊抑衮筵繡賜止以章法耳而翁獨
以俠而儒致顯於世殆其義也同臧獲非啻同死生
非瞻義在尋丈亦在咫尺達者隨而蹈之而就所爲
鳴人寬解人郄曾有不附麗於法哉爲天子守法者
致義如此可矣艷說其行曰俠曰儒莊語其理曰義
義固聖明之世所急纂而急稱之陳遵技轄張竦守
飛谷執其儒俠如枘鑿不相通而漢法所首重者存
蕭槻曹隨之賢其以文墨定勛名二人以儒而俠者
爲毗於義矣雲臺君將不難爲蕭鄭侯之法而其太
翁已饒爲之於家故官如其官以淑義方而可鼓爲
父者且可以鼓爲子之義重君親者然則誥重之榮
人人三尺其喙而余第叙所以致之且義林也亦該
林也

送王亦房歸姑蘇序

萬曆丙辰友人王亦房自燕都歸姑蘇而一時與交遊者引巵酒送之亦房一成均常布耳又值文戰不利之後世有相肥者將齋燕金而趨知駿內疇知駿骨也乃縉紳纓緌或竭以就之而其內且多賢豪君子若以亦房不及燕金重自有重者亦房何以得此說者云亦房爲百谷先生子騷雅之芬過於貂珥一重亦房茂齡掞文心之奇一試爲辟雍冠司成折節一重亦房韻言工絕咳唾窮致不斷右丞秀語一重此三重皆亦房所自有也燕中爭欲得之而不可得乎翁何異爲余之交亦房也獨後於燕中賢豪君子迄其東裝言歸始與把臂一晤歡若平生因以信賢豪君子慕向不謬而悵其交遲而歸遄不獲與燕中人士挽之也余不足重亦房而知其重耳亦房即歸姑蘇吳燕僑也芝蘭不以僑而殊吳鄉也黍墨尤以鄉而臚冪臺茂苑所爲重之者猶前三重而且倍蓰謂百谷先生吾僑彥也而且得令子仍僑彥也在此在彼總之爲重耶夫亦房冠吳士又冠燕士韻于燕又韻于吳吳視而燕未覯燕不得有而吳固有之矣吳江海之國也爲龍窟燕廣莫之野也爲駿厩故駿者如龍燕急欲得而得其死骨與得其生機有間也至于龍者不啻于駿而似而致之與真而賞之更有間也亦房之才在燕固奇骨在吳尤神物乃好其真者譬之于天機者世亦尠矣亦房歸而重固自有重也人未能重亦房耶昔百谷先生永陵之世北遊燕爲袁相所倒屣竟未獲駿直迄其高尚于吳乃以一代人龍耀于吳泉之淵其至今重之者似不關人亦房龍兮駿兮歸吳良重而茂齡盛譽將來燕金償之方爲天廄上駟歸而自重又出而世重然總之非重以世也亦房自有重也故余送亦房娓娓爾爾前過文公遺剗勿徒曰方外神駿耳要之湛然養所以重者

送来陽伯轉餉永平便道還三原序

三原来陽伯於萬曆丙辰成進士授戶部郎奉詔轉永平餉遂歸三原展其先塋祖較之次都人士競稱蘇以華之有曰陽伯關中人傑又名家子也嗟乎句臚臙賦高第以畫省之名郎驅軺而入里何職題柱

之賢耶此以一官爲華耳陽伯入對萬言已擬爲天下冠詔選中秋又擬爲詞林冠如郗詵片玉者而竟不果東曹糅被謳足以爲重觀君而失之也有曰陽伯適丁國計之倥偬塞上鎩鸞翮爲貅貉爲偕鏦而擇使於盧龍之要害非燕有人秦有人也此以一事爲華耳陽伯衆然函蓋之宇何用不效即使茲役如昌黎之犒淄青者抑未足以竟其向用志君而亦未得之也余與楊伯頎蓋如故竊窺其志在永平之榆關矣榆關者宋職方先生曾以縉雲之曹稚於其地至今稱三原公遺愛焉是固君之先尊人也君志其先志而手此疆場之役以步趨之故曰志在云惡乎志志其時雖而事雖耳萬曆承平乃滋玩寇二十年以後患中涓之憑稅而摘擿也貂閹有飛而食人者也職方先生任之四十年以後患塞戍之乏餉而呌呼也盧龍有死不擇音者也計當君使之任與使有關矣而任以劃其難使以噬其難皆當危恫之衝副委畀之重陽伯逡巡畏令之變慨然思先爲勞臣而茲是諉其勞耶析薪如草負之而趨將以縣官爲太行王屋以權關轉餉之功不啻憑公父子感動碧翁者誠同而智倍之就其難以自見即不得云任使殊也彼盧龍之人以辨香送陽伯謂前後拯其難皆關中人傑一門相望幾如韓休之爲君韓滉之足國矣乃清鄭孟僕白鹿之關陽伯以辨香告職方又謂向者過北平塞地弔先勞臣之舊履以求精誠之思且繼其先難者類比李陵國士不慚李廣射虎矣抑有進焉三原既至而君之松楸皆手治几筵即冥褒此其祈向彌真余以休滉故事比之猶子滉訊至如廣陵父子又未足道耳於是稱辭以華之者避席謂無當於志而弟志永平三原之實即華於綺錦矣遂書以贈

公敍與乙丙稿序

敍與及余爲齠齔交方在弱冠敍與已郁然起詞名而余尚不知篇什乃自是時々從敍與稱詩矣二十餘年以來蹤跡離合黨飛無數兩人以蘭言抵之今敍與之業已鍋播海內其小東園集入郡鹽沁芬齒而後以乙丙稿示余余讀竟彌覺悠脩如食江瑤柱

敦樸九竅俱香羨不可言狀盡小東集中自弱冠以
塈今日所撰著具在乙丙稿則惟新篇續出者趨時
之極合於大道余莫窺其域莫揣其指矣無已亦與
談與論時明之有韻之言說者以埒唐唐稱而明困
不免以蹈襲爲譏說者又恒言之至於唐之初也多
極雋永明之困也或逐徑遂其以蹈襲失性情併失
婉曲說者言而未盡也唐人李杜篇章詞家性情之
府而杜爲尤貞元元和以後元白張王益吐益真闢
成以後諸家益真益纖其纖者見謂瀿纉其真者幾
無餘情矣遂以胎宋人之飣餖與理談矣然唐詩實
至末而益婉蓋詩言志也時運當屯才人外有所佁
傺內有所欝積而其言乃更真真乃更覺其紆樂人
多爲緣飾勞人多爲叙致時極而詩極與其雅也
寧風明至萬曆以來亦貞元元和閒矣近日名人韻
語或以爲中晚唐或以爲宋或以爲不唐宋而明大
約似益真益纖世有虞其時者余亦取其風而婉也
敬與稿中無一語不窮情辨致鏤肝之苦轉以妙妍
而識子篇前無香山聚林省中諸什前無王建意謂
少陵爲骨中晚爲腴即夫明值于今中外綴綴多事
佁傺欝積人情或類唐之中晚韓偓香奩鄭縈歌後
彼亦自拓於情而已敬與以今時頗然乎否必其有
概於時而詩以之倍工余知敬與又風人中君子也
困時稱詩時不足限之此其爲乙丙稿者也

贈武清侯太夫人七袠序

三代而後帝王隆渭陽之恩遇至於奕世踵興而所
親後以奕世令德不媿前襲者漢有諸馮諸馬唐有
諸郭宋有諸曹此其最著然未聞其內羨也令德而
壽者漢則馬氏伏波唐則郭氏汾陽宋則曹氏彬瑋
然未聞其內齒也地節之主尤鍾懿戚及於庭內所
謂博平者者儁榮有年至今豔稱王氏而壺譽亦不
槩載也　明興憲典甚肅戚家寵鮮再世魏國徐氏
號爲熙鑠抑其先已以勛延耳居嘗謂　中朝以來
其駿惠親臣者無如　今上武清貂珥三世彌芬此
一代所僅見矣向者徐氏以及張氏不無嫌敗卒嬗
盛滿亦其持福未善耳又居嘗謂　中朝親臣能以
恭順保寵澤者無如武清即棝以內毋氏吳大夫人

琅琅程芾矣太夫人託跡金吾之世德齋翁以內則閑恭簡公以徽音精源而璇乎濟而珠乎夫以庚家世席縣官之賞所為笏裝椊柂貴絕等倫而母猶晉珥於雞鳴。咸稱不驕。世祿之室妾媵覬其並鼻從覲其奢而母猶于喝於樛木。咸稱不妬。諸子諸女諸孫諸侄肇暨及曾玄富貴穠郁極矣而母猶箴硯於熊丸。咸稱不後。噫嘻圓折之浣裳帶如茲要之璇珠所孕者溪也、母今七袠矣其榮壽之大至於六蒙　聖母召見、咳唾九天珠光逼斗乎哉、愚竊有說於此帝王加意䘏勝悉由孝擊、漢諸馮賢乃㨗一御史大太不予、諸馮賢乃久始得廁中郎衛尉、唐諸郭賢人主至抑其宗門、宋諸曹賢人主第使為節使團練而已、曠有武清之盛依日而光、惟　聖天子拓其孝極慈寧者、遂以接附通侯耶、母氏休福、皆錫類於　聖孝而武清亦以其令子之孝、俾壽母之譽熠爲、茲其一門之華如若木也、而若木非近日曷以為華、固當本孝之昭晳矣、夫溯母之內美以璇珠在淵、揚侯之至行以若木依日、繫母德壽以侯之孝倍宣、而母與侯所為福與孝以　聖孝覆之倍周、如涼之驪且時吐、如日之烏且時晡也、古有借蘭薰桂馥以讚懿歲者倘未也若一切松鶴之喻剿其瑣瑣、更不待一詮矣、

贈敕封御史韓太公暨韓太母雙壽序

嘗攷覽古紀載如史傳譜牒所稱名賢儒人皆本其生者之盛王瑩於田蘭馥於畹而其本者有儷賢儷壽且偕福更以表名賢儒人之光烈蓋呂榮公父正獻、母申國、皆壽、而得令子、陳堯咨、父省華母燕國亦皆壽而得令子、二家家訓古今豔美而余獨粘其遐算以拓其備嘏也丘里斷斷之見謂壽為浮生稀為百歲䪥縉紳沾沾之見謂壽為山也靜為松也勁粗標壽數淺標壽理余以為壽乃兩間渾灝純綿之氣耳真氣翛然於穠淡之外而世之照爝熙爍無不耐而磨之於成敗而融之于久即一身一家以迨夫下必此綿存者竟之耳而善詮壽者特詮之以大道至於道家者流得其翛然以自遠齒而為壽大道不非也向者二家壽祉之盛數乎理乎抑閒氣乎節溢持

盈則道不廢裔乎閒氣鍾於異人大道合於真人古今懿跡而言盡之乃萬曆間世道廓清端士有皷儳之氣稱名諫議者無如淄之韓公而韓公之族在齊州為右姓赤帝素封相望其封公獨䟦心醖氣好道家言所為儉於生義於子厚於鄉悉道家淡寧楷也母夫人復操作以佐之而降氣婉娩又以喻其移天之好者兩尊人自布素而纓紱自椎髻而翟褘沖然以道自式猶一日焉即今皤然白首相莊也嗚呵之望望狀而拜執觶之朝祝噎而恭恭壽矣壽而觀其子之搏撓揮斥未有程也合于天眼壽而聽其子之硜鈞鏜鎝未有歇也合于天籟彼所云綠瞳紺鬓名在瓊札者似覺荒唐未有如此真氣自然裔而為豐豈而不失其裔也然則韓公兩尊人於呂陳兩尊人稍遜其芬華殊勝其穠郁而韓公之譽崇視呂陳令子不啻過之乃兩尊人更循以撫其全盛者惟是壽而克全耳云亭若峙河濟若旋礪帶之長借為家祝斯非閒氣𢦙庭內肅憑膝前忠孝松筠之貞默為國祝斯又非大道𢦙韓公竹以畫錦喬然觴於兩尊人前而桑梓盍簪閒言於余我儕既不至効丘里盛世瑣數同於蓮葦之祥且勿為効縉紳撫其膚理直云似佺偓之專凝者而已向所叙耐歷賤融於無不有而致其脩然之真氣可為封公及太母一引危也韓公徐曰君之稱氣稱道猶翔於用世出世津津不置乃封公天倪醇暢第以三景五鍊為寄況乎一切昭揭而不遠廬之用世出世猶多方乎即渾灝純綿亦得其似惟是倘佯容與就其入理以極其天年所為偕之壺內而亦可涉乎域中者乎余聞而拜手曰以介壽太公太母不如太公太母自壽然斯言愜乎博大真人𢦙書之以代如山之祝

又贈勅封侍御韓太公暨太母偕壽序

夫人子厚祝其親者以壽而顯揭其壽者以名壽與名皆所云久成之義也脩齡予焉而或汎不著修譽予焉而毋咸稱說其脩齡者著親且著子矣嵩礅之石皆可不毀而壽無騫者稱山石不足名山足名也瀺灂之流皆可勿竭而籌增多者稱海流不足名海足名也山以名顯壽乃其欲為雲蒸為泉爆為奇花

璞材者山所生爾爾故名壽斯倍海以名兼壽乃其
龍而霖獻而瘠珠貝珊瑚而懷異者海所生爾爾故
名壽亦倍此可以僕明著親著子之理矣然親而壽
子覲不獲冲和之獨毓天職之親而壽而名子覲不
獲賢碩之獨茂天實由人付之即如葉絲滿與壽與
名所著亦殊而千載論其子令併論其親微也壺庭
之内詎不在人惟令子㓻至一念不敢誇人不敢忘
天所渺渺非幾章者固曰玄昊所朗朗自營遂者亦
曰湛空舉人理不朽之名暨天道無涯之壽而聚之
以匯人壽親天壽吾親耳雲泉龍實托大造於山海
之中耳而人子名親以壽親者厥不可誣我益韓公
以名侍御擢棘寺崇班而壽其太公暨太母於淄里
也海內僉鹽其壽以名也韓公予親以名也似人為
之而親以壽延也似天為之寵聰之甭斟酌魁杓福
曜之貞光芒袟履識者不佇佇天人剖也謂人以叶
天耶天之壽太公以儼寞也俾其觀韓公主張世宙
浣濯士林耳厲内計竣公且定衆正趍趯之路而慰
當佇㢊㢊之托翩翩珂里持卮酒奉二尊人太公得

勿彜謂公事君追親也乃太公隱德于淄夙有道氣
慶大姓名家之臘而有以厚蓀其純者自有其名得
公益表其名務埜之永愿手測其數盖天擕壽名之
兩義闢而畀之人手名美以副壽美符而承之矣乃
其家在淄而夾谷長白綿絙副嶽以依岱門者彙稱
名山耶而般以達汶遊而入於滄濱者彙稱名海耶
疇不引融結之無涯以為太公暨太母祝也然齊淄
山海勝匯而其間雲泉之磅礴珍貝之紛縷孕而為
人者求其名家偉器人入睒蕿如韓氏古今不多見
益泰山之羊氏平原之明氏自續及祜自僧紹及克
讓俱可稱名而彼二家者尚取足於祖若孫相開未
能方今橋梓賢也續之位頗適太公而令德無適僧
紹之蓟冠有道賠似太公矣皆未聞其壽康何似也
克讓勛名大不及韓公即祜之昭灼乎公且夙遜而
過之矣溯公之所生以至太公乃壽乃名史稗未有
其盛者故壽之久着也名足不朽也而天之久着也
人足不朽也公第欣欣太公暨太母之遐年即芳名
且冲然不有乃四方因公與太公之名灼者而得太

公所爲壽貞者併得公所爲祝慶若仰未獲從公後
忭舞於岱林海壑手援醫無閭之鎮以仰其峻措析
木之津以溯其源至於同籍儕輩知太公與公倚翔
名之而壽大倍實猗與學山海之盍崩緖學海而濤
盍瀆滄者也壽公之兩尊人者亂世澤輝天下名也
是以人與天壽也

賀山東左轄畢公加銜考績序

頃者山以東乙卯奇荒其民則易骨而齧也其甚則
竊戈而弄也肥遺之脩且爲鱗甲然非親睹者孰[illegible]
百年未有至今猶或[illegible]齦裂一[illegible]而[illegible]
朝諶士聚而祝於對食　留守[illegible]蓋指節往
公即上疏論其殍者累歲而奇窮矣既至訖宮盡
復民隱諸允擘書如倉爲妙劑而其尤中者無如積
穀公若曰彼之句骨如斧緑林若驚者以其無食挺
而亦食耳乃身爲諸司倡飲之爲鍰散之爲粧一切
守令胥以此程之必盈則進而甄度溢則却而遴於
是吏莫不洒濯爲荒年之穀民之去者逐於哺亂者
解于刃而東省安其餘又以作士公若曰彼之追於
口遂不惜以身殉者大抵非士人皆士也有寧無食
待上食之耳吾向者爲士庇其廉别其匿饑也不令
士與民爭飽飽也乃令士與民爭俗乎文以爲鼓善
以爲舞士彬彬移其向民亦因有所向而東省之安
安者且永安也公所爲蘭錡俎豆以政條合其號條
東省得公爲藥師矣九載之奏酬以崇階煌煌乎宣
今日哉翁以新安名家爲名諫議生平素心亮節遂
文達識無論知不知咸耳而志之其西臺南牀剛廣
是非以侃侃稟其斷斷其陟部伍戢於刀斗又識翁
之議論其繡衣所歷燕而辨肅而寬封疆多故知無
不爲要於針血箭鋒久識翁之政事自巡聳鼓巡瀛
倉巡秦隴花磚白筆驄馬朱帷以言以功調劑國脈
灼灼矣今者方巡海岱海岱之人尤能述耳夫山以
東在虞周爲兗青二州在漢爲泰山北海諸郡國在
唐爲河南北在宋爲京東二路今日與　帝畿相切
附爲江北第一匯故自古亂多由此起定亂亦由此
起向者奇荒之值烏知非亂始幸公有以寧之袵席
而息之談笑故今之議論如翁荒盜兼治安要策也

今之政事如翁兼鹽法治安要法也其報績三考遴於東省兼鹽地而又兼鹽消拜時國工紗驗詎不尤先虞周典制乎三年九年之考自虞及周其視漢唐宋一年六年者最為折衷乃明之考典正與三年九年相合撥其譽方審脈大要本之數奏明試而御史在周時為柱下史為萬民治令之贊已兼言與功兩端漢之埋輪持斧唐之奏彈理匭宋之且言且察不免分曹競用驟改旋遷言與功苞舉少矣乃明御史既為言臣即可為功臣而自條方脈即自用之藥方此多事言者任者面與面異稹與稹違翁也端人也人而又文人以言以功均劑如許歷久昭宣其議論政事之真才實效矣當茲九稔方以籍家字治安以比古昔治安寧直海岱固天下醫也乃叙其久而信者信於東省有事之日者如此因信天下多事不可不恒借斯人也

王季木嶰居詩序

余不敏之服膺吾季木也猶蒙者七子中子與之尸祝于鱗也于鱗生濟上子與生吳與一日千秋不免兩地乃季木及余俱濟郡人則其尸祝者昕夕以之季木頃避歲遂於歷下卜居買得于鱗白雪樓故址依明湖潺湲之滸嶰播風月批抹斯人而其秀句從湖心滌出命曰嶰居手以示余再四讀竟彌新彌工彌妙勿論于與自謚盧和雪即于鱗華注雪色乎恐撒鹽起絮韻亦差殊矣請為之喻于鱗如白雪孤高峻絕直難和耳季木如絳雪奇情巧肖將使鬼可為人雖可入雲乃和之而益見其難于鱗不免後起者揶揄之而季木方今無不津津盤異涎流饞吻矣季木曰予無遜試為王生品余終不能品季木第平生濟道其濟而已于鱗季木時不同好不同而其一片劉空修月之肝腸似不甚異于鱗掃古今而下風之然詩中絕佳者乃亦扶唐人之精華耳惟其時好自唐以下不顧明宋元而阿堵中應待妙手一點耳季木掃古今而下風之然絕佳之句扶唐精華併扶宋元精華畫龍及睛靡非雲雷哉季木曰子之說似矣余又惟濟上盈盈宋之子由子固元之子昂嘗以其風韻淘洗之詎減唐于美嘯咏鵲湖也者更數百年

而于鱗居嵣季木務居嵣而季木且以宋元之韻韻唐夫以宋為唐彼其世代咫尺化腐而新斤削猶易以元為唐相距七朝化諧而雅礲之鈒之非易也索季木之解且若自得於能化元人者唐人化陳隋宋人化五代其始皆以近而遠既乃得遠而忘其為近季木非善化乎此實向來未洩之竅而季木幻心出之非絳雲丹不能也季木曰子之說近真矣余又惟季木自為元自為宋且自為唐佛定中不知為水觀者認為水余猶以礫擲定水者焉李生妄和季木徐公塵視于鱗耳季木與余相覩而無言於是為嵣居詩序

王季木李杜詩評序

詩莫盛於唐而李杜競爽李之詩仙也杜之詩史也五尺童子能操說鈴進之則謂李杜樂府五七言古相頡頏而五七言律推杜五七言絕推李也縉紳士林能摳談塵乃友人季木枕藉二家為之敘品語語抵掌篇篇捫心以成讀李讀杜二評焉可謂而宋之孟友藝苑之功人乎余受而讀竟其於李也擇其雋什雋語矣且訂其真本與誤字其於杜也擇其精語精篇而亦稍稍正其訛字與其贅解於李多及其古體於杜多及其近體茲吐之季木播之世人遜心者易耳乃其指斥二家之疵纇太抵李往往有淨冗杜往往有俚陋或欲刪兹就淨或欲遠篇悉剷而尤摘擂於杜恐世人見者咋舌撟指乎噫此余所以謂其孟友功人也李杜並生亦相善杜稱李無敵而李飯顆山頭之句似嫺戲杜者迨宋人提衡大家則若皈依少陵元之虞趙明之獻吉亦各云少陵知己益更四五百年李杜皆尸祝而杜似偏靈焰矣然攻杜者李雖自有之不進字比句櫛耳如季木於二家無所偏袒而就其勝批其敗李似贏八杜似輸二竟主於求工者之未工不惟識者首肯抑使死者心折詎不孟詎不有功哉余因而論之李杜俱負不世才而俱無大過李不屑屑爭奕煉饑飽曠然翛之於仙杜抱擊其貧賤無所試時時以吟咏抒經濟犂然隸之於史二公為仙為史總一不遂志而李若自見其時不可為已亦不能為姑流霞叱石以洸洋耳所識較覘

至於青蓮捌管本掬謝眺故語語烟霞不似入間柳
有偶用玄暉之句鼓舞筆端不覺者少陵自詠便曰
誰知二謝苦學陰何然則以二公自位置已稍軒輊
矣惟是詩不逸致即非風雅而不真情亦非風雅青
蓮大槩近致少陵沾沾近情乎要以詩家得其風者
居多取李以六取杜以四固無不可季木之評益曰
李於古體不失漢魏杜於近體不失古夫謫仙尤近
風耶有二家不可少此評而功益蓋在古人上云

公太史孝輿先生詩稿序

詩自三百篇以後浸假而騷而賦皆詩之流也乃[illegible]
詩故並存惟是四言易為五言七言章易為解近乃
易為儷句而詩變益靡耳求其變不失古者無如古
樂府漢之鐃歌鼓吹猶鏗然者也唐之為詞為破亦
自以其音鳴而憶秦娥菩薩蠻諸作何妨宮明也大
抵古詩廟朝市野諸體雖異總以人音被八音而為
用在性情逮漢與唐此志此物存其十一故逆房寶
鼎漢元封之世詩用尚存即開元長慶間如王之渙
於伎樓中豔聽其句以角詩名白樂天為女子能歌
其詩便索高價不必皆樂府而得樂府意然其於詩
之為用未廢耳自詩餘詞餘一切治調登場入柏而
為詩者及離章續句束韻為言以自標取長而止金
石管絃寢寢不播於是第存詩體不復知有詩用夫
騷賦於詩體猶矣而九章與靈臺諸作可詠可奏也
今之古體近體於詩體備矣而求其供方響之時器
急雷之胡音抑且不叶也蓋詩用即無詩體為飾詩
與文如魚鳥花卉較然不同而束言為韻不能入耳
則文為足矣何以詩為體用俱失詩亡於此此情耶
明興摹古諸家操其優勝以自貴竊攜樹之口珠而
其神不肖其光豔然近日矯之曰自為真真而纖或
出於謔俚或近於笑野狐毒龍競為禪語其伎倆乃
終於此益無復詩用且無複詩體矣詩亡於附會他
人之性情又亡於徑遂自己之性情耶依永為辭成
文為音之指未亂廟朝市野昵而多端詩變至此蓋
下乃關於世變將稽然向太史削之而深有概於公
孝輿先生為詩也先生沉浸此道四十餘年當其聲
家藥冠垠垠拈韻已標妙解為宗伯于大宗與之上

下楊於鄉秀無匹其流芬播馥已自鄉國而海內晚而儁南宮遊銓閣冠冕東曹黼藻甲觀而一時靡不遜席米鉉之賞益暢于聲哉於兹集出自開山曠逸之篇以至解辭春容之什解不華美焉不肖受而讀之諸詩咸備諸體咸妙不屑屑摹古不沾沾足今蓋涵泳其體而抒寫之用得焉即集中自序古樂府之體謂李于鱗擬議以成變化而益之以不成變化固不足為擬議噫嘻其褒古今之妙者正在於是且先生謂樂府原為樂用而風雅之後有樂府唐詩之後有詞曲變而必趨長有又至能窮古今然後能衰古今乎即此以自序諸體之妙有何不犁然桑林性情暢洪哉余愿先生稱忘年交時時從函丈窺風雅一斑而因以其意引之三百以後世無完詩人之性情不完耳山澤之癯枯而不逮廊廟之腴華而不恢無膂而忤窮祭皆病先生潛跡之致感深而卷舒之理獨扶歷境屢變抒詞亦屢變要以極其風雅之用而風又不離乎雅如樂府由來驚以迄五七九謠備具他詩可推也有完性完情故有完詩詎徒並人割為者哉瑚璉俎豆先生之詩為體為用倫然鳳儀矣且隨先生而睹其變世不直善於變詩也況先生退少進多得趣尤在晚年山居諸什此不必樂府而得樂府意余將流性情而隨先生踞山以閱世向之斤斤變世者尤淺乎言之矣

賀道長韓公九年考績序

萬曆開熙洽蔚蔚端人奮庸言路雖彧彧其難實受其主持乾斷之用而功能最宏朗者無如韓公云歲屬丁巳當京曹斃吏前是辛亥天子有所慎重遲而始舉臨舉又遲而始命公鄉鑒往加慎御史大夫請召公於家誕司鉅典旋報可公至則嶽嶽臺端朝家顒慰而時復有從野處而撓之者人媢與天氣相激風雷晦瞀　宸威赫蕃中外漸定公乃與銓省被省總諸曹而甲乙而燕鴻會天子復慎重遲舉其舉而牘列以上獨得俞甚速蓋屢志有當而一時快若豐鄗之撤矣察典告竣適值公九載公卿交吻其績特旁特重而棘寺之峻擢旦夕且因是自有感於臣之貴秀隨事見功者儔侶也藥物也識時達化者俊杰

也藥師也御史雖與諸曹列而言事不關其長行該不避其權指斥藩康動搖山岳故程藥石之效者不以事以世不以傳以杰且從周時御史已以掌邦國之治令贊冢宰漢之鐵冠驄馬重矣於周官掌贊之指未晳且備也六朝置撿校之臺御指麾行馬外事而唐宋因以六察崇職無論其外察六而若內察六則比肩而折其角揖手而制其四支我明又推擇其久次有殊望者掌察而察亦不限以六益更數千年方合於周官所云贊冢宰也御史醫於世者如此況方今之世殆岌需國手哉說者抵擊於議曰極品曰濟每借宋為喻而明之規模綱紀非第恆宋比也顧宋誤於時世糾紛動以調停為甘草國老而不知其對症常以主持其滋毒常以調停癰疽於元符之建中而潰決於南渡慶元之建極乃自呂微仲劉莘老實始芽之而力決其非者臺臣蘇轍之力居多近日國事亦頗浸淫一時當局君子抱失中之惕劉救時之我儒我韓公以南狀久次之殊望介石而玉尺之柾其參差割其冗長如華佗之浣肺腸而扁鵲之飲上池神氣抒變症癥識時維世豈僅僅乎由三尺驗為倍以千鈞力矣蓋為明不為宋老繄斯人賴公之久次世之長赤乎余且以言病者重在救世而世即救於其言然明之臺臣以察為名以言為職今日藥之以言天聽彌高欽駐為櫓扶而不達激而益遠言不得效也藥之以察挈兄眦之公於幽明之大而立以賜俞察之所浮詛滅於言也在宋范純仁劉摯諸公居言職即以其言動時主之聽趙氏稍稍藉所匡扶但無餘稽其六察老翔實何如伊時殿中監察分尊卑而其職署今言職察職總而任之我儀以察為大指即言之大指而其用殲相提而較膚渠不違羽范劉也昔人以御史為本草今余以韓公為國醫因病之藥識時之概以言為祄以主持為幹生薑梔梨俱不足學公刀圭者國家行受其裨益無涯矣九載之豪褒亦為時酬功乎哉

河南鄉試錄序代作

萬曆戊午之秋天下復當論秀河南與校例以二臣上命臣某偕臣某往臣朝受　命夕就塗遍河而南

釋褐入閣閣以外御史先期中鑄較社加恙閣以内二三臣草忍矯閱惟恐佚才盡初試之而得其經義沉沉也若河之猶衰先天色再試之而得其持論儷詞疊疊成紡也若河之演迤激射矣三試之而得其晝象入人各抱而注也若河之古今變襟襲不可淡矣試竣凡取士若干人拔其文錄以獻臣之錄錄大河以內之秀者耳拜手而弁其端亦借河以為言河者四瀆之精形以流化在春秋緯言之河者下也隨下而通流在釋名言之蓋河能化則不能不下能下則不能不多濟決夫士風之雅化而取以波靡頹掞者說者譬之於河然河發崑崙環而泓者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屈曲向中國而為黃河黃乃衆川之合以為色故黃河河之滙於中者也天地有中以河為諸千古流下亦千古流中譬士於河者亦瀆而不失其中耶是以河百里一小曲士道亦時小有所曲河千里一大曲士道亦時大有所曲迤迤而能遠者大河輸瀉而能遠者上士爾多士依河為鄉此一象[illegible]可貽大利亦可貽大害即今增卑僧溥隄[illegible]

曰無大害足矣萬曰流俗者莫不如隄水乃士而隄之亦寧無大害褰裳胥溺何水失大利士亦失大用且縱不能太平河清奈何遂以六斗之泥汨士心一石之水哉竊以有水性有士性當世之士爵祿以為拾名譽以為鵠世之穰穢皆易中焉議論漫以奇條華采淺以淫靡文之雍腫亦易中節制義一技近日以雕鎪之極轉求空曠空竅之極益成尖刻無論士性隄之盈其瀆即文性隄之盈其瀆矣文性趨而下士性隨趨而下矣然士性固自有好曲而致遠變而不失其中者種手文以斷斷責之士文即善士性未善抑何以濬無窮之源衍無涯之流夫士有所偶曲不能不值靡靡之時也士有所遠就不能不以靡靡洶其耿耿也士有所漸而下有所蘊而中不能不以頹波之砥關束於頑流之經常也且如刻削之危言可久而不厭否競騖之俸術可久而不敗否獵膏之橫議可久而不窮否矯虔之空名可久而不剗否操丈閩以力郡之彼且更端仍畜槐且心以反覓之彼且醉而醒桐而蓬矣故與其隄士不

如士之自隄焉而其大用乃暨河經葱嶺過朔方迤
底柱竹箭之波如眘之括以山東水自然之性不潰
也迨其徐究以下平原曠埜蕭之浚羽去而益遥無
山以東水亦其自然之性能潰也治水者思其最上
大利故河就故道俾其自曲自直自東而不隄耳作
士者思其最上大用亦如是我愚又有說於此上古
之士自隄中古之士爲世所隄叔世之士隄之亦潰
譬如禹跡在古積石之導大陸之流大抵皆依於山
漢宋迄今河依平地拔患恭酷求其依山之故[illegible]
雖之即玫爾鄉古今士風伊洛盛時思皇灼然矣至
漢之潁汝爲多賢豪奇節宋之洛上爲多名儒碩案
而遠識者尚鰓然虞其名高而未中正學而無濟於
亂此兩朝士性卓然或不免於患徙其他若鄭衛之
風靡十六國之陸沉抑又下矣士之自隄更雖於水
矣乃今日思皇洒濯豈其僅僅如隄河之無大害者
遂止耶天下士而皆自隄也則良雖之天下士而不
無自隄者也則何可遽雖之以示阻惟其不爭奇文
斯爲文章則不好恣論斯爲論議絕不黨心於憮厚

斯其真淡泊不附耳於聲華斯其真恬婷大千之士
而百十有之百十之士而十五有之要以令士自曲
勿強其揉令士自遠勿強其慕令士自矩於中勿強
其浮沉士而自隄者如此狂瀾可柱陽侯可擊安見
下趨之流不可挽乎即如治河三策多穿漕渠以殺
橫流亦水之自隄一端也水性士性循之則隹多士
勿使其渙然之文不如泓然之心而與校者且掬大
河以相被濯厚望於萬里淇衍矣

周二咸進士水月齋舉業稿序

二咸周君與其弟注瀛曾倚業天中商邑之南祺淮
帶汝心跡俱清顏其齋曰水月而所爲制義即顯曰
水月齋稿鐫播都市冷然且以清人腹目余受而讀
竟冲以瑩遠以潤組織若綃咳唾若珠余將亦游於
水月而因妄窺其水月之諦夫水月佛氏觀也菩薩
以慧佛氏以觀聞思修總之爲觀而莫玅於水月水
湛地乎月湛天乎水月天地俱湛乎圓明映徹觀則
止觀此西來第一義二咸天授芳婷加以究粹久待
公車恬然於得失嘗嚮之外而善艳其爲牟尼若於

聞思脩三藐盍聾龍悟水而忘指見月淵澂止矣靡
所不止所不觀故文綺語也制義又綺語之隨世
為也然一以止觀觀之洒洒朗朗歸於澹清咸湛其
脪脪諾其意象借水月以標其解夫寔諸天君之禪
諦趣矣余且勿論禪而論文向者中州之役射覆君
以文傾蓋君以人如其文嫺理潛柔羨為粹品今十
年所矣粹精之蘊校昔倍深文中趣致宛如紫芝想
其眉宇塵滓都盡妙品不足殫擬也而其粹品者亦
猶在中夫無徵不尚文之觀耶無室不消文之止耶
二威制義抑水月象法者也方今文日趨靡而談
戠適天下往者剽佛吻為制義吻近日似厭其瓚譎
而就於冲婉顏語近睍趨近矣大抵禪寔所浸假而
反不免於綺語之病有如水月齋義足以印證矣宜
其爲南宮而懸國門似彼牟尼来耀震旦哉二威與其
難弟今且並踏天路寀官住世大闡象法而題其文
以水月殆謂經綸濟度吾自水月覩耳然則其文又
如其人抑二威所居在天中翩翩縣影水月不移精
心應付曰齋於此撰於此而出之禪知住世出世[illegible]

之序之尚多方於禪也夫

賀道長韓晶翁榮陟大理丞序

國家建大理與御史臺頡頏相埒皆法署也而亦皆
法官　祖宗法裁世宙鈞石高懸重其官重其人故
一為廷尉公卿避席諸司避騎而左右丞時時由御
史特遷者簡而畀楦與驄止班猶仙行不惟藍於士
流固且爍於掌故頃者稍稍沿而更御史久次或多
擢置為他卿於　累朝重法際指似未轂轄合也韓
公錦歈峻節箴業臺端獨冤内計方竣又九載奏最
期所積閱閱綦崇所藉撑拄綦鉅而冢卿暨御史大
夫交疏勞伐當宁遂以寵俞儼然自栢臺丞棘寺矣
是時　上意過惜名器九列尊膴每如轉石而竟眷
用公則慶在抉過忌言官其推拔卿寀者尤令扼腕
而於公獨欣欣則慶在瑣余獨以過惜過忌皆　國
家之法不信也公以法署遞遷以法官遞重乃可為
信法慶耳　明興國體爾清議繭其治機通塞當必
相於法之信譏而昔人為大理者亦曰法為天下布
信不在一時喜怒所發即御史憲文一角獬豸六條

廱非扶其不法而止惟值法疑之世有人能力拔以
法世湛於法無終疑而　聖明亦漸破疑為信竊謂
公之稱名諫又稱名卿者是也方今內外之法介于
多端矣巫史挺蠱於內地外庭不與聞是宮而疑神
宄弁闌入於交戰縉紳不獲佐議是朝而疑鬼蜮里
嚚九閽之下咮咮者哉不知三尺是造而疑衆士流
遺一矩之氣黙黙者哉不白於天日是野而疑蟲四
疑盤結其鄰其斗乃惟大理得以駁疑覆疑公固有
槪於中升光衆公為御史輪留中之疏塁指日以茂
破門戶之藩籬易蕭以蘭拔內降之奧安晃夜以遜
促　儲講之猶豫鮮環以斷於今可謂諫苑四信而
安所阻於棘卿四疑也要之四信四疑不特關兩法
署殆天下通塞胥視於其四而公獄獄七尺為法著
蔡有限乎哉竊考往牒理卿之佐治者皋呂而後于
張為義彼所覩治朝令主大信小疑耳若隋文帝之
權猜於時有趙綽唐中朝之鉗網於時有徐杜以茲
法令滋疑之季猶能肖腸堅腕自信以法如是其剏
獄為信尤難乃漢西京拾遺廷尉咸號為緊官至於

六朝始倫大理員與臺司相推覆唐則理卿與中丞
每每更迭簡用蓋法官之參重也自古廷尉南山之
手必御史朝陽之口決之今日法疑乎而於閩隋袁
唐固不相侔又不止如漢之小疑者韓公倜儻昭嚮
繼以刀尺一世微索羣流無所不信惟信之於為大
理抑信之於為御史也詎不適古晉數君子也余嘗
以法信者無如漢與明漢法信而平浸假疑踈故其
時為理者持以明恕遂為守法臣而理官之名似著
於諫官明法信而公浸假疑審故其時為理者非宣
以忠決不足為宗法臣而理官與諫官之名互重忽
著今日求臣如韓公其名似趙蘇徐杜之難而又不
啻似于張之過此其無所不信哉乃公之自信豫為
信之至者意莫適金經之占析獄也利金而公所謂
百鍊之剛又意莫適石經之平民也嘉石而公所謂
不朽之琬琰嘗見公於函丈駐武間片語纔吐琅琅
係當世叢要他人若鑽沙礫屑公則信為金石法言
一事劈裁出人躊躇意想表他人若銘劃穎韞公則
信為金石法行此其居臺臺重居寺寺重而法署豁

公以[illegible]鉞礶斷而公處之一信不疑如金之出昆池
入削水石之出侃池入華林其自信以法若㶿㶿寸
心所歷耳余慨世術多疑輒期所以信而大治未就
大臣未程方麗雜是愧有如公之自信以法化世也
所欣慶不止法署且灼灼　祖宗治天下之鈞石而
閒言於余若翕然八音之二矣有餘義矣

賀薊鎮協總江公晉京營副將序

我朝兵制其綜析京邊詳該矣而根本重者為京營
肘腋切者為畿之鎮戍將兵之制其提挈京邊完肅
矣而營將有總副如夔虓畿之鎮將亦有總協如兩
鶻盞仿漢晉領軍及諸將軍之意而規唐人折衝府
將及別將之法且唐倍悉於關輔明倍悉於京畿也
天下承平久武略弛然羆之杰或厭繃弧而羡哨壺
乃視畿鎮為邊於邊鎮而京復邊於畿且曰彼自有
總之若其協與副安所不邊漸乘其初悉治消其後
勁矣迺求奴酋紫起薊不免斷斷紛譁而京伍杭敝
且怵於庚戌之徃鑒則邊將翻為勞將非得真才者
無能以勞將翻為邊將乃然後見祖宗倍悉之指豫

於朔業信於守成試嘒為薊東之協戎時陟京營之
副戎而大司馬牘而上曰江公　明天子纔而簡曰
江公勿亦酌平陂之勢推勞逸之環於之內武偏尤
當悉令之內將尤當悉也乃江公固以自悉試悉其
為薊東者東路山如龍石如虎喜峰冷口交飛雨靈
溟海榆河相判淡鹹是非夷區也而險區江公生長
西陲世為西陲將以昔拮据邊塞較今劈劃近塞則
今似邊矣顧朔方遊邀　國家猶謂騍騎盧龍山海
一聯㙜為京師唇齒耳薊東險於關西三衛眈眈之
窺險於三衛帖然之時而公之為協者與士同甘苦
可謂廉將折節洛方略可謂禮將斬馘之從上幕府
可謂勇將算勝之智在帷中可謂謀將然非統御踢
鞠所倖冀者總之稱將也人以畿鎮邊公以畿鎮勞
所為肘腋之悉不啻西陲一肢矣安見其邊今且悉
於為京營京營之有神樞也是明興關朔三營之一
中朝聯於團營之十一卒乃復為三營之一者也程
極蘭錡三千實不啻一二用更則夷矣忽而成險在
薊東尚云唇齒而此轂膏之下肓之上京師反險於

薊東亦平陂大數也公之能廉能禮能勇能謀其為副也且萬目於輦轂下而不難為佽飛先勞將之勛名獨近且鉅計悉根本吾將不能窺其淵藪矣又安見其逸公居一路猶恊之也內領五軍猶副之也不足以盡公雄畧而公已勞且悉如此然軍中之事主者要佐者詳平世主將或坐嘯畫諾反畀其紛沓挨之於佐而任勞悉謀獨知其儁㤞之狀悾偬之情若即以古名將多起偏裨柳即以偏將成名將功如鐵勒之役薛仁貴操三箭為副關內之役郭子儀收萬衆為副負屭不減為龍霧豹尤勁於虎公之恊薊戍有似鐵勒副京營有似關中為薛為郭詎不埒奇第兩公勞於天下既定偶有竊發而公勞於天下久安方習呴濡則公更勞人所不耐若大抵悉兵事於承平視悉兵事於搶攘必有間矣夫國家兵制之悉京伍薊旅咸以徼省客兵嗇上之精神使倆彼此相悉為挨為趙皆燕薊之石距耳公自偏將屹然神樞易地而兵未盡易以鎮之虎為京之輪豈更駕我世方急急悉兵公已自悉又不假他悉即大將通候彪炳漢毋直㢮鈐中物余因有概於我明之京選而幸其猶用真才也

劉心統四書近稿序

天中心統劉君以萬曆丙辰成進士戊午出宰晉之趙邑將蒞政而不忘其筍中業揀所為近作臨岐示余余於劉君一日長蓋疇昔以文選之君竟手文以贄乎余即手文而還贄君方在兩年余忝分校之役自謂生平不善文亦不善選於所分牘再三繙閱恐失士而遂遇君其時為文者奇儁而精奧也不謂壯齡深心如此及春官久不遇余鄙以世豈無恐失古者卒以獲遇其為文者淡雅而淵徹者然肯綮不甞而中矣余乃信君之深心而妙解又如此君其謂余言何似竊意文之為物以沉深入以犀利出古人文賦所以稱天機也近稿中諸篇具在目之無從炫燿耳之無從鏜鞳乃令人心開神快其天機耶棘猴之機死而不活玉斋之機活而竟死射機活矣妙至於貫虱或者比射以錢油之熟耳活以人未活以天夫天機惡乎覩之忘其所為活者而是第在深心妙解

矣君其又謂余言何似余以文遇君君以文遇世相遇有天機故相猶於天機之淺趙邑釋文而政矣天機一摘恐墮世紛而是邑相傳為造父之匪以彼御馬之妙也御者天機且與馬之天機忽為滅決焉心統淵識煒略抵掌世故蜚如王屑仿古之御馬者御民月題星駕合法中徹安所不遇於風昔淺心亦安所加君固保其天機而止勿問文與政也

贈掌科岱輿解公晉山東憲副序

竊嘗聞掖垣名諫官以解岱翁為鵲翁蹇然吏垣論議氣節凰之振響朝陽也會山以東需入督賦主爵者遂推轂翁以觀察參藩往鵲銜雁銜雙綰而蒞之而惟是鳴凰之韻漸以遥邈柰何余謂今之給諫猶稱省臣蓋六朝唐宋門下省之遺而稍遜其廉威至於疑奏司封駁朝令下諸司古今同寄耳諫職之識業吏諫之魁杓令猶重於古非翁之品與猷不副也令之藩司猶稍微省蓋唐宋節度諸使皆得以中書持節其行省之遺未盡湮沒而不及其陰峻乎於度支營田以及轉運較之皆備者古今同寄耳輸輓之

經綸稽覈之繇粟今猶嵩於古非翁之識與略不克也然唐一道一使宋一使一署未如今藩臬之淡備即哉　朝藩自為藩臬自為臬未有如近日青驄紫纖之兩覽者即以憲節督東省之税尤爾於樸棫周於綱紀非翁之由吏垣以出也又何能重茲付託者且今日山以東非無事之國也頃者乙卯歲遭二百年未有之奇荒賦弱幾二百萬今歲稍稔而遼左猝然之剌調兵於萊運粟於海若寨棠拯溺然乃其事諮蒿燋備之日而抱睆于銓臣為國家求握算之才既求濟變之才豈尋常無事指囷量粟者比翁在諫省重在藩省當尤重舉所素侃侃者滑而恢恢用之葺大荒之缺而不以經費傷元氣應驟警之危而不以調發瘁生靈翁之苦心知濟詎減於慷慨瑣闇者所得也耶向者翁為名諫其於人才得失國計盈虛蓋不啻牛渚犀軒州剪大要理財正用人之真肯綮也韓愈論賦歛之使以為觀察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刺史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今藩司古之府也郡守以下所治古之州也若心知濟如翁者妙

於部下之撫字催科而善劑於息民裕國之術將東
土用才咸得其裨益而籍之德雨集之德風兩有實
效旬宣蔭棠登攬澂汰之日猶然言論耆龜之日耳
余又以令之用人理財其在司農之臣計軍而忘民
其在守土之吏計民而忘軍不但如昌黎所咨嗟者
翁亦山以東守土者也能使軍民咸哺口所投醪即
其心所飲醇然且以身為中外倚毗之人乎惡計鷁
序與黼帷哉且翁閱中名家其兄弟蜂然如鸑鷟鵷
鶵非三珠樹不栖其羽而次公為小司馬吐攄緡雲
之蘭錡季公為方伯觀兵塞上籍其胸中甲兵翁獨
視芻粟齊魯以觽鄧虞寇河內為居中之灌注計其
功名當在帷幄戎馬上蓋方今有事之日而翁兄弟
皆以弘鉅當劇任軍民大策取諸同室所隱而足鏘
然三鳳中於律呂詎直家翁之譽朝陽也銓卿撥地
旦夕首徵以安蒲翁恭恭典竟用人理財之業乎

張九苞句注山房集序

曾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業不朽之事其任世未必
以文也文毗於經國精而咀華文判於經國華而鉄
精精者不朽華附精以不朽抑以任世之文方之出
世法精者譬牟尼之援智珠華者像法如瓔珞璨晶
而已文章必出大慧而後至非第綺語也故唐之四
傑窮其喙致豈勝昌黎柳州之繩繩而工部以詩史
供奉以詩仙所得非高岑輩可及諸公才品雖殊要
有進於文章者然則藝苑之宗可識也近日撰述精
思奪於口吻調咲其文置弗論即有韻之作亦且與
操觚手談古鼎奇款相角於斝几鑿落間而乎慧者
使泠泠適上此而發以經國不朽是耶非耶吾文家
與禪家某聰明非智慧也同一轉耶余友張九苞氏
始而耳其名會射策天下第五人遂稱國士殆竟體
為蘭者殊於華焉既乃睹其人抵掌談塵纚纚古今
雄於識而勁於骨殆方折為觶者殊於精焉九苞出
其句注山房集示余余讀之竟一洗晨來之纂儆再
洗近世之奇溔而詩則整栗宏深情境復妙文則該
瞻琦瑋神理黻縟至於駢偶之語靡不鈎玄而見奇
借人以擬杜情李韻韓法蘇藻之中挾有張鷟卑劉
也然九苞實自作我亦我作古妙而通之居然智珠

之精華矣夫九苞高唱吟延雄飛冊府其才無所不可余以窺其精於文著作之中時理憯怕西方宗旨扶取醍醐其學無所不入余以窺其文而禪然以較世之纂文者襲其斑管忘其豕豹又以較文士之纂禪者襲其拈花忘其笑解彼皆聰明剽取而九苞經國者也大慧者也經國之心於萬有無不吐咀大慧之心於羣倫無不思慚余然不能窺其際然九苞今在板曹分司漕輓昕夕星駕露處一切咄嗟辦臺臣流其有濟世略將以借之東勦夷難因以磨楯橫槊而文果經國此猶可窺其十之五九苞姿骨挺特摩漢蒐溟乃其胸中淨畫絕無世人菖藤斧鑿一捐憂憎一捐得失祇然有以貯宇宙而大慧之禪此不可窺其十之一窺之不可幸有句注山房集在句注山房者九苞家於茲山下一吟一詠山靈翕然應之今集出仍以是標名曰不忘家山一片石云余竊人以歎世人文而淺者鶩紳盃酒學作如轇轕附國華其風得家備者殊少禪而淺者退食之暇曲席松柄謬附慧解其風備禪寂者又殊少而九苞句注山房之有味其言也自其席氈已然斯為真才真解乃其不朽之智也夫余與九苞別一稔偶奉使過其潞河分司九苞手集詔余序余不敢辭余以句注山房而經國可以借名崆峒而皈禪可以借名雪山而其自能不朽將以借姓九苞其可序者爾爾其不可窺者副墨且窮矣惟以由華擷精賴公以砭世之聰明士則余所心折人亦不能不同為心折者也

許雨辰水花集序

絕之中鄉有許仲子雨辰者其人名家子而負絕世才含英吐藻語輒驚人家饒奇書恣所為手蒐而目獵者又輒能出人所不見也故仲子有名褒鄧間已久向余令中鄉則心折其才既而余浪跡梁宋燕薊間蹉跎漸老猶以郎潛仲子隨其尊人遊皖又自遊楚吳間亦漸逾壯猶以士隱然其名乃更邵劭盈余耳丁巳余客都門仲子郵而寄其水花集且曰此余涉江左而為吳音楚音者也余讀再四其驚人語益勝其出人所不見者余不能復窺其畔涯惟是仲子以水花名集匆亦自匡廬而下漢浦之珠擷諸小孫

而上建業之金液諸所見無非水忘其水也花之水花以志遊之亭齊蘭之馥馥若予昔人謂文章多得江山之助謝靈運躭山水至鏡石引流以澆其蕃然之興而其諸詩故自斐都元次山過佳山水即駐無論僑之與家而其鼇湧之語亦傳於世仲子佛慧超靈又家世風雅不減康樂而所生之地琦玕洞在焉即次山所卜築者天韻入風真兩公之伯仲而集中秀句如巖岫清波為縠為綺雲與霞與渙更覺入人不直驚人更覺人所欣見不直出人所不見然後乃知仲子能盡其才也近世文章益盛才士以其長凌前人而上之有楚趣無彳亍如袁仲郎矯七子之餘習而鍾伯敬又矯中郎之餘習大抵袁得其不矜而鍾得其近情其人皆生水鄉彼於山水固庭除間物滌而日出活潑映發而水為多圓折方折自級玦王然王之在水校珠為少此諸公不免慮千一焉仙子所花處嵩室淇花領畧必深即端淅之流未逾江漢而持其羨山補其缺水足以獲諸公未獲之璞有所以集中神不遺骨辭不掩力也余嘗妄謂詩亡於中原而騷起於南國後世詩家咸本騷以為詩然情婉韻蟬緩言之南常近致幽志沉心嘅慷言之北常近舍亦猶山水之兩勝珠玉之互光載詞人為詩以南為韻而必以其韻盡其情非合南北不足盡詩才之變幻仲子以水花名編而又江左山水之遊所得且其家山家水饒得之將無與余言相視莫逆耶不揣敘致如此或亦詞家商確之滴涓云

徐文長袁中郎二集序

萬曆間詩文之體大變楚中袁中郎為倡其說王於麟乾七子自標其牙慧而所急推而表章者徐文長氏文長先進未甚着由中郎以着齒類分流海內無不襲之不二十年又為後來麟乾其習頓衰然一時詡尚自在即後來不為中郎者亦不為七子竊以此明詩文一大變耳詩文至明始沿勝國之遺詩稍變而唐中晚文稍變而唐齋郁如劉誠意宋學士以逮楊文貞解大史諸公足紋覧未大變也至成弘間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諸公一大變大約以摹古壁壘于麟王元美汪伯玉諸公益加斤削斟繪矣至近

又一大變則大約以不摹古與不摹七子而李王者正七子中領袖也中郎貶其摹古而索一文長揄角爲後中郎者揄角中郎矣而亦若曰即摹古不摹七子之摹嘅詩文總之爲聲也李何李王先後一摹乃更數十年而始稍改其絃以求其調焉未有如近日爲中郎不爲中郎先後未二十年絃撥已非指法屢換也者何近日多變乎夫所謂古者以左史古以漢魏古以初盛唐古古而如是何嫌古亦自振其聲耳中朝諸家忘己咲人不免過當故李王操戈遂得中郎攻瑕中郎近攻又遂得後來反噬相報無已幾合詞場爲冤業從古文章之變有之膺渠酷虐云爾哉碎琴之痛蓋以知音者鮮近日不須自碎人自碎之而又競云知音果其知之即過而存之何傷明之多變而好說無乃文章劫厄爲之乎且士有士黨文有文黨相說之習自古已然特以並時相說務盡所長耳至于彈射偏躪之中掃滅口珠之後一幾即橫一說一說因成一疑惟明始然而至近日乜烈余以不七子可不中郎可精神伎倆豈其在此李何奮飛其前李王軒翥其後固以摹古自雄今日試與國初諸家相提才具學殖自有定域向之摹不摹者其繳絃也非律呂也今何獨執不化而且促之說評哉譬於歌曲不過詩之流濫不足與於聲之成文者其以南北音調而變尚需數十年若夫里巷俚音則轉盻已殊快其濫哇而止故變益瑣乃益多今勿乃頗咲文黨而淩詩甚士黨而紛競甚欲變者將安所趋撥今之變盜蹠淫趙淡後不離淫似亦唐人黄梅逐水之漿耳後中郎者寧無思往矯之識原非但捉搦慕而羅耶時不得不變顧其變者安出化劫所還何有於七子中郎也余非知音姑存以俟即今合刻徐袁者以袁爲一大變而徐爲袁之所托其二家撰著中郎抒寫自法或雜而傷雅文長在彼時頗亦抒寫自法者而尚未雜此論世能言之余特序以志變且略而不論云

贈趙[illegible]師太師母八袠序

萬曆己未余師趙[illegible]翁之母大夫人壽然八袠矣師門諸弟子遊于燕京及四方者稱詞相屬也繇其辭

此壽與鮮此名也余同舉房子自燕京過余犂丘語余以故且曰於師為里中交親者稱詞相暱也乃以壽與名為自有不徒豔耳余於遊聖之門尤號函丈知而於鳴珂之里又在咫尺近將以鮮而豔稱乎將以有而暱稱乎夫海內慕說余師者則以其魁天下譽業頭頭第一而慕說余師之壽母者則以其子魁天下譽業頭頭第一青齋交覩暱而悉者則以其不愧於名與壽耳余以有者自有豔者自豔有之以為得其常豔之以為得其非常而後名與壽之理始賅即以青齋論沂山之石與岳鎮不渝世稱青齋之凝久者獨也然石之英與岳雲挺姿世稱青齋之精秀者獨也而生於沂習於沂謂是山川之凝久精秀嵐結澗融耳望者以為非常毓常植也知者以為常毓常植也望不加拓知不加抑山石如是人亦宜然而余於師之茂實英聲於師母之懿而獨存翹而特異者乃又有一班之窺於世母夫人以師灼著即全人稔知焉師以母夫人灼著即闔人未稔知焉母顯於子其名秀也疇不採擷其表子顯於母其壽凝其名亦有凝者也疇豈沉沒其中此又似[illegible]里中之豔且暱者夫且不以師之名其母為鮮者有夫且不以母壽之合其子名為鮮為有而第以太母之石義不泐王儀不刓彼豈惟是綿綿而存歲歲而獨後所為醇以祿和貞以抱永者闡閣之中不殊廊廟自有其壽自有其名矣青之完石以紫英揭不以紫英方可揭太母之完德以令子述不以令子方可述也若是則令子且奇有令母矣母自有以為名與壽者因其子之名而母之名壽益播于世因其母之壽與其名而子有所本以關于世此則得其大常而常此非常之未悉乎故娓娓叙述以為知己之慶若津津於青筠蔥竹鶴鳴子和以侈其文字語言余慚豕短矣

遊姑溪雷峯詩序

李子來守太平當六月江南暑毒北人不能勝詩思乾枯每思覓一片清幽地稍謝客煩併获吟趣而以初至應官理牘又罕暇七月過半緒風漸涼文書稍稍有暇且此中[illegible]亦簡休[illegible]

即姑孰其得名以姑溪舊在城中宋時郭偉守此始
限城外因慨然念宦于姑孰尚未識姑溪狀泠泠咫
尺詎不令山川咲我風塵也值司理胡公將出歷郡
邑余卮盃酒于南郊外姑溪水上者以贈行者酒在
水上亭中後瞰萬岫前俯一泓殊覺秀發是日風頗
劇謖謖吹面袂輕裕似欲隨山容水色以去南望高
山松竹蒨密胡公把卮指示謂此亭為舊彌彼高為
斷彌彼之易以眺猶勝此之限于臨耳彌者居人所
名江山無語由人標識今亦借以列其匾睢不腆兹
李青蓮跋易九華也碩視亭館額以龍山乃此地去
龍山尚數里何以不近攬姑溪耶或額者欲乞山靈
末屑河伯遂令潺湲一派不獲洗蔟夤者待余兩人
酒盃斟酌收清泠併沁心脾耳㮚闌以吳歌侑之音
嫋嫋入水雲中水聲曲柏素然若合而晚風轉迅乃
輟席返郡城耳畔颸飀猶如坐溪水側就枕餘波未
竟也宦人魂夢水國清之自喻其適以溪不以守固
得詩數首以志次日胡公招余以昨臨流未遂登覽
乃酒之姑溪迤南雷峯上雷峯之名不見志林然其

峯巒秀蒨麓而陟及峰之腰有道觀塑老子像黃冠
秦之正值醮袿袿侶方去盃棬尚存余兩人取坎小
坐啜茗一甌緣而上上有亭峙峰之項四顧萬山層
嵐環擁下瞰溪流宛如玉亘舟楫時來漁父亦集就
席數飛歷歷映盃底可辨停盃又緣而躋亭之上復
有亭在峰之頂額以太平一畫因前後瞻眺山色盎
發林陰邃合郡城恰在山水之㘭羨秀叢沓殆非一
狀南見青山懷想玄暉北見釆石依稀太白而東之
近峰為白紵山峭蒨多姿郡城一隹勝凝佇久之各
南之近巒為龍山即姑溪亭館借額者上有茂林望
之翩翩末蔭人一畫之言殆亦實錄胡公云龍山石
巧作落帽痕跡會問客一撫之余笑應以如使古人
落帽有痕則今日躡屐千秋以後痕應無數第屐無
痕而帽有痕古人今人觀豪今人寧不慨咫晚風甚
駃而且隨之返坐峰之中亭嘆咀一卮夜雨且急乃
復從道觀以下抵城竟夜雨同慨當峰阻在郊埜幾
如以塵凡想蓬閬乃復紀之數詩云㸚日胡公走筆
問余兩日之句余惟姑溪之遊意在乎水而風来襲

其句成以天籟乎雷峰之遊意在乎山而雨至院之其句雲催以成矣江山助人風雨端人助之與端亦大不同而詞人以端情為助遂則有人不及知者夫亦序其江山風雨以為諸吟頭面而已胡公其謂之何

王思止迂園詩集序

余向者得新城王季木迂園詩序而知迂園為王思止行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詩則皆迂園主人所作以遂其迂者有韻之致不羈而馳吳中董玄宰先生亦見而序之即以季木之旨序之會余遊吳偶携兹集再四讀為竊以思止自鳴其迂而自[illegible]至吳有共好其迂者勿亦思止非[illegible]即迂故催乎不然胡遂[illegible]叫也大抵士流迂癖嘗何與欽崛歷落之人不膠而粘不緇而染螢光炭持時中之子[illegible][illegible]於經濟卒以癖其蜀中之句子厚迂於功名卒以癖其治溪之句襄陽詩癖其迂以上忤明主長江詩癖其迂以不識君王顧其所云迂且癖者猶以其一方之地倫然自遠未有思止一畝之園而且以迂千古癖太空為意此思止所以自成其致耳思止名家子久著諸生間晚乃貢入太學經濟功名之迂似非其素而胸中未遂固有勃鬱以動點癡者不可謂不迂于夔州柳州其土木形骸據梧以瞑有官不屑就竟為鼓篋常布之流茲殆長江襄陽間乎倘更有自為思止書盲不啻以山人小吏迂癖者乎大唐之四公為詩雖品格頗殊然孟與柳深淺各至其得力在風神而杜之憂愚獨往以情骨絕千秋賈之牢騷刻苦亦多嘗至之情余愛思止迂園詩風神雅逸自有剩韻乃其即題即事用目前口妙古人手篇中每藹然而盎然余一味之諸味皆置此其情傳于風骨傳于神幾不能以韻盡矣有韻有味律呂醍醐然以之語向通人或喉而不合即以之語向詞客柳或賞而不深思止適然曰我固迂癖終保迂園自有之致以病病以不病病耳余計思止之迂苟其竟之將有古人癖古今人癖今者而近以季木同癖遠以玄宰同癖亦以兩人猶古人不拘拘古人耶揆玄宰季木所迂頗似子美子厚生平而季木又幾似浪仙生平故知其癖表其致者兩人已

是余從而更序之謂以古有四公今止三子以余姿
不諧世而好詩或可備其一癖也思止寧以我為狂
棄勿以我為美疾則余之序不嫌與君同迂併不嫌
與兩君同迂矣因書之於姑孰齋中且以實玄宰之
言

新稿自序

余之於古文辭及詩非夙慧亦非逢工者也借以消
此不忘待盡之日月耳然既有其借必有其真真者
余窮而不能無所懷紆曲積久至不能不以詩若文
借寫借苟故紀其日月之感而情悰意緒皆呈本狀
也人亦謂此無用於世為世窮策耳乃余生之為通
策者即在此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又云窮愁著書
彼有以窮賤通者乎況歡詞難愁言易此在詞匠咸
以為然故郊廟朝陛紳纓笏舄有所揚厲即使出自
韻人亦不得極其詩致有之必兼寫景及隱諷者也
若殫情竟渺烟雲金石靡不叶合固幽窈之什為多
制誥宏篇播於上下不過組觶之美潤飾之善文致
亦不得極有之必建議出畫者也乃或避而不甚盡
矣叙述古今披抉情理令人讀而心折抑惟嶷極之
為為多此兩物兩遂常與窮親耳至于以工以著彼
且自喻其遠人適以樂此似適以憂也則與窮親又
未與通仇故詩人文人之通策即在其致而致固真
言乃其借若使不致直負窮耳世有不得于時學語
為工搆詞為著而不得于致遂撊然云我有通法不
借世資恐世資既不借世誉亦不借矣余生齊之僻
地幼承父訓蚤附鄉薦不知世故艱難妄意對立既
而蹭蹬文場稍去為詩文借以寫其不[illegible]
獲[illegible]策復不自量仍妄意經濟文章或可並圖而倔
塞淹遲久乃為郎為守簿書奔走壯心灰澌已盡又
稍求詩文之工以寫其終不變者余益窮始為詩文
而求通其窮中之致以箴不汲汲于世乃人或怪之
以子雖窮亦已微一[illegible]金緋[illegible]矣恐未必
甚知窮且未必能[illegible]致余應之以余比當[illegible]賈島
諸公似窮未甚然方之張司業鄭刺史余猶覺甚也
諸公各大小窮而能借詩文之極致以寫尚其真自
通于青雲外余窮在詩公間不遠其致不啻千百然

余之致尚未真而余之真懷固古今致府也不能策通而策窮備有一語極致着似不以南面王易况太守鷄肋乎此可以妄附古人之自喻因不嫌自序

逸午未四書程義墨義序

通籍之後余舉子業已久制義日以新鏡戊午己未二歲值鄉校省校士之解領制義與主司之程式義傳刻充棟余時從曲席閒有談古[illegible]義以快塵尾者而兒輩脫韶齔延同遊[illegible]猶唐君為師訓之吾伊又時與[illegible]評隲諸義若午若未者冊且點[illegible]擇以梓存之家塾而遂序之制義沿時遞變期以三載[illegible]有改玉為售券者制義非古文也而古文亦多變各有其時耳制義之尚若隨古文為尚云前代勿論明之為古文者自嘉隆閒一切摹秦漢制義在隆之末萬之初亦緣以秦漢語久乃子史淆雜無不撫用併其指且浸假之而後復返為恬更古詞別指不復用若將仍成弘閒者頗其文似恬而實似更而巧雖不他索而不免以尖刻為瓏瓏夫亦因近世古文詞矯模倣以自然不秦漢又不韓蘇非奇崛又非典雅鼓文場亦翕然薰入其習也余謂猶唐此義何如余未暇論其時變之原委得失但即以余同遊者一生之態較之切時知識求紛允事模楷既成人睹世紛挐不能不竭智索力以慕能者老而覺其無味不如仍之未孩乎乃聰明伎倆都盡而精神無可為欲存沖模交落槁枯余輩遊于時者若是且制義與古文皆人技也人之一生爾爾而文與義之時變又何言則亦隨時選擇令兒輩稍從而已是為序

賀胡天翁長君新補邑庠序

武陵胡天岳翁以南宮之序王來司王條于姑孰也一切爰書如繡映而其長公纏紡紗英冠玉從學于姑孰歸試于武陵遂嶸然振綺為武陵諸生冠於是翁之同游兄弟羨翁之家譜如氷蠶錦則謂此武陵盛事即姑孰盛事將提采石之練引青山之黛以寫之乃翁與長公固武陵以為家也志稱武陵工於錦繡夫已競有標目矣竊謂若家世擅文琛以文文其吏牘而水鏡而山龍拓以彌有天下之文在官闈又以文文其家塾而鵷鴿而翁別拓以常有天下之文

在世翻抑其所宦遊所託跡皆文匯也采石青山雲
波霞岫以文洗發而沅芷桃源玉潔虹攄以文茗裝
故姑孰之盛即借武陵之盛而君家之系如織縑杼
之聲如織耳然姑孰不能常有翁也而長公宛非姑
孰有也獨其宦迹不如獨其世即自長公論沅中之
香芷乎源中之桃花乎而常武之錦繡乎芷也紛芬
桃也紛吐錦繡也紛於有姑孰之人但得其彩植而
武陵之人實稱其菁華者蓋文之為物致於遠光朗
於近照長公試而輒售彼固有以券於里中哉券於
里中長公以名士之文操其符券於庭中翁又以名
卿之文握其劑矣且士於今為諸生於古為秀茂諸
生漸以取科名秀茂即可陟卿相故以武陵城長公
長公不能出其繡於鄉者以繡于世以武陵之文論
長公雖依然繡于鄉乎名士名卿與翁接踵宇宙俱
成五色郁然丹黝之煌煒不直姑孰不有即武陵亦
不有姑孰遠而論之武陵近而瞻之皆其文所鬱勃
耳然翁之為人識奇而骨勁其心精且羅雲漢八九
長公之為人俊袤而和衷其紉佩亦以十步之蘭士

村即鄉村吏不可測也武陵在楚詎獨以文重君家
即姑孰在吳詎獨以文蒸君家哉但長公今日以文
售而翁起家李官又方以文裁物遠光近照其不得
以文相慶乎余因姑孰之盛而思武陵之盛遂刻其
錦繡家譜如此

馬仲良妙遠堂詩序

仲良為詩其才適上其鋒不可當而取其詩咀之則
婉曲雋永致勝也不以才勝也乃其致固刑才此以
向世之口津津為詩者且不解即以向世之腹便
便為詩簡者亦不解蓋嘗妄論不工于詩者以一篇
不抵一句工于詩者以一句可拓一篇致與不致耳
古人言詩有別才別趣趣即致乎若才而曰刪正仲
良之不直以才勝者仲良言詩務去陳言而擬之于
虛秀夫陳則塞矣陳則稚矣虛秀反是其指與余之
言婉曲雋永者亦似不殊今其詩具在大抵皆虛秀
而能新獨得婉曲雋永之致人無不才仲良者其致
鮮能窺之余又謂天下盡言耳嘴言不陳而廣潮則
有生色譬之針繡其絲縷即拙巧皆用也而妙乎心

指者古以著名針絶亢斷拙爲巧耳翻塞爲虛翻趣爲秀不翻則經率能翻則紆曲不翻則淺見能翻則雋永一字成句一句成篇其致在自知爲古人爲詩常在于吟吟安隻字儵髯爲枯唐詩中如月照一江與半江爭幾何者乃至舟去後孫必更後已宋詩大若子瞻奇若魯直竟不及梅聖俞河豚之名梅善吟而蘇黄直能作也能作與善吟非工于詩者不及辯仲良才絶致絶纖即爲鷙鳴亦不在纖彼索之鵰譜者又瞠乎後矣余以古人言詩爲詩合之仲良言詩爲詩而知不惟工難即解亦難冲然有味乎妙遠定詩也

潘景升青溪社草序

余自弱冠即耳新安潘景升名迄今二十餘年余客姑孰景升自白門來乃目其人且目其爲詩草文草草栗戊已爲二而景升來此以已未余來此亦以已未青溪社草即以已未成若余志頗益乃序後草且青溪在白門泰甚著景升之遊以詩若文洸蕩之似爲九曲七橋增其藻研然金陵佳麗地六朝錦繡猶存其盛而景升爲詩則深穩句遒雅有言外意爲文則縝密紆徐閒以冷艶其味醇而含釀也又似爲九曲七橋歛其藻妍蓋景升與余談詩主于法勝余亦居恒讀古人詩如一切古體符采馳決紗如辟合即唐人近體抑語語串珠無復縫痕後人詩毋操其勝語相詡及至湊泊或有血脉不絙之病詩者樂之響節而律之宮商也最爲韻事詎徒誇其華贅以向人即六朝詞家極其雕鎪而休文玄暉時時以纖麗合自然浮聲切響並景殊意何遂無法詩誠如是文更可知景升得之以祭酒于青溪社中耶景升亦自不肯抹殺金陵佳麗其詩附以諸姬之句其文且爲諸姬頌曲而一一標題此其藻研不啻桃葉桃根小小妖襦而已然景升殊不似冶遊態彼直寄焉以猶寓金陵一斥烟煤耳景升結撰法固自不以青溪渲染者夫

題黄海序

新安之有黄山猶其有潘景升也得景升而黄山遂有黄海世傳黄帝爲仙家鼻祖其與容成領略此山

者惝怳乎廉所跡覓而黃海一書乃不勝跡也非景升亦不能跡慿山之為海如蓬萊方丈崖巘大壑中其最標著者而隸于仙則黃山以仙黃海亦以仙乎景升才情學蘊今無人古且無人擬其品倫然仙流而又生于黃山下冊喝大侯紀湛通舉不須扳龍髯也者故黃可以山遇亦可以海遇其書自紀初以至紀異且無不紀山靈海若左拍右挹殆不似人間語抑不似人間事景升固以仙印仙乎耳食者知黃為帝不知黃為仙如帝適仙乎祖龍弱水若於無翼即與以論景升黃海非筆研毫楮窺其真人傳大矣余得比于海月以備掛席之一柃也幸甚

傳

一 光祿少卿霍公傳

明正德間劉瑾中貴之焰最烈劉齊盜之禍亦最熾於時忠士洪入獄獄以節著史傳然且乃於崇詩霍公爲霍公名恩字天錫易州人家世衛千戶至公成進士為人慷慨尚氣誼初授山陽令又除安邑令俗悍公嚴以法士大夫有居間者借平陽守勢公不徇也會逆瑾以私恨摘公去官人皆醵餞公怡然安之已薦起補上蔡令公為令三而守法如一值劉齊盜過其邑懸屡勝且忽邑小公固將家子知兵乃增陴濬隍賈糜繕甲為固守計賊勒公降公執其人戮之以狗于師曰又被賊死無二賊怒縱擊城陷公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因大呼賊衆以拒爾者我自分必死勿累百姓賊帥迫命令屈膝公罵之屠割盈前神色不變賊異其槩更好語相謂倘從我當推爾為主公罵益力賊猶不欲其死拘一晝夜竟不屈乃遇害及斷脰惟白氣一縷上數日而色如生而目尚作怒視云方公之決於死歃退與孺人劉氏訣迫公

故孰劉氏光纖以没事聞
詔贈公光祿少卿劉氏宜人御製文遣祭之俾步州
爲立祠賜額旌賢節二子汝愚進拈揮汝魯入胄監
公之子沒當仍世萬戶而一弁以乘䏚沮其事令溥
世千戶如舊當道欲力持之未定也
李子曰天下承平治久巧宦柔腸百練之剛千不一
見求如光祿守法効特己自室父髮然至於一身九
死誼貫虹雲則絕響矣公之死事難必力窮而死更
難爲春受矢雖陽屬鬼彼將以功酬國不幸始衰其
獲嗚呼上祭雖陽競爽矣式宜人校縲猶勝於就烹
之雄十倍然則光祿一室皆剛氣也

二劉傳

劉溪者步州人少爲諸生丁正統乙巳虜變虜闌入
然劉居民抱頭竄深亦奔州之西南寨中虜攻寨急
有黠僧爲黑和尚乘虜氣劫殺寨衆衆以深有奇姿
推爲主溪選力士立約束遂執黑和尚斬之衆始安
虜退各持牛酒勞生而黑和尚家告溪擅殺於是村
民控理紛紛咸曰非溪爲人皆膏和尚刄寧藉溪生
如深不白衆百身贖之當道者義溪不問後以明經
牽山西之陽曲以最遷河南府倅致政歸寨中人至
今稱其槩

劉嵩者溪之孫以明經司訓河南之歸德嘉靖庚戌
間大寇師尚詔陷郡縣城下門不敢犍嵩躍馬倡
衆犍而守之郡守尹公者奨其氣尚給民兵禦敵城
市倚以無懼時有董巡檢率兵拒戰沒於寇嵩收而
殮舍焉大中丞端肅葛公聞而褒嘉且賚予之後致
政歸余嘗遊宋得董巡檢死寇狀洒然壯之乃令遊
步而知倡守城者嵩也因紀之

野史氏曰風靡之流人鮮奇節遇急避匿如厌不嫌
如僵不起而世又斤斤丈法繩人轉使人逡巡償拒
若劉溪者奮結守事若細而實難乃隨搆以擅殺幾
中之何也任事議事小以撓大乎嵩之守城恤死亦
奮不顧身之義而郡守以暨中丞乃見稱許庶哎文
法拘攣矣二人才傑皆出步塵又出一家則尤可艷
稱者燕趙多俠二人俠而能濟翩翩道挺荊鄉漸離
未足多也故紀之爲傳而論其心跡如此

三李先生傳

向者余宦於南陽之下邑而得謁李太史李比部二翁因得聞其先李孝廉翁之槩已去其邑久矣而二翁亦相繼沒蓋三先生者皆以文名世焉乃㸃而傳之

李孝廉先生者名宗木順陽人別號杏山先世自太常丞貴孝廉晚歲皆冠裳相襲而先生以高才能文薦於鄉上春官不第遂絕意仕進放浪江湖間以著述為業吳郡王元美來撫鄖過其里贈之以詩有尚名不作膚供奉之句且綽楔其門曰文苑著英云先生蓋壽九袠而終所著有詩數卷亦工草書有墨石留于宛

李太史先生者名蘗字子田別號黃谷杏山長子少倜儻慧弱冠成進士為庶吉士檢討以時忌謫陽城丞遷廣平司理兩貳郡於晉吳入為南禮曹郎擢㸃中學使不就歸而卜築內鄉之郊蓄書數萬卷鉛槧丹墨不去手詩法王右丞而文亦有蘇歐之致書類王履吉所著有儀唐集又雜撰析續說鈴諸書多所攷據其宋元藝圃集收精詞家有功文苑多矣先生亦幾八袠而終

李比部先生者名蔭字襲美別號宗崙杏山次子博而有文壯舉於鄉後仕為陽穀令擢京邑之宛平至刑曹主政以迕當路中之以考功法遂歸順陽不出為詩暢達不減其太史所著有詩賦集又雜著至百餘種而諸陽錦陽詩話該載元明詞家一隹事足生岳考亦足資綜覽云先生壽如其兄而子顯於世衣冠甚盛

李子曰宛有三李猶彷彿蜀之三蘇焉其詩文足為宛其傳則父子兄弟皆恢然者也乃杏山以布衣不仕而黃谷宗崙仕未竟而即退想其一家沆瀣安得不吐為雲霞耶余故紀而論之以俟志藝文者

月濱王大參公傳

大參王公名懋別號月濱濟南之臨邑人少為諸生即湛心濂洛之學所為舉子業不斤斤帖括每微中理解晉中楊襄毅公來視山以東學政得公試義急賞之以文卜其用遂舉嘉靖乙卯鄉薦再上公車㝡

第以貧乞廣文官得餓之遷化與其庠友切劘性理
不置成尚寶鍾音趙識淵諸偶俱忽之公決其當為
俊傑後舉春官第二人為名郎而鄉封云以廣文上
春官復不第遷武學時楊襄毅公為冢宰憐公才欲
為跳令京學官得再試而不果已遷國學官少司成
北山孫公負其經術嶽嶽不可一世公與之角辯相
選移疾歸已補原官遷銓部司務襄毅公尚在事折
節下交襄毅有重名或乘快溢論公擬規之襄毅以
為畏友遷兵部副郎正郎大抵壹挺不苟出為湖廣
德安太守清而有齊會張江陵相國奉　旨治喪所
過皆為供張甚盛公獨以素易緣而進之江陵第曰
取王太守素來諸方賫委去不顧自是心識其操及
還朝值兩淮運使需人江陵擬　特旨用公蓋中朝
所未有公在淮揚理齋盃茂以最加陜西大參致政
居家絕跡令長之庭牛車蔬食不殊布素先大夫筮
仕時求與一縣公無所私具名孟促滕弟曰官守無
他術吾儒誠正二字用之不盡先大夫嘆息而別公
栖遲田畝稍彷許魯齋為學治生之指以儉訓家所

者多心語而散佚不傳後以壽終里人至今稱其笑
野史氏曰士為知己者用王大參公矯然結束而有
韞有施足為清通之士向非襄毅鑒之於微江陵拔
之於獨公即抱玉人之[illegible]嗚呼自有一長以上必
知己而後著安得不為奮發也借青雲施後世子長
之言似鄙然亦不虛耳

侯來保尚氏傳

明靖難死事者大宗伯陳請獻公迪其事最烈已而
讀請獻家傳得其僕侯來保乳媼尚氏事以請獻之
烈為烈乃記其槪
僕來保宣城陳請獻公蒼頭也公死革除時姻黨逮
戍且死者衆於是屏匿去無人敢收公骸來保奮不
顧出抱之哭曰此吾主人忠骨安可委之塵壒遂潛
負至計家橋圩埂上葬焉後陳氏孫成立來保持遺
像還之今即其葬地　勅建大節祠俎豆焉
尚氏請獻公之遺孤乳媼也方靖難兵至金陵公誓
不屈管夫人與六子皆殉之時尚氏抱五月孤華亡
在側泣夫人曰是兒襲纓何罪以付汝善視之尚氏

泣受命抱孤藏溝中夜潰遁亡所得免嘗私祝天以此藐孤者天幸憐而生之孤八歲翁氏多疾慮先朝露孤且不知所自密語曰汝陳宗伯狀元孫以幼泄語遂為怨家訐於 上謂必死 上憐赦之戍登州翁氏為將宜誠梅氏隨戍所孤稍長偶於郡林獲金與翁氏置田廬門閭漸昌至今顯貴不絕

李氏曰天之報施善人久而不昧靖獻公慷慨捐軀妻兒駢戮烟灰被燬此時身幾絕為蟻爾幾絕靈仍奚而侯僕任其窀穸翁媪任其卵翼噫云天道渺浚也祠宇輝煌衣冠綿亘恭靖公之名位嚇然相映於五世間天報良厚而猶假手於侯翁兩人不然陳氏且成烏有而又何以尚存九源之碧血奕世之青箱耶故兩人中翁氏誼尤高功尤巨不減趙家之杵臼李氏之王成閨閣尤難焉至於來保貞切一念過於認聶政哭彭越者非弟為家中枯骨也兩人微恐不錄於後世故筆之以待良史採擬云

曾張二孝子傳

為城劉太史子良好獮人善嘗述其邑中曾張二孝子事云曾名大韶為諸生父業儒而貧大韶捐妻鬻珥得錢息之以供瀹瀡一毫不自私尤謹于父疾延醫求藥憂而瘁容父舌不能食含哺哺之籲天請代如是者竟歲至為嘗糞以辨其疾父沒衣衾窀穸靡不竭誠歷十餘年春秋薦享涕淫淫下出於哀慕見者感動云張名學詩農家子其母遊玄岳貧不能具輿架木于肩坐母其上往反數千里至再三不厭也及其母沒哀毀有加不減曾生焉兩孝子為劉太史敘述徵詩於同志嚢使者遂据太史言兩旌之劉太史之言曰張之事未合禮寸心足多曾蓋盡之而不違禮雖無非常可喜庶幾存孩提之良者善乎太史論說也風靡波頹士人每思華其親纂所不如而親闔鮮所賴之細民勉為刲股廬墓以徼官長之優獎抑何裨于天性乎總之名孝耳非其真彼含哺甞溺肩而奉之豈以是可為名也吁不名孝而孝余於兩孝子取其樸嘷知樸之足存乃爾

俞氏貞女節婦傳

姑孰之子湖依江置邑商賈若流市闤繁穰風尚華

洽而俞氏又邑右姓也高明之室慮其解禮乃有以
女貞以頌節如兩氏者爲分紀而併論之
貞女名寶父琥邑諸生諸兄弟以孝廉明經相繼仕
服貞女生而穎慧父授內則孝經諸書兄弟間複多
所耳目每槩古今節義事年十二字邑中潘生子謙
旣而生以疾殞貞女甫十六即欲往哭父兄止之泣
不食欲以身殉父兄防之嚴諭以若未適者何遏自
苦貞女憤欲自經父兄知不能奪曰從汝志耳衣冠
家有纂其賢而圖委禽父兄將險可爲貞女覺之決
一死以防護不遂父屬纊其無所歸父沒兄弟稱
引先指以諷而貞女卒不動也謝鉛華被質素一切
以禮自閑諸兄弟嫡咸母事之貞女亦訓之若婦時
涉書史㧞晳大義至於翰墨亦且精嫺但不自見如
此者四十年老將過潘爲求嗣庶以真不負移天者
竟未遠年五十八而終先是暨學侍御馮公耿公侍
御劉公皆表其門貽金爲楣禮問有加後侍御鮑公
爲文遣祭其墓立石焉因聞于　朝得旌如制
節婦趙氏父機邑諸生幼而淑敏受女誡小學諸書
輙能解殊有志操父沒母兄爲擇俞生應孝字焉生
即貞女伯兄司訓公之子旣于歸姑已逝舅繼之遂
事貞女如其姑俞生病亡節婦誓以死言夫死以撫
孤時年甫二十有二孤僅一歲於從與親爲者相依
以竟夫志或勸以他則爲嘔血自矢駭容姑岙不踰
閫外惟與貞姑談書史評節鈺姑步頻趨如影之逐
形貞姑沒携孤一室青燈熒熒相向或竟日不舉火
蕭然甘之孤漸長而病出就醫不旋不食旦夕焚香
以禱如綫且願以身代兒然病良已負笈從焦弱侯
太史學于金陵遂補諸生亦有文譽而節頻乃爲一檗
寡處三十餘年瀕沒有言以其節未旌者曰吾豈以
圖名哉年五十有五而終已候聞其事于上官方議
旌之如貞女已事云
野史氏曰俞女俞婦何其謚也婦之從一不易心世
容有之而婦有三難一以少然節一以孤撫孤節一
以貧無資能節蛾眉或怯脊珥獨勇可作婦範至如
女之摘一世之常而介然于未見之天從容淡淨死
而不死立李獻吉所稱砥經以合義者矣叅諸春秋

江不偲視之吐萼而存其房不尤棻雖手不調于湖
廬蘼有正氣且有閒氣乃爾也

四品稿文卷之五終

記

濟北[illegible]著

蕭蕭亭記

風蕭蕭兮易水寒荊卿自燕徂秦羽聲而歌者也迄今數千年嚮絕矣而易州迤北源泉稍西故亭獨峙在山之麓好事者以易揣而跡之也亦不知其何時何人追而歎爲乃蕭蕭之名如新夫荊卿提匕首別燕所今不可跡安擬其風而源泉[illegible]易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源泉安遂而蕭蕭耶陵谷幻遷水與風往此風之[illegible]世者也幻而不幻往而如憶其往風之襲人抑有之蕭蕭以人亦以耶耶彼其忼慨泣涕決於九死獵纓奮袂宇宙為慘如其人也千載而寒生即其藏矣夫矣倚柱之英爽和歌之酸悲都付之恍惚夢寐如其世也千載而倍寒生人以世增感而其感莫如風耳風之憶亂一椎一嗟壯士之風毗於椎者靡靡人世風一吹而即衰蕭蕭人世風百折而尤烈雄風不逝大抵以人美其人而不可見借茲亭以遇之淡源泉溯易水聆湲漪而頫岬崪漸離之筑鏗然屬耳賓客之縞素皛然獨同風乎風乎淒寥而颯沓遊於其亭者髮上指骨且竦也然其人竟不可見矣當荊卿世受重其節俠者不難捐千金求一匕首以助其道上之風氣後世概慕節俠之遺憧憧構茲數椽留壯士之萬一也而剝蝕摧落斜陽相愀燕丹田光將來笑人吁亭猶記其世也如吾世而有荊卿吾將覓倚天之劍呼大鵬之風以資之

易州候臺記

易州昔燕地而其蹟之著者有候臺詢居人不習候臺習五華臺耳五華臺在城西北隅積土浮埃斷碣尚遺摩娑可辨凹凸幾淪明志稱候臺即五華也相傳為周武王築以占候至燕昭王建五樓其上更名五華臺張供遊賞云州志又稱燕昭築聚樂臺至遼聖宗御其樓至元廬應判州重修之始別名歸東曰增明西曰晚翠南曰觀月北曰卧遊中曰萃秀以寓古之五華審爾則候臺於周五華於燕不第耳之漁燕國已翔之曳稗然其傳信傳疑未甚灼然爰攷唐

李文饒記候臺叙述周武頃天召公作伯宅燕地而朔之燕昭之季分至故典未大減裂似候臺建於武王時非武王建也記又叙述秦漢相沿此地荊榛瓞疑湮廢廓作新臺共為宴樂游時未紀五華之目似五華臺非燕昭建也烱水谷蕣誰為定論余翻還證思窮以觀雲故禮通於原候召公關候臺為燕望祭皆無疑者衛公記出唐叢初曰候臺計五華稱名必在遼元之世盧應爵實之哉夫天下不可知者占候亦可常者樂遊占候久而以幻置樂遊久而以厭忘也攘溁漠物悠悠情執層累之上閲轉徙之天與人而塊然者失其柄況一區名目浸假不同若候若華間之水濱矣何論其不可知不可常也者幸而上之層累猶存其址余得而候之五華之巔以及後併其址非亦且安窮如第以臺可候天可顛華則此臺鈞臺當至今拄霄撑雲矣

遊大寧山記

春日遊紫荊關返易當還龍華口而聞大寧山之勝思一遊覽洗關塞之塵坌乃稍迂而南將至大寧十里許峯巒兀㠝岫巃嵯牙不可以與易而騎婁颯勃窣琛普之已而林木蔥密泉石紆回微流濺衣袂上蕤花盈盈飛墮水中飛而未墮者亦與衣袂染拂塵容頓開心骨若爽從者不解輒攀薀以障飛花笑卻之弟稍讓其枝葛相罣者如是可數里花益紛水益清林中佳樹名目頗多而方春故花獨盛問泉水何名塗人都不能舉亦不知何源余以武陵桃花其名為人知即有漁人竊山中父老不如茲水但與桃花為緣耳忽仰視空際而山峯峭起獨出萬山嶙峋巇叢似神所劃乃居居人稱疊翠屏為大寧一山最勝噫水不能名山能名之正自以名故招人遊山靈將無厭俗耶翠屏且近而不可驟至倚樹夾石橋清波瀠激其下有聲蓋水較前覺駛而花則漸少於焉上望屏下但見松陰層秀梵宇深寂雲將嵐而經之隱約相誤從掛斜陽中絣與碧合種種幽賞如繪而又繪不能肖者過橋山僧來迎鐘磬俱作萬壑響答泠泠天籟也步至山門則有上寺下寺松陰如前雲嵐不見歷歷招提而華屏如佛髻招提如比丘參者一

山耳遠則態生近則趣生蕭寺其態趣之顛仰手上寺道屏覺更奇乃躡磴先遊其上至而凭一峰之高諸峰皆羅纂不絕雙眼滿繡徜入寺松棚蔽亭摳前日光不透颯颯如雨棚下庭堦白石砌玉各作紆曲狀泉潺潺自亭基碧隙而出分流紆曲中石槅列砌旁簇簇殆曲水流觴之致水上石梓宛然可以共奕橅之為一架小憩亭中驛官具饌為寒乞箸旋起頹旁僧舍乃蕭條數楹而已亭待遊故稍工舍止僧故示儉倘亦寒山拾得蹤不自攝而寧官方析節桑幾無熒窣何及遊下寺又疑宇寥落惟屋後松風謖謖釋迦文殊且蒞嚴之不暇而徒為遊者結構巖居也詢山僧以故山僧妄自菲薄翻訝余問余為愀然興寺繞及翠屏半腰曲水之流乃自屏後來者屏後山益峻望之不見其際僧曰北二十里有乳水洞洞有石欂十二視其瀏澗以卜十二月雨暘良驗余酷欲一至而僧謂可步不可騎遂巡而止余問龍華以去屏幾許僧與從者曰可東北十餘里流氏雜錯時虞萑符非大寧比余曰乳水不凋龍華不毯余與山僧

賞翠屏之泉與翠屏之松以竟歲月飛花流水笑而不荅其領略多矣翠屏五代時馮瀛王吟其中有吟臺後改為寺瀛王品業未光詞釆亦未著余遊以寺不以臺臺亦無復寸址故略之

四賢祠記

易水之旁四賢祠為四賢昔郭隗樂毅劇辛鄒衍其人也祠建已久像出明國工劉鑾手碑文出元名臣郝經手二美兢爽四賢猶章余偶謁而觀之則像剝蝕矣碑錄損矣四賢俎豆幾付烏有又何論二美也然桑榓尚在丹青待人必有繼鑾而莊嚴者貿貿然於歲月而後世將不得知四賢所並祠意余不揣續記之夫祠首郭隗而樂劇鄒三人次焉繫取黃金致士之指且隗易水産也燕昭挹志賢豪式近暨遠臺上得駿骨臺下得駿足非隗摔何以三人乃自可首隗燕人祀燕賢至今猶覓其駿骨於抰扎中而畏壘之尸祝就畏壘所習者尤可首隗耳然四人才品故自差殊紆軫於魏燕趙之三國擇主而立功知難而遠引不忘其栖枝不受其條縛謂獲於戰國為焉之

似龍自趙而燕伐齊佐策七日之潛五里之糴謂辛爲馬之似豹談天見奇吹黍見異碣石可開秋霜可飄謂衍爲鷂文之馬若隗者功名才技無以大表於世獨其片言悟主璞而得玉始齊桓欲竹之智遂以如馬如馬耳總之有當於金臺之駿故不嫌並祠歟善用人者相須以用而用自判善論人者相提以論而論自皆燕昭可爲伯樂而尚論宜如九方皐並祠良有深意若曰無隗何以有毅辛衍無毅辛衍安用隗爲先出其下駟後出其上駟是祠也且有孫子駕馭之理如弟祠之耳無乃以祠爲唐肆

大水峪觀塞外記

李子分司涉州偏隨例謁密雲之總督中丞返而望西北萬山崔嵬繞嵐千里如雲屬眼界頓豁竊自念生薊州四十餘年不半跬涉塞地不半眺見塞色今之涉見者寔耶詢輿隸皆曰此大水峪峪為燕東夷夏介其猶黠者又記憶其軒車過而躋峪觀塞外其冠裳駐而塞外夷望塵蓋作膜拜相向也使君亦有意耶李子杖屨兩腋如有挾者促欲至峪將夤輿而馬衆謂此去可三十里寅發辰當至勿馬也李子曰驅車迅之將至則嵐若破去石矗矗見小如筍巨如箕迫之小乃如箕大乃如壁而視他山石特健特險其特也以塞也山下雉堞絡繹刻就門勢門外以阜爲關門內以礎爲捍衛之入官署署依山起几榻尚亂石剗不盡借作屏立而右頓庖廚熘出石火食羼當庭眺峪上筍者箕者壁者疊疊刺余目且溢余胸健與險偕乃不休塞而休峪自山足紆縷一線而層累上是皆坦塞高不及肩依山則峻獨上頂峻呼筍輿而躋之宛轉如蛇蔓延胃壘不絕大約二三里許緣垣起臺臺有樓樓有睥睨各列火器其上鐏向內以待不測而樂憑睥睨下瞰山底潺潺有聲非渾即澗瑩足鑑鬚眉無論華巾夷辮悉於波中照永胡兒各各散步若沙洲之鴈水外不半里又爲崇山危嶺計踰嶺又爲渾澗又胡兒各各夷而夢據目力所及者如此臺樓內武弁與列校環守之斐見圍聚以睥睨爲扉而竈突雜榆彙間鉦肩代盂椀槍伐戟庇矣刻代乜箸惟其吸者粒耳列校皆白幘蒼[illegible]

縞雲余惟問之弁曰此南兵也嚮昔戚太保鎮密雲定其幅以白蓋示夷必宛狀倚垣外胡兒蟻叢垣內南兵與孟著訣矣嘻慄矣我又上而二一里許邐樓弁校諸懲皆不殊凡如是者十餘重峪亦甚險矣塞外大凡可以瞭見矣先是余自山足而登未幾至一營壘峻上石場廣袤半里有堂三楹雄麗射目守備將軍肅余而進至飲具集檐宇之下腥風驀入則胡兒胡婦駢作氈韝之容余詢將軍應之曰此我中原豢胡也凡十家歲給金五百賑之將為我偵塞外梗胡者然察其狀猶獰猘變胖常逆視口譊譊作胡語索余以馬以繒將軍代余析之而其相吻相附者不啖也譬之委蛇斷馴於籠野豕斷欲於牢耳既而予之以酒以脯以胡餅諸胡初不肯啖將軍緩頰逾時諸胡乃引色匜快食須臾立盡彼其勁骨不可樣坌肉不可帖我特以是絛鏇之且翼其翼不止惡其服也塞內之豢胡與塞外之麋胡弁服俱不異麋胡即向之泅水者將軍又語余曰塞外胡乃王衛熟夷其生夷尚阻五百里外焉然余聞熟者亦時時踰墻為寇為豺撫賞增而梟惡亦增其生者又可知大水一峪殆我焉之衝稍夷而大險第恐以資胡人不以資我耳况是時[illegible]恐奴酋虎落多渝我彼豢胡果得力否也余幸不生塞而塞之一隅已麋麋向者南兵而縞恐其亦夫

依然林水亭記

亭烏在在揚州分司之右官舍日為吏人耳目其喧囂攔許之側烏得隱映清泠而得之乃依然林水古人寄想濠上事其甚幽致取以名亭將無對花啜茶傍松喝道古人且為疑嘆耶况亭前牡丹海棠松梅丸杏頗蔥茂亭後竹枝娟娟亦不乏觀而水則無寸滴尺波以向人者依然法耳烏依然水倘還豫中散或以風彭湖封戎以悵李青蓮或以調拄師樵或以卧陶元亮汪子猷或以漁而嘯其孫子荊將枕不暇枕夫不暇枕而烏有依者園丁向余曰向者亭之西南有池一泓邐迤其叢今遂涸而斂為有盤井存向者溉以此水固依然眉睫間物亭名志舊也余聞而悟向者池今者井向者流今者涸物變耳亭以寄趣

日涉成趣故亦趣也自可依然詎必其在前不然會心不遠何關濠上我林水即不佚濠濮林即亦不佚水花氣融融樹色洩洩松濤筠綠皆水趣也噫天下無非水也化而為春活而為脉觸物渙矣值入適矣渙適無水形有水情滿前浩渺不得以扶疏障之亭曰依然依然則如其水如其水抑使捐纓卸冕把臂入林即無水亦何虧余記其依然而已

徐淮流民記

萬曆乙卯山以東荒歉死徙為明二百餘年所未聞甚烈而醫易而斃者剚刃於家委骸於路不勝更僕矣黃白相攜而為道上之點北則瀛鄚南則梁豫乃徐淮為甚蓋山東莫饑於兗青而兗青去徐淮一水耳繈屬而往如赴壑之蟻約不下三十萬彼中當事者憮然其聚而亂為粥哺之就空廬各止以待哺而哺不盡者纍纍猶賈轉販以亡人為奇貨息子璅婢不勝量載也彼中當事者又嚴為之禁可饑不可販則守而益待哺稍不如哺則沙中惡語且以怵其長民者當事聞之乃計日計口粥為遂借漕折帑金至六萬兩流民稍稍全活販亦稍止復不去而為盜觀察使君袁大夫之濟變也已而山東兩臺使議蠲歲賦二百萬大司農總總恩各邊之餉而譁且亂焉首以徐淮漕折極動為嚴摘得　旨宥之弟杜其後耳夫入臣疆場之役一披一血顧東省芀　徙於徐淮徐淮大吏既責東省長吏不以哺還也徙於徐淮者極重難返東省蠲以諭之不顧不得已哺之司農大吏既責徐淮以哺為留也將何適從為身任疆場者為東省難為徐淮倍難東省乃剔冰徐淮乃殃池乎而既流其域安辭其勞所為不謀於諸大吏而倡小吏以急哺之有袁大夫耳司農摘其不自為救而借帑為救非若汲長孺之經過發憤者夫徐淮則誠非經過矣而以總總之流民哺於區區之自備恐句水爵以濡焚林也余傷流民異常之災而幸當事者不得已有出常之舉也況近日國家勢窮多變舊章幾格而此猶其變之善者記其槩焉

商邑陵邑亂民記

山東饑民之亂自萬曆乙卯秋起至丙辰春稍熄而

壟臣甄其桀著於朝四方聞而憫焉余家介商河陵縣而二邑各有盜桀然其事亦細商河之盜曰張玉本甯人子與其兄猾賈聚處而後其業少薄不及其兄兄素遒盜淵藪憑逞以加玉玉氣充豪久益憤乃結惡少倡為劇盜始掠其兄家僅不殺兄遂以募害於武定濟陽諸郡邑馳馬揮刃先憫嗚居人以貨財子女不予則屠汝家居人惕息如所欲且緣而灼之剸之者多也陵縣之盜曰程章少為諸生好誕妄為大姍惡曾以邑旱求雨假攝蠱而行剽奪告發去其巾襴益習誕妄自稱得書劍於其居側盤井為有神力護呵惡少多信之私相部署且隱屏造介胄將以據德州截漕粮因赴瀛南諸山自固未果也其後玉至戲輔之吳橋為邑令鮮獲死於獄章為邑令覺即計擒于其家併其二子梟之據所聞玉頗以膽智自雄章特一妄庸人耳玉亦屎無亦奚不過激於一日之慄齡獵纓而起若猶大於肢擬昔然杞亦自之尤猶有間矣章不自諒曰為大言盜弄之訛訛急以自擂其愚與漢賊之得石縶肘太皇諸王自命者千古相同而又未及其蟻陣蜂衙矣夫二盜之亾皆其自取毒不及蔓又何虞尾但二盜非乘饑歉之會洶洶紛紛彼固不能鼓其豹脚而搖其螳臂者毋無事則智亦習愚世有事則愚亦習智金甌天下俄而下邑之民有二桀習之倘習者益新巢濫駞駞而出將無以鐵椎金乎　國家素不修備一旦民饑而誅則曰賑之解之不則曰殊其已收者耳至于二盜之腹固果然也彼特以饑媮衆即戮而其僇魂尚飽者此必感令足以先警其所習何待敗誅之日著也金甌上計當杰斷近且潰潰吾亦子也飢之固不忍其啼飽之詎不滋其病夫固有不啼不病之術在二盜亦一鑒我因其人不足立傳故聊記而論之

世恩堂記

李氏先世自萊徙濟家於犂丘世為農業自先少恭公成進士以令滿擢及先隴酉公既而不肖成進士以令滿卿滿少恭公而進一階絲綸之賁三世延爲構數椽以度置其　誥勅之文而題曰世恩堂㨿筆記之尚書有云賞延於世春秋每稱世卿而吏誤選

列世家皆延世禇也彼其因生賜姓因世賜族奕葉之休霅然相聯而恩之所暨遂以為世乎蓋嘗以三代世官凡世承國恩常出於上授大抵卿大夫家視後世倍重漢以後不世官惟勛戚大臣通侯以世他家寥寥不聞凡世承國恩常出於下奮而卿大夫家之重漸不如古魏舉九品中正之法其選用多稽門閥六朝因之唐亦不渝而國恩之世及者以下奮亦以上授五季至宋取士不復拘家乃任子之格時溢往往門蔭顯融而國恩之世及者類以下奮乃上授之禇猶存廿二去卿大夫家在唐輕於漢魏在宋又輕於唐其大校也迨我明憲紀森肅前代世及之濫無復存而門閥時時裁抑於是累葉賢書始得以其世稱舉海內出於自奮之途矣世以上授華胄之嘘不風而熖恩猶稍易世以下奮寒畯之價不脛而集恩且綦難上授以恩褻履綦容不免有毗寵之身驕語之吻即至門宗蕭索雀羅燕去而人尚羨其先世之衰緒抜其後裔之芬薌不必肯堂可志也下奮以恩尺尺檢正之跬武歩趨之軒冕紐而儒素靡恳一旦

青箱不繼朱芾歌焉而齊民不復溯其先鬼且等之於沉履寵髫下之鮭蟹也在堂瞿瞿當悚於其所以志者也世恩之自奮不惟難於人才抑且難於事變哉余家馳李偶於十室之邑忝大夫世恩一介之士亦可謂踰鶺栖適醜飫睹茲堂也肯堂乎在堂乎朝之恩數有惟蓋之狗馬而無豢養之豚犬正虞其青箱難繼也故諄諄自記之以示來嗣而不肖己愧先人厚矣人才事變詎斤斤析捷丹鞭金軸牙籤哉

戶部廣西司署中記

戶部在朝以東屹然西向廣西司列於堂皇之北為北第二司門南向進而東折有廳向西而南北為吏胥房文案度置又北為架閣庫本司什物度置又北為火房署中燕居也制度各不奢而備國家庶平久曹務稀雖隷錢谷暇如鉛槧大卿肅而入羣司肅而揖司篆郎稍稍至署粗了文書不過數刻署中各閒寂矣夜值吏柝俱成虛具以數人寥寥代塞之採睎者時發焉萬曆間中州李公為大司徒值計帑空乏遑餉辭呼慨然疏責成七曹物曹郎共與勤幾辰入

酉出寅疆若一卽卽之夜直者亦令其戍亥入而嚴更爲諸司咸凜凜奉而余適爲廣西司卽日在署中不覺竊嘆居然署耳背發茂草令若劇驂非署中土木能移而署中之人移之廣西距在萬里時時若與瘴烟㘅霧接乎然人移署也精神以爲人方令國計難矣事爭錙刀人人橙具且牽之肘孰解之腕向者辰酉之卽自文書外袖手坐而已呼侶茗談而已戍亥之卽夜一至或不至而已庯渠精神亟爲利害所關未必碌竟日而出見星而入時也且夫色能力主聲乎鹽能力主號乎錢法能力主廣鑄乎積穀能力主穀庾乎徵輸之通而稽能力主督責乎卽以粵西一隅論沙磧不迆池并不鹽勿論而租稅叶于湖省者歲有佚也廩庾當於粵地者歲有虧也例金課金鏤金當輸京帑者歲不充爲笆也文移甲乙墨墩朱渝幾於脫脫禿顯矣迨不足以力主之精神未屬也人亦未屬也人與人不屬而能移署務若無有事有拳一而衆百發迨而動與精神之屬而非明之以利害不能屬利害共則功罪共桂林灕水神縈署中展酉戍亥皆然粵人與我合爲人而所移多矣夫利害之㝢可任而詟詟之言务奪我不能移將受其務猶然日被於文書日動於晷刻也署之塗旣雕膔無用而署之人彩飾夫吾亦何用余以署爲唐肆乃知尚一者精神之府也又不待尚於身也故記之以自戒其二三云

山東青州亂民記

萬曆乙卯山以東亢旱異常千里幾稀艱加以蝗田禿焦枯而青州爲尤甚饑民始猶食粃糠則食土率殍飢死猶食其死者已食其生者至於骨肉相噬鬻身而献之又以人肉爲薪膳又明明售肉於市擇其肥者待善直孱怯不忍進於突腹則投繯累累相枕藉也稍有貲斧者扶攜散去之梁之楚之燕趙棄其嬰兒於途不顧而其閒往往有綺羅其身乞丐其口行者悲之其荒如此於是饑民中桀黠者倡爲亂安丘縣民張國祥卽居好適賊曾爲里胥頗聚無賴少年爲惡黨縣令督其逋且急國祥悍不應一日縣幕下卽中閱保甲國祥驁麒以爲捕已也忽率其黨蘇

而起礮聲震野縣幕閧之倉猝上馬逸其黨追之幾斃刃下乃火其隣田生家劃取其財是夕薄城瞰卑蟻上城中閧無覺者已擱然登陴矣向市肆買人索絳帛纓首為標國祥紅袍稱兵主市人咸閉戶喪魄縣令匿避國祥闖入縣庭擁座指揮令人傳於市不殺無罪之人不食無直之食市人乃又開戶復出國祥以其黨為天兵以從其黨者為順兵闖獄縱囚囚皆左袒曰吾順也須臾徧市皆左袒曰吾皆順也今衙殺典史于婦發庫取金狼藉分之而獄囚有王淮者孺毋爲令豈能路瀰蘇僇虜耳乃明順敗逃與[illegible]晉劉建業者欲為禦邀策會監司遣官兵至城外礮聲作淮告國祥國祥索爲從二三騎急出城去一把總提兵數百懦不敢前國祥縱轡棹鞅而依山為巢矣官兵進城與賊黨遇淮建業助之頗有殺獲城池幸不毀賊於山揭黃幟為仁義王惡氣寖及於蒙陰即墨之境錢中丞自省會續發兵至官兵與賊格鬪未厭全勝遠近震讋臺省九卿愕眙交疏特盡蠲東省歲賦特遣過侍御賑以帑金且使便宜多方救濟

錢中丞疏告去命李中丞彈壓之而賊黨也結山中以殘冬無所掠亦困憊漸次就縛父之國祥始獲而斃於濟南獄中其黨有劉神仙者為謀主逸去獲於廣川亦伏法云夫乙卯山東之饑明與二百餘年僅見者也死者十之三逃者十之五衣冠城市似猶留完於烽火而村落蕭疏雞犬稀疎按籍而索存者幾何鳥合蜂駭事若微小至於殺人刦帑登山而招不為不劇矣向非人有飢天有澤兩保之歲頗登於前者親世饑闖於兩方構亂也然青州甫帖泰安齊東不免騷動彌而定之中丞之績不可誣爲碩全蠲之說於饑民似便於邊餉未便而賑民以帑援邊又以帑璦林不獲大霈而碩民失望碩單失民天下事吾不知其落落何底矣

燕京燈市記

燕京輦轂下四方人蹤相接而物貨相羅彼都人士亦好遊於觀侈於遊悖與四方人物相詡也其最華競者曰燈市時以上元之三日夕地以東北隅四坊之衢至期凡鄰下萬貨皆移廛肆而往萬人皆稍轉

轡而往其題以售燈觀燈應佳辰之日而極燕市所
攬擷無不焜燁於火樹青熒中且標其為燈者以紗
而績以笋而昇以珠而茀以滿而帷以石而鐫斷以
材而雕釵或懸層樓之檻或絙繡幕之鉤風拂琮琤
日麗雲煜至於月上星攢火明烟吐一切圖製之巧
肖貌之真如堞如幰如裾如帶如盌如檳如爵如杯
方圓直椭千狀畢出而遊者紛綸錯互其嬉笑劇談
之聲與于喁響答之韻若自爍焰中幻而欲發焉快
哉匹元夕之燈乎燈而成市吾不能不竟其市而

辯燈之如雲母為屏螺鈿為牀流蘇為綴火齊為幰
簇以大理之石鏤以滇池之金錯以南交之象此借
燈幕障者也沉檀為几楠梓為槅棐而磁玉榻而藻
雲禪椸之間絣碧盃盌之集犀貝鑑朗秦銅商陳蜀
錦此借燈庀庋者也鍾鼎款以三代陶型出以二窰
愜奇服麗儺奧鋳于粉本皴法之潑渲畫沙析肢之
禪染祠有斷紋織生脉望此借燈披翫者也珠璣合
浦之珍翡翠粤西之色番禺玳瑁藍田玉英珊瑚赤
耀玻璃綠精片石透漏天成而五色蒸礴霞變此借

燈瓌瑋者也吳之綾紵越之羅縠齊晉之纖縞秦戎
之氊毹錦濯江中紗浣濱出經緯織絕繡組絲絕此
借燈綷縩者也瀠鄉江鮮熊蹯雞跖狼蝗蠘扁之背
鼇水毋海蝦之併目茗以松岕酒以燕吳酥以幽朔
此借燈吐咀者也凡市所列不必皆為燈有而傾九
衢之熙攘羅八方之微逐畢力三五貿易萬千靡不
為燈所借物誠如是人亦宜然有冠裳之客翁初服
而徘徊者列炬來送矣有翰墨之儒蝦不律而諧咲
者籌炎相屬矣有褆蓍之子丙夜較其售直有方外

之士餘月學其雅獻以至閨閣淑質欲續明於蘭膏
戚里親粧多照乘於油碧驅僕僮以如雲而崽子璞
婢形弱影也携歌聲以連夕而明童豔倡夜作晝也
總之輿燈為勝者十之二三而因以為遊劇為所賈
者十之六七借遊劇所賈之人不妨粧綴燈市佳話
耳余覽市中大凡其筐篚而至鯡有市心猶以其業
競也至其梢贊圖侈麗之觀市氣樸鼻而加以浩唐
乎其踏隙極流連之賞市習儒首而惱邪淫假乎燕
中古稱沉勁亦稱佳麗今茲為市沉勁之旗[illegible]

燕之鹽觔頗且嘆珠屑玉鹽流四國不脛而若趨彼
燕中承平熙洽蓋自謂佳者乎抑古之益州以蠶市
揚州以花市皆傾錦水刋潾之人與物駢而往乃燕
中以燈市較蠶市似遜其恤綵而若以工巧以時或
眡起不殊較花市未及其催羯而脂粉之叢雜以鏟
刀嚚然多伎倆矣噫安得劇市中之囂塵而以上元
千枝之火俾雅侶如簇簇醉心於青烟紫焰乎哉清
者以燈富者以市故記其林總不厭以俟君子之鑒
哉

奉使餉遼記

萬曆戊午建夷犯遼東摧大堡六侵地里二百廷臣
紛紛議調兵募兵議貸餉措餉臺臣疏請舟十萬漕
粮自京而山海又疏請舟五萬漕粮自天津而山海
大抵由海運計部覆請發漕折六萬金至山海市其
地所有粮供滑　旨先是肖臣議用部曹官轄餉或
以郎往不佞忝為郎得奉使齎漕金云拜　命即陛
辭以行秋七月二日也發都門晚抵通州分司為同
曹郎者四咸出而勞余如張公督通漕王公理究濬
水池二公皆莞通庚先後至若曰汝我各為餉出汝
行我居不得不勞汝其勉旃余感之為一留盃酒附
張公鳳翼淡至公特督漕之至者夜宿河上拮据無
暇耳王公名從義為余述昔分司曹公維新功在究
濬河自密雲牛欄山至通番橇之力未易更僕也而
河始成漕不苦膠舟舟不苦回漕至今俎豆於河上
稱昭代勞臣又公由三河令以能治河即特擢為分
司主政竟其事益稱知遇且不貧云余與諸公嘆羨
久之翌日張公招余後坐其署齋中促膝語移二十
餘刻公娓娓為言措据漕事狀傾耳聽之使人心折
時遼孔亟臺臣疏公才可柬掃其氛會且廷推乃李
大司徒以漕需公暫止余謂曹以治河張以治漕盈
盈一水非兩君子幾成斷流不佞柾輞維迫當與榜
人共謌而去也公又出所撰句注集示余公晉人也
故以晉山名其文若詩著作在句注勛蹟在潞河文
淵盡發余將乗流為一奏者瀨行聞新召劇都督繼
已至通且待其後至兵余未及見其人為惘然去是
日抵三河且晚餉車先入余入署[illegible]

及問七渡諸流矣是日抵蓟州州即古蓟門又漁陽
地山漸見峰峰不絕但居人亦不恙何名空同廣成
𡻕成七是會兵使者高公他出分司李公乃蘭州守
劉公某皆同桑梓来詢余寒暄切至李公尤雅契夜
召余飲別緒縷縷如訴如慕次日公又促往署齋一
樽款款如醉而不厭語次頗言近日轉餉煩費民車
稀少泚應為艱無術以甦之余為首肯時值永平分
司督餉宋公繼登擻至將到未平李公雅善宋公且
余同年友兩人屈指或可旦夕相晤以資餉事也延
佇不見別公獨驅是晚抵玉田玉田山更多居人不
恙如蓟而志稱為燕山然亦耳屬者縣令徐公廷松
同桑梓而舊日同事易州彼我相晤良慰招赴盃酒
逢餉車至漏下二鼓方至公為呼縣中車逐十里許
為當夜邑人銓部王公亦至署中勞余頗言運車溢
苦且邑彼而甚戚然相向也次日抵豐潤諸山不斷
玉田抑亦燕山之縆亘乎縣令李公文林同桑梓而
昔在都門曾一見其人於鄙偕公車公勞慰余召飲
城東隅園亭中殘暑未退錯風頗除亦自悠然會[illegible]

稍解餉瘁為一粲笑次日過榛子鎮鎮有巡撫官為
護餉意甚殷晚止沙河驛在灤州境內去州頗遠途
次曠闊幾似醍脫且多陵阜而姿餉之無虞遂栩栩
安枕矣次日過安河為安祿山戎馬地有高墩層樓
堞而四望居人以曾經虜掠至警其直指公遂峻陟
焉余躋而上弔古感今愀然於踐武犬羊指碩岩險
也是日抵永平諸山益峻灤河流其下繞郡城如激
矢經舟過之迅流倏忽方細雨淙淙滴水上望山皆
雲霭蓋雲節出其岫[illegible]髴如一不可復別何為截業
何為[illegible][illegible]入署郡太守項公良梓曾識都下郡丞
左公之龍司理宗公若愚同桑梓有舊分司督餉張
公士雅為同胄縣令侯公毓禎亦舊知於宋俱來勞
余夜飲項張二公所各及遂事不免蒿目相對也廣
文尚公覿光余鄉同舉士久滯苜蓿徑往詠之不俟
其至余老於郎公老於枝樸彼阜比竟誰先者馮唐
鄭虔強相低昂若從餉車中數窮剌剌乎餉車至此
易羸以牛搰搰山徑短轅苦人也余始將病而諸公
為余言柴都督國柱携家丁二百至亦遂病且柴府

貫余山以東頗稱并州余幾爲同病恨不速起其勿
藥耳次日抵撫寧諸山多磁石枝以前山多層主者
異有絶虜峯迫虜舊四一墻歳久湮廢銜虜特時爲
掠居民急控條復方加丕有精吏縣令王公臺同參
摔而爲傾蓋之故公慨然以防虜工爲任計必竣事
余爲服而祝之公招飲書院中邑士程於斯絃歌蚤
棁鏘然入也余亦慶關門一命餉事可以就竣因嘗
一危次日遂抵山海矣關以西多山山下湍流二處
無舟而濟頗艱入關杜都督松新自陝至從以家丁
千餘又薊鎮援兵亦有二三千至關關之内有相[illegible]
踵相接都督爲余言健兒乏食急需餉且薊兵數譟
余爲心動次日謁督臺汪少司馬述都督之言汪公
亦以爲然且曰先有撥餉八萬金在方即酌散余因
述頃過通通之援兵索於挖運分司無以應借庚粮
塞過薊薊之援兵索於督餉分司無以應借例金塞
過永永之援兵索於督餉分司無以應借例金塞否
倅客倉倅主主爲客貸客不飽而主益饑朋公亦貌
然受餉找分司之責更大汪公抑亦以爲然然援兵

踵至者益衆懸木止罪外臺内卦之應耳關上分司
爲兵曹鄒公來頗余則侃侃言關上不宜稽杜永平
不宜稽遵州不宜稽薊彼以無餉爲詞餉可續至
彼以無兵爲詞兵亦可續至九泥以地勝棄繻以人
勝三宿將寄旦夕宜飛揚出少司馬且促之矣然亦
司馬將略諷鉄特予余以勢不容已第當促餉不當
緩將果爾所恃之術也區區漕金數萬亦足爲壯士
一也者以金易粟不如直以余耳關上羣公亦多知
是以爲言是日督臺命別駕收金云余稍暇出關
南十里許則見海與山亘海爲大登海樓望之方者
至數里但見翠嵐涌起萬山長亘至而知其即海也
層濤浩渺其中流作琉璃色知此遥上而已目極不
見際耳極惟門聲絶無片帆一于往來其上覽盡之
勢近居巨艇遠若奔雷鎮日以爲恒凭闌久之益不
有此遊不知海難爲水耶獨雉城堞屹立海波中長
風若猛而可平無恙似有神斥鬼斧爲因思昔人謂
木玄虚賦海不及遊覽今汪洋爾爾熟被周勃近日
琉璃尚未底績則賦海者尼宜急通道乎余之所幽

得覲者以餉以故及此海以北狄山聳秀上有長城
即秦所遺孟姜石在焉閭左之力竟能阻胡否也次
日將旋新直指陳公星馳出關赴清河之急清河遼
之要害昏亡舊寒岌岌危矣直指公征輅去余征輅
返大抵急遼遂不及返而回是日抵撫寧縣全王公
以修邊議授余當夜讀竟乃知絕虜峰之功果不難
致也公又言撫遼將士當急予之餉俾發出關殉急
余聽之忘倦移時乃別次日過永平兵使者劉公澤
溪晤余城外慷慨言今日議遼者多任遼者尚未之
餉為兵設兵不貴多貴精不精而糜胡為者且無論
調募要於有實用余心韙其說不淩能務給諫白公
家居亦來晤時議任公以遼公亦頗及遼事為盧龍
令侯公以晚未拾余令席於南山寺中後關即以祖
之因留片時忻然道故拾棧清淨頓阻塞氣恨使車
倉猝耳晚止沙河驛漏下二鼓次日過榛子鎮又過
豐潤李公復來余不能從住晚止玉田漏下三鼓徐
公夜至匆匆去兩公皆詢遼事頗為清河憂次日過
薊州城下不餐而行李公亦不暇再[illegible]晚止三河亦

漏下二鼓次日過通州張公使人止余且命余序其
集諸之當以餉遼之餘成晚抵都門以未復　命不
敢晤朝士閒一晤輒詢關內關外狀余不及覼縷乃
稍稍次序之以為記

使還畿輔諸河行記

戊午仲秋餉遼還止都門外大司徒李公崙銓部緩
其期余得借以覲省僦二舟而行一載妻兒一載衣
箧是日抵通州之張灣河舟第一程也登舟已夕遂
宿篷窗下次日有所待未解纜又次日舟行舟中詢
長年繙地志以窮河梗概張灣乃白河下流滕國時
有張萬戶者家焉故名又沽次與鮑丘水合為潞河
以併流也而人所稔知者則以此為天津迤北下水
而已水由來淺而善膠是日僅行三十里安流瀠繚
遠樹籠青覺十丈京塵頓洗亦似不厭其需者次日
淺膠益甚二舟小者猶進大者推挽亦不前余正栖
大舟頗不能需昨需以漸至崖境今不需以遠至佳
境雖曰客況聊復水觀耳是日僅行七八里次日乃
移余於小舟內小舟先行大舟從之先者稍迤出過

漷縣境沙河流入白河漩折而東為泊望移時舟人
恐淺歷淺逆行是日亦僅三十里大舟且未至次日
小舟不待而行可三十餘里晚抵河西關上關為在
漷境後移在此乃武清境也關城依岸睥睨在睫有
分司司舟稅且司剝漕舟銜尾河上危檣若檐累
皆空其中時已赴通而京卸粟去艤以待之者也余
憶往歲南漕秋杪方至回空苦凍次春始脫今年以
六月底集計九月可返近日僅見者因欣然一快次
日分司何公應瑞來視余公為同案梓又同郎署又
有風雅招余飲關城內南蕩之亭館上有李獻吉先
生祠前分司阮公自華為記亦阮公刱立焉飲閣起
眺洲上衰柳水中老荷點綴秋色蒼然動人恨不起
北地九原一寫佳勝也席竟余歸舟何公返署少頃
復招余飲署齋中後有鏡池澂然五步遊西台閣屹
然二楹耳而特相映叢几盤且臨夕陽西淡雖恐暝
及而興不及返坐齋中小飲前頖猶酡洗以蔬蕻公
之家僮能吳音按拍徐唱傾耳聽之如身在酒城矣
公停盃為余言關稅以稅為重近日商舟之少稅額

之溢緩病國急病商調而劑之納塈雖叶翊言斷輪
手余因慨然乃為言國計之乏因於物力物力之絀
本於親當彼且竭材而發削之乎公亦慨然夜分乃
別入舟止宿蓬牕寂寂弟有二三賈客連柁次日公
復頻舟中話別移時乃咸別舟行回首猶太息關門
之外也後舟亦至遂並而往頃之後舟復遠前舟獨
上河流漸裕片帆悠然客況益覺灑濯是日即抵楊
村此地居人頗盛壘瓦鱗次層樓雲矗夾岸不絕亦
覺刮目次日稍待後舟亦至乃復並往因風阻僅三
十里而泊次日丑刻即解纜卯刻過丁字沽乃與白
河合流者辰刻抵直沽乃白河衛河與合流者遂抵
天津天津即箕尾之間析木躔也其衛與左右衛自
文皇置蓋以防海扼遼薊東南要害地而直沽徑入
海倭犯登萊可以直達向者關白之警議造舟議增
伍今河流似尚有沸聲目前遼東建夷之警議截漕
議通海河流益亟然而沸矣從舟望海口舟駛未及
諦視第汪洋一派心怵捉顛轉念入思勝國海運之
利備一旦亂起塞衛河之一線南漕不至燕京坐困

宗何城堞在眼居民密櫛自舟程以來無此勝寔使
餉部棨戟雙飛皆以控兩鎮之然國計空匱輸輓少
至不直策海且策河兵使者景公昉來頋余舟余謂
之河上公語次及軍需之缺屢屢不免有欷儀呼度
支莫難於今日且邊事倥偬一切兵餉策辦不前裁
漕轉邉因瘠剜肉洛嗟其言之也餉部張公庭亦來
頋余招余飲池館中芰荷蒼蔚盃酒泠然語次為言
鎮軍約一萬歲用鏹六萬粮六萬歲出軍民所輸比
他鎮仰年例金者稍稍易但逋難營難快須以建
夷故徵兵一千去索餉為苦倘海有不測策應倉卒
所患又不止邉用是倍難耳張公曾抗疏言張差妖
人事宮府凜然憚其人河海閒非此人不可會當事
者推公淛江司郎久不俞非　上急之殆留之耶二
公言余皆為首肯矣解舟感慨不已值茲多事悠悠
吾其濟乎天津饒蟹唇呼僮買數十姑佐葱醸澆壘
塊耳是日已晚僅行數里次日放舟上流逆水而涉
䲷賈牽挽然水頗盛二舟頗不相遠是日行四十里
中秋已迫士女多泛舟去賽海神畫舫餘幰往返有

之亦足破蒼然之色次日雷雹作而風隨之卒不
雨因放舟行過靜海縣城郭依河亦自映帶可觀自
此以上皆衛河水也縣令李公從謁來頋余留以棄
榜故余到岸上茗之遂行晚乃住泊次日發行過流
河驛此地古有蒲蓆之利今尚不衰時值漕舟回空
者頗多喜無守凍之憂固輸挽一大快事司計者借
手不小執河流至此更浴波濤有聲江湖之興便自
渺然夜宿帆檣下枕流戞戞頗驚客夢乃悟方寸未
穩即飛花源外未免杌捏耳於是二舟乘流並往無
復先後亦於客心頗適偶以蒼頭有後者遷延以前
又水程一芥蒂也又行二十里泊宿次日行過青縣
縣城傍岸居民亦盛南有盤古溝東流與衛河通獻
縣之滹沱河亦東流與衛河通而居人不甚領略為
徘徊久之乃行晚泊興濟縣之乾寧驛縣名自宋非
遠驛名沿宋乾寧軍之遺正自相抵異代升沉細趂
陵谷之嘆是夜大雨淺溺淋漓幾以檣為雷多方補
塞而後稍稍帖席浮家泛宅固不直浩渺乃在霖鈴
矣次日行抵滄州泊宿州即渤海郡自昔燕齊相聯

一索今乃畿省分治自滄以南爲余鄉濟上故舟
流此地咫尺桑梓一片鄉心庶獲暢遂烟波千頃幾
司爲堂坳閒物也州之東爲鹽山有鹽利州之東南
設鹺司即古長蘆故地歲爲鹽引有額徵課有額而
課金且爲京師銅商所仰宜國計之需在畿輔者無
如滄當此三空四盡東事倥偬鼓波貢素雖倩木玄
虛作賦未足擬其千一萬一耳余爲感慨移時越眺
郡城郁然壯麗廛市喧集更饒魚蝦蒲葦之爵解殘
易之以佐杝樓炊秔爲鹺司張公郡守李公俱資餽
余水鄉羈膾不啻足矣次日乃行抵磚河驛泊是日
爲中秋客舟寥寂即以昨所饋酒與所市蟹同室舉
盃相向以了天涯景况次日行晚抵交河之泊頭驛
秋月寒流清人心骨不減昨夕客與交河令馮公珣
余桑梓且莫逆先使迓之津路將自邑來晤余至是
日以明旦　萬壽節不果資飢與皂靡不具尺一縷
樓不勝霜雨之感扇頭二絕句入風塵來拂余簾燈
裁答一札匆匆不及屬和而緬彼故人盈盈一水索
之要非清魂而已大日行回首紆眺猶在高河澤淀

二流之際流迅帆輕遂過景州之蓮窩驛家人已有
迓余者鄉心勃發林嵐在目是夕仍行三十里五更
即解纜次日辰刻遂抵吳橋之桑園驛邑令危公爲
鄉人遣與馬代舟余於是舍而陸矣屈指川程幾八
百里始涉下水而苦淺後涉上水而流裕較其津途
難易頗相等時與商船共泊時與宦人相酬時與漁
父同憩時沿城郭之叢皆時入林樾之幽溪惟中秋
夜月瑩人客况後於水上舟中得之當爲景曠而鮮
佳客相與談酌不免稍稍孤負然視長安塵中之月
固已什伯千萬與中回念萬斛烟雲遂呼墨卿毛穎
志之

小萬卷樓記

濟北之古犁丘李子家焉少讀書頗慕李長源之萬
卷將以萬卷顏其樓殆未果已而仕於中外宰邑佐
郡入次郎署數年值部曹多滞遷且垂老遊倦而素
病脾加之母老思養乃求奉使還里中將以丘壑優
游生因念李長源出入嚴廊理濟弘遂潛耀之致不
受等教非余可索智而爲之向余亦羨其萬卷耳然

遂以萬卷自顏、不惜人笑其非倫、余亦自笑者、將顏以小萬卷、或曰子小之為長源退舍乎、曰是非與長源較、乃宋朱擧之所為稱也、朱昂宋篤學士、買書為亭二、曰知止、曰幽栖、自號退叟人、恥稱其字於世、而小萬卷者、以朱遵度為萬卷、以卷擧之為小萬卷云、余之名地、亦不敢並擧之、而其知止幽栖、婆娑引退、以效擧之、猶視長源稍步耳、或道縷縷稱余為高為恬、余避席曰、向者余羨長源、獨以萬卷、今者余羨擧之、抑以萬卷、理濟困鴻磐、高恬亦鴻陸匯匯樓貯而蜀賤子、病夫、虎蝓蝙蝠、朝夕與俱、何冥冥之慕耶、擧之於遵度為小萬卷、從其小之無不小者、而乃至於余、將困於詞場之蠻觸氏矣、必若所稱、非余萬卷旨也、或乃誚余如子志、即萬卷僅蠹魚耳、且小之將復在蠹魚下、雖脉望不可幾、亦安取此、余曰世人不暇讀書者、則志其大見一讀書者、則云取以資理濟之萬一、不然取其高恬之流耳、讀書者且以為我故乃爾也、我以草茅之伏、繩紬之剩、無所用之、幸不為主人不鳴之雁、而為天子不識之蟬、願從殘編斷簡中、欲與碩才鉅品爭褒然之大譽、余向者自笑其非倫也、小乎萬卷、不必視古人而小之、自惟無所用而營之於鉛槧縑緗之內、扃爾樓居、稱為小萬卷足矣、或輾然曰、爾之萬卷、雖小亦佳、將檢其書籍、賣之於爾而來問爾樓之隣、余笑其言之倫也、次其語以記之、

山居自記

李子家於濟北之臨邑、少奉父訓、讀書應擧、即獲鄉薦、已而久困計偕、頗好文學、壯年乃成進士、由縣令被徵召、不與選、而外補郡貳、于時葬先大夫、讀禮山中、殆不復圖進、已而强起、貳郡甫一年、獲內遷計部郎、需次且久、奉使遼左、假還山中、南陔之養頗遂、將以人倫家食、副其不復圖進者、而忽有守郡之命、非所願也、念以祿養、且用雞肋、願惟山居之況不能釋、蓋余世農于犁丘、而幸承先人衣冠之後、亦不免貧、余于先業無所受、推與侄輩、宦遊拮据十餘年、所饘粥者、山中薄田耳、自使假以來、茲歲頗稔、木棉五谷、稍有餘、既完公租、度入為出、應酬稀簡、而年漸及晚、且有脾病、時時杜門、其於邑大夫、非公不見、其

於交親非有故不聚晤、早暮惟猜魔家僮洒掃舍內、及拮据隴畝而已、庋書架上、暇即流覽經史子集、信手近取、無論甲乙次、或時拈筆自適、倦即欹枕、或散步、一日之內、盱多于坐、頗似王臨川之癖、然邑中有人家吉凶、當貂慶弔者、令家僮謹賫以報、必自往、街衢村落不計、即以故出城市外、或輿或馬、因得縱目田埜之縹緲、卉木之阡眠、樵牧之饕廢、門外清幽、無以異于門內者、又母氏且老、茹素好佛、為鳩材庀構一室于山居之後、供養莊嚴、定省之外、即料理佛宇、距史數武耳、二兒幼穉、其一纔通句讀、延故人師之、亦時時正其佔僻、族人子有願學者、令同家塾、諷讀之聲、可以相應、僅華更旬日來質課義、為披引不厭、此則門內天倫之乐、尤所自程自安矣、至於闤邑中他故、入耳即置、閒邸報中朝廷四方消息、入口亦無所辯、余之山居、盖依然濛濮、不必林水者也、且晚舍之以去、薄書叢脞、軒馬紛綸、視今日山中、不啻山之與市也、而斤斤記之者、抑以不忘吾杜户之僻心林息、而有翛然者耶、己未之四月廿日手記

燕都火災記

萬曆間天子久道、承泰綏災、四方之報沓至、而都中火災尤烈、三殿久燬、司空庀材鳩工、十餘年未有尺寸基、正陽門箭樓亦久燬、司空焦吻帛之、竭蹶繕之工役殆就、惟上梁期不獲、又將虛此尋丈積、而歲丁巳、忽隆德殿災、咫尺宸居矣、且旬月之內、禁垣以火驚者三、何灼爍也、脩省之旨降、諸司躬躬如畏、余為計曹郎、偶入朝于端門、常侍詢隆德殿災故、曰內家供佛、小豎燈燭之不謹而致火、蓋熒熒易撲耳、頃延及殿宇、且旁及百楹、火積火人、至是一時中外奔礱舂揭綆缶之不遑、焦營校組練之不及援、而珍藏亦有銷鑠九五、或隱恫之、余聞常侍言、謂災漸逼矣、詎可竟以天道遠也、古史所紀宮闕之災匪一、余未暇枚舉、然如今之門災殿災宮災頻仍更迭者罕矣、求火之大指、若洪範五行傳所稱、大抵火陽光之象、人主聽斷無私、用舍昭晢、以順火氣、其有白黑雜揉、疑惑棄法者、逆遊之、則間骨肉乖宗戚者、必順不災而逆災、噫此理數易見者、詎云廟廊蓍龜不逢箕比乎、

以挨今日餞陛金華之塵滿矣一切章奏寢而不出衆議喧譊置而不剖大寮星希庶寮薪積諫員之命河清而武臣之察扃鐍其勢若烟而不火宮庭之達根本之鉅非臣下所敢妄窺而公車之鱗批禁閣之挺挨無乃實有加逼之嫌其勢若氣而不火烟矣氣矣終必一火蓋逆之則逼害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焚其宮凡人才是非議論臧否以至國家大本俱屬人主寸心芽而蔓焉心為庶政中宮為宸極中順逆之根而蓄聚之主乃今令德或以賄妨王度或以忌妨宮禁或以溺妨柴柵於中烟氣勃矣終烏得不火蓋有意逆之而不自知則逼於害之而亦不自知杞憂耿耿寧不畏其逼哉語有之積油萬石必將自火今日之烟氣逆鼻而借小豎不謹于夜以燎天入火為火天火為灾端門常侍且若緦緦不敢效犨栢梁建章之訣況在廷紳笏而閒於司權內出之恒理耶記之以志異或不爽於載五行者

南行記

己未之夏有太平之役主者已定之期雖暑不敢稽五月十六携家就道由禹城至齊河大平交親之離觴耳畧不記然清濟二水盈盈渺渺低回大之過長清肥城萬山斷續馬上青翠欲滴過寧陽兗州沃埜平疇清流時入前抵鄒縣山峯疊出望之知為靈秀大賢所以託跡因謁孟廟松茂千株蔚然深映乃拜庭下兩廡辨萬章公孫丑以迨韓愈諸賢迤東拜邾國公又廟中有孟子真小像鑄以銅亦為瞻禮出而就西舍皆旁壁上留詠紛夥諦觀之亦少佳語惟徐武功有貞頌石差快已而過嶧山下不及登宮觀目屬丹青灼然秦碑烟莽問之途人嗒不應前抵滕縣過鮑叔牙墓孟嘗君墓及[illegible]文井野叔孫綿巖之地然諸跡皆舊滕令魏[illegible][illegible]標石亦可稱好[illegible][illegible]覽吊而去過滕縣之臨城驛即古互鄉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間鄒嶧文物之間今一不見其俗頑人汙何似萬兒輪蹄熙攘應役繼貫而已已抵泇河河亘兗徐介流波穀瀠近日所通以濟漕者黄危而泇安此衣帶水利賴不淺而經行者為南中第一程矣次日過黄河河流較他處倍駛如激矢如奔馬因思余十五年[illegible]

来凡為外吏無不渡大河者至是而七將無風波之
民固爾郡河中聚舟為橋奔激不驚往来捷利大衆
表大夫之貽也坊識甚明遂抵徐州水迅山疊近江
南風景而其地即古彭城劉項之跡渺然但存溪流
林樾次日過黄曈橋河水澎湃遠山益峻抵宿州即
古符離宋師金寇異時勝敗滔滔者流天以限南北
乎連日驛舍及城中官署皆值大雨城中尤甚而此
時自兖以南方苦旱得以濯沐居人征客翩翩俱快
夜止宿睢陽驛又大雨自徐以南天日漸炎於北大
雨發至輕風晴拂頗與余故園氣候同次日發行霖
潦在地農押于野播種鋤耘男偕婦和征人見之更
自怡然解顔且數日行来路旁草樹多異河北柳少
枳多茶薛紛紛槐榆鮮見不問知其為南過宿境山
水絶無而風物人家乃逈不似北固其地殊耳睢陽
有張許祠此非河上睢陽而居然俎豆二忠者地名
流沿之故夫人不可以無名景其人則勿論地矣次
日抵靈壁之固鎮驛望中都葱鬱如襲人裾以官程
不敢還而觀次日過澮河石橋澮流其清如泚遠山

隱翠又可眺見而驛名王庄豊鎬托始頓而知之次
日抵臨淮之濠梁淮流演迤亘邑郭外驛舍依水塵
纓欲濯其河岸柳茂成衢頗似河北而市衢門巷則
都似江南亦漸覺倩秀驛門之下標石曰莊子觀魚
處彼時且寄以物外逍遥曠然懸解今日漕事倥偬
淮與黄均難疏導安危且十倍迦勿論輅軒出卸不
勝俱人之勞而經國君子用以蒿目今昔殊致幾不
可論之水濱矣此地又苦旱昨連雨未及一潤居民
荷鋤而待淮之汪汪不能斛升斗柰何所可快者臨
淮城外濠中盡開蓮花風飄水漾千頃成綺固居人
之勝覧亦征客之佳遊也曉行翩翩萬慮悉清山岡
上下隨輿嵐生白雲相屬纍染而一晰夕撫廼在山
在水領畧非淺山中稍禾借水灌之黄蘖人曰江南
近矣次日過池河河上石橋以度橋下河流一線欲
絶橋西尚稍潺湲橋東低壌半植稻菽其地屬定遠
稍前萬山嶢嶤中樹石標定遠界山更峻與馬歷其
巔高者可三里次亦里許自余家抵此未有兹峭險
者也詢其名居人謂磨盤山攷志則無此名耳食聊

作口實云白日所歷皆土山此山嶻然石見礐磩壓
□與夫若日中時時欲有僕役不能騎則曳馬壟淵
其上抵滁之大柳驛舍幾委頓矣次日經關山峻如
昨由山卻過石橋者二流水細細用以襄輕嵐之萬
一渠漸多稻漸繁水車對流頗不覺早過清流鋪即
宋藝祖破南唐清流山下地孰知青青之疇為擾擾
之場已抵滁水木蔥森城堞隱隱密樾罨亂峯與馬
轉以入不知其忽到市衢也滁亦南中佳境六一居
士所為寄興山泉不辭出守乎公署屏間皆蘇眉山
書豐樂醉翁二亭記第轉多轉謁耳欲尋二亭遺跡
未果次日過全椒稻畦茂秀水車益夥廛肆如星公
物繁庶而根縣城未具亦守土者負此生齒晚止後
河鋪河水清瀏艤舟待渡次早渡舟午憩香泉郵舍
合連招提香泉一泓冬夏俱溫頗此壁纓未及一濯
而去晚抵和州州以西渠波轉盛江江若湖漸入澤
國矣次早發舟渡江先行河中可二十里風逆且恐
竟日始達因宿舟中山高月白蘆荻縈颼心神頓爽
但所應者官程恨不將郡守與楞子漁人相易已矣

對客數息風塵之人慕江山水月不啻以冰消裂在
江山水月者反抑而不知其佳此世界缺陷若限浮
生受福緣也次早放舟乘微風入江洋未幾而過二
十里然江豚見為風占乃舟潑滯過洋處舟子捐搢
不前望采石僅五里牽曳不至江風倍急不得已舍
舟而陸登輿躑躅山中所謂牛渚燃犀采石醉月俱
於輿中空籃迴生而未得手口一印心腹相浹晚抵
太平郡城矣幕寮迎席士根擁車紛紛郁郁烏紗緋
衫之倒應接不暇而昨夕江中倍徙之恨反勝盛重
一片喧囂也謝玄暉李太白必且笑此吏人伎倆併
笑此郡守面目矣自念生四十餘年甫遊江南而以
一塵之故驅而應官夜而聽鼓明且謁直指使者及
疆埸大吏江月山花如夢中拖嗅恐冗且忘之遂撫
記其概異日有人詢姑孰宦遊則出篋中語語之聊
以見潞襪中未敢忘郤佳勝猶勝一老太守俯首聽
胥史檢簿書使江鬼揶揄也

呂介孺翁斗園記

斗園者呂介孺翁之新安別墅也未述斗園先述翁

孺我翁以茂年扶逸韻其稱詩一洗千古舠獲之句
泠泠沆瀣不似從人間詞苑仙才諒無它屬風靡之
世何渇若人殊絶者意必有名山川方生奇人有名
山川之助方挾奇詩而斗園之名甚新斗園乃借洛
中之勝以為新東函谷關西爛柯山王喬洞皆古所
稱異跡映蔟遠近斗園渇兼述之而非斗園所以名
斗園因斗山名也園在斗山下又主人翛然近攬自
以室大于斗故斗之斗山峰危崕峭萬木叢攢谿谺
窈窱不風而爽斗園適當其坳泠泠如出世外迤西
芝泉相傳有芝産之且下有千歲蟾蜍云主人引泉
為池名曰芝池洒然靈秀可擷也池上為亭名曰芝
亭且居且餐矣北為紫芝齋撫籍擇草塵滓都盡而
友人援山斗以額其中旁有精舍亦名曰斗室如斗
芝如蓋芝不必有而斗者居然踞武主人若謂人以
山斗位置我我何遽位置以山斗知斗園斗室而已
別有軒松環之名曰謖謖別有樓菘生其下名曰俯
菘而晩鍾之榭隱約相間松風菘雨時恰與鏌更蓮
漏屬也其他梅為塢竹為逕菸為門石為室種種景
物倚檻當擔可渇其概又西北為澗水稍西南為奎
峯澗與泉合而奎峯正與斗山相副斗山偎懐雲寺
雲濤涌與梵天層僧徒之鮮香烟篆且與斗射乃園
墻以外畦蔬鱗次桃柳如櫛乘園之隙又與之為圃
為路矣山川之致靡不搨包主人固曰余以趣綴其
斗園斗室無削無拓自然吐映耳主人斗園中亦何
所事坐石濯泉同志唱和排扉過徑問及山僧而牧
兒樵老怡怡若鷗狎鳥語鶯音睍睆若賓韓緩若歌
拘至于明窓淨几瀟灑獨居有臨池為字拈髭為句
山翠欲滴泉耳欲酔矣剛之涉趣亦主人自渇之而
主人固介孺也翁出為名理方又為名銓不獲常栖
斗園而其泠泠一洗者無不時時神在斗園也每逆
麈尾舉以向人人津津若拘挹其内不佞未見斗園
翁遂令不佞筆之不佞而心恐億之不相肖然天下
名勝非必因遇古人以遊要在渇趣其新其奇正以
跡外新奇也故述之以不必見之言夫洛下名園古
有其記彼特以新以奇耳乃獨樂園不為紛華一記
簡冊隆名至今所為新奇將出新奇外介孺斗園請

令似可移洛下名跡而斗之斗之約其吻則以五畝猶多者鮾農圃鹿石咸借淳朴又淳朴之樂與一世人熙怡世因以知其山川名併其園名如此新奇自以介孺非世所云嵩以園墅奚又奚必目而記之武陵桃源元亮捐管彼洞中之人何可不使世知而元亮于洞中境亦何嘗見乎不佞將以斗園外之桃花為仙流故實哉

遊釆石牛渚記

守太平未旬日值江巡直指公將至同官者與余抵釆石候謁偶以直指公江行阻風未至同官約為釆石牛渚之遊而當塗令林君庀一盃于釆石山上釆石屹江流江以石為岸李謫仙樓在釆石之腰遊人多題句徐子與刻詩存焉樓稍圮不堪席席在樓迤西以上別祠中祠去樓與詩碣咫尺時方溽暑躡蹬而登草樹葱蘢江風颯之亦不覺炎至祠前眺江波溢如轂起危峯叠叠可以代屏同席者咸同官別駕韓公司理胡公舉觴相屬江山吸綠蠛中絮閑子恭吳音飄振林木為停危一聽也坐久而復下恰過山腰數武山下江流傳即太白捉月處時方斜陽月猶未上待之不至乃迤西而上至燃犀亭亭以后為柱上覆材瓦不類以燃犀而遊人以燃犀稱之林君亦設飲其間為嘯三巡起沿而上為峩眉亭亭乎圮遊人題詠亦多尚有元人留句拔蘚讀之司理謂余此亭稱峩眉者以江之南岸有山即天門太白之句所云天門中斷楚江開即此而天門一名峩眉故以名亭司理語未竟釆石天門之介若書然响應者數許移時乃復稍下仍至燃犀亭小坐徙倚亭前俯瞰牛渚余謂客曰蟊其中有怪耶江波微湧深不過二三丈許而遷云燃犀千百耶今昔之際雖未陵谷終屬渺茫太真之犀若可得者吾儕刻之詐危借江浣酌不能瀍燃以迫江窟矣因相視而哭唲乃還過謫仙樓下余又謂客曰燃妖已無捺騎鯨竟若何耶諸公以漁罾指示且云彼區區答留安所覓大壑如山之鯨太白寄夢千古今亦將等之太真幽夢耳因悟江山之遊終成幻境遂以幻語終之是日江防直指竟不至

池州行記

七月初旬由太平陸行将謁寧國治兵憲使午過青山為謝眺遺址覧吊移時斜陽抵黃池此河與蕪水接自漢世之吳已然更臨流而羡聞憲使有句容之行邊巡将取他道謁池州治兵憲使蚤起竟登舟由蕪湖縣河行四十里抵縣東郭賈帆相引艫舳縷縷岸上樓居鱗次櫛至如畫亦大半為賈肆泊舟一望幾于應接不暇盖蕪邑固江南佳麗地也十姑孰不直一蕪湖當時胡以縣蕪而郡姑斯所未解其地有南水部分司榷之分司郎邃逕余辭以行迫暫止郭外須臾登輿上下稻隴中迤南漸覺山多峯岫不絶高稻多燥刈金舂珠者家相屬也此時自蕪湖迤北隰稻率未秀猶憂旱因歎蕪之商狎市而民狎野如是萬山中繁昌蕪湖二邑壤相錯稻隴之外頗有麻菽木棉以其田高故而道旁竹木叢雜樹名多不能辨詢居人亦有不盡知者若栂若楝若錦青若水黄耳其名亦自不俗又其邑相距遠設巡徼官於河口層江棱岬防守特嚴巡徼官率兵而迓未疇草樹亦復險阻警人迤南萬山綿亘不絶晚抵南陵為寧國屬邑邑令張君為桑梓齒讌交當夜握手提盃談娓娓不已良久别而歸署漏下五鼓就枕即曙整櫛遂行竟日夕摺摺叢林中乃達青陽為池州屬邑九華山邃分眉睫自南陵至是其為稻麻菽綿竹木叢雜者險阻而巡徼者大槩不殊抑以邑距遠耳晚方欲止聞憲使将有安慶之役遂夜行不復止亂峯疊嶺紆折為苦幸鄣人列炬以火代日達曙不輟獲以蚤抵池州郡城之下水環空翠虹橋月榭宛若仙源齊山矗起巖秀四瞮相傳以唐齊映得名而潺潺者亦即名齊川橋上遊人亦不知其故云是日謁憲使晤太守司李諸公司李為汝之周公與余道故更覺歎浃晚宿署中已圖登陸而從者云江風順宜舟次早借舟太守公解纜行兵舟初獲處為池口即所称貴池之美郡得名以此秋浦相連屬目如玉恨不久挹潺湲之上少頃入大江中兩岸空濶一帆縱之向雲翠螺一瞬便過風遂入耳水澆濟合之坐卧一聽幾忘誰風誰水回視昨夜嶦嶙萬山崗闗不能上下者

彼以應官之廹卹于冤鄉此以官程之暇恬于蛟窟舟車之況異亦冗暇之悰分也江中望九華山峩峩道上比青陽所望更真令人両掖風舉青蓮標目遂足千古何從起彩毫再寫之抵銅陵界衆河奔滙江蓋浩淼遠山與叢蘆苧觀雲際茫茫僅能辨其上下抵荻港為太平境乃江流險處瀘瀠澎湃不免望洋而廻微偏稗皆誤于此以備出沒之警官兵亦撑小艇来相擁護時已晚照矣湍縈波激忽見一磯屹然流中顛欲淩之而上向夕未能耳遠眺則崇山灼灼火起如炬詢舟子以為煉山江南火耕亦復不尠近視則皖江澂淨平波微風真如一幅練而霞紅雲翠相拂欲染山嵐水色與之映合又一幅江天圖也入夜不篝燈秋月新朗鑒我薄帷旋已就枕既而聞舟子篙聲榾榾問之以江偶值淺故挽而之深移時又聞櫓聲復榾榾欲起問瞻思方濃不果竟入夢中不覺泊在何所夜過半而覺則舟駐江干星斗低垂幾可捫摘問其地乃近蕪湖矣計是日自辰至戌舟行幾三百里泠泠適也而夜起氣甚蒸閣中取繁昌梨喫之以解蒸風迅快爽人心脾殆不能支為掩篷窗避之已而推窗遠領紅霞翠靄水色山嵐不異于昨夕其雲之秀蒨玲瓏每每似嵌石隙峯之狀不知江上之雲何以獨巧致爾爾將曉乘風張帆駛去繁昌之三山廻微官来迓其備護不減荻港蓋繁蕪之介江防要害也水國雲棄儘可眠餐而嚴警又復如是匆亦臥榻之側不容他人耶且思江流一泓逸人以道逢勞人以桔据官程匆遽未便是菰蘆桃源耳隨過魯港官兵亦迎迓余已而抵蕪湖分司矣蟂磯在望進出於中孫夫人祠其上俗稱靈應因憶俠謀玄德不獲辨香夫人盻嚮未歇何也志稱磯穴潛蛟詢之居人都不解匆亦與英雄俱逸耶分司即向所稱水部江上關津簰筏如櫛此瑣瑣者国計所需刻今疆圉多故以牙籌資練甲國清郎首務抑澤国急策耳為低回久之分司廠署亦自宏麗市衢輻輳以擊以摩殆與蕪湖之勝相映偶也民漸修物力漸絀奈何過廠抵蕪邑郊外亦未入城登陸而迳太平矣是役也去来凡六日去多由山来多由水為記其山

行水行之曲折如此

姑蘇行記

姑孰距姑蘇六百里宦於姑孰望姑蘇如在水雲深處而不可至屬有吳江之役以初秋自姑孰發達地千山名白苧者以吳舞名石城者以楚封在焉晚達值雨宿道觀中次日蚤行山外一帶雨晴半之擇晡過鬲船山澗深泉清石橋天成隨抵溧水溧水姑孰以丹陽湖為界昔謫仙汎舟往來詩酒而偶以興焉經山畔潺湲咫尺不及濯即溧瀨之上伍胥投金俠韻涌飛而以遵路相距稍遠亦未能攷其毫末彷彿夜宿句容但瞑色中烟嵐揣恍而已溧句兩令君以行迫不及飲談次早謁督學直指公即行雨晴亦半山徑搰搰脫到丹陽郭外矣屈指向者所經三舍地咸從陸多山其目望者溧之鶴山三灊以仙去句之茅山三茅以仙居丹陽瓜丘亦有三仙人翛然寄跡今鉛舒林壑猶然古昔無論樵子樵夫不知為羽化靈區即風塵俗吏左把右拍吾憂難之矣不得于山將以水爾是夕上舟即聞吹簫聲悠揚入人俗謂冰

中吟出然在丹陽水畔耳且丹陽運河當六朝漕挽吳會避京江險而疏通者今則狹峭平波輕舟長索也五更放舟舟次聞與長年挽籍徜徉曉起推蓬富頗興指顧今昔漕事廢興大槩娓娓千秋長年即不甚解然伊頰之余口之亦堪為此河領畧百一焉是日晴霽嶠草芊芊白雲低暎稻粳之隴秫或參之微風一帆殊覺愉快晨午餐秫佐之蝦菜堪為一飽晡抵常州郡城下屋瓦鱗次木蘚櫛比舳艫銜舟揖簇擁然勝概甚衆鈔彩者萬家夾兩峭漁罾角栫即出市壁中垂柳翠柳與酒帘相拂遊人佇翠什而沽然攘之子弟知其華未知其逸志云秀麗蘭醉今似不然者至於橫山震澤俱不相直延陵祠墓東坡菟裘不獲一物色睹此徽逐增恨不借湖上之扁舟林間之掛劔田畔之萬斛文以洗禊羣疾也城堞漸遠草樹蔚起稻秫兼生汪汪河流界之蔣貢三君子所遺更不可識但于舫艙危坐黯然低回人之攝常州郡守為鎮江司李安君與余鄉故遣一刺追停余舟余已駛不能泊亦遣一刺以辭鼓櫂去夜乘初月行

数十里淩曉復解纜盖自丹陽以来河岸峻深即有
遠山未及見至此岸稍低始見遠山之嵐如别久繞
覿面者翩翩欲踔旭而上午過錫山及慧山二山相
連在河岸東不峻不廓而特秀諺居人錫山無滲出
錫慧山寺泉甘冽如古因憶昔樵者得銘有無錫世
寧之語今山中腰鑲嗒然不知正世寧而相忘耶惟
慧紫二泉之標目頗為士流皆壓乃官艘汲取亦累
名山彼軒冕者奈何以巖泉與作僧粗也遂抵無錫
邑外岸側市閭亦似毘陵睥睨相參林樾相綴榜枻
相喧大抵華競之地不乏風韻而又得二山入目客
襟若浣較毘陵有幸但震澤蠡湖未與相覿耳良久
出郭舟行葱蒨中岸浅林踈雲霞時時入眼所見倍
於岸深時而遠山亦淩不見轉瞑夕陽片月又上舟
子縱舟淩流以往宛然昨夕風物也夜燃燭頤覺所
携書覺吟吟比平時得趣解殆侶清波滌出倦即就
枕枕上聞柁底水聲澆濞濼溶不已而舟行数十里
矣两腋輕激譽覡亦爽漏下二更抵滸墅関向者木
簰舟揖叢集于此以待部使者之榷使者舊同曹郎
遣人勞余因念邉事倥偬正需芽籌灌輸何以俾吴
人不絀于漕并不絀于榷則又枕上長喟第以冥夕
未及興視関梁何狀也未曙抵姑蘇城外問虎丘山
何在已于夢中過之感慨吴越興衰之迹應属烟莽
舟演迤郭垌数里拂曙移閶門矣两岸人家市肆如
星織往往以樓檻相次百貨槃槃而中流往泊青雀
㲲鷁窮飾殫狀亦大半商賈舟橋石危峻舟從下過
仍有三百九十之盛較毘陵更覺華郁一倍而魚菜
紛沓稻粳攢杈為買舂米数斗靡非麹生資斧自空
酒城之號向書肆問古籍殊少所貿俱舉子制義即
覓越絶吴春秋翻棟脊臺織橋故事亦不可得然弦
誦之音靡非墨卿領畧自空號為文苑以文以奢其
斯為吴實録者移時解纜行良久始出郭関之市岸
浅埜曠時見遠山而河流自過無錫覺稍濶微風吹
縠皺而噴珠舟中徙倚事事可人前經寳帶橋屹然
亘河湖之中橋内為河橋外為湖虹欄百丈計七十
餘橋宛如連索亦一勝也湖即石湖接太湖范少伯
扁舟所涉湖外為洞庭山攷志洞庭去郡尚遥此或

居人誤呼耳角里曾宅山中問之樵者不知也此山蜿支洄洄而不斷隱約夕陽道林鶴栖亦不知定在何峯踐獅榜柁回視閶門彩夥如去塵寰萬里然乃十里外耳晚流頗迅轉入黃昏汪汪有吸蕩聲初涵至蘊之吳江邑外夜泊岸下曉起見河流益闊兩岸柳色秀蔭人家然市廛貿易減于毘陵姑蘇亦減于錫山矣入城謁大中丞公因見市廛附城內外者視河岸繽紛倍之晤鄭丞公云有長橋在東郭跨松江上其長邐𨗨帶而巨麗過焉以不相值聆流翹首此松江即吳江又即笠澤吳越戰場江波曾沸今承平久但波練橋虹相繫漁歌欸乃亦安知不化為鼓聲宣隧也返舟中坐憶日來陸行每與山中仙跡近今人翩翩欲冲舉乃舟之所入塵緣當益洗而毘陵錫山姑蘇吳江不獲尋一仙跡惟是季札少伯角里其人皆能嬋蛻塵埃之外世遂以角里為仙流該得以吊其遺于烟波嵐靄間雖未若三茅三瀟競上玄寉而彼之泉石膏肓何如此三公者咸有以著勛表槩而卒以恬脩遠引也神龍仙鯉不徒在丹鼎覓訣其

勿乃不得于山者真得之于水余將揖姑孰太守如𢘋林蝴甲耳復此圖歸竟不能舍水以往因迴舟仍指姑蘇之途風阻暫住風息即開岸外山色青蔥綿亘乃昨夜行時未暇起見者是夜過姑蘇閶門外一切華囂夢中去之馮元成先生居蘇往返以未晤為恨古人失之千秋今人失之咫尺奈何曉起虎丘在岸西浮圖屹立格提遠分前與船榜時就時卻岸東綿亘山巘覺益嶄然于曙光中旋抵滸墅櫰郁叢沓斕然奪目舟楫多於閶門而百貨列廛亦自不減一水中分映作瀲練風物之表携有標格諸凡姑蘇邈西皆昨以晝今以宿者也部使者李公以昨未預駕一舸來領寒暄移晷而別行盡閱市岸東之山仍見翠疊不絕岸西亦或一見孤峯此悉昨晝今宿之餘院而山時見時不見但見雲林稻秫相錯映則數十里間矣晚抵無錫城外別遣一力向惠山取山泉數斛儎舟載去將以衛齋煮茗借消江南餘暑邑有長膆未遣人覓之不獲遂行夜經數十里岸上遙山前來所見者今遠桃席晚起時見一二晴嵐遙起良久

抵常州城下入城謁少宗伯孫公余應南宮公為舉主相見一茗款語而别沈太守湛源亦家居急欲訪余舟中未能待廻舟遂行夕陽演迤夜經數十里曉推蓬窗高峰突兀峰上殆不復及目遂抵丹陽城下水程竟矣然向夕之笛不復聞而峰邊市廛諸貨頗盛向夕寘中未睹者今乃睹之少間登輿從陸徐遠山時時在望遂抵句容令君招飲夜半始歸但句曲山竟未及一屐次早行移時過絳岩山一名赤山下有湖狭甚志云丹陽縣以此名則當塗溧水之丹陽湖亦當與此湖通也昨以夜行未悉其狀今煙嵐林木了了眼中矣中抵溧水令君挽余不能駐是晚宿明覺寺中招提幽閴叢菊和南一茗一燈蕭然空色可脫似覺旬日以來在山在水覓彼仙跡萬一者猶第二義况乎由姑溪慕姑蘊即使一葦千頃纓紼不罣猶屬水困直取熏籠烘之耳次日逕至姑孰郡中握管記之余意在由山入水水瀰漫其無住也故约之為姑蘇行記

思補堂記

罪所由來矣黄堂又併自愧尺寸之未禆也此安得不退思乎過而以求有當進思之忠嘿嘿斧削徐徐塗塈補其進者之不足以不至傾覆蕩巢為章假余俯首縮步日為退避偕苟章無過以自解而於身計澇覩於政謀疎忽其名實益無所底竟何補於短拙幾於燕雀之志林燧蟀之忘寒矣夫人情服官於始其於世未數數常慮有進氣宦成於終其於世局閱盡矣常慮有退氣而當剔歷中外遷翔官守乃仕路之中世局之而持進退躊躇臣宦人名業成敗關也略一堂之進退可以慮而知之行而成之其在短才尤亟長顧而補益忠猷者良不小矣抑余之於仕也上不能振奮于雲霄下不能策効于碓鏗銖銖寸寸以至今官其於一堂之内譬如竹頭木屑攢杈僅具耳而怵之以進退一揆將無為鴟之笑鶚飛僅榆枋然不與世之君子競位而與世之君子競心非與世競補有餘之過而與世競補不足之過以别于禽鳥蟲豸之在堂者也人其許我堂其許我不然三易地而三不思補何如辭堂以去思余役車之休者矣姑

記之以志余過

含清園記

北客不狎于南當姑孰溽暑時思得一片清冷地浣其毒燠則官暇不可無園趣及沍寒霜雪侵人林木凋落此中花卉猶不減色得一二蔥蒨足以點綴蕭條則官暇不可無園之剩趣而含清園恰在休衙衙左云圃前狹而後拓自西入編竹為籬被以薔薇籬之内留荛濯水而出的的相映北為堂三楹前人題曰觀我軒軒之右茆亭綽約前與籬接籠相樓雲兼可受月故軒不得亭便無風致亭不得軒脩然者當無栖止其布置良有意軒後又有軒前人題曰靜觀處極前有蘆為幄下施二盆犄簇翩翩此而軒之左為太極洞洞不假石疏之斷之似軒而長遂以為洞取其遂耳諦思軒名洞名大抵括易老之趣以顏之似與散宕未稱然官人冗猬日逐逐俗事中倘得玄品素流揮麈而譚名理安見花姿石骨無可參詠者前人標題亦自會心非腐語也洞以北為町畦而疏管疏樹有野外意又北有垣垣中而扉入而緣北轉以步自竹林茂密翠滴蒼擷微風拂之琮琤滿人耳纔至雪霰中娟娟猶秀不惟敵寒且伴媚寒者故竹之然四時以節亦以韻可與趣解人言之又進北有室三間空無人惟蒼莨與共室西開以櫝叔之木如樫柱狀因空曠而籓籬之室東為土山可丈許緣石磴以上樹出山椒依草亭旁陰森襲人亭中可四望垣外溪流縈遶如帶城外峰巒一一入睫如排闥回時之青者綠者蒼者枯者冷色冷艷都可憑而收之矣園至此為尾乃所覽眺益廣次姑孰之六七勝築山於徹際已以寓其有蹤不盡之迹耶余宦姑孰七八月矣而至園中周覽者僅三四廻酌客于園中者僅一夕吏冗爾爾安所得園之趣然數廻一夕覺其清冷蔥蒨俗腸浣去俠筆書之然兔馳鶻落不可凑跡方搦管時吏忽白園之鑰有筐之者啓閉有時園之什物種種籍記之歲時新舊吏相代嘘園也在官舍中亦非園之遇乎舍不狎園園不狎舍何減北客不狎南我吏記其園以鑰與籍余記其園以筆余所狎亦非人所狎也

重脩釆石山謫仙樓記

釆石山上舊有謫仙樓正統間刱脩志太白遺跡也樓西北有蛾眉亭復轉而南有捉月亭皆宋時刱脩捉月亦志太白蛾眉則或以兩山對峙如眉狀然亦似詠太白山月之句因采石而標之者蛾眉亭圯其捉月亭無恙改題以燃犀亭爲其下即牛渚乃非其故時更三代名易跡頹過者咨惋謫仙樓柱礎栟櫨亦有損折以世近猶存丹堊之舊己未余來守姑孰先是攝郡者爲司李胡公請于直指圖重葺之先其近者余至而竟其役亦其近者損折以扶丹堊以增頓復此樓舊觀上有太白像頓新之猶有玻璃葡萄醉態其蛾眉亭亦以刱脩夫今之僝工蓋存名入跡耳跡實以其名存疑然者山突兀者磯向非青蓮儻寄乎即采石之跡豈遂昭灼如是且鳥自標樓以謫仙標亭以蛾眉捉月其映跡若斯耶有名人即有名跡人不朽跡亦將不朽與其過廢勿寧過存將以存之繼今而葺者不可以時記矣乃名入跡亦何俟入以存名自存也而好事者沾沾以存跡存名自功就其竭蹶以存之亦不免冒名姑以名論名之不朽者至莫如仙謫仙趍著居然天人陟其山登其樓宮錦在目彩毫亦在目而不可跡矣不可跡而跡亦以謫仙之故太白若騎龍以上後人若救其髯而恐墜名自存人自慕其名脩之廢廢者遞相慕耳謫仙之名綦著豈待我儕斤斤存之即蛾眉捉月盡復其故可不爲青蓮罪人不可爲青蓮功臣遂記以待來者

姑孰元旦元宵記

守姑孰值己未元日即立春日姑孰之春事大半借于湖以潤色于湖乃姑孰隸邑其地與人爲江南繁縟觀故例凡春日徵當塗之伎盍以于湖之伎爲角觝諸戲自東郊達郡城不可一二舉其最劇者諸倡妓飾訬婧的皪而緣絛于木敵脛于牀置倡于其中嫭目如水綦領如鐵王光飛射人一郡迷惑郡人稱之曰亭伎閣伎漢宮鬢裾唐宮仙戲未足埒其翩舉也其他如羣優塗抹市兒柱禱肖神魖鬼詼妖侈怪金鼓之喧闐鞦韆之馳駛倫諸樹瑋駭目洞心矣然設酒于堂上飛閣以吳音緩度之繞梁遏雲傾聽神

清則亦于湖人伎倆姑執得而借之者也逾旬日為
上元先後連三夕燈宵之事不必借于湖而姑執當
淦自饒炫都其劇者曰龍燈剪紙為龍狀鱗鬣爪甲
無不畢肖長可二丈籌火其龍之一身俾通體照映
人繞肩之以行蜿蜒飛動如憑江海而道上其最劇
者曰仙子以美少年傅粉梳髻釵釧裙衩千絲百緺
不妖麗不已手花枝以媚之口笭如與嘘吸然仙子
多乘馬多服素翩躚凌跳宛若霓裳之隊命名良不
虛耳鐙如百戲紛沓不減春日而金鼓與桐火相雜

千枝列炬騰綵無端是夕酒于樓上吳音與諸劇悉
廹盤前而吳音亦出于湖人客主移席就之月燈之
下必由諦觀比之春日或遠或近者眼境精別乎姑
孰江上小郡士民無溢富比歲頗儉米值日踴乃元
旦元宵畢力誇詡觀者傾國非拈之而棄即撣之而
魯不去也然捷之俗此亦何利者噫其以色乎色能
盲人無論昕夕而春尤為色之所叢春色何與人事
人見色則溺耳彼豈遂認東皇佳麗為比里遊冶哉
岩守有以速決之舜掩郡國鏜劇者宋守有以七煮

之燈為士人咨慨風流太過者青郊以外必有評春
稗史余姑屬為稗記以俟之

四品稿文卷之六終

祝阿劉生墓誌銘

祝阿劉生余亡女之壻也生父爲太史劉公公與余向者同在公車雅相慕已而同舉進士相慕更殷一言訂秦晉是時余兩人皆客於燕聞劉生方脫髮覘而特美秀已乃公官翰林余以縣令覲相晤於公邸中挑燈促膝公命生出侍生甫踰齡王立蘭茁嫺于容辭公命生誦所讀書生於燈下縷縷口吻不竭殆逾若系誦從繩從諫者寧馨自徍耳太史有兒余亦有壻因時酒酣之余與公別南北數年不相値而余女從宦遊殤于宛公聞寓書曰兒子亦知歔欷相向余爲慘然愧消也余歸里中公亦予告偶過公里問生津津少成矣生母孺人旋逝余弔之又問生績坦何人公應未也若念余家不忍遽徙殊改王者惓惓乃倍未幾余宦于宋而公亦遊急走一介代絮炙慰撫生于苫廬余自宋返奠公靈几生與其諸兄弟泣相向者久之問生乃爲楊僉憲壻矣僉憲時亦遊叙述哽咽一段酸悲共之盖余前後三問余之𡘋腸幾裂余別而歸里又入燕復歸里生而來視余扣其所學良有詮次索余詩文讀之爲第甲乙黄魯直風慧特無借謝家典刑耳然覩生骵脆而神亦似未充頗憂之余遊易水幾及二載遣視生生復一札曰自太故以来内難外侮藉丈人獲存活今一病殆不起衰哀若永訣語余讀而驚之且念太史身後里中子許而起余爲從遏諸同籍君子力持于當道輯軒者而許以默寢池上之蘭不爲風搖當爲露滋何以更憂其摧入不蒙天且蒙之耶居旬餘生之訃至矣術痛而涕天日黯昏嗚呼太史之有德有文而不幸偕其内美以殇也余以膝下封胡不減銓錫天道有知留以竟其未竟今顧併生之少顏而隨其先美盡美化工闇惑爲善者懼崑岡之焰而玉筍爲之欵枯豈其兆者先失我無以測天余悲其人理而已劉生名振玉年十有八先聘余女後婚楊氏無子誌而銘之

銘曰胡其奪之亟李豹胡然適當棟之橈鴂子有習敎且敎鳳鳥鴝鴿乃鳴嘯前堂啨于後堂吊相逼而至原揚𤎌𤎌灰方𢱦宵熠燿誰人解挽山東妙

鄉耆少泉馬翁配李丹人合葬墓誌銘

濟南之臨邑有馬氏稱邑世科冠裳奕葉詩書徽然聚族而居于邑中西北彷彿鳴珂里也余姑丈馬翁者以明經憶為大王父父以孝廉明府惇錫為大王父及王父以教授庭蔭為父而翁獨以隱德著焉翁諱應選字伯衆號少泉少業儒不就亦不屑屑農之耒耜商之錐刀有田百畝歲時飦粥取足而已無贏餘也稍稍以舍旁數椽為賈子居停主無問其子母贏也為人豐肌美鬚翩翩若仙襟吐宏朗時引人[illegible]鄉里有競者待馬翁一言折之而又飲酒德能多不亂生平洒然無罣礙盡以酒全為天全者老乃為邑侯延以鄉耆綽楔其居翁更以義重鄉社社人慄焉翁一言且倍三尺矣翁德合于量故獨能壽至八十餘猶面如丹渥行步不借筇扶余為令被公車徵過里翁聞而就晤時已失明然其健不減且握余手謂余善為之青瑣黄門君家故物盖指余父也又一年翁遂逝猶得視翁疾劇時而翁之謦欬渺矣翁配余姑姑乃先大父贈公國楨女先大夫汝相之妹也適翁以勤儉佐其家而性獨直質無治澤余家世敦樸故近朱近墨顯亦似之先翁十餘年卒夫翁既不求仕又不崇業而跡其梗概頗以儒而兼俠殆隱于布衣者余姑隱居之服齊徵伯鸞馬氏雖世貴綿延而翁媼芳貞松心筠節與蘭桂叢毬瞨蕤扶風鋒帳懺其纍履我翁生于某歿于某得年八十有四姑生于某歿于某得年七十八子曰溙曰湳曰沂邑庠生曰汶曰涇曰渭曰濟曰泮女一適宋汝松孫茂生邑庠生

銘曰福莫大于長年壽莫快于長安醇酹養和不必還丹蓽門樂生不必纍纍世盃中聖賢辭世劫厭人天妻同其隱子守其玄片石巖然而德譽更延

許山人墓誌銘

墨池一泓江北寥寥而齊魯之間乃稱邢氏其時又有許山人者山人名用敬字孟與臨邑人先世多以儒業父正樂久次諸生廩食竟不及一鄉貢而沒君襲父鉛槧苦攻不就因去而習書法既得邢氏為師書遂大進出入晉唐諸名家其圖妙稍不及邢而簡

與骨亦不減楷法歐陽信本草法王逸少子敬真行草行尤稱當家而最長乃在榜書生平所染翰愈大愈佳自一寸以至盈幅神采煜爗結構森屹謂非人力所至四方好事者廉廣之宇精藍之舍山臺水榭淨壁明疏以不得許君寸點為恨君名既著亦雅好遊江南詞家如王百穀李本寧馮元成諸先生皆知其人一時名偶咸為佳客下一榻也君所為書多題邢氏亦時時自題向云圓妙鋒骨者自可辨而得之余據不能書亦不知書然時質君以書君曰古今論書在神趣耳而神趣在用筆余嘗見君書披紙滿案令數人迭以佳墨發硯濡飽其濃釅舉筆信手洒然竟百葉而殊無墨豬之態蓋虛掌實指之妙君獨靈契大約于邢氏得之向余見邢氏為書固然耳君晚年遊困余欲與偕入燕都而君介介曰余不工鞠臘即輦轂下誰為久任居停者又陰陽之言占北上不利恐且报郝之余老林莽矣是時君年方艾已目若瞬者傾大書轉適上焉又三年君沒于家家素貧以書精至溫亦僅足活耳未幾而其書多散佚間有珍而藏之鮮矣君壽五十娶某無子

銘曰伯喈飛白仲將懸榜得手許子幾為禹足而雄長布素非賤蔬韭非貧逾五非夭牖下非屯猶勝于嶽中之骨如草與夫殿上之髯如銀鳥鼠五尺題以明世逸民

鄧室公貞婦墓誌銘

萬曆丙辰余客燕都聞友人公太史公之女發寡而貞攜其孫稚依父官邸心竊怜其志尚一夕從太史公坐甫聞其孫因病急召醫遂罷飲散其孫以是夜殤又竊怜其遭值越月餘忽聞女齋哀以沒太史公次君自鄉適至乃以其姊襯婦將謀窀穸於其翁鄧氏之藏而余從太史公詢其生沒梗概慨然咨美此貞婦也兼以烈因為之誌誌曰貞婦公氏青之蒙陰人先世自中丞公以下世列簪紳家範冠于沂汶父公太史母彭恭人貞婦生而靜慧長嫻內則不踰寸跬適鄧孝廉之子鄧生孝廉家耕讀樸茂貞婦以業胄之贅不辭椎髻操作孝廉家賢之貞婦且有子矣而鄧生以疾亡又孝廉翁媼俱先沒門無當戶室無

移天一影鸞頓一一翔鼓風雨漂搖曠不異念婦以靡
他誓之而家計荒廢無以自活仍歸太史家忍死以
待其孤之立孤且逾齠矣太史攉田閒列宮寀婦從
兩尊人入都竟婺而借締稚而借裘將借以報伯寅
于九原且爲陽元宅相地庶幾枯而萃者會稚孤病
瘟百藥罔效而竟殤矣叵余與太史共月時也伊晬
太史憮然憂貞婦無所依泊已慮其必殉者乃婦無
日不啼無淚不病戎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令其
勿徒自苦婦杖泣矢曰我所以未即死者爲鄧家內
存耳今且安用未忘之腊爲我終以死報所大不爲
屬離及同胞顡值太史將入武闈試士又太史誕辰
以在闈中未相見婦杖泣慰曰我必待父出闈從兄
弟綵服卑盞忍鄧氏之苦以佐公氏之丼不忍不見
父而急殉之也太史校士竣婦病迫猶一强起已乃
以泣歒罄罄少而泣多鼻吻血出殆腸寸斷矣而後
絕嗚呼婦之介然從一無夫無家至于毋子相携仰
活于父保其如縷視尋常一守倍難矣此以志貞及
其毙焉之孤不存而父家蓋煙翁家枯槀然且待父

以訣諭父家以証而冲天之物怨鶴竟摧從容忼慨
兩有之視尋常一死百倍矣此以志烈誌其實錄也
夫貞婦没季二十有八生子一殤者是因銘之
銘曰哀哉婦志父貴不關于賊父榮不關于瘞父之
策勛于廷不閑其癙恨于鑛彼蒼與施翁無噍類誰
負析薪誰守在笥天壞雖鄰子焉而何寄摩笄之山
其石亦變化石石化婢身殫淚其不毀者哀哉維志

太淑人墓誌銘

明邑庠生贈都指揮僉事臨泉甯公暨元配韓
犁丘齊屬邑明興文學彬彬固出士性而若㦗然以
武著且由科名歷顯膴者自進擊將軍甯公始甯公
列祭大梁余時守官宋郡一再過從公也蜾余也麈
余悉公武而併悉公文及余以民部郎奉使還里公
已自梁拂衣亦在里公向余道其贈公久稽窀穸卜
日襄事且娓娓叙述其贈公所爲文而儒者余因以
悉公之先世盖文武如青藍矣甯氏本黃帝裔以地
得姓春秋漢唐代有顯者明興始祖福能自樂安遷
臨邑家於邑南福能生友友生紀爲邑諸生乃以文

為業紀生崇仁首諸德孫直隸里中崇仁生衢即贈
公也贈公字際亨號牖泉生而溫文弱冠即補邑諸
生父訓嚴捕夏楚不廢贈公壹稟其榘里中咸羡以
為鷄鶵千仞必且大甯氏遭時不利卒以儒老然其
誼特著生平好施見義即往歲偶凶族多鬻產流亡
贈公厚予其直及稔還復為之居處耕芸倂前產歸
之贈公以儉歲捐貸浮衆米餐路值一婦入裸而乞
即以所貸易裳給入多瘦死無葬地葬者又為人追
其直贈公捐地任瘞一切不問所居傍有安國寺乃
古剎甯氏重葺未竟贈公承先志醵金傭功廊廡燦
色僧徒嘗乏食贈公屢屢周之不怠茲務待以舉火
而又急于奉上獨其所私方繇諸生為豪者挾以重
役贈公亦不辭而李豹者索代役直謠數贈公亦不
恡豹偶暴死竟不貽累贈公益已而能容神或免之
奉邑檄為鄉約正里人有疑為理決之咸服堪輿家
言其葬地狀為金章貴必將相且指公謂應在此子
遂為易其所向以志于將来贈公亦識其子必貴逐
豪貲擬擴者則曰君以財我以子耳蓋至公之以跋
鈐致金紫蟲如雲像如虎而贈公鷄鳳之文不妨炳
蔚之變乎素無疾逾稀而沒斯又儒者所稱仁壽也
元配為韓太淑人邑中韓公九章女婉娩有士行能
佐贈公以孝方贈公侍其尊人寢疾時太淑人滫瀡
以進異味必致至而尊人喪事相繼而衣食舍欲悉
拮据以完之此女德之巨者所以能安夫于青毡而
督子于繡孤卒以令終也夫贈公生于嘉靖丙戌終
于萬曆甲辰壽七十有九韓太淑人生于嘉靖辛卯
終于萬曆癸丑壽八十有三子四長即公粹然戊戌
會試武舉任河南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耿邑人
趙公琦女次盎然娶邑人趙公鍊女次斐然娶邑人
劉公尚廉女蚤亡次卓然娶邑人徐公稔壽女女二
一適邑人馮邑縣倉官趙公齊民一適邑人王公訥
蚤亡孫男八接武娶邑人庠生任公其泰女振武聘
邑人太學生許公黌女粹然出步武聘邑人張邑行
女盎然出乘武娶邑人王公楝才女紹武娶邑人張
公鸞翮女繩武未聘斐然出揚武娶邑人王公三鑑
女奮武聘邑人于公蕃女卓然出孫女六一字邑人

青川府學正邢公倬子王仁粹然出一適邑人劉公景元子廷訓一適邑人李公稼子顯成一適邑人劉公教子光盎然出一適邑人趙公梓子學典斐然出一字邑人徐公良金子瀓一字邑人張公槙行子元亨卓然出曾孫一臘兒乘武出外孫二學典學閔齊民出戊午歲仲冬十一日贈公歸太淑人將葬于祖塋之穆余為誌之而續之以銘

銘曰龍德而潛脩然善闓嫖緗未竟巖泉自荅彥方一鄉幼安半榻孝閑義閑不踁而市寀寀偶畔芳婷以合豹養其彩雄䟴繼響噹作風雲飛于䩭䡓班叔儒流虎頭騰踏生食其報沒祀其臘煌々如掄光逾雕鈒甯氏之阡流芬奕葉

墓表

勅封司理張公暨配吳孺人墓表

彝魯閒槩多節俠而自尼父揭西方聖人其閒婞夫端十有以佛性䢃其儒心者今澤之博州張公聖徒亦法侶乎且君子徘徊于倫物閒而每得世法外意顯者如白香山潛者如龎居士代不乏人寧限齊魯張公潛于身顯于子抑又兼白公龎公所至者聖善之紗未易羨墻即其孝義敘致之可也張公之先自萊徙堂高祖榮以戰功官總旗始基之矣榮生逵逵生謹世有隱德謹娶吳太夫人而生公公以冢君吏部貴為封公而生平孝義特灼人不称封而称孝義公焉孝義公諱道情字和夫別號臨泉居士生而剛果天性劖醇幼失怙恃攻苦自立家枕漕河以末業殖其本業產有贏收而不以貲自粘也聞釋氏指深所皈慕發之孝友殫其孺真董太夫人撫公以季公侍不出處者數年仲兄謂季忠信一切生計聽公公葬而仲逸歲時謁先祠檐地而呼冤若嬰娩之戀伯兄蚤沒葬處以水失之伏臘哀慼行路為之悲女兄

二皆寠而居之飲食之織細仰給羣從婚嫁公悉不恡且慨然曰父母而上何人哉而尤好周人之急扶其所恫危故執史公爲經其家四十年不替孫子少而遠法從獄中以宅券乞公公如其直迨雪則還之任媼寡而子稚爲豪㧗攘公捐貲赦俾其母子完里大旱斗米千錢公出庚佐長民之拮据者野骨相枕藉公又貲之棺櫬平居施予無論楮鏹縕袴湯水糜粥咸具又爲里中建石橋逶然不病涉及吏部公司李廣平罪人有以受賕永戍者公咨嗟謂永戍詎減一抵也吏部君爲多原宥自廣平還里閭里中兒失學以舍以席多出諸公人以是勸于教數公之大誼肺石而弦歌之矣將終猶念隣劉氏之甑鬼遺言于我葬償吳史而家之逋金而不累九原噫佛子一念竟其髮膚乎當其至清源而異人睹其陰隲文見公蓋天牖故存沒以之云凡公節誼羲砢俠者有此方雎肝以自雄朱家劇孟其喙尺其光焰丈而公乃又退然謦折不有也里豪常辱公于微及貴善遇如初壯有氣尚晚以適韞不用軒冕自異邑令往存公邈

不居賔主禮吏部君在銓公舉鄉先正李王二巨公印之屬續時且曰翔兒勤官翼兒勤學娓娓箴戒也公百鍊金乎千尋木乎而一指禪乎生平於西來不獨解諦且莊嚴之肅供大士像每晨誦其名號偈治觀音剎卒成仲兄供養之托廣平官邸日漱讀彌陀金剛觀音諸經且手事丹點成帙至于病劇依依蘭若咨咨以菩提爲清涼劑濯頂醍醐當使闍羅亦心醉耳公孝義人所盭服而知其禪悅者罕矣公配馮繼配吳又配趙趙即生吏部兄弟者馮趙兩孺人俱先逝而吳母歸然後公吳母以吳公迪爲父成氏爲母既以吏部君封爲孺人不稱封而稱孝慈夫人亦猶稱孝義公者云董太夫人且老丘嫂蘇氏亦亡母躬家秉而佐公于成蓋即公孤而克家時也事太夫人於病白飯黃虀郤去鹽醬遂不鹽醬者五十年與公之素心皈佛叶于静瑟矣太夫人且沒潑金以予母母與丘嫂蒦之不自私既艱于子取丘嫂子子之不育力勸公置貳卒得趙母毓有令子趙母逝吏部兄弟方稚母抱哺備情忘非所出其青吏部兄弟讀

文以母為父從之廣平及京邸所為閫以内者凛凛
子婦終日立侍其畫勿論僕婢佐公以弟與仲公六
世不分箸羣從咸稱慈和待馮夫人家了無先後念
數勞問周恤不已醇性至情詎誠公之為庭内者耶
公一生大義在存亡生死予人以德而實毋慼慼之
抑力壽補之公沒而靡禱棺翣周其迫急者無以異
於公生時至於不以吏部君得第沾沾色足吏部君
進綺紈不御卜者無稽之言不信而剖其理以示家
人即與公之退然不佯者真匹之矣若其臨沒不拄
男子手咲談自如似遺蛻者涅槃無餘乃不謂於閨
閣中得此了辦也所稱孝慈更有進焉者哉余觀張
孝義公士行靡不賅存而要以其無生忍春容而恢
廓之况併其内美于于如也吏部君兄弟且益亹之
以廣大孝義公為世教化主不止博州尸祝矣為之
表其於珂里者於貞珉非敢以綺語加公西來意亦
必不献千刼流傳也生卒子孫具誌中

行狀

明省祭官貞溪高公暨配徐母行狀

濟南迤北為陵為臨邑相距不一舍而以古句盤河
界之河上姓著而族蕃者稱高氏往余待公車時過
而問焉得貞溪公之概蓋通德君子也已而余官四
方耳公謚倍洩已而娶公之女與公情倍戚歲在丙
辰公終於家余時客燕都公長君手其行實貽余曰
若其狀之將以乞鉅公誌余自惟汗漫遊不及與公
訣茲庶借手以鳴余湖風之哀曷敢辭云高氏在洪
武間本平度籍來徙陵縣始祖文禮即居於向所謂
句盤者蓽路藍縷尚不能家及山及源力農漸殖至
於雷乃稱富室即公大父也雷生三子長景榮次奇
次倜奇先夭景榮即公父也生二子長桂次為公而
高氏益隆隆起矣公諱擢字異才別號貞溪先是公
父沒於盜劉母方孕公倉皇不保盜乃儆見母育如
斗身如表愕貽以為神遂舍之已而公生貌豐頎殊
凡兒齠而失母庶母楊子之楊姤公所喫着都不堪
而公以楊母存如綫之家即如綫之孫章矣一切安

之盖嬰娩已有至性如此有相人者云此子口下卑
子法當大富且多福有同邑許公者語其兄桂云若
弟天性少成必大先業然耳食者多不信及稍長沉
而有洪過事不敵人往往器之而父與諸母皆逝惟
公與叔倜兄桂三孫當戶睥睨者環伺其壁隙里中
馬氏豪而驟公有所貸馬藐公不予公嚙指誓自立
弱冠與叔兄析家瞿然能讓田取瘠畜取羸僕取騃
者雅有薛包之義每扼擘曰不幸蚤失怙恃儒業不
就而復令先產替焉既謝鍾郝又愧田彭古人一巴
發且能自殖況高氏孤耶人乃往往覘其志已而入
貲為掾外周旋公家内勤儉其身以智計佐焦善所
算殆無遺策而又天牖之耕田田稔營息息增出入
之數貴賤之徵悉無爽而加碩焉於是其產益饒家
益厚且以掾次久得衣冠燁然于里矣兄桂亦拓其
業而交廣用繁幾以不繼公輒蓄以資之里稱高氏
二公克家以是更豔公云好行其德遠近依公為外
府而最著者在收人于荒己亥大祲人茹草木公捐
其田與其植以哺之而捐不能起者别為糜之荒歲

米值騰人勸其倍稱之息公不肯乘人之急以自便
且開廩給之而償則任之邑侯以公有誼命之司賑
粥公均其事無私而日夕拮据之其尤異者有惡少
求賑羸不遂憾而火其薪火乃自戢少年咋舌以為
福人不夾李氏孀乞賑於邑侯孱吶不能達都之歸
而欲死公為請之得粟以活此其冥感顯助歷歷足
稱公素封手而品為荒穀豐王矣公又順於家睦於
族與鄉兄桂暴終衾襚未具解衣殮之衆止以不祥
公弗顧族叔贇老且窶解推不恡且貲之田而汪氏
貸金三十將死囑其子鬻產償公聞而不受且告以
勿念蕭金徐茂吉為人構訟論城旦舂將私斃之公
捐貲左右卒獲全徐滕吉貧且憊每每周之及公沒
其人感恫不已也文祇公為人能勤能儉能忍以濟
能謀以成捐忿爭絶驕諂急公家之役而恤里黨之
私故陵邑無不慕説貞溪公云晚乃總家計大綱日
督其子以學長君茂才壯齡學諳正道猶叔季以下
者頗端令咸攻文業公延師友以程之曰學之有識
如農之有畛若幸無越脩焉而翁以無越生誰之三

隅矣公之善息而善貽又如此元配徐氏同邑庠生徐公明善女徐亦邑之大族而母自髫及笄嫻于家訓既適公值家難外侮之後窺公振奮雅志所操作以佐之者晝無虛陰夕無閒漏而性獨嚴果諸凡壼政出口入手若斬洞絲截然不假借盖公晝心精確而或持不即撲每得母片言而行始建鐃也公逾三十無子母力勸之置側室妮妮曰我而入勞悴以成之竟無付託即先入棄僅餘于盜燹與仇噬者謂何公降心相從而母及側室各舉令子芬于實蛙入以天報母德亦天佑積善乎哉此其士行之大者母先公沒十七季芳懿為子孫所載故併狀焉公生于嘉靖丁巳十月十八日沒于萬曆丙辰八月二十四日得季六十母生于嘉靖己未九月二十七日沒于萬曆庚子四月初四日得季四十二公繼配郭氏𣴎河士彥女側室畢氏男五一儁俊邑庠生娶同邑劉公乾女一儁傑藩司吏娶同邑省祭官魏公濵女一儁脩娶同邑庠生王公曰誦女一儁彥娶平原魏公天威女一儒豪聘聊邑庠生李公生稀女俊彥徐小傑脩豪畢出女三一適同邑吳公進登子邑庠生化鳳一適同邑張公藉子邑增生文光一適余孫男四一瑋聘臨邑庠生李君鴻勛女一瑞聘同邑庠生許君爾異子作霖女一瑾俱俊出一瑜彥出孫女五俱稚余讀司馬子長之言以居家千金埒之仕宦卿相非第豔阿堵也富貴皆有以自植不然烏稱布衣極乎高公之勤儉滋殖而偕其儷以相成子其後以孟大之此詎不居然有道者余于公知家通於世矣鴻裁者其覽而潤之以光不朽

明朝議大夫陝西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僉事
前河南道御史見鶴楊公行狀

沂水楊茂仁公彥兄弟與余為素交盖三十季如松栢之有心也因而稔知其尊人謖謖風槩向者公彥與余同上公車待檄中省試其尊人方官縉雲余以通家子進未得函丈已及公門矣及余牽絲翁乃激石而時時從仲子季子得其起居欣然私脂饗吸若仙也及在江左忽聞其訃遣一力代生芻而茂仁時已先沒霜雪酷冽徂來新甫幾枯乃公彥以翁之行

胥汞蒼然叙致其嚴先集余竟不獲見翁矣擄所聞
而狀之翁諱東野字啓明别號見鶴先世久籍沂水
稱沂水右姓而十世以上杳然水濱溯以近世者自
後新生雄雄仕爲滦州㪚蓋楊氏始有冠裳雄生儀
以正統甲子鄉薦判懷慶府儀生光溥以成化己丑
成進士累官山西憲副文聚政聲煒然足述向余曾
得其梅花集詠讀之人風颯颯若花中典刑也楊氏
顯融矣憲副之子一元司興濟教一元四子其少爲
世芳以翁封文林郎封翁時楊氏中衰至無尺寸之
産糊口於四方而贅於相氏已而生翁猶在相氏然
封公雖不仕有俠槩亦漸殖産以拮戢奔箸翁於滕
期之起再世之頹緒翁天性穎達十歲能文十六試
于郡李太守公賞之弱冠廩于庠學使鄒公首拔之
以母喪未與鄉校母即相孺人封公少贅其家者翁
以故戚毁倍至雞骨僅支時翁配劉孺人亦逝翁與
劉孺人兄少峯齊名諸生中少峯先翁舉於鄉及省
翁上念封公之志未逸恐其如相孺人不見所成就
下念劉孺人之共食貧而且或不及劉氏兄行也益

勵學萬曆癸酉薦鄉書丁丑成進士乃喬然於不㥘
憲副鳴珂至矣筮仕北畿之完縣風裁獨挺剸割若
龍劍完多逋賦有郡判曾逋乃愈甚翁上議于中丞
稱不便中丞爲已之而完稅不耆亦完爲諸邑先完
苦養馬按馬者一不式而往返更易之費不貲翁與
諸邑令謀因陳其狀于按馬者一從其指諸邑賴以
安于牧於是完縣之政甲三輔銓部選治劇者調南
畿之華亭華亭賦重縉紳家暨豪强家詭隱以爲常
善訟者善關者兇而窺豺而羣不可以芟夷抉剔漕
粮甚多亦甚難集軍民易相凌競致稽運事蓋繁劇
難理稱天下第一翁至提領窮源約下以不紛擾待
士以無町畦其指歸之於振刷計里徵賦程之以期
第治其後者三月賦完有直指之役攬賦而私漁之
翁白其罪罪以成人人聾無逋時值行均田法翁獨
早竣人人無隱于隴也華亭之田賦清凡詞訟者一
見後憶説其姓名不爽且胥隷呌呼不及于野民間
雞犬若與仙吏相忘華亭之訟爭理又與弁之兊運
者推赤相信嘗戢民之梗滑以濟軍漕運卒感悦金

山卒諱片言定之華亭之輸灌畚乃灼灼大槩尤在
清肅貴寔富祇無寸絲相黙一切賦羨汰之如織城
社之奸攙指不敢前故當事者如中丞孫公郡守閆
公無不折節孫至檄金与郡邑催科皆以華亭為式
閆至無巨細待翁以決吏抱牘群大若信著蔡諸臺
薦剡有治行無雙之語鄉紳名公卿如徐少師陸大
宗伯咸服以為不可欺神君之称攉耳傾心盖五載
如一日也及官滿就徵徐捡吾公来攝歎以為絶倫
封公曾抵邑為破黎曰兒可謂不負所期於是封公
孺人咸受　璽恩矣隨擢御史翁故偉儀觀負羊裁
王此益蔑舒見者肅欲侃侃正笏有真諫議之名一時
國譽若南阜鄒公順衛李公皆與莽合甲申移疾歸
里杜門謝客惟侍封公杖屨與課兒輩佔僤而已海
内方仰望其嶽嶽一出展竟底蘊丁亥内計以華亭
之宿忌者所中從外補然翁不為意已丑注高州判
遷廬州司理俱不赴封公迫之乃行及抵官下姝挹
損無謫官態而陳于直指以不可私訪為有司憚府
為奸民怨敷也其論公而雖暇則修先憲副公遺稿

若所謂標[illegible]翁丹黙從容法署中焉庚寅遷南
京戶部主政筦鳳陽餉入多視為閒曹侍今翁務發
給[illegible]當入不溢出不縮組練咸歡于伍其在錢穀整
理如此以封公喪歸而讀禮翁時善病加以哀甚幾
委頓僖于[illegible]孺人苦塊之日廬居不問戶外昕夕課
兒學耳諸子籍甚名場翁幾志仕進意甲午出補銓
郎顧涇陽公才之注兵部職方翁纚斧未竟者將抒
之蘭錡多所建畫以邊捷三賜金帛以賚工再賜一
御食時倭冦朝鮮石大司馬意主和翁以主戰不合
奉使還里大司馬被遣翁翛然無所與丁酉轉武選
副郎季子舉鄉校楊氏於玆蓁盛戊戌轉武選郎郎
主世胄之襲廕璫之蔭襲者若壅蔭者若濫翁一清
之不晃于富不遺于貧而賄賂之習頓掃有駙馬孫
營都督已奏下翁持不肯署大司馬者强之不應遂
出為陝西少參雖用之而實以遠之翁覺其意過家
不赴己亥遂復以内計論矣馮大宗伯琢菴公雅知
翁為書慰之翁怡然不愠也盖自翁再出其所至皆
有欲退意而卒以遂初服圖成其向者移疾杜門之

偷然耳乃絶意仕進東園自適家在沂山沂水間峦岫爲垣澗溪爲沼鶯簧蛙吹莎毯花茵樵唱敵于絲肉漁歌叶于簫鼓不暇園亭臺榭而藍輿所至皆寓自然深致每逢春秋禊日青甸蒼埜子孫咸從就陰布席田夫與偕娓娓桑麻雖風雨不遷迺老而感疾加餐熙怡猶扶筇携奚適逸忘倦也有同舉陳方伯過而問於草堂諭以别業翁則逌然曰天地山川吾卜築安不在遂不覺噴飯而起又語于孫此草堂者始基跡終佚生與共寒燠幾六十卒君華勿忘草堂矣翁山居久無一字入長安亦無一字入公府盖有栗里之風曾以　大慶恩進朝議大夫伯仲叔季或明經或孝廉各厠縷綖諸孫秀茂翩翩衫英蹠武而翁直忘其華郁以助山林之瀟洒而已癸丑疾劇覓全已未感仲子之变未幾無疾而終翁閲歴中外聲實恥灼而尤稱孝友母有遺女甫稚未聘爲擇佳婿資奩甚厚教家以儉諸子田宅分箸戒以勿汰不然爾自貽悔值荒甚人相食捐金捐粟里中全活且多族里婚喪賻以助給不自居德有忘其德者不計嘗

大病自適生平居官廉直與人誠恕不殖囊槖不爲治色不恣土木即死吾何憾其略嚼自信如此綜其潛曜之槩松栢磊砢貞懸四時盖以經濟才自期搏撫一世乃未竟而善藏之又若天全者可稱博大真人哉爲叙列以俟鴻筆潤色

召公祠碑文

召公封於燕燕淨而祠之祠所由來已久而明遂湮圮萬曆間兵使張公惟恕者撤佛寺刱構為祠門楹殿宇崇宏粲燁燕之盛事藉此始舉余惟召公聖而且仁跡著詩書不必更僕數也顧召公仁澤濯沐陝以西勿翦其棠焉至今婉孌童子能稱遺事而茅土之鬪易水之陽其所以治燕者當不賊西南稅舍也今宿儒老師不能據以為證司馬史記至以八傳世系幻之水濱且不詳其世惡自詳其事說者謂燕雜夷貉隔絕上國會盟寥寥故事不概見然則召公一封燕地遂成遼邈耶召公之仁江漢汎滂周家展親序賢之典竟至易水渺渺者豈中原無一片豐區樂土詔之大常司勛酧其非常而置在輿僻且戎狄塞產也勿亦以召公仁在無知之棠況有知之貉化彼異族為我同類非公不可耶然并州之浸厥泄淶易周職方已紀之仁如召公固甚近者乃見召公大有造于燕人而周天子又大有造于燕之為國以意逆之祠在北即棠在南也余又惟召公勤辟以成其仁韓詩外傳稱公南巡人欲為營居公固安野廬夫豈顧千秋後丹青塗臒以居之者生而茇憩不擇其棠侯而宗祏不擇其貉沒而俎豆人為擇地以祠焉其仁與淶易同流淶易涸公猶潤也蓋其不泯於燕者巨也思仁以紀聖乎既敘於碑系之以歌

歌曰燕山高兮易水深兮高培棠木深洒棠枝巍巍澆淺廟貌豆之歲時伏臘仰止屢屢既仁且永用夏變夷微公德澤三拜其祠千禩已矣英爽飆飛非借丹青人心儼威而魯而丹世且細識徘徊宇下喜歎攸歸

楊忠愍公祠碑文

明嘉靖之世楊兵部繼盛疏斥相嵩嵩黨文致以死久之朝憫其烈賜謚忠愍世莫不仰其龍比之儔也而公為保定之容城人保定為建祠俎豆丹青儼然備具鑄分宜父子及其黨懋卿鸞羅跪祠前一如宋仙鎮岳武穆祠賊檜妻黨故事此其指蓋以楊方岳擬人于倫矣噫公屹屹大節史且詳之矣不必記記

其所為彷佛武穆者耳武穆之死於檜黨以莫須有三字得售於掎踣之術而高宗孱主也彼其中孽於勁虜似劓一武穆以喚謝金人者其死冤於主臣之交忌乃忠愍死於嵩黨引二王以傅成之宛然莫須有而　世廟英主固初無死公之意迫行刑猶且彳亍會嵩黨以他獄襍進遂併論決其死冤於臣忌而君特一時未營耳武穆為覆盆又為鋤蘭忠愍為錦金又為豐蔀然則二公所遇之厄同而公尤可扼擊者焉且武穆名將搦然握十指于沙場之上馬革裹尸視死彊死獄一彼一此第恨其功未就忠未伸鐵馬却步金牌掣肘黃龍之痛飲轉為臨安之洒淚而當時猶有以義不受詔功成請罪勸之閫外者忠愍文吏耆不預身欲以寸喙回天叩墀折檻譬之斷軨之統穿石之霤絃已難之而相為虎很主為雷霆借擊聲以行擠淵湯火餘魂復有何策以脫公者夫人之疏代王史之求解適足速老鸛拳爪耳鳴呼公之以一言博一死似猶難于以一功輕萬死矣人冤之公固甘之人難之公固易之要之二公以其甘且易

者慨慷于餅脅交戟之間含笑于桁楊刀鋸之酷人以其冤且難者吞聲而不忍掉臂咋舌而憤于同心蓋邪能害正每合黨以扼之然後布為彌天之羅網觸蛙罥罣而二公所為死至于正能伸正亦每叶類以昭揭之然後雪為亘古之意氣分雖迫于逃而事實共于見睨而謚而祠而弔古者㰦歔二公所為死猶生其稍異者人之遭天各厄其竟同者余卒以天定之世人艾吻而蕭心彼且私計二公與權黨朽矣廟貌土苴聲名夢幻祠下鑄人以醜之而其生前赫焱已足矣若是則天遂無知乎天不可知而人之知二公者即黍怟無不睋見海波無不耳聞權黨泉下模索不獲也噫人之祠公敬公即蒼蒼真鑒也過公祠廟不傴僂不則瓣香見祠前鑄人者兒童擲礫若委茲何招要耶即人不知其所以然耶余固記其人情以見天而二公所以竟同夫係之以歌

歌曰燕趙之節介然蘭錡之署屹然一疏劘虎天闕九死甘飴靡還論定恩施如山表章祠祀班班片石琬琰不刓幽沉血碧斑斕堂皇英爽難扳門外好雄

汗顏伏臘崇于主棘指視㥀于刘菅靈神洒然一快
流芳易水潺湲

重脩易州學宫碑

易州學宫從来久遠丹而堊之材而甍之煥然一新
噂其尸爲叅藩解大夫也解公蒞易靡所不沉而頹
贍芹藻思爲洗發捐俸以偶鏝贖佐之應時功成郡
人加額競曰公爲學宫一勞永佚哉余以此易知耳
公之諲舉非但新易學宫也固以新易學士也易爲
才藪明興以来士皆称千里駿不以燕金遥人仕爲
卿材登爲國士相踵相襲而近乃駿者時時不奮迅
至于賢良之科虚無人金臺之隗謂何士將有激而
顧新者矣入情目不見陳迹則心不生陳念借臒以
蕘朱借黝以瀚墨借五色以抒五章學宫之跬步跂
趋指頤改貌而猶𧥢𧥢耳爲陳人也非士所以自攄
吐也臺爲隗築隗亦非舊隗矣况士有不啻隗者解
公其以宫代臺耶以新士氣耶余又以此易知耳公
之政術炯然而朗呟然而擴新城塹新廩更新保甲
民與兵皆易其積朽之色動以洒濯之神遂以新條
教于學士而濯朽刮光也然則公之煥㸌不獨庠校
士之響應不獨文章黄金爲招懸埋驥首今庸渠無
渥洼名産以應裹蹄之賜大著勳名者耶然伯樂相
國馬答天機詎不稱霸獲之新必置之天閑而霸拂
磬控以盡其用公與易士天機抖擻壓夷所思借學
宫以闡之移其郛及其骨而其用且不可知所爲畀
革之道豫且廣矣向云靡所不浣者也而學宫之新
則甚著余記其可知者耳是役也非第伯樂之廐駟
夫国召伯之棠陰余將績蔽芾以獻爲
歌曰煌煌俎豆誕啟人文而宣自使君浩浩淶水乃
激青雲而疏自使君比屋之羣孔瑟音閒鏘然而和
使君褎衣之倫升堂接論桀然而頌使君亦愛其棠
亦采其芹不朽者使君

表

上拱部金三十萬濟邊計臣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伏以天度含醇曲鬯投醪之頒露溢為湛真成嘘槁之恩積于不涸之倉王居大渙濡于逖流之澤地道變盈食即為兵各充簡鑄需其所迫永戴煦濡臣等稽首上言竊惟明興規九塞之屯　祖德庇諸邊之餉且耕且戰荷戟晝以扶犁有粟有鹽畬田資之斫鹵貔貅咸飽輓載無煩自商絕跡於邊餓莅蕪芸之無藉乃粮借充於課惠貽蒭蒿之有私佃富與圉豪競張誰闊痛痒粒紅與岐白而絀但祝金錢中朝有牽側之增紛出根株枝葉外郡吏民租之負病生隸理膏肓水旱互乘指調停為息壞糜侵並害遝徵入為漏卮紛紛百萬棲鴉惟張吻搖唇而待食嘖嘖二三築舍竟持矛攻盾而不前軍民畛域之殊觀獨使勞人仰屋緩急調停之無策何能大地生金霞落潔于征播征倭貿藏舟于御用御馬平居汰侈既借此以辦犍鑛有事倉皇乃貸彼而支杌棿頃者齊魯罹非常之旱頻虧大半軍儲遼寔屋不測之憂難保萬全國體沙中偶語疑鷹眼膌蓄殺機道上流倖恐猿心遂生逞節輦轂不逾咫尺九卿之譚虎色飛封椿何靳錙銖五帝之捐金詎在扣閽而請子迫則呼其親倒篋而流上豐斯捐于下恭遇　皇帝陛下神明獨運衽席不忘邊陲精切萬幾泰寧常操綜覈畧徵計大反枘鑿而忽捷轉圜在近思遐拓京垓而詎慳尺寸洞見諸司之伎倆已自無餘深思大內之從藏原非自給況真純聖孝動求手澤口澤之貽珍重先儲可拓恩斯勤斯之賜言抽綸綍不惟扶纊虞文惠溥江河故是回生法水此三十萬者積朽于深宮賤為臭腐施資于遠塞齊藉寵靈宣伍先霑逮及九邊之組練京儲若掃翻同滿載之輸將阿堵無心清分鍱王如馨挺臂暖徧蘆茄騾銷庚癸之呼易作鐃歌而騎吹徐底戊丁之效終當蹻鞠而投超屈指分餐尚較後先之乜箸寔業拯厄亦殊標本之刀圭豈必求多雨露自天即渥猶存見少雲雷一口輒亨入人借箸之難靠似聖明而躬籌算慶騰繁粟之報諒非介冑而遯豚魚即此塞上誠況豈異瓊林之蓄但能

軍中競飽何如魚貫之私然則念披霜冒雪而居若
將續命權槍地呼天不已更與永閫者也臣等叨計
重有值空撓臂屯田盬策頻責四方冒餉增兵枉求
列戍時窮智絀無能量月夕之沙髮短心長何以經
地官之野惟是君施臣受不煩聚米為山私積公傾
似使多金同土身附以杓之地挹酌天漿率茲盌脫
之郎仰流露甕分軀利物佛力不如王心入口更生
神休何以人報況免張皇于貸益真逾賁子之珠且
補療曠于臣隣若獲塞翁之駿藉道說軍之罪矣俱
緣湯網包羅寧殊在帑之藏儲何論楚弓得失敢不
盟茲環章載主德以如山誓爾髮膺竭臣心而若水
惜寸陰于粉署先發念將士之勞拯謹尺幅于牙籌
失職恐曾郎之懷被熬波淮浙急疏存積之源樹穀
封疆宣致弘耕之力勿使名存人去鼠耗于萊储勿
使巧取拙徵危言于秕政箴上追漢人之款塞休屯
無廢于東西不然蹈宋世之養兵雖推猶毘于南北
庶幾鎮兵自飽或不尚責倒金庫蓄有贏抑非常煩
內帑伏願萬方無罪俱勞水旱之時眾四海為家屏
絕錙銖之利念王食而軫窮荒之餓不以積弛驕兵
全甌而虞崩解之形但求常充囷圉

擬

上命秋奠東宮講學閣臣賀表 萬曆四十五年

伏以銅龍罷日高披四教之儀繪鶴迎風深肅三師
之孟奠命孜孜于震器咸虔虔于乾潛君父穀貽
臣隣肅祝臣等稽首頓首竊惟王者教先以豫尤重
青宮儲君德當以時惟承素範曰禮備樂自春迨秋
與時清沙海之波暇堪漂浣一夕韻[illegible]竹絲動
咨嗟不惟萬寶告成一歲之功足記抑且羣寮同律
四方之本克端碩齒學久湮青蓋幾逢于俯降春華
徒蔚黃離不切于旁詢歲月隙駒穡章土苴加之[illegible]
躅五人之辟夜月潛埋甚有悲嗟三摘之瓜西風抱
蔓前車可式　高皇垂遇物之提撕淺撒咸由懸世
重詞林之講貫祥開甲觀萬曆弥昌教始丁季元良
鳳著肆固　聖心靜攝金華遂闕于如綸以致羣質
逾時銀榜空懸于切王叩墀而諍士論難伸納牖以
孚臣心益短重覩海瀾雖易慨使為歎坐嘆河清反

移都之作咈既釜鬵于筌宰且影響于宮闈詎意天
高乃屢時斂恭遇　陛下清宴久臨休明茂豈手揮
太岱名山依作裔孫胸貯九瀛聖水分為源派損益
關盛衰之始深居不弛艱難平陂蘊往復之憂豫備
恒先徵隱漸成否隔疏通首及於龍淵廣闢型模藻
黼惟施於浴日方茲八月正祝重暉千秭已耀前星
長琴祉茂萬壽旋斟北斗少昊時成睠彼伏庚勿使
後期陶鑄省茲由已總惟多士摶埴擇齊清之宮條
風收厥實故潭潭之殿握務叶于中龜鑑聖言扶持
直方之義步趨帝德敷茲嚴肅之功方尺闢于寸陰
一刻定存琬琰資小群于大畜徵塵亦助瑤山文宗
參詳若無需此瑣屑精神浹洽詎可歇手須史陋鴨
燈丙夜之席安念茲永漏綴簡殿丁寧之身教遜以
多賢鵠立逾辰既符屢允有成之日瑾編注目因動
秉時執矩之心廣萃臣工汪汪露濯傳聞禁地朗朗
雲開兩宮不待調和福在人心之俱屬左史行將紀
勒貽茲世美之無慚臣等猥列梘司勤思楓陛王事
無成有代圖惟社稷之得人嗣君慎始及終托係春

秋之一統履霜念切卉木亦有本根省月愆多風雨
[illegible]聖作頌此式之金玉不虧鑛璞之精濯若江河
來渙澄清之色固惕天道于十寒一暴君父為師抑
縮人情于偃草隨風子臣若交聆承華而傾耳灝灝
知書望資善以啟心循循章教敬作儒生之章句僅
同囊以驅芸總為治術之箕裘逐可川而貴海況公
車牘漸久難枘鑿之通遇巻機來俄破帷墻之阻如
璟抱日洗陽凫而夬龍飛拔霧見天祛層氛而疏曠
覽非獨彦長淂展綠綠合以縵絃實惟衆慶及時種
種豈千麓衆同心加額快珠派之靈長合口矢詞穩
璇源之盎溢伏願以人資教充本　聖躬主善為師
永圖久道淵然若肅更協玉燭之四時審以允文稱
暢玄工之一氣金甌不朽銀漢常昭

擬

上允廷議以通州昌平州易州為三輔各設經畧大
臣備禦虜患廷臣謝表嘉靖二十九季

伏以　帝念股肱之郡憑天險于金湯朝先根本之
謀脫日畿于烽燧牖户及茲裹上苞桑藉彼帷中憂

切内寧備期無患臣等稽首頓首誠惶誠恐上言竊
惟九畿基布維持八百之太平三輔星聯羽翼兩京
之强盛材官騎士居然虎豹當關郡將尉丞似得犬
牙相制至若京都之尹非搶攘以嵩功即加司隸之
員未焦勞而特遣盖定畧於關中洛下遠阻諸夷故
通烽於細柳井泉方煩三帥李唐列府内張十道之
名趙宋廂兵近重一畿之守彷周京以如砥未改朝
宗遜漢輔以相羅有疎拱衛惟節使兼乎經畧一軍
牙纛猶雄乃遥方各自規為千里符兵尚遠至于汴
河南渡遂分淮浙前茅文臣總管之名毎皇皇而憂
肘腋宰相督兵之命先摺摺而護腹心譬如噬鐵長
蛇已嘆芟除之太晚汲深短綆原因頹墮之相仍總
之棄燕雲于累世之遼胡虜當秋方熾增金幣于積
安之宋中原不免平沉英皇指顧以封椿怠主流連
以花石即今薊北燕南之地曾作腥風苦霧之塲勝
國運終幽冀乃膺天曰　熙朝祚啓封疆頓劃山河
驅元孽于黄沙惟存喙息奉降夷于紫塞聊取羈縻
燕都當内外之上游　聖代擅聲靈之冣勝惟是元

剌諸王之後蠢動也先况乎朶顔三衛之中寇營女
直開平興和俱徙黠胡為鹿為入河套東勝咸侵勁
虜如蛇如豕乃大同有嫚書之至耤湏黥夷及古北
乗要害之蹤傴戈都邑雖動王集旅未悲荊棘銅駝
然防冦重來務奮馳驅鐵馬狃以解嚴之日談笑於
議食議兵求其中肯之圖拮据在有人有地鑒惟宋
事勿待焦頭爛額之功固此漢基蚤防瓦解土崩之
患　一人審斷羣策僉同灼爾今猷睠乎往代玆盖
伏遇　皇帝陛下神明天鏡湖湘耀圖冕之精正大
魁樞幽冀斡璇光之柄才不世出業真有為箴惕𢡖
顔孕心源為作用典隆郊廟根禮制為規恢肆惟萬
目邊疆慨發躬巡之天語瑩精武庫獨栽會舉之夏
御疎虞之罪必剬特嚴斧鉞補葺之功非晚淏注棐
揄碩思千里之畿不免金甌偶隙寂切五雲之地將
析銀漢常清採謀臣隣漢代之關河有制酌圖利害
燕京之疆域雖防既失太寧遼宣中斷方强倭吞幽
薊旁窺犬羊即在門庭無事猶資于畫守狼虎詎容
跳踏多猳必亟于相離潞河東下通州一水處投鞭

之漸大爲北連昌鎮黃陂非立馬之峯稍亘西南交
流滂界[illegible]以内或可塞於九泥白石而還曾時窺
於綠路雖擊數有順天之隸不殊京兆長安然郊圻
無信地之名未似扶風闗輔宿兵重郡煥奮壤以新
稱托險雄圖緬今邦以古索不改一終之兆姓居然
三輔之規模先哲儒臣固有言而未用　明君審算
方因事而曲防復循唐宋之官名别嵩經畧受重軍
戎之使秩殷托簡書擇得三人立金湯而曷足分於
各路作羽翼以雄飛或起自田閒倚鞱鈐之風練[illegible]
按從庶職試伎倆之通長俱聯司馬之階森然闌錡
兼領中丞之節颯爾花驄當此騷動未寧正是顛危
不測類垣敗堡若何補以亡羊募卒徵兵須與整其
鍛羽芻粟供于蓐食勿至呼庚攻圍計于戎行常屢
淺甲潮河川控其進勢與屬勇之潛奸黃花鎮彌其
近鋒峻神京之後勁並向蕭蕭易水來環矗矗燕山
處逸西層策之聲銑欲涛起淨直北烽烟之色壁幟
高懸要使去而不敢再來惕息於風鳴鶴唳勞者獲
其永逸春容於海錫山鐔盡用武責文惟[illegible]與干戈

[illegible]與礙契相秉比唐家李薛之尚
花敍[illegible]行閒三將方宋季趙全之諸閫兹雄使節一
時銜賦山河左右錯而成繡大收勛伐邦家擁以如
[illegible]除消泰客之虹不必披圖於晳亢競安燕臺之駿
何勞許價於驊騮此惟計切邊疆坊先圻甸　昭代
與炎精全盛輿圖異世同符　皇靈與節鎮齊開方
略殊途一致風規在遠非以小挫爲憂雪恥不疑猶
思萬全是備者也臣等朽樗材下誤托棟梁鈍馬櫪
中空勞駕馭頃者主憂臣辱漸無一割之鉛敵退國
安悔不前薪之徙嘔心求議首策京畿借手前茅遂
煩　簡命敢不人人殫其智勇望塞路以趨趕處處
周其防維承天家以嶶業屯聯伍接已嗤二廣之未
宏近守遠攻且笑連營之猶窒若使　九重親勞當
歎息於亞夫故知一國諸軍總邊迎於郤穀用而不
效嗟逊日月之明人稱其官勉策風雲之會倘厩秘
計以攄三衛永抉根株出奇以擣北胡咸催爪距佐
邊臣所不逮怒如三虎之彪紓累世所風憂快比長
風之浪盡光任使不忝功勛凡在官寮略新綸而登

慰困思岡事期共效以勳施王上王臣行者既無辭
於彝鼎用人用策隣哉盡有感於椙摩擬里分疆內
外方憑保障折衝禦侮安危尤視勵勳不獨三面扶
維有如藩之資虮抑知諸司扃庇無減杞之與師是
識英斷之機宜詎止微臣之欣幸伏願永思鞏固計
悉黃牛徐養清和議消白馬君臣調於禺鶴恒追西
苑之遊邪正判比薰蕕漸剗玄壇之教欸呼韓於塞
下真稱日比聖人除突厥於幕前不侈天高可汗則
八方有安瀾之福奕世番磐石之宗矣

誄

右春坊右贊善泰華張公誄

萬曆壬子宮贊張公沒于京邸哲人倏逝靈氣欻收
暨于丙辰卜塋犂丘之西隅將閟玄宮盍悲薤露緋
公夭授璞琦人鳳趺宕雙眸炯炯頎盻而驅萬有片
語霏霏揮披而絡千楨妙與鳳瑟彝象空乎墊厚至
性少成弱冠褎然鄉秀旋擢南宮之王遂聯東壁之
珠庶常璽璽牙籤秘省翩翩鳳穀一時先進咸予兹
名鴻宗伯許領袖于後來紳緣槩秀沈相國呼謦嗃
于小友嶄𡾟崛曲江東歸已泣南陔北返仍讀中秘既
氷銜徵于翰檢乃冊府萃于校讎仿著作之清班廉
䖍東觀翔司文之仙署濟濟蓬瀛特注起居分史左
右螭頭灘灘雉尾步趨小省獨秉其尺裁大書猶光
其方冊況此時父校司馬之士子闢省署之班追踪
克咨杖履省華踊美于騰兮冶明允巳而分闈試雋
咨鍼沒于天機浮士同升通流灘于元氣賜沐而贊
從家食請急而久竚園藥還班之時宮寮儀隊于惺
橫經之席甲觀盧𧲣其編簉讀覆䟽之卜煜焜瀞磐

之兆至于玉叫禁苑伯仲詞林丘黄諸公書而中舞
則又黼黻之袞带藻火之縫削也乃腓病遂優訃音
驚播朝埜姚宋豹直若虛旋惜荀陳鵷文不永將珊
樹儀收於海網豈玉樓倍急於金碑修對莫測聲賈
已副雖伯道之數偶乏十步之蘭而嘉賓之才尤羨
一鳴之鳥鄙人既硎棄梓淺附葭莩慚銀筆之能宣
類鮫淵之有泣敢心絜炙拜手斗山敬攄狀而誄之
誄曰虛危之野載朗瑞星世德濬彩玉瑞珠璽生為
人傑神發于硎垂髫頴竪弱冠飈形一試再試于鄉
暨廷雛盧連舉都堀無停藝金駿骨天廐鶯鈴妙選
國華鳳鳴吉士握管皆班脩詞成綺密切五雲去天
而跬元老折節士林豔羨乃檢史曹乃注朝紀木天
萬閒宗檀攙梓楓陛萬幾步趨階𨸏況以楂槼上林
連騎一鉄琬琰一貯蘭錡武緯文經蟬聯帝里南宮
掄士桃李成蹊大者梁楝小而楣桷既經匠石繩尺
咸躋溥入酹國儁放非犆十稔青雲九陛丹梯東曹
羽翼以命以提綺園桑榆讓美蚤躋春華蓓蕾採嘗
維茲討賢揆聲槐廳徵嚮斗之魁機靡以兩兩不測

彼蒼佑德或爽響然列缺失于頃仰朝悼紳寮士悲
里黨胡靳其年而胤不廣蘭樹無芬薤歌孟㒿溯公
之才卓犖雄奇縉餘詞苑翃其幟櫳脩鳳未竟躍龍
可知紀公之志芬襲芳貽瀛洲仙籍鞶吐王雞精乘
疇比贊儀結儀艷公之遇奎躔璧宿遠炬分夕鈐音
徹晝塵壒凡流偓佺難追列公之業倜儻世宙忠孝
于宮孝克所援信友如篪箸綾叶奏嗚呼哀哉浮游
急景不必彭籛韓愰榮膴不必昂銓霞拖葛仍不必
竟天梓珍千木不必根泉士闢于世何短何延聲譽
騰昜結為大夆英通上清而徒潛然羣情所慟泰岱
頽為揮髮泣兩珠以倍妍濡毫成此雪不孫涇天聞
數渺入感理全榮或代壽愛必借傳嗚呼哀哉

祭適王氏三侄女文

嗚呼靈所托蔭余父余兄視余叔輩相毗以生而祖竜变而父眞樞逝者眞逅存者呑聲兄有弱息王秀蘭清自羇而字令儀少成母及太母黃鵠翼赞将及眞厲一病幾傾亦既合巹百藥而平佳兒佳婦琴瑟和鳴堇萱之勤未及歲再黽勉有無嘗食而惭蓄泉黎供羞大賛代用佐移天揆機相對閫内咨嗟咸宜無碍不忘其家時思叔誨余自梁歸究来環珮言旋言貧其奇且欸余為温慰别以之燕忽兩忽雪鸞訃遂傳聞其屬纊慘念各天祖母祖父有淚及泉未訣之夕母弟猶前故園風總異國霜鶴一生一死心剌骨鶴鳴呼生而父喪堂中未暦没而魂孑帷前落莫入非草木疇不悲作靈兮如雲随風易落靈兮如桂及寒易獲好物不堅善人值雹彼蒼萬仭尺寸難度既不及訣又不及葳悲兄悲侄鵑血猿腸區區一奠阻此參商未周爾生忍賻爾亡一詞代紼没者或詳九原之下庶幾靡忘

祭馬元介文

維靈名家驥子福地孫芝自髫而慧既慧且悳舞象之歲譽業已推芹藻斐起如雲斯彼塾讓其席庠屆其師所為結撰歎致姻詞一再應論鄉校英髮九達稍俟五色固奇况乎備美靈粹先知年甫弱冠世故洞窺匪豹也斑乃鳳之儀家珍國瑞疇不艶之余有侄息亡兄所遺早叶占吉欣逢結褵琴瑟機杼以紘以絲移天既善舉案且随玉童之祥種德而滋君家兮治余籍門楣一别逾歲忽聞疾危再更三月驚悼訃期靈之就瞑念我凄其余兄未葬佳壻仍虧而父洒泣令子先喪鴛影熒悴笋穉漣洏人非金石孰能堪兹詎獨傷没没者瓊枝詎獨悼才才者誰依詎獨摧折生者何毗詎獨痛憶逝者曾悲嗚呼靈之未瞑九原孜孜虎变既絀視此彪兒嘉者成孝上借覲慈伯鸞遺志下付妻宜生芻代致寘㵎享兮風凄楚些露泫繐帷

祭石太孺人文

維靈坤輿之氣亘于結儼女貞玉栗婦順春怡移天

潛德儒也白眉稱鄉稱族以惠以夷稿而解疑充佐
芳規潔彼萱堂芬此饘飩奧耕樂學內美斯毗少微
之彩寶婺映之燁然歎次瑞啓三芝同心和毓積善
穊祈萱芳桂馥堂下紛滋英英著膝閒不見奇獨秀
其文實惟季豹一鳴驚人習蛾逕敩南省鵰騫縉雲
選畢蘭錡之司兩軍諸校選將以材詰戎蘄效舉合
通簡東銓望邵八座文昌佇以廊廟鷹灘銀青舞綵
華要壽雁皤然卿月同照綸璽煙來翟衣光繞謂宜
奇齡海屋未涯馭鳥青鳥遂爾淩霞桂鬼之捲黯君
去華遽心𢡟白推實及遊鳴呼生而淑德集福于家
不可泯者熊膺淸姱沒而流美作範以遐名之所馥
彤管咨嗟頌且寧矣亦復何恨矧此光蘭方爲競爍
榮報未窮虹攜霞散施及九原衍兹華貫薤露之音
其餘三嘆其寺托分維弁儀心大觀驚訃咸悲思德
莫替聊附生芻實致總愓同辭以陳英爽非渙

祭毛太公文

維靈硎山挺異滙濆瀲英以流以峙相暎其貞潛而
脩德乃撲令名阜伯之誼好賢心傾張昭之廉[illegible]
遺榮古吳二七令代同聲鄉彥律敬家與陶型便使
其腹經爲子纂珠胎寓彩濯淵而明嗣君人傑南宮
片玉豸而乘驄駿也爲縣㔶立花磚氣凌紫禁侃侃
拮陳有直匪曲物論方砥砥兹流俗持斧以驅義無
彳亍于闕于滇遐幽必燭海射璣長江爲金浴乃畀
蒭節三驕析木日畿之光光風謏謏臺端所懸咸稟
義方思其辟咠奉以裹行獨擊之鶚後勁斯張返哺
之烏前徽可揚繡而杖屨㪉最勿忘 國恩及世臣
節在常一門積美 褒綍益昌椿年未艾栢寔凝霜
簡書之重內怙而康翩翩一鶴俄其雲蘇仙路斯杳
人寰虛注矯矯一龍留爲鱗羽沒者未竟兹其畢樹
翁所栖與燕京鴉鷺翁所屐履酒城洲步翁所囑遺
朝深兩露翁所垂芬名刊竹素南國以白瓣香以赴
北都薦紳望風而涕人有同悲神将反顧其締契哲
嗣倚王嗅蘭拜牀或阻指囷非難[illegible]風而淂大
端宛其酌皂而親大觀今其已矣[illegible]寒三江渺
渺執紼未拚陳詞代酹念以洗瀾[illegible]濤以鑒寸
丹

祭曾二守先生文

維靈龍山挺秀牛渚澄清托于華冑應期而生腹存
經術口吐菁英覲光利用賢關遜名諦為之試絳帳
在黌以文飭吏琴鶴翱行縣花如繡若製而成循良
佳傳鏘玉其聲遂侑名邦驥足斯展祿未奚蕘倫然
游術五馬五驄分其光顯江州比蹤廖西亞踐王門
之裾風規自緬其醴可陳有驕亦蒴歷試勳多食報
應膺嘖其克相內美斯同自彼望族以光儷鴻始依
容臭終附花駿幽潛顯赫一德在宮引機勸學絲纊
時叢耶錦喻政黼黻日崇移天之寵遜及厥躬翟衣
燁燁錫被壼中功令有限福佑無涯蕪天昌後接萼
聯範一枝秀起煜電飛霞南宮魁宿璇斗光華為機
為瑚其兆伊邇胸羅世界識閱恒沙經綸唾手風馬
雲車符而有采語則擅家燕許李杜四美齊茹子桂
芳鄰孫枝榮茂玉笋蘭芽如簇如豆星聚荀陳其芒
達畫南極寶發相輝福壽八百春秋仙軿亦就人數
天殘頎穹何致翁為崑圃流盎為河世溯其潤靈派
璇波毋為若木蔭照為柯世發其彩玉綴瓊羅朝嘉

純懿沒而猶多治民可譜貽于可歌野歆盛美去而
不磨家有鉞鏤士有菁莪軔之載移爭為執紼居於
此邦其誠孟後令子蘭交襲聞務鼎至入山賴仰見
蒼蔚閬苑瑤池天風旁拂悲而寫之心逾于物仙路
無留人情則怫玄漠鑒之靈颷以款

對

房山洞對

余客於易有向余言房山之介萬山嵯峨蔓延中忽豁而儔居殆行者指目以洞不知其名沿迤而入數武漸以通朗久乃遂然徑術曉暢與陌上不殊仰視天日俯視封畛雞犬烟火宛同人世入者訝之謂此必燕易僻境耳問之都不知何許乃皆屬洞中出而與人說異人益往覓其境竟不知何許曾也余聞其言將涉而驗偶不果人有詢余者姑以臆對余謂桃南北時時闢山中洞谷之異有各成形貌龍鳳佛仙不假雕肖然未聞道路人烟聯絡如爾也則亦武陵漁人之所覯耳漁人洞中所遇尚得其為秦人避難兹閔然不知誰氏焉漁人歸述之官遣覓不復得兹則入趣而踏焉而待不悉其何因者昔若隱而偶著今若著而終隱夫其著也而隱之為尤異哉勿亦秦人不能忘名猶以醇朴山川使喧澆之人耳而慕之尸山洞中併秦人之名亦忘不拒其至不杜其續至而來者之人無從摘之亦無從涸之官亦無索民亦無

競乎向使秦人亦不自稱何必煩吏人蹤跡始迷其塗乎房山洞中所尤異乎余不識名為何如人而聽之如此則亦聽述為房山洞中人可也然攷之志燕地大房山有孔水洞其狀頗與此類金太和中忽有桃花流出鮮如錢塘房山之洞無乃亦似桃花洞乎而其人竟不可攷矣

頌

討雨頌 有序

戊在乙卯天災恒暘而易淶之介幾于千里赤矣郡國枯萎軍民枵腹請禱請賑之疏驛鮮虛辰發廷發金之命 廷無寧日勺水未霑於涸轍流金猶慘於稽天老稚四方饑寒竟歲路旁之木皮草子捃攟若飴竈下之塵垢秕糠雜揉供匕市廛盡褫門戶朝緘富怵夜半之篋舟甚且明明席捲貧趨日中之奇貨抑或擾擾蜂屯況乎東省流移哀聲載道望廬而嘆不如飛鳥人憐計日而炊豈有餘粮彼貸平糴煮粥晝餅王危拯災恤隣長鞭短綆上下浩歎歷冬逾春訝五月之杓然如大盖熱憂頻年之罹此時日偕亡所異者天怨隨以雨沾濡徧于遐邇灌沐切于肌膚愛不勝欣作頌以紀

頌曰旱而潦潦易水燕山寸雲漸拓幕野聯巒矽引如縷旋密如攢豐隆迅震列缺熠丹黤黮之內黑蛟若蟠傾盆不已馬鬃激湍須臾盈溢凸凹一渴巖飛瀑布河變安瀾炎蒸頓洗六月生寒衣輕思纊衾摊

坐嘆匪徒沾浣以裝曠覩四境咸喜渴待梅酸千畛決入餒得酥團淩晨鹵斫麴以待乾炯拂禾黍已若可餐傳聞市價減直匪難郡邑守長飛徹上官雄慈所藉膏澤隨軒摩盩首羅數滴不愆乘茲新霈湯以福田為雨為霖不獨在天

銘

座右銘

澂襟以牖月注目以擔雲月舒而隱雲住而紛圖史萬帙委之塵游之新屣履累日對以賓盈以人林坐隨置靡喜靡嗔丈室隨方何屈何伸福謙禍盈世人存而不論爾其借之為地文謙不必福盈不必禍世人信而競云爾其勿傷之以鄧斤大患緣身無身何也區區存之信之斵木而非斵輪惡乎能無身吾以任之身且任人之各身

雜文

釋異

易州之西北山中有乳水洞洞可四丈闊内有石槽十二山中人謂每歲以正月望之次日自西至東循次而占十二槽應十二月何漕涸則何月旱何槽水則何月雨占多奇中州西南山谷有坑大如輪坑中四穴以應四時之風春風出東穴夏風出南穴秋西冬北亦各風出嘗有僧法猛入其東穴見石堂石人屹然相向欲窮諸穴忽聞厲聲止之者猛遂巡返余謂二事皆異亦皆相似而厲聲出於穴尤異然以詢居人若有若無乳水洞之卜旱潦也則乙卯歲州酷旱而聞有走占於洞者焉云七八槽皆水是年果於七八月多雨庶乎不虚第亦耳屬非目屬惡乎決之以臆四穴之風或偶有之而穴言囁齕不審人也神也非復可以理測矣余嘗以天壤之異事不可謂無而恨其每徵於聞借使異者常常而見則亦非異正以不見為異也所可論者陰陽之變耳宇内靡非陰陽而變乃不勝窮風雨皆隸於天水穴皆隸於地天

陰地陽而十二干支以〻四時陰陽各錯其間槽耶穴耶易向而遞推者亦陰陽自斷自竅耶槽而穴風陰陽各叶造物之巧黠羸者黠橐之耶空穴之語譬之空谷之音絶無僅有然穴陰也陰極而陽若有人以詔之造物恢譎總之陰陽所淆耶且天地之感縶亦多端麒麟應日方諸應月鯨出彗見鰍盪雨晵此皆以地致天也大抵陰生陽陽生陰陰恒先之槽與穴其先者諺以天翁地媪翁若狗媪者耶惟地中有人終煩疑竇經之載貳負也傳之載俞兒也皆不可信而管仲劉向見而識之耶山溪果有其人穴中遂無其人耶茲不必過疑耳乃天下亦有偶然而侈傳以為常然似是而確信以為真是象罔雖神玄珠竟幻甚至齊東無故丘至相訛此又變之不必徵者易州山中之異存之而已

募疏

易州廠重脩北嶽祠募疏

易州迤北山廠峙居北嶽舊祠源泉之側歲年久歷類圮實多惟部使者傳工汲汲乃以需用浩夥捐俸未副其丹青施予率先諭人遂殫其黃白夫千金之子戒檀越于浮屠一介之士亦功德于橋路況茲北嶽鎮曰恒山視彼三公巖壑屹如袞命通於太乙精靈佑以洞天崇而奉之帝王之典禮也玄而祝之寰宇之皈依也既廟貌於渾源復瓣香於易水前啓重門後結雄宇以堂以廡備極竑深異時縹碧之觀左新紺赤之容猶肖伏臘傾手城市盻蠁把手几筵蓋瞻崔嵬而不至則咫尺於一水之晶熒祈福瑞而非遙則步趨于層櫳之儒羆忍使黯黮斜陽之色趑趄積蘚之塵耶環源泉而托處者非縉紳衿帶即閭閻農氓也士習嶽降之理有尊而無褻民休嶽神之言有祈而無背睹茲剝落共切徬徨蚤立幟以為標衣冠鼓而倡舞旋依壇以為宇隴畝歌而和言慫慂冀尾之津辰星占吉激揚淶易之浸德水毖靈聚銖兩

以成京垓積縷絲而叶苞絡神將佑汝人其舍諸夫道在所宗紗牖不言其利情均衆向誠殺不必為私然以德以福總屬元氣之浸涵且信且徵益著神工之斤鑿故告士迨人緣雅通俗不滑不濡削疏詞披揮大義繹緩疏指乞貸群情非同應劭之荒唐要令家曉其故妄附鄭僑之切近姑假史致其誠文不俟竟功已叢来蕪易居人固具黃金之骨救簇猜鏐不借綦粟之嘗圜成聖果特借吾言以為符節云爾

連珠

夫膚寸之雲霈焉縈而不吻澤盈尺之肆朗車乘而不銜光然有數五里以為霧猶稱人焄鍋片玉以為鳥竟慚天巧雲霧皆敷于清虛非雲噓而霧組也禁鳥皆生於博大非辟澗而鳥枯也擾雲者化工為禽取豹養之潛而已懷辟者物華為從取散飲之質而已

夫郭廓為用致謹于微瑕鋒鍔為用乗銛于大割故視之倍厚玉所以毓其至精酌之不竭泉所以濬其利物藏不固則腐草之光易消裁不敏則鉛刀之鏌易靡薄無取于雕鈒涸無取于落潦是以君子遂蓄以立坊止而非止焉廣應以致效有而益有焉

四品稿文卷之七終

齊北李[illegible]

啟

薛青翁制臺考滿加御史大夫兼兵貳賀啟

伏以寵貢如綸司憲與司戎均重望崇貫斗明威將明法雙凝瞻自鄉胥頌同峻岳恭惟台臺軼門濟拔砥柱嶙峋明時利見蔚丰采於從龍儀表用張揮謀猷於貔虎銳敏以佐天樂咸仰大成王尺以符歲功[illegible]閫底績堯北闕西逾六載帝固韋此金湯標[illegible]而穎特恩久光欣於袞黼遂爲副相圉犀彰以駿雞仍縮兵樞屹豹戣而散霧九卿高第方階漢室之大夫六正崇勛惟籍周官之司馬士紳加額疆埸畝心綦久倚二天倍歎一旦竊比花之知笑未敢近攀僅同鸞之向陽極傾遠懷合詞代慶希垂鑒於大方獨念酧知竊分擇於函丈

陽和制臺吳節翁候啟

伏以風雄紫塞凜斗斡於燕雲日麗朱輪煥旌飛於冀蕩瞻雁門而切忭忱見使以適中恭惟閣下濟河萬頃恢襟宇之汪洋鉅野一泓涵神機之朗徹幾年驄斧猶仰埋輪千里金湯特資鎖鑰夷清合於尹任望屹恒山杜斷加以房謀勛高獨石甲兵胸貯用隆司馬之階綱紀手裁兼領中丞之節出魯齊而寄燕代東西將相一身論德險而悉苦井文武綰經萬品卜兔消其觀望制以先聲居迨奏其清寧還于獨座綦雖桑凤附若木時遙須緣比壤之餅憐二天方幸茲仰中樞之蘭錡一介為虔負日成暄因人獻曝伏[illegible]越鳥或垂分於枌榆高運泰鋼得通忱於肝胆

與高裒白太守

客秋仙騶過下里匆匆未盡東道之雅嗣後遂爾渺然頃楼邸報知季兄移計署欣同曹之藉未久而淮安命下矣覊東易水庚癸拮据倍於荒歲鈌署一介罪良不貲兄絶才異學不減王新建郡符之剖以顓兆耳不肖碌碌危全握籌溺職将来未知稅駕大巫足驅造物不審肯提小巫門竄間否尺牘用申鄙悰并致戔戔臨楮仰司南之示非筆可殫也悚切悚切

與少司成公孝與

頃聞成均之命旋知騶從已入長安料光莅橋門有日矣仁兄宏鉅久切東山一朝崇陟爲鉉仰止非私語也弟近日風會波流物情頊刻較之昔日頓似不同兄固遠識亦云然否昨閒軒車過敝里以里舍無人恐缺芹貢以饋從者易水滹逬咫尺都下又靡獲促膝奈何弟欲埘兎全倉曹分計局間寄重日切呼庚既似爲貧而仕又非抱關可比弟之不善行蔵如此一轉外吏會且拂衣無一可爲兄道者嵩力代申詞不竟悰惟有蘊結

與宋身之民部

別後四奉大札其前三函未經裁答以来役未索也想仁兄雅亮之耶星莫如雨易飛難駐都門聚晤今已兩逾春矣人非木腸孰忘蘭味吾儕兄弟締交天緣而會合亦似天限陸武熊中不獲酒人和歌奈何仁兄雍容退食亦時時念及畺場之人否珂王如服料多佳韻其示以除我俗癖也京洛仙舟日與何人聯鶣亦乞併示使弟浮窺餘馥何如尺幅之㡱戔戔用貢聊以當梅贈非敢云蘋釆耳不盡不盡

答公孝與司成

昨嵩一力薄貢易釀烏[illegible]已達几下忽使来翰注般般且姑戕之賜比於投衣即綈袍未足道耳其別發釀薪之値不敢存乃[illegible]釀薪若干付使者去吾兄札示風會波流且謂一出非本懷旋闕去就次仕宦如棊枰亦在人置之也弟僵蹇倉曹困於牙籌呼庚之喧寂無常夫已之[illegible]未定況中季緒紛兒女稚弱加之脾病[illegible]蹼向[illegible]幾損右目近日面孔殊異

疇昔乃仕宦真爵爛耳惟保歲寒庶幾不讓臨楮局
勝繾仰

與周劉二進士

易水得南宮捷音如獲璧也片玉剖光璞質借燿恨
不翼而前且以躬睹盛事耳敬走短札以申遙賀五
雲之多一芹之少乃故人寸心勿視為尋常梅柳也
句臚在耶洗耳更聽其煥萬言以續三捷

與劉太學兄弟

久別芝宇日切葵心忽聞令弟賢壻之變驚悼無措
才而翻折蘭玉纓悲況下未血胤煢煢孽影上有亡
親哀哀素帷手斂致一奠尚阻生芻其身後之事全
賴金昆料銓錫友于素孚無俟鄙言耳惟是回想當
日朱陳何其修望今竟如此兩姓夭淪彼蒼莫叩臨
楮嗚咽春風並慶

與楊稍水柱史

自拜遠光儀仰邇之忱日切雲霄須知驄從已迓都
門咫尺盈盈借深依慕而鱗羽未附訖訊尚稽罪良
多也惟鴻猷撑柱碩畫駿業中外聳埋輪而同推轂

殆非一日芬馥流傳復以領袖風雅古人三不朽我
翁兼之矣不肖偃蹇之人任切呼庚時當旁午每以
溺職是懼不審司南肯一携敗北否敬効戔戔用申
款款倘蒙淵涵海茹無任翹結

與亓靜初給諫

頃者不揣微劣為敝門生紹介方切淵隕詎期海宥
也惟臺下春祉茂明新猷彌駿龍門高峙玉噬雄飛
在海內得其一字為袞況桒梓而叨盻睞者耶敬申
短札用表長心深愧戔戔尤屢凛凛不肖拮据疆場
萬未一效首分溝中之斷難附桐尾之焦縱洪鍾廓
然豈可飛扣未審肯一垂天韻煦此枯株否也臨啟
無任耿仰之至

與民部王肖乾

日者易士乘色矣得王成萬金之餉而投醪可知惟
是按期而給纔了客歲之稍三春未有一也計此時
京帑方匱東省擬蠲吾儕適丁其會不惟桒梓陽九
抑亦疆場百六同憂一體敢頻索之台階下乎乃以
為士伍所覬又不得不號于知己者倘曲注焉大雄

慈悲浮圖萬仞矣易醻者流台丈夏時爲愧不敢具
啟悚惕不宣

與孫愷陽宮允

客歲軒車駐珂里以知遅徙遅而台旌蘐矣昨台從
范陽近在咫尺匆匆遺致從者之犒寸心未展萬一
兹計晝錦烨於眉睫而弟拒衣阻於跬武盈盈一水
傾吐無從敬走短幅用申積愫非敢附於藴藻或可
抒其霜雨耳弟拮据易水日切呼庚弱子弛擔方覬
新命旦夕將以過從春風玉塵依然於[illegible]
吏一噚聲否年光頃有意翩翩而來乃弟固有緣婜
姍而往也臨啟綣仰無任

吾既濬字計曹

灌耳香名啟心大雅何幸游附於省躔而且分司依
王也方欅走一介用表平日之仰止併丐咫尺之咳
唾而珠隨風至霧從月思此豈敢承於鉅公者時以
相代未有其人稍需旬月當馳領司南肅兹奉淚乃
冰壺玉尺已瞑透鄙人心骨矣不盡綣謝

與楊崑阜宮諭

歲前一致訊音嗣後郵筒寂然乃啟依之切靡時不
在鈴閣也春風惠暢王瞑珠馳襟吐舒卷非麈閒所
有自愧疆場之吏俗腸未滌有穢仙籍可以法水洒
之否偶以易州兵使解公陟徐淮臬司其人才譽烜
朗諒所素鑒不肖同事者逸大雅爲一言贈之木天
高手倚以倚鳳樓者脩吾雁塞增光不啻矣別具一
芹殊慙輶褻不敢附于宇絹相酧抑亦爲野葵相向
云爾倘不麾而存之下悰幸甚

與王立宇侍御

客歲尺一奉侯方恩輶瑣嗣是一介缺然春間之札
爲赦門生紹介而區區之悰未嘗也時已夏矣惟豸
驄氣色暢以風雲冰徹王澂炎蒸自栗敬脩毫楮用
訊于淸㕔下竊念弱植尩全握籌不效內計如霜恐
小草先折所異遜存不可言喻比望都門無任翹跂

與平山苗明府

恭惟花封再煜鷺序行遷常山易水比壤非遐而口
碑鏗於耳焉俄接翰札注念同袍感且莫喻惟是睽
索已久晤對無期耳弟拮据荒鎮綿可弛擔自笑尩

全獲同薪積每想浮沉離合又成萑葦兄其何以誨
此斤斤者別錫過腆拜受悚然所諭馬事已由致之
當事者肅復併以鳴謝

答陸中甫庫部

向聞台騶已入都門咫尺懸仰緣拮据荒鎮以日為
歲隨叨一命即當返轍乃一介尚未將也弟罪不可
贖矣忽承翰注感而悚焉惟臺下望隆資優蔚為卿
材也弟偃蹇庇全其於仕牒晴零寄戶耳雅愛不棄
或指示之俾勿迷謬則所藉同門之惠業甚當即嵩
人請誨先潑不盡

答夏茂才克封

碌碌塞垣隨牒量移功名之念已灰溫飽之圖非願
而宣髮漸疎稚兒未立視一官真嚼蠟耳然又不能
即便拋除又如蛛絲尚罥自笑自嗟仁兄煦濡將無
世情相勉耶侄輩原擬碰席待師而會不果恃大愛
能雅亮耳念仁兄齋居脩姱附具一芹用備螢火弟
東歸亦不入里握手無時惆然魂銷

答宋先之

還荒歲而撫驕兵如以物止兒啼啼竟不止韋滑弛
擔而去此亦弟庸才一快耳頭顱老大萬事無成又
值世方憂亂自念溝中之斷匠作無用朽焦兄素惠
我無乃憐其脫而慫耶入都當不遠以歲前老母自
易歸里今欲至東偏而候以同行亦不抵舍中老母
自先大夫昔遊京華里今未得重遊故乘便稍附崔
與之意愿念敬陳瑣瑣所諭二士即致之當事者肅
復主臣

與姚郡丞鳳吾

午日遠承豐貺遂令蒲艾俱芬感出中心未及面叩
竊思清署薰風芙蓉淥水政暇含咀靡非芳腴乃盈
盈易水不得時親武庫蘭錡徒與數千疲伍日鬪吻
于索哺之事固知大方嗤其陋也郡試在即聞借爲
重伯樂營於天機將無駿必有應者偶得易州定興
數士皆其駿足敢以薦之几下或蒙收庇抹中幸甚
臨啟悚悚

與公敬與中舍

近者訛訊頗稀然雲抒霞吐時在眼中第未獲麈尾

耳千秋大業海内盛名吾兄得之不必以目前博局
雉盧介意亦無俟弟言也弟塞上碌碌纔可抛擔但
耳邊不聞索糈之卒東歸途中時聞鴉噭亦可入都
或在秋杪先此訂連床之雨耳一芹聊代面覿幸哭
存之讀小東詩美艶不已謬爲一序以資嗢噱此亦
抛塼得玉耶延仰延仰

荅張鍾石計部

別來再易寒暑忽接翰札如獲尺璧而弟疏節之罪
百喙莫解憶吾台文文心逸致沖度靈襟當此覩序
獨適蕙風弟局促易水綫得釋庚癸之念背月吳牛
可以不病又賴案頭尚有佳箑染墨借以淘汰鄙俗
爲快台旌計不日將蔌向平原弟自易水返不審尚
可及一晤否也綣仰何如

奉大中丞王憲翁

伏惟閣下人龍利見德鳳翔輝建節常山流恩易水
其撐柱則回天浴日其生成則豈王荒穀也海内儀
之況于燕趙所隷部下皈之況于繫屬尤殷者其以
淺庸之人加以偃蹇之戾非借玉尺裁正郢斤痛削

將安所施其手足而措其步趨乎隨牒一階捫心千
罪曷足涸大化之靈府而溫然注寸草之纖生欲聒
謁堦墀奈羈凷尺寸敬申薰沐用代匍匐緣仰之忱
非韻可盡惟有祝袞黼之光登正台席牛馬之役永
得摳趨而已臨啟無任屏營之至

荅杜參戎

叨投塞垣得吾鄉丈同心共事真斷金臭蘭矣惟麾
下雄踆大度自是萬里長城不肖庸儒握筭無一善
策綫得弛擔罪已罄竹韓王孫馮大樹勛名爾爾而
無鄧寇爲之轉輸也不肖真自愧矣東返指日忽損
腆儀故人梅柳之思無以代別敬領三四用志寸心
拙句二箑聊荅來美臨楮䙡㳿不知所云

荅姚鳳梧郡丞

讀臺下之書知其爲張茂先挹臺下之範知其爲郭
有道曠前依後時邇風神則蔣公琰元紫芝合爲一
人當吾世而得之及此身而見之非天幸耶年餘光
霽忽成萍梗不肖馬首且東矣方欲嵩申別愫而忽
厚爲贐腆儀情文益郁頑何德以當之惟有望而九

頓再奉玄談未卜何日束裝尚可遷旬或得一侯儀從于易水也先附訂約更容特展下悰臨楮繼仰無任

又與姚鳳吾

相距咫尺依倚歲時而驟駒忽唱萍跡靡恒不肖固惘然不堪臺下想同此別緒也思杜衍南武庫蘭錡何時復連榻坐人惟有祝丞借南宮之署以飫函丈之教耳弟恐不肖非能久作長安客者東西南北抑又未可知矣種種下忱敢托芹曝自羨自臆願臺下茹納之別有二箑聊書拙句用見鄙念萬一非敢輕溷大方臨楮盥臣仍希暫晤不宣

荅王黍戎

季秉飫大雅而依雄殘郤穀半神宛然在目愧無能爲役耳馬首且東忽蒙緘貺何德以當之惟有九頓敬載三四以志隆情塞上將秋關山映月涿瀛道中一步一思睹折御而不能不咽隴水也臨楮神馳伏希崇炤

與繆當時太史

不肖弟於仁兄真傾蓋如故者也荏苒易水已及瓜矣滿擬入都大遂傾吐乃忽聞仁兄偶有意外橫言已出春明之外弟謂仁兄清婷端令令實吐華一時人流疇有先者風波之來直飄危耳曷損氷玉曷塡芥蔕惟是心交悵惘慳此良晤而挹擘不平更有甚焉又念弟素爲人刀俎誆以病染仁兄耶願珍攝以慰故人易水盈盈未得折柳於驛武柰何別具寸芹併拙句扇頭用見萬一臨楮繾祝不旣

荅袁東鹿曉屛

蘭心筠誼復得共事一方殆有天幸弟碌碌塞疲無一善狀隨牒一階便可弛擔乃荷仁兄注念翰貺雲屬何德以當之不敢冒受亦不敢都都有臨風九頓耳仁兄氷心松榦借易名邑諸凡救荒防盜備極苦心而操履尤皭然不滓畿輔有此卓績何必漢循馮翊也當事者稔知其美自當旦夕償以高宿華署矣弟馬首且東阻于咫尺不獲與仁兄握手以了種種但願大雅時時好音弟雖庸劣甚然不敢妄自菲薄遠于君子倘分教誨藉以持循不至貽羞石交所感

不當使旋勒謝翹跂神馳不知所云

與馮起衡工部

叨隨舄履飫領珠璣自謂易水之緣殆出前定至于左提右攜披心置腹不減鴒原之義則尤不肖生平一遇合也匆匆拜別未及展情悰於萬一由梓里入都門宛如梁月清光咫尺匆亦情之所注去而猶眞冬初為期可以不虛息壤否易州役旋肅布萬一秋颸漸厲千乞珍重

荅宋瀛渚司使

惟臺下宏材勁骨巍然紳佩一見傾心非因介紹徐沛之間何幸而得借大君子牙籌玉尺也易水方旋京邸未定華札臨之有如自天而降且讀且感不啻為霜為雨況言言經濟乎洒然鮫室之珠挹之可以盈掬臺下眞一片有心人不肖弟仕途敗群無一足道不審尚可煩大君子湔浣否率爾奉荅不盡仰瞻

寄宮諭趙嶼陽先生

春初一遣訊候詢是渺然莫夏秋之交由易水抵燕都尙南鴻尙未有至每經過吾師舊邸低廻溯想當年函丈之領受今日一方之離索見見聞聞寸心紆曲非可借毫楮寫盡者歸而取笥中所緘吾師之佳墨淋漓沾洒一幅鮫人綃也摛而成淚安能持寄千里耶計東山屐屐飄然雲門諸峯之上旦夕公論慫慂恐山靈不能留乃物情如此私衷扼擘又用是介介耳別有所述不能竟韞臨啟無任瞻仰之至

柬劉青岳

惟世兄請急鳴騶將發不肖弟初返京邸匆冗如蝟有情未致無念不深荅儀何敢涸世兄拙句一章聊代驪駒乃遡家若沆瀣而知己若蘭蓰則未竟萬分一也世兄其亮而教之非久還朝匆稽珂玉祝祝

荅公賓王

一朔如雨屈指歲華不可以莫計也頃自易鎮返燕邸正臨風思塞上之奇而緘貺加焉使客心頓暢至讀扇頭佳句六六玉屑霏霏再拱大刻百琲叢矣因溯雄風正阮瑀軍書王粲詩子九頓以謝冗中亦謬成四絕奉酬采美可令奚官置之馬矢中臨楮悚慕

荅邢素庵分司

侗聞風戲振剔易水之上士伍㱃心不肖弟惟有加
額達式而已司篆縛人日夕隨大司農辰入酉出如
童蒙之東塾師将来不知所税舍名丈知己幸有以
教之狂風仆㠯陽坊占者以膜以兵春明門内烏睹
書諾之服也對知己不覺縷縷如此馬符之賜感出
五内臨風仰遡弟祝加餐

答阮澹宇分司

實臺武庫羅胸化工在手明體達用居然人傑不肖
弟自未通籍已知荆州之重乃不謂實家追隨獲覿
謦欬也無奈函丈須史路水旌幢徃矣盈盈駐步謝
若河山竊聞諸所規畫酌虛濟變善然而中私心㱃
慕况署中前徽使不肖有所步趨惡見型模阻遠耶
不肖弱植淺識加以資俸在諸幕郎之後囁嚅譾謏
如喉含骨碌碌已逾數月實臺不翔為教而溢詞相
加孤鄙顧矣烈士知心形骸不間弟以僑札為祝暴
覼縷不敢不受抑亦紵縞之附耳顒謝不既

東王亦房

佳名謀人耳昨走候尚未獲覿面於馬仲良所得寓
目佳篇其工致前無古人而愧不肖非知韻者耳承
惠諸刻如獲百琲真珠先謝尚容面請但以不斥魚
目為祝

東呉福生倉曹

署中不獲時飫教雅然片語霏霏亦領畧多矣日来
讀佳咏如睽王向人使霜雪不栗謬成數韻袖澁三
日未敢還請斤削然廣大教主應不棄人敢書之扇
以請惑引未審可希物果否也惶恐惶恐

寄答趙嵋陽師

復得師翰宛然函丈雲門也長安公論漸益明哲紛
紜之局自當覲一吾師東山睹墅竟為國工指書矣
紵倸之諸公俱致意訖門墻陶鑄恩分獨深而不能
効一臂之力真如弱子負二人作歎何言南望青齋
弟有沾洒

答徐嵩縣吉謙

桑梓之誼加以山斗之依曾于濟寧道中傾蓋心折
今謦咳琅琅屬耳也燕都翹跂方殷台翰忽至如披
雲見天况爲既貴之又如瑞露之洒矣至于樵刺過

勞大雅垂寄千里不肖何以得於知己乎則又芝蘭之好或出風因也九頓以復

寄王季木

客歲易州一得仁兄手翰至今夢栩矣公論久明東山將出料其爲期必在春初弟於秋間已入都門碌碌郎署不止二毛老將至矣雖肋未捐自咲自嗟遐思仁兄輞川之興多向北湖近聞遨遊濟川新篇玉屑益臻妙境而弟尚未獲一目則又自愧歲後行盡懷人轉切敬爲一緘托立宇年兄致之尺一雖往未

知何日始達令人益爲淒然大抵吾曹踪跡既多相阻所可必者情悰耳所可寄者言語耳情悰言語原與世殊故可必亦可寄若紛華浮慕則已久讓他人不勞更以相勉仁兄勿謂弟尚爲腐鼠之嚇也故里薄田稍增囊中枵然如故或二三季內決去鹿裘其中生事說矣酸子自愛其芹仁兄他日舉業就緒亦與同老濟水耶捉筆縷縷頗知已勿訝爲拙句肩頭暑見遠心

寄丁化宇太守

自庚戌以來屈指七載南北踪跡不相值也惟麟符借焉近在上谷每從燕都溯行部之光黼衣帷褰宛其可挹仁兄長才勁節萬里須臾耶名郡之飭猶其小試也弟碌碌仕途垂老郎署眼赤腰黃如歧千仞仁兄浮勿嚌之倘憐而拊示垂甚金水把捻高君者儒而俠舊在易州曾識其人埜下可一嘘植否知宇下必有鑒拔亦不待弟聒聒也

答楊茂仁

初秋入都以來再奉來函再損清俸感何如也弟碌

碌計曹每念榆揄之羽至此亦可云飛之至者不敢復謂卑栖弟從風露月霜之下思仁兄婆娑手板鳳而棲枳驥而伏櫪恨不欲跡之青雲乃自顧地位爾爾詎足爲一臂之效幾成莫助徒有永矢佇旋肅此起居惟頗耐以須之竟有出頭之日別論無不袋心頓首以復瞻戀何極

答洪別駕

易鎮共事時時聆謦咳而依丰采凡所爲開拓逢心撓推鈍步者不能更僕數也別來羈束燕都一溯紫

荆金臺之地露冕行驄宛然在目而咫尺山河握手無時言之邑邑忽接華緘諄諄道故鄙心之望十慰其九況朱提見貽尤破格之渥耶台丈弘才直識屈在題輿崇階嵬階方足展驥如不肖碌碌板曹短長勿論矣愛我何以教焉尺幅代叩不勝慕向

東方希訒民部

署中追隨時聆珠唾第以東西旅寓寥廓不獲恒親函丈爲恨頃承賜家集盥誦迴環九竅之塵都爲蘭露沉乾藏如世珍奉以師資非九頂能鳴其懐不揣妄成數韻焉上請削極知瓦缶之音宮商不叶乃或以引簫韶之荅未可知耳倘大雅不棄將洗耳以俟

荅宋定州

未獲識荆久切傾日頃在易州不揣以竽擯涵記室万恐唐突乃大札隆儀斐然及之此之爲施于格溢矣不肖有胸無心亦當銜結哉楊君荷二天之庇真如泛芙蓉依綠水此君原爲布衣交昨遂于尺一及之亦其縕袍不能已已而臺下不啻視以屋烏乃脫穎之知矣以泛以依不肖如身受之則以身代謝之

望風神往銘剌不[illegible]

東荅方晞訒

[illegible]凡坐中忽得佳箋雅韻拊[illegible]秀色才[illegible]琅玕此等風調當貯之氷甌雪椀不[illegible]月弟塵襟自媿無從求薔薇露盥手耳九頓以謝尚容登堂請益先此復

荅曹參兩銓部

都門過蒙二天之庇其引手齒牙增色朽木真施恩不報矣台旌榮發以公冗未獲隨羣公之後一祖春明方愳不恭乃遠翰娓娓念及公庭臺下之於故舊不獨俾之彈冠抑且煦之挾纊謹九頓以復至於永矢區區義士譽其已事矣

東荅米仲詔工部

頃雖未奉函丈之教而時于他處盃酒獲挹丰儀[illegible]心已久乃復蒙大雅錫之名篇揮毫[illegible]李杜鍾王芭於片楮不肖弟何幸叨茲奇瑤也藏以什襲恐其龍化塵俗人無福消受耳九頓先復尚容面悉

寄答楊脩齡柱史

自驄行貴竹遠望南天皈心舉業蓋武侯聲孟虜之心伏波淨五谿之亂我翁續而昂足也尤可羨者以埋輪兼抗幟以珥筆兼握籌屈指人流寧復多見乃冲札隆須叙殺貴及注念同籍又識台基之德矣徼天之幸冢器先生追隨盡省嗛王時親每相溯黔雲而不能縮地也統此聡謝無任瓌草之矢

答許孟昂司李

前歲遠蒙翰貺翩翩自皖城而至至今几案尚馥然潤也再入燕都頭顱漸老桃栽非舊蒲質非新仕路蹉跎之況嚋與倒囊而訴者中鄉光霽當此春色宛如縮地時時縈人懷抱竟付泡幻柰何偶中鄉人來因具尺一借為洪喬令弟諸郎並不及各裁南望湍流以免浮沉為祝

寄李秋羽孝廉

一別如兩即梁月亦成蟪蟪卯秋聞鹿鳴之音洒然似披霧而下也春初自易水遣尺幅為訊而文旌南去矣潁陽風月抒吐清芬顧何能挹之以浣燕塵汩汩也故人伎倆老婦拓枝東塗西抹都乏姿韻不足為大雅道者偶中鄉人便第叙其離索如右情悰萬斛不能傾寫一二惟願勿忘息壤之言令諸弟併此致之

答尚輯襄廣文

離索之日屈指八季回思都門握手晰夕傾抒彼時公車之吏嚋有如我兄弟者不可再矣梁月驚心竟非真狀為之悒悒惟季兄長才遠志頻首廣文鄭虔不遇李廣無功而弟碌碌閒曹不能推挽徒切愛助柰何所諭即與人言之但目前尚未敢必敬聞掌記損貺太豐愧無以報願以後勿復爾芝蘭之契豈必分金臨楮瞻戀歲寒為祝

答范質公司理

一塵密邇未獲承棨戟之下似謂緣慳去歲淹止珂里想望風采久之乃豈期鉅公將眛咳唾爾爾也況佳篇成帙下錫凡流讞牘議冊亦為稍誨大賢理濟名家抒吐一日兼得之盲披痼掃嚋非藥王且自顧偃蹇措大分委講中而懸照過予之色将無檀施不

嫌腐鐵条傷臺下知人之鑒何不揣遂以荒刻仰荅
來命別具拙音汙簏上請蜩刲之鳴有慚風月惟化
工爐之

荅喬沈二茂才

宋州握手而分倏已四稔蓬跡不常泡形屢易當日
之事夢境而已客燕碌碌碌俄得手書真如遇故以不
肖之叨一官無以為足下遺而乃責剞劂于拙藁且
用未提侑函也風塵之子可損素脩者至此耶拙藁
不得不領乃爲儀即易牘以贈李公矣李公佳士遂
養且有侠槩固知大賢必勝友耳渠束裝甚急草此
奉謝兼侠渺然大河一片水何日復駕一舠訪足下
月露齋居也不盡區區

寄內鄉張明府

寅季一覩光範嗣後遂成脩阻乃時時聞芳聲卓蹟
謐宛鄧之閭瓚闠驚車旦夕拭目既附枌楡固應尸
祝以之而私心更切則猥托芝蘭之說哉偶遇中鄉
耒役回思舊遊之匾今得大賢以忻以感乃悟其私
心猥托者心坐此也部下李少庄先生者文獻宗工

與不肖弟忘年之契聞其二孫不善守家而搆之訟
倘蒙卵翼不殊弟身承之知大君子自有造姑道其
風昔耳便中草草不盡曲折

荅劉方瀛侍御

臺下亮節盛名寰瀛領袖登攬之烈茂在日畿況荒
季斯穀獨抒赦時不惟常山借鎮漳水濯仁即討曹
籌理尤憑倖鉅盖斟盈濟虛桑石梁肉臺下苞畢之
矣不肖株守郎署畝心大方奉教則石師蒙恩則屡
承翰札寵頒翩翩而下固知君子之不棄鄙人即知
獻之不遺細算也九頓下風無以為報惟有匡濟之
仰竊責區區與漾而已

荅徐思謙民部

一署中惟我兩人稱世講耳仁兄肝膈相教而不肖
弟支離無隱欣然相得莫逆也仁兄旌麾南發叠奉
函書垂情於弟者至矣惟是光霽日遠形影自顧署
中幾無人不如仁兄厚且真耳潯陽新蒞榷務一清
便國便民必抉妙算如弟袖手郎署老無寸功靡廩
太倉之米固無一足為仁兄道也仔旋九頓不盡耿

跋

荅濟南太守吳公

敕郡藉台臺為荒歉豈王屬當奏最之期而以雅意不欲催科大司農故格其事不肖又不能共部民輦輓以成上考是重負賢使君也承台諭即從縉紳公函中以達之大司農且與山東同言之甚力於八分之外可得勿論矣緩輸則為救民稽最則愧綿力統惟炤詧是章

荅保定張都閫

易州相值不過傾蓋之雅耳而辱門下垂念甚渥頻賜注存且大貺不已不肖何德以堪之中秋片月皎如易水奈以兩地咫尺不獲共挹清光乃使札翩翩惠我客邸天涯孤夕不寀而温望玆之感兎頴可寫乎九頓以承無物可荅區區鄙悰惟以長風冲舉為祝

寄吳霞翁大京兆座師

自中鄉己酉一奉老師翰教嗣後門生以先人之制屏居數稔強顔復出崎嶇於郡貳畱滯於計曹今且逾三載矣仕路慚為小草門籍辱為敗群前途莫期後效無補然生成大德沒齒銜之惟是程門之雪周坐之風靡由再近塵劫此身真成虛負一生矣頃者差竣回都獲晤同曹方林諸丈知吾師仙姿健胃逾七如孫時福德壽康乃玆倫美料顧養鳩杖之餘慨然念及孱子也要以負師陶鑄於生平負親梧捲於沒後負君十四季祿食之恩即大雄法水恐不能浣其醜矣敬勒尺幅上候株守盐中一程見惘仍乞不屑之教或令補液陋材幸就斤削無棄耳臨楮南望淚盡閶天

荅歸德喬別駕

前蒙遠輸重之寵頒感刻靡喻昨偶以郡試事上瀆記室又承注憶聴玆大雅究然宋州聚首時争崇勛上考一介未將而大貺溢恒警慚無措抑亦珠桂之恤太殷故是苾蘭之分素挙不肖欲炙之色詎過於捐糜之心也沒身矢之矣別具拙刻將意秋風忽厲冲翮必高第瞬遠切念無由再抒臨啟無任瞻跂

荅王肖乾餉部

上谷雄飛亂姿豹畧妙握牙籌頻新組甲中丞司馬
可嚼手而至故人祿祿株守署中積薪之嘆與頭顱
俱晚惟有翹仰塞垣用祝勛伐正臨風閒八行倏至
宛若向者帝城之隔握手論心而愚既𢡟貽則不免
溢矣謹長跽以謝聚晤無期懷思轉劇萬里長風以
鵰且以雁是所眆夕耿耿者也

寄方伯書鮑部

寅臺管綿山渝水之籌列隊畝心諸陵生色當蘇倥
偬尤藉駿宏以其暇不妨翰墨揮成塞上之什溯想
手采視不肖弟趾伏署中有如蛟龍與蚤象惟是叨
附臭味忽作分岐蠦烟一縷恨不繞向塞垣雲霧耳
秋深迎跂昂翰忽及宛如函丈飫領大方殊用慰感
而遲眖鮁鮁則過念于病坊人矣受而懣悚然故人
藉珠桂猶不㐱式金玉幸勿惜誨以司南臨啟渴望
是更以心代面者也

荅應天代巡李公

惟台臺以繡斧之重巍然三山二水間咳唾經綸指
麾福力荒穀豈王一身而兼頃讀皖稅江防二疏其

駿宏回天湛汪比兩者也過蒙遠翰更屜隆儀不惟
末吏非所敢當而及門尤稱溢分惟是株守㕑曹碌
如斗量筮脫無一籌可補軍國更乞司南指示若闇
迷途或免㒒被臨楮無任三祝

與滑縣趙慎初

恭惟宸奏彤庭榮施紫璽自此青瑣花磚翩翩映色
孱葭草而依珠玉所責無涯其為忭慰寔止尋常也
夏閒即擬耑人展慶以溽暑偶恙遂稽時月歉者甫
遣尺幅併布寸芹倘鑒其種種存此區區幸甚撒瀉
株守闔嶓穢能既值軍國如洗無秋毫裨益又值鄉
園如焚而隴畝計荒進退惟谷計將安之仁兄視後
之鞭其恐無以策余蹇也臨楮無任瞻仰

荅新津李海蛟

寅秋一別忽及四載竊聞季兄卓譽茂騰深用為慶
惟是縮地未能燕蜀遼邈耳恭惟宸績遒上內徵通
矣方以忭悰未布為歉而翰札注及隆儀載錫念我
珠桂美此瓊瑤乃散局秋溫綈袍舊篤不減濯錦下
江竟體皆繡也敬此九頓所論即與主者言之併旋

附此代供我眉之雪漸凝弟將勃蜀道易以祝清政
九還云

寄内鄉許震

別久思馳如夢栩栩忽承翰札不勝情緒蓋喜而繼
之以悲也前有中鄉簡掾裁椷附上尊翁想浮沉洪
喬耳其與足下尺一帳明經之寄同天靳其逢且慳
其耗奈何兄璘才未遇而僕拙宦仍淹出處不同似
亦相敵把誦函書凄然義命而已至於太老夫人之
變兩翁倚廬遠途千里何從吊唁但顛吡道姓名拜
疏玉撤別寄佳篇騷韻文心泠泠蘭馥置之齋頭如
金玉在側且琮𤨏有聲矣藉茲慰幸不減縮地敬謝
敬候世宙廣輪未知此生仍得一把臂否言之愴然

答李明馨

東郊一别銷魂到今忽承翰注宛如促膝塞上奚献
郁然騰茂而弟跧伏郎署與日積將來未知税駕
含之使人心怖仁兄臺下其忍不終教之佳醸見惠
心醉大雅昔以同心如蘭今以比之如醪更湛深耳
惟是獻歲方新兄臺如方渙之水而弟不肖如已枯
之草物序雖均寄情則異愿以响嫗反增愧赧狀茲
九頰但以長風順祝

東公敬與

讀長安襆詩精華丰韻無不超箸季承和之已足雙
絶更索拙和乃以碔砆參手弟嘗以兄為詩中文殊
季木詩中達摩佛解無渡剃義弟求為寒山拾得且
不可將為狐禪然狐且暑黠弟則又不䏶而且屬和
如數仁兄姑置之倘蒙然一喝將勿令吟耳暑聾也

奉呂九如先生

須托公周老為千里之耗遂蒙師台緘墨不鄙夷也
感佩至今茲以師部下南陽之内鄉有已故黔省學
憲李公名養者文行冠中州著述不朽但其子微且
弱無人推挽之不肖感其生前垂盼之雅自附于西
州雙淚延陵一劍也者向令其邑會為申呈當路求
俎豆鄉賢之列而未遂今師台銜文梁豫風規在握
真千載一遇倘慨然行縣查舉俾成令典抑闡幽之
盛事宣文之懿舉矣事關名教予者不苟言者非私
貼楮南跂無任顒祝之至

答宋先之民部

暑中握手時時傾盡蘭莚之味久而彌篤台旌南指
春明祖別匆匆未殫乃前途信宿即有翰札注及娓
娓真至何念我之慇也季兄才英特冠借急虛龍萬
軍之餉係于戟下屬望方切便道絲娛便可東旌以
慰飢伍至于沖挹之雅推藉于不肖弟弟何力之有
弟愚踈偃蹇株守曹郎垂老無聞萬事灰冷而猶時
時招暑中形迹之嫌求遷無媒税駕何所有母老而
善病旦夕圖轉餉之差以遂東返耳捉筆述情不能
竟臨楮惟有黯結

答王季木

季春都門一別匆匆未盡衷曲嗣後每臨風月溯想
光儀即夢寐以之也伻翰忽及詞情娓娓詢起居得
其梗概益慰故人之心仁兄由秦返齊夷猶故里如
鳥之極飛依林而止縱使貧累詎至神鬱我札示蘭
兆未叶然春秋亦尚富固可以俟勿為悒悒弟拙宦
郎曹已及五載定省久疎將圖東返不審可以追陪
北湖之上否兄詩已刻竟併舊刻同印付使以往但
其刻中有數字仍須刊正之相別漸久轉盼及秋握
手未期念之為瘁

寄答許孟昜司李

遠承翰存娓娓道故且披且讀宛在淄陽之上與台
臺曲席連袂時也流光如駛不肖弟昔猶壯齡今已
垂老半百馮唐一生李廣其離索之思慨慷之恨有
禿筆難宣者臺下自謂不遇弟遂稱已遇否然措大
得此已足旦夕東還以敍水悵其山林且無心再濁
長安為人竹頭木屑矣二載浮寄猶半杜門如臺下
所稱既公者武庫之稿煩浮領畧此則牛馬走中差
快意耳乃又自愧款啟無當大雅若大行尚未識荊
然耳其芳郁多矣捉管及此亦歷纓領濯之想也何
時對氷鑑共竟麈談乎徃既不敢叨亦拜一二以識
明德臨楮南望不盡神馳

寄答許雨辰

接大翰知兄丈讀禮山中頤節哀自玉以慰故人也
大集見誨鮮華勁佛雄出詞壇讀之卒業固心折太
雅不群矣承委不揣一言以致其悉非敢云序也奉

覽而擲之不肖因以大集示二三相知無不津津艷羨不肖為逢人說項他人為頓得識荆抑亦連城自重不待捧璧人耳惟是睽違益久幾如隔世不肖垂老倦遊一切已矣第以門下騰騫為祝萬里千秋光及奮好臨楮瞻慕不能殫心

寄答高岸原司李

再奉手書情誼娓娓臺下念故如此弟何德以堪之惟溯臺下稍試弘猷浙東已自昭灼而善刀之藏者然餘韻更在丹江白崖間弟雖欲從之塵鞅為絆且夕歸子舍濟北宛南尚阻千里柰何或一片白雲兩心共屬耳讀寄來翩翩篇雅致深情藻腴並至所拜逾于九鼎尚容圖和匆匆東裝未及也先此附叩敢予南望不任䁑消

與張九苞計郎分司

往迓蒯逵之途感兄臺之惠以金以餐不可枚舉也而弟不惟明德如朋錫尤幸同心如與蒯錫以情蒯以誼政自鐫刻金石而為款識耳大集讀之益久芬留齒吻不去又不啻金之與蘭承委以序言勉成奉上蠡測可嚗惟臺下海茹之弟已艤舟東下蘆月荻烟秋聲秋色不得與知已同之柰何勛名彌邵念以慰心臨楮綣仰而已

奉答趙峨陽先生

頃者感師所托勉塞隆指敢屢巽借殊切屏營長安事局限于寡聞有所耳獲無不筆述兩兄所需科題以門生帖括久離官曹更散書未留心偶為索得六二郵中敬附門生郎署已淹蔥闌久隔秋間將圖奉使東還雲門淄水之間當驅蹇一奉函丈竊比坐風不直立雪先此肅函無任瞻溯之至

荅公孝與宮諭先生

都門再承訊訊附荅未竟萬一奉使東還方擬走一力候興居于蒙山而于抵家之日即有盛使華械翩然及之何相念之殷也神之所感兩地若符對使詢之更得仁兄近況為慰遠心弟即留淹晉求歸子舍山屋漸狎陌路已疎從此將無復纓紱之念而惟是念兄多病縮地良難頓自寬以保從耳沂陽楊茂仁兄捉勀在即而仁兄及弟復值里居札示合併之意

深淂我心明春當策蹇以往先此附候旋有嵩遣臨發神馳感與淚并

又答公孝與

前者伻旋裁答匆匆方圖嵩訊而使命再至詞情倍切加之渥儀逢錫百過紬袍仁兄所施如此弟之為歎尤深讀札知茂仁兄歸途長逝不勝驚痛大凡吾儕交情至窮而見至窮死而益見正茂仁兄今日也前台札合併之說弟已訂之明春今擬三月間定走東蒙向仁兄叙此闊緒隨走沂陽奠茂仁兄併晤其孤豹如仁兄韋待之序文暫留改竟嵩人奉覽別附以畧見紵縞之意捉筆愧消不知所云即有答頭往候更希鑒之

與孝與先生

昨再奉翰注再為裁答書往而情餘筆殫而緒拓乃嵩一介上候仁兄而以戔戔偹之緩一拜送便已情極蓋屋閒則感慨益多歲晚則悲涼轉迫別久則紆縷倍亂老至則撫念頓增固知仁兄之同此種種也春二月間東遊已決將以班荊慰此槃月再序濶跋竟附上如其不可乞更削正長公次公季公書函幸指示去人投之臨楮涕零惟有遠溯

與王季木廷訏

昨淂手翰將有命駕之行弟恐下邑應酬煩兄或弟乘便以往為歷下握手之晤耳閱邸報知兄已轉南評此雖尚未副魁衡之望而故人遂慶彈冠矣惟是峼湖風月方在襟袖而二水烟光即促軒車三千里之別使人更溯于渺渺耳向者寄跡長安一切事局限于寡聞非有所秘而不言也然以兄高識固應了了亦何俟弟縷縷乎暫寄陪京遵養待時便是上着弟奉使寧親恰得相便京塵野樹已阻星河無復可道也嵩人上候不盡寸心一芹聊見伏希炤存

答葛朝池民部

惟親臺宏抱清猷卓識遠見值多事之日匠心擘畫彊埸利賴踵君家諸葛公之勛名而光大之固且資柱礎詎直慰芝蘭也仙驄迅發無能躬祖柰何乃歷遷使敎勤已感雲霄之誼更加腆儀何德以堪之此則同心之臭芬溢無窮耶不肖弟駑怯之才素分偃

羹加以滯淫今轉一官江左譬如不鳴之鴈一日尚
延尚費主人粟豆他日投劾猶得覩大賢之竟所樹
立耳拜賜一二以志明德肅茲代叩不盡區區

荅王季木南評

頃東蒙公仲兄文侯過敝邑北上云自貴邑來且述
仁兄寄訊今何如也曾不半月𣪍翰復至惟仁兄念
我之深耳𧶘儀種種借徵雅愛不肖弟一十五季老
甲科五季五月老計郎纔獲守江左一小郡不免江
兒揶揄然借以釋司篆之業債亦得小快惟是母老
且病一病經春擬于五月南行尚未能決也頃公文
侯語間及長安事似有未肯如兄指爲豫鮮者有之
否札中諄諄遼事借唐天寶進兵覆轍以爲今鑒旨
哉言乎兵行食需江上郡國又將大費輸輓而孱爾
不知名之太守又不知何所置力也仁兄又何以砭
而振之伻旋勒此用謝來美盛儀拜領畫扇索報者
甚急匆匆不獲貢愧容嵩致之臨楮情盃

與公孝與先生

頃者令侄文侯北行過敝邑聞長公武子之變不勝
驚悼仁兄晚歲值此情之所鍾諒必難遣客冬尺素
往來相訂原擬以今三四月間至東蒙握手聚晤既
聞茲耗即欲裹糧速赴以言以奠而時已有太平之
命文侯以南行即可取道蒙山不爲迂遠遂爾稍待
今嵩一介先代絮炙旋圖經過以踐夙盟也弟五載
有奇之計郎僅一麾江左仕進淹畱幾如醫蠓便欲
捐棄而既惟祿養之義古人不廢湲爲俛回仁兄已
陪大司成之推枚卜非遥雲泥懸絕所可同者心耳
蘭之所芬遂忘蘭艾捉筆縷縷情極數言諸不能殫
臨啟繾仰無任

寄公敬與工部

頃者仲君過犁丘北上匆匆附賤名未及展尺一爲
候也房海客兄過犁丘還青齊頗得仁兄見問之誼
轉思沆瀣當暑遠襲矣水部清華視江左冗吏真成
壁障况此五月䊀織南征苦不可言半百滄遲不免
向人長蹄來路爾爾真延以一官爲餌不如滿船空
月而歸者翻佳事也乃所以猶作依依直以得脫計
郎握篆之業債耳敝役至此附以上候瑣瑣不盡尚

答公孝與宫諭

里居時淌擬過東家與仁兄握手併眞賓王且走易水吊庚仁兄也而算其程頗迂又時方溽暑老母季高不堪繞折遂負約而南幸遇使者肥城孟丈之家口傳數語乃心怍多矣倘兄尚緩北行則弟入計時決可取道珂里了此命駕相思也但弟未審能秉全以需否計郎久淹方得一麾江左郡城狹小頗以魚米供太守貧饞惟是冲疲不免勞人柔石青山蟂磯牛渚頗一寓目未妨吟興實吾客懷眷屬僕人十病其五暑溼侵人幾于喘月秋風稍至餘烈未消用是出入縈紆姑自排遣一官鷄肋可憐可笑矣捉筆及此兄得無哂其婆娑不已自取狼狽手爲儀拜領小物仰酹亦紵縞之義當即耑遣不盡韞結情極惆然

又寄孝與先生

頃者遠煩遴使匆匆裁荅未竟萬一兄同鄭縞弟慚吴紵轉盼躊躕已及秋深緒風雖減毒熱而鄉思孟感涼燠関長公埋玉之期已泱九月不獲船眞生芻耑人布以戔戔用代千里雞露之悲與秋飈並墜惟乞達觀破除情累以慰交親仁兄長安之駕何日驅前不肖弟蹉跎一官荏苒江上禄仕之况鷄肋不割但恐水鄉浸淫爲家口病者暫減終增耳昔韓昌黎張文昌並不樂作江南宦客屢屢見之詩文中青蓮弄犢不知何以獨戀采石弟無古人之才而抱今人之累言之啼笑相兼亦相妨也仁兄以爲何如瑣瑣附及北望東家雲樹縈懷相晤無期恍惚夢勺但祝素心用保松竹

候焦弱矦先生

恭惟閣下冠冕人倫羽儀世宙雙標不朽維德與言獨得大常曰名與壽巨則收閣浮細則辨藻廉向者跧伏東鄙知秣陵有聖人焉竊以郡符之役近屬珂里之居羇馽未獲瞻龍仰止真同向日區區末學追尼步以後塵款款微忱願玄亭以北面敬耑尺素秉布寸芹或比質于雉羔抑明心于蘋藻伏乞淵涵海茹不斥門墻之外感銘無忘眞與緊棄並激矣臨款翹首縷縷莫宣

寄劉敬仲倉曹

頃者別駕北行尺一附候匆匆未竟及得報札娓娓亹亹不忘綈袍又讀近作味新韻遠今罔無之古亦鮮有而知牙籌之兼絲筆欲天籟之入塵耳也又從邸報讀大疏乃詞苑中又自有名卿語不勝慰藉姑孰江城斗大吏牘煩簡無奈南中暑毒大非北客所宜眷屬多病寒深稍減乃按君駐節之地無一事可以自由軒車時過更費應酧正如老女賣入烟花楃塗抹以供顏笑其實蹇澁多矣未知何日拂衣依舊山東一學究書生耳近欲刻四品稿續五品稿之後極知無當然恃有玄晏在奉教無由重陪末卜念以消寬忽忽若失捉筆叙致不盡寸心陳慕之役因貢菲薄扇頭拙句用寫二千里之懷臨啟瞻溯切切

答南銓文太靑

燕都獲睹芝宇秉領名家並今什襲以藏焚香而讀盖尸祝詞宗大業匪直騷壇之雅也一麾江郡咫尺金陵水鏡清瑩映晰心目以口涵牛馬未展寸函乃神往情縈無日不石城鉄甕矣仙札忽來鸞霞若綺

俗吏心腸為之浣盡所寄五藏五天球况其来自仙都瓊闕也捧誦案頭若徧上林長楊之客不肖孱庸於文心無所解恐齒及四品可謂不棄葑菲尚容齋沐請正臨楮主臣

答楊樂安

曩者叨貳宋州時覩光采嗣復天幸兩藉孔邇桓邑千乘皆樾蔭也惟是訖訊未申乃葵藿時切矣上考覔然瑣闈在即銓谷冗曹倏蹂展賀而翰既貴及何以載如山之重耶蘭味襲遐蓬心掃盡靡依馴雉竊附啣環要以馨穤之念而已統惟台鑒

原性

學不明性譬之種樹不尋其種性說之在經傳也猶種樹譜也靡不以其種示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似以善屬性孔子曰性相近也又似未明指其善孟子乃尚稱性善矣若荀言性惡爲善在人佛氏言性似無善惡而宋儒義理氣質兼而論之自謂性學析衷乎夫種有膵有精固種也膵亦種也然則性之本義理而兼氣質具矣孟子性善之說似又無此委析也宋儒宗鄒魯乃可取諸家爭余嘗溯之本初求之變化惟性相近一言爲性定論且易言善而又言繼言性而又言成似乎化冶授受未遂尚以善指而與相近之說非而也但相近不可謂惡又不可謂分善惡其所謂無善惡者似之而非蓋渾含包稱似無善惡而必欲名之止可云善其無智無故善猶可言也惡不可言也則孟子與易孔又非而也性惡性有善惡之說似乎以事變攷之未及其本初與易孔孟氏爲而矣至若性無善惡之說似乎溯之本初而本初渾渾也非冥冥也與易孔孟氏非兩而兩矣。大抵諸家似以氣在理先。故說新而指雜。聖人似以理在氣中。故其說獨純備。宋儒似以理在氣先。故其說純備而稍涉鑿罐耳。即如種之精膵非不二也總謂之種以氣在理先者見其膵則謂種之生有厚薄然種無厚薄皆可以生正可以爲厚生而已以理在氣先者見其精則謂種厚生焉而不能卻其膵也兼存厚薄之緒論不如聖人曰性相近精包于膜厚薄停毓而要主於厚此說不眞純博大耶蓋余諦觀之天地間一氣而理即氣之有條也理在氣中不分先後第可云相近耳以孔子之相近求之天德王道種該決何也相近之指謂善與惡不相遠嘗恐其以惡遠善耳故學者辨此有究鑰矣遂標原性

原仁

聖人之學必先求仁易言元亨利貞而曰元者善長遂以仁爲萬品始孔門論學而即揭仁之本也仁非聖學提領乎近世王新建以萬物一體解仁直與宋人心德之說映襟灼透蓋學者於世必有一片相繼

之真意乃可以真為天下事不然則假飾之耳縣凡
物之種皆有仁仁為真生意方有真生機性學寧不
先仁易一元之理也而首舉乾坤乾坤即父母人之
生理除所生者别無話㶊孔門本仁即在孝弟以至
大學之明德天下即仁也本之家與身而中庸之達
德首仁也不出五達道孟子論仁義禮智信亦首仁
而事親敬長分詮仁義要亦孝弟為仁之本括其指
趣耳乃孔門言為仁又以禮仁乾也禮坤也益見乾
坤貫洽父母賅存而禮以節文孝弟則為仁之本於
孝弟更無不醒快乎大學齊家卒以誠意中庸達道
卒以誠誠即仁之醒快真髓乎大學中庸孔孟之該
仁也又多以恕即求子求臣先自反焉恕又仁之真
髓所寄乎大學終言致知中庸終言明善孔子割一
貫之知而孟子遂以孩提之知愛之噫知其一貫即
萬物一體之仁究不出孝弟哉即如物各有仁仁之
一吐亦無不生發者鬱茂似禮堅固似誠和遂似恕
疏秀似知而枝枝葉葉依其根柢似孝弟物之仁者
兩兩人之為仁可對徵也一物之生與萬物之生相

通而先自一物所生一人之生與萬人之生相通而
先自一人所生學非仁不真為仁非孝弟不真王道
聖脩必由此不可粉飾者決其盡衰而後一世之決
咸衰而不貌霸者則天倫恐慚矣乃不能明以不孝
不弟示天下曲為之幅度巧為之卸解亦其仁心不
可昧耳佛氏以其家為桎梏而時時言及其親不能
舉此真根溟滓之也要之以孝弟言仁以仁言生始
有真不然恐又落諸家窠臼矣學者切求之
仁

魯隱公攝位論

蘓子駁歐陽子之論隱公也歐以非攝蘓以攝余爲之衷曰隱公之心攝乎哉而入跡其身不以爲攝也歐陽子猶人見歟蘓子心論也併其身證焉然其捲攝主之禮則似之而非禮之言攝主也爲世子未生若惠公二子隱桓皆生矣生何攝攝則駢隱桓皆非嫡而隱長長何攝攝則矯鄭康成解攝以卿而攝其[illegible][illegible]蓋防凋今[illegible]攝也然隱雖不言即位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寔何攝攝則逼憂憂三攝皆難言之而以爲攝先君志也隱公志也以志成志心苟不慚何恤于人言仲子之賵菟裘之營疇非洞洞屬屬者史信之而紀之噫嘻攝矣心身符矣而當時或疑以未定後世則處以難安總以其身也余謂隱公之攝於證爲高於事爲變與其變而立不如變而不立其立也爲國無君耳胡不爲周公攝政之舊而不爲君蓋異日還珠不嫌改玉金縢可質何必菟裘已立而俟其長風之有影鶴悧以兵比其長而後之菟裘可帖而無事否必其菟裘也則於先君之沒三讓屏處可耳故不立則其變而忠爲周公變而違爲季子立則其變速而爲魯隱變遲而爲宋宣立則變之變即聖人不能解免不立則變而不失常即賢人猶可三駕而趨耳隱桓無而立而有而傷羣之窺伺抵掌壘而剸之隱殆自媒矣蘓子曲爲之衛以隱公誅羣而讓桓即夷齊不遠吁首陽詎待誅羣耶誅而乃讓其殆也不至鍾巫之早而已隱公所處爲變之變而所以處者又必一執于常惜哉其志也蘓子閔其志而力持之也

續蘓子養生論

養主家言約畧于胎息而該決于參同悟真槩括大指在元氣呼吸子午調攝而嵎鑪鉛汞嬰姹黄婆媒娓詮次亦洸洋其寓言之耳抱朴子亦藻其詞至于立方考劑然其精者歸之吐納道家之說如此竊嘗以諸家論養生者所爲乾坤夘酉五行之義皆依儒以暢其宗而所浸假曷巾房中瑣譎浩溔又似儒者食色爲性之緒蘓子贍晩慕養生續而論之大抵以火水相濟究于心正而腎不邪無悪衆思同于[illegible][illegible]

用合金丹之訣宛然儒家髓也然其細論閉息舌祇懸癰謂之禪家向上一路復以戒定論閉息之指盖采世道敎鼓吹甚盛而全真乃合道與佛一之子瞻似已蓓蕾矣此則佛家髓也故養生之理儒通之以應世道通之以涉世佛通之以出世不直養生也而養生者取其性命與实耳余又竊嘗以性命冶鑄于天壽夭生死天實握算長生不誕乎而曰肉身冲舉恐道家盛稱其敎以歆塵块之人曰出陽猶近之曰冥解則較以就其恢說轉不可券矣養生之說冥求之九天九地無不玄珠罔象切求之吾一身百骸之氣即謏詬雖朱廉所用之脩短有定息續不長鶴縮不滅而固握閉息噓吸勿漏不忘以待盡耳但正言為順受玄言為若存或出陽而翩翩乎仙永可知也夫人弟葆其元氣耳蓬萊方丈峙于絳宮黃宮而是不必河漢之也攷金丹之要有神室真鉛方流為汞子瞻亦津津于臍為生根水上火下咸在其根斯二義者皆還元之指耳且養生家言以臍下三寸謂之天樸天樸即元氣融融而運向所云冶鑄之[illegible]

元氣天有盡天之元氣無閒天亦為仙人有盡人之元氣若存人亦為仙勿亦出入於天機綿綿於元氣不能逃冶不能限冶可也此仙之實理也如必屑屑論開山之日神而不存何取其谷世之衲子安居有至千日者遂可西方極樂耶要以自身之氣不得緊固故諸家借地練心第無思之思至任之於天而止養生者亦安於其天之所生而止置長生於胸中是反生一魔也儒之養身養心盖即道家養生正脉乎乃佛氏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可為養生思解然則全真之敎實以佛慧作道慧而子瞻悟養生於禪者益門之金鏡矣

邵子皇極經世論上

邵康節湛心於先天之易而著為皇極經世一書洋洋纚纚乎遡推始終而陰陽剛柔為太少者各二布為一元始終之數其視易之而數倍之矣程伯子謂邵子背而括其要曰加一倍法邵子亦謂程子聚稱然一倍之加易與邵似明皙非難知者而無程說亦可而世儒遂有病邵之數為死而不活殆即加倍之

說拘之手余以天地間莫非數自一二百千以至萬億京垓積累無窮數死數也而推數者則妙于活都圓先天之數也先天乾坤之内漸漬陰陽皆以一倍而往按圖可識邵子衍陰陽又衍剛柔配之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元會運世年月日時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大抵由大至細由隆至汙都所必至紫陽以易所見無非而邵所見無非四此其加倍也以四者錯綜窮致互極其域互極其妙可第埒之衡權尺度銖銖寸寸等否即其一元之數靡不包涘而以盡萬物之數靡不瓚譎其昭見無如聲音夫口吻之間輕重清濁疇不死亦疇不活死者喉齒牙唇而活者氣以寂易見抑又何疑于萬物何疑于天地哉乃邵子錯綜交互之變一日千古殊方徑寸鋪張照耀廣大精微矣而其學惟在即所始見所終即其數亦惟在即所始見所終始而倍之即得終芥子須彌成則死數始而終終而又始始中又有始終終中又有始終脫胎換骨生則活數邵子能前知者以此世之推背梅花皆附邵子而鮮窮其驗俗學能死不能活也豈一元大指天地萬物誠難倅測姑鏡之以人事曰皇帝王霸一元之槩睹矣而霸之下夷狄夷狄之下禽獸歷覽晚近安所不至甚有併世界而魑魅之邵子第畫之以皇帝王霸耳彼意若以萬古惟有四途四途之中曲畫其世耳古今廣輪一數而數幾無古今廣輪自心爲陰陽府至今有活伏羲者如第以加一倍法拘之則司馬公之潛虛相似耳即求聲音之數司馬以三十六字爲反切毋不如邵氏以開發收閉該通鬯條也噫邵子之數不可以加一倍便解粃詭其著然口吻者也然又人事之小而易見者也

皇極經世論下

皇極經世之數大抵本于先天方圓二圖圓爲天衍方爲地生元會運世年月日辰惟以卦之陰陽剛柔者削稃布勢經緯縱介也而其筦要之言即其內篇所云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是已蓋其圖說似仿京房分六十卦直日用事推時辭吉凶皆有驗而遂推之以竟宇宙更爲瞭晰透映故一元始終即一計可灼然也日時刻分迭互紆直而呼吸嚬咲往複頗

遠之態轉盻頓殊就所為變數化數深而究之隷首大撓竭其伎倆惟于十二辰即以足終古邵子了然古今亦以一元即一日十二辰耳方圓之實圖圖之泰方圓之中圓圖之否否泰如環千古為百刻而竟以成一元之否泰快哉凡席六幕耶然吾以悟其七分之理一元自寅及申為數凡七一日亦然邵子論元運前為開闢後為閉塞則用僅七分之說也一日寅前亦小開闢申後亦小閉塞則亦用僅七分之說也不用者或包而未吐或歛而善息以待其泰否之定用者剖所辯勃之蘊防所趨决之會而泰否精治斡綰總之經世之槩由方圓圖數以勘元會運世季月日辰而就人事之小實喻人事之大故一日為小元矣至其所論天開地闢人生皆遞更數萬季至於漸消亦各復然是或可疑未可拘者太極而儀奇偶妙運而造化若是需乎余復以一日明之一日子丑也酉戌亥也黯黯汾終耳而不可謂其空無所隷天地人依然完而存之且有含慕操作昧爽營構戚舟鏞箧者特其跡狀未宣焉意一元始終亦天地人俱

始俱終也或天道地道人道各有大明大昧之候不免漸兼如是昭揭以来如是晦冥以往而非謂天地人之為物懸萬季而遞有無也不然則一日晦息之頃亦可付之渺茫否盖終一大劫不過用與不用以包其否泰之大數其中一切揮斥摶捖副墨洛誦所不能詰而要之用于開闢後閉塞前者爾爾其開闢閉塞之介特不用而非無有即如皇帝王霸邵子所用之七分殆不逾此而皇之前若外紀稱盤古諸氏者伯之後若史稱夷狄者何嘗遂無世代遂無辟畫第經世七分之外不用也用之數常有廪廪其添滌不用之數常有隱隱其迷蔵乃一元之大全固如是始終共拓之為一元約之為一日一元終古如晝夜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之先天故曰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二言賅之矣

堯舜之仁急親賢程論

聖人於天下非有隔而不相通也其道必出于仁聖人於治天下之人尤非有疑而不相信也其道必倚以共成其仁此其間真為天下而急之然後聖人與

天下精脈聯而無間卒以成其至仁夫世主治天下多置之膜外漠不相關去仁遠甚即虗文粉之空言响之而詎遂爲仁哉槩其受病之故惟是賢者不親親者不賢所謂粉且响未幾而盡譬如風而不饜兩而不漉與治天下之人隔即與天下隔抉其受病之徵惟是若親若不親可有賢亦可無賢所謂粉且响原無人以實爲之譬如霾而不責風伯睍而不借兩師視治天下之人緩即治天下亦緩以故仁治天下者務明指緩急之用急爲仁而緩任賢緩者固不進不退之惑罔而急者亦不行不止之弊術急任賢而漸爲仁急者固不用不已之决志而漸者亦不被不衹休之青澤矣總之以天下之人仁天下也仁道至莫如堯舜堯舜之仁親賢之急聖人仁天下而以人成仁也試先論仁之義仁者天下之生氣所含也一身含有仁一草一木亦含有仁草木無所不生而倍生于沃土物之仁亦似與沃土親者進之仁在一庭之内賢子綦親仁在投分之頃賢友綦親仁在萬夫之長賢貳綦親遞爲周浹咸有所尤摯之人况堯舜乃天下君手進之一節之士而爲仁須其俠交一功之任而爲仁須其善類一國之賢君而爲仁須其卿材遞爲廣備又咸有所尤摯之人况堯舜聖人而天下君手夫生生之理至于聖人爲天下也觀止矣如天爲仁生與天合如經所稱就日望雲者温然愛洏然慈也好生爲仁仁與性化如綿所稱握鏡懐珠者爽然平淵然澤也兩聖之生天下安所不囿其生安所不囿以爲生一身皆元氣之至純耳此即自出其肝膈肺腑爲天下之肝膈肺腑虙無不褰宇皆其[illegible]植皆朱草者何取于唐虞之賢而樹志以親之若恐其疑而不爲用又嵩精以急之若恐其自疑而不逮得其爲用然惟其以堯舜仁天下匹不能不然耳獸以麟爲聖性有仁也而周郊爲觀鳥以鳳爲聖德合仁也而岡梧爲親向使麟鳳之生與諸夭喬喘息之生同亦無取班班翽翽者目之以仁堯舜聖而且仁無不可包而育之乃窫窳而弋九嬰而剸大風而繳脩蛇封豕而殲物有不盡恤者窮奇混沌檮杌饕餮而放之四裔人有不盡恤者聖仁之所親且急有所

擇焉堯則舜也羲仲羲叔也和仲和叔也舜則禹也
皐夔垂益也稷契夔龍也殳戕虎熊也八元八愷也
諸賢者當中天熙運而生豈僅僅如井露朱草嘉禾
蓂莢之生者標其名神聖英靈總號為賢聚其德純
粹賅浹各函為仁二聖仁而君天下元氣所苞諸賢
仁而臣天下元氣所析而聖人膺獲一世必先于分
仁一世之人說者第以明揚疇典溢於後世之弓旌
岳牧旁咨超於後世之保任歷命咸讓之盛事過於
後世之筋卜既覆耳而不知其聖明之諧于無言者
其証也以親夫二聖所親高辛慶都帝摯姚之屬離
瞽瞍握登有界嬀之胞脬親莫親矣乃諸賢相遇一
時交讎一堂委之幾不成身固不滅于所親歟其親
也又迫之以急夫二聖所急洪水十日姚世幾成流
唐共工有苗如氏幾成漂虞急莫急矣乃親其諸賢
以撲衬患于澒洞之中宣文明于榛莾之際緩之幾
以一身委于亂固增于衆之所急歟聖人所以急急
親之者則以其急于下耳聖人洞見乎天下有不通
即痿痹非仁而天下之仁不有賢以通其腠理暢其
血脉即終痿痹非仁而我與天下之賢疑而却其藥
石忽其佐使我已自痿痹非仁矣故我視海內為一
體而賢視我之海內亦其一體也我視羣生為一氣
而賢視我之羣生亦其一氣也天下有血氣心知不
能自覺惟治天下者與治天下之人靈烟惻注安得
不急而親之故明其四目達其四聰親若耳目翕掖
都俞而順吁咈而受親若心志契洽納麓而試之詢
事而徵之親若四肢痛痒刻辟而沉之昭華而薦之
親若精氣靈符為天下之急而標重惟急植之為柱
礎急培之為根柢為天下之急而加親有歷見其功
能無不洞豁久信其德証無不暢流而益急若手足
扞元首肝胆附心寰也者因以敦睦九族平章百姓
萬邦作　庶績咸熙而唐虞之人以賢人仁因以體
泉出山龍馬御甲息於永風食於膏火而唐虞之物
亦以賢人仁要以賢為我分仁之我用賢合仁之以
輔弼庶職之脈通八方九州之脉而適以成其一身
元氣之仁甚所以稱堯舜者聖人天子古今幾無兩
而益信賢之有裨于仁急則併急我前堯舜者勿論

後堯舜者如太甲成王以令德之嗣爲仁者而其於
伊周猶久而始聽或謗而後明待賢之道親之而未
急矣下此漢高帝唐太宗一稱大度一稱治美以剏
始之功爲仁者功臣慨于鳥盡直臣疏于碑仆即其
歡然相與之時已爲心有睫璉有機矣待賢之道急
之而未親矣至如唐德宗宋神宗未遂爲不仁主者
而陸贄終以顛斥李泌僅以智免富韓諸臣相繼称
善以去移其可任之賢於不可任之不肖惑志不解
矣待賢之道緩而非急疎而非親矣然後信堯舜之
仁而爲能無訛用世主口爲仁則訛迹爲仁則訛彼
其聖性苞之也堯舜之仁而爲能無失賢世主不啓
賢之爲仁則失疑人皆不賢而不仁則失彼其聖心
悉之也一切紛紛制馭泄泄欺忽皆天子之勢以待
賢非聖人之德以待賢蕢階不秀于霜雪而蓂莢且
生露甕不滋于枯株而雀錫爲瑞惟其昧急仁遂昧
急賢耳太平狃狎安所事賢其欺忽者緩之害也其
制馭者急以爲緩之害也一身與天下元氣不相屬
貫堯舜之仁豈乎遐哉不可追已特表其用天下之

人仁天下之人而道無以易此以俟人主之瑩精爲
仁者辨所緩急耳蕪仁之爲義實有其仁凡物含實
斯含仁人主不實於仁也安見賢而急親之且有誤
認其得仁以靜得仁以久而日與賢士疎日與治術
遠其最失至宣和之季道而非道矣方術之言土苴
聖仁亦且称堯求四子于姑射窅然喪其天下舜飯
心于善卷之深山北人無擇之清冷而天下無足爲
介介者其說雖玄而於任賢圖治之道謂何然則人
主不急親賢正坐不實爲仁倘實仁也天下林總豈
可悠悠以一身坐視噫嘻法堯舜者法其真精髓乎
語曰堯舜至德身如脯腊固其仁而實者也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程論

人主奮然而圖安攘蓋爲天下非爲一己也獨以就
其小智而功亦隳其以成其大智而功亦大大小惟
辨于所用夫用者用之爲天下耳内計寧謐外炎震
疊中國要荒疇非人主之功疇非天下之功功在天
下而用亦似在天下天下之功在己而用亦似自己
出於是人主或急用人以爲功或急自用以爲功憂

戕不相入其成敗亦并馳焉故用人與自用非可並
立而互存者也既自用矣安所能用天下人既用人
矣安所能自用于天下提一用以觀治功之察會而
酌人與自以決籌策之是非用分人已而君道即分
明闇闇者見已不見人見天下皆已不見天下無已
也而功不可以已獲明者見人不見已見天下無已
見天下竟無非已也而功乃可以已收小用其明而
竊竊自封雖智亦愚大用其明而恢恢賅備不智之
智不可銖夸寸較矣然則安攘大計必屬用人不自
用之明主唐陸贄陳備邊六弊于德宗之世彼時吐
蕃𢇁起矣而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
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總一自用而不善
用人非智也故識德宗之自用而憂六弊之妨功耶
宋儒范氏因論明君用人不自用恭己而成功此爲
邊事以引其鍵而凡安攘之用爲天下非爲一己辨
於所用者也不知用之廣狹先咎人己之辨入主之
己與衆庶異耳自聽目自視而天下之耳目不能角
心自慮志自從而天下之心志不能競手自揮足自
踦而天下之四肢不能扳而自偭背自違而天下之
向背不能撓威福由我天下以霸以洒生殺由我天
下以衰以鉞予然之已似可以無不自用也彼天下
之人覺者以賤侮之健者以卑抑之人與人智慮之
分數可程其多少而君則忽人與人使偭之表見可
校其雄雌而君亦忽以羣品之情當南面之勢言向
囁嚅其吐抒者十之三矣行而趦趄其展布者十之
一矣彼即可用以佐安攘詎敢望人主虛席而待轉
圜而從乎弊之易即功之難成如此猶未論其明闇
耳闇主則獨立之形加以獨智之見而遂成其爲自
用察如淵疑如鉄幻如鬼狠如狼堅如壘然之石距
如搰然之揵大抵以世故之隱窅吾已盡能言之人
情之變狀吾已悉能抉之機出機入以治天下文事
武備已不可勝用矣入即善論得失之故不啻說鈴
也善處利害之肯不啻駢贅也而中外文武之臣復
何可用即用之後有何功跡嚮前却竟以狹爲自用
而弊益滋總之惟不以天下疏觀人己而成其闇耳
明君與闇主如瞶者之以盬瞭者之以日也瞶者已

與人皆不能洞見若以己之事非天下事而畛域之
瞭者即己與人皆可以洞見而己之事乃天下事豈
其分別之見人視聽即我聰明所昭晳見人盡度即
我智術所靈通見人議論施設即我强力所擔負文
武不同才內外不同用方圓精粗之具若待用人者
以各繩各肖也輪輻鍛煉之工若擧可用者以均蓋
均鼓也又何必斤斤自耳目自心思自待行自威福
角之于羣愚而獨智條之于衆有而獨力乎蓋惟其
覩天下於天下而人固天下中品流非天下中浮迹
也己固與人為主宰非與人為角勝也故桀紂飛廉
此天下之堂陛君臣堯舜夔龍亦此天下之同揞感
應而明之不明以啓弊不明之明以就功由於知天
下之莫非人用不若天下之以己用者也且用之為
用自不以一身所需謂之用而以天下所給方謂之
用雖如用物者用物之弘萬材胥効況廊廟之用則
有廊廟之人疆圉之用則有疆圉之人乎雖世之眞
材不淨歉其皆棄物而屑屑焉蒐物以自為雕琢璧
如用器者器用之備萬伎咸呈況經緯之制則就經

緯之器蘭錡之材則就蘭錡之器乎雖世之成材不
淂置其無良器而了了焉揞器以自為排槊是故有
一用即有一用之功有百用即有百用之功楣棟枅
櫨衆匠所剞劂鏤飾衆治所銘敉人之用以成功
于己功不能不憑人揮霍而用安能獨一己斤斤哉
勿論古之帝王後之英誼即興元開撥亂之功內則
陸贄李泌忼慨春容外則李晟渾瑊勁勒綏定茲勿
乃曠然棄其六弊又成六善亦似有槪于用之為用
以人不以己耳顧用人必不自用矣然用人實由不
自用以徵其根原蓋自用者不覺其自用而併疑人
之自用若以臣下斷斷自足其有用之言紛紛自足
其有用之猷皆無可用而自用者也乃獨訾其君以
自用耶主心疑惑至此益成其矜炫一念又益成其
伎懻一念矣小明大闇端此之由夫非庶工羣技可
用而一人反不可用也人君圖安攘於天下規以為
方矩以為圓繩以為直型以為端方圓直端之用雖
由之而規矩繩型實不自用遇物而後用與屬也即
大圓若天大方若地直若自然之水端若自然之極

亦不自用而無所不用之物待之以各出交流也明天
睿之主其不自用也亦如此可矣其用人也亦惟是
不自用以培文武翕受之本而人皆可用以范經綸
吐露之華可矣共調寰宇共靖邊陲然則不自用者
用人之棄翁而去弊就功之根柢不益信哉用人之
名易褻而不自用之髓難驗即如帝王以下漢武唐
玄非不逸奇能擇賢佐而徑寸之病至今剔其名根
以為恨非至明者也至若與元所用諸賢人君子迄
不克終而自用之病根為尤深痼去明遠矣然自用
者竟不能不用人第所用多屬之近習之臑借叢以
神多屬以邪說之徒蔽日以斗即德宗所用不過竇
文場霍仙鳴盧杞裴延齡比周熒惑而已韓非子所
云亡國之廷無人非無人也無用世之人也闇主自
用即用又非其人其膏肓所蓄以小智壞大功如此
哉無論天下安穰非一手一足所能為而如所稱六
弊者彊埸之間已岌岌矣所以獨慕於明君乃良臣
之効用者又非可屑越也臣子迫於轉石惟恐君心
韄鞬之難闢而通於納牖不可不求己心之或有勸

欲蓋君自用非也臣以可用激其不用亦非也甚
百執第求其真可用即黜而不用方為無憾耳陸贄
謂奉天之亂臣下當引以為過此誠篤論也范氏以
為明君用人不自用余益之以為良臣必為真可用
以待用

黨人宦官論

古今亂之所生靡不激于士人之有黨宦寺之縱其
黨而尤甚于上之陽縱而陰縱蓋上漸弛下乃漸激
故有黨者有縱黨者然人主或明知黨禍而不能消
其弛之漸也以縱或不知黨禍而以為不足消其弛
之漸也以操夫明知而弱縱之緒紳之憤張與近習
之操張一切聽其自角而亂生于不斷不知而誤操
之競張于士論之異同竊張于宮府之含吐方自以
為一切不什彼實有以行之而亂生于不明漢唐宋
往跡可覆說也漢之顧厨俊及日以陵厲宦豎乘以
錮之至于陳竇一擊不勝而乃擲于何進之決裂
時蓋有君后不能自止者矣唐之牛李日以纏譎南
北亦浸成氷炭至于訓注所謀輒敗而卒聘于崔胤

之樸鋌蓋有天子常為太息者矣故上下靡不知黨
也靡不知有紲其黨者也士流既無奈於騎虎而左
右又無奈於負嵎龍之失雲翻為條束不斷之害兩
代同轍顧宋則頗異宋之蜀洛似漢而元祐紹聖邪
正分于儔伍且不如唐宋之宦寺童貫師成不如漢
唐而紹聖羣奸藉于刑餘亦漢唐所未有其士大夫
之禍天下與漢唐則無以大異也哲徽膺主不知章
蔡邪黨而童貫輩與邪紲正豈非不明之害矣故漢
唐之弛也君尚與士人稍睨宋季之弛也君遂與左
右宵小相溺漢黨唐黨之張也未必皆正而未隸于
邪宋黨之張也多出于正而已判于邪然則黨錮清
流雖為亂胎而實成以宦寺之過紲新法紹述雖為
亂介而實成以士大夫之自相紲合于宦寺之借人
主以紲故黨禍成于明知者惜在主上與士人而恨
在宦竪成于不知者滿在主上與士人而恨在宦竪
與不肖之士人然猶未有陽紲陰縱也夫我明近日
黨禍則又稱異士大夫似漢黨之正而又似唐之互
攻不已其與宋之邪正分曹偶雖不似而邪正亦未

定也羞侃侃是非并陵牛李蜀洛合而有嶽嶽拈序
破柱清流道學兼而用所同于漢唐宋三季矣一彼
一此出入而極其變幻陽合陰離恍惚而又有原委
所異于漢唐宋矣至于群寮公憤高位不得不從公
卿酌裁內堅不得竟阻則且異且同于宋而漢唐又
不盡然者大抵今日之黨固為隱憂今日之宦寺紲
黨為已兆見乃宦竪終不及漢唐之雄行擬其究竟
亦循宋之鴟張隱相今且未至者也士大夫必無宋
之奸邪但恐機務之地未必似漢唐明明與近侍相
反而近侍知紲言路不知紲政府黨之為黨固可以
強政府併強近侍于不知者也禍在漸張乎綳戾之
上知獄臣言而不知定其畛域禁之中知防中璫而
不知制其細幸未有曹節令孜之鮫沸又幸未有何
進崔胤之瘈剖猶恐有先朝振瑾之毒而密勿端
揆不可染其惡氛萬一者漸弛之禍亦有不可知乎
總之似紲實縱耳為縉紳覘則願其勿漢勿唐也尤
願其勿宋以黨而抑宦寺之奸激世道之亂猶可言
也以黨而或抑宦寺或不抑宦寺小臣嘵嘵大臣悠

慼坐阻天下之人才釀成天下之大亂不可言也進而為當宁覩則直頸其勿宋者士人之黨勿以為不足計恐國是益以淆奪宵小之尖士黨勿以為不足恤恐元氣益以戕削羣臣或搖大臣之是非勿以為不足區別互一詈之大臣或同內臣之將順勿以為槩無可否互一覺之惟不執猜疑之心不扭忽畧之心不以姑置之見為獨見分其趣舍決其利弊紛囂自息播弄自無何至于弛何至操而反縱以召亂作至令人惜士流與主權而弁髦宦豎與不肖士流為夫黨與絀黨成禍成亂吾薮之以激明知而不斷不明即不斷吾薮之以弛而激與弛又有不能盡言者明主固互破其所為不明而士大夫詎可至成主上之不明也

議

宮府議

善乎漢臣言之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然一體不一體亦自有邪正焉治世則府以正裁宮而一衰世則宮以邪牽府而亦一英主則倚府之正矯宮之邪而不一庸主則以宮之邪混府之正而亦不一一不一之跡若同而情固別也然視其事權所見耳三代以下漢唐宮臣之權時重而府臣之權亦重故各秉其重以遞制之宋之宮臣亦時有權而府臣借宮臣之權為權故合操其重以制上下此又其一不一之可詎者大抵宮府一正即治一邪即亂邪正不一亦亂明明不一即激而階亂汶汶不一即釀而成亂非明明非汶汶亦釀而成亂夫維治體大約維以事權互在府不在宮也余不能不慨于今之宮府尤異矣國家初革中書省而分六部府無不治也內監不得讀書識字而秩不過四品宮無不治也此一正之券也宮府相借也後以大學士參閣協府體漸顯以司禮監掌文書宮體漸重中朝劉馬端公猶與李謝輩叶

二正之際頫墐幾成翼虎而乙巳之變劉瘵之變胎焉正固有資邪亦有昆宮府屑屑矣則以府借宮也夫漢唐之宮府可以約束者宮臣奪府臣之權府臣有藩臣之助而宋及明之宮府每以詭隨者外不有藩臣而內必資宮臣耳明之宮臣殆似不如宋重明之府臣比漢唐不啻輕而事權與治體因矣邪正不一明明訟訟亦不定矣故自稅監之出織監之繼人摧人戴而府不能持宮監閣於廷監辱乎吏攫人噬人而府不能持宮至於　宸衷自以謟世獨精御世獨妙而跡似以疑受嘗且以疑成阻獨慮臣之有權耳然內臣藉利津津而并外臣涉名戛戛而梗則權固不在府臣也欲謂一邪則內臣上不能盡挾權下不能盡絀議彼猶有憚而特窺其卻耳欲謂一正則外臣上不能竦主聽下不能渙內黨而斷斷慫慫各自為計耳若一若不一者惟今日謂明不一則小臣明目張胆折角而奮似激而其臭味雖堅處分尚淆又激中有釀謂暗不一則大臣引理高確寧處其鋒似釀而其迫于疾音倉皇拂袖又釀中有激若明不一若暗不一者惟今日要歸于邪正不一而已浸假而宮府必一邪哉求所以挽之皆曰府臣無權何以制宮乃為杞憂發愊者以　聖主未絕賢士大夫近習尚憚賢士大夫彼權未甚此權猶存而當其駕馭中外含吐行止之會猶有肯窾可圖者也是在大臣因左右所可言以就　人主所不忌稍稍誘而成焉其宸衷在羣臣之激務白之以心俾其自不諱其尤宸衷在大臣之釀務貞之以志出其不容已不釀不激矣臣無所詭于名而由左右以遡于　主上又無所天踐于利而　主上頗與臣下相安庶幾宮府可一于正亂不成治不失耶　祖宗之宮府理絲也中興之宮府割絲也今日之宮府擇絲而覓緒也必如李長源事猜主而狄懷英斡厄運不攬權而默用其權以救世也舍此不為宮府無復絲理天下棼如而大亂矣

文武議

用人致治文武兩途要在合操之而勿偏重前代文武猶合後代文武太分大抵世未定則武重世已定

則文重至于文軋武而治且猶武軋文而亂且激焉
揆其必重必軋者大抵無實用也文武之用不同而
實用之互成處用之互廢也當漢唐州郡皆得握兵
叢綖斧鉞尚未截然猶有責實之意洎至宋世不思
前茅後勁而以文臣判武幄久乃漸潰一出于文蓋
宋末而鄙武爲粗幾糞土之於是武虛而文亦虛矣
天下至于兵革銷冦裳後文曰縟武曰詭譬之膏粱
以犧戲也逐酒食而獲不免飾鷹犬而力不任鷹摯
犬噬無所施能且攫賓客食食之向所謂軋而激激
而亂者正如此惟其文武各處故相廢而相爭總以
文武之用不容偏分以致重輕也我明　高皇圖一
資韓公魏公諸將相之畧時武稍重矣未嘗絀文丈
皇創守張朱解黃踵足而奮文亦稍重矣竟未絀武
宣成之間正嘉之季李文達鄭大同楊文襄王新建
諸公勛名相埒內外相維然已名勝其實文漸重而
武漸輕至萬曆初戚繼馬帥尚矯奮而江陵亦慕振
刷然名益勝實益微文益以重而武益以輕蓋明不
克沿宋以文抑武之意文武事權相制不偏而文武
牽掣相沿偏重至于今日文者自居于公而有私即
以武爲牢文者自居于功而有罪即以武爲藪武在
楹柱之外文在堂皇之上鴻仰如斗不㧉銅章文之
軋武太輕矣浸尋而武安文下浸尋而武不安文下
廷多變體人有撓遼文臣顚挨中涓武臣濡首近習
文之推遷得俞如韓石武之推遷得俞如韓園武挾
其冑鬚之雄而文受其影髮之短遂至一夫攘臂于
禁廷一帥反唇于西塞梳綺撓察典卷韝撓糾疏武
之軋文已見矣其漸至營衛之弁能鼓伍士而譟帥
䄍之桀能操文吏以吻識者慮軋之成激矣方文之
軋武武不惟畏文且相習爲文及武之軋文文雖不
畏武將不能勝武其究或化爲武弁宦璫之世界未
可知也近已見弱遂更貽亂文武相軋無一可者弟
緣文無文用武無武用各就其虛遂各成其忿耳爲
今之計假使救文之虛而不察武之尤虛武將益驁
文將益諱此亂囧也清流之禍竟供朱梁之桀亦何
益焉惟求文者以實用披不能以文自讚而武亦不
得絀其績且將用武之實求武者以實用被不能以

武白劉而文亦不得絀其劉且將亦用文之實而相
資也互相效也武無所逞其黠悍不破之習文無所
激其排斥不已之言庶不至以此豚彼而既無亂將
亦無亂伍天下可以長大平矣不然沿輕沿重必受
其禍即如宋制之雜觀察多為武流而南渡之弱又
多以文臣視兵馬竟舉宗祏委之海中一颶也明豈
可與宋同以獵戲乎

備荒救荒議

戸部廣西司郎中李若訥伏蒙　臺諭憂災報之踵
至應謌折之紛多一切借晉總非長計欲以責成各
省直寄托地方者講求備荒救荒之策將為具疏奏
聞仰遵隆指俯効蕪言分為各款妄塵清覽固無奇
畫第塞明問謹列于左

一曰備荒在預備常平之多蓄夫常平倉原以為民
和糴預備倉原以為民防急也今各處地方預備倉
尚有定額勉以塞責常平倉則以原無定額亦且寥
寥矣亟令省直自監司以至守令各干額定之贖穀
務為增積各于不時之贓罰務為廣糴必二倉充滿
而又善用其出陳易新之法勿致朽腐劉義康所論
積蓄糶貸常道權亟者要以平日庚癸若山木事積
流若水此官為荒備也

一曰備荒在義倉之有實夫義倉原為民間貸息而
稽之者有司也今各處地方非不槩有義倉乃典守
非人虛籍徒沿暫借以塞稽查既而旋無顆粒矣亟
令省直監司督守令各將義倉之粟務從查確出放
收息而又多方勸借舊數無拘慎選典守之人不入
奸頑之手唐文皇所謂非係賦歛而能利人者要以
平日社為外府災荒人若家儲此民自備荒也

一曰備荒在贖銀之併積夫贓贖以穀亦時以銀銀
為糴備而亦可無所不備者也今各處地方所報積
穀勉如其額而在庫贖銀問之水濱一值荒儉無從
貿其銖兩矣亟令省直監司督守令自積穀之外仍
將贖銀報積若干監司亦亟同之用以廣備倉囷備
備粥食皆可取之此管子所謂藏鏹既多耕耘亦贍
者要以平日積之錙銖災荒遂成什伯此官廣為備
也

一曰倡荒在勸輸之有素夫輸粟原以救荒而實不待荒始舉也今各處地方樂輸之家大抵皆于荒儉而無事之時不聞勸旌升斗者矣宜令省直監司守令勸諭如有願輸粟得旌獎者勿論多少納之于官官爲貯倉申請旌義讀人所謂貴粟使民以粟爲賞者要以平日粟爲之名災荒粟爲之利此官令民廣爲備也

一曰救荒在賑粥之必速夫遇災議救惟粟與銀與煮粥耳而遲則無益也今各處地方一當賑濟文移往返粟未入口銀未入手流者已久死者已多矣宜令省直監司守令凡凶荒之歲勘災既真一切散粟散銀及煮粥等項取之倉庫布之飢民或馬上傳檄或刻期完報又發民得實惠然後番覈之民計日可食蘓軾所謂救荒不必往復勘會者要以速得一逾于百後期兩不如銖此官蚤爲救也

一曰救荒在市糶之欲平夫災民除賑濟外苦于荒穀價踊而便宜在官也今各處地方一值歉歲有司紛紛遏糶監司汲汲禁踊值究之價迄不可平而厚積之家杜而不發民益窘矣宜令省直監司督守令將倉中储粟出以糶市平其價佐得價收官遇便復糴官之穀價既平民之得穀自易李悝所謂貴賤以時者要以賑濟代入求生平糶聽人自生此官與民爲救也

一曰救荒在賑粥之可繼夫散賑煮粥原以極飢而飢非旬月屈指者也今各處地方賑粥之救粗塞目前苟且了辦其實春飢未已夏秋復飢而有限之施曠日持久難矣宜令省直監司守令將見在粟銀加之多方設處即如春飢之日覈尤貧者計其存活秋若仍飢再爲措置曾鞏所謂槩以粟銀濟之不如約而揔濟者要以計入則中多未覈計時則後有均沾此官詳爲救也

一曰救荒在勸輸之權宜夫凶歲官之所措有限不得不勸之民而常例不必拘也今各處地方遇荒議輸凡輸粟輸銀並得申請題奏旌異以示民而涓涓所供西江則亟矣宜令省直監司守令勸諭民間凡輸以救荒者或給散官或賜坊表即罪人自大辟以

下似可酌贖准輸必不為例漢人所謂入粟得以免
罪今亦未為迂說若要以官之所假非名器民之所
獲乃實用此官與民詳為救也
以上八款行之在守令覈之在監司覈而議黜陟以
上之在撫按得其人則責成不妨九陟非其人則懲
創不妨三褫甚至不肖之吏借荒賑以潤富囊若或
粉飾之人窺風旨以博上賞尤不可不嚴為綜覈力
為主持者大抵賞罰不明備荒救荒之長計眇矣故
愚衷惓惓望焉不審可備採擇萬一否也惟　臺覽
而赦之幸甚

遼事初起議

自遼有建夷之警中外動色岌岌褰裳而拯之徵兵
募兵措餉貸餉擇經畧起將帥借力于北關朝鮮圖
間于西虜諸部亦庶幾群策畢矣今且半載而奴酋
墮我撫順三堡之後又尅撫安三堡進尅靖河失兹
要害駸駸未已我之募兵于遼甫萬而無甲無械猶
然市人徵兵四方幾十萬而僅能保天津以數千餘
至且數不經戰之市人直伯仲耳討帑如洗僅得十
萬金餘皆乞之水衡[illegible]閹寺及晋都索之鄰國役糈况
復未盡至至亦不足[illegible]餉軍也經畧大臣久至遼而無
可為計諸將帥輒[illegible]望於途觀望不進借兵餉以為
口實北關朝鮮不濟緩急西虜乃遑兵與夷鬭我由
斯以觀名曰褰裳實乃袖手宫府之地閒若無事始
猶曲突焦頭之介今則積薪厝火而已　當宁抑以
是無大患直疥癬之而已羣策之舉終不敢以為然
大抵稍矜踈者曰夷曷足慮以海內之大一統之盛
直勦滅而後朝食無難也此據其形耳譬之大家已
就銷溢而從旁指授如何如何以為計竟不思何人
能辦即倚此指授者辦之又不能則據形而且捉影
抱凜慄者曰我之應敵爾爾夷憑其黠悍由薊鎮犯
京師將有不忍言者矣此究其情耳譬之大家將衰
為無賴所凌侮而弱子孱僕自分必敗特需時日竟
不思彼亦人耳果出死力豈遂無錐刀之割况勝負
未定直自恇怯也則究情而且撓志總之中外咸以
局外之策策而亦以局內之策策矜踈者局外之猶
徉凜慄者局外之嘆息應無所關貌與退等今之似

有策乃無策其病以二曰在朝無法在邊無實耳上於言者不得禁其言而是非兩置真偽不分何以紕其恢張誇其慷慨謂用言無法上於用者正當稽其用而功罪不明進止未決何以懲其摧靡作其鋒穎謂用人無法下之言者易于為言而人人抒寫言者倦聽者厭即有奇特亦鮮確中謂言之待用無實下之用者難于為用而人人幾避用者諉使者聽即有發憤亦鮮機謀謂人之待用無實上既無法而且有忽心蓋人主以天下莫非我兵莫非我餉緩司農司馬之措置而使我為餉府為兵資則忽於吝況左右之說入邊疆之說格以平日偽無事例今日真有事則忽于蒙且吝且蒙今日無法之病髓也下既無實而且有驕心蓋四方以遠人自可為戰自不能戰而索之于遠以佐近徵之于舊以易新則驕于恃況遠之禍福方歧利鈍將剖不以他人之已應者代為受可以他人之有緒者代為成則驕于窺且恃且窺今日無實之弊源也反無策為有策亦在局內之身必不為局外之見可矣而揣局內者揣夷情揣我情以

行其法而鬲其實針血箭鋒不必參連九孔惟在中肯耳夷情之內犯也取遼也不可料吾即以夷形窮之語曰以中國攻中國夷狄之形也奴酋摑然較之晉五胡宋遼金狎中國者猶相懸耳夷東虜西既有福餘三衛間之彼能生吞薊鎮乎夷與虜為婚姻人面獸心未必推置綏由薊犯我能不為虜嚮斷乎然夷雖未狎中國而部下華人多所嚮導且自其始受我封秩屬我羈縻已胎之以江河之滴至其傭身于遼人歸拓其夷壤已漸之以飄颻之鷹噫今日東夷亦未必非阿保機初併八部時乎夷果取遼能保其不內犯而遂大異燕雲之失乎此夷情也我情亦不可料抑以我形窮之語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形耳今塞下豢養者鴂音已改鳩服漸迷但可為变夷而大非以用夷四方徵至者間有降夷稱為勁伍但僅存其胡服而盡靡以華俗且此酋固中國所素睚者也一旦飛翻諸邊縧鎩之虜能無恐其桀驁而又中国所竭力以從事者也一方騷動諸邊調發之隙能無復爭漢大況鎮兵素習于譟或偶譁于餉而小

為東陽夫為朱泚未創焉先自創者有之郡邑素苦
于貪或偶畔于爭而外有南詔內有黃巢以民禍乘
夷禍者有之縱使諸変幸不作而徵兵不已則疲徵
餉不已則困將權不相下則寡死綏之心經畧不能
東則騫狥國之氣勿論奴酋使倆能為我難我之待
奴酋者反足肆其獰猘矣此我情也然而今之法固
不難伸惟群臣所言令主者明別其當否而可用則
用不可用則絀之如聚訟等于議禮者儒主之次且
非兵君之乾斷亦然耳惟邊臣待用嚴示以必然之
期而將不得狥士大臣不得狥將如藩鎮禁兵易以
倡亂者亂世之雄桀非平世之祖官能辨耳今之實
固不難責惟言無盡效第可用者使言不可用者使
不言而議自衰止如議論多於成功者衰国之壅飾
非所語治国之鑒別耳惟用無盡效第使盡心于任
不使分心于諉而人自精勇如敗軍後世不復者吾
亡之虞獵非所云撥亂之大機耳總之逗遛有法諸
將無後至之玩私鬪有法介士無沿途之擾經畧任
之以法大臣無中制之虞將帥分之以法武臣無自

用之凶進戰有實行閒無浪舉之兵固守有實壁下
無不備之具此則以我情決夷情矣然要在朝有知
人之相而後法行邊有知兵之將而後實著乃今且
勿論駕馭約束試問其所用即拔置極一時之選而
不敢遂謂更無人李綱起于庶寮岳飛奮于走卒猶
足為危宋藉今天下之才豈遂遜宋第廣為之招當
有應者不然奴酋所用獨非華人惟我因循不蒐剔
耳故法者有衡有度之法非但能斬能縛之法也相
責也今且勿論戰勝守完試問其所用即超距集一
時之銳而不敢遂謂能知兵老种徒能料金姚氏竟
以亡敵此誠為弱宋惜今邊圍之人豈遂勝宋必善
為之應方有合者不然兵餉具備一奇莫展曠日持
久竟何為耳故實者隨方隨應之實非但株枸膠柱
之實也將責也惟今日不知人因不行法謂承平已
久巷頊非猝即以鈇鑕加之怯者有退死無進死然
進亦徒死乎不知法豈不可行不得其人而狃法是
以羈靮之御馬者御牛已失吾法矣惟今日不知兵
因不為實謂靡弛無窮智力有限即以肝膽圖之巧

者能為炊不能為米况炊炊亦不能手不知實豈不可為不滑其用兵之術而欲實之是以芻狗之供死者供活已失吾實矣大抵用言用人之法昧者求之天下益疑明者以一人之情央之如符秦之兵果擇謝玄以勝而後可言兵用兵之實昧者索之天下益窘明者以一身之情央之如金人之寇果為宗澤能禦而後可蓋上下皆能自策相臣與邊臣尤能自策而局內之局思過半焉不然第執形以為言正猶大家之策不策其人竟將何補建夷取我犯我詎在晉宋後我於東事者不必咎策之未合正咎其人之未得故以法與實贅之究其局內之說如此為九九局者且不舍法舍實遼事恐不啻九九也𦍑再算焉

遼事再敗議

方遼左撫順所陷之後總師全軍沒於塞外旋併清河失之此其初敗耳我亦調諸路之兵暫各省之餉募遼人之兵措遼人之餉起宿將置行間勝負猶未甚分也及今四路進攻三路俱敗亡三大將及二文臣數萬兵馬委于一擲建夷且乘勝內薄寬奠旋而復去聲犯瀋鐵與取北關勢岌岌矣復議調兵而或謀不應募兵而或寗不應朝廷之上以互守為言然且亦無以為守若是遂無策乎遂舉全遼界之于夷乎遼失而畿輔京師可仍保乎吾因慨邊臣之計不定而廷臣之言為害也循其始不過曰防曰剿而方今承平敉壞之日值勁黠積謀之寇互防不互剿一恒人能知之但無能畫以玦耳迄其敗不言剿言防之一語又一恒人能道之而尤未見其決于玦不還于環耳故今日遼左一事前後皆可云無策譬之有危疝者及其未至底止庸醫襍進方脉紛𦁛倏以為危倏以為否𦍑其未至終不免至耳而卒無有决其如何以緩死且可不死者謀國不定之害直令人永思而不能安咨嗟而不能已姑自其向之不定者言之蓋無一事不爽也勿論北關之措置亦勿論撫順之被襲第言清河敗陷以来諸所圖揆者起經畧而不責其何以定畫俄而不兼撫俄而兼撫又俄而兼撫起大將而不責其何以嵩閫俄而僉五府俄而駐

榆關俄而促出塞議募兵又議調兵兵之襍以市人未嘗覈也議搜餉議加餉餉之虛糜無實未嘗罄也且調兵四出而過期之罪不行援兵縱害而騷民之誅不果況經臣撫臣意見牴牾大吏諸帥節制渙散至于夷情之詭毫無所得于偵諜陷城之久毫無所效于空壘遷延歲月虛費金錢而朝廷不睹强弱之大校邊疆不思勝敗之肯綮內且促之使進外且不量而進促之者第虞師老財匱而不知不教之兵無能之將秪以予敵不量者第以事迫嘗試而不知無家進止之機彼我主客之形一出不繼是自送死耳然邊臣亦嘗言持重不泄廷臣亦嘗言輕進非計而悠悠築舍譊譊鬪蟻卒以進兵誤天下大事誤宗社長策向者所云不定之計貽害之言也說者借唐楊國忠促哥舒翰之戰以為喻雖內外文武非國忠比而其事固相符非過論矣褰裳號呼倉皇狼狽乃當事者不得已而議僉遼兵以其人守其地且募畿內及近省之兵亦調宣延之勁兵以助之不得已而議借金花之上供借各省之額稅文武亦爭捐俸錢以充數十萬之餉乃調募既多不應方遠其領兵者于法而僉兵又恐其鳥駭獸奔也上供額稅既未可以徵之于　俞旨而合升斗之捐亦未能令其投醪挾纊也則亡無策之慮也總之天下承平久積蠹深議論即使可行行者猶難而況其心心喙喙徒為評語手抑即使得其人以行之行猶未必即效而況虛名盛氣儌事勃亂乎且所當之夷非他夷比也雖其國狭事微而每以詭行師以伏決勝華人日為鏦鋋降臣自為指向勝不驟進進不虛發又西虜與之婚媾北關從而覬望開鐵之介寓遼幾空遼陽之境加危在即我尚無策以守之又安言戰論而至此勿云堂堂一統不為靖康之續也噫邊事幾不可為而不可任其不可為天下未潰裂人事太周章夷欲長驅而未決虜欲合兵而未決我尚有可為也勉定其所為者而已勉定所為何如竊料奴酋前後詭計主于誘我誘之不得則攻我我竟不能舍守之一策而守之策在撫西虜在連北關借其虛勢而募兵調兵僉兵搜餉借餉加派之說亦竟不能舍之為實用要之無

兵不如調兵募兵也調又不如募也加餉不如挖餉借餉也借又不如挖也僉既未行矣即如忽然僉之川驚魚潰恐即峻稽抗之誅不脈强天下而且貽以猝然之外患加則已行矣即如年年加之民詛户怨恐即嚴逋負之罪亦不能强天下而且激以偶起之內患故募之于近地猶可以厚而鼓之調之于塞上猶可以酌而諭之挖之于官帑猶可以實而輸之借之于上顧猶可以公而予之但募且調于未大敗之先尚易而當此既大敗之後亦難乎募且調也然

僉差為便也以五分募以五分調可耳挖且借于泰大敗之先尚緩而當此既大敗之後尤急乎挖且借也然與加差為便也以七分挖借以三分加可耳竊以事已至今必明諭以募兵之為守不為戰或可以收拾于殘壞之餘即調兵亦如是必徐圖于募兵之守以為戰或可完固于杌棿之日即調兵亦如是若挖餉借餉不得已而加之則以守以戰無不可需耳大抵兵之為兵有利方可使赴有法方可使嚮向者調之募之不過以小利為市人餌法固未行也今迫

之而誅嵩以法從事不惟文武怯而不敢任即天威亦惻而未可屢厚之直而示之守猶不從者乃以斧鑕加之然後兵可集矣餉之為餉有制方可使出有法方可使行向者加之挖之未見輓輸輻輳相遝不絕也今倥偬不暇而仍無所短長不惟郡邑之奉令有時稽即天朝之握權亦有時阻公挖公借而量為稍加有不能措置徒擾民者乃以三統加之然後餉可出矣定其固守之議而天下庶不至搶攘為亂定其守兵之數與其餉兵之數而天下庶不至空匱為

亂令既畫一人皆曉暢恩威方可並施而守戰方可互用然其大肯綮在得一知兵之將知兵之將不必在今日宿將也廣為之招而真為之揀或有岳飛其人在行伍中或有虞詡其人在下寮中未可逆世無才者惟勿以名用之而以實求之果得一知兵者授之以任因人為兵因地為粮必有方畧區畫即需之于援兵而援兵亦有所恃即需之于增餉而增餉亦有所用邊事固猶可為耳或以遼東固守非屯田不可以為兵為餉者夫屯田則因地因人之上計也但

遠之也蕪非一日矣佃者適不佃者擠雖有隴畝不可驟明忽而理之恐林林戢下者不仰田而仰金也此誠難矣乃使夷變日久可姑圖其一二否或又以遠且無粮可買冬春之後枵腹待敵非海運山東之粟不可以為餉者夫由旅順以至遼海洋既非滔天而販商亦且習水但風波不測刱始非常恐一片大數未可便為枕席上過耳及今蚤為之圖猶不至作西江之活鮒使圖而不大效不妨一經始否然其事在知兵者酌為耳要惟不徒言之而必善用之其用必期于當而其言必不期于紛安見遂無可藥耶正猶危症之人果診其脈明而出其方合尚可以支惟祈得一善知方脈者亦不必于屑屑醫肆中求也進而為杞天之憂今天下非難于兵難于餉餉足而兵可足方今太倉如洗吏橐如林所以議援于在公如唐中葉墨吏之弊甚烈至盜借以為名固可鑒也内帑如海還需如支所以議借于上用而併祈于多羨帑如唐之瓊林大盈之私卒為盜物縠鑿不尤烱烱哉古之增餉者亦莫如唐之中李間架羨餘紛紛日

益而反至君積與民積並盡故今日惓惓之望幸反此轍一旦發百萬以資遼不徒增之于百姓而遼固可守也世之將治有一言即求一言用世之將亂有千言不求一言用惟上既似靳于二庫之發而下又無子儀光弼之才且至不免為宋之危而奚啻唐之衰者噫天下不知所終矣危症之良醫又不自攝而委之于六運之淫可乎

孟避禹子啓辨

孟子論舜禹之受禪皆述其避而後就蓋古聖人於天下大物惟順以得之無逆以取之南河陽城直虛舟耳余循疑夫堯舜之禪已灼然于群耳目非俟升遐以後觀訟輻輳而乃決丹商已安于不得舜禹已忘于得特以明其無利之心超然遠引非斤斤焉必以三讓矯高也苟其借避以見志似乎舟之忘人而未忘水矣故舜禹而避達者夷若不屑乃孟之禪孟子亦述其避則有難以解者禹子啓賢非若丹商禹心固堯舜也禹待孟固舜禹也禹所自置宜如是孟既賢矣詎不知君子已褒字共屬而我不必為舜禹抑不必為舜禹之避孟所自處宜如是而置亦不爭爭為駢枝而置亦不讓讓為蛇足安所稱聖人之虛舟乎或曰自古皆禪受益亦虞其及己也故避之不為多余辯之曰聖不凝滯于物天下禪受有時世及亦有時孟而賢且聖矣詎不能料與子之造物料哉主之與情直待觀訟僧往後乃瞭然耶舟之忘于水又忘于人也故為虛舟如其去人去水而為膠舟之處亦非虛而任觸者矣或又曰益之心至公無物即其讓也亦無矯即其讓而卒以事啟也亦無抑較然徑寸天下信之啟亦信之斤斤為益求其不必讓者猶存乎見少也余又辯之曰古今遼邈事歧情殊誠不可以界域揆大觀然其理亦不甚遠明明知啟之賢矣縱使群情歸我我猶可送往事居率衆奉一不出于事而出于讓事與讓有間也況羣情未卜遽避之即非矯乎無乃隣于舜禹自待乎及其嗣子將立退而反事之啟即不疑而益自待者容有未安乎虛舟來往不免浮沉于水漩濟瀠洄而入焉竟非人與水俱忘之虛矣蜀先主之待孔明也雖非禹益比而先主之終孔明猶矢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況益豈難孔明之忠者不出事而出讓乎噫孟子特以寫與賢與子之天所為援証不必其故實者也讀書尚論疏觀其志思過半矣如必以避子為確據乎細溯其中不無滯礙不惟益之箕山似為庇贅而舜禹之河南陽城亦似為紆折睍訟謳歌幾于晚世勸

進之箋而舜禹僻讓幾于招人之進已者矣要以舜
禹互讓孟不必讓衆若所引之說不惟聖非虛舟之
應學士亦刻舟也夫

學術辨上

夫學之一言世人鬨而厭之然其槩所閱歷不可不
謂學術之一言世人鬨而豔之然其得多失少而往
往以其術敗此何以故嘗試索其病原彼誤認學以
爲載籍流覽者也以爲裝趨因仍者也審爾亦安用
之而學不若是瑣且迂彼誤認術以爲設械耳籠物
耳審爾固有中有不中不免紆阻而術不若是險仄
而不達蓋學術非二義也學之有術其指甚深甚皙
故古昔聖哲無不言學更僕未盡而術智存乎操慮
孟氏惓惓及之何嘗第以博綜稱以鑿皺枸以巧詐
詡耶至於司馬氏評博陸云不學無術張孟州箴寇
萊公亦云霍光傳不可不讀耳食者流遂以學爲耳
目之漁獵而諱諱于術者又遂任智而不學向之世
人相誤者也乃儒者以數訓學又以覺訓學效爲之
說頗類宋人訓詁理障而覺路之說又頗類近日良
知虛解宋似溺學今又似溺術其究與不學而任智
者無以異也亦誤也天下之理不在日求其何以爲
學何以爲術但更以觀之人不可不學而學自有其
術如是足矣學術折衷于孔氏夫洙泗之間指向基
乎未見以其學與世相角以爲世盡不學者盡學而
不得其術者也即其性相近習相遠之理不逆距一
世于教中而老氏且龍之公山且磨涅之向魋微服
以解季桓不能以避如有用我則爲東周不薄乎魯
也世莫宗予刪述以老不軼乎魯春秋也大抵聖學
一本乎易而孟氏猶知之以爲聖之時蓋易之爲道
術至易簡耳與時偕行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可
以苞古可以通今千古之時詎廢春秋之時孔氏學
術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宋人未能知易故慕孔而昧
易之爲孔慕時而昧其當世之時惘然自尊人已兩
禍近日王代之學醒快直提則有之而易之爲易未
協其旨也時之爲時亦未洽其用也不無惘然之過
而特其禍頗甚于漸染之後未即甚于名譽之衡然
濡首亦溺窮鼻亦蹶矣竊以聖人之學術至易至變

性與命合理與氣數合無所有無所不有故廣大之精微盜跖亦有因應知機之造化獲麟亦有先覺天地古今總曉然渾然于所學之中而冥冥歷歷術徑自在所以能時然不失正耳人不可以至聖而不可不以聖學為鵠要自學得其術者也宋人斤斤學聖而反失之又以聖學不以學學也則見夫宋之時為氣厄已之當宋時為數塞是古非今是我非人以學術為舉世所不知而第而挺去安得天下之皆德暨人耶近世王氏又以其學為聖而亦非以學為學也若併理氣數變合無間而氣數不免忽理亦不免未透是無是非無非王氏能遂脫耶天下不獨以宋排之而亦有以致其排之耶夫以學學者學自有術亦不在聖亦不在易而理氣數靡不苞穡運用惟宋之邵康節幾之彼其學術以易而無所異于宋之時竟以學學而已所自道其無名者盡一方之情以至盡天下千古之情胸中之滓漸去以至無可去乃田夫孺子冠冕賢碩咸與之偕而不以其理自殊即知其時之不可為亦自聽時賢為之而不以氣數相阻當世不以為殊也阻也邵氏之學術可謂人已幾乎者矣烏睹學術之邈近日良知之學泛濫觴已極得如邵氏者而其流可平也余以待後之君子姑存其辨

學術辨下

學術之楷至今日而幾晦其不知學術者既以學術為迂謬其稍知學術者又不免以虛不事事之見誤之蓋天下人才不同揮霍馴謹方正圓通非可以一域域乃至于實任事者世固乏人而方且自屋以通也先正嘗論一代風俗流于鄉愿而近日若併狂狷亦化為鄉愿者如遂以此為學術無論非聖學即承學已失之誤矣誤矣余竊其由大抵似以佛氏之說惑而實為王氏良知之說惑方良知一倡猶詡其偏及浸漬移易人見良知之徑捷咸曰吾明此心耳已而遂視天下一切無足以縈吾心徑捷流為自便自便流為徵巧是非心益真而益不肯判是非利病心益真而益不肯分利病其於世之間隙無不了於心睫其於已之忸怵無不習於膏肓稍慕學術者既借性命之緒以飾其情偽之根而不知學術者亦不覺

入於悠悠漠漠之中以自辜其沾沾泄泄之隱慮而不實通而反窒蓋今天下知愚賢不肖悉並生並誘于竺乾之糟粕而醒醉均非醍醐其惑方大矣所最可怖者良知原以矯鄉愿而鄉愿之流弊乃正以良知之借而更深如慷慨即為逡巡執持即為覬望至淩競莫如朋黨而似亦離合之無端至紛囂莫如議論而似亦陰陽之兩幻即昔為鄉愿者倘不足以槩今為鄉愿者也總之類劉邵所云依似而與其所云間雜者又相類邵分依似間雜為二今合為一邵分以人才今合以人意學術所蠧殆有聖哲不足逆睹而其原乃知之一字貽其禍蔓耳以知解亦以知禍恐王氏不意其濫觴至是而學術之晦至今而亦極矣嘗以學之為學漢唐尚未數數也宋人酷言學而淺乃說之為霸明人酷反宋學而今且亦說為霸且流以鄉愿又不啻昔為鄉愿者然以此槩學術之為妄則不可夫其為學術者非真學術也其知者非真知也乃攪不知以砭知其蔓又同於知以不知佛之見求知佛也非知也以不知聖之見求知聖也非知

也即如鄉愿一言安見不美而以愿寓之為鄉遂多一售世之聰明矣夫學之有術因其途而踐之跬武千里歷落分明而又何以為害焉故以知為學術不免似而不真以學術為學術耳一真已卻百偽矣曠覽六合遊眷千秋而不以一掬之靈自標也廓大道于夷庚闢世界于榛莽而不以一掬之通自便也且知以為學術者與學術為學術者不過通與礙之分耳彼曰若是而學乃通於四通之衢然四通之衢即在學中何煩更豁我聲適無適學者自以能知所向而為學之途此知是矣豈若即之于所向之途而南北曉然乎直若砥矢也蓋天下枉榛不知有學聖人方以學示之天下聰智百出紛綸日勝乃又有為絕學之說者良知含技亦與絕學相似而指向反眛聖人方且以學實之舉足即達自然理解學術灼灼可據而天下萬用疇非實際也乎此可破鄉愿之積習而吾道之真豈不著耶夫鄉愿亦私是其學術者而非真以鄉井囿也如近日狂狷化鄉愿者又豈真以鄉井囿也識量有限雖世宙可以斥之為鄉跬武斥

斤千里憂憂勉行四海而其術亦居然不達也故曰知學術之爲學術而更無蹊徑矣勿但猒薄宋學爲迂而云明學之通不可猒薄也間襟依似劉氏之憂方大故又辨之如是

說

梟鳴說

李子向者過家於所居夜聞梟鳴已而數數聞之家人亦莫不聞之乃遂晝聞之李子心憎且懼蓋梟鳴非吉人有恒言而僕婢之佞者婉說其說曰此居久閒而梟偶巢垣壁間驅之若蚤蚋何病焉一日與客談及客之稔古者緩頰而參之曰梟鳴亦有兆吉仲華以之破敵率更以之改官子其需之安見惡者非吉語也余乃嘆曰人以梟爲凶吉而梟亦不知爲[illegible]吉彼自夜鳴耳鳴者栩栩聽者遽遽吉凶人之所惡也窮其惡梟之故蓋以梟食其母與獍同惡又梟午不見甲夜以後乃見而捕鼠暗中作惡于所不見故惡之乃梟誠惡直其性耳彼亦何有惡心世之既有惡性且加惡心者視梟百也人不自惡而惡梟乎惡者亦不察矣噫吉凶以人言惡亦以人爲惡爲者勿論良忒皆欲其吉及與凶遘大抵自壆者十八九而人情顧以我斤斤自好此奚啻至圉梟屬也審爾未聞梟而已有梟梟鳴鮮不凶者然則梟亦何關于人

賈長沙之賦鵩也，賈先有厄竄邑邑之念，卒以長沙坳。李鄴侯之逐蘄而聞鷄也，令坐客御之而浮之酒，賓寬然有以解脫，而蘄之風濤迄無恙。與其自殛，不如自寧哉。乃天下有出于意外而梟偶符之者。夫不祺而禍，聖人方有之。聖人意外以理所遣，常人意外以請所遣，亦不可謂禍變之來皆梟類也。然梟果兆凶，吾不能禳，又不能避，斯亦委任耳。余弟知其不爲梟夫。

四品稿文卷之八終

濟北李[illegible]著

策九

凡天下治亂之繇，法與議幹握之。法者帷上得制，法而議者靡人不得議。法毗于順，議毗順而似逆。其治也以法定，議其亂也以議存。法抑以議撓，法法制之自明君，或操之自雄主，制固議壹，操亦議衰，治為可約，而亂亦為可馭。議倡于賢士大夫之口，而附于紛紜歧錯之衆，倡以護法，附以托法，即撓亂以浸假于矯厲，而釀亂則浦于不可知。夫法順易見也，議順易見也，至於以順而成逆，其議為天下亂鋒，此不直人以不可知，彼亦不自知者。然當其議之激也，有明君或雄主引法而刃尺其幅，可以帖無譁矣。惟其議相尋無已時，始而爭，繼而黨，卒乃涉而借天府之法，不足制士流之喧嚣獵鈹，滑名為正而實以正為禍，于是左右宵小之黠者，借上之法以播弄其間，此以彼為竊，彼以此為竊，玄黃之血，秖供毒吻，而海內脊脊多事，安得不亂也。亂而未亂之頃，亦第定其法而已。法非左右臣工之藉也。上正行之則為法，而借于下則非。下正言之則為議，而竊乎上則非。法與議非兩也。盛世未嘗無議，衰世未嘗無法，定與不定之分歟。自昔為天下計者，鮮不兢兢于法。三代之世，聖明為治，適然曰法與天下公之，其道環君臣而會于法採。一世之末，議以資之。三代以下，英主為治，翕然曰法自一人操之，其道尊君卑臣而縮結于法，用一世議而示世以不輕議公法者，反其治極而將亂，臣得明借其法，士議各操以佐之，而亂成於遁相凌，在周末是也。操法者及其治極而將亂，臣得陰撓其法，士議各伸以軋之，而亂成於兩相急，在漢唐之末是也。乃若操法之盡反有不盡者，及其治極而將亂，外無強畔之臣，內有覺諦之士，宵人陰乘其法，士流陰絀其議，而亂成於不可知之衆，在宋末是也。總之，法與議維，議與法抗，維則福，抗則禍，而歷代之定不定者可以槩見。夫漢唐之議，南北清流正矣，宋之議，洛蜀尤正矣。乃與禍會者，法骫而議梗也。故漢唐議窮，何進、崔胤至借法以勝之，而亂宋議窮，温公至明法以勝

之而不勝卒以兆亂也蓋漢唐之衰法猶行于下而議者浮與左右爭衡宋之衰法似行于上而議者不浮與左右爭竊均于不定耳明之累朝爲法也類周以公類漢唐以操近日又類宋之操而不盡者明之中朝爲議也於周縱橫異於漢唐南北淸流無大異於宋洛蜀無異而實異者門户初起讕評甚盛然矯門户又不免營壘矣昔以大臣之岐路啟羣寮之分袒今以羣寮之殊壍操大臣之異品則非陳寶非牛李又非申溫也昔以林泉之盛名制縉紳之異論今以縉紳之意氣收林泉之附和則似黨錮似朋黨又似黨籍也其間豈無正議而漸以撓法濫觴之極并有角胥有筆青衿有腕黔首有吻邸報瀾流街衢叢沓始於矯激漸於倒置贗眞不可知矣勢極而返中涓滴之而驪珠之探恐其蠶粉將何以定耶竊謂今之法不在臣也必不爲進亂今之議固未定也亦不爲章蔡善世所憂爲黨者頗同漢之顧厨俊及公卿畏歆唐之牛李排擠互生而所憂爲禍者頗同梁師成童貫之毒流朝士耳悠悠坐視將無黄巾宋江已

兆端而金狄之釁尚未決也借上法以播弄者羽翼將成抗下議以愠愉者麋糟未已不可云非亂萌矣計此時也惟以法之是非剖臣下之品流勿距之亦勿任之以法之操縱防内臣之窺伺勿絶之亦勿幷之且内竪在今不及漢唐亦尚不及宋士大夫亦未至如漢唐之奇禍也者早爲振頊勿使事事諉人入淩自内而外大浸稽天耳余又竊謂議之日嚣小則近習浮乘法以中之而以訛爲飆大則英雄浮濆法以決之而以狼資虎石勒之排夷甫朱溫之從李振以士逐召冦逆未必其不至此也抑亦謁一之虞也噫臣不可召亂而君豈可養亂耶祖宗法程殆衆議之和鈞矣

又

凡天下漸成乎亂而不撓者無實事也漸靡乎實而不爲者無一心也任天下之道振其粉飾先去其二三夫粉飾之以爲掩實也粉飾既久而幾誤以爲實事二三之以爲難一也二三既習而幾誤以爲一心惡從振之又惡從去之乃欲振而去者必求其實事

與一心之要夫天下最不可粉飾者治兵與治食而最不可二三者、治兵治食之心、此兩端也、莊語之為國威國計、切語之為富强耳、泄泄粉飾曰威以蘭錡矣、曰計以粟鏹矣、此又曰如此彼又曰如彼、紛紛不勝其二三、然貧不可僑富、弱不可僑强、則市井駔儈且知笑之、盖士大夫好談天下大事以為名、而富强似避諱之不言、究乃舍此無所為天下之實、亦無所為任天下之心、然天下方富强、事皆自制、心亦自悉、天下治貧弱、以無制為制、以不悉為悉、而其病惟在于一借、借他兵戰也、借他食飽也、無事不思及兵食而王庖瞿于虛具、有事猝無可為兵食、而貼肉終于不粘、至此粉飾二三極矣、乃遂習粉飾二三以為固然矣、反借之害、第以其所有有者非未然而先有、則富幾而設有、又既過而悔圖其有、庶乎可以挽粉飾二三之習、不然借無已也、古之兵食、三代而後、莫如漢、内之兩軍、外之騎士、終漢未聞其愌、朝有賜租、邉有屯粟、終漢未聞其窘、雖時有譎[illegible]株送、権征易斛、而富强不減、至于晚世三明猶能資以破寇却虜、盖

逃之亂、特以兵食為豪雄藉耳、故先有者漢近之、唐之兵食、府衛租庸、初未嘗不盛、玄宗財靡于女尤、伍靡于彍騎、而成禄山之亂、德宗以身為積以藩鎮為漁、而成朱泚之亂、既乃講求兵食、和糴府兵、竟無大效、至于黃朱移駕、乃以資兵齎粮耳、所謂設有圖有者、唐似之、若三有俱非、而一無為害、則莫如宋、宋之禁兵廂兵鄉兵藩兵、而封樁儲食塩粟資食、亦富强矣、徽宗恃之浩費百出、凡馳遠畧、卒以奢黷罷天下、至于金人逼城、斂其傾國之貲不足飽、啟金人渡江笑其無百人以扼險、噫、宋之兵極弱、而食亦最絀、借亦無可借矣、總之三世之事、漢唐兵食相異、皆不至粉飾二三之甚、而宋人義勇保甲青苗方田為說綦美、[illegible][illegible]綦惑、則粉飾二三為甚、顧我明今日、似尤甚也、明之兵制、五軍諸衛、犬牙相錯、而達舍士商馴徠御而佐之、食制酌為兩税、而諸課程鈔税襍灌輸而資之、其初政靡不實、治事之心靡不一、富强軼漢唐焉、中朝以来、兵浸虛冒、急則募市人矣、食浸虛冒、急則搰贖羨矣、沿敝今日、殆有粉飾不勝誅而二三不

勝憲蒼萬曆之初薛臣以南兵用之而效此已不能無借兵猶有因人為用之意京營以二千餘萬而積此已不能不借矣為食猶有因財為用之意自後一借無所不借常兵為役占而消而川中之役借南兵狼兵以及毛兵常食為禮需而耗而寧播之師借營千萬諸省之叶輸勿論此雖倖以成事然不免粉飾其師老之失二三其餉糈之算矣乃尋常亦出于借問伍則答以能練而小有盜警遣委之兵不足用又練兵問餉則答以稍充而小有盜賊遣委之食無所出又索別營倖者粉飾無過以去而難者二三兩持以卻一謂可借一謂不可借痛癢稍隔意見多歧既以不可借竟亦出于借臨難無術善後無法明之兵弱如宋而食乏則向古所無也食益乏兵益弱弱而益驕且將有五代之兵禍不直若宋之弱矣余謂責兵食以實事實者亦虛非有一心何以圖之一心之臣其在今日不必不借也宗借昔先練其伍伍復不足而後借先蓄其粮粮復不足而後借應借者分兵以助之而制其自為戰分食以予之而裁其不得

不補索之心與應之心相為耳吾雖不得不借而非為粉飾二三勿以便遺不便勿以不便妨便去不切身之見激耻同舟之誼將出于悔圖之一策而練兵庶可用策食庶可支且可以為有備非任天下者截然一之亦竟畫餅哉故今之最要在其任事之心耳

屯鹽策

今天下岌岌多事而其最急最難者軍餉討臣曰餉之始以屯耳屯蕪且隱而青京帑胡不修爾屯又曰餉之仰給鹽課居半鹽課匱而京帑無以應索胡不修爾鹽夫兵自兵餉自餉屯自屯鹽自鹽也說者靡不謂然而試語以兵固可為餉鹽固可為屯非愕貽而訝高則唱噱而笑腐矣吾亦不謂不然大抵兵餉屯鹽之合亦以其合者策之兵餉屯鹽之分亦以其分者策之合而有利軍國若淨五味之調分而有利軍國若嘗五味之異調者熟而進之異者稍待烹飪耳請論其合漢始榷鹽而屯不資鹽唐蓋稅鹽而屯不資鹽宋令商入粟于邊塞中鹽于江淮乃始以兵資鹽猶未以屯資鹽焉明入粟中鹽仿宋而開屯滿塞下商粟即塞下咻則屯鹽始合較宋倍善矣漢以兵屯而猶需餉唐以兵屯而亦需餉宋之屯迄不就而兵始全資餉焉明兵屯仿乎漢唐而屯借鹽開兵借商力則兵餉始合較唐宋倍善矣大抵屯鹽合者乃兵餉合也請究其分漢唐屯鹽原不相資勿論如宋之折中轉般卒乃設為鹽鈔商不入粟而入錢屯鹽蓋岐焉明亦商粟改銀邊無咻者而屯鹽非復初制矣漢唐兵餉資屯資運勿論如宋輸粟漕粟擧四方以供兵而兵餉蓋岐焉明亦廢屯通屯仰資運以濟之而兵餉大非初制矣大抵屯鹽分者乃兵餉分也夫兵自為餉直需屯耳餉足于屯直需鹽商之粟耳必復其合者之善則惟改銀為粟改輸為耕邊軍得粟而後可屯邊屯得商而後可擧一如祖宗之舊乃有成功今庸可冀耶屯之沃土佃且占矣軍民互說矣屯之瘠土一望而蕪矣咻植無藉矣鹽之守支邊商賣于內商矣內商困于勢本矣鹽之越支餘鹽大包橫出矣私鹽夾帶恣行矣胼胝之貧賈絕跡于塞隴欲復商粟以疏鹽是求舟于山也戰豖之貧軍苟活于傭賃欲復兵屯以代運是索羽于角也至此即屯且替于屯聽開屯之說如惘而何以使其資餉鹽且替于鹽聽疏鹽之說如戲而何以使其資屯余故以為姑使兵兵姑使餉餉而姑使屯知為屯鹽

知為塩亦足矣就屯塩之分者分策之屯雖而塩差
易也何難開屯之牛種不從天降開屯之起科不能
日需開矣而無實入入矣而後多逋春鋪之功幾同
鏤畫塩何易餘塩之斤數可以斧裁私塩之梗行可
以繩限豪有力者三尺在詭自售者一隸耳律令之
決惟懸剸割盖承平之久興利不如除害開屯興利
也疏塩除害以興利也故難易爾也然屯塩皆有害
就其害分策之與其開屯毋寧清屯與其疏塩毋寧
覈塩也之古者不以勢奪射者不以奸奪舉其實數
還之于屯俾各以田入賦則額內之清屯之私墾者
不容自肥逸租者不容詭報舉其實數收之于屯俾
各以田出賦則額外之清清之即開耶大塩行而不
裁其夫帯當防酌而輕重減之則額外可覈舊引積
而不售其囤賣當防酌而多寡行之則額內可覈覈
之即疏耶清且覈皆除屯塩之害也屯不害始知為
軍屯非強弁富室之屯塩不害始知為商塩非勢家
猾民之塩假令人猶曉然有屯也曉然有塩也軍縱
不能畊而食畊者之入商縱不募耕而獲售者之直
屯塩即分安見不佳兵不知餉餉自至矣分策之在
分理之分理之歸于分稽之余始終以除害之說進

錢穀策

軍國之計莫病于以國資軍而不得已求資于國其
策有二粟不足則莫如積穀是豈糴儉散之穀以佐
倉帑之窮也金不足則莫如鑄錢是由本以禼之錢
以佐金帑之乏也今之篤目時艱者以為燃眉剝膚
纍纍而求錢不及矣陳陳而索穀盖不及矣枵腹之
士不能待鑿井之功築舍之議竟同于畫餅之美嗟
嗟盍以家喻國也家可旬月無金不可旦夕無錢錢
之貫索非便於篋簏而市易則唾手即獲軍國之需
錢猶是也家可郊野無田不可飛擔無穀穀之買春
非便于種植而待食則入口即給軍國之倍需穀猶
是也然錢穀之用於古常多利於今常少利於創始
常多利於承平常少利盖白金之權重而錢穀之權
輕司軍國者不能自制其重而聽之舉情所至滔滔
江河遂不可挽非獨求之不及而併置矣且試述古
今之為錢穀者漢羅三輔穀供京師以省漕遂令遼

悉築倉增糴減糶名曰常平唐之和糴祖其遺意乃漢唐並未以糴穀大給軍國也宋則糴商糴民軍國常資矣漢鑄五銖為適中令民自鑄唐開元亦適中而禁民始嚴乃漢唐並未以鑄錢大資軍國也宋則禁銅益肅廣鑄益行軍國甚藉矣然糴之民而民出粟如出稅鑄之官而官市銅如抑銅所謂管子孔僅重輕貴賤之指百不存一此近世戾中古也我明京腹有倉邊衛有倉制類宋始盖庚羨可支而後乃詘於空廪實源有鑄郡國有遺鑄制亦類宋始盖帑朽可倚而後乃絀于虛橐無乜穀併無買穀無鑄錢併無鑄銅庫藏之入不繼而貿易之資不充腹之官所斤以出粟商竊竊以蠹錢邊之官與商並不覈粟而錢則久廢矣錢穀兩不就而軍國益不足此承平戾開創也夫豈錢穀果無利良由不求軍國之利卒為貪吏黠商之利且以利成害耳穀利在乎歛散今之歛不必豐散不必儉其入之也不精其積之也或無用說者曰出陳易新便然此法互施于民倉若軍倉則量出而為收又換陳以為放者更佳也錢利出乎銅工今之銅多逋入工多濫費其鑄也苦不完其支也能幾何說者曰廣收精鑄便然此法互行于嬴時若絀時則入銅而即予直視工而方予直者更佳也盖富帑備懸罄之時發其實少猶勝其虛多穀果以所收為所放即粒粒皆膏瘠錢果以所估為所成即銖銖皆刀布況因金粟之不足于軍需也乃議及于錢又議及于穀假令錢之銅工俱不覈穀之歛散俱不纏商日為蠹官日為漏國家已不堪空溢乃何堪[illegible]察耶夫不能為國又何以資軍耶昔晁錯論貴粟在于民以粟為賞罰劉秩論貴銅在于禁民間之收買則不必糴粟不必收銅而天下之粟與銅皆利矣明之貴粟初猶行之貴銅似未有行者抑可一借前箸否故併及之

防亂策上

矯天下偏重之亂者必且偏輕然有道以御之即偏未害也至于受其偏之末流而御之不得其道偏重固成決裂偏輕尤以推委而決裂夫其偏重而偏輕者大抵在勢亦必緣人勢與人俱重勢既合人亦藉

之以雖行勢與人俱輕勢既分人亦縛之以跼蹐不過分合之介而已重者愈合愈專專胎亂形輕者愈分愈怠怠釀亂情所為御之之道合不令專分不令怠即偏亦治不然分而偏合而偏皆足以為禍而偏輕之禍為更大敕而防之道將安出不能鑿反其大弊惟酌勢制人不為專與不為怠思過半矣我明承勝國之積寬而監漢唐宋之得失反宋以强反元以肅及漢唐以畫一盖漢郡將藩鎮偏重之害絕而宋元政府節度偏輕之流則或沿其制置大指一[illegible]合天下之勢以為尊合天下之人以為用乃勢之在臣者常分而人之任職者亦常分綜其故不免襲宋耳嘗以千古君臣之際至于秦而上始偏重下始偏輕漢實因之而其積漸以徙覓存偏重于下漢唐國皆有然者至宋而上更偏重下更偏輕勝國與我明亦因之而其抗數多端下一無可為而上且愕然攬其無可為之虛具内則政地輕盖漢惟一相唐即三省亦嵩任相宋以文武兩府對握機樞已分矣明去中書隷六部分之分矣内閣之設終非事權嵩屬

也外則封疆輕盖漢之州牧唐之節使兵民由其總理宋以判監使已分矣明三司文武各異諸道軍民各覺分之分矣撫臣之設終非事權嵩由也其勢其人方不無左右之畫前後之掣在初始亦未見也祖宗有以御之也以承平久因仍顧忌彳亍夷猶皆遙蘆其官而縻然弛其任事之意故向猶有竊美之相今則幾于備員至員且不備向猶有養兵之將今則浸成驕伍至伍且謀主矣相不得自為必待部院為之而部院又牽于言路之指斥即一事不知幾逡巡焉將不得自為必待督撫為之而督撫又怵于廷議之紛摘即一兵不知幾牽曳焉其分之分者容于緣縷而不能成抒周于攢杈而不能定材卒以就其相頹相延誤天下之大幾壞天下之大業如向者遼左之攻勦一敗不可再振者其尤彰灼也豈非愈分愈怠實生亂階乎安見偏輕之逾于偏重乎偏重之末雖跋扈强梁翩然不制而内之敗地或有獨盡外之體圍或有勁兵偏輕之末當事者不能定一言用一人不能操一謀決一力有事則僉議議竟集舍有識

則將試試竟潰藩下無所措手而上亦無所取裁復議復試總成罔眩之象此無乃偏輕之甚勢消人絀而物窺漢唐迄襲衰宋者也然為破格之說者又曰相權宜重以假之疆事宜重以付之不知事已至此恐渙散之久猝難揫束畀之重無以副其重將益滋世議之煩挐耳余以分不妨仍分也第令各分其當為者為之勿以言從旁奪而止其罵勿以事從相委而作其怯相衷相體言之是非務俾別白六部理六部職事之利病務俾擔負將決將材兵之秘密務俾精知督撫任督撫寄邊之安危務俾堅主要以分其事任不分其精神分其言說不分其肯綮廷臣議之相與將審而行之大臣不得卸責小臣不得侵官庶於分之中不失合之意輕之中不失重之機懈弛之心既祛耑斷之氣又屏此天子有道以御之萬一哉天下道不足則言有餘宋之少成功多議論漢唐所未有之病也撲其故良以內外之事權既輕而旁觀之言柄遂重即其時或以奸邪在位妄有貶抑而言之重轉受其必至之會夫南宋恢復嚌不以為正論然以張浚為鵠而槩主戰以韓侂胄為戒而槩不主戰則議論紛之也一言蔽宋惟以恢復為實而顧其時之可為斯輕重之衡矣今天下議日浩煩功日懸墮遼左攻守亦自有定策而言者益重任者益輕恥忠實之心以國為戲衡輕衡重必不其然噫宋與我明之禍亂無乃以議論之重成其事任之輕而有異代同轍者乎此其由來者遠矣然一統金甌未敢遂謂以瓦礫缺也姑究其偏輕者之防云

防亂策下

凡亂之起於強臣強藩也必其天下不足于兵而兵在臣下至若兵已積弱而臣又無兵此其亂非由盜賊則由夷狄矣蓋天下盜賊之亂或以苛政饑年乘虛而發所乘者郡邑之虛也未聞即關一世夷狄之亂恒以疆事廢弛伺隙而逞所乘者方隅之隙也亦未必即關一世然此據承平之形未究積弱之情耳惟夷狄乘積弱以驁方隅而盜賊且因之以鼓煽將不止郡邑而天下亂階未可知其底止也故自昔不憂盜賊夷狄而憂積弱之世不足當遞發之激其有

强臣而兼有敵寇者獨借虎狼以禦虺蜴時收一隅之功特恐暴易暴耳有敵寇之虞而無强臣之兵相支雖久相距難勝廣徵兵而以爭抵虎多遣帥而以石障海加之莫待四生干戈叢起既無以博一勝又無以守萬全强弱不敵之數不俟智者籌之矣所爲防亂之計强臣不易防也有兵主以制之則已耳夷狄盜賊雖曰遠在塞垣遠在方域即得兵主而無勁兵且總總其不可制蓋天下有强臣弟遇弱主以成之而未必天下盡弱也漢唐之末是已天下有强夷狄與盜賊互至則天下無一不弱以與寇會晉宋之中葉是已然弱故在兵而不得不自其兵策之我明今日亦不幸類是明之太阿在上强臣强藩可置勿論徽纆一統夷狄盜賊乃後有足虞者非明之兵遂若晉宋之兵也晉銷兵恬熙其初已失之靡乃從戎之論不行而五胡腥擾迄無息期宋禁兵鄉兵表裏綰鍵已非府兵之盡制乃遼復遼蔓十六州不復收而卒令金人一至數南朝之無所備明興損益兵制曲防內則營兵外則衛兵書無敵于天下矣今日謂

之勝于晉宋又不可必何以故夫抵漢唐以來兵即爲民更番之制兵力不勞屯伍之法養兵不費自府兵不行而參戍存其空名倒歙遍于諸路明之屯兵承久旋廢與宋無以大異而凡爲兵者非怯于見敵即驕于索餉又況節度觀察易以文臣之方面都司衛使悉付武臣之庸流有柄之臣不得有兵有兵之臣不得有柄而兵之無所憚無所程也滔襲靡敝非伊昕夕也始之建翊之意蓋以將不得私兵兵不得私將耳迨至于今兵不知其將將不知其兵何以鼓而驅之有立仆耳一有邊左之警即議募兵即議調兵而徵發紛紜人情騷動關陝之中已有潢池蠢蠢者夷狄盜賊之遁生以無兵也調者募者敗沒于夷而調募又未已兵且謀民亦且竊夷狄盜賊之不可禦以無兵也宋蘇軾以兵時豢吏治持議論似猶可槪所不足者兵耳今固異代而同符者天下安得不亂而亂亦何以防之向所云弱在無兵不得不策其兵者也調兵募兵唐之中葉以[illegible]諸名將亦且不廢第易瑨帥之而敗李郭帥之而勝是在精其調募之

兵付之知兵之將乎然今且調之而謙募之而遣此不惟唐所未有宋亦所未有也不得已有即遼僉兵之說夫除遼人老稚之外悉以為兵恐遼人亦市人耳無論其聞之而騷即不騷亦何濟焉且遼兵今安在也即沒于敵而未盡一兵有一兵之家屬何至今不叢而補也補之猶必擇其鋭者僉之不必盡僉也僉之猶必四方之兵健如延綏者可酌而調不必多調各路也調之恐其不以籍兵應而以途人應領兵之將可叢而以法從也兵必用甲胄用器械或于工部取之或于遼塞取之而火器為中國之長技博求善製善用者兵之要務也至于腹裏諸邑原自無兵然尤今日之慮而鄉兵尤不可不為區畫也說者曰天下不足于兵因不足于食耳食果充然何人非兵然說良是大倉無蓄而總借餉加餉以供之尚且不至以然莫其有兵難矣然使有以供之不乏而積弱之兵能遽不虛糜無實用乎戰勇氣也彼其氣之不激亦徒飽于腹不飽于腕祇為果然之鬼而甚且恐狼籍在地怯夫捽臂不取者又何以置其防菜也將

者兵之司命有才將然後能為兵所恃以守以戰夷狄可禦盜賊可降亂可以消亦可以救夫天下之菜兵者尤在菜將哉不然明之以無兵而亂且有甚於晉宋者也而何忍言也

濟北李若訥季重父著

策

程策

問昔三代有道之長在諭教太子其設官秉時于今可攷者莫如周備而文武尤有身教蓋父子朞親身教㬥真耳歷漢唐宋所為教者兩漢非不有賓有師矣而不免悼望之惑與東海之軌唐建置宮僚視前代為善而反成承乾之釁宋之官制於宮職獨缺畧至參以內臣武臣而卒以待調停之策其他不暇枚舉大抵諭教之文頗為出其糟粕身教之精真渺矣可縷指其為鑒否　高皇文皇煌煌祖訓與寶鑑並垂及援事觸物以為教者不一而足而宮寮皆以廷臣兼孜孜講誦論說蓋廷臣即宮臣其制逾往代即肅皇屢以儲闈講讀詔示閣臣猶　祖宗制也能叙其為烈否　上篤愛　東宮灼然天下耳目而頃者講讀之員雖設講讀之時僅再至於廷臣合詞叩閽僅期以秋似諭教之間有疑且阻者何以稱焉人教身教皆以礲磋令德　天子疑於臣詎疑於身至情所屬自不能已試相與求其教之親而且真者靈長之助在茲矣

明王家天下蘄術治脉亦即蘄術德脉乃其訓諭以人尤以身也至于偶處其難則以人心感之不如以天性聯之何也凡人一家父子相暱相染去不德而德去不治而治亟旅之劘切易施而檮梓之精神亦易透人主一家父子相形相嫌德不德無所責屬治不治無所契操臣工之枘鑿難合而作述之規瑱亦難技故古昔為教莞於真晚世為教騁於文治治世之文者娓娓與庶職相鄭重而綴綴與繼體相矜莊雖非決天性尚以安人心亂治世之文者戔戔與泰交相牴牾而悠悠與震位相抬儗甚至疑臣之遷有所屬矣疑子之遷為人屬矣既非教以人抑非教以身矣不惟惑人心亦且妨天性此乃益難耳因文而覓實其道在交責于君臣使良臣効之為功因疑而覓通其道在還求于父子使聖父收之為德交責者任難常在上其說為轉圜還求者濟難亦常在上其

說為遇卷卒之身教施臣教亦舉所以聖父聖子良
臣相與共成德治者成其天下之家也溯而論之于
古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之文亦何從攷教制而三
代始可知故賈誼稱豫教太子斷自三代如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司過之史虧膳之宰見於大戴禮者閒
四方人民所好地土所生以及山川所有所無見于
尚書大傳者此或三代通義而又無如成周班班矣
其設官之制三師三少樂正司成無不列之其乘時
之制春夏禮樂秋冬詩書府有階之彼周盛明曷嘗
不以八百郊鄗猶一家自愛之爲而周召以聖侶為
爲耳學士以聖徒為爲雖爭然文武大聖蘊于周易
丹書銘于緝熙執競且見于逸書所語德惠忠信不
驕不淫括柱茅茨愛民愛費也不但神情喻之而且
手口喻之蓋金玉其爲而尤自護其家珍焉愚以古
今異冝繁約殊變周之儲教而師保即取元臣則無
嫌無貳千古可法其意人心如是安人主父子之心
亦如是安周之儲教而齒學不論崇高則近暱近偪
千古不可泥其跡人心不如是乃安人主父子之心
亦不如是乃安至于身教則無古無今不出型範天
性所牖又加人心百倍耳漢去周未遠彷彿齒胄猶
令其通賓延友於是浸假而異端浸假而煽惑以至
東湖之亂成于望思之悔原其故官不肅而時不限
也失周具官之意泥周下交之跡也東漢去周亦未
甚遠彷彿國子猶令其隆禮拜師于是稽古鑑其功
儒臣鑑其遇若夫南陽之對終軏東海之封源其故
官徒具而時徒厓也逾西漢之無制而遜成周之預
定也唐則去周遠矣兼周秦漢官寮之設而坊局之
員綦備師傅之任綦隆如六典所載諸職大抵燦然
者乃太子承乾魏王泰相凌即魏徵金箸之直不能
匡焉官與時似不賊周而真摯之意固有間耳宋則
去周甚遠矣兼周秦漢官寮之名而職司之重未明
除授之文相沿至用內臣武臣勾攝猶為媟者乃英
宗太后相嫌即韓琦定策之忠且費調焉官與時不
及周亦不及唐而闕略之跡有餘恨耳總而校之儲
教在三季者沖挹之厚首推東漢維持之詳次及本士
唐而西漢踈脫未備其防趙宋因仍遂流為陋要以

古之視天下事與一家事同故親近師儒儕偶髦俊而夷然忘其山嶽之崇欲然同于谿谷之卑諭教之意常實後之視天下事與一家事異故粉飾形貌隔絶精神而冉然臨于臣隣之上㨨然鯁于堦砌之下諭教之迹常浮蓋人心且不相洽矣至所為身教者深宮益以胥越大庭不思燕貽惟唐之帝範賜及甲觀似有足采而文字覼縷可謂志意組脩否惟東漢之勞于政事頗示儲宮以樂不為疲似有足以竦聽而斯夕抉摘可謂綱領昭示否竊以後世身教者但朕即刑法治具祖為提醒已不勝擧賢稱聖嘖朕即心思義理深為印可而猶存其真脉真統乎天性未動身教徒文父子之間或有粉飾乃若併其天性而疑貳之卒併其天性而鍥薄之如巫蠱之覆轍又不足言矣總之私其家非公一家于天下也處難之法正未易也求其得周家備官之意而不泥且得周家身教者無如我 二祖 高皇帝有垂法大端焉其著祖訓録也以為更歷世故剏業艱難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周至者又因發爲以論主器因讀書以

論教身而且娓娓于處事貴明處事貴斷也則身教者天性也 文皇帝有繼世大端焉其著文華寶鑑也以為推廣儲鑑增以祖謨可垂子孫萬世法而守此即為賢君者又因監國以戒偏聽因盡因以諭得中而且諄諄于明朕與物恕朕體物也則身教者又天性矣至如一切宮寮咸擇廷臣以兼宋濂解縉諸學士極數則為侍從出席則為賓師而省臺諸長皆得介於宮端之列雖周漢唐宋亦時如此而彼或磬折于齊宮兹乃趨陪于銀牓彼或幻慕于黄綺兹乃端選于夔龍彼或襍進于碁書兹乃壹志于丹黟彼或旁求于布素兹乃近足于纓紳故其體倍肅其防倍至然前代或有儲官而後有宮寮即出廷臣之中猶嫌特設之迹我 朝乃宮銜畫設而儲講即用雖立宮臣之號總為服采之常又其人心帖然盛典盡善者也無官不備無時不學歷 祖及宗守為懿矩 肅皇帝值儲幼即促習講命輔臣嵩讚查擬至當而灼灼嚴諭且曰朕不得不發言不發言臣下且必以君父未命耳又曰另肯不必候而部臣俟當行之年

即具奏行禮耳備官及時詎後　二祖乃言之自上
不需自下足以想身教之大都矣蓋二百餘年保世
滋大胥本于該海內望之謂　神聖創守求所以永
保天下而　神聖自視則謂凜凜了吾家事耳一性
孚合羣心効順犄與有道之長三代而四哉至我
皇上慈仁獨最諭教獨周玉契之傳宣無阻瓊山之
確瀾無瑕甲辰以前中外莫不仰而信之自是遂輟
講矣臣下累牘以爭而始有丙辰秋講之一日又有
丁巳秋講之一日自是復輟講矣臣下叩閽以請而

春講之旨不副秋講之旨尚遲宮詹坊局非乏嵩廣
禮曹諏擇非乏穀旦而　紫綍宵然銅龍閟久元老
之寸心殆嘔庶工之尺喙幾敝何惜承華一席地而
不使濟蹌其間也蓋值其難乎一時中外不免以向
之信者為疑疑在君臣則以龍德冝潛儒紳頻接恐
成耳目之嬗而愚謂啖亦過為浮揣耳疑在父子則
以淵默方崙朝講夕疎恐形勤惰之異而愚謂此尤
過為深慮耳以慈如彼以斷如彼御世闗世無情不
燭豈且姑且濡而示人以不廣也即有疑者亦臣下

好為無病之呻而不知原無可虞不知仰承其美乎
愚請以人教身教之說進而先論其資臣者方今
青宮茂德已著明兩而詞臣與閣臣須史鵠立不過
染紙數行對偶片語也夫日日而祈之歲歲而祝之
及其舉行僅故事相沿耳於是且厭臣之為教矣抑
使詞臣與閣臣有所更端將以人情世故相謹治亂
得失相嚴也夫日日而廣之歲歲而益之或以為太
叅訐且不必然耳於是亦厭臣之為教矣不信臣
之為言則誤教不信臣之為教則誤德併誤治而無

所闗其教無所闗其言乎人心惶惑非細故也紆迴
于此不如姑勿以臣教迫之而且懇懇　天子之身
教夫責身教者又豈克諄諄于堂陛之隔絕非其教
勤金錢之儲偫非其教恬棄奏之沉閣非其教疏桁
楊之滞積非其教仁內侍之含吐非其教肅言路之
掃棄非其教靈如此又將併身教者自獻矣不如姑
以無過者奉之于　上而即明以通蔽以其過者歸
之于下而積誠以為補蓋蹈然獨運本自以天下事
瞭若一家事有縱有舍有明有晦即繼世而如此英

沉也足矣然廹之不得不然或借一二以緌籠一世
而治世之術恐不可一二止惟勿令　儲宮遂習見
其不得不然為國是耳謅然獨殷本自以人主一家
事無不若臣下一家事有急有緩有頓有漸即保太
而如此紓徐也可矣然驚之終且必然或持一二以
先慰群疑而治世之善又恐不可一二止勿令　儲
宮遂抑知其終且必然為家則耳夫逆而廹之以涓
埃助丘山則人心共戴之迹也重輪重潤日祝承華
而未必其不獻頒而匡之以摸范帰陶鑄則天性自
合之真也日月江河時作燕翼而未必其獻于是薦
幾環玦靡非則象片語詔諭靡非箴規即成周身教
當亦可幾竟亦何難者　上既真為身教下乃從而
以人教進之以人教者果得廣陳今昔之善敗深抉
利害之興除固為厚幸然或不蒙俞允也就于揮洒
細故佔俾常工而忠心善道自有啟牖之術瑩精之
法如唐常綫教太子以書而依字去旁謂人主於此
聽御臣子不至全書此一握管而忠孝之大義賅存
今固可彷其指也如宋陳俊卿因太子自緒而進韓
愈諫文太子隨誦全文不遺一字此一啟吻而匡扶
之深旨苞舉今固可拓其益也如是以為人教　上
永且安之耶抑又何難者通周家備官及時之意而
不必拘拘彊之於其跡父子君臣融洩不二總如以
天下為一家然教之親而且真無以逾此世德世治
固有以精髓通齟齬者哉抑不止此五釆之士即植
上農五志之士即收次利而儲之教學亦在毓質淬
精何如耳　太子誠一切斧藻質有其文不寃而越
不嗇而縮自究其性以副　聖性之真尤為上計不
然自性不啟黃嫩之少師春華之家丞亦且以無益
而有損勿謂長琴之美不資于少海也此又德治之
肯綮也

問治天下必有綱紀綱紀之義見于詩書自古聖哲
咸稟以治而治之衰也乃始尋于論議論議綱紀豈
相妨哉往往以綱紀陵夷借論議以維之而論議日
勝或有綱紀之慮漢唐之治不同然綱紀皆立至于
晚而召釁大抵以論議晉未能治宋亦能治然綱紀
皆不如漢唐而至其召釁則論議之害為甚夫歷代

論議如崔寔江統杜氏蘇氏亦豈盡非然自道其意
耳而以名流居官寺以外廷除内惡以崇有挽清言
以祖宗之舊矯新法皆其在朝者嘗行之而卒以利
不勝害又果論議盡非耶抑用論議者有未盡善耶
我朝治體視前代綦肅綱紀明備灼然至今而承平
暇豫　天子不免有所操縱一時或有敵玩敵奸者
如諸曹多變例近習多借威輦轂多救民郡國多譟
起且邊圉太弛偷也綱紀可謂整整否而言者感慨
時出其侃侃以爭之雖不見録用而猶幸天下不派
此論議耳所維者良多或以論議久不決而綱紀但
可憂其說亦然乎否也今欲即論議以尋綱紀而綱
紀得論議之用何術而可蓋權力行之利害鏡前代
之得失若徒道其意也則易易矣

天下治亂之故上得操其權以行之下得盡其識以
言之而其流爲利害實相縮將治則上常行所當行
行之於言如水之順流相續而聲也言皆叶行而天
下不見其爲言祇見其爲行將亂則上鮮行所當行
言之於行如水之逆流有激而聲也行多違言而天
下不見其爲行秖見其爲言此綱紀論議之説也善
爲綱紀者不阻論議操世之確然之言而斷爲世之
截然之行權與識俱伸善爲論議者不撓綱紀相世
之決然之行而發爲世之詠然之言識與權不偏伸
故順逆皆爲一水叶違皆爲同治焉惟論議期于偏
伸則或識不無過也而權反有所不制於是論議有
利又有害害乃及于綱紀綱紀期于偏伸則或權不
無私也而識或有所盡絀於是綱紀有利又有害害
乃及于論議蓋水性失而無所不逆治術失而無所
不遠矣總之上下各爲利害也綱紀論議相仇而不
入上下共爲利害也綱紀論議相成而不乖其最要
在上不有其權其次要亦在下不有其識而片言藂
治曰上行之而下言之耳竊惟聖明治世如治水也
請遡其源治天下非屑屑焉以天下治紛綸林總譬
之魚亂而漁師不咎廢綱寧世不能弛絕綱紀之喻
取諸是矣詩稱綱紀文王所以摯周書稱綱紀五子
所以警夏蓋綱紀之義縷煩不爲紛出則治衆目也
叢委不爲涸收則治亂緣也有綱紀者治有綱紀而

為論議之挈衡者治綱紀之弛江河日下論議之昌
風波日涌國衰世亂徵耳求其解有曰坐而論之有
曰庶人不議似乎論是而議非有曰存而不論有曰
論而不議似乎論畧而議詳然其論之議之入心之
知見術多而治道之𥡴稽漸盛矣嘗為之說綱紀論
議皆古今不容潰散之精神血脉也一蹠百斃而為
綱紀百斃成其一蹠而為論議當其若含若吐國是
無成而有所撲憤以寫其勃鬱為綱紀之論議當其
盍吐盍盡群情相勝而有所趣舍以防其横溢又為
論議之綱紀合之兩美心得而主口得而宣歷代法
制畫一之時集思廣益者是也離之兩傷心心有主
口口有鳴歷代法制壅格之季披肝吐膽者是也離
之合之兩傷以為兩美壁其約束之不及節其撲抒
之或過歷代可壅可一之頃平衡酌度者是也三代
以後其治者莫如漢唐可以治而不能治者晉治而
有所未盡治者宋漢視秦立制唐視隋立制宋亦視
五代立制而晉縣未有制也此其精神血脉悉在綱
紀焉內丞相御史大夫外刺史守令功令自上有式

殿最自下有式漢之綱紀闊而貫至于顧廚俊及之
標目而諸生月旦之齮齕所謂論議者矯也始抗漢
以為潔終且汙穢漢廷矣夫其抗者似猶任以綱紀
而不虞其久乃已甚耶內三省諸司外諸府諸道六
條裹察有法六師徵召有法唐之綱紀密而通至于
牛李迭為甲乙而清流卒致淪胥所謂論議者軋也
始以唐事相勝負終且坐視不為之所矣夫其勝負
者似猶計綱紀之得失而久乃併論議亦索耶內而
同姓偏處外而郡兵消解晉之綱紀狃而陋矣至于
王何清談為鶴而張裴華賀相高所謂論議者靡之
積而成躁其時亦有綱紀無立之慨而究以不振內
而兩府並設餘曹多寄外而節判分權兵制實疎宋
之綱紀詳而虛矣至于濂洛關閩理學為標而君實
介甫法令相反所謂論議皆正之積而成激其時不
乏綱紀之建白而究以蔡蕃盡歷代綱紀皆以從移
于論議如彼東流亦自殊派漢以論議為氣節無裨
入國而修士行唐以論議為功名于入國似裨而士
行未飭宋亦以論議為氣節於士行似飭而入國無

秋毫之益晉之論議其功名氣節俱無相涉而入國
士行亦俱無相裨故晉最可悲宋亦最可惜也蓋皆
論議之害也然論議又自有利而歷代有自言其利
者有為天下言其利者漢之崔寔晉之江統唐之杜
牧宋之蘇氏父子也崔寔以為達權救弊而漢實以
嚴致平蓋桓靈馳弛甚矣究要理以固之鞬江統以
為有道之于夷狄偹禦有常蓋典午防維缺矣扶禍
本以筦之鑰杜牧以為上策莫如自治次圖河北蓋
衰唐太阿倒矣剔病源以對之砭蘇氏以為强政弱
勢相維而大患在無兵蓋宋季沿扭多矣持急務以
起之䂙其論議槩以時無綱紀而蹶頓未肩其任未
量其功高而為智計卑而為文辭不可遂信以利世
者惟夫以名流屈宦寺如竇武說者惜其輕易而矯
馭失駘銜之潰勢則發忿切以外廷除內惡如崔胤
說者請其勃谿而痛羊蕃蟻陣之危機則決策迅以
祟有挽清言如裴頠說者病其玉卮而傷鬼誤鬼幽
之靡風則人理勝以祖宗之舊矯新法如司馬說者
慨其吹齏而挽沙門善神之狂藥則儒術淂茲乃不

徒論議之而有位有政且綱紀之殆為天下言其利
矣何崔相與駢亡裴氏竟致憂虞即君實之賢猶階
黨禁愚以非言之不善行之而有未善也夫漢唐之
末患在內臣在强臣晉之中朝患在清談在夷虜宋
之中朝患在拘儒在吏制又在胡詧無論朝野者同
此圖突之見漢之權豎至魏以祟用三公反之晉之
殺亂至隋竟以文法條教反之唐之淩僭至宋竟以
抑內寺分節使反之宋之削弱紛擾至　明竟以用
夏變夷用嚴為治反之當時朝野先識者就其堅冰
之勢而所為行未盡善者何也天下有異世始終之
事有一時始終之事匡內攘外勢以繩削而又沿為
卑孱救浮澆濁洄以法制而又底為刻薄振迂俗煩
瑣以整肅而又漸為壅閼始始終終隱見至遠此以
異世利害盡一時利害也而人每見及一時不暇通
以異世則前代利害之已試已大抵論議高下亦就
其綱紀之變為之故漢唐之旗鼓差勝儀秦之波濤
關洛之皐比差勝王何之麈尾而綱紀再振與否亦
就其論議之變為之故漢唐之警肅差勝商韓之殘

酷南渡之慨慷差勝江左之僄巧此又論議綱紀相
為始終于一時者也既不免于上下相仇卒不能以
[illegible]下相成精神血脉非隔則蘼靡靡江河溢觴為慨
乃以論議覓綱紀者未推其利害永圖哉肆惟　明
興掃勝國之頹瀾賅前朝之源委而綱紀一主于肅
華中書而分部院置內閣而挈諸曹總五府而聯衆
衛析鎭省而叶三司屹九塞而屬夷番若提其領以
純其緒既明且備無逾盛美也若即有辟工建白元
老商確帝紘括之疇其淆焉二百餘年綱紀論議交
資至理漢唐讓休況晉宋耶迨我　皇上廓然悟于
求久而或有滲遺運曩膂于沉幾而或參猜惑若曰
天下井井如也斷斷如也何必介吾意何必不介吾
意若操若縱而天下窺其無不洞燭也有所巧為避
又窺其不屑擘斷也有所巧為乘綱紀寖以就弛而
不覺者縉紳職司微　俞旨不可得姑權宜以行旋
變例以沿矣勿曰變不失正耳左右近習獲　俞旨
無不易聊抵隙以試隨借便以逞矣勿曰借不妨體
耳至如奸民恣犯于通衢不難以其手為翼而又不

難以其軀為粉豪黨喧豗于市井不難以其口為刃
而又不難以其家為沼至如邊臣粉飾於疆場不難
以其國為市而又不難以其身為爨綱紀仍肅耶抑
弛耶杞人之憂且以浸尋不已將有盜賊夷狄之大
禍愚不敢贅為歷代之言如崔寔以下諸人而在位
者已饒言之大抵以宮府之釜鬵未通也是非之鑾
觸未決也人才之薪積未疏也長貳之庖俎未耑也
中涓之狐虎未戢也武臣之窟營八抶也　國計之
鼠蠹未剗也邊事之危說未除也轇轕不易棼舍方
疑侃侃片言中外藉焉如此論議有漢之介而無其
矯有宋之正而無其迂乎蓋今日壅鬱極矣空破之
以抉勿將之以填是一時始終之故焉我　朝嚴肅
之積乃為壅鬱矣聽清議之耿耿猶本於肅而責實
用之凜凜欲求其盡是一時之論議綱紀相為終始
之故焉然今固有與古不同者古之綱紀就弛之世
激而為論議尚且得上之聽用抑或振上之旋行寬
者小售擬者大張而因有論議隨有綱紀今之綱紀
漸移之世激而為論議不能得上之聽用抑未得上

之施行其鳴不平其憤公正而即此論議便存綱紀一語以回既倒之靡則不可泯者論議也一語以識中流之柱則天下憚論議幾逾于憚綱紀而不無可憂者又論議也望洋之若必有真源執事欲因論議以覔綱紀而綱紀得論議之用權力行之利害監前代之得失亦詎無說于此竊以今言之未必得上行之似視往代為因仍今言之而未必强上行之猶幸不至往代之潰決惟不以一時之利害盡之而上下之論議綱紀尚可以相成而不相佹夫書利者從其多中外未潰之波取域于原委之言此上所當務之以行也盡害者不略其少中外極壅之流取決於疏壅之說而猶有決而益壅之慮此所當覲行於上而難緊以必行也上之溺而不割者割之則有綱紀乎而去瘻之患又不以喉而以身譬如漸為消解上之距而不屬者屬之則有綱紀乎而遏下之患又不以腹而以命譬如漸為批導士風轉醒以成觭惟矯而不過斯真綱紀也世路驅豺以留虎惟奸而善馭斯真綱紀也民情蘄蕭不艤艾惟善而有濟斯真綱紀也邊計養癰必驟決惟飭而勿恢斯真綱紀也總之上不可以自為猜疑下亦不可以自為抒寫予上以欲公行之機而予下以欲公言之理務使論議資綱紀而不止以論議明綱紀明之者正人之言如芰簣纂不暇計利害資之者仁人之言如灑佳木其利固甚宏庶乎內消民亂外寢邊警所謂不以一時利害畫者如決拔于無窮入予無間上善若水決洽天下之真精脉也執事可以轉牖　天聽否

問易莫盛於泰又莫久於恒然其所以為泰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至于所以為恒者曰日月久照四時久變聖人久道而天下化成夫天地以萬物日月四時為用上下以志道為用神幹理綰非第任之運行之適者帝王不具論論漢唐近世如漢武唐玄皆當二李之泰其享國亦恒而卒也一以虛耗一以播遷泰而隍恒而浚無乃其志荒其道疵抑其聰明用事原于志道未有獲不必久而始見耶二朝遠見之臣已有以內多欲言浮實覘於盛時者試剖其上下離合之微以讚泰恒之指我　皇上

際泰持恒靈長綿固兹者　萬壽之祝届期而同心
之義稍顯哉且緦緦賡上下弗交道化未叶者何也
天地既以日月四時為用今勿乃值歲功之將成耶
天子似用智以收志道之作用那倘智而不戾于志
道也烏見不泰交而恒久者易之為易元亨利貞觀
變玩占無不以貞為辭其相與求貞之義以佐泰恒
之義
治天下者其通塞久近之故寧於人主一心天下人
萬心萬惟視上寧而導之視上常寧而導之故不令
之主知有勢而已自庸主以上皆知有志與道志者
一心所之于天下而之于智而不化則志有岐念道
者一心所由以治天下而由于智而日驕則道有旁
逵君臣相與寂寵者也君有志臣見之志而馳于智
態臣避其忌而良臣患其迕君與天下相望寂遠者
也君有道天下趨之道而淆于智奸人揣其疑而善
人憂其紛且人君有智所以明其治世之志而晰其
治世之道何嫌于聰明者但智以知臣非以臣不賊
窺智以治下非以下不賊偵臣不賊窺之智兩值而
彌阻其機君以為通也不知其塞也下不賊偵之智
久持而益成其滯君以為遠也不知其近也總之天
下之流通雅化自有其神理不有其聰明神理御聰
明以出天下無不見君上一心而古聖主聚精會神
即至今猶旦暮遇聰明遠神理以入天下無不失君
上一心而覗近世相何相窒即異代猶悲其氷炭水
火矣天下大勢詎不思轉徙哉噫治莫備于易易之
泰也又恒也泰者世之隆運易之禎符恒者世之常
理易之確體皆治天下大概也泰主乎交而世之所
謂交者膠漆水乳其小小耳交之公而且大無如天
地故借以擬君臣恒主于久而世之所謂久者金石
山川亦未至耳久之靡終而靡始無如天地之日月
四時故借以擬君天下即天地萬物之交通而為君
臣之志則其志非匹夫感奮亦非烈士捐糜直以共
摶宇宙萃其靈爛即日月四時之久照久變而為聖
人之道則其道非方術一切抑非坦途跬步直以無
涯精脈衍其衷庚向使無萬物無日月四時彼天地
特積氣積塊之渣滓無志以同無道以化彼君臣與

天下特堂陛冠履之名號而已故天地上下之用皆
神理也法象之神理渺而登空之神理實志乎道乎
盈虛消息不弛其貞豈在聰明用事哉蓋帝以之帝
王以之王貫徹一堂綿絚奕世感心綰其勢耳三代
以降泰運少否時多恒德少淺效多漢唐盛時庶幾
泰也亦恒也武帝當漢之泰而恒享至五十餘年玄
宗當唐之泰而恒享至四十餘年二主才明幹畧同
經愈曠久同亦有志乎治道者然武帝接文景之後
因泰者易所為君臣之際招選才智待以不吠亦不
過六七年勵精耳元光以往黷兵淫祀紛然並作迄
其末季有千秋之悟輪臺之悔而其恒也悔無咎也
玄宗乘中曆之後關泰者難所為君臣之際任用賢
相各取所長殆三十年如一日耳天寶以往女治奸
人乃相熒惑迄其末徒有建南之行大内之感而其
恒也吝而未悔也大抵二主于泰恒二義玄之前美
逾于武而芝房之亨濮麦苑之勤恐有間武之後美
逾于玄而霖鈴之披猖蘭菊之豔侈又有間盖皆聰
明之用也用而得已有覬心用而失遂為覆轍志不
免岐道不免蹊所以泰而復隍恒而至浚千古以下
以為口實而一時之人即有心睫焉汲黯漢社稷之
臣也當建元世已侃然譏其内多欲外施仁義而好
大喜功之主蚤有鯁阻于其忠言矣宋璟唐守正之
相也當開元世已慨然憂其言浮于行至誠不在而
惰心佚志之主蚤有諷諫于其篤論矣君臣相與原
自扞格不足為真泰抑不足為真恒故纂說其琦璿
若羨之以為英容嘿其禍亂若惜之以為遇而總非
中微之論也受病之微在志與道浸假不覺哉以甚
自我而治自我而亂而溯泰恒之數者尤怵心于膏
肓也蓋易理為君子用即無君子亦囿其數之用而
漢唐二主其於易理未嘗其篤求其於易數則受其
節限吾竊慨三代而下如漢唐猶可附于乾陽之世
也如漢武唐玄其才猶可附于乾陽之君也而乃受
不得不靡之數如此也且古之帝王湛于神理易道
亦與神理俱涵而泰恒之義為之用後之帝王溢于
聰明易道亦與聰明俱泄而泰恒之義亦幾不為之
用矣當數之必靡而挽其理之不為用非入主徑寸

一心操下勢以允以綰其精焉則不能不仰異于今
上夫　明則旣盛可謂陽德之運而　天子剛明可
謂陽德之主四十餘年以来中外寧謐所厥者泰矣
又恒矣當此　嵩祝華封應將若嚮志通而化成非
愚所能以一詞賛乎然似有未盡然者容舉其槩
朝講久踈矣章奏積晋矣大寮晨星矣諫職轉石矣
推者不下代庖累累矣選者不俞俟河戔戔矣枚卜
促而益緩綸扉窮矣況淪徙而不返泉石錮矣岳牧
之司無足徵一玦用矣臺使之代無能及一瓜期矣
至於纍囚之滞犴狴卒成覆盆矣邊㷓之需籌筴猶
私左藏矣凡茲可謂上下之交否可謂久道之成否
故方今之日雖　堂簾楚楚置不復行而天地之義
固肅如也惟是日月之光若有斬而不盡宣四時之
序若有沴而不盡調于是亦有泰隍湲恒之慮抱于
杞人者詎　聖明志之或有所溺而道之或有所馳
也意以　臨御既久而將謂天下莫及其智耶即如
四時温然赫然者春夏而仁禮以隷濟然肅然者秋
冬而義智以隷萬品俱𡙇於何牖智正以宇宙之歷
遹矣而高深之智始周今　上彌久彌智者謂𡉏義
萬用咸歛于何炫智正以覆載之韞固矣而蟠際之
智始邃今　上彌久彌恃其智者謂非𡉏義故　天
子寸心與天地不相似而屑屑綴于俯仰間其志
與臣黙左其道與天下陰判臣以天下多事斷斷思
動其　上而且若以彌自多事者多亦何為　宸衷
燭而猷之矣天下以久而事外有事𧫴𧫴思撓其
上而且以爾即生事亦徒者究亦何害　宸衷筴而
置之矣贅疣之貟土苴之説張奐之舉皆非其急即
欲　明主内覔其志内覔其道以副羣下之丹亦不
知志之精深道之高妙已綽有剩力矣無乃幾有恃
勢心泰恒所以不可持與志道所以不能純者遽言
之而疑誕直言之而似訐則不如以　天子之智自
窺其有餘不盡乎試觀天地之春夏秋冬其陰陽苞
孕如環君心之仁義禮智其陰陽含稱如璞而易以
元亨利貞總揭其陰陽之四德如方璧圓珠之互用
然諸卦于四德有全舉者有分舉者有單舉者而貞
之一言無論吉凶皆有之豈非变化之樞紐占測之

筦鍵也以貞言智智非虛而實智非謫而正以貞爲
智哉　而見品彙之倶真境久精之而見劈裁之
倶沉幾　皇上天聰天明獨握獨運蓋謂智爲百煉
之金幾無餘蘊矣抑謂智爲惟燈之火於貞亦曾深
思耶自其沖而未剖壯而瑩精以至晚而脩靜非臣
下所可蠡測然大約以聰明合也久而無不玄覽猶
以聰明合也　聖性所披有瀰蔟而少停毓　聖心
所浮亦有研究而少警醒方且以從前施用或貞而
未必得智而槩有獲者乎㳟亦受病之徵否倘設以
以往即貞爲智則請得而竟之貞者非紬智也智而
韞之于志則貞智而叶之志道則貞君臣之間百揆
而百不中志有所距也距之以智也惟勿以智距而
揖一志以迎衆志然後知君臣相與原有正脉即或
不合不妨祛其倫必不可生自倫矣君與天下百呼
而百不應道有所礙也礙之以智也惟勿以智礙而
紬小道以從大道然後知天下相屬原有坦途即或
不傾不妨導其閒必不可先自閒矣抑　皇上未嘗
不智亦未嘗不貞用人之睽阻也時通其一二宵小

之都斗也時扶其一二積貯之萬笣也時渙其一二
方城之倉皇也時應其一二此一二沛然者安見不
出于介石之貞乃一二姑塞者正其歧操于蔵閒之
智反貞以爲智女富權奸土木兵甲一切叫囂不靖
而天下明被其聰明之瘝痛若漢唐二主者固當以
貞智之方對爲湯砭借貞以爲智宮闈庭序民事邊
情一切含吐未朗而天下陰中其聰明之痿痺若今
世所患者又當以貞智之用劑爲參苓要之智運于
淵渝之中使臣下服以爲不可及貞操于　堂皇之
上使臣下信以爲無可疑鳥覩上下不同道化不成
哉惟以貞爲智而紗天地日月四時之用著志道之
美泰恒二義即王心無餘蘊矣然泰恒之文各有君
臣之義揆于今日　主道當以任智爲危明而臣道
亦恐有智累者蹇諤之誠昭皭之名所爲裨泰裨恒
誠鉅㞢非借貞以爲智而智精不及其貞獨切切焉
砭　聖明則或益其離于　上而未毓其牖于下奈
何昔人云願爲良臣勿爲忠臣君子之志之道無拯
加諸諒亦弋獲之千一也

問古之治天下者其所用皆士夫[illegible]
府也既而文武兩途常交時以為[illegible]
以御之勿受其偏趨之勢而其受偏趨也有漸至於
內臣廷臣兩分原非可以互用而且受偏制之勢其
受偏制也亦有漸大抵三代以下如世將治則文武
二臣各為用　相軋內臣亦有內臣之常世將亂則
文武太分武臣與內臣每每相合而文臣獨不得其
用識漸偏之故者當何術以善挽之迨至漢末內臣
太重文臣挾武臣以驅之唐末內臣太重武臣亦[illegible]
重而文臣獨攬其輕武臣內臣之志不得已亦借武
臣者宋末內臣時重武臣亦時重文臣之輕武臣內
臣也間有與內臣合者茲三季皆為勝而尚可蚤杜
其亂否總之亦在士君子否　明興勑始以武先文
亦無偏重內臣固甚輕也中朝正統如天順成化正
德嘉靖閒武臣與內臣時時偏重矣今日亦有二者
偏重之漸否將遂有亂生于漸否御世者宜善自防
其偏而世之士君子亦有以自為善處者否試究言
之以鏡治術焉勿委于勢之將成也

天下惟士君子一脈不可不令其獨培亦不可令其
獨勝長之養之元氣皂神氣亦伸正氣行邪氣亦屏
而苟其就于萎薾也安得不颯然以亂發之舒之元
氣薄神氣亦脫正氣泄邪氣旋乘而苟其一于徑遂
也又恐其勃然以亂即如人之一身之氣賊而存之
其元神其正邪皆性情時運不能不至之勢著要在
布置得所斯無結轄潰決之病而入主國醫也士君
子藥石也因而奏其輕重善劑之術庶可以不亂即
漸亂而猶可以挽故經緯弛擬缺其一則妨于治在
左近習廢其常亦妨于治但以士君子為主而資其
追逐之能為能資其供役之事為事蓋治者頫勢也
至於勢之所趨靡焉而沉溺焉而格士君子與非士
君子者各露其機而不相喻追逐之能偏於蹤縱供
役之事撓於經綸一切不足以制其勢不得不以劑
世之術施之而後不受其偏蠱之害故劑世之術人
主得其半士君子得其半人主用天下以佐使加減
之宜而常不使藥氣勝穀氣士君子待用以參苓薑
桂之物而其穀氣亦自不為藥氣勝此其相得而術

盍章夫亦有不得不然之勢非人逆料有不得不然之術非人強操者夫文武之用宮府之防即勢與術之說也上古汾穆純樸勢未始有分術未始有用中古而還文武亦未有判然之徑宮府亦未始有異類之人即司馬進士固一致也攜僕侍御皆正人也入則為卿出則為將大則為三事小則為近臣節其將變之勢韞其不盍之術於治之內寓亂之防猶非後世屑屑習習因翼而鍛因蹄而翦者耳春秋以降此意浸亡縉紳春容之器不足以臨矢石而舉凶器死官之事付之于介胄文武乃成兩途矣士子鉛槧之流不足以供禁御而舉順指將令之事委之于刀鋸內外乃成兩類矣文武有時輕時重文武有偏輕偏重者勢也外臣有時絀內臣內臣有時絀外臣者亦勢也文武之偏輕重必有所積而歧者漸也內外之偏絀必有所沿以瞪者亦漸也勢之為言如東西南北丙四陵谿指顧而可見漸之為言如舟舵水行車轂徑碾游移而若不知識勢者不必獨見之喆即庸流措品非觝洗滌肝腸而頗覺症候之已至識漸者

必待玄覽之明即名士清流非不精求飭五而武怨膏肓之已深夫其漸也不徒在文武在宮府而天下治亂芽之世之將治英主勵畫文以經濟見長武以撥鈐決勝在朝各竭其伎倆而近習弟安其奔走如良平韓彭之佐漢房杜李靖之佐唐趙普曹濬之佐宋以才相成如丞相太尉之制於漢三省兩府諸衛之制於唐宋以官相列至於漢侍中常侍黃門長秋之秩往往參用士入唐宋內侍省雖全用宦豎而不立三品之階不易殿中之號以宮府各守治朝善如此之善也世之將亂中主狐疑文以纓紳自貴武以介胄為慚斜糾者既不獲與於清議而卑卑者且耳心附於近習于是鄙猥之風既成正大之說反絀始也文士防武流而卒且任力以鬮其口始也廷臣梗內黨而卒且披心以及其枝如漢以大將軍儕三公猶曰付託所致唐宋以節度參使相猶曰勳勞所偏而武浸浸軋文矣漢以中書付之奄人遂變古制唐宋以監軍屬臣璫以三公加隱相遂移國權而內浸浸制外矣以致文臣不得伸其論行其志而武臣盍

禁而不可馭內臣蓋叢而不可撕亂之萌也豈朝夕哉大抵天下之勢漸以淩遲而揆理以救之理爲勢窮明法以繩之法爲勢撓人主習于然疑進止之威志而士君子苦于貞衰是非之枳途竊謂求濟夫變勢者當有術以通理與法之不及法人主所得操也因其漸發而斤斧之可矣而恐其驟而有變理士人所得任也因其漸遂而耳目之可矣而恐其激而不諳不惟剃之以術抑且出之以善善術者睹之于漸而不炫爲之于漸而不驚即梁竇太盛當剗其焰也而不當借鄭孫之內策朱泚太猖當絕其流也而不當設神策護軍之旁竇上良太恣當制其勢也而不當委訓注之險計內侍改易名號不必過爲拘也而不當屑越以大夫之文階此其闘靖斷泰刀慕然肯綮固自有不以偭潛偭而以變防變者善術之用思過半矣漸亂不能籌成亂不及籌而乃有漢唐宋之末也漢末節甫欲而爲虎遇蕃武如飛食內臣至是太重矣乃武臣猶與文臣相毘而何進遂借董卓之兵以擠內庭之蠹既也鄰畤梟雄迭不可制漢祚因

之蓋以內臣之禍易武臣之禍者漢末君臣也唐末復恭令孜挖而爲虺加以茂貞全忠如蛟沸內臣武臣至是俱太重矣乃文臣與武臣內臣俱不相容而崔胤故借全忠之援以絕君側之奸既也強藩僭篡迭不可遏唐祚因之蓋以內臣之禍加武臣之禍者唐末君臣也宋末童貫師成營而爲火得蒴師如焰硝內臣武臣至是亦重矣乃文臣與武臣內臣不合而相激而王黼蔡京反借貫等之寵以竊政權之惡既也宵小召釁迭不可救宋祚因之蓋以內臣武臣之禍參文臣之禍者宋末君臣也三季等亂耳唐之武臣漢唐之內臣尤烈而宋之內臣亦熾漢唐之文臣與之爭宋之文臣與之爭又自爲爭所以召亂者頗亦等耳但其時漢不行何進之策唐不行崔胤之策猶可延數十年宋不行童貫之策猶可緩南渡數十年則亂未始不可杜也抑以士君子之脉尋之漢唐治癰快于一割宋入攻毒迅于一瀉向所云與之爭又自爲爭者固千一之慮哉救亂之漸者亦曰不受其偏乎　明興斟酌千古規恢奕世所爲設文武

制官府者緩急輕重靡不合宜五府六部彷彿中書
樞密之意而無其權兵曹京衛參伍太尉兩軍之法
而分其事三司聯於省直兵馬錢穀以異局總鎮置
於邊疆節制軍容以相維諸監諸局雖儕而四品之
限獨嚴典兵預政有戒而糾劾之防倍切蓋古今能
洞文臣偏重之害者莫如我 明之革中書能洞武
臣偏重之害者莫如我 明分外使之任能洞內臣
偏重之害者莫如我 明之禁內侍讀書茲三事直
超從代而不能不沿而稍易也內臣如正統間之王
振天順間之曹氏成化間之汪直正德間之劉瑾弁
矣武臣如天順間之石亨正德間之江彬嘉靖間之
仇陸橫矣且武流非勛舊而躐公孤內侍由掃除而
濫封廕 中朝未免於偏重第亂胎不生耳今 上
英睿獨操威靈大暢萬萬無偏重之勢而近日軍政
之考不下戚畹之請不裁弁肆兇于朝陛通侯訐
奏其家仇又如稅璫逮令長內使挾光祿庫竪劾司
空之屬守監行憲臣之法武臣內臣不可謂非重也
司馬之叙遷弁朝入而夕可世爵之披詔牘夕覆而
朝俞仰類似有機緘禍福容或關鍵武臣內臣不可
謂非合重也惟是臺省之章枘鑿不叶部院之事寢
閣不行即政府之言焦勞不入而文臣約結勃鬱矣
備重之漸小則為汪劉江陸大則為王振曹石未可
知者亂之所生寧不漸見猶幸 聖天子有所躊躇
未行而 宮庭之際有所堵塞不一耳勢已如此詎
可無術以斡之竊謂正成德靖之世其武驕內倨尤
甚於今而文臣不過暫紲其意氣方今之世其武賊
內蠹稍遜于昔而文臣乃似久壅其機括故勢之所
趨愈難回而術之所施愈難劑將有仲景叔和不能
醫倉公扁鵲望而走者亦在病者自候之而或可為
乎御世之術要惟善以防其偏善防其偏者不防之
于文臣不防之于武臣亦不防之于內臣必善自防
也兜鍪之士緣其積抑而欲以徐伸窺 上之厭簪
紱耳願勿示以厭貂璫之儔緣其夙暱而欲以巧售
探 上之阻壅廡耳願勿示以阻貂璫媚子之衷裏
緣其暗通而欲以明遂迎 上之疑清流刺資耳
願勿示以疑惑上意非以此鞏遂可紲文也亦或有

時紳爲奴以第馭之而勿併以馭士類上意非以此
整逐可薄文也亦或有時嚴爲繩者第繩之而勿併
以繩薦紳如是以自防其偏不至有偏重之漸矣余
猶有望于士君子善處之術亦善自處耳處我于清
處彼于濁彼且以濁濁我之清故青天白日之皎潔
不以絕蔭草秋螢之熒煌處我于介處彼于詭彼且
以詭詭我之介故風雷霜雹之章明不以盡山澤龍
蛇之貺曼以獨清獨介備其臣藂以容濁容詭措其
世網彼且以容病我之不容故坊表壇宇之䆮落不
以搜淵藪窟穴之微曖總之還武臣以武臣而文臣
不峻而高還內臣以內臣而文臣不汰而白我自處
人亦自處而不以重先軋必不以重迭軋也庶其漸
消者也治術懸于　明主而亦係于士君子不傷國
之元氣而亦自督自培其元氣茲上池耶不然漸重
不防而不以善防又善處浸淫潰裂至於激而為節
甫阜操為役恭全忠釀而為童貫藥師勢已漲漸以
一手足障之何益哉

問世之所用于士與士之所以用世者繫才術是藉
而才術非學術不成術之爲言徑也君子不由其徑
乃亦道不廢術與何修而才術學術奄舉與古之名
卿至於託孤以副六尺却虜以計百年此亦爲用鴻
鉅矣而謂於學術緊末之關也且若人者才術固自
不凡豈學術又自有異與名儒為治安策者為中興
論者雖未獲用亦可卜其才術矣而或病其識或嗤
其器皆以學術求多二子何也至于留侯武侯所樹
才術加以學術庶幾善用矣韓琦亦近之而近世有
謂三公皆其天資暗合于道者此無乃視學術為不
可幾及與鄧張二子才而卒以學鳴此未獲于用而
用已具宋人咸有偏至之詞則學術必何如而可逆
今天下殆稱有事而常歎才難尤歎學救用轍鮮效
豈其術有闕疎耶或謂才須乎學寧靜致遠則一善
其用而才術學術俱信或謂忠信可學而權智不可
學者則但才術為用矣意者以用揭之勿以用而始
托之耶試合論才術學術之旨以為潛見之道
天地間表見燦然者靡非用也而用之不見者即為
體夫體用之說學士所稔聞非所稔知也舉體用而

莊語之曰此有道焉學士未必能涵其雋永而皆信之以爲石師畢體用而畫詮之曰此有術焉學士未必能抄其微權而皆疑之以爲岐見用不離體非浮詭之用而理濟之用若辨此而忽彼策前而遺後其理礙不周即其苞蓄不到耳道不離術非execute之道

而蹠通之道若鶩遠而窒近泥迂而棄捷其疏通不審即其夷平不顯耳故人之於用有善不善則謂用所差殊也而不質以體之完否於待用有善不善則亦謂待用所差殊也而不究以體之深否此以體用滯者體用原無分岐人之規恢劈運於世逐直目之以用而抱持組修於己逐直目之以體用爲者偏隷於術而體爲者偏隷於道此以道術滯倂體用滯者道術原無同異惟玄覽妙用之君子於用之中而不執之爲用體在用中也於待用之中而不馳之必用體在待用中也即體即用惟茲道術道術合而斯體用合否所以妄論稔聞讃用者非稔知體用拘儒分道術而體用若有先後通儒合道術而體用原無轀吐也試論其用用有二端世之用士士之用世宇宙

幹挽方寸擻揭皆用乎哉用者才効用者亦才小才小用大才大用向所稱表見爍然莫非用者也然不徒曰才而曰才術才未易言矣才者用學者善其用者也然不徒曰學而曰學術學又未易言矣才也學也總以術爲筦簽茲其合體合用者耶欲知體用之解不可不諦於道術之解道者坦然劇驂之夠也而不能無紆曲捷徑之術由道以自至千里康莊或需之覡由術以道而至一舍徑庋或致之咎故術不背道道固從術道之坦夷其體而即以周流之術爲其用體用非而劄君子亦有道光明正大遂然無復屋隱者是也君子亦有術融通活潑藹然不至陁隊者是也君子之才亦有術轇轕乾斷而第以濟变於難者是也君子之學亦有術逶迤抉摘而嶄以審權於微者是也道與術叶爲一致才與學練爲一術大抵無才術即學術亦於何而轀如曲木難以引繩有才術其學術亦即此而精如鑛金尤須待冶乃用之中有體而體之中即用惟操此術夫嘗玫于古其世用

士士用世者抑又有二端名卿之著用名儒之待用皆可尚論其才溯究其所學博陸莱公及晋侯武侯與韓魏國用既灼矣賈誼陳亮及邵子張子不用亦素矣乃說者各有軒輕于其間託昭帝之孫海内宴然無事光蓋功在宗祏郤遭淵之虜盡策决于百年準蓋功在疆圍才臣之用如此足矣史遷識其不學無術而張益州以奇才惜之世人勦論遂以二公不善保其身名為學術之憾者兹則淺之為見也女為帝后妻扶宫寵而付託之業不免有戚畹之顈天書附會再相紛争而励勤之劳不免勦景德之汰苛使學術益之必無此失哉誼策洽安而漢事若列眉亮論中興而宋事若刺骨蓋二主咸可為不為二子有激乎言之才士之待用如此亦足矣蘇子譏賈之才不勝識宋史譬陳之器不勝才世人亦遂以二子客舍之鵰僮僕之刃為其學術虧欠者兹亦淺之為見也表餌之謀與服朔之文似非中肯河汾之推許與錢塘之籌策似屬自媒蒿使學術淵沉必不狃此哉至于運籌决勝本之圯上所授集思廣益本之隆中

所養兩朝定策本之莞庳自安留侯武侯以及魏公其用世者庶幾才術與學術合也近世王新建第稱其暗合于道而太公兵法韓非刑名與不由孔鑄者亦似未純然其將相設施多著然而中即兵刑諸事皆可為學三公雖有差等實無岐異均之去道術近矣至于結客之使志卒湛深于訂頑遠遊之聽覧卒神解于皇極邵子張子即不用乎其才術與學術詎不有所獨合也彼時程朱頗謂其偏至而太虗一言若以氣為道元會運世諸數若以權為用者亦似與九流稍襍然其身心朗粹多前人所未獲即氣數諸說皆可為學二子雖有淺深實無背馳均之淂道術多矣余竊以才術學術之在古今也人但睹其用而不睹其用而不用之即為體由漢以来偉人杰品咸為儒者才之而鮮許其學乃所謂學者輙歸于經術之阜比道學之衣鉢與夫佛老之筌蹄而真學不免于晦即如良如亮如琦固自用其學如雍如載固自學其用光之重準之敏性與學非遠而惜其拘于功誼之英亮之銳性與學亦非遠而惜其[illegible]之

留侯武侯邵子愛矣夫知用之爲用而未知用之不
用寧獨霍冠無學世僅鹽其琦瑰即晉侯而下亦遺
其梓匠之繫而撫其伎知待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
用寧獨賈陳學踈世僅夸其綺麗即康節而下亦昧
其鍼絶之神而據其巧故才可見學不可見才術可
測學術不可測術悖于道其學尚淺術入于道其學
益精總之體即不見之用用而有不見者體之淵乎
厚乎人必至此而後世用用世而無負論人必至此
而後世用用世而有真也且有慨於今之爲才爲學
者已方今中外亦皇皇多事 國是紛而未定疆事
急而未消非大厎之難夷則肯綮之難中詎不需才
又需學哉顧一當築舍求其畫玦之人一値復隍求
其拯溺之人未始不戛戛也似乏才又勿論乏學也
余論其世用用世之概如抵掌而談可否蔦目而籌
利害似屬斐亹之才應接不暇第未嘗用之而一當
其用又或別爲可否利害之說矣委蛇而商可中之
否盤礴而計利外之害似屬沉浸之學鄙吝可消第
亦未嘗用之而一當其用又或別爲無可否無利害
之說矣才不能盡其才而世歎才之不可用學不能
盡其學而世歎學之尤不可用世之奐用于才士學
士不減寒煖之水大才士學士之致用不殊起浸之
影塵總之可爲人流非可爲世用矣蓋嘗索其故或
人自有才而未曙才之有術或才自有學而未曙學
之有術耶亦或人自有一身之才術而未究用世之
才術才者自有一身之學術而未究用世之學術耶
則之無實効而用之不用無潛蓄坐道術非耳譬之
况數百骸猶肢體蹠何非用也其用何非體也才術
學術之踈者視聽將炫惑于無不至而忘其耳目之
原有常思慮將憧擾于不必然而忘其心胆之原有
域雖用脾于騾馳乃體撓于驕贅耳說者之言用也
亦自不一有謂才須乎學而寧静致遠者武侯之論
也試之天下之大用而才術學術確然可知武侯用
世之器以身效之諒其如此符采也即所云合體用
而稱之者也有謂忠信可學而權智不可學者蘇洵
之言也試之天下之衆用而才術學術者有分徑洵
所立言之理就人論之諒其如此偏長[illegible]

體用而攝之者也分其說則駕駘固不參于神駿而跡驁亦不求于翦拂博陸洛陽諸人所以偏而未該孳而未結合其說則龍德圓蟊妙于变幻而歛騰亦自伏于深渺留侯邵子諸人所以詣而入理盡而入微是故微才術于其用可也偏者矜踔托者非真惟舉才術學術之相合以為潛見相合之道即用尋體即體運用可見者人所𢑥之以為實蹟不可見者已所握之以為妙應而才術學術所以合于古也古之才術常以人國事為一家事設策營功無不竟智今則人國事與一家事殊覩而及其廹急又以一家事揆人國事非不肯為即不素習縱有才術何從見之高明之士必簦其如何為人國者而籌策若濟于流矣古之學術常以天下事理即一家事理竭才深致無不極精今則天下事理與一家事理異較而及其徑德又以一家事理盡天下事理非不切已即不諳世縱以才術為學術何從而窺其不見高明遂𢑥之士必研其如何善為天下者而底蘊若源于堅矣政論之才術與仕進之才術相似而迥別貞[illegible]消解紛圖

大之能然後可與論學術之得失經濟之學術與深沉之學術依是而大非必真有定識遠慮之實然後可以學術定才術之利鈍蓋一代風俗王新建曾有鄉愿之憂而自良知之學既行西方之指翻惑其不事事為通也故以才術合學術之義反之其不事事而托事事為任也故又以學術合才術之義正之體用為一可以用可以待用而惟其術之有當于道也世用用世安危之福是在真儒矣宋當末季其主思得辦事之才而張栻以為宜求曉事之才切亦才術學術即體即用者耶此言倍切故終援而証之

問裕國安邊之計有取尤有因自則壞之外莫如榷塩莫如鑄錢塩與銅天地自然之利雖不免成以人力視他榷稅懸矣帝王之世闊畧不暇詳經亦偶言之而至周齊始立其法若管子諄諄塩𥸿单穆公頗侃侃錢幣然或謂近功之狃濟急之需似非可常行者何也漢榷塩鑄錢利弊相等其時猶有以為非者桓寬貢禹劉陶諸人各持為是亦果盡得與唐宋之世非榷塩鑄錢者少矣第宋其榷且鑄者何如耳唐

宋榷盐之善無過一二人鑄錢之善亦時有之而未
聞有人善其任至其末均不免弊可指其槩與我
明𠁊始即立盐法錢法於天下既而鑄錢中止榷盐
至今行之盐法凡幾變而錢法或屢行屢止今日邊
警倅聞司農甚匱盐與錢其法太弛矣而須者有疏
通盐法之役鑄錢亦有言之未見舉行其相與究所
未盡以備因利之策

議國計者有古今之變有一代之變古今利害殊矣
而猶欲委利于海捐利于山以用度之日繁而不廣
其自有之𣪘阜不知變而土苴若也一代利害殊矣
而猶欲海不害煎山不害冶以經制之日弛而不索
其積廢之根柢不善變而玉厄若也即人國而計原
以利之耳苟可以利何嫌於蒐剔況天地間原有此
利不過借人淘汰漑液以通而利之變固不憚詳求
矣即國之利而計原勿以害之耳苟至於害何嫌於
補葺況山澤間有利無害不過因人私漁潛採以沮
而害之變又不憚深抉矣故自古無無事之國亦無
無財之國利害所變不可勝窮因其山澤之利而取

即為利不因其山澤之利而取即為害於変之中得
其善変之用而國可以有事而無事如盐法錢法是
已盐也錢也昔人以為裕國安邊之計榷之鑄之不
能不用民而實即天地以用用以佐則壞常賦之不
及制其自然之入似于善取濟其自然之出本于善
因盖嘗歎晚近世一切篘筭之營如算舟車告緡錢
稅間架征關市榷酒酤收經制瑣說多端而較諸盐
利錢利因天地自有而取之者此猶清而不涸之物
也然其変非一焉稽諸帝王禹貢有貢盐之名唐虞
夏商有泉貨之目或其始基非常權之常鑄之也至
周立園法而市貨通齊正盐筴而食盐通常常[illegible]
矣桓公問山海管子對以煮海盐而糶之坐長十倍
景王欲鑄大錢單穆公對以輕重子母不可廢輕而
作重于此榷鑄之制殆備矣乃呂東萊謂齊之盐筴
為近功淺效奪民力以自豐而周之鑄弊非古者天
災救民之指則二者特一時之權非經常之道乎噫
此古之趨于変者也盐自民所輸錢為民而制猶曰
因宇宙為池因乾坤為冶乃[illegible]

官錢貨入於官猶曰因水以取潤因山以取鎔乃利多而害少由漢以來益多變矣漢初未榷盬也海波之利散于侯邦富賈千乘萬金不佐軍國迨武帝虛耗桑孔始以鬻盬之說售官爲牢盆私者釱趾而盬利盡爲國蠹漢初未獨鑄錢也鑛冶之利共於閭閻細民榆莢四銖爭傚王公亦迨武帝虛耗而上林三官始以獨鑄之說行銷毀私錢大輸官銅而錢利盡爲國貯利乃彌多而害尤彌多矣其時如桓寬盬鐵議貢禹劉陶不鑄錢議盍猶以古昔藏富于民之義斤斤乎其持之也要之常說固不可刻而變說亦不可屏古今之日變每每有一時以爲苛政後世遂以爲長策者漢武之榷盬鑄錢也兵主雄心能抉天地所未盡泄之藏儒臣王論不能撓帝王所不盡用之法大抵利源一啟惟有巧者因取以倍其術力者因取以倍其功而变卒不可遏然盬之爲法至覇者始詳其利國寖廣其奸民之利亦寖奢故後世旋止旋行而榷制無不至善用之以佐治不善用之以召亂錢之爲法至王者已見其利國頗狹其奸民之術亦頗瑣故後世頻行頻沮而銅楮不獨需善用之以便公未必以佐治不善用之以便私未必以佐亂然則變之中又有差殊者也自是唐初亦無盬利之禁開天以後盬稅乃煩旋爲官鬻而善其任者僅有劉晏大槩糶于商戒以糶于民仿桑弘之智而無其苛宋初亦少禁盬之令雍熙以後方行鈔盬令商納中而善其任者僅有范祥大槩通于商而因以入其直取桑孔之策而去其私唐初五銖之錢爲得其中嗣後莫及而其時未聞有善任鼓鑄之臣也特監鑄之意與漢武時相師用耳宋初亦以開元之法爲得其中嗣後莫及而其時亦未聞有善任鑪鍷之才也特禁銅之刑與漢武時不甚懸耳盬之經用既大條理亦多非用能者因而取之無以擅澤國之富有故惟晏祥方著錢之流通雖廣奇羸則少但得有人因而取之已足以明泉府之物力故置其監吏焉可矣至于唐宋之末榷盬法驟多爲虛估利歸藩鎮而亂起鈔盬法易多納商錢害及民間而亂起當十之法立私鑄盛行惡錢紛出遂起飛錢之名而弊當十之法再

立鐵錢參淆鹽鑄亦多遂生東會之制而弊至此則
不知因之亦不能取之鹽法鐵法之變極矣總之變
之所趨利不啻秋毫害亦入骨髓而利害之法如蝟
利害之說如麻漢鹽已稱海鹺至唐全仰淮浙至宋
亦全仰淮浙次仰解池漢錢已稱採冶至唐採冶于
商洛至宋採冶于洛又及于饒大抵就其利藪所在
而因時措之者易漢鹽已稱官煮至唐鬻鹺徵課至
宋通課益多漢錢已稱官費至唐本浮于利一倍至
宋本與利正相等大抵就其害端所萌而因時杜之
者難物力人情歲易而世不同而古今之變乃隨其
世一代之變乃隨其法未有不變亦未有不求善變
者也善制無如　昭代在開國之始　聖祖瑩精國
計即舉鹽法設運司六提舉司七令商中鹽或入粟
于邊支鹽于場而課額則入司農之庫海池井地之
利無不因也即舉錢法設寶源局于京師設貨泉局
于諸省令各鼓鑄仍禁民間私錢併行古錢而課數
亦入司農之庫銅山阬冶之利無不因也蓋三代以
下兼舉鹽錢二法者惟我　明番計焉然鑄錢未幾

即罷或權其本息之鮮贏鹽法至今常行固權其售
直之不貲耳　聖祖酌歷代之變而用之　歷朝又
酌一時之變而用之自永宣以暨隆萬如商鹽之中
段粟而銀引鹽之支通常股而存積正鹽餘鹽之并
包與夫餘鹽之有課法遞新也如開鑄之多擇于數
省開鑄之少耑于一省或諸省之廣鑄而時盡罷以
不行法遞易也通鹽每特遣重臣大為清汰而鼓鑄
除分局之外第責守臣人與法遞謹也然其鹽利
先淮浙而銅利則或蜀滇耳浸至今日邊商有引而
不得鹽內商買引而無其力舉而歸之囤戶削引直
而收鹽鹽法凌夷之甚惟商詘以貽國詘耳然國
之局久廢京師之局僅存舉而聽之于銅商厚于直
而商入貨錢法鏁挺之無餘惟銅乏以成幣乏耳淮
鹽久壅蜀銅亦久不致　祖宗之良法盡變美意亦
盡變哉乃今日東夷之燧幾遍并泉司農之籌殆無
制置鹽法固未振其因循而錢法尤未理其淫泆徒
索借于水衡冏寺督促于民輸市租天地之利反為
猾越貪子有珠胡不因而自珍耶頃者疏通淮鹽之

法有成議有常官矣其大指行見引附行積引革姦搭而立綱法要以令圍户積引之利不能軋邊商新引之利主于利商利國耳然有千一之慮商人得行見引而見引之課未必即完附疏積引而積引之課需于何歲所爲酌其輕重者勿一主于商而不維商之亦有濟也講求鑄錢之法有屢疏有詳策矣其大指算銅直併算工直多少明而贏餘見要以買郡國山銅之利以爲國家鑪冶之利主于致銅致錢耳然有千一之慮銅之爲直隨地不同而此易彼難錢之所用隨地亦不同而官便或民不便所爲劑其通塞者勿一主于銅而不撥銅之或有滯也自古鹽法具悉而我 朝悉前代之悉即令劉扶融通不過劉晏范祥通商遺指而減大鹽禁私鹽商人亦不免有關閉之弊此皆遡根而當挍者併以佐其因取之窮而已自古錢法具悉而我 朝似未悉前代之悉即令蒐銅廣鑄不過賈誼劉秩措銅與工遺指而依鑛鑄銅禁民用銅今日亦不免有闕畧未舉之事此皆貨源而當濬者併以弘其因取之用而已大凡法之

變無窮而最善者無如因隆平之世因利可以無害靡敝之世因利又防其害即淮鹽國户之利當收于上而通商亦必惠民劉晏已有此法今固不可使其捉陰而類唐末王重榮之擻第大指在商人有利也則可即蜀銅採鑄之利可資于上而鑛利不勝鑛害權萬紀又何足法今固不可使其捜掘而召元末毛葫蘆之禍第大指在收銅于民也則可如是庶幾善變之術哉盖一代之變抑亦以古今之變通之云惟執事採之

問人主治天下而取諸易其義莫大于臨莫公于渙然臨也而繼乎蠱渙也而先乎節義尤足深思者自昔聖王南面而治厥有四朝之臨王無私藏太府王府未嘗不渙焉後世三朝儀畧同于古詢事一朝未見舉行何也漢始有私泰矣而唐宋亦有之其主或不妨其賢將無渙之意未泯與漢武帝唐玄宗宋真宗俱稱倦勤于臨者其時亦當懲于蠱否漢靈帝唐德宗宋徽宗以私藏兆亂皆不得爲渙者而節與不節似稍異宜辨其節之是非否要以王季或值中朝

或值末運其乖臨渙之義非一可悉之以為鑒否賂代朝肅而周幣蕭而公至我　皇上睿覽弘猷克勤克廣蓋四十餘年所矣而或憂其不無猷志且不無嗇心頃者東事倥偬中外震驚籌兵籌餉如寒棠之不遑而感異　灼然一御親覩疆埸大策且多裝内帑急圖拯濟者頗極申其說以裨臨渙之用併合蠱節之指

聖主之圖治而防亂其道貴與天下無隔而已情易隔於上而不下泊堂廉之際楚楚相對不能悉其十之一二況乎闊而不接也故聖主不以情隔為天下所必如是乃可周知耳財易隔於上而不下施出納之交斤斤自惜不能施其千萬之十百況乎入而不出也故聖主不以財隔為天下必如是乃可廣備耳天下無事之日無可疑而反府疑無可愾而反蓄愾人主自釋其猜福以積釀其隱禍也而以無事處事者不隔於平世之人情與平世之物利因以治而不亂天下有事之日不暇疑而疑不破不暇愾而愾不除人主自狃其玩志以忽蔑其難端也而有以事處事者不隔於危世之人情與危世之物利尤以將亂而返治大抵易怠者治易忘者亂易以因仍者廢弛之美疢易以漲執者纖細之香餌也治天下之道矯之以其所難難守者治難杜者亂難以驟見者宮庭之變伏難以驟通者内外之泉源也治天下之道又矯之以其所易夫不私覩不私財聖明弘駿之烈不過以易道用之而有餘矣治天下之道殆備于易而愚取臨渙之二義臨者智臨之指為大渙者渙居之指為大蓋人主之臨非小小以宼裳順仰耳無所不臨必無所不智智以臨之而冕旒黈纊始無[illegible]豁之耳目人主之渙非沾沾以齒頰吻濞耳無所不渙必無所復居居且渙之而錙銖億萬始無弗貫之有無然臨之為美以不振刷而益章不則亦一日萬幾君王成例乎故易之以蠱先臨也天所以開有為者也渙之為美以不廣大而益著不則亦天下一家君王常事乎故易之以節後渙也人所以通有餘者也知蠱臨相乘之理不惟朗徹之后期于幹而中材之主亦勉為扶固天意不得不迴而尤人所理紐勢窮之[illegible]

舊知渙節相需之理不惟恭儉之辟酌其盈而僅守之君亦席其舊國人心不得不靠於而況神所極畜必散之幾倫使盈而猶不臨節而杳不散朝宁而疑之神將爲犀兎之危帑藏而職之鬼將爲夜舟之負而以峑郎亂求冶讐之索空者矣臨天下之盛者稱王爲法而周之制有外朝有中門有内朝有詢事之朝坱内外四朝也其中惟内朝一舉與臣寮侍暱從容商確可以盡下而裨上如詢事一朝又與臣民俱親覿錢消埃可以警遁而見遠蓋以黼黻圭繅之崇嚴凜以鞀鐸技藝之渙兇于臨無遺義矣渙天下之盛者稱王爲法而周之制有太府有内府有職内有玉府外在内諸府也其中太府掌貢賦之貳雖若取其羸餘以供玩好而歲終𣪠之甚明玉府司金玉之藏雖若儲其貨賄以袮王宫而好賜出之不悋蓋以則壞成賦之公平加以用物異物之斟酌於渙無背義矣嗣是漢有大會殿有前後宫雖朝制不可詳而三朝之遺循而未泯唐有含元殿有宣政紫宸二殿其朝制蓁詳而三朝之遺較漢倍悉宋有文明殿有崇德長春二殿後又有垂拱紫宸其朝制更改蓁詳而三朝之遺較唐畧同總之有周之三朝而無其詢事之朝然唐宋皆有入閤一儀唐則百官隨仗宋則待制次對坱舉縱未及于芻蕘而猶洽于簪履似亦存詢事之萬一也臨之爲義三世未嘗不備也嗣是漢初有湯沐之奉尚方之需遂於國用外別爲庀度而用之於好賜者浸少唐初有太府之數尚書之覆後於國用中不免泆溢而入之於内藏者浸多宋初有封樁之庫景福之儲亦于國用外別爲充積而貸之於他費者浸虧總之似周之内府玉府之制而失其歲會之制然宋之内庫一儲原以豫備軍國不以更歛臨時坱舉縱未通于流水而非倂于丘山固無妨周官之懿美也渙之爲義三世亦未嘗悉泯耳然漢唐宋之主有倦于臨者矣要以盈之不思故有厭于渙者矣要以節之不善故武帝玄宗真宗始未嘗不瑩精擒荷也既乃以天下之太平而惘然有侈心宴游後庭徜徉别館倦于聽朝廷付相邊疆付將倦于瑤玄祠禱祀嶽鎮登封倦于狃其侈不一其臨之不

終則一焉茲三君者深耕畫可慶乎武功太賴漢非
元氣不傷之漢邊敗屢殰唐非一統不擾之唐至如
慶盟未圖宋尤中外俱憂之宋而乃驕也羲也狃也
以總總反爲洩洩昧于臨亦昧于蠱乎靈帝德宗徽
宗始未嘗不承聚安寧也既乃以天下之物力而悩
然有富志畢圭嬉適西邸鬻營積于含瓊林充仭進
奉羸餘積于慳帑藏豈奢局綱苛擾積于汰其富不
一其渙之有慚則一焉茲三君者或以節自詭乎官
爵太松漢卒爲張寇凌奪之漢漁獵太吾唐卒爲勁
藩反側之唐乃若供用過縣宋尤爲華夷侵削之宋
而其貪也慳也汰也即纖纖總爲茍茍昧于渙亦昧
于節乎大抵三季之興也因蠱而有臨因節而寓渙
洳始者精神力量瞎與易合三季之靡也臨以暫而
蠱以久渙以耗而節以嗇守成者漸消銷鑠明與易
悖朝儀在唐中葉辣廢不舉末季稍稍脩復而未周
宋中葉更定而亦竟未盡合唐開元之美要以文浮
其實撫以爲名則漢人頗爲近貞耳府儲在漢中葉
耗于兵戎與恩澤唐中葉亦然而其末皆爲盜資宋

中葉耗於邊費與賜賚而其末遂爲狄人載之以去
則三季無一得者也無乃情猶人之所勉睽索之甚
或通山澤財爲人之所曬壅閉之甚仍忽胠探耶所
以三代而下治少亂多將亂無能挽而長治尤不可
幾也謂宜以我　朝爲最盛　二祖以來如　御奉
天皇極諸殿及夫　御門等制盖苞漢唐宋三朝入
閣之儀而融成周四朝之意臨照弘矣如　内承運
等庫所入金花爲最重盖倣漢宋湯沐封椿之遺而
兼成周内府王府之指渙頗多矣　歴朝遵奉久而
不渝稍通于　燬闕後苑之從容而　内用軍需之
分析然其周肅公廉以隆其治者大概如故也　皇
上審覧倬神明弘猷倬寰載勳而益新廣而益裕四
十餘年臨渙之美有光於前治術最矣乃或總然憂
其不無歉志不無嗇心者則見夫　三殿之役工無
日　朝謁之廢䟫有年而章奏復留釜鬵倍阻此殆
以天下事爲可歉亦以歉之爲自便耶則見夫課稅
之徵入已多　御用之拮收不少而孝順雖集請鎮
輙艱此殆以治天下無如嗇亦以嗇之爲自便耶最

而不已非所以揭日月之臨而或且暗容其蠱也嗇
而不已非所以沛河海之渙而或且併壅其節也頃
因遼陽有建夷之警全軍覆而怵無兵諸路徵兵迫
無餉倥偬危疑沃焦拯溺今日議增伍明日議借鏹
風影茫如土羹無濟中外倉皇之應幾於不悉見聞
而　皇上始猶頻咨樞臣之奏既且不免躊躕始猶
稍捐　內帑之珍既且不免靳惜於是臣下目視
御門一舉面詢策應之方而不報矣目視　帑金多
藉速濟邊兵之用而又不報矣愚以為此其間有所
以隔者也願先去其所以隔而後可以臣下之說中
所以隔者由　主心自謂能悉天下而謂臣子不能
佐天下之計左右遂分能不能以將順之遂不覺其
偏以成隔耳今宜就其偏而牖之　主心自謂天下
未必即有事而謂臣下必過為天下多事之言左右
遂持必不必以陰陽之遂不覺其忽以成隔耳今宜
就其忽而挽之策不足以採而資言徒足以煩而聽
偏且忽矣然即不屑下之伎倆亦不可不示　上之
精神況乎內臣乘而巧間于邊臣也蠱于無形非臨

于有象何以徹宸奢之障蔽也計不足以蓄其贏變
徒足以索其有偏且忽矣然即可責下之籌算亦不
可不酌　上之緩急況乎內臣乘而責遍于守臣也
節於無用非渙於有常何以通流澌之源流也要之
即蠱之甚深足以動其臨之甚顯獨是未能見蠱則
精華果銳之氣猶靡而不起必淵心內營真有迫於
蠱之為蠱者雖欲不臨不得即節之至裕足以供其
渙之至公獨是一意為節則虛盈消息之數獨容而
不深必大心外觀真有懈于節不可過者雖欲不渙
不得一剖堂陛之藩而救亂之策明質之而自真一
疏宮府之鍵而濟亂之資廣圖之而自足然乃責臣
工之是非課臣工之能否羣智以佐大智萬有以成
大有久安長治豈在遠索哉願　龍德之主三復臨
渙之易

問書稱無黨無偏為王道而魯論稱君子矜而不爭
羣而不黨然則黨者世道之偏而士君子之爭乎或
以君子小人朋有真偽或以私且誣而為朋黨黨亦
有辨乎亦無辨乎漢唐宋皆有黨皆于其季世其陵

之部王君與頭廚俊及之名其人咸稱君子與小人角勝而敗世道隨之牛李未遂為君子亦未遂為小人互以相軋而其中有小人為之陰陽者世道卒以流禍光為君子安石亦未為小人而小人附之互為相敵而君子亦自相摧小人亦有陰陽以中之者世道卒以衰微可指其概否夫黨固君子之偏爭而小人之偏争亦黨爭世道而黨亦王霸遞降而治亂且分乎士君子互何如以不類也我　朝蕩平實越往代近乃凛凛憂君子有黨矣始分為兩歸且互為勝

一代士習比往代竟何如今中外有事或思以自平其吟而其間果可以乎否為君子者宜何以處之以有裨於王道願究論之

世道之変不可勝窮也以士習之変不可勝窮也其患要在於甚合合之而俱出于一氣甚合之而以其氣為必歸之勢則競其患要在于甚離離之而各衆于殊途甚離之而以其途為必判之形則益競甚合之患又在以為甚離甚合者士之衆趨即世之衆鵠猶未至靡士氣耳就中藏其甚離之機士氣轉薄而其競也益巧甚離之患又在以附甚合甚離者士之岐操即世之岐路猶未至抧世途耳就中售其甚合之詭世途轉紆而其競也益不可知矣故有変於古今者始以其正正世之邪易至於矯而當為士君子惜之既以其正與邪交爭於世易至於過既又以其邪附正與世相淆卒至於險總當為士君子危之此古今離合之数也有變於一代者始以其正自立於世猶不失貞而當為士君子韙之既以其正為世邪所凌猶不失激既又以其正為世邪為慝乃遂失防總當為士君子慮之此一代離合之数也大抵世之有士黨也每以君子所持之稍過原求裨治不求裨亂而小人乘以持其短長且乘以黙為播弄人情世変乃眷眷多事小為氷炭大為剥椓以士類之蹊成世途之禍而幾乎不可為然則士習善変在以君子防小人不在以君子紬小人乎且就世道之常溯而觀之三代聖王其世已变乎変矣変不離常猶以常論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範之言也夫四凶之悪已參帝世永清之治尚襟禎民烏覩王者之世遂無偏黨

乎但其發見而防之去其尤以不受噬徐圖而化之
消其類以不為氛我不偏彼亦不偏而黨于何有概
而成其王道而已然亦在君子自處何如者仲尼稱
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人情思爭黨之為害則流為老
氏之和光同塵而儒者又以矜已擇群之說絀之不
知君子何嘗不厚自矜惟不爭耳群而不黨去爭也
非去矜也去爭則不以氣相高不以勢相藉而迫然
人羣竟無町畦可指非去矜則削氣而存志剗勢而
衡理而浣然入羣又無奸詭能中即如携七十子之
同聲以游于列國之殊俗堅白自矢涅磷咸捐洙泗
有常之家法豈非士君子千古準繩哉此其善合善
變者也惟世道沿以屢變而偏而為黨種種多方矣
士習亦因以屢變而君子亦爭而為黨藹藹日嫡矣
偏者原道所不涉義禮隨乎氣數乃偏而亦可為道
爭者原君子所不屑而公義就乎成心乃爭而亦可
為君子黨之起也君子之甚合以與世之非君子者
甚離也然君子自謂君子之黨小人亦自謂君子之
黨君子以其黨絀小人黨小人亦以其黨竄入於君

子而滑其黨如以君子為真朋小人為偽朋者歐陽
脩之言也邪正分為犄角而操彼此之勝負雖流品
未明猶然兩立之壁耳如以私而且誣謂之朋黨者
司馬光之言也群邪巧為藤蔓而恣甲乙之雌黃雖
是非自定不勝士流之災耳兩黨偽以相貳甚合而
甚離蕭艾之難分其種自殊兩黨誣以相托甚離而
甚合鷹鳩之互徙其神不與辨而至此世道士習之
變無復常理矣故古變為今而有黨一代之盛變為
衰而有黨漢唐宋之黨也蓋皆于其季世世道之偏
各有其病而士類之爭各不受砭漢末則甘陵二部
始為激抗乃三君之旗鼓顧廚俊及之列隊日以棨
馳矣其黨似君子而不免於過者時有節甫皆為小
人而諸賢與之决於龍蛇卒以自坳漢因以大亂茲
其甚合甚離士習與世道邪正相左者也唐末則牛
李二人始為讖切乃維州之築舍朝中之拖山日以
隨沸矣其黨似無君子小人而主於互軋者時有敏
中諸子多為小人而兩家為之持其鷸蚌卒以遞傷
唐因以大亂茲其甚合與甚離巧中士習與世道[illegible]

正無準者也宋末則司馬光與王安石兩途衆徑始為辟熾乃元祐之改絃紹聖之習坎日以蔓引矣其黨亦似初非君子小人而成於兩敵者時有鄭雍楊畏諸子多為小人而君子為之入其坑穽卒以構禍案因以大亂語其甚合與甚離陰乘士習與世道邪正疎防者也且黨之在漢道德氣節標植甚高雖漸在亂之風猶為不群之鶴而唐乃功名富貴加以忮嫉宋亦道德氣節加以忮嫉不免鷸之嗜魚矣黨之爭於漢世勁骨剛腸觸忤不避雖遇燃照之犀猶為亢悔之龍而唐乃聰明伎倆受人窺探宋亦勁骨剛腸受人窺探不免龍之潛鱗矣最可惜者李德裕之奇才樹績不能不流滯於杜悰一官之賤呂大防之獨立不隨不能不絛鏇於邪恕一書之疑離合之多變一至於此耶者夫漢黨再勝再敗即與亂亡遘而唐黨迭勝者三四迨後付於濁流之一擲宋黨迭勝者亦三四迨後蔓於南渡其和戰僞學益紛不解至廣海之颶而後掃耳勿亦邪正轉迷葛藤轉不可絕執要之君子之偏而爭也固留而為黨小人之偏而

爭也亦樹而為黨偏於正偏於邪猶可言以偏邪附於偏正不可言也以正爭以邪爭猶可知以邪入之爭混入於正人之爭不可知也爭雖出於人流而偏實關於世道世道之無黨乃王者之風而至以君子有黨似浸淫乎霸俗矣至以君子小人之黨玄黃其血而人鬼其狀霸且底乎强俗矣世道之無黨乃治世之象而至以君子有黨已萌芽乎亂世矣至以君子小人之黨雌雄其羽而變易其音亂且滋為狂國矣世道即不可迴而士流又不可不善處上之為中層墻免於評論程伯淳自悔吾黨不為世固者也次之為陳寔之送葬自全常安氏之貽書弭禍因世為棄者也不為世固者為混於隱君子身在世外之事但能解脫而止乃若因世為棄者蛟騰於波濤蟬蛻於風露君子身在世中之事非真能有以自善併善世者不可談何容易謂宜豫防其變防之何如防小人之巧於禍已又防小人之禍世防其禍已陳寔近之防其禍世常安民近之而善變之法思過半矣我朝隆哲王之道熙和德之風蕩平不偏純悟無競士

大夫二百季未有黨也惟尤遊季以來矛盾遂攻營壘轉固而黨乃起始而門戶之說倡已而時局之說更兩途分矣均而門戶中時或參差已而時局中偶生形迹衆徑殊其畛綖君子不能無黨而詎非君子之隱憂乎試與往代相提而論其迹持正論以折貂璫之角頗類於漢而較之羣流之標目則彼同此異焉其互為表見以操赤幟之勝頗類於唐而較之兩入之齮齕則彼隨死激焉其迭相可否以延宗派之流頗類於宋而較之前後之儔侶則彼以薰蕕此以卉木焉必求其似唐宋為近之乃若甲去而乙來錯乙者竄入於乙輕消而軒長同軒者復背手軒時為皴中楊畏之覆翻而又似歐傳燈之為腐將為杜悰魯布之調劑而又似矜換骨之為神是尤今日變態之新士君子尤不嫌過慮者頃中外多事家國危疑賢豪觸目於亡羊明哲警心於閑蟻謂宜乘此時以平之而形貌雖合肺腑各殊竊恐有邪正未定之情與甚合甚離之勢則士習尚淆世道尚不可知耳為君子者詎無術以處於斯時哉防禍於己防禍於世

亦義未可忽也夫黨之為士流禍明競者易防而暗競者難防附我與負我皆暗以貽禍耳宜蚤洞其微其調則調不可調則遠之勿至為噬臍之悔黨之為世路禍驟移者易防而徐移者難防相附與相負皆徐以釀禍耳宜蚤悉其弊可馭則馭不可馭則與世去之勿至為剝床之災調之以平其忿而遠之以孤其侶濟陳宴所未及之用若曰一出於儱籠一出於排擯斯拿囈語也馭之以帖其心而去之以衰其燄善常安民所先見之用若曰一出於控揣一出於䢔險斯佁儗難也大約士爲世道之變因小人而又因君子而起今雖不敢謂小人伏戎而實患君子養虎故以君子防小人以君子防小人之陰陽手而必在自防溫公刻期行差役法他人皆病其迫而蔡京獨嘗其意如此深機非沉心何以警之故其道又在從劉摯數與章惇子游他人未售其詐而呂大防先成其隙如此執見非虛何以化之故其道又在虛蓋不幸而有君子之黨借令不幸而又或有小人以中君子之黨誠非細故也邪正離合寧不悚然圖之耶如

使君子竟以胥越處之事横不轉入流日紛溢縉紳
之流毒就內堅之深嬈貽畛域之害源基宮府之亂
本世道凌夷端必由此而待其急而始悔悔而不及
亦士君子不得辭其咎矣進而言之申屠蟠程伯子
超然自適猶為上解況不爭之矜宣尼衣鉢故在乎
前云防之者亦因君子的濟變之方耳審于王霸治
亂之原者必有變而不變之道
問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而古今非史不著古史非
今史不徵故古史經千載之考訂稡諸家之商確其
史未必無失而多詳亦多實如歷代紀傳編年之書
可攷論也乃若今史則此有所録彼有所遺顯有所
舉隱有所畧而恒不逮古史即如　開國以来朝紳
之珥筆以暨野處之操觚不乏紀傳編年者然求其
為今實録而有當於古人意指亦有之否左編一書
似以今意鑄古吾學編一書似以古法程今然左編
繁而例明吾學編簡而義隱倘不泥於古不狥於今
皆庶乎信史歟自古史家稱記稱書稱紀稱志稱史
鮮有以編名者而二書獨以編名盖昔人雜編長編

之義而我　明始岐夫編宜以年為例二書乃復
紀傳何歟今欲續左編所未及增吾學所析言化編
為史亦有愛歟史者綜百代不如綜一代其於世教
人心尤切摯諸士楊扢以為　國史禦頏受益焉
夫經濟而不貲之史勳名可以燁襄申而是非之寸
心未帖博洽而不通乎史學識可以鏡品彙而蒼素
之尺度未嫺維世維人胥史是賴史者三寸之管不
奪萬夫一丸之螺不洗大海信史也非疑史也世局
情形人生建立至於信而止而窺信者莫如今史者
模寫之善千秋色飛衡鑑之平九原心折通史也非
偏史也世代絙亘人事紛綸至於通而止而窺通者
亦莫如今故古非獨成其古古之方為古固今耳彼
時幸而載今者且信且全後時得而攷古者遂無不
確不該之類不幸而掛一漏萬樵跡遺神至於人與
骨朽雖左史之伎倆虓貌幻乎乃嘆史之難肖如肖
龍矣今非獨域其今今之既為今亦古耳兹時幸而
作古者且信且全後時得而稽今者遂無失跡失心
之誣不幸而甲合乙離姸標惡匿至於世閱人徃雖

夷由之與突可謂殊乎乃嘆史之難憑如憑水矣
鑠古者以世教人心之肯綮軒輊已往禁非必締繡
條非必領節而今曰精神凜其身後古而可信信以
今耶善哉今者以世教人心之繩矩評騭一時執簡
不畏殺戮書不畏勢而古人精神肅爲見在今而可
信信以今而古耶善萃古今者不第驅古以傺鍵於
今即以今事接古事非貂續不第攬今以尺度於古
即以今事作古事非虎襲惟取其切于世教人心則
無古無今總成爲今可以著一代可以合百代合之
俱美分之亦佳而信史與爲通史要之不泥史體而
得史義斯冣上諦也體與義在古今者難以更僕而
不外於可徵可驗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此語非直
爲史發而於史犂然有當乎古之驗以史陳跡窺其
深心能得古人之肺肝於異世之影响者今驗古也
今之驗以史手披入其腠畫能得今人之情狀於往
古之典刑者今驗今亦驗以古也總之驗古不如驗
今今國是即古國是今物理即古物理拘者謂今不
如古純樸而達者謂古不如今翔洽今人才即古人

才今士品即古士品沿者謂今不如古精粹而曠者
謂古不如今朗切今不如古滔滔江河若變橇之數
也古不如今歷歷鬚眉者折衷之真也故史體不能
易即璞朴偶殊不過易名而其常體竟無割裂諸家
各見各稱耳史義不可易即矛盾互攻不過競義而
其正義亦無鑿嚣諸家愈出愈新耳然古體古義亦
難言之試言古史彼其懸千載之上更幾往復綜諸
家之長更幾評騭其多詳少畧者以衆史爲史其多
寡必歸者以衆史之定論爲史紀傳之體於史若浹
若後漢三國若六朝南北若唐五代以迄宋遼金元
靡不由此成家而説者取史漢後漢新唐五代謂其
有法三國不免於畧六朝不免於華宋益下矣乃其
詳實者爲多焉編年之體若左若荀若袁若涑水通
鑑若紫陽綱目千百年間而説者取左氏涑水紫陽
於荀袁亦未稱矣乃其詳實者爲多焉至於折衷之
以不背大義首左氏紫陽次涑水又次永材又次孟
堅而其餘當存而不論乃其可以信古今而幾萃
可以通古今而幾觀大覺爲不可及者惟以古而識

之今也諸公生於其時涑水紫陽及來瀎皆撰述不
及今而抐其新見滌其舊開心目之力有得於洗撰
左氏班氏撰述止今予長序古及今而明其目治繼
其耳治形神之肖有得於模擬大抵能為今故能為
古也體無子長孟堅丘明君實而後備義無丘明君
實以至元晦而後正乃若今史則必不能矣囿於時
地有涯録此遺彼若東西之易而不知限於世局有
碍揚抑隱多若陰陽之襍而不定即自　二祖以至
近世耳筆之儒臣操觚之進士為紀傳編年者殆非
一人一家所撰[illegible]今為今也有以[illegible]數朝為史者如
陳如薛如[illegible]亦既粲然而視荀袁之飾尚為後
塵況於如左如朱[illegible]市語耳有以一時一事
為史者如忠烈如鴻猷如野記如陸袁諸人之撰述
公卿紀傳亦既僃具而視英雄耆舊之文尚為却步
況於如史如漢甚且卮言鈴説耳大約求其録則人
人説龍門家家收雞跖求其實録則大而為穢夫小
而借騣名受病之肯不外向者不詳不實而已安所
得稱以古人之信古人之通乎夫才眉於一支則苞

舉者為廓法岐於孤設則僃組者為工理迫於觭趨
則廣論者為勝無已而取唐通政之立編纂古史以
為史其立例見旨大率以今意如冠之君相終之釋
道古無此也殆本古史之本紀列傳而提其名以寓
其等遂為新體耶取鄭端簡之吾學編革今史以為
史其立例備凡大率以古法如冠之大政終之北虜
古亦有此也殆本古史之紀傳而變其顯以酌其窾
遂似刱體耶然左編一書卷帙至于百餘盖舉正史
稗記掇盡精華不孅詳也而臆見奇特亭亭獨上如
帝無六朝五季咸有莽堅金元偶於夷狄流范埒於
七國裴封在佞幸之籍京翼入方使之科睢陽不與
忠而與叨夷甫不與死而與賣例義甚明不泥於古
善以古為今者信以今也吾學編一書卷帙僅逾半
百盖舉弘謨瑣截淘洗瑩朗簡亦詳也而寄諷剴切
婉婉曲中如不吼遜國之遺跡不諱靖難之死事稱
韓公暴卒於星災隱中山敗北於王保廣孝僅置諸
公之後楊善秖列異姓之臣晴遠武功譏其虛耗文
貞實録諷其革除東湖擬夫可紀以忠河西儔乞可

嘉以義例義時隱不拘於今以今為今者亦信以今也二家庶乎信史哉大抵古之為史紀傳編年雖各不同而其書解有以編名者二書獨以編稱校之司馬之為記班范之為書南北之為史東觀之為紀三國之為志標目不同無乃以其分綱挈領頗同攷績遠據近舉頗類薈叢故編者史體也亦集體也以集為史仿七略之流覽杼三長之玄解不妨變易名稱以成一家不朽耳攷之唐人有為雜編者其書不出史也史類也宋人有為長編者其書史也亦史材也亦至明人為倍盛而二家其斐然者綜藝苑之成跡抉士論之純腴他為碎玉此為合璧固一代僅見者惟是名之為編宜以年叙如故編年體而稽之編中大概猶如紀傳體抑亦以編為名以紀傳為實兼二體以表賅存乎然則即以體論唐鄭亦善為今體乎而不無千一之慮唐之所分例者皆以今衡古而今固未暇續僅僅及道釋焉彷彿欶水避舍龍門矣且其弁髦玄德於籓鎮引手孟類於儒林諸如此類恐揆古者未必無銖兩之爽云鄭之所分例者皆以今

理今而今固未盡裁斤斤舉天地三禮併名賢焉含蓄陽秋遂巡檮杌矣且其究王衰敏之虜擅躋李文忌之相業諸如此類理今者未必無絲縷之誤云以今衡古已難以今理今更難域外之觀雖炳習俗之破或嫌二家之信者固得其十之八通者或得其十之五六耳續唐之未及互莫如　明矣援其例以例之而不死之芳蹤若心膽已灰之佞矚於肝胆并存一代雌黃可也就所例古者亦為稍稍更定一二務求什理遂心纖慼悉釋至於歷代典制之巨猶當規杜君卿馬端臨之體採輯分見且為詳其隆汙紛[illegible]字以統之然後衡古之義徹增鄭之所及互備於明矣廣其例以例之而莫贖之身速其寒骨已徃之肉燦在刑書併存一代鑒戒可也就所例今者亦為稍稍商確一二務求當情存法餘訾勿匿至於一切車程之語猶當援范曄蔡邕之體補完畧闕且為別其梗概約一類以挈之然後理今之義完如是於千古為統會於一時為併觀合二家為一書可仍二家為二編亦可于以化編為史提要鉤玄信而不滓通

題李季重四品稿

余少童角時則嘗落魄抵太平登采石謁謫仙樓山川清映宛然見騎鯨捉月趣思古人遺世之高而令人趍名之

陋也從此數十年未嘗忘此懷淳淳今季重賦何言之婉嫕也今吾有卧游采石意太白稱詩仙蟬蛻塵外然觀所着作上規軒黃中芭莊列下鑱屈宋

旁睨四豪蓋古今無不貫洞而後出詞乃爾季重亦嘗深入而窮搜之否季重傑材自少即工古詩文理學最刳心焉適涉途久經濟益煉所籌當世

利病策畧茫洋浩大使吾怖其言若河漢無極其於造也可謂實矣余一生好坐深窓研理際而寡見眇聞即涉途齟齬何况古詩文不朽思夫天地大全

何昔直爲此拘拘則虛而無實之故也夫虛而不實即灝風捕影而虛者爲枯寔而不虛即搏沙蒸石而寔者爲礙季重近談文章悵然自謂以有意矢之豈亦猛有游虛想乎萬里江波采石忽清懸空朗月凈練無塵是將謂之寔耶虛耶何時得與季重嗽石枕流濯胸脘于清江之涘

友人孫慎行撰

賜餘堂集十卷年譜一卷

〔明〕錢士升撰　年譜

〔明〕許重熙撰

清乾隆四年錢佳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乾隆四年新鐫

嘉善錢相國寨菴先生著

賜餘堂集

當湖陸太史陸堂先生論次

序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聖所稱爲大臣者不越兩言至孟子則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其旨更屬簡要願求人於三代以下君相交孚一德一心者蓋寥寥無幾焉嘗閱崇禎五十輔臣考内中若孫高陽稚繩范吳橋夢章周李伯紀文宋瑞之匹儔也惜乎高陽經略於外不得一日立於朝廷吳橋見用已晚以其身爲殉難諸臣之倡當時信之專任之久者莫如烏程彼其器小易盈機深莫測而欲與爲同寅協恭斯尤事之甚難者矣魏里塞菴錢公以翰撰起家洊登揆席其勳名可謂極盛究未能傾否而轉泰則由同官之齟齬爾當

公爲諸生時即以錫山顧端文爲師高忠憲爲友而魏忠節廓園則又同里之同年生也平居志學源於道南毫不染東林標榜氣習故天啟初年以養母告歸脫然於魏奄之禍逆思陵踐阼起南少詹歷宗伯雖國計民瘼時形章奏而素性恬淡本無望於枚卜乘鈞既膺特簡抗疏三辭不得命甫入閣辦事即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蓋審時度勢竭忠盡誠乃爲此格心之論無如陽諾之而陰違之也吳縣文文起與烏程有隙未三月而罷去幷及香山公亦默默不得伸其志會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戶票擬下刑部提問大忤旨烏程遂改輕擬公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嗟夫國恩深厚報稱良難讒言既興噬臍何及然則公之引咎乞休洵有合於聖經不可則止之義而亦大易所云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甲申變後遁跡空門原其深衷復何歉乎高陽吳橋之殉國也者予稱殷有三仁或去或奴或死所行不必一轍即宋之文丞相亦有黃冠歸故鄉之語豈必殺身柴市始足爲千秋青史之榮乎哉公所著賜餘堂集辭達氣昌而散佚者多嗣君孝廉仲芳手爲編次遲之又久四世孫佳乃雕板行世此足見象賢之有人而餘澤之未艾也予甲辰歲承乏明史館曾爲公作傳一通茲於文集刊成復爲之序非敢膺東阿定文之任亦聊以

表維桑敬止之意云爾皆

乾隆四年己未冬月常湖後學陸奎勳拜譔

序

尚論古人之心當考古人之事要非讀其書不可崇禎六年九月名鏤谷錢公諱士升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加宮保改文淵閣大學士倚毗相業彪炳兩間國脉民嵓寸心若揭讀其書知公爲孫蔡嶽君者明良喜起載在典謨及湯武誓誥作則一代爲盛爲衰人才輩出吁讀詩至板蕩而詩人傷之矣錢公爲萬曆四十四年狀頭官修撰天啟初以養母歸久之進中允不赴其時璫禍作東林人物盡付濁流公之不爲波臣也幾希矣滿以黨禁錮賢士惟申屠蟠超然免於疑論後世皆爲申屠幸才特以申屠爲非也公蓋鑑於空言無補者徒自斃耳崇禎四年公署南京禮部尚書祭告鳳陽陵寢即披陳戶口流亡先宜軫恤湯沐以固邦本及入閣辦事隱然以翼爲明聽自許上寬簡虛平四簋資敬沃千秋金鑑不是過也魏璫荼毒之後國家陰氣盛流寇起公先事籌邊且賑郵行救荒之政濡手足焦毛髮力爲推挽俞楨民李璡橫議請括江南富戶輸官微中首相溫體仁意天下將驚爲賈似道公田闢子也公持疏斥璡創言造亂欲置璡於法體仁忌之當宁雖可其奏然大拂當宁意九年公引疾乞骸骨歸杜門註周易雖然公忍置理亂於不聞耶余讀明史崇禎甲申距建文壬午二百四十二年靖難誅戮元氣已喪及

璫禍元氣喪盡賢人死天地閉滄桑變局或殉或隱各行其志托跡空門豈公志耶夏史官廌歷四十年以一成一旅爲少康復國胥餘奴矣乃爲勝國陳範演曉雲孫擁昰嵎居庄門則宋不亡欲建中興第二碑此文丞相詩也公豈未之聞耶忠臣繫戀舊主大都如此耳余官嘉善得讀錢宮保所著書昨官青田讀劉誠意伯書不禁穆然有感於讀名南兩知周之盛讀名晏而知周之衰人才輩出雖遇有不同輔引其君用心則一亦惟證之於古人之書而已天長陳以剛書

綸扉奏草原序

我武塘公之去國也一妄男子叩閽以橫民倡橫議伏新繁
妖借手實而吸東南之髓使蠹魋萌逆聚暱伺對公擠子黎
告痒且疾在本根欲剤以苓术當看詳時擬以亂政歸司敗
獄而駆駆於烏喙者弗善也賴天子神聖燭其奸偽所司辯
言非弗上會公別具疏微意公居鼎鉉地借吁咈爲名高者
公謗疏引罪卒以病不任請具始終禮以去謂公以此去也
不括覺是佩而澡焉杜鉏箝之禍於幾先公之心也謂公不
以此去也困於蒺藜矣而猶張弧射影於奧窔焉公之遇也
夫堯舜之孤勞也久矣豈無豢龍何蝍而棲其心於至幽不

公是恤日尋戈於意忌發若機括傳若詛盟殺若秋冬而公
方履虎尾捫劒腹趣本睽也而形就之志實耿也而跡和之
驚湍姤浪中欲稍激沇以水乳寒暑而易心嚦噏枯挽波砥
逝之功未必盡晰於在野而異已之嫌齗齗眈眈於巖於陛
感觸一陳不可則止公之遇也公之心也舍火於室而就日
於庭公何隱焉公兩年中奏對疏揭具在夫寧惟宜彰主眘
以明臣無後言之義即已事得失較若列眉公毋懸鞫取禾
賢心是誠乃醒眘屬曆脊膺衮錫矣公毋擊鼓遁株擾于是
慮乃刀筆夠距鬭及隱蝨矣公所進寬簡虛平之箴動色以
東溼察淵致戒上能虛己以受今魚潛鼠循旅偭而金銘矣

在公當日不敢爲子華之磨厲而惟同趙普之懷牘不肯附
谷永之規切而惟上希文之條對不得爲姚崇宋璟之相濟
而惟從祖誨汝愚之斟酌時宜殷鑒柯則公之遇也公之心
也亦大臣事君之道宜爾也㬎巷釜鬲夭爲之人爲之能無
愾然於公之去就乎麒於公舊都寅清子部之屬受公知又
謬附能知公者俯仰今昔得失之林是編在焉其能已於序
夫其愾然於去就也愾然於天下安危之所繫也舊屬晚生
徐石麒拜述

原序

世稱燕許爲大手筆夫燕許唐體爾而當時亟稱之者豈非以其文章負日星雲漢之氣而關一代制作之盛也哉是故廟堂金石之業匪兎園寒士所可望其皮毛況進燕許而上之者乎古之大儒備正學於身本不僅以文辭自見然而即文辭亦自可觀一代人才之領袖與一代人主所以教化作興天亦遂生出類拔萃之才以應其運而鳴其盛故其鴻博爾雅自不同於條子其大者政治得失人才進退史氏所考後王所鏡咸取衷焉次者一話一言游戲醉墨之間亦自是典刑具備是故大用之則爲伊訓爲說命小用之則爲關雎

鹿鳴爲楊柳雨雪而其頭角風成鋒鋩早露則爲賦棋爲正字其立身善世也進則爲卷阿之矢退則爲梁父之吟世治則爲天人之對爲治安之策世亂則爲討賊之檄爲出師之表甚者爲湘沅之離騷爲燕樓之正氣遭時有幸有不幸而其扶漢分章爭光日月卓然爲世所大則一也武塘相國錢公爲海內士林之望者數十年蓋衣服之有冠冕也公自其少時便已名重三吳一時貴公巨卿咸推廟堂之器以爲此頭頭第一者已而公果臚傳首唱矣則豈非日星雲漢之氣有以逼人眼光令相氣者望而日失哉曰五色既奏天下鞏涌圭璧之章想望其風采而公經筵講讀數貢儒先有張子

銘之規模制詔詞命洞中機宜有李文饒之精采詞林册地留都册曹公不以爲册也而章疏屢上嘉謨數告先帝簡畀特名黃扉公既掌綸一以忠厚正直樹中流之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上下都無依倚可嗟時事竟以此不盡其用矣急流勇退杜門却埽憂國之外日惟對青山讀書白社談禪筆墨所積較寒士爲尤多此豈名譽富貴之人所能同其枯寂哉未幾而普天大禍作矣公之子弟盡於珞陽之戈公之耄身寄於雪庵一葉殆有所用其未足也於是易有挨壯有詮離騷有註楞嚴有解朱史有删痛掃脫脫之蕪穢放情文文之悲歌公之文章人則知之公之心事誰則知之哉嗚呼

吾終不許夫世人之知公也且即公之文章亦何可易知乎公學問該博才氣雄渾豐蔚而不靡典致而非琢此舉世所共賞者至其陶鍊性情之微一出之溫粹則有德之言古人之辭也森行筆墨之表無一非典章則聖學之精微主術之大端也若乃孤臣潺畔之行唫遁客山中之鬱答憔悴悲慘雖善聽者其孰從而知之乎嗚呼一代之文章至公而極盛亦至公而極不幸矣公子孝廉仲芳哀集公平生所著爲賜餘堂稿以序屬陳玉陳玉固公門下再傳弟子也昔授武塘大邑亦公所謬采明農而後朝夕奉教尤深稱記公執陳玉手數數謂曰子入蟲入細學古有獲時事紛紜屬望在子矣

子必勉之嗟乎予負公哉予負公哉撫公之遺編能不腹痛而有愧於知己之言哉胥餘有言欲哭則無聲欲泣爲其近於婦人請以此敷行弁言代西州之慟可乎古州門人李陳玉拜譔

明史列傳　　史官陸奎勳擬稿

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一授修撰天啟初以養母乞歸久之進左中允不赴高邑趙南星同里魏大中受璫禍及江右同年生萬燝杖死追贓皆力爲營護且破產助之以是爲東林所推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名會座主錢龍錫被逮送之河干即謝病歸四年起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祭告鳳陽陵寢有軫恤湯沐以固邦本一疏披陳戸口流亡之狀甚悉得奉俞旨六年九月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春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贓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餉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士升見政尚操切中外囂然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而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戸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同官溫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流寇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懲吏治因陳啟新言事擢甞省闥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璡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

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富家轉服化爲窮民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搖人心其包藏禍念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璡已下法司提問乃降嚴旨且詰責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謂四藏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即許之士升初入閣體仁久爲首輔帝信任之專力弗能抗踰年甚爲所忌遂莿去志士升先任南禮部撰有表忠記在籍復著周易揆南華詮賜餘堂集國變後病卒

賜餘堂集目錄

卷一

疏揭

卷二

序

卷三

序　壽序

卷四

記

卷五

策　論　表

卷六

尺牘

卷七

尺牘

卷八

碑

卷九

墓誌銘

卷十

傳　祭文　引　跋　贊　諸語

南宋史論 附

跋

憶佳南就塾先君子即抱沉痾遺書散逸及佳少知句讀求讀高祖遺集不得訪諸通族皆以不知對乃詢諸老僕王揚揚故相國侍書捧硯童潸焉泣曰先主著作數篋偶革後盡付祝融佳用是悼遺文之不可得讀矣不意丙戌夏過愛吾廬值曝書忽覩遺集三十卷乃先曾伯祖孝廉仲芳公所裒集蓋先高祖捐館舍時佳本生曾王父孝廉公已前卒曾王父文部公又殉節在喪次者惟本生王父中翰公暨王父茂才公又不六年而繼謝世斯時先伯先君尚在襁褓相國一脈不絕如綫遺編殘墨誰復爲之計及者仲芳公以猶子繼承按輯成帙不忍先公憂世經國苦心湮沒不彰也拜誦之下不勝欣幸即擬付之剞劂氏其如遺家多故先君竟偃蹇牀褥先伯又苦食貧且仲季兩弟相繼淪喪因循苒荏而佳亦年逾六旬矣青氈冷落既老且貧自分全集無力開雕爰於戊午冬拜懇當湖太史陸陸堂先生擇集中有關國計民生持身範俗者釐爲十卷先付棗梨餘則編爲續集別集藏諸宗祊以俟來茲是刻也未知有合於先公焚稟初心否亦少慰孝廉公裒輯苦心云爾然而劫灰餘燼剝落良多其不盡於捃羅者可勝計哉梓既成謹識始末於後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嘉平月元孫佳百拜謹識

年譜引

烈皇帝在位十七年執政者四十餘人其引君當道以巽擬執爭去者武塘錢文貞公一人而已公生平進禮退義卓然古大臣風度晚遭滄桑流離顛踣始終完節爲海內宗仰重熙何贅述焉惟是謭劣辱公三十年過知追隨几杖其於師友淵源立朝本末居鄉厚德竊獲識其大畧伏念公年來仲子棅既殉節震澤從子棆又死事白門其他羣從飄零異地耕笠深山全家骨月半爲國殤而同志若漳海虞山後先畢命寢門屢慟淚盡血枯徒存葵藿之心彌痛桑榆之迫於乎公之心事誰復知之不揣固陋追維襄事掇拾遺文爲年譜二卷昌言不諱共欽魏相之風裁小物克勤亦詠畢公之懋德至其心事終莫得而罄書也君子表微其有得公志於熙論著之外也夫門下許重熙拜題

年譜

吳郡門下許重熙輯

公姓錢氏諱士升字抑之號御冷又號塞菴晚自稱息剛老人其先出吳越武肅王後裔始遷祖國禹元時爲嘉興鎮守萬戶因家焉四傳名珙始徙魏塘鎮之梅花里後析爲嘉善五傳名世華遂廪於善庠六傳名葵精岐黃術撰醫林會海四十卷八傳名貞隆慶丁酉舉人令尤溪有惠政歷汝寧郡丞祀名宦是爲公曾祖九傳名吾仁號心亭以諸生入太學爲人倜儻以孝友聞郡國是爲公祖十傳名繼科號忠所鴻臚寺丞文行兼至里中有太邱彥方之目是爲公父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曾祖妣李氏繼吳氏祖妣曹氏妣陸氏俱一品夫人公舉萬曆丙辰廷試第一人歷仕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年七十八卒門人談遷等私謚公曰文貞先生

乙亥 萬曆三年正月九日公生

母陸夫人任身七月而生公初生多異徵以延不具述鄉黨已卜其非常矣

丁丑 五年公年三歲

是歲公弟士晉生

己卯 七年公年五歲出就外傅

公初就塾師善屬對一日公從祖寧州公吾德試之曰孺子幼而敏公對曰忠臣犯勿欺寧州喜顧公父曰此子必大我門其對語至今膾炙至塾

癸未 十一年公年九歲

公自就傅後日課萬言至是九經三史俱成誦忠所公復手抄諸子百氏書授之見公跋幼時呂氏春秋讀本後公母陸太夫人善操家課公兄弟甚嚴有法忠所公嘗笑曰家乘有健婦書種有佳兒豈復理逢掖埋沒螢枯盡老中哉自是遂絕意仕進

乙酉 十三年公年十一稟學於梁谿顧涇陽先生之門

公承父命負笈梁谿忠所公訓之曰我願汝曹爲鬚眉丈夫不願爲肉食男子恨我老無能納弟子於乃公汝游涇里而猶然故我非夫也及謁見涇陽稱許倍至時公同里夏進士九鼎先受業於涇陽稱高第涇陽貽之書曰抑之冲年而意甚廣賢之所以朝夕切劘者可知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不勝惓惓其賞識如此涇陽先生撰忠所公墓志往歲武岵錢抑之垂髫以文贄余余迎曰予安從來曰父命也叙宮云經師易得人師難得孺子有志盡負笈涇里別三年而抑之試輒第一

丙戌 十六年公年十四補郡諸生

初試童子邑令蔡侯彭青公文拔第一及院試督學紫溪蘇公濬復抱文嘆遂以第一人補郡庠

甲午 二十二年公年二十科試補餼

爲督學翁公乘所拔公少時文好以才勝出試必歷其儕偶涇陽先生勗以變化氣質爲言乃深自陶鍊拔華務根中年文字一歸渾成矣

娶夫人孫氏

爲同里順昌令孫公朝宁女

冬之梁谿迎候涇陽先生

涇陽時以會推閣臣事罷歸公自後時時從之遊退益

講求理學經濟不徒思以科名顯嘗避火厄室蘇蘯焉公怡然講論不輟涇陽稱吾弟志意翩翩絕不以此置胸臆間可謂卓矣

乙未 二十三年公年二十一偕弟讀書於郡南湖包氏園中

與陳仲醇繼儒輩以文章道義相切劘舉業之暇務取經史及儒先語錄讀之反覆辨難至夜分不休公晚年每舉以示子弟謂得麗澤之益陳仲醇作忠所公行狀有往歲乙未余讀書構李包氏閣中因得與抑之游又為東侯而陸太君七十壽序云往與抑之兄弟讀書楊李南湖包園湖上城遂不復闔城頭摘蔬率僮鷄鳴背燈為節其或過之文成奏予予謬為塗乙間談經史以及掌故稗官家言彼此反覆送難無諱無猜似猶有古道存焉

丁酉 二十五年公年二十三科試拔貢
學使伍公袁萃把卷擊節曰博大淵涵苞孕宇宙異日
必登公輔以第一人貢諸朝
戊戌 二十六年公年二十四春入都廷對
復定第一遂爲諸道貢士之冠
夏南還遂入南雍肄業
時澹上朱公平涵副南雍相得歡甚曰子我畏友也
己亥 二十七年公年二十五顧涇陽先生延主講席
公特文譽翔溢問字者屨滿戶外名流推爲祭酒遠近
薦紳家爭走束帛延訓其子弟而涇陽與弟季時

亦走幣延公家塾因日與高景逸先生輩講求濂洛關
閩之學
庚子 二十八年公年二十六偕弟讀書於郡之天寧禪寺妙隱
房
是秋弟士晉領鄉薦
癸卯 三十一年公年二十九
秋試南都仍抑副車
甲辰 三十二年公年三十春侍忠所公疾
公日夜伏處幕中躬浣濯候聲欬目不交睫衣不解帶
者累月每夜必搏顙籲天請身代已而忠所公瘥人以

爲孝感
冬從涇陽先生會講於東林
東林書院爲宋楊龜山先生講學地後廢爲僧舍涇陽
與景逸先生興復之是冬大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
鹿洞規爲教公因會講焉
丙午 三十四年公年三十二讀書南雍
公志在顯揚忠所公家書言三月中得課藝踰一百八
十首其勵志如此
戊申 三十六年公年三十四春遭父忠所公喪
忠所公病復作公百方療治如曩時卒弗效公痛不欲

生居廬三月日食一溢米杖而後能起
己酉 三十七年公年三十五輯家禮考証
居憂讀禮以朱子晚歲之論多與家禮不合而通解喪
祭二禮又成勉齋手乃取儀禮參考歷代禮制諸儒同
異準以孝慈錄爲考証一書又定宗祠四祭儀節
庚戌 三十八年公年三十六十二月長子格生
先是公艱於嗣孫夫人爲置媵者再公並覓其母家還
之曰生子遲速命也毋恩乃公至是孫夫人始舉子
辛亥 三十九年公年三十七讀書於濟鬯堂
公自弱冠後歲以尋師友走四方至是念陸太夫人年

高乃與從叔爾先弟康侯就家園課業四方延主講席
者俱不赴
十月葬忠所公於大雲里東之朱仙涯
乞顧涇陽先生爲之志
壬子 四十年公年三十八五月之梁谿哭顧涇陽先生
涇陽先生卒公聞喪即日奔赴爲行弟子之服比葬再
會之
十二月遭王母曹太夫人喪
公以冢嫡持重哀毀如喪贈公
癸丑 四十一年公年三十九輯涇陽十書

涇陽所著劄記藏稿及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
俱行世尚存還經錄證性編及劄記三之一存稿十之
三未梓公感念師傳撥輯商訂合爲涇陽十書
冬葬曹太夫人
是歲公弟士晉成進士
乙卯 四十三年公年四十有一春服闋入都
時弟士晉方官比部公往視之遂留就試
秋舉順天鄉試
座主宮諭龔公三益[illegible]人宮允楊公守勤慈谿人房
師固原縣尹孫公[illegible]許州人是歲公從叔繼登亦捷

浙榜
丙辰 四十四年公年四十二二月會試中式
室主吳公名道南崇江人劉公名楚先江陵人房師錢
公名龍錫華亭人從叔繼登亦登進士
三月廷試擢第一甲第一人
時上以會元沈同和事頗有疑於外廷廷試皆自爲位
置覽公對擢置第一
授翰林院修撰
公生平志不在溫飽登第後惟以不愧科名自砥彌貽
書家人曰吾以祖宗積德徼倖一第今後吾家務益修
德勿以我貴生事鄉黨至今傳誦焉

丁巳 四十五年公年四十三在翰林
時海宇熙恬官輦下者惟歌咏太平爲樂公日討先朝
故實讀之自宮府以及諸曹自三韓以西六詔以北歷
歷往來胸中良辰令序間挾一二同志連騎出平子門
婆娑高梁淨業間領畧花香鳥語邸舍闃如門無雜賓
室無艷婢士林翕然宗之
戊午 四十六年公年四十四在翰林初刻制舉義
公登第後坊人即以文稿請公笑曰李懌有言令子復
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竟不得請久

之始問世楊公守勤作制藝序云客歲徵闕得一錢翰之卷渾猶精金良玉而穆之不磨一真者
近是比接其器宇詢其生平則恂恂寡言若嘿若沉而蘭蕙為質珪璋為度將所謂澄不清淆不濁者必恒雅
慈芬藻繹地而蹈不隨俗為慕尚而知其人亦真人也誠哉斯上春官首膺鵰唱而郎之謹如斯之欲如予於
抑之蓋莫測其涯涘者夫非一真獨抱絕俗自守而薀宗積累以致於是豈與燥齋馳騖以謀合當世者較醇
疵景淺深也與哉

己未 四十七年公年四十五在翰林二月分較南宮

受由藝禮所得士廿二人

三月請假歸省

公以母陸太夫人年高禮闈事竣即請歸侍循陔御輿極色養之樂平居杜門卻掃嚴飭蒼頭不與戶外事至於地方利弊興革如編役漕兌鋼販諸鉅務則與同里改亭丁公廓園魏公輩悉心講求無少諉焉

十月次子棣生

庚申 四十八年 即泰昌元年 公年四十有六在籍夏築梅花庵祀元高士吳仲圭

仲圭名鎮元末隱居魏塘臨沒自題墓碣曰梅花和尚之墖在寰闠間為市廛所窘公乃商之邑令吳旭如修其墓繞以石又就其傍築室祀之董宗伯思白題曰梅花庵陳徵君仲醇為之記復勒其所識梅竹於石貯庵中又輯其遺集軼事為志林暇仰與四方名士及邑彥講論其中視世榮進泊如也

辛酉 天啟元年公年四十七春還京

公依依子舍閱歲無治裝意至是陸太夫人以兩遭國卹難史館闕曹臣子難以私廢公趣就職

夏分纂顯皇帝實錄

編摩多暇時與名彥往來論學是冬景逸先生起光祿丞公所撰先生墓碑言自為諸生時從涇陽先生於東林因親炙先生及先生起總憲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蓋指是時云

壬戌 二年公年四十八在翰林

時衆正彙征昌言霓吐天下想望風采然初政即有加恩奉聖夫人切責王御史心一事而鄒公元標馮公從吾又以講學被論去公以金棍廠家為憂決志乞歸

冬請終養歸

癸亥 三年公年四十九秋在籍築遯溪於北郊外

公蚤燭時艱藹然有高隱之志與吳門文公湛持書云微聞朝端岐路漸生和衷未協伏戎見陸已見端倪消長機括尚未可知時清流咸貽書敦趣公高臥不起

甲子 四年公年五十在籍歷左中允不赴

與侯公恪書云弟循陔未久情難割捨且編纂已完兩

年或可稍道璇遺戒璽未有期也

乙丑五年公年五十一在籍

時黨禍張流毒海宇公弟士晉官河南右布政方提問又列公名於東林同志錄公屹不為動凡被難諸賢皆力營救同里魏公廓園就逮公奔走救護捐金錢為首倡送之吳門戀戀不忍別工部萬公元白死廷杖懸贓無所出則貽書南昌守彭公期生代為措置太宰趙公儕鶴提問當事承奄旨按驗甚急并及其子清衡外孫王鍾龐公又貽書門人眞定守蔡君官治勉以千秋義問卒得蔡保護力鍾時商論保護趙清衡王鍾龐贓公予蔡書後日痛自賊璫竊柄亂臣風厲食王高張正人同難大臣奴辱妻子湯火不助焰者師賢敢望明目相救頡於友人唐室之爾得錢卿冷太史書雖至人德貴其騰第衙恩若不能默默做梓以見仁人長者之用心其孤行於廉蝕之間者如此一時咸以舐糠及米為慮公恬然順命與瞿公稼軒書云徽閩長安有以餘波相及者藉手一割如決疣潰癰殊用自快惟堅臥以聽其自至耳又與繆公西溪書有同文一獄不肖兄弟俱在搢網中不肖何以獨脫恥不與黨竊比古人云

十一月遭母陸太夫人喪

太夫人以中丞中璫禍憂鬱成疾公迎醫調藥匝歲竟不起公哀毀一如贈公喪

丙寅六年公年五十二在籍

時忠賢權傾天下側目東林削奪逮問無虛日景逸先生暨吏部周公蓼洲後先死難公感慨時事作五君詠以悲之五君高景逸先生魏孔時同年周蓼洲吏部楊大洪副院李仲達同年也平居杜門鍵戶不入省會不通長安書惟時過文湛持瞿稼軒姚現聞諸公攢眉相對而已

丁卯七年公年五十三在籍

是歲八月逆奄伏誅正人之死難及削奪者贈卹錄用相繼公移書同年臧明遠極論魏都諫卹典復勸門生牛君狲京為顧涇陽及鄒南臯高景逸三先生並列三大儒請謚與李公懋明書云決離之後邪氣已盡不當復用攻毒之劑今日要著無大於明聖學定聖志使是非邪正炯然不為宵小所眩又與姚公現聞書云平恕二字正今日補中益氣劑前案已經抹殺者不必更提以滋多事而小人中之可備驅策者不妨收之以散其黨此泰之九三所稱包荒朋亡得尚於中行者也

冬葬陸太夫人

戊辰崇禎元年公年五十四在籍十二月起南京少詹事掌南院

九月起行十月抵任

公仕進素恬得南中閒曹意甚樂之與朱公平涵書有
閒署寥寂雅愜素懷無車輪馬足之勞有拄笏看山之
樂中庭紫薇亭亭百尺後庭松柏蒼翠鬱然婆娑嘯歌
其下三百年流風餘韻宛焉可掬又有與李公懋明書
不肖以冬初抵留署此中閒寂殊愜素懷且聲氣之交
儘不落寞如司成文錢菴臺長陳益吾部曹王中訒曾
霖寰皆稱臭味時衆正方登留署閒適公嘗言一生游
宦之樂無如此時云

己巳二年公年五十五春在南院補刻詞林志

留署曹務希簡地望淸高居官者或傳舍視之公事事
不敢暇逸搜得張文毅劉雲嶠李本寧諸公舊牘因合
刻詞林志以備考鏡又博求遺書藏之院署

北山堂成

翰林有廢圃已鞠爲茂草公爲興復之搆北山堂貯書
擁笏其間有詩曰留京官署對鍾山捲幔啣林紫翠間
更喜容臺多隙地葺堂初就好登攀其地遂爲瀛洲勝
境

冬晉正詹事充實錄副總裁

公雖遠僻京而正直忠厚猷爲世道主持書問往來多
所匡救時蒲州秉鈞華亭輔之力欲招公北公意頗勿

欲至是以詹尹名力辭未赴○是歲公弟士晉起山西
右布政

庚午三年公年五十六春猶在南院具請假歸

公既奉詹尹之命以省墓請假會房師華亭相君因袁
崇煥斬帥事逮及爲御史史范攻遣使逮問錫瑞肆出
禍將不測公感師誼日侍檻車周旋患難無所回避送
至江干即引疾歸

秋長子格（後更名栻）舉浙江鄉試

主試爲漳浦黃公石齋闈報後公與子書曰陽明先生
云得志時能收斂非大勇不能若此心一放恣於輿馬

酒色以爲愉快識者窺其究竟矣石齋眞而師也

辛未四年公年五十七在籍起南京禮部右侍郎

旋攝尚書篆

十月祭告皇陵上軫湯沐以固邦本疏

公往返濠上目擊流亡坐臥不寧禮成回奏因上請軫
湯沐以固邦本疏畧云中都人鮮土著野爲甌脫不意
祖宗湯沐之鄉乃有竭澤露根之象夫國家之患莫大
於民流而上不恤夫流民之始不過蠲租寬負以守業
安集而有餘及其亂也至選將調兵合全力勦除而不
足泗亳迫近蕭碭夙爲盜藪急集飛鴻默消萌蘖此固

突從薪之計矣臣非不知當度支仰屋之時陳損上益
下之計然必聚民而後生財必薄賦而後民聚今天下
賦重政苛民窮財殫發政施仁宜先帝鄉䟽入奉俞旨

重修表忠祠

祠建於萬曆四年祀建文死事諸臣歲久浸頹非復舊
觀公至即日屬營繕司郎中吳之京董成復旁考祀典
所未備者二十九人移劄應天府尹擇日奉主祀焉

壬申 五年公年五十八在南禮部二月上實陳職掌疏

時奉旨查謚癸武生吳國麟詞狀一案公遵旨回奏因
言僧道樂舞至鼻且瀆專籍祠曹祖宗良有深意別衙
門不得徑提而向來法守弁髦畧一牽累權掏淹繫一
夫不獲是予之辜此獨非皇上之赤子而忍聽其流離
失所也

三月又上清冒濫正士風疏

與前疏皆奉俞旨

序刻高子遺書

公素嚴事高子高子殉節後公與文公湛持論及謚法
言景逸先生當以學問為重至是高公門人陳中翰幾
亭輯遺書成公一見欣悅序而梓之甞署畧言宋儒周
元公以後為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之明儒

薛文清以從為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高子合之分
合之間性學一大明驗也又曰程朱同一窮理亦各有
入門淳公從戒慎恐懼入文公從學問思辨入先生兼
之而得力於居敬居多

輯五子近思錄

先是景逸先生取紫陽全書比近思錄類而纂之名朱
子節要公以先生本旨不敢遽擬大儒故兩行以俟後
人之合乃與朱子所輯近思錄依類編入合刻之名五
子近思錄

癸酉 六年公年五十九在南禮部四月修皇明表忠紀成

公既修表忠祠念諸忠取義成仁各有本末散在載記
如遜國臣記簡而多漏朝埜彙編博而寡裁忠節錄取
義未精拊膝錄魯魚或誤因搜輯諸家文為列傳九卷
先親臣次死難次死事次死戰次從亾次隱遁次後死
以三不忠終焉

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公自離史局徘徊南署金甌枚卜點選不入長安廷推
名列第二爰立之命忽由特簡蓋異數也

疏辭簡命不允

有簡命殊常懇乞聖明俯容辭免疏拜疏即歸家與弟

士晉書有聞命以來不啻如新穿鞋襪初九日拜疏十
三日東還二十日入里門恬靜之風無改疇昔庶無愧
古人亦門祚之幸也已而有旨卿資性端恪才學優醇
政本重司特茲簡授宜上緊應召殫忠佐理不允辭
十一月自家啟行
時簡命敦迫督輔桐城何公如寵同被簡亦貽書勸駕
南中諸君子俱以消長機括為言乃於仲冬自家啟行
由水路入一路所見民生利病諄諄為當道言之
十二月過徐州
與楊總漕一鵬論蠲賑畧言中都屬邑比屋逃亾地皆
甌脫詢之土人有司非不招徠而牛種無資追呼迸集
相戒裹足寧轉溝壑而死耳嗟乎此祖宗湯沐之地三
百年生聚之民一旦至此哉聞鹽城睢陽泉殺尤烈盜
壁遍稅至十餘萬非乞特恩蠲賑救此一方恐轉為盜
賊不俟寇警而腹心已岌岌矣○又與劉總河榮嗣書
論開支河畧云弟駐徐四日見滄桑變換城無居人怪
而問之土人云城中舊有支河以洩積水歲久淤塞一
遇雨潦平陸成渠以此緣岸蒿茅寧為風波之民今河
身猶存不難濬也以即署州事徐二府亦力言宜濬弟
不斷河事原委而第據此中輿論則濬河洩水真容民

蓄眾之永利鄉約一呈奉覽一為徐民請命一為年翁
造福耳又言歸仁一帶南高北窪將來隱憂有甚於運
事者明主可與忠言必年翁上疏疾呼力請而後廟議
可從旁贊決也
甲戌 七年公年六十正月入都再辭新命不允
有遵旨急趨循分難進疏奉旨卿以才望簡佐機司奉
命已久赴召既次近郊著即趨朝輔理以副延佇慎勿
再稽
疏讓名次
以香山何吾騶巴縣王應熊被命在後而入直在先也
奉旨不必陳遜
二月入閣
謝恩疏云臣誦法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凜凜於
患得患失之戒臣自惟才能謭劣何能仰佐廟謨所藉
以對揚皇上者獨此朴心耳但知事理有是非不知有
親疎愛憎但知人才有臧否不知有南北東西事有提
綱體無屑瑣此臣願與諸臣後不敢不勉者也若乃借
法以行私比黨而醜正營窟以樹援咨悅以希寵此孔
子所戒鄙夫不可與事君者誓矢不敢出也疏上朝論
韙之及後果以執爭去位○時上勵精求治文華日講

畢將留閣臣與商機務公多所匡救一日論勦撫及處
置難民上曰只免他死罷了公奏言難民必須資遣方
得全活若只給他免死票此一紙飢不能食寒不能衣
勢必還聚爲賊上咨嗟久之復言近日人才不堪公奏
言全才難得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只要隨才器使自足
供一代之用又一日召對時邊城初解圍公奏邊將功
罪荒極言兵貴精不貴多兵多靡餉民且重困上爲首
肯香山又奏言恢復遼陽非積千萬金錢於太倉不足
以贍軍餉令各省存留不解錢糧甚多當悉令起解到
京公奏言地方情事不同吾鄉所言是廣東事臣江南
人地方自搜括之後府藏空虛並無存留可充起解且
加派江南獨多民力已竭不堪再困上曰加派照田起
科原不厲民只是有司加耗播虐所以民生不安公奏加
派雖未必盡爲民厲但地方肥瘠處處不同大都江廣
吳浙地方膏腴民居稠密重去其鄉即加派不敢不竭
力至江北淮鳳一帶臣自南都經過其地一望皆不毛
之土臣問鳳陽太守徐世蔭曰一路見蕩昔招徠流亡
開墾荒田如何不行世蔭曰要行也難臣問其故世蔭
曰業戶田荒即挈妻子而逃稅糧無所出責令戶頭賠
累戶頭逃復責里長於是相率而逃田之未荒者并荒

矣郡邑非不招徠民自思牛種無出又恐田未及熟賠
累者索負至門以是裹足不入總是地瘠民貧一遇荒
歉無可保戀即挈妻孥行乞四方所以加派不可一
例論上爲動色而起蓋公之本意在收拾人心培國元
氣故柄國者專事操切而公必劑以寬厚江南爲陵寢
重地豐鎬舊鄉尤力請寬卹明年流寇入鳳陽鍾陵震
驚惜乎公言之不蚤用也

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大學士

行登城恢復之賞也公以事在去春未嘗參帷幄運籌

疏辭

三月上鑄錢揭

先是公在南禮稔知蕪湖一關兩榷及工曹錢局夾鑄
之害被召將因購錢式藏之及入直適工部題蕪關課
額屬公擬進有戶關課額併歸工部之旨及兵部覆南
兵會議鑄錢疏公又擬旨錢法係朝廷大權近聞留部
鑄局除樣錢俸錢外帶鑄私鑄非銅非鉛純用僞物薄
小輕脆如同鵞眼以致鑄息竟飽蠹腹民間絕少制錢
增局雖多徒滋弊孔該部委任何官着查明具奏以便
處分會查覆本上屬同官分擬庇其座師公曰是欺君
也因草揭具述情事并錢式上之

閏八月乞罷不允
奏爲謀國無能懇立賜罷斥以明功罪以圖安擾事奉
旨俞諭
九月貽書陳總督奇瑜論勦撫
流賊僞請就撫旣出棧道攻掠轉熾秦中撫按俱連章
告急政地緊華亭前事不發一策莫無後咎公誼不忍
嘿乃貽陳書言闖入陝之後即解散一萬三千餘衆可
謂勞苦功高而秦中復有危急之請豈前解散未盡脅
從歟抑經過地方奉行不善歟竊聞盜賊平之非難絕
之爲難招降窮治各有其弊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最

得弭亂之術今屢旨中所謂勦散正是此意宜定計而
力行之陳不能用是歲公弟士晉擢雲南巡撫與公書
言欲振兵威以靖逆孽公復言治以不治便可相安無
事以諸葛公之才其治西南不過曰夷漢粗安粗之一
字正御夷妙理蓋所急者腹心之疾也
乙亥八年公年六十一正月在直上疏自陳
是年計典例當自陳奉旨倚注方殷豈得引例求退不
允所顧時宇內多事閣務殷繁入直至夜分不休公有
詩云漢宮衡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論思子夜猶漢縱
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蕭故事日晡門官報申刻時分

同官一揖而出禁地以蚤出爲常也
二月丁祭文廟受命行禮
三月請假五月又請假
公素有火症入直以後閣務殷煩不時舉發再疏請假
俱得旨在寓調理
六月上關河濟運揭
從來漕至通倉僉報車戶四人朋充一名殷實者營脫
貧弱者力不能當往往自經公按通州至齊化門外俱
有河形因請疏濬費止百金可歲省腳價鉅萬奉旨該
部科會同總理詳查確議一時翕然以爲可行而忌者

有形家不利震方之說事遂中寢
七月
吳門文公震孟入相公喜得左右手先是上以春秋有
俾治亂命擇人進講文公本春秋名家或慮其譏切時
政且當上意受知隱不推列公力薦之因以名上果大
稱旨遂有是命
進小學新序
時上令天下學校會誦習小學因以陳公選集註繕寫
進呈奉旨擬撰新序以進公具言海宇多故動稱乏才
揆厥所繇士子幼學時父師之教不明即以利祿汨其

心術全不從德行立根譽之樹本先撥安望成棟梁志
用奉旨刊行
八月請假至九月
以眩暈也
上擬諭南京操江回奏揭
上名對新操臣王道直於平臺恐其承旨未悉命閣臣
擬諭以進公因奏面諭所未及者謂城守江防軍民各
有職掌而操營新江口營水兵營則文武操臣爲政本
兵所恃惟艦新江口營戰巡船一百六十二隻水兵營
沙唬沙船共百二十隻皆板薄丁稀不堪乘風破浪是

今日文武操臣所急宜料理者又南都最苦各衙門濫
受詞訟而操江所轄甚廣有牽累數百里外至拘提經
年破產傾家而案終不結者則治刁息訟安江南之民
心正以弭江北之流寇也揭上允行
十月復疏求斥不允
奏爲聖旨殷憂獨至微臣佐理無能乞賜譴斥以明臣
誼事奉旨時艱方亟正賴協心佐理共圖蕩平何乃有
此陳請着即入直副朕眷倚至意。時流寇稀突蹂躪
豫省尤甚陳公必謙爲豫撫公又予書言制寇之法不
出殲渠宥脅二言然處置分別事亦大難賊魁綽號皆

八寸四分帽子耳姓名籍貫不可知何從得其要領又
古人多因間於敵使其自相疑忌以破散其黨前擬票
中有自相擒捕以開自拔之路業已奉旨而未見有行
之者豈懲舊督撫乎舊督正誤在不知分別誤在不
善撫耳至所散之黨安插何所衣食何出拊循安戢之
法何繇脅之橫流之水必有歸墟方能消歇若不收拾
得法仍縱橫流漫耳
十一月
吳門香山俱罷先是吳門與首揆爭票吏部叅許給諫
譽卿本有債言爲所搆香山嫌於室同日被逐公力救

不得自是亦懷去志與從叔爾先書有吳門香山同日
被逐姪處此千難萬難惟有早辦抽身一着而已明年春公
亦去國比歸里文公已卒公哭之哀爲文以祭有每欲
以國儒子皮安身後動不密害成之戒進說而卒不果
公既去國當事者搗起益勵獨行其志睢之意而余遂
引疾乞身與兩敬祿祿無所短長而抽身不俟終日以
此不負
公耳
庚申陪祀南郊受命分獻
公有詩云萬乘親臨帝稷壇齋宮肅穆設金鑾夜闌分
獻祠官代恍惚精靈星斗寒
癸亥請假
以陪祀冒寒出直寒熱陡作遂請假踰旬乃入直

十二月上爲起廢諸臣乞恩寬郵揭
先是祖陵告變條議寬郵及罪譴諸臣奉旨下刑部具
各招情節列名疏請旨未下而太宰謝陞即欲疏請起
用公謂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太宰不聽亟疏
上覽列無遺貪人挑之上大怒下選郎獄而事不可爲
矣至是覆請凡一百六員適公獨在直因進此揭已而
僅以數人了事蓋柄國者一手握定同官無所關其口
矣太宰天賦時爲選郎素以清執爲儕鶴趙公所知又嘗貽書魏南樂論中旨不可輕出頗著時望其掌銓
也公推薦之受事以後執拘自用公因與友人書有六州鐵鑄不成一個錯之嘆
丙子九年公年六十三正月在直

先是首揆被言杜門閣員缺詔推在籍堪任者特召孫
公慎行林公釬劉公宗周三人皆公臭味也至是入都
而孫已卒及對文華殿劉又以奏語愷切忤旨命他用
僅授工部侍郎公扼腕歎息曰不相不足爲念蒼惜但
此時不用此人如國事何已而晤劉公于長安會館相
與反覆於君子小人喻義喻利之辨語具載余集○踰
月劉公復上痛憤時艱疏力指斥時政上大怒命文書
官口傳重擬公調旨但謂論事須體國度時語中仍獎
其鯁直上發令改票首揆遂從重票擬進公密爲挽救
上亦手劉疏再閱竟得輕擬

二月請假聞弟中丞士晉滇南之訃
中丞以去冬十二月初十日卒於滇至是訃聞公以足
疾在告驚痛委頓上爲亾弟辭情疏屬有奸人吳鯤化
訐奏中丞蓋爲甚者所使郵典竟不行
三月上奏明心跡疏
辨吳鯤化事奉旨卿淸公輔政朕所鑒孚奏內間訊至
情崇擬日期心跡昭然何得剖辨吳鯤化散員借端妄
生疑揣不必介意閣務殷繁着即入佐理
上疏乞休不允
奉旨昨有旨諭卿何復有此請大臣公忠體國豈可輙

思引避
疏獻四箴
時政益操切公挑救不得然自以受天予特達知冀一
言悟主身雖去國事猶可爲乃撰寬簡虛平四箴以獻
疏言虞舜戒禹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幸遇
聖明每奉宸謨一辭莫贊然退而思維心口自語不免
有疑而未安懷而未吐者若終於隱忍不敬莫大焉用
是齋祓具陳以竊附欽鄰之義臣聞寬則得衆寛非一
切縱舍之謂也不剛不柔從容以和使發生庶類遊於
範圍而無有怵迫之情今操切近於束溼拔摘則於察

淵無乃不寬歟夫法固有痛鞭示辱而人服者有殊死門誅而不服者道德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高皇帝感其言爲御註製序則㦸不如寬明矣臣又聞南面臨民道在敬簡敬則不偷簡則不擾孟子曰當務之爲急皇上宵衣旰食居敬可謂至矣乃簿書案牘之勾稽唆誕猥雜之批答夫乃不簡歟夫堯舜何嘗不兢業而稱無爲而治者必歸焉若刺閨投簽太細似吏而卒不收勵精之效則行簡與叢脞遠矣孔子繫咸曰天下何思何慮而以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爲賢蓋人心惟虛而後靜靜而後能慮若意必一起疑揣横生將使懷誠者畏嫌而自阻巧遁者乘隙以相蒙欺弊滋甚高皇帝諭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是在皇上靜觀坐照耳洪範曰王道平平平之一言淡可玩味夫治天下莫患不平不平之患非必其極重也即矯枉少過而所矯之處遂爲不平之端漢矯秦弊而釀七國之憂宋矯熙豐而成紹聖之禍使當時損益得中未必至此是以善醫者投一藥恐發一病善治者救一弊慮伏一機因勢利導去甚而止今親疏貴賤用舍進退之間矯枉似已甚矣不可不防其漸也總括前義謹獻四箴疏上

奉旨所奏寬簡虛平有裨治理併獻四箴朕深嘉尚然

帝雖優答之而同官甚淡矣

四月疏爭武生李璡請行首實籍沒法

時長安遊棍章滿公車有江南武生李璡上言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行首實籍沒法公惡之擬下刑部提問上命改票首揆以上欲通言路遂改輕擬公謂同官龍溪林公釬曰此亂本也職在代言當以去就爭乃秉燭草疏達旦不寐具言比來因陳啓新言事擢置省闥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璡者其曰縉紳豪右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收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在就江南論之富來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什一二耳乃動稱敵國之富何誕妄也郡邑有富家亦小民之利貧者佃富家田因收其餘養八口稱事與富家貸母錢而商賈亦以質庫應民急且富家養生送死賓客遊觀百工力役皆仰給焉富家固貧民衣食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飢寇警令助城堡捍禦近潁州士民李栩率謙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赫著富家未嘗無裨於國家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十一今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

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江北
已無遺字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率與
富家爲難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爲窮民不驅天下
胥爲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搖人
心非直借端倖進望皇上亟屏絕毋使小人因改新之
進以言利竊朝廷者疏已具首揆聞之延公至中堂驚
問曰老先生有疏參李璡乎公出疏示之首揆以事屬
可已公曰此雖小事關係民生安危國家元氣不小首
揆指參疏漢武二語大慰公曰血心已發不可復遏得
罪譴斥亦所甘心疏入而璡下法司提問翌日降旨切

責公有密勿大臣即欲邀譽前疏已足政之毋庸汲汲
語前疏指四歲也
己卯引疾乞休壬午再疏引疾戊子予致仕
公辭在政府未得一日操政秉扼於同事多病數引疾
請告輔政者二年立朝止三百有旬日居恒屏絕餽遺
肅括僮僕票擬之際寬嚴得中便殿召對開陳必盡而
奧窔中尤在力護善類如孫文介愼行之予謚董宗伯
其昌之晉階鄭司徒三俊之溫旨諭留劉京兆宗周之
敦趨就道皆迎機立沛口不言功至如袁僉憲繼咸因
參內侍辭不赴職則鼓輔前往內官張彝憲因戀迎戶

工請官督徵新舊餉則慮其滋擾第責成撫按他若停
事例息鼓鑄蠲贓吏之誅皆國是之大者方公初入直
或以同事爲海內側目多早自立異公以形跡一生便
難補救每誦涇陽上申瑤海書云順而聽之吾懼其爲
隨究也兩相狀同以成壅蔽而國家之事壞逆而挽之
吾懼其爲激究也兩相矯異以成乖暌而國家之事亦
壞不激不隨之間有妙用存焉故事事婉解默救化谿
刻爲和平與華亭相君書謂在直數月思欲運剛柔梓
共做好事又言今日密勿寬一分百姓受一分之益用
于贊翊廷收年餘之功無如事權不在轉移甚難其後

物情拂擊事愈棘國是日非浩焉歸志然猶一疏再
疏冀回天聽公心良苦矣乃時詹御史爾選上輔臣以
去明心疏爭之語直公而抵時政并侵烏程上怒召對
詰責詹廷辯不撓竟削籍去御史詹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國事因嫌滋護一疏聞云與臣具敬頻職掌明部是非一疏駁諫敢新因而責備冢臣專諸輔臣盡諉大臣擔荷不力狗情不言而發也乃近閣臣報大學士錢士升爲微臣忠分看詳等事一疏聖旨云云欽此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璡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辨時之勢也使而輔臣引咎求斥使而遠本同罷調理之宜矣明乎輔臣之以票擬去以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矣上可對九廟之式憑下可質後世之清議臣以去就明主顆以氣節風百僚臣實榮之而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蓋皇上所不滿於輔臣者爲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於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

為揭其言坐隅及公蓬初仲醇過公把臂曰久要不失
尺寸今而後兩人面目相對無愧矣

秋仲子棅舉浙江鄉試

冬息圃成

圃去宅數武頗具泉石公素無聲色輿馬好歸里以後
朝夕寢興其中娛樂倘述左右長鬚給役而已四方客
至談經講德語及世道人材則愴然憂形於色署其堂
符云寶山空回漫說為蒼生出故圃投老還期與赤松
遊又一聯云但能一念不生其中自樂惟願四方無事
此外何求名所居室曰楚頌有息圃諸咏

丁丑十年公年六十三在籍春仲子棅成進士

棅時年甫十九觀政吏部揺捥時事嘗上疏陳寧撰數
事雖留中不報而公甚喜之已又誨之曰有犯無隱事
君之義然亦須知信而後諫若專恃讒論未免用罔之
咎至於居官盡職折檻補牘所勿論也

四月請罷鄉兵

時撫鄉兵里中騷擾殊甚公為言之守道罷鄉兵役民
壯

秋講求社倉法

是歲頗有秋公以四方多事備預不虞乃講求社倉法

陳公幾亭官秘垣公與書商略行之

倡均里役

先是辛未大造紳衿優免之外例充官圖公以官圖悉
居輕運便非克己濟物法行自責之義其里長滿四五
名以上應同民間股戶僉點重運而以中役輕役品搭
均授庶官與民均蓋變通之義專莛編氓又以北解最
苦多至破家請以一南一北肥瘠相間以卹其困陳幾
亭所著均役議多載其說至是復商之邑令李公陳玉
行焉

戊寅十一年公年六十四在籍輯今文類體成

與友人書云歸田以後羸病日增杜門偃仰已不復知
戶外事每山居寥寂縱覽往集先達遺徽宛焉在目因
畧加薈萃庶幾九原可作趙武知歸仰對古人俯俟來
世

五月上賀東宮出講疏

時緗竹劉公宇亮秉用公門下士也因貽書言東宮出
講萬國歡騰向來註誤廢棄諸臣宜量才使過嘉與維
新子孫黎民尚亦有利言路中如徐婺援孫俗山姚永
言瑪鄭仙章格非李清盤諸君子皆僕所心儀而折節
者想俱入夾袋中聯絡集正以為相業之光僕亦與有

桀施蓋公初入相意在推轂衆正其薦德州爲太宰亦
以其在南中與正氣頗臭味故力引之以爲吏部得人
而諸賢可相繼登用矣不意中變起廢之舉又成屯膏
去國之後與瞿公稼軒書每以衆正未盡登爲憾家居聞
一君子進則驟然喜聞一君子退則悄然不怡者累日
故因令典惓惓及此其後仲子棣爲選郎上請廣起廢
一揭力薦黃公石齋輩四十餘人皆海內人望承公志
也○又言古之成大功者不出帷幄而於敵人隱謀陰
事皆從詗刺得之故設間出奇兎起鶻落今所推邊材
不過能帶小帽穿箭衣騎馬𩮎與老兵何異賊勢鴟張
邊疆破壞皆由於此僕在直時曾與同事屢言之今復
三年前言益驗矣

己卯十二年公年六十五在籍輯皇明經濟文編成
公好讀書予告後研究不輟諸生時流寇四起目擊時
事或對案廢食答同年湯參予道衡書云流氛日惡東
西交訌當事者和撫摎括而外不聞道畧漆室私憂未
知所底因取本朝名臣集中關經世大畧者分曹纂輯
之名經濟文編

庚辰十三年公年六十六在籍春赴同善會講
公家居一意訓率鄉里先是辛未請假陳公幾亭倡立

同善會公爲之記及公歸里幾亭又入秘垣公仍倡義
舉行每會必躬至爲細民講說時四方兵荒相繼獨嘉
禾頻歲有收是春忽米價歸貴公於會講時諄諄勸戒
大畧謂比來天道人心可幸亦可懼可幸者處處兵荒
嘉禾晏如可懼者米價騰貴比萬曆戊子己丑間連遭
水旱價猶過之乃人情恬不知恠市肆酒肉盈門遊船
懽呶終日絶不像米珠薪桂光景災荒已見端倪飢饉
就在眼前惜福莫如禁奢消孽莫如崇儉大禹克勤克
儉何況我輩薄德又曰富厚人養其有餘以濟人則省
一事之奢華便可作數椿之方便貧窮人節其有限以
自養則忍得一時口腹即可保一日之生涯其憂時憫
俗畏天愛物之念藹然詳載同善會館講語越歲果旱蝗相繼兵
戎蠭起公實先憂之矣

秋行平糶
時南北大飢米價翔貴富民閉糴刼掠四起貧民攜錢
入市竟日無從得米公䛠糶平糶值陳中翰幾亭南旋
因與講求救荒之法復過諭諸當事大畧謂目前雖幸
無事平糶原非長策竊意古人良法不越常平社倉而
行之今日既難集事又恐擾民惟通商販雖則米多而
價自平今江廣上流率皆遏糴非得省直各撫軍呼吸

關通合力拯救不可云云詳見全集○是歲仲子棅補
南京武選司主事

辛巳十四年公年六十七在籍大修荒政

是歲大旱蝗東南赤地千里死骸棄孩盈路有闔戶自
毒自經者公惻然痛心與陳中翰設法約同志分坊認
賑極貧老羸之次者平糶之又躬詣鄉城勸富戶各自
平糶其鄉里有至往返數次者一時東南千里望武塘
為樂國飢民扶攜四集沿途求食多顛踣道斃者公為
設粥施食之道有饑殍以施於道者公復倣行其法每
晨挑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以次周給烈
日焦灼屏去輿蓋所至親嘗其旨否又分遣子姪戚友
四出偵察不以任僮僕且移書撫臺熊公汝霖勸其照
南直蘇松例槩官民田計畝輸米以供賑濟且為其槩
示全浙庶幾方二千里之生齒各得所天娓娓數百言
淒於痛哭復勸郡邑紳士共舉平糶同日煮粥更設義
塚以收道殣與陳幾亭書有一朝收至四百餘具皆力
疾檢察不知體之憊也又遣使糴稻助賑時仲子棅官
南吏部得給部批以免關津及彼地禁約而吏部君家
書亦述見在煮粥賑飢涉江來者不知其數公因教以
倡捐風勸及移會各州刻日舉行全活無算

壬午十五年公年六十八在籍五月仲子棅擢粵憲歸省

七月長子栻卒

先是黃公石齋下獄孝廉供槖饘惟謹及黃公貫山大
滌孝廉病初起褰裳往從流連几杖為風霧所侵竟以
是殞黃公來哭之慟

十月仲子棅疏請終養

十一月夫人孫氏卒

夫人相公五十年公少以盛名困場屋而弟中丞先顯
達夫人處之恬然比通顯亦無驕色卅成之歲再朝長
秋命婦望為女宗公在直感慨時事每懷去志夫人亦
勸知幾蚤退及公以爭執李璡事草疏達旦不寐夫人
知其故即理歸裝以待其相成如此令甲大臣妻先卒
者得請祭葬公以四方多事豈臣子邀榮之日不為請

癸未十六年公年六十九在籍周易揆成

公為諸生即留心易學老而彌篤閉戶覃思一卦作數
日玩味一義未安或累夕不寐及其既得忻然忘寢因
廣羅漢宋諸儒易解刪其繁蕪衷以己意卦前設互卦
後設對卦兩說分舉先儒氣與理象兼融而並攝之命
之曰揆丹鉛矻矻稿數易而後成書猶藏弆篋中公沒
始刻行世

止

右先公年譜一卷爲華山許子洽先生纂先生官詹石門許公從子熟於掌故好著述所輯五朝註畧一書時宰嘗嗾劉孔昭劾先生私撰國史將以連官詹官詹以其書進御者也方先公登第家居先生即從遊先生師事公公以良友目先生先公晚年遜荒修南宋書袁閎土室自一二行腳往來外至戚亦罕覯其面獨先生至一編相對或泣或歎有非左右所得知者公歿先生既爲誄又爲纂次年譜惜歲久簡脫末卷半帙又無從就先生家而求其全然於先公生平本末足以佐史書而翼家傳所未備敬重梓以登卷首乾隆五年庚申中秋前四日元孫佳百拜敬識

賜餘堂集卷之一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曾姪孫　家壂
元孫　佳　編校

疏揭

祭告禮成回奏因陳目擊民瘼疏

題爲奉　旨祭告　皇陵禮成回奏因陳目擊民瘼仰祈
聖恩特軫湯沐以固邦本以廣　聖孝事竊惟鳳陽　皇陵
乃　聖祖發祥之基萬年王業此其根本我　皇上嗣纘鴻
圖適追　祖德聿新寢園樓殿之工復崇黼帳流蘇之飾尤
禮既備肇舉明禋蓋三歲間特遣禮臣詣陵祭告者再焉穆

穆孝思眞與淸廟高山同昭假矣臣猥叨卿貳暫署部事聞
命肅將馳至鳳陽則太常寺卿管少卿事蔡思充預遣協律
郎陳光先備物以待謹於十月十五日卯時恭謁　皇陵祭
告　仁祖淳皇帝　淳皇后是日也星河澄霽儀幢節之式
臨夜氣肅淸凜百神之呵護臣齋心稽首敬薦黍稷之苾芬
昭告牲牷之肥腯而於時陳設則有守備內臣右輔政陪祭
則有鳳陽管倉南京戶部郎中楊汝梴潁州兵備副使吳道
昌留守司署副留守周國政等鳳陽府知府等官徐世蔭等
鳳陽中等八衛所掌印指揮等官胡應官等鳳臨兩縣知縣
等官崔元嗣程期遠等奉祀劉嗣贊等與本部祠祭司郎中

沈匡濟皆鵠立班行臨臣覩相者也祠事孔明降福穰穰可
以慰　皇上我將我享之孝思矣乃臣竊從於役目擊民艱
有不敢不上聞以副　皇上推恩廣孝之念者鳳陽號稱帝
鄉猶漢之豐沛所爲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者也臣入其境
見土地多荒廬舍寥落岡陵灌莽一望蕭然詢咨其故皆言
鳳土瘠在江北諸郡爲下下民居皆塗茨一遇水旱棄如
敝屣挈妻擔子乞活四方而戶口既以流亡逋賦因之歲積
催徵則絕其反顧招集又疑爲空言有司束於正額不得不
以逋戶之丁糧派徵於見在之賦長於是賠累愈多而見在
者又轉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戶口所以日耗正額所

以日虧宿逋所以日積也臣聞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今
中都人鮮土著野爲甌脫卽國家日嚴考成之令而皮既盡
矣毛將安傅不意祖宗湯沐之鄉乃有竭澤露根之象心竊
傷之夫國家之患莫大於民流而上不恤昔李特之亂巴蜀
乘於驅逐流民劉弘之撫荊州在於大給田種故流民之始
不過竊租寬負以守宰安集而有餘及其亂也至於選將調
兵合羣力剿除而不足頃者秦晉流賊其始亦起於饑荒而
逃卒乘之遂至不易收拾今泗亳逼近蕭碭夙爲盜藪急集
飛鴻獸銷羽蘖此亦曲突徙薪之計矣臣非不知當度支仰
屋之時陳損上益下之說殊爲不識時宜然稽之典訓參之

史冊必聚民而後生財必薄賦而後民聚卽管仲足國誰是
海王鹽筴以權利權劉晏理財羅通常平以救災沴若加賦
以足用桑孔之徒猶羞言之今天下賦重政苛民窮財殫夫
誰非 祖宗生聚之遺黎 皇上愛養之赤子而臣謂發政
施仁宜先帝鄉卽特爲蠲減不過太倉之稊米爾而可以招
流亡可以廣關墾固本生財舉積於此擴而充之以保四海
皇上何難焉臣禮官也告厥成事似可無言顧古者奉盛
而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時和年豐也漢世上陵
郡國吏當神軒告其郡穀價人所疾苦乃知孝子錫類之仁
移乎深遠而臣仰承 聖孝因效芻蕘非敢越樽俎以瀆天
聽也伏乞 皇上垂神采納奉 旨覽奏祭告禮成知道了
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屢旨該部知道崇禎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遵旨查奏并陳職掌疏

奏爲遵 旨查明具奏并實陳職掌仰祈 聖旨申飭成規
以一法守事崇禎四年十二月初四日接邸報南京都察院
掌院事右都御史張延登一本爲武生抗斷糾衆凌侮憲臣
大干法紀事奉 聖旨已有行了近日南京各衙門濫准詞
狀長奸害良殊非法紀本內說戶禮兵三司受告係何官俱
着堂上官查明具奏不得隱徇該衙門知道欽此隨於十二
月十六日南京都察院准都察院咨移咨臣部臣卽將咨內
奉 旨事理及刑科抄參劄儀制等司查本部四司職掌應
否准理詞狀其武生吳國麟所告何事於何年何月日何司
何官受告據實確覈以便回奏隨該儀制司案呈該儀制等
淸吏司署郞中事主事謝上選沈匡濟周鑛等查得本部四
司除主客精膳無詞可受外其在儀制則有齊庶宗及科場
婚姻之條在祠祭則有僧道教坊及人間墳墓之條皆載在
職掌向來遵例准理重情參送法司輕者分別曲直發落不
定罪不罰贖不追紙此歷來奉行故事也乃若武生吳國麟
墳山之訟則崇禎四年二月十八日原任祠祭司郞中今陞
雲南僉事告終養伍承載所准也本官旋於三月初十日陞

任未行卷案可查要之墳山所以隸於祠司者止因京城密
邇陵山萬一妨礙龍脈故舉民間墳墓遷葬等事職掌得而
問之爾實非不應受理而濫准者比也等因到部該臣看得
南民之苦於濫訟極矣臣兩任留京旁觀目擊時向當事言
之承乏禮部所司皆禮樂之事與各司官約事無大小奉行
一視掌故毫不得諉於職內毫不得侵於職外而各司官亦
幸稟稟受成焉及奉 旨着臣查武生吳國麟一案係何官
受告臣且驚且懼曰寅淸之庭聞其無人久矣儻行濫准詞
狀之司官而臣不及察臟官之罪何能逭焉隨嚴行及該司
官叅查據呈武生吳國麟於四年三月與周道貞爭墳山具

詞於原任祠司郎中伍承䕫承䕫以事涉職掌受之旋以陞
職離任原未審結此臣未到任以前事也然考之臣部事例
未爲違礙且在巡城御史牽告之先或可逭於罰乎實非敢
隱徇也乃臣則因　明旨之禁濫受而更得申明職掌之所
繫矣夫受詞以懲奸庇良也所以濫而至於長奸害良者正
因應受理衙門不克盡職聽局外之越俎爾臣在禮言禮亦
自有應理之職掌在如近者齊庶一二比匪稔惡十餘年道
路以目前任儀司主事沈正宗按法參題庶宗帖然咸就約
束非恃有嚴　旨責成在乎此其導職見奉部咨臚列條款
非局外所能旁侵易知也乃若僧道與教坊樂戸其人最卑

且賤專轄祠曹　祖宗良有深意臣部職掌非不有別衙門
不得徑提之例而向來法守弁髦畧一牽累擅拘淹繫往往
有之僧道累償以至國初賜田不能贍香火非一朝矣年來
先後任祠司者力爲振刷如朝天宮及靈谷報恩天界三大
寺疑獄頓白侵占頓清比舊種種改觀獨教坊司四院蕭條
已甚逃移未復而歲辦樂器各衙門差役繁若如故夫此獨
非　皇上赤子而忍其流亡失所也臣用是惻然正與司官
沈匡濟尚求蘇息之道莫如清訟清訟莫如各守職掌欲移
文各衙門知會而遵奉有奏濫受詞訟之旨　聖衷已灼見
獄訟繁興之流弊矣臣故俯循職掌據實具奏總之兩言蔽

之毫不敢諉於職內毫不敢侵於職外而已伏惟　聖明裁
察中飭施行奉　旨知道了以後司屬即有應准狀詞呈明
堂上官將參送發落事件按季奏報以憑查核南京各衙門
一體遵行該部知道崇禎五年二月初一日

辭內閣疏

奏爲簡命殊常循省增懼謹瀝微悃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
以安愚分以重政本事臣待罪南曹忽於崇禎六年十月初
四日接得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錢士升陞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同首輔何如寵等辦事差官
行取來京欽此臣聞命自天不勝惶悚除焚香叩頭謝恩訖

伏念臣章句豎儒濫竽詞館學殖久已荒落才識曾無寸長
自家　皇祖神宗皇帝拔擢以來培養幾二十年家食殯居
其半恭遇　皇上御極歷臣署掌南翰隨綠詹事叨貳留禮
守官兩年兢兢夙夜已無辭於瘝曠之譴矣閣員會推廁列
臣名　皇上穆然考慎海內喁喁靜候鑒裁而一旦寵命忽
及於謭劣疎逖之臣臣始而驚既而慙終而凜然懼隕越之
無日孔子於鼎之九四而繫之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
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禮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今　皇上之簡臣也雖察之通國之公而諸臣之知臣也
實不如臣自知之審若不遺力於始進必至覆餗於將來此

臣之所爲慚懼交併跼蹐高厚也抑臣更有不安於心者會
推員數濟濟多士或淸標介節樹老成之典型或淳行修能
負公輔之偉望較才累品百倍於臣而糠粃乃簸揚於前駑
駘反超乘而上恐　皇上愼簡至意本爲天下而難而反因
臣以成易本示天下以重而反因臣以或輕非所以開賢路
而光大典也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別簡名賢容仍守原官
勉盡職業則跬步之位置得宜而綸扉之簡命不虛矣臣不
勝披瀝悚慄之至奉　旨卿性資端恪才學優醇政本重司
特玆簡授宜上緊應召殫忠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崇禎六年十一
月二十五日

辭內閣第二疏

奏爲遵　旨懇趨循分難進再瀝悃誠仰祈　聖鑒事該臣
於崇禎六年十月初九日具疏辭免　新命隨於十一月二
十五日接吏部咨奉　聖旨卿性資端恪才學優醇政本重
司特玆簡授宜上緊應召殫忠佐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
又先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行人司行人嚴學思奉命臨門行
取臣入閣辦事臣恭設香案望闕謝恩訖臣一介豎儒徜蒙
溫綍伏念君命不宿家臣義不俟駕而元輔何如寵亦貽臣
書謂臣簡命方新遄臣早發以當先驅遂刻日就道而時迫
歲暮雨雪載途跋涉兩月始近國門瞻仰　天顏不違咫尺

豈敢不竭歷超朝更爲飾讓之辭仰瀆崇嚴之聽而恭繹褒
綸俯循愚分有不敢不再申辭免者蓋閣臣所以備顧問者
學也而臣實無博古通今之學不過專門經義而已所以參
機務者才也而臣實無救時應變之才不過謹守趨墨而已
自省固陋之資豈堪鴻鉅之任況睿斷再頒名賢並進省闥
既已備員規隨自足相濟如臣謭薄濫厠班行所謂雙鳧乘
鴈何足有無與其靦顏就列徒貽伴食之譏不若量力懇辭
終安悚守之分此臣所以瞻望闕廷徘徊道路欲前且却而
不能已於陳賞也伏乞　皇上俯鑒愚忱特垂矜允造就曲
全之恩更有深於拔擢之外矣臣不勝惶懼待命之至奉

旨卿以才望簡佐接司奉命已久赴召既次近郊著即趨朝
輔理以副延佇愼勿再稽吏部知道崇禎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入閣謝恩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承謝悃事臣於本月二十六日見朝二
十九日謝恩臣謹於二月初一日到任辦事訖伏念臣詞林
末品留署疎踪拜稽久隔於闕庭論思未效於講幄而　皇
上拔之衆選之中忝以鼎足之任不耕而穫得之若驚眞非
常之知遇曠世之遭逢也犬馬尚知主人[illegible]義士不忘一飯
況臣受　皇上隆恩如此而不思砥節首公圖報萬一尚可
比於人數乎即今入直之初正臣致身之始敢以生平所盟

心者披瀝於君父之前臣竊法孔子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而凜凜於患得患失之戒及讀古名臣傳如丙吉春月
問喘魏相條奏故事諸葛亮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陸贄之却
鞭靴裴垍之疏人物呂蒙正之儲夾袋李沆之上言四方水
旱以為大臣之道固當如是心竊敬之慕之通籍以來束修
株守一切營競恥而不為從不輕受人恩亦不與人有怨今
聖明在上師濟在下雲龍風虎千載一時臣自惟才能謭劣
何能仰佐 廟謨所藉以對揚 皇上獨此朴心稍但知事
理有是非不知有親疏愛憎但知人才有臧否不知[illegible]有南
北東西 祖宗之良法美意何以修明海內之疾苦瘡痍何

以蘇息必大法而後小廉必知人而後安民必足食而後足
兵必內寧而後外攘事有綱提體無屑瑣此臣願隨諸臣後
仔細講求不敢不勉者也若乃借法以行私市權以納賄
賢而醜正比匪而黨邪營窟以樹援容悅以希寵此正孔子
所戒不可與事君者臣矢不敢出也至於才力有限智慮未
周伏望 皇上普天地之蓋涵廓山藪之藏納鑒微誠之盈
缶垂下濟之光明俾寸長尺短得效其涓埃而吁咈都俞親
見於今日則微臣一時之奇遇實史冊千秋之美談臣惟有
齋心祓慮績勤動天而已臣自蒙 皇祖神宗顯皇帝拔擢
碌碌史局幾二十年茲蒙 皇上召入綸扉仰報國恩實自
今日故因陳謝之餘敬瀝所以盟心者以為先資之獻臣愚
無任感激惶悚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併陳忠悃朕知道了
該部知道 崇禎七年二月初二日

南工部鑄錢揭

適蒙發下南京工部尚書劉定國遵 旨具奏事一本本內
所遵 旨乃臣於本年二月十六日擬進者也時因同官臣
溫體仁吳宗達入閣供事臣初入直冒昧擬進伏蒙 聖鑒
御批非人係何官當即處分改票欽此緣臣官南中三載頗
知鑄局之弊觸事感發不敢隱徇蓋南鑄輕重不等自揀錢
外種種不同揀錢約重一錢倖錢約重九分此外搭放匠役

與兌買錢戶漸薄漸輕皆屬帶鑄每千文價值七錢伍分較
黃錢價少一錢八分所謂非銅非鉛用偽物者也以故民間
苦之謂一二年後此錢化為塵土今部疏中所謂都市間傳
者即是夾鑄官錢蓋私錢不難禁而惟私錢即在官鑄之中
此私錢所以難禁也猶之私鹽不難禁而惟私鹽即在官舉
之中此私鹽所以難禁也劉定國涖任臣已離南中聞今年
自奉 旨查處以後南鑄比前不同民間翕然稱便然據臣
在南時目擊情弊實是如此緣前旨係臣擬進特具揭奏聞
以明不欺之義併以夾鑄錢式進覽惟 皇上鑒察施行

計典自陳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該吏部題奉欽依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當自陳臣待罪政地致不具列不職之狀以俟幽黜臣自崇禎四年繇在籍轉佐留禮素餐三載固已無辭於瘝曠矣不意荷蒙 聖明簡名陪列綸扉以從來疏遜之臣一旦入叅心膂之任此豈尋常知遇哉夫受非常之知必有非常之報今臣入直一年所矣祿祿伴食求其一論一議可以資啟沃而裨高深無有也求其一籌一策可以勤廟謨而分㣲念無有也纔自守者獨此硜硜之節悻悻之念而已夫時方無事中才坐鎮而有餘運啟殷憂才智馳騖而不足試觀今日邊腹多虞兵食交窘人才缺乏民生困窮

我 皇上宵旰焦勞圖維批答皆煩睿算而臣徒抱空質以從同官諸臣之後無所短長已見於此則將焉用彼且貟爲哉不直此也臣少多疢疾未老早衰今年已踰耆蕭毛齒種種矣精神日枯一日筋骨日憊一日惟是儤直未久不敢不黽勉支撐而力不從心旦暮必至顚蹶蓋蒲柳之資涉秋輒萎駑駘之質未駕先疲律以老疾之條臣實當之則臣之無逃於幽黜也審矣伏望 皇上將臣罷斥以爲輔臣不職者之戒不惟政本肅清而法行自近於以示至公而儆庶位裨益不淺鮮矣臣無任惶恐待命之至奉 旨卿贊襄密勿公忠端練神益弘多[illegible][illegible]方殷豈得引例求退宜益展嘉猷務成治道不允所辭吏部知道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三日

開河濟運揭

臣等近日看詳章奏見運糧車戶僉報紛擾奉有何策可以濟運安民該部科會同總理確議來看之 旨臣等不勝誦服今早倉場侍郎臣程註會臣士升於朝房臣士升因詢其僉派紛擾之故據云戶部役色惟車戶最苦率四人朋充一名凡京城殷實之家率投各衙門應投甚有報後營脫者經管官於是隨報隨送不及詳審其中委有貧難之人力不能當往往自經以死臣聞其言不覺心惻仰見 皇上身處深宮思周閭閻軫恤籌畫若斯之至也臣因思昔年里居時有

原任監督大通橋務主事臣湯道衡爲臣郡貳守臣偶問及倉糧臣道衡隨出一議示臣內一款畧云國家貢賦無如漕粟爲多原額四百萬金錢之費四倍之於此中轉移節省動手即得鉅萬他不具論姑就通州進倉一段情形言之自通至橋四十里盤剝五閘皆以舟運每石運價若干自橋入齊化門以車運三里之程費至與四十里等則舟車勞逸之分數較然矣此三里間皆有河形但爲居民所侵未深廣爾莫若將此河疏濬仍設兩閘而移橋務公署於齊化門外不過費萬金而每歲省腳價不啻數萬兼以東城單薄得此漕渠可壯形勢亦一策也臣心識其言適奉 明旨因出前議示

同官臣吾騶吾騶以爲芻蕘之見可備 聖明採擇臣士升實未身履其地未知有當與否然既有懷於中義不敢隱謹此合詞具揭恭進仰候 聖裁奉 旨覽卿等奏運擬進倉事宜於濟運安民有裨朝陽門外河形尚存作何疏濬居民所侵幾何是否稱密併設閘移署等項着該部科會同總理詳查確議具奏崇禎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此揭初下部中翕然以爲可行已而有形家不利哀方之說事遂中寢蓋忌者陰阻之也

恭進小學新序稿回揭

昨蒙發下臣等所進繕寫小學揭帖 御批小學較繕精詳允堪刊頒內中微誤處着改正其舊序既除宜冠新序併將

陳選註意畧入以存其善卿等撰擬數語來覽欽此臣等恭繹再三仰見 皇上留神典學反覆精研而且聖不自聖采及芻菲臣等不勝領服謹將內中繕寫句讀微誤處一一遵照改正仍遵 旨撰擬數語以闡揚 皇上造士作人化民成俗之意而先臣陳選註意仍畧入以存其善謹具藁恭進未知有當與否伏候 聖裁小學一併繳進崇禎八年七月十六日

擬諭南京操江回奏揭

適文書官褚憲章到閣恭奉 上傳昨名對平臺 面諭新操臣王道直恐其承 旨一時未悉當着擬諭來臣等欽遵謹奇繹 天語將江防事理擬諭恭進但資性遺忘不無疎漏仰祈 聖明鑒定臣等再查南京城守江防軍兵各有職掌而標營新江口營水兵營則文武操臣爲政水兵所恃惟船前南中有疏稱新江口營見在戰巡船一百六十二隻水兵營見在沙號沙船一百二十隻要皆板薄釘稀不堪乘風破浪是今日文武操臣急宜料理者也又南都最苦在各衙門濫受詞訟而操江所轄甚廣有一詞而牽累數十人於數百里之外至拘提經年破産傾家而案終不結者則治刁棍以息訟緝逃註銷以杜詐累安江南之民心正以弭江北之流寇也二款面諭未及臣等不敢擅增然不敢不盡以備聖明采擇親候鑒裁施行崇禎八年九月十五日

實陳同官面商情事揭

日來爲擬票原任工科都給事中今爲民許譽卿一事首臣溫體仁同官臣何吾騶文震孟先後各有疏揭已蒙 皇上洞覽適又蒙發下吾騶爲 聖明如日中天一本臣與同官臣張至發看詳蓋因前揭未奉 明旨復行補奏也內有皇上一賜詢士升未有不以實告等語臣不勝惶悚謹據實上聞前月十六日早蒙發下吏部尚書謝陞參許譽卿本御批改票時諸臣皆在中堂體仁接本共商臣士升果有家臣參疏原重一語此同官所共聞也已復達同官之意於體仁無非欲以兩揭之試論遣首臣之前擬爾亦同官所共聞

也當時面商情事實是如此今吾騶疏中有首臣謂私詢之同官士升之語查首臣疏並無私詢二字謂吾騶一時筆誤非出有意亦未可知然私之一字關係名節臣在直幾二載與首臣自中堂公見外絕無往來自擬票公言外絕無交語此吾騶朝夕所目擊亦闔中衆視所共知而突以私之一字相加臣不受也除吾騶原疏臣至發擬票臣謹據實具奏伏惟聖明鑒察奉旨覽卿奏朕知道了該部知道崇禎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先是吏部請推清卿以歷俸深淺分南北蓋為工垣升轉地也時首揆被言杜門余亦請假調理吳門香山在直擬云不必注定南北改票數四卒如部議及余入直工垣復有疏請告香山謂吳門云還他一箇太常卿不要去余意商公必能得之太宰忽見糸疏相顧錯愕首揆繼之於是吳門香山同日罷相而根由實在擬票時醞釀蓋月餘矣惟是吳門以鬪門待遠之遺逵大拜才兩月未竟厥施惜哉

奏明心迹疏

奏為人言因疑波及微臣據實奏明仰祈聖明亟賜罷斥以重政本事臣近蒙聖恩賜假正調治間忽接邸報原任經歷吳鯤化一本奏為直指奸邪事奉聖旨據奏錢士晉貪肆異常該按受過冤詞數百紙如何不行糾參着李一鵬自行回奏仍將所收詞狀併張朝文等俱革了職通行解京究問立嚴限與他本內大奸巨弊吳鯤化既稱深知不少併剿賊計策還着密切具奏前疏即與議覆該部知道欽此臣讀未終心膽俱墮隨覓全疏讀之內有臣疏進輔臣即與滇吏楊應聘承差段錦穪細問騶倪大失休休之體等語此言似為臣而發敢不據實奏明以祈聖鑒臣自入直以來各省直撫按差承投公揭外從不私受一書臣寓近長安大街萬目共覩惟雲南巡撫為臣亡弟士晉每公差到京寄有便信臣時呼而問之此亦手足至情自不容已也去歲十一月廿七日臣時因病告假適滇差段錦穪事竣回須臣家書因面問年來巡撫行事何如與地方相宜否答云築城復衛開河俱有益地方又問巡按何如答云都好又問司道府縣何如答云地方遼闊不能盡知臣又謂近日近見滇人吳鯤化

所刻奏詳利弊疏揭內一款云滇中復見苛政將生亂萌你每如有所聞不妨直言答云其實沒有鯤化久客京師惟伊父在滇生理一時問答實是如此蓋鯤化疏揭中原泛論故臣亦從公差泛叩之隨貽書臣弟易其每事詳慎務愜人心手足關情如是而已臣於家庭骨月間雖怡怡居多而相規相勗意未嘗不切每見臣弟書來欲振兵威以靖逆孽臣輒制馭西南夷莫如諸葛孔明其言夷漢羈安深得治以不治之法今臣弟復臣手札猶在未敢褻陳聖覽謹將原札二通送進闔中以見臣於兄弟間頗知相成之義如此至鯤化前疏所奉明旨皇上第問同官臣溫體仁等當日擬票

果否出自臣手果否臣有一字推敲則臣之有無深巧有無黨與　聖明自有洞鑒無俟臣置辯矣總之微臣德薄望輕起疑招傷反躬自咎於人何尤仰祈　皇上立賜罷斥以爲輔臣負乘之戒臣不勝席藁待罪之至奉
旨卿清公輔政朕素鑒字奏內問訊至情票擬日期心迹昭然何待剖辯吳鯤化徵員借端妄生疑揣不必介意閣務殷繁着卽入佐理以副眷倚該部知道崇禎九年三月初六日

乞休疏

奏爲微臣聞言慚懼病勢轉增懇乞　聖恩垂憐允放以延餘生事臣昨以人言皷激據實奏明跽誦溫綸事情心跡已蒙　睿鑒感激　天恩涕淚橫集卽頂踵捐糜安能仰報萬一顧臣展轉捫心有不勝悚懼之交併者臣才質駑下原無寸長獨此一念朴誠表裏如一庶可取信於天下而不虞疑臣者至以爲欺爲巧爲深機也夫中孚可以格豚魚忠信可以行蠻貊今物情之疑揣若此自反之素念謂何以視古之大臣洛下同聲而手額遮使聞名而起敬者寧不愧死此臣之大慙也且臣今日差幸者前　旨擬票不繇臣手臣得藉以自解倘萬一不幸而屬臣手臣卽據實分疏而言者必謂所疑果當載鬼張弧何所不至則是擬議代言之際字字皆叢疑構罪之囮罟復高張不寒而慄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負此惺惕心火上炎五內如灼因而津液銷鑠喉嗌乾枯胸鬲煩懣飲食減半重以心神怔忡魂魄驚悸夜則呻吟達旦晝則昏倦低迷蓋向來之病猶在筋骨而今直入膏肓矣臣自忖衰年內傷醫藥豈能奏效惟有乞骸罷職庶可苟延餘生伏祈　皇上憐臣病苦特允放歸使兩年犬馬得蒙帷蓋之仁覆載洪恩感戴無極矣臣不勝哀懇俟　命之至奉
旨昨有旨諭卿何復有此請大臣公忠體國豈可輙思引避時事方艱着卽入直佐理以慰延佇愼勿少稽該部知道崇禎九年三月初八日

恭獻四箴疏

奏爲微臣幸事堯舜之君不敢犯後言之戒敬抒積悃仰祈
聖鑒事竊惟虞帝戒禹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
聖如舜忠如禹卽使有違何至面諛背毀而斷斷如是夫亦以重華在上聖神莫及始將順以明欽共而徐議擬以圖補救則面從後言或所不免爾臣幸遇　聖明每奉宸諭一辭莫贊　皇上眞今之堯舜也然臣退而思維心口自語亦不免有疑而未安懷而未吐者輾轉迴環非一日矣猛思千載遭逢何忍孤負若終於隱忍以犯後言之戒不敬莫大焉是用齋祓具陳以竊附欽鄰之義臣聞寬則得衆寬非一切縱舍之謂也不剛不柔從容以和使羣生庶類蕩蕩乎遊於範

圖而無有怵迫之謂也以今紀綱積弛貪愆成習救時權術誠不得不糾之以猛然操切近於束溼撾抉幾於察淵無乃不寬歟夫五刑五罰有虞不廢而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帝德所以罔愆也且法不期輕重期於服人因寸蒲鞭示辱而入服者亦有殊死門誅而人不服者道德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 太祖高皇帝感其言爲御註製序則重法不足恃以制治而嚴不如寬明矣 臣聞南面臨民道在敬簡敬則不偷簡則不擾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我 皇上勤政恤民宵衣旰食居敬可謂至矣乃簿書案牘之勾稽謄

誕猥雜之批答無乃不簡歟夫一日二日萬幾堯舜何嘗不兢業而稱無爲而治者必歸焉若剌閨投籤太細似吏而終不收勵精之效則行簡與叢脞相去遠矣孔子之繫咸也曰天下何思何慮而以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爲賢蓋止水可以鑑須眉空谷可以傳高籟人心惟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應若意必一起疑揣橫生將使懷誠者畏嫌而自訕巧避者乘隙以相蒙心思愈勞欺弊轉甚我 太祖高皇帝諭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又諭陳宗順曰人之信疑皆出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因命諸 臣撰疑信論以進

我 皇上天聰天明同符 聖祖靜觀坐照自無遁情又何欺蒙之足慮乎洪範曰王道平平平之一言深可玩味今有器於此置之平則安欹則必傾有舟於此操之平則穩仄則必覆治天下莫患於不平不平之患非必其極重也即矯枉稍過而所矯之處還爲不平之端如秦亡於孤立漢矯之封三庶孽半天下而卒釀七國之憂宋亂於熙豐之私法元祐矯之併罷役自首之法俱罷而竟成紹聖之禍向使當時損益適中末流未必至此是以善醫者投一藥恐發一病善治者救一弊慮伏一機因勢而導去甚而止今親疏貴賤用舍進退之間矯枉似已甚矣以 皇上手握河魁操縱不測可

無過計然不可不防其漸也凡此皆 臣所不敢後言者也總括前義因作四箴以獻一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賢愚併包功過在宥大袪毋急六轡毋驟不競不絿世躋仁壽蕩蕩巍巍大哉我后一曰簡以臨民若網若綱要領獨挈條目畢張無爲守正垂拱明堂執要則逸好詳則荒程書衡不徒敝章光一曰虛以宅心如鑑斯空姸媸好醜畢獻形容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塡胸郟鉄市虎載鬼張弓一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無觭夏益必允舜貴執中孔戒已甚救弊矯偏參調詳審畏卒怖始罔或不深以上四箴非臣臆說不過掇誦讀之緒言備韋絃之一助庶幾稍逭向來後言

之罪以少副輔弼之責而已仰祈　皇上鑒宥而垂聽焉不
勝懇切惶悚之至奉　旨覽卿奏寬簡虛平甚於治理有裨
併獻四箴朕深嘉尚知道了該部知道崇禎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看詳章奏糾參李璡疏

奏爲微　臣職分看詳橫議理難緘默敬申不敢後言之義瀝
陳血悃仰祈　聖鑒早定人心以消亂萌事昨蒙發下武生
李璡致治在足國一本　御批改票此票乃　臣所分擬愚昧
鹵莽無當　聖心臣不勝惶悚當卽覆首　臣商酌另擬恭進
矣乃　臣原票實出血悃有不敢不爲　聖主忠言者　臣惟是
流寇蔓延所在蹂躙　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

因陳啓新直言擢置省闥豈眞謂其言遂爲確論哉毋亦借
此以砥礪縉紳勁其愧懼爾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
然未有如李璡之誕肆者本內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而欲
行首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載在史冊不忍觀者而敢
陳於　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眞所謂讒說殄行
震驚朕師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
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　臣不知其所指何
在就江南論之士民富家數畝以對大半以百計者十之六
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一二爾江南如此他
省可知而乃動稱千萬百萬卽敵國之富不應至此何誕妄

也且所惡於富家者爲其兼併小民魚肉鄉里爾然郡邑之
有富家亦小民之利也何以明之凡富家必有莊田有莊田
必有佃戶佃戶力田完租以便富家辦納糧稅而因收其餘
以養八口至於穡事方興青黃不接之際則富家出母錢以
貸之而商賈之擁厚貲者亦以質庫應民之急且富家之用
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遊觀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則
是富家者固窮民衣食之源也不寧惟是地方水旱則有司
檄令出錢備粟平價均糶以濟饑荒一遇寇警則令集莊客
繕器械以助城守捍禦之用卽今日丙糧輸餉富家居多而
潁州士民李栩等謙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較著故富

家者非獨小民倚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周禮荒政十有二
保富居一焉今乃以兵荒之故歸罪於富家之朘削議括其
財首實而籍沒之此秦皇所不行於巴寡婦漢武所不行於
卜式者也有是理乎今天下自秦晉豫楚以及江北郡邑士
寇竊發已無寧宇未蠢動者獨江南數郡爾卽彼處地方所
與有司共守孤城者惟一二縉紳及民之有身家者若此
議一倡在在生心是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
也是使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而爲窮民也不驅
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大亂之作必自茲始矣我　皇上
圖治恤民方將比隆堯舜而小人進言乃欲與亂同事　臣竊

痛之且從來盜賊劫掠必借富家爲口實而後疾[illegible][illegible]亂之
人從而和之或疑此輩爲流寇心腹倡此橫議以搖動人心
則其包藏禍念寧直借端倖進已哉 臣叨席心膂似不必有
言且又不宜獨言但此事關繫治亂不小苟有許分局[illegible]手
故不敢不盡其愚以犯後言之戒伏望 皇上裁 臣血誠所
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測人心定
而亂萌消實宗社生靈之至幸也瀆冒宸嚴席藁待罪 臣不
勝戰慄隕越之至奉 旨李璡之疏可惡當駁改票原欲申
飭通政內鈐抄錄前旨可見何相疑至是且密勿大臣進言
與在外諸臣不同況値名對卽應面奏何必退後又生議論

卽欲名譽前疏已足致之無庸汲汲該部知道 崇禎九年四月初三日

時長安辯提章滿公車甚有徑請名對者橫議紛紜極
矣適李璡疏屬余看詳遂擬下刑部提問 御批改票內
鈐抄錄前諭通政之 旨余謂首揆曰 聖意得無申飭
乎首揆云 上方欲通言路以所擬太重故爾遂改擬姑
不究余退而謂同官林公曰此亂本也職在代言當以去
就爭之出直卽秉燭草疏達旦不寐詰朝以草示林公林
公稱善遂密令辦吏繕寫適 上傳名新擬陝撫孫傳庭
入對煖閣閣臣與焉然直侍立而已至午出至閣疏已具
首揆聞之延余至中堂驚問曰老先生有疏參李璡耶余
曰然出疏示之首揆云老先生四箴疏無所不該已奉
溫旨此直一事似屬可已余謂雖一事而關係民生安危
國家元氣不小首揆云 皇上聖明必不允行余云固知
聖明未必允行然旣有一邪說恐根株潛伏將來可慮
吾輩亦須昌言極論以防微杜漸首揆復指疏中秦皇漢
武二語爲太戇余云血心已發不可復遏得罪譴斥亦所
甘心首揆知余意不可回拱手而別余遂捧本出閣至會
極門上之隨卽出直蓋初三日晡刻也及晚璡本批紅余
疏發票同下首揆偕同官出至余寓喜色相告曰老先生
之言行矣 主聖臣直千古盛事余爲瞿然曰 聖明先
定多此一番執爭俟入直便當具揭請罪詰明首揆趣余
同入余以昨疏未下力辭之至午 御批切責臣恐衙省
泰爲密勿大臣而進言顧於沽名何所逃罪荷蒙寬宥以
禮放歸棄其人而不廢其言 聖恩造就踰於尋常萬萬
矣

認罪求斥疏

奏爲微臣恭奉嚴綸惶怖欲死謹席藁認罪懇祈 聖恩寬
宥事 臣前具微臣職分看詳一疏自惟瀆冒宸嚴當卽出直
待罪昨閱有李璡刑部提問之 旨 臣益不勝惶悚蓋 皇
上乾綱獨斷早已默定淵衷而微臣冐昧進言眞無逃瀆聒
之罪矣正擬籲候 旨間早奉 聖旨李璡之疏可惡當駁
改票原欲申飭通政內鈐抄錄前旨可見何相疑至是且密

勿大臣進言與在外諸臣不同況値名對卽應面奏何必退
後又生議論卽欲名譽前疏已足致之無庸汲汲該部知道
欽此 臣叩頭恭誦惶怖無地荷蒙 嚴諭未卽誅斥敢不直
認罪狀以祈寬宥當李璡之疏 御批改票 臣卽隨首臣商
酌疑原擬未妥遂改擬恭進而不知 聖意原在申飭通政
是 臣之愚昧無識不能仰窺睿慮其罪一也及名對 臣叨陪
密勿自應面奏第以 天威咫尺不敢率陳而此疏實在初
二日夜二鼓起草初三日早入直繕寫故當於是日叩門恭
進是臣不卽面奏以躬蹈退言之戒其罪二也至 臣品行下
劣名利二根自勘愚徵委未淨盡但 臣前後二疏實出悾悾

一念不容自已若謂借此要名則 聖明在上 先師在前
一有此心願甘顯戮𢾗之臣近來疾病交侵神志憒亂以致
舉動乖舛孤負 聖恩懇祈 皇上原臣認罪之實並無欲
譽之心寬其斧鉞 賜以矜全將臣立行譴斥以為大臣負
國之戒則 天地再生之恩臣頂戴無極矣臣不勝惶怖懇
祈之至奉 旨覽卿奏引咎求斥具見恪慎該部知道崇禎九年
四月初五日

陳謝乞休疏

奏為欽奉 慈綸恭陳謝悃并瀝痼疾苦情懇乞 聖明俯
容退休以全恩造事臣昨具疏認罪懇祈寬宥奉 聖旨覽

卿奏引咎求斥具見恪慎該部知道欽此臣席藁叩頭伏念
臣心志憒亂舉動周章干冒 天威靜候嚴譴荷蒙 聖慈
不加譴斥而復諒其恪慎若天地不覆自傾之材父母猶憐
不肖之子者臣頂戴 鴻恩感極涕下正切省躬內訟豈敢
再有瀆陳惟是老病沉痼日劇一日有不得不以哀苦實情
控籲於 聖明者臣夙有火症不時舉發自冬迄春具揭請
假者非一次矣頻出頻入勉強支撐疾痛呻吟之聲登降艱
澀之狀固同官諸臣所共聞見也近來陰血益耗焦火沸騰
頭目時作暈旋喉嗌了無滋潤重以心氣怔忡神魂驚悸起
居失度寤寐靡寧延醫診視咸謂衰年痼疾補瀉難施且火

令當權痊可冀必自惟鴻毛微命雖萬死不足深惜猶幸狗
馬餘生即一息尚希大造既蒙寬之斧鉞之下放新全之溝
壑之中蓋山藪善藏夫疾汚惟雨露曲滋乎枯朽臣用是伏
枕實涕叩首呼天冀憐苦情早容休退庶蓋帷雲恩於 聖
世而骸骨正首於故邱臣無任感激哀控之至奉 旨卿輔
政勤勞何乃遽有引請覽奏情詞懇切特准回籍調理着馳
驛去該部知道崇禎九年四月初六日

允放謝恩疏

奏為叨徼 天恩恭陳謝悃事該臣以痼疾日劇祈 賜道
骸欽奉 聖旨卿輔政勤勞何乃遽有引請覽奏情詞懇切

特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因臣
犬馬支離未能報名廷謝謹設香案叩頭行禮訖竊念臣海壖
下士江左閑曹不階根柢之容猥蒙特達之遇叨參陪乎密
勿矢効力於涓埃而資性專愚才識狂拙兩年條陳殊愧職
瘝一念悾悾益增瀆冒蔓絲已作分難免於嚴譴恩自天來
幸曲蒙夫特宥驚魂稍定負疾轉深痛苦呼是正慮微誠為
難達慈仁憫下遂徹 聖鑒之俯俞俾就田園以便醫藥況
返屠羊之肆更勿駢牡之車即大可以無虞周道於焉生色
孤蹤去住曾何繫夫重輕大造生成茲已全於終始從此首
邱得正捐糜願結來生[illegible]息尚延耕鑿敢忘帝力臣無

任頂戴縫戀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崇禎

九年四月十一日

辭朝疏

奏為辭朝事該臣以痼疾乞休伏蒙　聖恩特差馳驛回籍

除具疏陳謝外今業亊在道輿疾將歸簪紱去身負擔已釋

箴乾坤之覆育未報涓埃想雲日之昭回永違瞻覲餘生無

幾涕零已落於崦嵫一息尚存葵悃猶依乎斗極伏願　皇

上敦崇體要默運神明道為治原先德禮而後刑罰民惟邦

本惠中國以綏四方剿寇宜招撫並行毋令師老糜不救之

悲募兵須土著兼用勿以烏合靡有限之財坐收永藏寇保

泰之功安享垂衣端拱之治臣不勝依戀悲哽之至奉　旨覽

卿奏辭朕知道了該部知道崇禎九年四月十九日

賜餘堂集卷之一終

賜餘堂集卷之二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姪孫[illegible]銘編校
元孫[illegible]佳

序一

五子近思錄序

近思錄集自紫陽舊稱四子高忠憲公復取紫陽全書比類而纂之名曰朱子節要於是濂洛關閩之微言並揭中天矣顧兩書同類異名弓袠各別原忠憲本旨直以不敢遽擬大編故兩行以俟後人之合爾其合稱五子近思錄則自茲刻始嗟乎學術之壞久矣百年以前詆諆傳格物者比於楊墨哀然浸淫流失風尚遂成初學小生未識之無便抹摋傳註識田中已無復有義理種子矣微獨傳註卽孔孟仁義之說悍然發冢而操刃焉大膽放言猖狂桐扇居今日而取諸儒皮間飽蠹之陳言家諭而戶說是欲以井田封建之法行之叔季也不可謂大惑乎嗚呼其亦弗思而已試近取諸身反觀深省曰何以視耳何以聽口何以言手足何以持行人與人何以無間人與禽獸何以幾希原始要終何以知生知死則於五子之言必有憬然而悟翟然而悔爽然而解者矣洪範曰思作睿孟子曰思則得之周子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高子曰思者思其無思也思之時義大矣哉雖然余非能思者也今有膏粱於此不自食而號於人曰曷不食食者飽矣已能無餒乎然則余之大惑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書此以志吾愧

高子遺書序

學有岐性無岐性命於天天性卽天理也理至實而無聲無臭未嘗不虛理至虛而有物有則未嘗不實夫性一而已矣自性學不明立教滋弊篤行者諱言虛靈談空者掃除事理諱言虛靈將等於不著之百姓掃除事理甚至為無忌憚之小人流弊不同其不識性均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道性善善者理之總名也至宋儒程朱出而鄒魯一脈絕而復續淳公體認天理文公窮至事物之理嗚呼聖學與異端毫釐差而千里謬者其在斯與我明高忠憲公性學正傳也先生少而志學曰學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而失司南也取其書細讀而精思之叅求既久一旦貫通不必覩撫成言而能盡發其藴大指以見性為宗以明善為要以人生而靜不著意念者為繼善之眞體以辨志定業絕利一原不留毫髮疑似以為自欺之主者為格致之實際論心氣而曰聖人所養者道義之氣所存者仁義之心論理義而曰心為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為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論性情而曰未發者喜怒哀樂之情不發者萬古長存之性論知

能而曰乾知太始如閃電兼點坤作成物如家宅可守此皆程朱以後學者久錮之疑網而先生剖而析之若蠶絲牛毛之不可殽也銖兩累黍之不可易也乃若義關君父辯別必精道介長消扶抑必早以至醻物行違之篇觸物陶情之什莫不因形賦象矢口成爻蓋心精形著隨在現前而先生亦不自知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藉令見及之非身有之即言言透性比夫對塲說相輪爾誠於何有先生自三時悟後修持數十年靜則心氣俱寂動則事理交融惕乎其若冰淵粹乎其若珠璧肅乎其若羣歆藹乎其若春融具足萬行而心體不挂一絲蓋至致命遂志之時

身國不辱何其從容晝夜通知何其超脫而以一節名先生不得以孤忠名先生不得以二氏之尸解蟬蛻入定立化名先生亦不得而後知先生之眞能復性也有物有則者還之於實無聲無臭者還之於虛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先生吾誰與歸蒙嘗爲之說曰宋儒周元公以後爲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之明儒薛文清以後爲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高子合之分合之間性學一大明晦也或曰然則先生之與程朱奚似蒙謂程朱同一窮理亦各有入門淳公從戒愼恐懼入文公從學問思辨入先生兼之而得力於居敬居多坐如泥塑人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有之似之矣先生向有就正錄先生歿門弟子從高長公伯珍傳寫篇中道文若干篇陳傷龍爲前之次之評之反之尋味標宗獨出手眼名曰高子遺書較之入關東見洛陽諸錄傳述師說而滯焉不圓雜焉不精者相去遠矣余私淑有年竊謂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朱而先生此書實爲程朱心印遂與諸同志讎梓之而僭引其端

表忠紀序

表忠者何表建文死難諸臣也表之者何神廟遡二祖儲養忠義之志今天子述神祖下詔建祠之志特令議諡議恤以風勵天下者也南史錢士升曰至哉明德其過於武周乎夫

武王克商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子之墓而抑馬二義士第令左右扶去而已表章何寥寥也歷十二王至春秋孔子始舉其名曰民到於今稱之稱而曰民明乎其不出於薦紳先生之口矣以子貢之多學而入問衛事若不知爲何許人夫子亦僅曰古之賢人而有所不盡言不顯言者又何也太史公從百世之下覩軼詩創爲列傳而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微夫子終沒沒矣由是觀之當西土不靜獻告多方即武周亦若夷義士於頑民凶德之列而諱其餓死之事者亦可想也我太祖創造區夏跨越漢唐至壬午之變而乾坤又一鼎革矣師稱靖難

迹若類於覲兵名托焚宮道實類於三讓而一時諸臣信心遷天集枯衡命較之扣馬之諫抑又甚焉而氣愈激節愈奇雷霆之所摧折亦愈酷當是時天下重足結舌無敢道諸臣姓氏者不十年而黨禁漸解不二十年而詔從寬典稱諸死事爲忠臣不二百年而有建祠䘏裔之詔至今天子益紹述而光大之命禮臣集議易名而一時奉揚德意者臚列上請章滿公車於是諸臣淵漫布濩之精英與鬼神詖呵閟惜之簡冊一朝發皇光彩煜煜嘻何其盛也夫夷齊不能得之武周而諸臣能得之於文皇之霆霽與列聖之覃恩夷齊僅得之於樵夫牧豎咨嗟指點之餘而諸臣能得之於累朝之絲

綸學士大夫之論奏嗚呼明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士升備官留禮贈拜祠下業與徐少司空良彥詹大京兆士龍謀所以緝堂廡廣俎豆者而又念諸忠取義成仁各有本末散在載記不無異同綜其大者如遜國臣記簡而多漏朝野彙編博而寡裁忠節錄核矣而取義未精抪滕錄詳矣而魯魚或誤因搜輯諸家參以逸事商榷義例論次列傳凡九卷先親臣後殉難次死事次死戰次從亡次隱遯次後死以三不忠終焉於聖朝表忠風世之指庶有補乎若曰一筆一削則吾豈敢

經史全書序

余從涇陽顧先生游先生數稱鄉先哲邵文莊公已讀景逸高先生所爲諸具知公立朝居鄉之槩與其著述之富有心嚮往之比得比部曹君所刻經史全書作而嘆曰甚矣先生之深於學也接道南之的脈開東林之正傳其在茲乎夫大學從格物入朱子釋之曰窮理此孔門博約教門也歸之曰理在心不在物求之心足矣夫心無內外萬物賅焉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而岐心與物而二之何也且格物之說非昉自朱子也堯舜先之也危微精一不從念慮格乎言謀聽庸不從講論格乎當惟堯舜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而爲八卦則而爲九疇又則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故

曰有物必有則則即止善也以至三百篇盡君父之倫春秋定是非之準繇此言之六經皆格物也若程子所訶玩物喪志此正不能格物之弊而謂理在心不在物可乎旨哉先生言理即物之所以爲物者也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要之於其實也一言破的矣其自命曰格蓋取伊川日格一物之義今讀其書析義理於毫芒窮是非之極致謹嚴精核字挾風霜而尺度權衡總之以經爲主先生自序曰臣爲君謀子爲父謀禮也爲君子謀取之易爲中國謀取之春秋經耶史耶一以貫之矣人知先生立朝之大節居鄉之懿行而不知皆自格物中來故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致用安

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甚矣先生之深於學也先生歿後
六十餘年而涇陽景逸兩先生起而闢邪反經遡紫陽以接
洙泗所修復東林書院亦先生素志也譜中載嘉靖初吳清
惠公撫吳以先生所著書聞於朝久而板刻漫漶流傳鮮少
遂使學者有尚論無從之歎比部君廣搜舊本補其散帙重
鋟之比部少年高第筮仕南曹閉戶却掃之餘表章先哲之
學此其中之所存何如哉書成先生之孫澄謁予請序予智
不足以知先生爲論述所聞於涇陽先生者以志私淑云

遜國逸書小序

自鄭端簡作遜國臣紀而諸忠始著然從亡之臣於王詔奇
秘錄中止得梁田玉等九人而所稱雪庵補鍋塞馬河西傭
東湖樵欽尋其姓氏而不可得可嘆也至萬曆之末稍稍彪
炳徵者以斷甚有托之乩筆累累萬言者於是奇聞逸事得
未曾有爲千古大快如孔文舉貢詰作鬼官岳武穆冤仙赴
仙召精氣未散無足怪者而余慨然思焉思者何巨石壓筍
芽蘖漸抽末努穿縞氣力已薄慨忠義發皇之後乾坤將有
變局也歲在甲申距建文壬午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滄桑之
變言之可痛天道往復可不畏哉且靖難元勳慘罹茶毒靡
有子遺而豐鎬帶礪之盟又爲中興佐命之祈安知諸忠在
天精英不爲之陰騭其間也耶逸書凡三種致身錄乃焦弱

侯先生得之茅山道藏中從亡隨筆二書則余得之江右徐
若谷司空者并付之梓俟修國史者采焉

致身錄小序

嘗讀遜國臣傳至補鍋雪庵諸人求其姓氏不可得輒掩卷
嘆息想見其人又見野史載西内老佛事鑿鑿可據竊意四十
年間牧圉之僕必不僅一程編修此段疑案遂爲胸中宿物
頃而得史仲彬致身錄且驚且喜作而嘆曰高皇帝神靈至
此哉鬼門忽開艤舟先待一門無蕭釋之兵威三讓有泰伯
之至德而同時隨亡者二十二人或侍左右或資衣食或重
趼於滇蜀萬里或埋骨於窮谷深林皆定盟一朝周旋沒齒
有衰優捍圉之苦而反國無期有橫客刎頸之忠而從容更
篤此採薇以來未有之奇節而朱書紅篋實先啓之甚矣高
皇之功德深而培植厚也已得徐司空幽忠紀及翁大人血
影事皆耳目所未有合而梓之嗟乎諸公姓名湮沒二百三
十餘年矣而乃今從名山泥淵之餘忽現光彩或降神於乩
或示靈於夢一段精氣徹清虛貫金石久而不容其滅如此
然攷當時諸臣門誅者方則八百七十三人練則七百有六
人耿則瓜蔓之抄村里爲墟又不知幾千人其棄官遁去者
御史給舍四十餘人北平州縣二百九十人靈嘗被執文武
百五十人而知者寥寥則逸於紀載者多矣嗟乎諸臣亦何

知身後名哉忠憤激烈一息萬年即或傳或不傳或初不傳而終傳或終不傳而其遯世不悔之精神一也孟子曰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夫名山大川在即諸公在宇宙虛空在即諸公在而豈以姓名之傳不傳爲存亡哉

從亡隨筆小序

從亡二十二人惟程編修與能賢朝夕隨侍始終周旋所記歲月往返歷歷在目與致身拊膝二錄間有矛盾而要之不離隨筆者近是故紀中多取準焉乃余竊有大疑自古受命帝王或階侯封或起徒步獨我高皇以皇覺爲初因陵碑中親自道破而孝先殿所藏道篋牒具存焉若於再世有密印

者斯已不可測識矣讓皇出亡初苦病足乃自吳而楚而蜀而滇重趼萬里似行脚漢密菁空山乞食咬菜似苦行僧著楞嚴疏作大士頌參悟又似老尊宿祖孫始末何相符也豈高皇以古佛現身聖王而讓皇又自王宮皈依雪嶺耶但文和尚臘已踰耆追欲東歸四十年前習氣似猶未盡命根不斷流轉何窮或再來享人王之奉亦未可知試拂簽而問編修恐不能復置一語矣

拊膝錄小序

玉海子劉琳不知爲何許人觀其敘拊膝止述二宗似永昭時所作而程濟云有解鞶金線九方師命鐫於石玉海子曰今猶存焉則玉海子豈與濟同時相與晤言者與錄首帝紀孝康會諡不失徵稱建文紀年仍崇帝號以草莽之臣竊取春秋之義志存故主功在天常矣諸臣傳中爵里子姓較諸書獨詳而屬事比類未盡精覈間有牴牾盡信不如無書存疑亦以徵信今欲搜軼補亡以成一代實錄則是書者亦野史之汲冢天祿之圖球也

忠義錄小序

自古忠義之士以身殉國猶曰食君之祿義不負託爾若宋季袁天與一咸淳進士未有民社邊圉之寄也當德祐丙子國事已去乃挺身罵敵茹刃如薺而子婦婢妾赴水死者十

七人嗟乎綱常名節不擇人而付豈必事任如必事任而可則孤竹讓封而後不復有叩馬之諫矣最可恨者趙謝二子趨故沿海遣使也乃既市國更市友同兩負心曾婢妾之不若豈無初心利害奪之爾今尚書宣慰亦復何在即其毛髮蕩爲飛塵冷風矣而天與生氣揭日月而行霄壤撐只一綫至昭代遂復昌熾太常尚寶業表章先德補國史邵志之闕而文學仲鱗又購得華亭遺墨於剝蝕之餘煥然舊觀合爲琬琰夫非忠義英靈自有不容磨滅者耶然則是錄也豈直袁氏金石即以扶植三綱激發千古可已

孝貞集序

孟子謂人少則慕父母而推極於大孝之終身則慕親由人子事矣夫爲人子爲人女同此父母也而女及笄則字謂嫁曰歸其稱孝則屬之舅姑而不屬之父母豈巾幗之流出於空桑與觀李孝貞傳可異焉李女四歲喪母長而矢志養父里中有問字者女請於父曰世所稱賢媛何等也曰善事舅姑無違夫子爾女曰事人親孰與事已親爲婦順孰與爲女順兒必不以彼易此遂以童貞老死乎李女此言何其直捷明快也吐露性眞斬斷情念其孩提之天良大孝之元本乎難者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使結褵可廢則詩不必賦標梅爻不必繫歸妹而先王制禮皆虛設矣其可訓耶余曰千

未知禮意夫子之愛親性也不可解於心由性而之焉之謂情男女之欲是也情動而難遏橫流而不可禁聖人慮其難遏也而利導之慮其橫流而不可禁也而逆坊之故行六禮以敎其始有三從以要其終有無遂無成必敬必戒之訓以杜其漸凡禮所以綢繆煩重而斤斤於婦順者皆爲治情設爾不有居於未始有情之先者乎夫未始有情之初體之大原也而習焉不察遂謂治情之外別無稱性其亦治流而忘源矣李氏女貧家子非有詩書之素也非有鍾郝之範也又非數奇感槩計無復之也而天性篤摯自不容已以童子孝養四十七年如一日坦然乎懷素履卒歲寧有瑰意奇行哉

古今孝女代不乏人獨齊北宮女嬰兒子撤其環瑱終身不嫁以養父母史冊稱之數千年而有李氏女之事論曰孝貞名豈虛附耶然吾聞女受生時父夢白衣大士授以玉瓜一枝則其所從來兜率耶梵天耶淨土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吳文恪公文集序

明興二百六十餘年享國長久者神廟最盛萬曆壬辰己丑間又最盛維時治道麗鴻人文蔚鬱館閣名鉅應期而起者背項相望而吾師吳文恪公其最著也師己丑對策擢一甲第二人出入承明登延綸閣生平結譔甚富歿九年而叔子工部君京齎其遺稿梓之屬升爲序升受而卒業竊嘆師之

文蓋有體有用而非締章繪句之流所能及也夫文之道大矣其精以爲性命其實際以爲天下國家孔子尚辭達而文言之論修詞也本之立誠達其誠也誠乃仁仁乃公公乃合天下爲一已故立言若無與德功而匪德功則言無由立舍德功而稱修詞此餘食贅行速朽之業爾師初入詞林陳文憲公執政議修正史館局諸公分曹受簡師得河渠今所志南北漕河泉源以及海運郡國水利支分派析即龍門之紀宣房道元之注水經無以過也若南宮時光劇在東朝輟講久請定講期補講官疏十餘上辭旨懇摯不減劉中壘李鄴侯既入綸扉亟請下章奏罷湖稅省言官皆天下大計而悉

者尼之卷懷而歸著大政十二議凡邊韜之要害禦變之機宜鹽屯之興廢兵政之弛張河漕之通塞宗祿之贏詘以及貢舉易名之典無不原本祖宗兼綜條貫正如聚米爲山開學槪果而憂世疾邪之意寓於其間此師經國之大業也而其本得之於舉師學有宗傳大要在識仁體達生機見赤子之心爲大人參不學不慮之知能爲聖解人我封畛渾然大同實由盱江以接金溪而事業經濟以及一切紀載聲律之文直本體中之緒餘爾所謂立誠居業合天下爲一已者非師其誰歸耶抑嘗因文論世神廟二十年間宇內無事士大夫雍容討論以鳴國家之盛於時師之文博贍而精詳又二十年恬熙日久蘖牙漸生近於山風之蠱日昃之離矣於時師之文明愷而切直鼎湖再泣纏事日非金甌幾裂於時師之文鬱伊而悲憤然敭歷三朝進退不失其正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蓋至師歿之後以福唐之才而不能不見其尾嗚呼豈不以時哉此余論世而重有感也嘗考江右入國朝閣學自吳公伯宗以下至師凡十九人而名臣無如楊文貞及彭費兩文憲安福力正綱常鉛山堅持護衛師斷斷職掌觸忌不顧河御諸議更與潞禍殺黃之疏相類泰和總裁國史是非必徵其實謂天下萬世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毫髮有私不論薄厚皆獲罪神明以觀師易名之議如合符也然

則江右三公又豈得專美當代哉工部君紹聞衣德居官廉潔出其俸入以梓先集可謂孝子而小子升感山梁之不復仰日月之常餘不辭譾陋敬識其大者如此

藏密齋集序

君子扶天常勵國是獨有是非兩端是還是非還非易簡理得而天下治矣是非之淆亂也起於學術之不正而成於封畛之互觭令有事於此本是也則必有是而似非之一說是者一觭其是者百而眞是晦本非也則必有非而似是之一說非者一觭其非者百而眞非晦晦之極曀曀虺虺幾於長夜之不旦而迨夫霜降水落雲散天開向所謂眞是眞非者炯然昭揭於天下則豈非至變中有不變者存而特待時以發皇也耶吾友太常廓園魏公自爲秀才時卓然以名教自任及官大行拜給事中由戶禮歷吏都維時一陰蘖牙堅冰將至公斷斷引繩力爭大者爭封疆爭三案爭中旨非宜與小人爭也且與世所號爲君子爭於是忮者圖集外庭之小人與內合所號爲君子者又與通內之小人合而公遊羿之彀中逮詔獄竟死矣當公抗顏廷議時矢其口衆我寡而公之處勢常孤公之據理必勝賁育不能奪銖錙不能撓卬與同臭味者不無回容委蛇於其間而必不肯稍紬其說公自謂不云乎有謂不隨地不隨時者有謂不可得而疎不可得

而親者夫公方以是非佚之千餘里之外千餘歲之久而豈地與時可得而親疎者耶余嘗貽公書遊范忠宣同巳與巳之說公復云忠宣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出而士乃始知舍生而取義也公被逮時襆被就道余送至吳門笑語如常時此與劉器之鼻齁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何異則以是非素明一切禍福不足驚其神爾夫千古是非必折衷於孔子孔子作春秋取當時亂臣賊子口誅而筆伐之而付知罪於不領斧鉞何凜凜也自此義不明於是有調停於是非者流爲鄉原之同塵而又有倒用其是非者涉於戰國之捭闔茲二者卽賢者或蹈焉而卒以自誤誤天下公

師事高景逸先生先生之學以格物爲宗夫是非者物也是是非非者知也此孔子作春秋之大主腦也公學有師承而又天植其骨獨立不懼凡所持論總直致本心之明以行三代之直爲公歿三年今天子除兇剪逆昭雪忠冤於是公仲子學濂走闕下刺血訟父冤天子惻然太息詔予公贈謚祭葬及三代誥命而公一腔熱血灑滿大地者若出亞泉而耀白日向使公不死遭遇聖明豈不願爲皋夔無爲龍比而惜乎九原之不可作也仲子裒公遺文凡奏疏尺牘雜著年譜若干卷皆公就逮時途中手所銓次也屬余爲序夫公之節義文章與日月爭光奚藉余言而余先序孝子集今又序公集庶後死者得附忠孝以終古也

茅簷集序

嗚呼此孝子魏子敬遺集也子敬尊人爲吾友孔時當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生理欲撾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冤邈邈誰托於是刺劍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

夜淚盡而舌爲枯家人以漿進却之曰節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號咷至於死歿三年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常子贍賜謚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具疏上聞於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忠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詩文若干卷余猶子棻道同斷金痛深絕鍔嘗爲銓次刻之其弟子一今再較以行而謂余不可無序余正襟讀之涕泗感嘆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腑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

剴然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子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晳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遙恥事則裂眥唾罵斷斷不休觀其敘浙忠鉞短歌胸中之所存可知矣故當其蒙難問關以孱軀出入乎鋒鏑中人疑不瘁死即悻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黯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花其能

久乎寄書孔時極稱閒居樂志以爲諷已孔時罷還向余殭蹙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爾嗟乎啞人吞蘗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卞氏珍玕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時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珍玕而其議論文章踔絕奇偉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邈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教猖披謁者有兒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稟稟生氣孤行於淸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敬爲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榮塟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蓋不待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集成余爲著其志如此

易疑序

臨官陳則梁刻其王父東涯先生所著易疑而問序於余余不知易安能言易然竊窺先生序疑之旨矣以爲重卜筮推象數者朱子之易蹈時易事隨事盡理者程子之易而通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爲孔子之易然則程朱於孔子將無有合而離離而合者乎錢子曰此陳先生所

以深於易也夫易者天地之蘊萬物之葬五經之原也吾夫子四十而不惑及晚而好易韋編三絕鐵鏑三折而猶不敢自信謂假我數年以學可無大過蓋易之難窺如此其說易也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象也變也占也辭也皆君子所觀而玩者也而後之學者就其見之所及啜啜姝姝以成一家之言不乃執一而廢百乎漢初言易者本田何立於學官者有施孟梁邱京氏之學嗣後王鄭兩家頗行於代其說各有詆諆弼之議京也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源巧喻彌甚而議弼者復謂六爻變化羣象

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多所不關將泥大道李鼎祚云鄭
參天象王釋人事易豈偏滯於天人哉至宋程氏傳邵氏說
出而易義愈精矣乃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
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本義則又觭重卜筮夫作易
以前民用周也而易豈止為占設哉即占亦豈必揲策布卦
登龜食墨乃知吉凶哉由此觀之天人理象間即諸大儒猶
未能洞然而無疑也荊川先生之言曰易之為書以象証理
專言象者失之鑿專言理者失之浮必象理合始有確據自
先儒以易無典要象爻各自為訓互相剌謬甚有六爻之中
本爻為君子他爻目為小人者夫文王周公同繫一卦寧有

二乎故必爻象合始為定論近李卓吾疑大象與爻象不倫
以爻象專發明六十四位神聖大人事也大象專發明六十
四位君子學人事也又若岐文王孔子之旨而二之者是或
一道也亦聞盲人之摸象乎鼻如箕股如柱尾如帚眼如鼓
風橐耳如倒垂葉摸者愈執而去全象愈遠然而全象未嘗
不在也先生童而學易殫思旁搜筆注手疏二十年始成此
書而猶以疑名意在斯乎故曰此先生所以深於易也昔士
龍過輔嗣冢相與論易今先生往矣無從起九原而問之而
則梁淵源家學需訟諸箋超超玄箸不識余言果有當否也

天機秘鈐序

通天地人曰儒孔子惟本事親於知人以及知天而不言地
地在天中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懸象著明莫大日月魏葬
有坎離二用之文虞翻纘日月為易之義明幽相求八卦相
盪鬼神乃行吉凶乃生璣籥緯穿之法立焉故世間一切象
數皆易之流遯也知易則知天知天而地與人皆舉矣玄易
先生樊山圖者身通六藝辨黜百家與余結縞紵交三十年
所矣比來白門出其所論著凡星曆干支壬奇占候黃赤推
步青烏狐首之學即中郎藏書平子制器未足相方而天機
秘鈐其一也山圖為余言周禮太卜掌三易之占考干寶註

天地定位云者伏羲先天小成之易也文王因之周得天統
建子首乾帝出乎震云者列山中天中成之易也夏人因之
夏得人統建寅首艮初乾初坤初艮初兌初犖初離初釐初
巽黃帝後天大成歸藏之易也商人因之商得地統建丑首
坤乃知三易之旨無不以乾首者先天從乾起乾天日一周
故曰周易中天之乾乃先天之艮從艮起乾天山相連故曰
連山後天之乾乃先天之坤中天之坎乾起坎坤坎歸坤藏
故曰歸藏玩而成圖即旁鑫之二十四位也蓋殷人尚鬼故
其易主天氣歸而藏於地中後世書亡而器存旁羅日月星
辰從來遠矣此天機一書所繇作也其法針盤含鐵用景遊
地用日氣穿山準天心而以盛六七度之間為萬古無改移

之樞極駁正俗盤手製精器極則以赤道爲外運以先天匀度定十二宮界限而畫八宮於內坎必當天度之正子樞則以黃道爲外運以臬景爲緯折中戊子匀十二宮界限而畫八位於內坎必當日景之正子亦貴循軌綱目畢張要其所授術一得之黃公素書一得之廖公心法與唐傳仁釣所論命宸子午命度虛中無不脗合故非杜撰鑿空者好學深思旁通曲證此亦精神之極也不寧惟是山圖有至性嘗間關萬里從尊人太常公於犢婗瘴雨之鄉及太常公賜環考終復重跰走嶺外訇省祠下歸而擇壤揆日自天祐之季方鵲起荀龍繩繩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所謂知天知人以事親者非耶山圖有兄眞公博綜實討悟日月晦望戊巳納甲之象所著有易林象林諸書兄弟師友共相研究遂使大成之易久湮復著太史公序曆書天官間不容翻忽蓋緣世掌周史專門家學千古一揆矣今之言緯算者率宗西法所云日月交蝕繫於地影蔽虧恰証戊巳晦虛之義然其法精而未密如謂天度無奇贏微抄天頂隨各國地中主日至爲北極分火土水氣爲四行皆裔夷偏漏之說而至於忍近天帝不重埋藏以人子棄之中野爲正禮悖道尤甚有如廟堂之上紛招通儒以中法折西法考歲差定律曆以贊聖代授時齊政之治則玄易先生其人哉執此以往旦暮遇之矣

庶物異名疏序

愛小璣者不知龍宮無價之珠服褌褐者罔識天衣五銖之麗見有所拘智有所域也宇宙內外號物之數有萬環奇傀詭不可殫記而學人拘牽習俗不能曠槪流覽以類萬物之情駭駭姝姝得少爲足此何異夏蟲疑冰蜀犬吠雪河伯見笑於海若耶吾友陳無功博物君子也疏庶物異名凡三十卷旁蒐互討類聚區分自天地人物以及禮樂兵農日用鬼神之事無所不該自經史稗說方輿圖志以及蕊笥所載貝葉所翻介葛盧之所譯無所不涉焚膏繼晷塗乙點定凡六易寒暑匡易槀本而書始就可謂取精多而用力勤矣余嘗謂讀書有三難性喜涉獵惟貪速盡如雲烟過目轉眼即忘即日讀一尺終枵然爾則難在多識注疏之家義多穿鑿矛盾紛起紕繆相仍自非玄鑒在心妙析疑義安能辨機捨決何之誤著孤塗偏漏之失乎則難在精覈尚方無麟角之筆札青衣無誦詩之風雅補綴薈萃必藉手疏夫富人積財計籌填案錢兒繩孫未有不親自會計者況積學乎而慮廟慵於鮮終腕力憊於遐稽則難在健記此三難者學人之通患也無功性資過人心眼雙慧而斂手足以副之隨得隨記[illegible]不停研槧尾不輟弄行年七十神明炯然挑燈夜讀猶能作蠅頭細書公難獨易其得於天者全矣篋中之藏日積月累

行世者玆編而外有泉南雜記年號韻編鶴居士詩話十餘
種亦九鼎一臠爾非好學不倦能富有日新如是乎不寧惟
是無功始爲郡蕭然自將及罷歸筆耕四方修處子之行
一介必稟棄裝悉以買書故其家瓶無儲粟而貯書不減惠
子環堵之室不蔽風雨飲食寢處於二酉四部中而日陶陶
然即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歛可又能讀父書好深湛之思著
殖庵葺逃發明三易皇極之秘家庭師友閉門合轍了不知
人世營營爲何事若無功者即置之古人高隱獨行間殆無
慚德甯直文苑哉余與無功結歲寒之盟廿年所矣茲來問
序余愧非玄晏而信無功之書之必傳也爲序其簡端如此

李給諫疏草序

我祖宗朝廣設言官直節名臣背項相望即時有通塞而忠
憤孤鳴聲名旋錫未有棄其言并慍其官者至今日而尋常
通塞之外創爲一局明操不進不退之權陰消欲鳴欲躍之
氣此其鬱結等於防川而耗磨甚於摧折即較數年前又一
變矣蓋吾讀給諫李公疏草而有感壬癸之際也公以治行
高等名入內補需次踰年始拜兵垣之命當是時一朝而進
八十餘人意氣發抒言滿朝聽而公所上封事纚纚數萬餘
言指切時政擘畫事宜皆以明白曉暢之詞發悃款剴切之
意鑿然若越人洞垣叢由破的直聲殷殷朝宁間乃首發者

國憲封疆一疏疏出相顧咋舌謂公獨入班行遂試霹靂手
爾爾由今觀之藉落貘禍公蓋預度逆計於七年之前而豈
待倜然犯順乃倉皇無策哉向使公疏得見施行文武大吏
亟圖所爲伸國體而伐狡謀者則邊事雖壞必不決裂至此
也善乎荀卿之言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邊境之臣處則
疆陲不喪汲長孺一主爵都尉爾而淮南逆謀猶畏忌而不
敢發則其直節守義難惑以非有以讋其奸而折其萌也公
此疏義正詞嚴寔於鈇鉞即不報聞亦足褫奸邪之魄寒跋
扈之膽矣謂公爲今之長孺非耶顧公守垣不滿三載予告
還里茲俟命輦下海內想望風節以爲旦晚登筆必更有六

翮精采而竟無可攄其忠款視曩者一朝而進八十餘人幾
成異數即公所上封事亦若朝陽之鳴不可復聞矣此余所
以讀公疏草而有感壬癸之際也雖然今上明主也豈有畢
世而錮言官夫亦蜩螗沸羹積漸成厭爾有如公諸疏理直
而氣和事核而謀老安有不可與忠言者今邊事孔棘拊髀
正殷聖心轉圜秖在片念一日召公法垣問兵食便計吾知
公靜觀已久必有石畫壯猷一吐胸中之奇者矣昔尹恭簡
論宣廟以來省中人物推龔與中爲第一夷考文莊爲兵垣
時當虜變搶攘疏請明賞罰備邊關悉中機宜已而杖鉞秉
銓勛名爛焉史冊今公經世大畧即疏草已見一班異日所

常鍾鼎之業方執文莊可卜也不佞敬拭目以俟

秘垣奏草序

國家設中書舍人列署禁掖掌勅符冊文誥勅之事以進士高等者任之累朝名臣如蹇忠定黃文簡高文義楊文襄皆繇此起故其官號爲華選然職務稀簡率雍容都雅飽食大官處於無譽無咎之地鮮有以建明發聲者幾亭陳公守中書五年數上封事言撥職言生財用人言不宄籌邊累累數萬言屢被溫旨聲實隆隆起而忌者目攝之矣考選届期借分房舊案爲難端公竟以是尼且鐫秩玆刻其守官之本末也或曰以公之才旦晚省掖即意有所發抒何不稍爲遵養以俟時至而汲汲鳴躍無乃見彈求炙未卵時夜乎予曰否否夫未可言而言者必其時以言爲諱也不然則地處疏遠也又不然則雷同勦說躍冶不祥也今國事多艱明主宵旰方廣合宮之聽釆嘖室之議而公以文學侍從臣應詔陳言抒吐幅臆誰曰不可且公自爲諸生究心當世之務凡古今將相猷畧六曹典故洞悉如觀掌果遇會來時言皆槩槩亦以素所蓄積者濟時艱報君父爾寧以區區爵祿入其心哉使爵祿先入其心姑爲隱忍徐俟之計此謂懷利事君患得患失之種子公恥弗爲也先是公引疾請致仕不許逡巡而入無競心及風波忽起處之晏然無忮心已而左遷國子先

生以歸無悔心非深於學問者能乎哉雖然不可謂不遇矣比者考愼撥地倚毗重於往時造膝商榷皆得舉知以盡人才之用而京東河北興屯墾荒至起罪錮而專課其成即公身不用言已槪見諸施行矣夫臣忠無過於嘉猷君恩莫重於言聽官之伸詘曷足論乎然則謂公諸疏即與蹇楊諸公大業相頡頏可也

綸扉奏草自序

余以甲戌春入佐機司代言之暇粤稽六十年來綸扉囊簿暨起居注所載閣揭其間繁簡懸殊不啻倍蓰大約撥局凡三變云萬曆初沖聖委裘重臣柄國其時政地精神內與帝座相通外與六朝相攝遠與邊鎮文武將吏相呼應指蹤所注疾於風霆令重君尊議論少而成功博此一局也晚年海內無事封章十九不報於是太倉歸德山陰福清諸公爭國本爭礦稅爭起廢爭考選補大僚日無虛牘甚且大聲疾呼不少忌諱而神祖從淵默中迫而後應故其時干[illegible]少而奏牘多又一局也熹廟之季婦寺爲政矯命夷於斯詞獻頌擬於勸進無譏矣聖明御極綸綍渙頒天下翕然誦堯舜焉十年來屬精幹蠱綜覈名實而當國者亦鞠躬竭慮以稱上指凡題請奏報以及錢穀刑名之靡碎斷斷無稍縱舍取旨輒下輒喜色即不當駁改至再則惶怖請罪更端射覆盡喪其

所懷來矣故比來詔令嚴密較萬曆間日當月月當歲而遝
詔補牘之風遞如此又一局也嗟乎王言自少而多則主上
之親萬幾甚勞奏牘自多而少則天下之責相臣愈重漢人
有言人臣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非社稷之福已事
得失大較可覩已余職屬分擬率多取裁心所謂危亦以忠
告而終不能信其說適有感觸一吐愊臆庶幾得以引伸而
精薄心羸旋即去國追惟兩年間欲言不言者數矣蘊義俟
時竟成小草孤負明主可勝嘆哉病中簡做僅得疏揭若干
首出處本末略在而時日具在焉蓋亦寥寥矣以視前輩奏
草至數十卷慙愧何似而況如董晉所云宰相賢否視天下

安危尤進於謀議者乎彼一時此一時姑存之以俟論世者

賜餘堂集卷之三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姪孫　棅 緝 校

序二

叢篠園集序

往者文章之權原在館閣後稍旁落正嘉以前諸曹大夫暨草澤布衣之雄能文章登壇坫者好鮫出詞林上與皇帝時化休而融昌士大夫讀中秘書者麟翔鳳集前唱後喁文摹兩京詩宗初盛而文章之權於是復歸館閣矣晉中古帝王都土厚水深風氣完固鍾爲鉅人其在館閣者文淸尚矣以

予所聞隆萬間如張文毅王文端太原傅祭酒蒲州韓少師其立朝大節與經世鉅文班班耳目者實足嗣響河汾而是時更有吾醇菴公爲最著公起家詞林身負爰立之望者三十年僅以大宗伯老不及柄用如文毅文端蒲州三相君天下莫不惜之然高文典册所以藏名山而俟其人者匪徒成一家言已也夫館閣之文與諸作者不同彼寄情山水極命庶物以自雄放而此覼草代言黼黻扆藻則其體格殊彼奔軼橫鶩不嫌斑駁泛駕以見其才而此鳴鑾淸蹕彣犯我馳驅則其步武殊彼漁畋所及山珍海錯鳥羽蚌胎皆足緣飾其奇而此則大官法膳非常釀不登尚方被服非龍藻不御則其色澤殊故館閣之文不與他途競而常操其勝公生道義之鄉鍾英淑之氣涵養醞釀於秘館者數十年且其時邊鄙不聳中外寧謐士大夫優游著作之庭相與考究藝文覃思述作故凡金匱之所披陳輶軒之所紀載鉛槧之所著述富有日新與山川相映發今取叢篠園集讀之其峻拔而方整則龍門砥柱之屹立也磅礴而周至則千里一曲之河流也起伏蜿蜒首尾皆應則五峯三關太行中條之迤亘也或繁富如冀北之土或樸茂如唐檜之俗或英發如霍山之多珠玉或綽約如姑射之具冰肌縱經綸之蘊未竟厥施而不朽大業足爲館閣盛事與文毅諸公何多讓焉余晚入史局不

及侍公朝夕一究著作大指然幸出機山先生門於公有私淑之誼今得讀其遺文而尚論其世遭逢盛代出入金馬提攀燕許之流鼓吹休明之業豈不盛哉余故三復遺編而不勝時代之感也因不辭稗陋僭弁數言以復次公進士之請

懷謝軒詩草序

孔子謂詩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歸于事父事君故詩三百篇大都忠臣孝子感懷之所爲作也太史公敘述殷商之際於麥秀之歌深致意焉其曰欲哭則不可欲泣則類婦人傷哉言乎屈左徒之作離騷也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芳可與日月爭光故詩非苟而已也舍性情無詩矣舍忠孝無

性情矣余是以讀悔庵詩而輒爲三嘆也悔庵幼孤事母至孝母天年終廬墓泥土淚痕爲漬方其發賢書時都人士夢天榜放第二人爲孝子已而榜發則悔庵也以是悔庵之孝名天下迨釋褐成進士請假歸葬適當甲申之變即棄家獨身走越覬延一綫之路不可得即變姓名栖於東山之某寺從惟聖禪師剃染受具山荒歲饑掘菜和糜不嘗醬豉者三年所歲己丑渡江展墓足不入城訪余於南郭之僧舍葛衣芒鞋皤然老僧也相對勞苦泫然久之不數日感疾勢遂亟屏醫藥不入口曰吾欲得死所久矣何生爲遂卒嗟乎人誰不死悔庵不死矣悔庵爲人柔和醇至與之處醉義忘歸似

一長厚君子也及至君親生死之交胆決氣奮視富貴妻子如棄敝屣至憔悴而死終不返顧此非精靈男子與日月爭光者耶當其居東山時意有所至觸爲歌詠刈髮一章感慨深至以至撫今悼古思友懷親纏綿悱惻之情直令血殷字裏小雅怨誹而不亂殆近之矣邇曰懷謝盡懷太傅也山川留勝迹我輩復登臨能不悲乎然太傅當時絲竹陶寫風流瑛帶而悔庵從寂寞枯淡中寄懷千古之上今試取公詩於空山哀壑悲風冷月之夜作羽聲奏之雖石裂江波立海鶴怨猿俱悲精令太傅聞之當亦輟伎罷絃泣數行下矣公子欲刻公詩屬余敘而傳之夫公之詩以公傳也非傳公也余亦敘公所以傳詩者而已

覓圜集序

豐官有陳東涯先生舉嘉靖丁酉與余曾大父柏峰公稱同籍云先生學有本原五經各有論著而尤刻心於易研幾析理字比句櫛者三十年而成易疑謂易非聖人卜筮之書卜筮以聖人之書爾其言甚辯而殷深得辭象變占之旨而先生之孫則梁嗜古好奇有覓圜集就中所載易注序及書訟諸篆大指淵源家學而更自出新意玄理淸言直奪輔嗣之席合之可稱陳氏易矣夫易易也其道屢遷不可爲典要自漢而下箋疏無慮數百家言人人殊要各就其見之所至而

易亦隨其所見而即在若程正叔易傳朱元晦本義兩先生之書揭若日月然一以事詮理一以占示用意指不盡符合而總之皆易也正如牟尼寶珠五色互視而總之皆珠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今陳氏之易象數義理齊攝交融不言卜筮而玩占利用之義未嘗不備其於易理蓋幾得其全矣然東涯先生厄於一第未獲竟其用以殁於卦爲蠱之上九而則梁才力方懋德業日新浸假而鴻飛漸假而龍見則東涯先生所爲不食心惻者汲之而令王明並受其福其在則梁哉余與則梁有世誼因述其家學師承如此要之箋易不足盡是集

即是集不足盡則梁也

日涉園詩序

大有高門鎖寬宅主人到老不曾歸此樂天譏道居詩也若自喜其林泉之適而以乞身爲達者然考樂天致政之年已開七衮乃始退居東都鑿灘疏沼以自樂卽秉燭夜遊不亦晩乎千載而上獨有淵明作令八十餘日卽賦歸田園飲酒彈琴悠然高寄所云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不知覩履道何若要不如淵明之抽身早而得趣多也乃今得受所王先生云先生余同年水部君直卿之王父也讀書中條夙負高尚已官寺署不久免去退居滄之西滸闢地構亭栽花種竹偏其園曰日涉而時與騷人韻士載酒嘯歌其間所爲詩擴寫性情歸於自得幽興閒適諸篇與悠然南山之句千古賡和蓋先生于淵明早脫簪冕其息機同葺宇家林其寄趣同高酣清謠嘯傲容與其眞率同以日涉名園以日涉園名詩不亦宜乎若先生之異于淵明者更自有在淵明驅饑乞食叩門拙辭卽求數斗濁醪豈可長得而先生家住滄江有酒如澠當不至空坐菊叢中淵明五男兒不好紙筆卽進盃中物不能無情以視先生七子十四孫蘭玉滿堦極詩書冠冕之盛又何如也則淵明所嗟於天者先生殆冣收之而況香山乎哉敬因直卿之請書此以質於先生

賜餘堂集卷之三　五

長溪文編序

沈襄石先生吾友也憶燕邸倂席時爲萬曆乙卯俯仰幾三十年余既得請歸休而先生墓宿草矣山陽之感云如之何今仲子開憲以所輯長溪文編聽余余介言曰人生具形七尺自非狂易失志未有不於水木低徊者乃驰兹末流克念厥紹又何艱也環堵之子恨鮮絡道闕閫之裔困懷榆沐爲之祖禰者不亦難乎若夫燕勉顯揚詩書菀澤亦云優矣然始未嘗不奔奔而後乃漸陵夷甚焉者艱難稼穡雪雕冰籥積累數世而燕安佚樂一朝而隳之者往往也豈其先世君子無嘉言懿行以昭示來茲抑後人渺忽舊聞任其與日月徂遷耶然則竊稱厥初作求世德誠孝子之分其先哲所請祠而求矣今沈氏潛修自庭芝公而下皆名世自石雲而下鴻猷駿伐炳天章而照志乘者不可更僕而爲子孫者於以繹思庶乎可矣念夫沐清澤以勤苦以持滿起衰吾子孫若何而亢宗念夫先民淳樸孝友家風吾子孫若何而爲行念夫交徧賢豪轍多長者文章氣誼籠蓋一時吾子孫若何而令名念夫此驭驅韜編厚視草閣非國恤民依也吾子孫若何而紹厥賢勞念夫綸綍於昭繹紱世被數百年椒聊蕃衍累朝之所滋培也吾子孫若何而答天休之福移孝作忠得若而人可以砥瀾支廈矣此開憲文編所繇輯而余嘉其志

賜餘堂集卷之三　六

趣高而孝思弘遠也語云不知其鑛眂其金金粹而鑛必良不知其璞眂其玉玉瓶而璞必完卜長溪福澤以其先世而卜其福澤綿綿禾艾者又以子孫賢知之也是爲序

葉雁仙詩序

語云詩以窮而工非窮而工也不窮於窮乃工也淵明環堵蕭然瓶無儲粟甚爲饑驅夫扣門拙辭可謂窮矣乃飲酒諸篇浩浩落落曾有一物入其胸中哉惟無一物入其胸中而眞詩出焉故詩者妙性情而爲言者也性情不治則茅塞之矣惡乎詩吾友葉雁仙所謂不窮於窮者非耶雁仙生而貴介豪舉自喜不問家人生計以故產日落嘗讀書卒圍有堂

名采游而自顏其旁曰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一任風吹日晒此其寄托高曠非夷所思矣登第後偃蹇一官浮沉幾二十載中酉間折腰闒茸於役兵戈戎馬間慨然曰吾亦爲饑驅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遂拂衣歸歸而橐中如洗徒四壁立采遊堂展轉質貿獨片瓦立錐尚存爾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人不堪其憂而雁仙笑傲自如即北門交謫處之夷然惟飲酒賦詩以自娛而力又不能致一斗虛爵恥罍者數矣同人招之輒引滿極歡雜以詼諧足當世說誹調而浩浩落落之趣一寄之於詩旨遠辭文思深境曠若夫比物連類取青妃白以爲詩者雁仙不屑也嗟乎使雁仙位高金多持籌柴柵何暇爲詩又使爲境遇所動不宰其心於風雨寒暑之外必不能詩即詩亦必不工然則窮何足窮雁仙哉余與雁仙有世誼長同研席爲爾汝之交今余年及耄雁仙亦已稱耆嘗過余南園看花浮白以詩貽余余次韻酬之有追論舊事知交道近對花叢照醉顏亦歲寒佳話也爲之敘

同門稿序

自宋罷詞賦用經義而國家因其法得士爲盛說者謂經義詮理澤躬可以束人流遁之志而降其佻髾故法爲綦善詞賦一道足窮突府吹腹者然取境寬而用物廣不若經義有常儀的不失秋毫也故其道爲綦微二百年來鴻生鉅儒率

由斯軌乃至今日而浸靡浸薄不無風流波落之感豈法久而敝耶王荊公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然則帖括之弊固已逆料於數百年之前矣不佞謂文章盛衰之候於其氣占之有生氣有腐氣沉研義味溶發性靈擬議熟而變化成興會超而奔詣獨若者生氣也棄衣敝之寶珠拾釜底之殘瀋黯然無光靡然無骨若者腐氣也故草腐則萎魚腐則爛文腐則衰元和衰矣昌黎氏創之而盛西崑衰矣歐陽氏創之而盛以觀今日盛耶衰耶余生也晚不及知成弘間長老言四十年前學人耳目無所採雜慧業之士湛思深詣卓然成一家言而袞袞者亦無從緣飾以覆其拙

故其時名價甲乙射覆不失一二比來行卷充棟汗牛無問智愚奉爲信貨轉相蹈襲以飾說爲捷徑言之遐蹶文體破壞蓋由於此夫士不能顓精一意自極其心思才力之所至而欲假人脚汗以希世資即未遇時有偷心矣有偷心必有脆骨有脆骨必有媚態此所謂奄奄餘志皆腐氣也腐氣中於文淺腐氣中於人深今欲轉腐氣爲生氣以復國初得士之盛南宮其嚆矢乎余不佞代匱分校所受一百四十餘牘大半蹈襲時語甚厭苦之披揀之餘得十有二人已各以課秇相質言人人殊總之以試牘相質爲循故事選若干首付之梓識諸士之受知於余與余之厚期於諸士者亦可

見其微矣

黃履素稿序

此道有獨至有嫡傳獨至者父子不能以相爲而其嫡傳一派燈燈相印惟家庭被服耳目漸染者爲尤肖記曰良工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爲裘一技爾猶習高曾之規矩而況於文乎制舉義稱大家者率曰王唐瞿薛四先生皆吳人庠語隻字奉爲模楷而我檇李葵陽黃先生常隆鵠閫以精嚴爾雅之文式天下學士家誦法不衰直與震澤毘陵相伯仲今四先生代有文人世其家學而余同年黃履素爲葵陽先生仲子與伯兄後先成進士大非胚胎前光得於式穀者素耶當黃先生歸田時四方之士橫經負笈者屨滿戶外匄集蓺先生手自甲乙余時尚丱同社有小友之目履素齒與余埒然文心靜秀尋脈選聲居然作家即社中尊宿未嘗不心折也履素少善病若不勝衣已而神益旺氣益銳涵養益深湛己酉獲儁讀書白門著作日富客冬上公車僦舍去余寓咫尺時從酒論文一如曩集社時蓋吾兩人同研席同臭味同浮沉者二十年而及其逢年也亦復相同相與啞然一笑今履素有稿行世余讀之淵如穆如若紀渻養鷄絕去虛憍之氣而一歸於馴雅昔羲獻父子以書名謝安謂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君獻之曰故自不同倘所謂嫡傳亦各有獨

至耶今以履素文視先生其同不同又何如也然先生之文又不盡於制義在館閣時內而鑾坡外而輶軒春容大篇以鳴國家之盛業已刪在名山藏之不朽履素倘托志千秋紹修中壘之業故有碧山集在則是刻亦劍首一吷矣

周開鴻制義序

論戰者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吾嘗取以衡文少年輕銳才鋒勃發當其口門徑吐腕下直書常有覆墜不傾萬物不騂之意此用朝氣者也肱三折技五窮誹譽利鈍交亂於胸中向之衝口橫筆而出者逡逡焉選聲擇步之不暇夫文生氣也生氣已盡寧復有文乎惟善養氣者持之易竭之餘

使其常盛無衰而後乃收戰勝之效嘻難言矣辰之後吾邑得雋者五人大令皆積學宿名之士而開鴻爲尤乃開鴻攻苦沉鬱取精多而結象異則余知之頗深開鴻早成孝廉數不利於南宮退而棲迹僧寮掩關下楗紙窗篝燈刻厲揣摩去秋先討吏挾策至長安此何與持三日糧示士卒無還心哉當是時新雋於鄉者麟集闕下方淬之鋒人多旁睨引避而余察開鴻眉宇間絕無頹然衰颯之色此其氣有過人者矣聯社課藝當有日新每讀一義淵然鬱然沉鷙可以開弓五石鏃刻可以入木八分眞所謂用刃十九年而芒刃不頓者此非鈍氣內守能如是乎韓子言文浮物氣猶水水盛則

物之巨細畢浮夫寧獨文字宙內事總一氣所鼓盪吾輩養氣不厚令誹譽利鈍亂其胸中有洄焉立盡爾開鴻聞世既久動忍益深養其全力百折不回名世之業恢恢有餘地矣豈與聲睨爲工爭一日之得失者同乎哉余不佞困頓場屋甚於開鴻此中消息冷煖自知故序開鴻文而述養氣之說非但爲三鼓者張後勁也

毛修之稿序

文之有法猶工人之有規矩也規矩之外似無他謬巧乃工倕旋蓋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匠石斲漫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此寧復有成法橫於胸中哉善用兵者稱韓淮陰今觀其囊沙背水因變出奇不立常局岳鵬舉生平不學陣圖自言以陣爲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由是觀之與法離者偭錯而多岐爲法縛者株拘而多碍皆非能用法者也制義一道抽自性靈神奇臭腐息息還流纔落口門已成宿物所自取自心了不可得而況前人之糟粕與時語之窠臼乎今每退一題前塵影事宛似見成排當此死法非活法也死法而可爲文則習高曾者皆工倕讀父書者皆孫吳矣吾友毛修之早建旗鼓抑主盤敦其於脈絡腠理之微疾徐甘苦之節蓋三折肱焉今讀其寶日新萩心手相調巧力俱到無之非法而未始爲法縛殆近於成風之技矣憶乙卯秋

余與修之同舉於鄉是時頗厭結習思得解脫而生熟二境互相凌奪層層披剝戛乎其難未及深嘗鹵莽收獲修之才力十倍於余而六月之息又復極其擬議變化之所至造化寧無意乎過此以往富有日新則是編亦修之陣圖也夫

趙馭初稿序

萃海內文士之牘射覆而甲乙之當不至河漢凡爲沉雄爲紆謐古色駁犖望之闇然者必尊宿也凡爲慓悍爲英鮮生韻飛動芳艷照人者必諳茂也尊宿以法諳茂以才尊宿如入門五花之陣出入合離皆具奧理諳茂如嫖姚偏師直擣絕塞犂庭又如定遠應變出奇探穴得子兩者各極其力之

所至而利鈍淹速分焉此何故也蓋造物大美皆氣候以取之春夏氣多者蘤麗條敷秋冬氣多者水落石出卽操觚者與持衡者相噓相吸於一氣中而不自知也余任闈中得趙君馭初卷遂知爲少年才士薦爲舉首發牘果然已見其行卷與歷試諸作皆然蓋馭初方弱冠爲吾友呂巨原所賞識三試冠軍名噪游上連掇高第捷若承蜩試評其文奇矯則俊鶻摩天靈變則神龍戲海光焰陸離則周孔之宵練機神習伏則丈人之累丸暗中摸索知爲英物固宜新硎一發千里不留行也然馭初之文故非純才者六轡在手如組如縈磬控縱送無不合度其老於法則又居然尊宿也至其人恂恂處下絕去少年跳浪儇浮之習夫有才而不爲用達樹詎可量哉吾有以卜馭初矣

壽序

壽瞿稼軒同年序

嘉隆之代海虞瞿氏以文章德業世有懿聞至我稼軒公更用直節顯公筮仕爲令卽名令擢拜諫議卽名諍議摩切當世指陳得失負義聲於天下爲忌者所側目尋罷歸歸而討芝訪桂優游藝澤復搆細夫之讒幾蹈不測賴上明聖雪其誣得歸隱東皋適當五十攬揆諸交知戚里咸慶公之獲脫於險而介福方來爲未可量也以余與公爲同譜莫逆兄弟徵言爲壽夫禮五十曰艾服官政艾者壽之始基千秋之祝毋乃非其時與雖然則常聞之矣貴賤命也窮達時也士君子整身事主秉義不回然或言出而禍踵或才高而矢集鴻儀騁鍛鳳翮閒摧得失之際難以究詰是以蕭遠于玄孝標彥和原本天人著論感慨若乃聞道之士榮悴無改色夙雨不輟音在亂能整幼安之榻不下家難正心夏甫之室常築豈非超然遐矚有闚於窮通得喪之表者乎夫宣尼一生進禮退義得之不得咸曰有命矣待五十後知且命亦有不可知者進退存亡確然不失其正此制之於我所可知者也富貴福澤倘然而來翛然而往此制之於天所不可知者也古之君子守其可知而以不可知者聽諸天故曰居易俟命俟之爲言未可必之辭也不然以宣尼之聖雖百世以下與亡

損益如觀掌果寧一身夷險禍福之數尚質質若妄庸人乎然必待臨河而同趨轍絕粒而歎道窮者豈非以天之所制不可力衡與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聖之所爲愚而神也又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夫易者憂患之書其於天行人事之故備矣學易知命理固可參觀也今稼軒挺岸特之才負英剛之氣立朝嶽嶽義髯戟張無論識與不識咸以公輔目之乃未幾而用言事罷及夫狩青別岫徵翠深谿山水怡情詩篋寄懷海內方占其出處爲世道休否之機乃未幾而狂狙發難誦青蠅之什痛深貝錦傷獄吏之尊望切山頭同志爲之寒心識者莫不寒心乃又未幾而睍消日見復返

初服由今觀之當其事幾未起或始吉而終凶或先咷而後笑誰復有能知之者及夫禍福相仍枯菀互變始瞋瞋然悟曰此命爲之也然使佾張滿謝之徒當之則必憂虞並作滑其天和公乃處阨不悔處險不驚履患若無事事平若無患樂天守志一以不可知者任諸造物此有以見公學力之摯而將來富貴壽考所受之大也夫春秋時嬰向僑札皆與孔子交而最莫逆者莫如蘧氏孔子五十知命蘧子五十知非知非者盡己之學知命者達天之學盡己則能信達天則能安無二義也海虞山川名勝足以延賞寄懷而稼軒又多園林之勝卉木煙樹自寓經綸名諸花書咸貲靜悅亭臺興洽

尊鱸司馬園名獨樂府投竿而執秩或采藥以灌花徜徉其中亦何必九列三公之足快哉比者稼軒訪余田間徵今道舊氣益加恬神益加穆無幾微不平之色見於顏面非達天知命能如是乎今天下郊壘未平需才若渴求夫知險知阻能柔能剛爲夫之望無踰稼軒然余不欲以不可知者祝稼軒而竊願與稼軒觀天人消息之微也是爲序

宋臬臺壽序

歲在庚辛間秉陽朱公以臬臺涖我浙右值比歲不登公私交匱中外震皇樞輸輓之不疾共以爲主上憂而民適益困也且流氛充斥風鶴數驚大江南北斮究生心所在而有惟

公秉憲貞度以厲百職風猷卓峻無骫不詠無瘝不卹用能使江海鎖鑰晏然金湯東南半壁咸拜仁壽之賜矣一時官師士民皆思所以祝公幸偕覽揆令辰以申輿誦郡大夫齊河王公乞言於余余惟古者成周盛時侯伯之長靈雨而郎田功襏襫之子肅雝而祝景福何雝雝也蓋上下有畢達之志而君臣多相壽之文豈非老成國楨用之能盡其才也哉後世監司之設昉於周禮天子使大夫爲監監於諸侯之國故其詩曰毋懷靡及周爰咨諏言彈厥職也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言獲厥祉也漢以六條問事唐宋而後觀察廉訪猶得專制自爲有若陸敬輿所陳請令觀察使使使何等以五

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四賦經財費六德保罷療者一時舉
而措之亦既裕如矣國家內外臺並建體至優也復以藩臬
之良飭兵外郡權寄又至重顧臨其上者有撫軍有直指使
者憲臣中立於上下之間一切便宜不得自專居其職者率
藏鍔處錞坐縻歲月需遷除爾公負中外之望二十餘年猶
翺翔藩臬間得無淵淮陽爲不足理乎公頎毅然曰治亂已
紛譬之療病緩療瘵本急療瘵標審於其方則參苓烏喙咸
可奏効夫浙以西乃吳越奧窔湖海錯繡之所會稻粱絲帛
魚鹽果蓏之所出也江以南外府視之稱雄鎮矣比歲進饉
斗米數百錢民嗷嗷半塡溝壑不逞之徒譸張爲幻亂萌將
作苟非補伐兼投庸有濟乎公乃振綱肅紀討官方而訓之
諸郡邑長莫不肅然如奉嚴師皦然如行白日而吏治端矣
於是簡軍實飭樓櫓干掫畢具譏察非常而海禁肅矣於是
鋤市虎蠹城狐諸不法豪橫者有犯卽縛置於法不少假而
奸宄淸矣於是設法勸賑戢擒首亂其賑饑民也如范文正
之鎭靑社懲亂民也如張忠定之撫益州而民乃有更生大
盜者小盜之積小亂者大亂之竿也於是申保甲之法峻盜
賊之誅嚴譌言之令始之以文告繼之以單車市無偶語夜
無吠犬而民乃有固志若夫與人則峰岸皆夷遇事則山嶽
不回才識所至又豈筆墨所能更僕哉夫國家之有江南五

郡猶人生之有倉廩也倉廩彊則彊倉廩弱則弱今郊壘遍
天下股肱肩背所在呻吟猶幸倉廩尚彊爾乃雲漢爲災飛
蝗遍野賦重民餒亂形日見幸我公以文武屛翰屹然肈南
服而四維之纛則治兵於吳今則保釐於越大江以南猶獲
悉索敝賦仰佐公家之急則我公仁壽之賜豈惟數郡以之
將國家實胥賴焉昔周之隆也奄維淮徐四方亦匪無事卽
其中葉玁狁不踰入乎鎬荆不逆我顏行乎流民不告哀鴻
鴈乎不早慰爲虐令圭璧旣卒乎不曰散無友紀靡有了遺
乎時事艱危未有甚於此者幸方叔召虎諸臣鞅掌風塵而
瞻星望漢之人主始釋焦勞有車攻吉日之樂夫方叔卿士
也而當時有元老壯猷之稱壽之也召虎世臣而受釐勒銘
云天子萬壽壽其身以壽君也倘所謂有畢達之志相壽之
文者耶然則軼周臣之令聞以仰佐中興非公疇屬哉郡太
夫於公爲同德一心其於民勞竭蹶撫摩不啻公之左右手
可謂卿雲相輝景星共燦者矣是爲序

壽龔體泉年伯序

有一身之壽有一鄉之壽有國與天下之壽壽一身者偃仰
練形噓吸賓下此卽以久特聞世豈有賴也乃若濡澀而煦
沫恙病而讓夷使比閭族黨間被潤澤而承休祉則壽漸廣
矣煦以煬和解以雷雨靈長之慶君國默受之而我居無事

而功不尸則壽㮣廣矣莊生有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以不佞所聞體泉瞿翁殆不以一身壽而以一鄉壽且以天下壽者耶翁天性孝友內行淳備少孤事王母備色養撫異母弟妹情極篤摯同堂叔苦貧推先人之愛割產授之没而經紀其喪歿外母無依迎養終其身其敦倫重誼如此而最鉅者濟荒一事丁亥戊子間江南大祲道殣以累翁首輸粟助賑又遍走鄉井勸富家之慕義者重趼裂趾忍其勞欲一時里中爭相感動曰吾儕何忍負瞿翁言何得粟數萬石全活甚多至其居恒緩急濟乏好施與待而舉火待而室儒待而婚喪者更未可更僕數也嗟乎俗之澆漓於今纖嗇

自封肥瘠不顧乎遇災祲米價翔貴倉廪之積扃鐍而藏之惟恐微賤也而翁慨然勸分一鄉之人藉以起骨而肉可不謂河潤九里哉昔趙清獻知越州歲饑召富民畢集勸以賑濟司馬旦因邑中乏食刲牟且起乃以禍福開示富民於是爭減粟直境內以安翁以布衣倡義使環百里內無浮莩之慘無攻剽之憂此之造福亦何減兩公也且翁仲子比部君與仲子孝廉君才名競爽海內擬之雲間二陸而比部君初習城旦書廉平明允稱文無害有不疑于公之風書不云乎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又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蓋法官慘舒關於君國命脈如此比部業有淑問旦暮奏

成上嘉乃績曰誰哉有子知必以翁對曰是孝友於兄弟者也是能好行其德令一鄉饑而不害者也適施知淵槩惟式穀則赫赫絲言繼蘇公而書史冊者翁即不尸其功而總以成翁之壽其為大年豈第如莊生之椿八千歲為春秋也哉余又聞翁近治黃老究心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夫道家貴嗇與翁生平好施旨似相盭不知乾坤有全功而無定位當其坎離用事退藏幽閒則化生之權全付之六子而獨處於淡漠靜深之地今翁有比部昆弟此亦退藏時已故以不嗇者垂裕而還以嗇者葆光然則謂翁以一鄉壽且以天下壽者乃所以壽一身可也於是翁年七袠矣某月某日為

攬揆之辰比部徵詞為觴而諸兄弟以為史氏宜有言遂授簡以侑三爵

賀陽亨賀年伯雙壽榮封序

丙辰春江夏賀克由對策大廷上擢為一甲第二人臚傳之日士大夫皆以制科得士賀楚之薦紳先生曰是吾鄉績學闇修篤行君子也其宦於楚者曰是為諸生孝廉時修介介處子之行邦君大夫不一識其面者也則又有習克由者曰其尊公陽亨先生固稱理學宿儒父子間自相師友者也於是心儀克由者無不仰止先生而先生是秋暨太孺人就養京邸先生固謝客不佞時摳衣進謁見先生德充貌辟飲人

以和談說名理勃窣鏖涌乃始爽然意消知家庭師友之說
尤信己未克由滿考詔封先生暨太孺人如其官赫赫絲言
簡在帝心矣顧以不佞所聞先生懿行未易更僕請一數之
以揚天子之休命可乎先生少爲諸生試輒冠曹偶名與郭
美命先生相伯仲竟以數奇侘傺侘失晚遂棄去鷄肋研精
性命之學當爲諸生時江漢間横經問業者絳帷常滿以貲
斧之羸買書屋一區負郭田一頃而昆弟有耽耽旁睨者先
生磬產畀之了無恡意季祿手盡餬口四方先生念之未嘗
不雪涕也太孺人爲婦故居麗譙及叔娶婦讓居旁廡久之
無還意太孺人束身斗室中上穿下溼炊爨薰蒸終無違言

是時君姑在堂顧獨安太孺人狀第相對曰我樂與賢婦俱
也蓋閫以内孝友相成如此先生旣捐產家壁立戊己間大
饑爨無煙者數矣先生處之晏如詠歌不輟癸卯克由舉孝
廉久之始釀金復季向所轉鬻者未幾隨質他氏亦貧如初
而終不改其樂及克由登上第官詞林以大官之俸踸而進
之先生先生深居邸舍讀書課孫不異爲諸生都講時也蓋
不佞奉教於先生矣先生之言曰物不經酷寒暑者必不堅
凝人不歷極困苦者必不諳鍊羅景綸不云乎今人所患正
在不饑不寒然則先生與克由其得力於動忍者何如也克
由嘗爲余言士必有道不變而後稱彊亦必先自爲基而後

可語不變有如未遇而波變於何有夫龍德利見天下文明
雲行雨施德博而化而當其勿用之初獨確乎其不可拔易
之確即庸之塞也今先生與克由砥礪數十年可謂潛藏允
塞之極矣而克由名位望實浸浸貴顯行且爲文明爲雲雨
以贊國家有道之盛以副[illegible]明主特達之知則先生之學豈
直在一家且在天下即先生與太孺人之茀祿祺祉亦自奎
章以暨於無窮詎不可操券受輸哉不佞幸與克由同舉同
省且同臭味每聞克由稱述庭訓輒心形俱服茲者國慶家
慶駢集一觴敬操不律以揚厲萬一又何足以窺先生之藩

壽金太安人序

銓部金公雙南余同年也崇禎癸酉冬公特起典劇海內想
望風采明年春余亦入佐綸扉上以吏道穢雜切責銓曹及
公涖選事登進才能杜絕徑竇清譽籍籍輦下以爲巨源啟
事修仁正色無以過也而公念太安人春秋高不能就養又
獨子遠違憂思成疾以不任鞅掌請告疏再上即予休沐未
易數數也公旣歸太安人勞苦慰藉盤桓子舍娛侍太安人
凡七年今春詔起正人之在籍者以公望實久著補官南雍
而太安人春秋益高年八十矣初度之日里中諸大夫醵金
稱賀而徵文於余余竊嘆造物之祚太安人者甚厚而成公
忠孝之志更深遠也當公家居時太安人年七十公考績鼓

具珍錯萃內外子姓拜舞而進之太安人樂矣顧公抱尚未展天下引領東山之望未副邪正消長世道否泰之關未定公能恝然於心乎公不能恝然於心而謂太安人服冠帔食甘毳長享膝下之奉而令公貌泉石付天下理亂不問又豈太安人意哉今公暫起舊京助疏教鐸行將有大畀以展生平而秣陵距家鄉一衣帶水樓船迎致如枕席上過出擁臯比入御板輿國恩家慶一時會合以覵鄉者七十時考鐘鼓具珍錯拜舞膝下而進之其樂更何如哉吾故曰造物所以祚太安人與所以成忠孝者厚且遠也吾聞封翁爲諸生時故儒素太安人贊襄珥佐讀有鷄鳴儆戒之風其教公也慈

而嚴及公成進士官大行太安人諄諄以名誼廉節相勗公房師爲楚中游肩生又與同里魏忠節爲莫逆交當逆璫肆虐兩賢身罹慘禍一時交遊成匿影避跡不敢通問而公獨力爲助勤卹不測甘之居鄉杜門掃軌里中不知有吏部通籍幾三十年數椽僅容旋馬生產不及中人則皆太安人教也是母是子克慈克孝天祚吉人正未有艾自是而耄而期以太安人之大年關公之大業豈可數計籌量哉余夙附臯味稔聞徽音敬因諸大夫後疏筆授簡以佐千秋之觴

賀撫臺汝望熊公晉秩序

大中丞汝望熊公始爲諫議忠讜植節自謫籍游陟卿丞秉鉞撫浙文武憲式塡伐弘多底績三年勒勳盟府上賜璽書褒美服命加銜一時簪臯都閫諸大夫樂熟釜之銘快彤弓之雅飲御稱賀介憲長同年銘而曾公授簡不佞修酌者之言不佞加額而起曰灌哉公功上所寵命臨之者我儕所昭灑被之者也微諸大夫命敢忘揚扢夫浙爲列省之首撫化稱難而撫浙於今日稱尤難烝民利蠹官吏臧否戎行整罷財賦盈絀凭於撫察浙與列省所同也若島夷之向背海鯨之散聚澤萑之動靜鹽梁之出沒伏莽耽耽則列省所無而獨遺浙撫憂者故曰撫浙爲難習尚右文軍稱君子浙之武服非若邊鎮精悍可以充翻集倚折衝自楡關距薊烽火徹

兵狂寇蔓延鴟枿鄰震而纂嚴境內者時欲乘營域外且也龍蛇厄歲鴻鴈哀荒誅求束手於傷焚漕輓督炊於無米叫呼稍不應而功令及之調劑稍失宜而地方之釁孽又乘之矣語時艱者譬之漏舟遇風波惟此時爲然故曰今日尤難此非英鋒八面敏發四應暇豫俱整非常不懾者曷克勝任而愉快乎公牙纛涖止威惠覃訖民風吏治反素見休海波不揚武繇有揭越絕巖險帥鐵屹爲金湯詩稱仲山甫名穆公保躬式辟並獻膚功余謂公壯猶似之己卯都門告急公聞警誓師屨及關外劍及燕雲之燧寇氣豕突群犯滁泗公簡旅戍守陵寢賴以無恐史稱郭汾陽裴中令身任安危勇

赴國難余謂公忠略似之浙西備粟申諸縣猾卒挾功令迫
脅官民所在脫巾告變公稜威遐厲彈壓平允一路戴爲福
星史稱韓晉公劉士安策勳轉運朝野咸賴余謂公經濟似
之浙瑞人稠土狹仰粟江廣近因備警遏糴商販絕糧本境
又遍遭旱蝗食稼颶霜殺禾粒米不登道殣相望饑寒所
驅變方叵測公爲招來估客平亭穀價勸賑施粥全活無算
史稱富文忠趙清獻招撫流移增糴致粟余謂公荒政似之
蓋公器量弘達才識敏練故人所棘手稱難公皆恢刃有餘
語曰在廟堂爲批鱗讜論之士在疆埸爲屏翰禦侮之臣公
兼擅其美矣上撫髀思賢璽書疊錫專分陝用公今又褒綸晉

秩任公上知公矣北門鎖鑰敵豈久淹旦夕者錫命師中卜
陟登翼公將不難撫天下而難撫浙乎哉諸大夫曰善爲賦
九罭之章以爲公序

賜餘堂集卷之三終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孫 成鑑
元姪孫 鋆 編校

記

重修表忠祠碑記

表忠祠建於萬曆四年蓋順皇帝覃恩詔旨特令所司置祠歲時祀建文死事諸臣者也越五十餘年今天子御極復詔諭臣集議予諡海內臣庶無不手額頌聖祖神孫後先一揆而諸臣精爽益發皇昜奕於天下辛未冬臣士升以貳留禮肅謁祠下剏堂廡浸頹廢非復舊觀矣閎垣盡圮羊豕外來踐蹴淩夷廣除窪爲坎窞爲低徊久之嘆曰是舉也一代之綱常繫焉曷可不飭謀之工部右侍郎臣徐良彥卬下令禁闌入者屬營繕司郎中臣吳之京鳩庀材鳩工亟月事竣於是頹者新圮者完窪者平夷者增而峻更翼以兩廡枝枝翬而臣士升復旁攷祀典所未備者得二十九人移剳應天府府尹臣詹士龍撰日奉主爲置醆斝賑滌濯而祀典咸秩矣臣士升竊惟諸臣之死文皇死之也藉令文皇不死諸臣諸臣能獨生乎夫諸臣事建文君國內孰帷幄外捍疆圉者也主父之策不宜遽括之薦再誤而且射鈎積數誅錯有名諸臣不死何以成諸臣文皇不殺諸臣何以成諸臣之死故

諸臣之死文皇之死諸臣必也第十族參夷不無過慘然皆陳瑛修郤成之非文皇意也何以明之瑛名還在壬午被誅在永樂九年滅族之慘亦復不減所號爲姦惡者夫帝何難於瑛而卒誅至此蓋重誅之餘威彈勢極還思始念夫亦悔於厥心觀其解黨禁釋錢習禮且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可知已矣故始而名瑛者文武之封子密也卒而誅瑛者高帝之斷丁公也文赦季布獎寬君素贈韓通勝國之臣且然而況一姓繼統爲祖宗儲養忠臣義士乎然則兩朝之表章正所謂善繼善述同符列祖而諸臣既成殺身之仁復崇廟食之報血亂猶延於奕世易名且炳於千秋亦可以無遺憾矣抑所憾者戊寅以後壬午以前之天下誰君之孝康之帝號誰尊之今年號雖復而尊諡久懸祧祫未祔以天下所尊養之微稱而同於若敖之餒諸臣而陟降於斯也寧無恫焉欲食而嗚咽乎方今天子神聖莫及修舉曠典此其一時記云非天子不議禮待其人而後行人哉行哉行哉人哉敬執筆以俟

新建太倉冊庫記

國家財賦領於戶部而灌輸於太倉凡上供官俸軍糈商餉諸經費取給焉任綦重事綦煩而庫籍領缺焉未備主事賈公受事朞年綜理振刷夙蠹一洗乃上牒大司農言度支出

納歲有成額今本庫悉以收支者劄狀爾而所入某省幾何所出某項幾何茫無可考登耗難覈虛實無憑其何以嚴下漏而防中飽請移會各司裝冊送庫因建室貯之而官司其鑰一如大官冊庫便大司農上其議御曰可乃庀材鳩工構室三楹於庫之東南闢室內列架以度冊御之屬垂成而賈公及瓜去代者爲劉公因前之法加毖焉謂冊庫不可無記則以屬不佞余惟理財之法莫備於周官之職太府以頒貨賄玉府以共好賜內府外府以待邦用而會計則司會聽之邦中之版上地之圖百物出入之數則司書掌之乃掌賦入以逆職歲則職內在掌賦出以貳道會則職歲在振掌事者

之餘財而奠其錄則職幣在其詳於鉤考如此迨其季也而班祿之制僅存什一蓋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所由來漸矣唐之善理財者稱劉士安乃其檢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宋至道中欲三司命官總判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等司而陳仲言以爲關防要切不可廢除典掌專而檢轄密蓋其慎也我祖宗設官制用規摹成周稅以大司農隸以十三司大司農得自遴其屬以筦倉庫內受輸而外受撥可謂綱目畢張源委各理矣今上御極之初元宰柄政銳意富疆誅逋負剔浮淫不十年太倉金錢積至數百萬斯非綜核之明效耶當時庫籍有無不可知然大都三十年前政體嚴肅

諸司職掌互相關通掾史稟稟無敢以身試法出內之數可覆而核邇來法紀陵夷職業耗廢黠吏乘爲姦利窟穴其中不有簿書將何底止故至今日而庫籍不得不備者勢也夫歲入有籍則可以周知郡國之式歲出有籍則可以參合京邊之需歲入有籍則可以贊逆諸司之權且藏貯有所局鑰門採檢閱可以身親高下無所措手此正周官職內職歲之遺意士安見錢流地上仲言稱貨鹽錢皆此法也然則庫籍所關豈淺鮮哉抑聞鄭國僑之言子皮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新故相乘人各一意或爲頹廢或爲更張卽有良法懼芻視之畫一何有寇忠愍代陳晉公爲

計使卽檢尋前後興革事類以爲冊又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押之古人奉公體國規隨一心如此是役也賈公始之劉公終之且爲伐石樹碑以永之兩賢合志善作善成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嗟乎今天下事難言之矣自邊左興師轉餉不給計臣議搜括議加賦不遺餘力而議能矣乃入者錙積出者波逝新餉一年費至二百五十餘萬而竟無從核實展轉支吾可異也百爾君子羔羊素絲視國如家惜財如液毋變積貯哉吾於二公有感矣賈公名鴻來字遠仲清苑人劉公名榮嗣字敬仲曲周人皆與不佞士升同舉丙辰進士

防城城記

欽州古象郡地也其南曰防城與交趾接壤當舟車之會商賈輻湊而舊無城郭歲苦夷患韓襄毅治兩廣設營兵百人守之終莫能禦萬曆甲辰乙巳間翁莫餘黨數闌入殺尚官虜人畜督府議大創之業調兵徵餉矣而五寧方先生時治兵海北經畫防城甚悉乃以文抵當事曰裔夷匪茹不剿無以示威第密箐便於深藏毒霧苦於久駐我往鳥竄我歸豕突非完策也孰與設險建堡為百年長計乎且估費不過三千金今括絡羨捐廩稍約得其半無難舉贏也督府以為便下令報悉如先生議晉取之公竹灰木石取之山夫取之防兵畚梓登登四閱而先生以迁稅瑞竟拂衣歸歸期年而告成城週若干丈高若干丈崇墉言言雉堞翼翼而督府更為設守備增官兵屹然稱雄鎮矣於是樂成事者咸謂非常之原實惟先生繇始宜有記以垂不朽余惟周之盛時玁狁孔棘赫赫南仲出車伐之然第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已爾而於襄之功爛焉千古豈非因城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易克耶當徵貳徵側二女子寇略嶺外六十餘城馬伏波將樓船戰士二萬人深入其阻斬獲無算乃立銅柱於分茅嶺下以勒其盛然自言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及振旅凱旋士馬物故十已四五又安

在為全利也藉令是時當事者必滅此朝食為快執訊獲醜卽未可知直幾幸一勝爾今設重關如金如湯外萌逆銷內大靡賠賈安市俚安野蜑安業尚安俗卒有警登埤人保野無鹵掠不戰氣盡以覘勢師靡餉於蠻烟瘴雨之鄉效相萬也哲人成城謂先生為今日之南仲非耶志稱宋徐的為欽軍事推官苦煩勞從城瀕水短衣持挺與役夫同勞苦詞後蔚殉修鑿浚濠郡治愈固夫欽之有防城猶堂奧之藩籬也藩籬外撤役焉戎心實逼處此無論珠官驛騷卽大廉以南未高枕臥也然則是城所繫豈淺小哉綠陵之役春秋不書其人有闕也蕉艾徽城沂慮事量功三旬而成不愆於素君子美之是役也慮始成終匪疚匪棘公侯干城先生有焉先生名某吳縣人備兵時採珠李瑞橫甚先生盡縛其翼虎者置之法中貴奪氣粵賴以安他如理冤獄建海忠介祠大節犖犖而茲第紀其城事如此若李作愛成則督府戴公名燿而知州張應宿副總兵楊應春指揮黨弘謨皆後先協力無俾城壞者併勒之石

重修嘉善儒學記

天目之水迢遞二百餘里滙於澱湖滔滔東注而吾邑兩受之儒學故居邑兌隅砂水環合如縈匹練如夾明鏡海上潮汐復挾松江諸水逆流而西幾三百里適及澤宮之趾形家

以爲風氣所鍾嘉生秤隱故比來人文甲第冠冕郡國乃庭
宇旣久殿堂檐舍摧圮日甚壬癸間宜興徐侯撤堂而新之
他尚未遑繼之者爲今吳侯三年有成百廢具舉圖覩學宮
嘆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今祠廟頹
隘不能庇俎豆且菣誦無所生徒輟業其何以妥聖靈而崇
教化乃首捐俸佐以贖鍰庀材鳩工量功命日廉治民沈某
有心計使董成焉民大和會登登而作建啟聖祠三楹齋舍
▣楹會膳堂五楹戟門雲衢門櫺星門三重而文廟堂廡則
因其舊而丹雘之更創二亭一在會膳堂之北以覆穹碑一
在繁山之巔名仰高以供遊眺諸凡題榮楶楯甃甋除唐閫

不堅好蓋經始庚申之秋閱月而告竣向之所爲湮朽曀黯
者啗然稱偉觀矣博士嵇先生輩謂是役不可無記則以請
不佞余敬次其事而以吳侯新學之旨申告多士曰夫學之
設也豈崇先師之廟貌已乎所謂新又豈規橅宏偉愉奐翁
葩已乎夫學孔子之學也大學曰自新曰作新曰新命非欲
合一世之民盡濯光明耶然此蚩蚩者先王以爲不能家喻
而戶說也而拔其中之秀者翹然而命曰士於是上庠下庠
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之異其制禮樂詩書操縵博
依雜服興藝之異其成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異其等而及
其老於鄉也大夫爲父師坐右塾士爲少師坐左塾以教餘

子蓋學明於上而俗以成於下矣故新民必從士始古有諸
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我國家以六事察吏治崇學爲先
而今天子當正位凝命之初嘉與海內共臻王路則新士必
從今日始吾邑俗故淳茂君子循禮而矜名小人勤力而節
嗇蓋先民孱靡德讓之風至今使人興起風會波流駸駸不
古慧者逝纖捷者近躁城闕之譏蓋不免焉吳侯以文學飾
吏治簿領之暇進諸生而程試之提奬大雅敦賞流蕩更爲
興起學宮以發皇其耳目所期我多士詎淺鮮哉多士試入
孔門登孔堂宮廟百官儼乎在目四壁絲竹之聲恍乎在耳
皮弁而祭則思何以務本鼓篋而陳則思何以孫業憑高而

眺則思何以上達言有坊表行有壇宇灑然盡易其儇佻而
醇然澤於道德處爲民鵠出爲國楨於以仰副我侯作新之
意而應新天子啓運之期則學且以多士重多士尚勉旃哉
春秋重工作煩民不時不義必書以示戒至魯侯作泮無譏
焉而復載其頌於詩其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則造士事也其曰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濟濟多士克
廣德心則士事也今侯是舉遠光於魯侯矣多士倘不能廣
德心以從色笑使人謂我邑徒儇以文章科目爲海內是河
海無池藂而深山大澤不生龍蛇也其必不能稱先生閒而
听然曰史氏之言深而厚頌而非諷遂勒之麗牲之石俟名

道昌江陵人萬曆丙辰進士學博嵇相期歸安人徐良儒楚人瞿河斗尊人

新建鶴湖書院記

吉陽李侯治我邑三年淸賦字甿綏良鋤慝維時百穀用成民氣歡樂侯乃周覽形勢憮然於伍塘之直瀉也邑治之單栞也作而曰茲邑三百年來守土者代有規畫乃風氣猶未完固其以待後人乎若侮舍其人苟幸無事而不爲百姓興百世之利古之鑿渠富民營廟備虜者何人哉自著改水建閣議其言根本之厚薄方位之吉凶以及砂水之明暗遠近辨甚覈卽會廖無以易也以示諸大夫國人皆曰便於是南

自漏斗港北自劉公墩二瀨並興闢分流之水遶城邐遲以去而北壖正當縣治後培土築基建書院一區榜曰鶴湖志地也入門爲覲易堂義取諸鄕再進爲德行教事之堂義取諸坎所以教國人育髦士也左達天門右入聖門循左而登爲五雲閣宣綸綍而集冠裳於是乎在焉上爲鳴鶴樓入窗玲瓏盪胸決背桑麻烟火一望可收觀民者所有事也循右而登爲小學前曰明德齋後曰新民堂堂之上曰大學樓蓋以示學者由小而大繇本而末而至善卷終焉其間帶以修廊暢以廣除偭以密寮縈以高墉言言翼翼環匝於邑治虛危之位向所謂直瀉單栞者至是尾閭固天樞奠若負扆而居列障而護直關翕鑰而守屹然稱金湯矣閣後引水疏渠錫名謙河墉旁因池結樓題曰水鏡斯所爲瀠洄點綴盡善盡美者乎凡木石之材匠夫之精費若干縉侯三年中節省俸贖之羸不以絲粟累民閭也後始於丁丑孟冬至明年春季厥功告成請余記之夫陋儒局於聞見俗吏困於簿籙一有興作譔云滋擾夫所謂擾民者作無益害有益爾若城邑形勢萬家榮瘁關焉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豈與人任不因雖勞不怨乎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當是役初起時亦有以黔皙見猜者矣而侯討之豫見之確行之果俄而功成四境父老子弟扶攜而觀者趾錯於道相

與歎呼嘆詫曰壯哉何其規模宏遠結構孔碩也則又曰異哉何其費省而功倍朞致而事集也則侯之經管擘畫穆然於發徵期會之先者有不可以限量測矣且夫嘗九鼎者於其一臠覩侏儒者於其一節是以客餞不辦策其必敗更鼓分明知爲好官而彼百萬之衆成再造之功者亦覘之於履屐各得其任而已侯之於是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脈中稽人情審補洩之宜酌調變之用可以徵識成竹在胸聚米在手與大事如無事役大衆如使寡可以徵才持議堅於金石下令沛於流水道旁不能搖小辯不能奪可以徵氣馳寥廓之觀樹寵章之槩重門洞開萬人亦見可以徵量本之以無

欲矢之以勿欺還之於人民社稷垂之於百世千秋可以徵誠夫識徵則慮精才斂則事起氣剛則義立量大則業廣誠至則積悠豪傑所以入蠱人細稱經綸妙手者此數物也今天下邊腹交訌兵餉兩詘廟堂之上拊髀而思固國戡亂之臣未見有夠左足以應者侯殆其人也與吾於是役徵焉爾

侯名陳玉號謙菴崇禎甲戌進士

同善會館碑記

善邑之同善會自中翰陳公始其有會館亦自陳公始公素志聖賢之學毘陵舉同善會欣然曰此吾志也郎倡議舉行其法每季一會每會主者醵金以賑邑民之節孝而貧窶者

暨矜寡孤獨之無告者稽覈有籍斂散有紀照驗有單自辛未迄辛巳閱十年而前倡後於鼓舞不倦可謂得人心之同矣當肇舉時散給不滿百人後漸推廣至數倍醵金不給則主者捐橐佐之公曰是不可繼莫若置產便於是自捐莊田八頃歲收其租入之嬴以供會事凡在籍者養生送死皆取給焉寬然有餘資矣先是舉會假館僧寮未有寧宇會治東有思賢書院故基鞠爲茂草僅存數椽公謂地足集衆且俎豆可共舉也請於當事得報允撤而新之構二堂曰仁方曰和義而顏其門曰同善會館東偏仍祠五賢餘址以建倉廩言言翼翼煥然成鉅觀矣已冬工竣公約紳衿耆老聚而落之言撰講語諄諄以崇儉救時爲易環而聽者幾百人肅如也藹如也公謂是舉不可無記則以碑屬余文之余無能爲役請繹所以名堂之義而曼衍其說夫乾有四德元爲善長此即人心之仁也仁體周流天地同根萬物同體故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仁之有方其爲治病設乎譬之四肢痿痺不仁有大醫王巧立方便爲之疏滯決壅而厥病始霍然其暢達故仁方者堯舜以來還元之金丹也夫仁與不仁善惡之大分也乃孟氏不言善惡而言善利明乎利與善反而夫子於文言云利物足以和義何居蓋孳孳利己者私利也義之乖也所謂惡也孳孳利物者美利也義之和也所謂善也仁

義立而條理節文之妙舉攝是矣故曰元爲善長善無人我無聖凡天地不爲大六合不爲廣亘古亘今不爲遠大舜會己從人此善也顏淵天下歸仁此善也得志行乎中國若出一揆此善也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善也洪鈞鼓動以息相吹而區萌畢達伏蟄咸蘇亦此善也使善機一處不到則乾坤幾於息矣君子體仁亦如是故曰善與人同百爾君子登斯堂繹斯義藹然動其同患之懷瞿然融其膜膈之見利生濟物日有孜孜使葭莩魏塘比於君實之夏縣晦翁之開耀則名和消沴實式賴之而陳公創始之意永永不朽矣館基延袤若干步堂廡若干楹前後房舍若干間

厲禍垣牆若干丈土木瓦石之費若干緡公名龍正號毅亭
本邑人甲戌進士

邑令林侯去思碑記

國家三載計吏黜陟幽明典綦重法亦綦嚴而於人心之眞
是非或未能盡愜甚者若夷蹠黔皙之相反於是匹夫匹婦
之公憤而不得伸則相與感慨咨嗟思自致其不忍昧之情
而輿誦口碑遂若與朝典爭重此固薦紳先生所不能操養
交修鄉所不能參而八枋六計九遷三褫所不能司其榮辱
者也若我邑術庶林侯之有去思是矣侯自乙丑冬來莅我
邑束身如處子馭吏如神明課子衿如嚴師撫鰥惸如慈母

而不茹不吐旣高旣威則又如山嶽之難移江河之難犯健
卒不至鄉狙獪不入市陽鱎望門而却步虎冠嚙指以戢心
其大者漕兌一事先是魏忠節公爲戶垣釐正漕規顒若蠹
一及同文獄起逆黨殘漕將借旗弁之譁以爲阱人心皇皇
侯處之晏然令合不加單民安堵其正骨深心保余者類功
九鉅薦剡屢上紫驊遄奔歸裝垂垂淸風兩袖卽投香留犢
無以過也已巳大計忽中考功法至以重訴永錮士民聞之
惶惑狂駭義憤塡膺時臺長協計者莘亭沈中丞爲余言深
知林令治行發訪時並無間言及期主者袖中忽出片紙竟
莫知所從來蓋出公論嶷然而格於功令莫敢言者微聞素
啣侯者揣造飛文賄一金吾用事者緣徑竇進其秘未易明
也嗟乎好生毛羽惡成瘡痏自古嘆之然不意爽由爲蹻椒
蘭不芳顚倒抹殺至此極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余爲留都
時與太宰德州謝公語及已計因具言侯寃謝故以少宰佐
計者亦深悔之及余名入綸扉見　主上綜覈吏治痛繩貪
墨因竊嘆明主勵世磨鈍亦旣曉然示以嚮方而懲者未必
貪或未必大貪卽重法厚誅終不足以服天下輒思乘間昌
言爲一二覆盆者明白滿洗而卒未有路負此耿耿歸田以
來里中父老過從頌侯殆變不去口曰侯家居無恙乎四壁
立乎脫粟飯能果腹乎相與走究豐問訊起居而侯故有微

廬三楹聚徒講藝其中蕭然一學究也當宇栩栩有自得之
色則又相與慰藉嘆息謂我儕卽不能伏闕上書訟侯究狀
詎可無一言以志永思竟令侯四載德政沒沒於千古乎乃
醵金伐石請文於余夫我邑賢令故不乏人其以循卓徵入
致通顯尸祝至今者有矣未有名挂朝籍身錮淸時而崇隱
不拜峴碑如新如林侯者也是舉也可以表微可以存直可
以使廉吏有所持可以使譖人者有所愧且有所畏而爲國
家操黜陟之權者亦有鑒戒毋輕寄耳目於宵小枉公道而
輕大典關係寧尠淺哉侯名先春閩淸人天啟乙丑進士

吳侯漕規德政碑記

國家輸漕東南以實塞下民出粟軍出力法至善也積久蠹
生其弊有六在外者三夥弁也悍卒也綱而備也在內者猾
胥也猾差也役而代也弁卒與備合其勢張必先賄以入胥
差胥差利多予民畏與競聽代者應之代者亦利多予輙以
金抵粟消可虛縮其間以相給也而民所耗無算吏裁以法
擘之使不得行吏往往陽柬而陰縱之即有神明之長奮然
而起然上曰急國吏曰急民勢必不勝軍民之間袒分左右
所從來匪一日矣吾邑漕事自壬戌癸亥間積瘉已甚余友
魏忠節出佐當事克復舊章二十年來稍稍賴之近且日敝
歲己卯冬宜興吳侯以當湖令來視篆侯江左望族年更韶

且攝也得無薄我淮陽而侯則秉素絲之心持大車之體當
其操軌弁然雖極勢力機利之衆不能奪也勿組勿緩嘘良
摘猾徹猷之賾亞吏難宜至於漕法之變民枯魚也軍猶爭
脂之而侯能燭以慧察持以堅定且精誠悱惻聚上不恒有
之異澤隱以灑之下而不尸其勞士民休然獲蘇其惰莫不
思紀侯績以式將來爰請之撫臺熊公公曰可遂以言屬余
余進父老而告之曰若不忘侯之嘉惠我土耶吾爲若誦言
之夫漕政之蠹大約前所云六者盡之矣而侯以欲祛外蠹
先掃內蠹且弁卒所以藉口難吾民者不過糠秕雜也廒窳
空也侯閱實精粒預期以待且爲條約嚴飭胥差而復禁代

之詭籍者虛數與私折者中飽旣淸外擣亦斷隙無由作作
亦旋止若是者其侯績歟皆曰然余曰此侯之慧察也而未
盡其堅定也頃者變作毀城劫巷白梃如雨驚塵四飛至脅
丞以去侯曰是且爲寇吾急之則夜絕矣密諭邏卒嚴爲備
而以暇示之答一猾差繫之獄餘先怵息遣使輩往折其喙
權而歸丞迨諸道使者至侯上下參議屹然如山旬日變兌
民獲以安而弁旗竊末發也則且以遊稍腳價爲請嘵嘵曰
是且奉明旨民其如我何侯嚴辭而斟酌之罔溢錙粒所省
十之七若是者其侯績歟皆曰然余曰此侯之堅定也而未
盡其精誠悱惻也吾邑僻陬小民寶贖一寸地上語爾今總

漕有疏撫按有疏帝怒赫然弁卒之首禍者業寘重典嚴霜
之下必無横草自此以往決無敢爲制以行恣其饕餮者此
諸大吏力也而不知皆侯使之侯流涕陳情爲民請命以致
泉長顧公勤色星駕來相彈壓復疏其事以告當道展轉呼
籲遂達九閽向非侯之精誠悱惻實足以感被天人則雲之
油油安能遽覆我無極若此乎此侯之績所謂十世猶賴者
也語未竟父老蹶然而興曰今而後知侯之嘉惠吾土也請
勒峴首以識不忘迺明經丁君若 侯當湖諸規例來示則侯
之所以治潁川者猶河南也次公風烈再見於今於是鵝湖
之民歌之曰實與我所而鵝湖之民歌之曰惠吾無私余次

其語而文之以附晉惪之詬

賜餘堂集卷之四終

賜餘堂集卷之五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孫 廷錦 編校

五世孫 源來

策 論 表

殿試策 萬曆丙辰科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區宇也必有綜覈之經制而後有備無患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兢業之精神而後居安慮危可以握順治威嚴之本何謂經制綢繆其牖戶愼固其藩籬凜凜焉振防在邊圉封守之外而罔敢玩愒者是已何謂精神折衝於廟堂戰勝於密勿穆穆焉提挈在赫聲濯靈之先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恃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可以千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長試則玩玩則黷是爲不戢自焚而天下受驛騷虛耗之害兵而無備則弛弛則廢是爲以安忘戰天下多猝起竊發之憂夫惟以兵衞民無耀武覿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材官皆腹心干城之用卒有緩急眞若子弟之捍父兄矣惟以食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騰之實而金錢子粒皆餉練召募之資一有徵發眞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帝王所以垂衣恭己而措國祚於泰山之安哉羽舞干而奠疆圉於金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以緯武乃所

以修文也欲治兵者必先治餉以足食乃所以足兵也壯國家之神氣收安攘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聰明睿知文武聖神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深仁必世凡心知血氣莫不尊親止孝止慈惇千古之彝常建其有極得名得壽備五福之純嘏敷厥庶民深居恭默而淸靜寧一坐收四十四載之昇平獨握魁權而建威銷萌聳固億萬斯年之根本謹天戒則步禱郊壇責己憂深於雲漢軫民艱則興發內帑渙居甚慰於甘霖蓋歌雍勺德澤已浹淪於埏垓而臥鼓橐弓威靈前讋服乎夷夏可以坐享恬熙無俟張皇之戒從容樽俎即仰揵伐之威矣乃猶安不忘危進臣等於廷諏以安攘之大計兵食之要領而究及於惰窳之釁端實效之終始思所以振積衰而操長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草茅書生有習韜鈐而嫺軍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藿食之誠久矣仰承淸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自古國家未有忘戰而不危者黃帝曰雖有金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以無食者昔有虞誕敷文德卒格三苗說者以爲振旅班師之效而不知兩階干羽正寓用兵於不用之內則兵未嘗廢也三代而下兵制莫詳於成周嘗攷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中夏教茇舍辨號

名之用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坐
作進退之法無事則蒐苗獮狩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
卽爲卒乘故其時兵卽爲農而無養兵之費農卽爲兵而有
練兵之實至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曰克詰則曰張
皇倜然若有意外不測之虞此周制所以獨詳而後世莫之
及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肇造寰區以武功定天
下卽位之初釋甲橐弓開一代文明之治而固本之訓居安
忘備之戒每諄諄焉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三犂虜庭以爭
先而處強二百年間雖己巳之變震驚乘輿庚戌之警烽徹
大內而虜旋悔禍弭耳乞盟至隆慶間俺酋以敵憒之愛爲

鴞音之懷納款貢市至今不絕我皇上親揚而光大之湧波
不驚梯航狎至京觀樂浪之境天戈指而卽平白草紅花之
奸一怒行而立殄蓋武功之盛眞足媲美二祖貿絕百王矣
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邊延之邊警猝發
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超距之勇有幾噤呼在肘腋之近而庚
癸之絕時聞內外兩虛兵食俱窘誠有如聖制所言者臣伏
而思之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
下四百萬按籍稽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且兵以徵餉
餉以聚兵兵藏則餉宜溢餉匱則兵宜增何至兩者俱受其
不足之勢而莫爲濟虛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諺云木不茂者

蠹在內危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於兵之外愈
弛於兵之內而兵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
增額於餉之外愈冒於餉之內而餉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
兵則蠹與漏之弊耳今欲振積衰之勢而諸兩足之術臣以
爲兵不期多期於當用而已餉不期省期於濟實而已今京
營除占役頂名外括之止得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
備緩急者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魯縞力不
能勝匹雛鷄鶩而驚未日中而罷如傀儡之登場類角觝之
劇戲卒有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
金錢爲羸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

選精銳爲十營命將團練而歸其老弱於伍一時兵政赫然
立振今誠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爲簡練其有老弱
應伍市兒應點者法無赦而淸汰之缺卽以補四方之召募
者總之額外無增額內無冒練一兵卽得一兵之用故一精
兵足敵冗兵五而兵自強餉一兵卽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
足省虛餉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備卽家丁歲可省冒
濫百萬兩足之術計莫先此者然就餉論餉臣以爲莫如屯
田便夫屯政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棗祗行之許下杜預
行之襄陽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邠寧何承矩行之河
北皆足以裕軍儲而省輸輓國初屯種龍江後用宋訥守邊

策設法屯布守關士卒外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其區畫何詳也永樂間寧夏何福積穀獨多至下璽書褒諭之天順間葉盛撫宣大用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以餘粟易戰馬修城堡其收利何溥也迨其弊也而抽屯補伍之害興於是力役愈煩本業漸失而無屯之軍尖債師攘奪之害興於是私其腴區委其磽瘠而無屯之地矣邊險凌夷之害興於是虜騎縱橫侵擾禾稼而無屯之備矣上下恬愒之害興於是統屯者不見阡陌之巡督屯者不課倉廩之實而無屯之積矣屯政廢而乃始仰給於度支儲偫安得而不窘輓輸安得而不困今邊臣按額而請者視嘉靖時不啻數倍大司農

御屋竊嘆至借支於水衡冏寺以支吾旦夕之急亦捉襟見肘矣臣以爲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卽多隱占而隳脫遙隔有隨占隨棄者莫若專委大臣久任而責成之沿邊驗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闢不必紛紛淸勘以滋厲階至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以遠望拱塹以限隔營壘以休息遊兵以巡哨則無擾田之害收耕田之利可以積豐於垣士飽於伍內省餽饟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足之長策哉抑臣猶有芻蕘之獻振刷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廊廟是以命徂征者必先有無怠無荒之儆戒而後四夷來王詰戎兵者必先

有罔兼罔知之治人而後海表咸服伏望皇上法天行之健繼離照之明從退藏孳斂之後時迅以風雷當偷惰玩愒之時先提其志氣時御平臺燒閣與二三大臣共商安攘之猷講兵食之策則精神一振經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緯雖與唐虞三代竝隆可也草茅無識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論 己未會試擬程

人主不可以不知天能知天乃能知人能知人乃能用人而後人才不窮於用夫人才誰生之天生之也天生人才誰與之與人主也人主而不知天將謂雲泥虎鼠權實在我則或

屛越棄擲之而以可用者置之無用卽知天而不知類聚羣分栽培傾覆之天又或眯目流品藉口包荒以不可用者爲可用而可用者卒歸于無用至於可用者不用而委棄之餘日就銷落一旦有事乃始踧踖彷徨拊髀嘆息思欲借才於異代則不特人才窮而生才者亦窮夫孰知一代人才天不勝生人主不勝用也人主不勝用天亦不勝供也特在知其可用不可用而不負天生才之意爾雖與之謂天生人才足供一代之用而要在辨君子小人謂中論之嘗觀天之生物矣號物之數有萬莫不各具一用而四靈爲尤能用之以躍淵麟用之以瑞世鳳用之以儀庭龜用之以神道設教而次

則爲鴻之漸逵鶴之鳴皋又次則爲馬之行地牛之服賈卽
微而載陽之羽候秋之蟲亦用之以點綴景光發舒爽籟而
獨於虎狼鵂鶹則必遠放於幽深闇昬之地不令與萬物爭
則以不祥之物不欲以不可用反害可用也天之生人亦若
是焉已矣夫天豈不欲人皐夔而戶曾史哉然而不能也有
陽必有陰陽之數三陰之數亦三互相敵應天地不能易聖
人不能逃也舜之時九官命矣十二牧咨矣十六族登矣而
未嘗無四凶文武之時有疏附矣有先後矣有奔走與禦侮
矣而未嘗無三叔夫四凶與三叔此亦麟鳳之虎狼鵂鶹也
然雖有四凶而元愷足供虞之用雖有三叔而亂臣足供周

之用千古而下侈談才盛者必歸焉此其故可知矣凡才者
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君子有之以濟其美小人有之以濟其
惡君子有之則爲寶輝光其象爲良馬之逐大車之載而國
受棟隆之福小人有之則譎宇兕瑣其象爲伏莽之戎乘墉
之隼而國受鼎折之凶故方鳩僝功其修能非臧亮工若采
也方命圮族其彊力非遜於舊庸熙載也惟其才可爲禹皐
之才而心必不肯爲禹皐之心故舜初卽位而竄流誅殛斷
然去之而不疑向使不辨所爲君子小人而令靜言象恭之
輩並立於寅恭師濟之朝則翩翩其鄰衆君子將畏避不暇
而望其畢才諸以供吾用得乎故用才者必先辨君子小人

之才凡忠實而有才者必君子也卽才不高而亦不失爲君
子也凡陰狡而有才者必小人也卽才愈高而愈成其爲小
人也而君子小人於何辨之曰以天人主天之子也其心天
之心也天心虛一念實焉而虛者翳天心平一念偏焉而平
者傾天心公一念私焉而公者僻天心正一念衺焉而正者
側葆光於蠖伏密藏之內而發發於神明戶牖之間懸衡於
低昂輕重之微而徹照於肺肝夢寐之隱其爲君子之才耶
知之其爲小人之才耶知之其爲君子之才而上焉者耶知
之其爲君子之才而次焉者耶知之知君子之才則必舉必
先不以可用爲無用知小人之才則必退必遠不以不可用

害可用知上焉者之才則以寄股肱以托心膂以任黃耳金
鉉不以大用枉小用知次焉者之才則以效一官以守一職
以備竹頭木屑不以小用誤大用若用藥然烏喙去而參苓
薑桂無不可調若庀材然曲木削而欂櫨杗梲無不可任隨
生隨用隨用隨供而若碁之表碁可知也曰是眞吾子已是
其心恰肖吾虛平公正之心而不孤吾生才意已於是精華
靈異之氣畢輸瀉以湪人主之挹取或發之夢以賚之或托
之卜以告之或命之純祐以實之而才之用益不勝窮抑何
天之畢厚人主也則人主能以天心辨才默迎靈貺於不窮
爾故人主之患莫大於不知人不知則積暗積暗則府疑夫

積暗者鬼所伏而府疑者此所影也陰風慘澹則虎狼怒號於山林白日霾光則鴟鴞横啸於庭宇夫且疑君子為小人必至負塗張弧而元夫有大剿之傷夫且疑小人為君子必至豐沛見沫而碩果有剝膚之害甚者玄黃之戰不已則主調停以平之夫陰陽一內一外而欲參和於亦內亦外之間無是理也又甚者蠻觸之爭已厭則堅密壘以持之夫陰陽有消有長而欲禁姻以不消不長之局尤無是理也調停之末必乘而為偏勝堅持之久必極而為耗磨此即人才若鄧林實不足當野火之燎而搖落蕭條之景尚忍言哉故人主知人即以一代之才留為數世之用而無不足詩云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足也不知人即以目前之用取給於一代之才而常不足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言不足也昔東漢之季陳蕃李膺為君子張汎牢修為小人而恒不辨也故奇獄起而漢之人才盡會昌之時贊皇為君子靖安敏中為小人而武不辨也故崖州行而唐之人才盡元祐紹述之際司馬呂范為君子惠卿惇卞為小人而哲不辨也故黨碑立而宋之人才盡嗟乎此豈非千古用人之炯鑒哉乃辨之不可不早辨焉蓋嘗反覆於夬姤之際矣夬以五陽決一陰至易也而曰揚庭曰惕號至莧陸而猶虞其未光姤以一陰遇五陽至微也而曰女壯曰繫柅至包瓜而後幸其有隕夫夬之五近於六則武周之於三叔是也姤之五制於初則舜之於四凶是也人知虞周之際純陽用事而抑知聖人之為一陰慮若是其深遠乎雖然人主當知天以辨才君子亦當奉天以自愛其才今有千金之璧於此不琢磨之什襲之以備琮璜瑚璉之用而卒遇市儈一爭立碎則亦褻天篤生意矣宋人有言大輅不與柴車競逐病鶴不與兀缶爭鳴中國不與夷狄鬬力君子不與小人角勝又言新法之行吾黨與有責焉此又君子自愛其才以供一代之用者也

擬上命皇太子講君子小人和同章詳論用人之道喜學問有進因諭春坊官黃淮楊士奇盡心輔導謝表永樂十年 己未會試擬程

伏以帝垂式穀傳經裕燕翼之謨天啟敬承辨品懋龍潛之德發微言於象表懸朗照於意中共仰前曜之光明復命細流之裨益慶貽宗祏喜溢臣鄰臣等誠欣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國家之本在太子帝王之學異經生天開青石碧鏤之宮易著甚震貞離之象震者動而動則生陽生陰乃吉凶悔吝之介離者麗而麗則或邪或正同安危治亂所分惟幸震之初爻剛而近正離之中偶虛則生明故濬儲王之靈知人最急而擅舉倫之鑒學古為先緊惟和同兩言洵是賢姦定論

和爲和德鼎實之甘苦互調同爲同聲琴瑟之專一誰聽孰兩端而用則相爭如韓范不與推車莫三人而迷彼唯諾若梁邱何取濟水淑慝關乎世道蕭猶辨自主心倘蒙養不端夫先認非爲是認是爲非旁局之品題已眩則比匪一途必至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當筵之鑑別一迷蛾術多疎齊言衆咻中車作傅孰知蘊蔽成奸博望通賓竟至憸壬搆釁韓非賜於胥帝刻薄徒滋論語講於露門鑒蹤未脫乃若縹緗饒五稱之辨長善流亡察之名頌喜洞簫祇學雕蟲臏技賦稱典論設誇織虎浮華總非玉裕金聲安見星輝海潤孰有探義昧於注疏之非告往知來證品流於會悟之餘衡平鑑朗

作述合契授受同符如今日者乎茲蓋恭遇　大橫啓兆太武承休龍飛於乾一戎而定社稷虎變於革七德而偃干戈乃建元良早繫萬邦之望聿隆諭教宏開三代之長出漢幄以横經儼以正言正事入周門而侍膳藹然止孝止慈乃乘退息之餘開一稽時教之正業而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佩尼山之懿訓溫故知新澄少海之靈源引伸觸類謂君子小人之品和者不同同者不和而進才守道之分易者反難難者反易勢每苦於偏勝須上端好惡之源道莫大於兼容當并收伎倆之用頗薄錄其才恐反厚滋其過而創懲於顯孰若豫示於微惟是在蚤之初先用全礎以防蹢躅庶幾當

泰之三能拔茅茹而大包荒此內陽外陰之微權亦渙萃合異之妙用在皇上更端而問正期太叩則大鳴在元子應聲以諫不徒知二十而知十敏而好學足遹掩夫漢莊弱而御齊且遜陵於周誦重華協帝允慶主器之神明啟迪後人更勵宮僚之輔翼蓋括而羽鏃而砥正以斧藻令儀玉者錯刀者礪益可琢磨至德自此新而又新洵哉照以繼照矣　臣 淮臣士奇等術非孔鑄秩奉熊言居調護之司敢忘稽記申贊論之美竊效歸璞學猶殖然不殖則落務期日就月將經其迹也是迹非履豈云字比句櫛苟可助重明之麗法擬抗貪要必垂肯綮之規經先訓鯉伏願懋端身範丕衍心傳以陽德

創應早杜玄黃之戰以中行建寬惕號暮夜之戎同寅協恭元首喜而股肱起太和保合君子長而小人消則蕩蕩巍巍垂卜世卜年於有永而繩繩繼繼頌克明克類於無疆矣

治法策　己未會試擬程

國不可以一日無法國無法與無國同法不可一日不彊法不彊與無法同夫法之彊也弱也非一日之積也蓋當立國之初而規模固已定矣立國彊者歷數十世而不失爲彊立國弱者歷數十世而浸成其弱何也一代之法乃一代之人心風俗所搏挽而不知範圍而不過者也傾法彊矣而習故之久乘而爲痿痹則彊也而轉流爲弱法弱矣而懲忘之時

乘而為遲脆則弱也而反迹於强夫强而流於弱則筋緩肉
緊病若痿痺之不起不可言也弱而迹於彊則外彊中乾病
若結轖之不化尤不可言也故善立法者在無先開其弱端
而善守法者在常用操其强勢上下千古可覆說已今夫執
玄化馳非有處耶乃甫即位而擊天下之大族又立為考績
黜陟之法而身率諸臣於罔失法度慎憲省成亟亟致戒
焉則訓約所為尚法嚴矣可也表記謂夏道先賞後罰親而
不尊商人先罰後賞尊而不親周人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
蘇欒城尚論商周以為商人之詩駿發嚴厲不若周之寬緩
而和柔其書簡潔明肅不若周之委曲而繁重故剛彊之俗

有以自振於衰微此論蓋與表記相發大抵三代立法莫强
於商故歷代國勢亦莫强於商周即多歷年所其全盛不及
也嗣是而降法之嚴無如漢而確守制度者為宣帝法之
文弱無如宋而優柔寬裕者為仁宗嘗攷漢自建元以後虛
耗極矣宣帝承之厲精綜覈當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故崔實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良非激論向使嗣匪元
成中興茂烈必不奄奄中絕也宋自景德以後侈大見矣仁
宗承之純用寬厚當時吏多偷刑法多縱故范仲淹條十事
司馬光進五規幾於動色向使濟以明作再傳而後豈至紛
紛改革耶繇斯以觀法度有强弱而國勢因之三代而下若

一轍已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獨闢乾坤重新日月鑒古王之
全竅創勝國之積弛律令成於手更官制定於晚歲鈎繩聯
絡綱目謹嚴於時上無靴散之習下無偭錯之愆法較往代
為最强革除之際弱矣文皇帝起而者定之而益强正德之
季又弱矣肅皇帝起而振刷之而復强此固二聖天縱神武
聲靈赫濯要亦立法之初强勢先定也皇上纘承列聖獨執
河魁權瑞必誅逆命必勇聲靈震疊蓋四十七年於茲矣顧
邁日妄聽祖宗之法備嚴過漢而末流之弊文弱類宋萬曆
初年之治綜核信必類漢宣而深居玄默以來縱弛抗弊類

宋仁試諗言之凡有四害而總由皇上之一心失廉堂地則
堂高近則堂卑所以肅朝廷也今鷄人無句臚之唱虎賁無
警蹕之儀閽闥無干掫之防禁廷無馳驟之忌甚則觸蹕發
闘震驚乞鬯矣是謂上夷上使下如身使臂下從上如草從
風所以正邦國也今姦胥可以傾長吏亂民可以窘彝紳悍
卒可以倡謡言椎埋可以結死黨甚則剽吏奪金橫行輦轂
矣是謂下慾官府城社檢括公嚴以懲穢固關今監局出納
計臣不得問有無內供使卒外府不得稽虛實甚則貂璫而
參淸黃之任鎮撫而奪棘寺之權矣是謂旁竊條例簿書勾
稽必慎以吏弊多[illegible]今六曹遷徙若傳舍而胥吏長子孫以

藏奸諸司職掌若捕風而黠猾舞文法以罔上甚則竊符而
没水衡之金賫槩而騖司銓之爵矣是謂中飽夫上吏則跛
羊游於千仞下盜則六轡委於摧輈旁竊則叢神祜於恒思
中飽則蠍蠹成於皿蠱幾有此四害而法不敝者未也疆
埸僨事竟逋馬謖之誅宮宁拊御孰叱王尊之馭事方殷也
爭辭難而乞身罰未行也乃拖欺以邀賞嗟嗟之將驕甚而
不前野心之狼棄師而市國上下相蒙無動為大殆不止宋
臣所稱磨勘僥倖之弊釆名多赦之害矣此無論祖宗朝無
此紀綱即皇上初政威不貸錯抑何縻縻而今竟陵夷至此
則以皇上弱於行法反强於行意積漸致然爾夫意似便於

人主而實天下所竊以自便者也法似不便於人主而實天
下所束於不便者也人主自重其法則天下誰敢輕法人主
自輕其法則天下誰復重法令皇上所挾以操天下者何法
乎意有所勸則朝廝可以不覩意有所疑則經緯可以久輟
意有所綏則桐封踰期始達而顛倒之刺興意有所堅則赫
斧及瓜不代而激揚之典廢印可刓薪可積而成近恩澤不
難破格予之彼為意愜此為意溢也券可容納可滿而頹直
梟臣必借曲法鋼之彼為意縱此為意恨也上若曰我操顛
倒疑玄之術愚天下以若神若鬼困天下以不痛不癢籠天
下以半明半[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自塞自通安用此一成之法使人

控揣為而不知藏舟於壑夜半有力已有負之而走者則無
乃倒持利器而反予天下以自便乎譬之主人治家嚴扃戶
督勸課則耕奴織婢各共其職而不敢越藉令自撤其牆垣
自毀其堂搆則亞旅效尤而先業立盡矣是故奉法强者術
簡而愈嚴奉法弱者權操而實縱愚謂今有四害而總由皇
上之一心者此也雖然正不足為皇上難也含光之匣也塵
封苔掩不能比鉛刀一發而拭以華陰之土則風霜襲人矣
繁弱之弛也筋柔弦解不能穿縞一張而鏃以烈梁之羽
則射疏洞札矣今國家法守載在祖訓會典顛若畫一特如
匣劍弛弓久而抗弊爾愚以為欲重法守先行賞罰奉法者

疏賤不踰時而舉撓法者貴近不待須而廢恩無濫於閫域
威不分於出[illegible]則法守何患不重欲行賞罰先明功罪以勸
癒分殿最不得托徑於時趨以顯自定是非不得吹聲於嚶
昧議論無取調停國是之不得則賞罰何患不行欲明功罪
先覈名實菽粟療饑而塵飯塗羹不可以果枵艘舟楫利涉
而膠版土楫不可以濟江河論事必究利害之歸程能必極
初終之變則功罪何患不明欲核名實先分職掌衣冠尺履
各有典守之司錢穀刑名本無越代之俎以一事隸一官不
得謝責於事內以一官辦一事不得踰叫於事外則名實何
患不核行此四者則國家之章程令甲盡為我鑿頓提挈而

不敢弛而天下之積習夙垢盡惟我剔浚爬搔而靡不灑濯上爽者帑下盤者順孝窮者僻中飽者清將高皇法制二百餘年如一日而萬曆之治若朝曦之浴咸池頓還舊觀矣皇上何難焉而不爲此夫皇上千古英主也即如邇者慈寧召對立解驚疑遂警一開忽聞震號乃知淵蟄固藏之地原有風雨鼓動之機轉弱爲强只在一念即漢事可置勿論而況夊弱之宋乎昔人有沒淵得千金之珠者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夫法亦人主之驪珠也濃寐而寤此其時矣愚生盡拭目望焉

賜餘堂集卷之五終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姪孫金輿金殿金華編校

尺牘一

上朱師平涵

吾鄉故稱仕國自昔錢公偉人背項相望間部名臣遠如謝文正商文毅近如陳恭介陸莊簡皆爲海內正人所宗固未嘗分南北别門戶也不知何時遂有浙脈之號而西北諸君子亦若以吾鄉别有臭味自外於名教者互相水火竟成敵國錢唐山川幾於黯然無色矣吾師此出行秉國成定國是

所爲化異爲同轉邪爲正全在吾師一搏挖間升竊以爲欲成天下之務必通天下之志欲通天下之志先轉吾鄉之心示以儀的鼓以功名斬盡葛藤共躋王路使東南而北渾融於吾師坏冶中以佐冲主中興之治則相業與文正文毅爭光而浙人亦得吐氣伸眉不至爲海內正人所吐弃豈惟世道是賴桑梓與有光焉吾師以爲何如敝同年魏廓園推服吾師發自肝膈而迹若白遠於咫尺者慮耳目之易屬忖聲氣之潛通也

與侯木庵

别來隔歲不勝落月屋梁之思緬想年兄緇經金華橐筆玉署守官盡職可謂獨賢聞主上學有緝熙講筵不輟年兄從書接間仰窺聖質當必有日就而月將者可使弟一聞爲手額乎編摩已完幾年近聞有內書堂之命此事殊有關係邇來以故事應之弟謂祖宗立法欲使若輩識詩書知義理而董之以詞臣所謂宮中府中相爲一體也竊以爲古來宦豎可爲法戒者宜彙爲一書令小璫童而習之猶豕之牙尤易爲力年兄以爲何如衙門乞歸者近奉旨督趣弟猶豫未久情難割捨且編纂已完兩年或可少逭嚴譴戒途尚未有期也黔事已平大年兄瓜期將代可以酌酒相賀矣

與高景逸

都門時承德誨奉違以來典型日遠鄙吝復生比從廓園處得老先生所謀諸記讀困學使人豁然目明復瞿然汗下讀三時使人心怡神曠如在春風沂水之濱讀泰交則又感慨低徊於陰陽夬姤之際也老先生之啓迪後學者多矣聞道駕南還未及造謁齋心順風以承指教惟大君子不棄而納之鑪錘幸甚幸甚

與文湛持

台臺文章風節巋然禁林高臥以來望實益重弟幸托蘭味欣願執鞭而奉違經年間問都門兼葭之思徒形夢寐比者宮府清明奸璫竄逐向來交關營窟者轉破技窮此固來玉

廓清之功而大疏實爲嚆矢天牖聖明雪消日現台臺之精忠亮節固已簡在帝心金華細旃側席以候矣微聞朝端岐路漸生和衷未洽伏戎莧陸已見端倪而大瑺以裁革倖恩與政府相持王馮諸老啓事遂至中格消長機括尚未可知所幸宗社有靈可無煩杞憂爾

與魏廓園年兄

深哉年兄之爲世道慮也君子小人塗徑不同而要作官要錢等無有二此言絕痛豈世道江河滔滔皆是耶小人無論矣爲君子者豈忘射鉤時而遂授人以柄耶少宰畢竟乞身蕭饒諸公辦爾高尚此正人提掇之力救得一分便是世道

一分裨益知年兄於此倍有苦心比來變異種種客歲冬廿一日酉刻地震屋瓦有聲江南數百里皆然有自江北來者云亦然酉日變尤可駭二月朔旦弟忽聞人語如沸急出仰視見日色如血目睛可斂內有黑光摩盪大如鏡狀隨有圓暈數百千深青類葡萄色者自東而起紛飛擊逐亘於西北聯而爲背環而爲鉤漸作淡紅色而散弟疑爲目瞪成勞空中妄相及臨水際觀之歷歷分明有從鄉間來者云墮地皆成黑氣至晚復然此史冊所不經見恐占應不僅在水旱關係不獨在東南也至於家鄉自長興盜變之後訛言孔將有投文書於馮司理內稱金大元帥十五日討攻郡邑流傳相

顧錯愕城門晝閉鈴柝宵驚如此景象豈太平所宜有耶吳野樵乃葉朗生餘黨其謂族人報仇此地方掩飾謠以傳謠耳紀綱日壞吏治日頽邪教日昌民生日蹙治兵使者不談武備而談文章直指繡衣不問激揚而問詩酒甚且達旦酣歌風流自命迹宵燈火日費數金又何怪乎貪墨長吏橫行無忌也罷李兩兄風采嶽嶽所抨擊大快人意政府爲卿寺調停可謂平章手段弟謂愛惜人才者在保其名節全其末路若徒以爵祿豢之養成頑鈍無恥之習是壞之非愛之也況今何等時可以朝廷官爵陪人情而耶人主之權只有威福而人臣每竊之以行私竊威者如烈火燎原人不敢犯然

忿激之極必有眞金躍出於其間如江陵時廷杖諸君子是也竊福者如甘餳入口人不能吐不獨年籠小人兼可消靡君子所謂百鍊之剛化爲繞指是也竊威之弊還中於其身竊福之弊人才與國家受之而已不與焉故人豈莫恐於竊威莫巧於竊福年兄以爲然乎否耶

答姚孟常

捧讀鼎札知老先生憂時至念實獲我心自劉瑺去後竊幸官府清明太平可待不謂大奸雖除線索猶在近且假竊中旨齮齕正人且聞主上臨御漸稀日與諸璫爲驍馳擊射之樂聰明壅蔽大權密移此之隱憂眞有甚於寇盜充斥者重

以災眚頻仍種種駭目而二月朔旦之變尤異恐占應不獨
在水旱也如何如何弟早衰多病無意出山重辱齒存感愧
兼并老先生文章經術領袖禁林橐筆衡文咸藉鉅手驪車
之期不宜更綴以虛延佇俟脂牽有日當過候干旄一罄所
欲吐也

與謝鳳臯

方今朝論清明正人布列凡屬氣類翹首跂足以望明公之
出久矣頃邑中差役自北還具述干旄已入國門而道貌加
腴神觀益偉不肖聞之喜氣溢溢幾滿大宅仰惟明公挺百
鍊之剛澄四虛之鑒靜觀既久定力獨堅持世救時實賴柱

石廷推在右帝簡方隆領中臺而肅霜威握統均而懸水鏡
具瞻事業旦暮遇之欣佇欣佇魏廓園吾黨畏友也曾貽書
不肖發憤於滔滔者於聖主窮民了無關切其言絕痛居恒
推服明公以爲目中不復有二今同朝共事前吁後喁高節
清風興起頑懦海內夙習庶幾其一變乎不肖因老親在堂
乞身侍養且敝鄉自盜變後譌言孔將地震日眚災異頻告
將來叵測恐貽白頭之憂以此益不能離子舍出山之期詎
未卜也

答金雙南

捧讀年兄手劄陰陽消長之際穆乎有憂忠焉統均大業始
基之矣弟頃從會城歸始悉朝中近事真可駭異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莫黑匪烏使人短氣雖正論方
昌而一陰已蘖將來必有翩翩其來者恐二三君子不能久
安於朝廷之上也最可怪者冢宰欲用一賢者而不得主上
欲留一銓臣而不得使人不敢愛君父畏明旨而惟諭諭訛
訛之口之是避不至空賢才以空國家不止如此景象能無
亂乎年兄澹泊寧靜懸望方隆而所處在湛然鏡清穆然約
進之地且貴衙門以文典劇此時正不妨居晦以御明守靜
以觀動深藏密儲默用其扶抑之權而厚養異日之大受此
弟所手額以祝者李敬菴爲銓屬日以搜揚側陋爲務巨冊

中人才臧否種種皆具黃文毅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
之進見其憂則知不肖者之不退如是十有五年始終不變
而吾鄉莊簡恭介兩太宰以能用人持正號爲名臣夫名臣
事業未有不豫於數十年之前而能應猝者也是在年兄優
爲之矣

答陳省公

承手教邊事部事呼應相反可謂至論以高邑之公忠任事
毅然有爲而噂沓之口日肖貪墨之風未息豈人心風習至
此即賢者無如之何耶河水瀰漫荒形已見郡邑蘗以全災
報而兩臺尚未具題蓋因雨霽之後人情便幸無事而不知

水勢不消嘉苗不長窮民瓶罄器於版築筋骨竭於桔槹猝有潰堤前功盡弃其害更甚於初時之淹沒也平價閉糶最為荒政之害庚申吳門可為殷鑒踰賑一節恐此時加派方棘未易得之司農而郡縣常平義倉之積變為遊餉脚價無復存者一旦有急惟有手忙脚亂耳讀先生手劄痌乎仁者之心佩服佩服聞敝座師南還不久便當趨賀請教不出秋初矣

與廓園

近來是非多憑愛憎乃愛憎又多不憑已而憑人議論混淆功罪倒置如家獅湖中之事其著者也前歲狂人謀逆實煩

有徒賴杜栁梁公祖先發早擒不終朝而底定此其功在地方誰得掩之乃是時長興公意欲有所縱舍力請於府而後得遂以所縱舍者置之肘腋倚為腹心而內應之難作矣蓋長興公故有深心以為以賊攻賊可以夠得餘黨而機泄害成還以自禍此弟聞之陳司李公祖之口最真確者與杜公有何干涉而誣以嫁禍不同莫須有三字乎即如報仇之說初起時信者過半杜公祖逢人力辯弟前賠撫臺云初聞此說發自該道心甚訝之及入境即其議論絕不然始知人言之妄此亦足明悄口之不足信矣今杜公祖已解任去兩臺疏至時下部議覆主持滿雪全在年兄無没幽奕徙薪之功

以災後來任事之氣關係桑梓不小弟謂人情叵測為言易生地方有事必有真見聞真是非而後可以定功罪行賞罰蓋不獨家鄉一事也

與姚孟常

今歲衡文需次貴勝而台翁過遲其行遂使海內不得大雅之文以為式良是欠事茲聞業發有期旌旆冉冉北矣中朝得一正人即不動聲色而世道隱然恃以為重固不獨史局編摩仰藉鴻裁已也近事可驚可涕以舉朝之力爭一罪璫竟不可得而且徼溫旨杖言官胆益橫手益辣流毒益不可測前星忽隕冰雹告災主上孤危搢紳重足國是至此岌岌

乎殆矣弟因是而還惜諸君子發之太早且太盡也夫採果於已熟與未落不過早晚旬日之間而難易美惡相去甚遠古今閹宦之禍如宋申錫之去王守澄採於未落者也楊文襄之去劉瑾採於已熟者也今此璫根柢方深瑕釁未動外無文襄為之密謀內無張永為之抵隙而諸君子不勝忠憤逞於一擊不稍留餘地以為後繼今決裂已極計無可為惟有奉身而退而善類既盡邪黨高張豈國家之福哉台翁時時念切與湛持蓼洲兩兄相對愁嘆必有甚於嫠婦之恤者如何如何

與廓園

偉哉副院之疏與氣塞天地功著社稷矣發端之後彈滿公車憑社者口噤媚竈者膽落幾幾以望明聖之一怒而盤據愈固徵旨益溫豈外無楊文襄內無張永不能當機奏手耶今騎虎之勢已成困獸之鬪未已將來益無顧忌流毒中外將有甚於今日者惜乎發之太早又且太盡不稍留餘地以爲後繼也即諸君子一官可弃六尺可捐如國是何哉言之欲裂南昌與撫州合而與正人爲難此公心術趣向早已窺破然不意敢爲嚆矢乃爾闘其臭味實頻有徒特以中旨礙手掣而未動耳年兄前疏以直道明告君父眞肝膽言而醜正崇邪者見之側目若不容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道老將廢且奈之何哉張侗老謂近日疏論發縱自年兄遊因其鄉光祿公危言痛哭遂不免爲投杼之聽弟謂年兄是是非非非隨人者而此老疑終不解要之此老直腸快口取憎鄉人事誠有之乃其多請書長風議故本色也

與李懋明司馬

自老公祖入朝莞樞大慰海內仰望今勛名日重倚毗方殷慨然有世道之慮而深服祖臺與總憲能以和平調劑爲諸君子之所不及頃見邸報知果有借晉撫以逐善類者陽明方儆陰邪已生自是消長倚伏之勢但正人摧殘國是混淆可爲長太息耳吏垣既去全局都搖祇糠及米必且爲一網打盡之計微聞南中議論攙劾欲發直須將耳祖臺大機大用密用潛調將何以解玄黃之戰養清寧之福乎不肖竊謂易之一書主於扶陽抑陰乃三陽用事未嘗無陰而於卦爲泰則以一內一外各得其所耳進而四陽則有用罔之戒又進而五陽則有暮夜之惕聖人於君子方盛時慮慮焉惟恐過剛失正而授小人以隙如此今名賢滿朝衆自壯而吏矣所爲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者非大君子誰屬哉

與唐宜之

千鈞之弩爲鼷鼠發機直可謂拙於用大然古人謂一命之吏存心愛物必有所濟朱靖夫一小吏耳而自謂子孫舉業

我不及桐鄉民精神透入隨處不朽何必擇官哉每從南中來者稔聞壽州治行家尸戶祝有龍圖復出之號此非兄一片婆心隨順方便何以得此頃承手書及所刻穎上民隱恫乎仁者之言爲感嘆不已比來吏道日汚催科日迫視百姓疾苦如秦越肥瘠誰復有過而問者使人人如是豈復有立橋之牛羊仳離之鴻鴈哉募民墾田萬曆丁丑間曾行之淮鳳其法甚備弟於編纂實錄中具載之今民窮賦重逃亡之產俱成既脫安得有趙營平其人者領此事乎並見老實心任事極苦極清弟往歲過蘄時曾與促膝細論更爲調停所與狠猾者蓋深望其廣益集思爲國家共成此偉績耳比聞

其法乃以官帑買民田募人耕而收其粒與屯田之指不同
而所種皆北地高粱又非徐孺東水利遺意得無掣礙難行
徒勞鮮益乎孔時歸矣遂輟聯翩遂至空國黨人之禍未知
所底但有長嘆耳

與瞿起田

時事驚心不寒而慄正欲與年兄晤對一吐悲憤而承顏時
竟以他行失此良會懊恨可言鄉闈兄一貧徹骨罹此奇禍
被逮之日合邑士民號呼奔走於郡中者幾百人緹騎聞之
亦爲泣下誰謂人心之良今日盡死哉吾曹須置眼於千百
年後青史數行間寧論目前禍福黨人碑千佛名經舊本具

在今特臨摹未榻耳弟出山一念已久灰冷徵聞長安有以
餘波相及者藉手一制正如淺癧潰疽殊用自快惟堅臥以
聽其自至耳年兄居廬暫息冷眼淨觀即此便占福力如漸
咨貴人轉喉觸諱啼笑俱難孰與企腳北窗飲酒讀騷之爲
樂耶

與繆西溪

初得台翁請告之旨錯愕嘆詫以爲怪事自謂亦足殺其怒
矣不意愈奇愈酷一至此也舉海內正人君子斥逐之逮繫
之不足而以一爛字羅織而誣蠛之嗟乎是尚有天日哉所
幸初招惜節於西台者予無甚指實而台翁更脫然不着一語
且事屬撫按移文之後彼此觀望累月經年方可結局名義
至重鬼神難欺一時人心未必盡死則台翁亦可以自信自
慰矣獨被逮六君子當此酷熱踉蹌就訊性命真如一絲髮
天下自不乏有心人至此爲難著力惟默額彼蒼叩心搏顙
而已鄰閭兄受逮之日敝邑士民奔走號哭於庭者數百人
緹騎見之亦爲泣下而鄰閭處之泰然神色不動真鐵石男
子哉官校亦稔聞其貧無甚需索所費止四百金獨此後橐
饘正須料理耳魏公子隨行得周蓼洲年丈遣幹護持可謂
千古高誼聞此時長安邏卒四布覆巢之下恐無完卵鄰閭
亦深以爲危定議藏身郊外不復入城就中呼吸亦有一綫

可無塵台翁苦心也不肯任逸已久榮進轉頹況當鉤黨彌
天之時披髮入山猶恐其晚褰裳而就愚者不爲比者同文
一獄不肯兄弟俱在羅網中不知不肯何以獨脫恥不與黨
竊比古人知台翁不以門外漢闌我也

上錢老師

時事日異使人寒心老師紓迴數月而後入朝深服相時之
識聞枚卜不遠以老師峯實隆隆步武尚銘第此時耳目交
注啼笑俱難潛機密用立於不傾之地游乎衆虎之間知老
師綽然有餘裕矣升絕迹長安已閱四載自謂可幸無罪適
者同文一案欲并恐兄弟羅織於中舍弟抵家具述令親家

徐䆠老救援甚力否者俱不免虎口矣瑶海兄新厯衔命大
可喜慰此兄天資篤實是君子路上人今當此擠子關係良
鉅無已甚以培養元氣此今日救急良方亦與時青史美事
故昔人謂名義至重鬼神難欺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不能無
望於瑶海尤不能無望於老師之提掇也舍弟既罹鉤黨風
波未息消弭全賴瑶海望老師與言一重托之至於升榮進
一念久已頹落覩此鷄肋了無回味惟有堅臥一着悪天降
下而已廓園旦晚將入詔獄性命眞如懸絲聞時人待之殊
深必欲剸刃而後快此不過一痴心認眞人耳何怨毒乃爾
猶憶往歲考選時廓園於瑶海推轂之力不淺瑶海當不昧

此意老師便間以巳意微及之何如

答朱師平翁

每閱一番邸報輙有一番摧殘郎詞林間令從來號爲無咎
無譽者亦且斥逐相繼今桐城前輩無噍類矣使心廓閫者
必且引繩批根餘波相及升共不免乎然升視一官如鷄肋
了無芥蔕彼其之子能奪我進賢冠能奪我山中日月耶頃
自北來者云新榜貴人稱頌功德者不可勝数憶江陵柄國
時權傾天下起復一事諸賢於血肉狼藉中接踵抗疏之死
靡悔庚辰一榜二三君子所上政府書至今讀之凜凜生氣
不意近日士氣頹靡名節澌盡一至於此豈世道江河日趨
日下不可復返耶見老師復孝若書字字肝膽此着之外委
無措手今心力已窮惟恃蒼蒼默佑絕處逢生而已來書檢
入仁宣英憲四朝實錄共八套附上掌記餘容續率

與龔元白年兄公子

尊翁年兄之受杖闕下也聞琴瑶毒歐實先之以厓然孱軀
而飽百千虎狼之噬安得不奄奄就斃也此時光景長安目
擊者無不咋舌至今思之悲憤交集不覺涕之無從矣傷哉
舍弟自涉門寄書具言門下扶櫬南還時哭泣之哀却饋之
節可謂忠孝萃於一門令先君爲不亡矣哀誄一章寫我心
曲惟門下於几筵前奏之颯颯靈旐當鑒此意也臨風遶將

可勝哽咽

與劉相公是菴

去歲敝門生吳長吉奉老先生手書至閉緘盥誦具悉感慨
深情方以衰朽日休鋒車不遠爲世道慶幸而時局忽變羣
陰翩翩自壯而姤而極於剝固自消長恒数然不虞倒瀾決
裂若是速且酷也摘瓜抱蔓既無碩果之留取子覆巢更密
彌天之網舉累朝耆碩海內正人剛之逑之且以賊爲箝羅
織而鍛鍊之於此辣手毒腸一至大都時人作川一一與紹
述崇寧閹事相符似若極意摹倣者夫司馬相公之忠誠中
國四夷兒童婦女皆知之而舉朝目爲黨魁至奪謚撲碑刻

石蟠禮迄今溫國之名與日月爭光而此輩兇頑醜態千秋尚猶有臭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則目前禍福眞如鵲雀蚊蛇之過於前不足當老先生一辯矣當同文獄起時微聞株連欲逮者甚多以大璫不肯擔承邪議始息乃知此輩猶有顧忌而外之悖卞尤甚於內之振瑾也弟寧親三載戀戀南陔無意小草頃聞時情有見猜者以餘波相及幾入揞網中暫脫危機未忘猶繳亦靜以聽之而已

答蔣澤壘同年

年臺尋繙珂里想旦晩便當還朝此時氣類欲相安於林泉正恐不得況交戟之下乎而在年臺處不得不進之勢重陰

已極孤陽潛回遵養時晦以需大來於年臺有厚望矣弟毎謂時人作用似步步模倣宋季然建中靖國諸人猶於儕偶中自立門戶未有明明擁戴一璫流毒縉紳若今日之酷烈者以此號爲邪正兩途不待千秋青史而較然明白於天下則時人之成就諸賢者良不薄矣廓園兄被逮時神色晏然可謂鐵石男子緹騎亦知其清貧不甚需索由水路入濟寧而北計此時應抵京師聞北司內外隔絶橐饘難通盛夏嚴訊性命危於累卵頃見第二招情贓私原無指貲而衆語中硬坐以數千之贓計其家貲且不給數口不知將來作何措置念此不覺悲涕之橫集也如何如何弟榮進久頹已無世念兼以時事驚心雖處林皋如坐針刺迺者同文一案已織舍弟於中而又欲以餘波及弟處羅方張眈眈未已弟視一官如未決之癰正以割截爲快惟靜聽其至而已

與門生蔡正菴

門下剖符雄郡此千里簉途之始而微指以地方時情爲嫌洵然顧自來無不變之局有不變之理所貴有識之士持其不變者以轉其變者而已太守權重而體尊自撫道以至長吏咸倚賴焉涖事之初大獄未結或彼中有大力宿憾欲得而甘心者或有奸胥小人乘機下石肆爲憑陵者而高邑生平負氣不耐窘辱卒有非常大非美事惟門下鎭之以靜持

之以平緩急重輕默爲調護一以存國家大臣之體一以培善類如綫之脈即門下千秋之名在此舉矣隆慶初高新鄭柄國修郤於華亭舊相時吳中兵使蔡國熙承望風旨窮治文貞之家告訐蠭起至三子論戍居無何新鄭去獄亦遂解而蔡爲公論所弃終身不振此所謂徇其至變爲局所轉者也卒至身名俱敗亦何益矣門下道味淸深當此地此時正硬豎脊梁之日而僕所期於門下者甚遠且大敗娓娓以此言爲贈惟門下存之

與高景逸

三君子相繼而幾詔獄自劉忠愍公以彼未有若斯之酷者

也嗟乎人誰無死第患無死所耳三君子求仁得仁何一憾
而萬世不視亦復何憾第國運至此將有滔滔不返之勢如
何如何追賊一伻復奉嚴旨雖遏行撫按時日可需而無產
可完將何了局倘承望風旨之徒爲追呼督責之事則忠臣
義士之子孫無噍類矣老先生何以策之書院碎碑絕與宋
季相類不知時賢何意欲一一刻畫之又附吏垣關防爲大
璫所收新選人俱仰鼻息此二百年來未有事也

答瞿起田

時事至此言之痛心以今日人事參之天道徵之史冊萬無
不亂者道希且晚耳弟已決意入山挈妻子爲鹿門之隱但

得茅屋數椽山田數畝莊僕數人躬耕卒歲以苟免性命於
願足矣年兄即吉已久似宜脂車赴闕以膺新命顧以弟計
之年兄夙負重望而所處之地恐不免爲時人所猜且一入
長安觸目驚心轉喉拑諱不知費多少躊躇多少隱忍何如
笑傲東園使浩然之氣完養充塞以待大用耶鄙見如此惟
年兄教之要典已行時賢之爲千秋計亦深遠矣年兄試看
熙寧紹述間朱墨史不知幾變今薦世而下司馬諸公果是
小人否章蔡諸人果是君子否則當年黨籍之碑不亦勞而
無益愚而可憐歟廓園懸坐之金幸已完得其題得旨可徼
旦夕安枕矣住房轉貲他人今僦居西郭煢煢二孤衣食尚

苦不給讀年兄手劄惓惓懇懇此誼豈今人所有哉感仰感
仰冲宇餘生皆年兄再造而又借以一枝之棲削其數口之
食渠感恩頂領以爲捐糜莫報與弟言灌園種蔬之法鑿鑿
可聽居然老圃不意其一經患難學問便有受用渠言曩在
獄時孤憤不平死後願爲獄神弟笑謂今當改爲求園土地
尸祝於瓜疇菜畦之間弟極初願殊減風耳附聞以發年
兄一噱

與李懋明公祖

自津門晤對距今不過四年而世局推移波濤翻覆可驚可
涕有不忍言當黨禍之未發也葉臺翁致政歸道經敝里蹙

額相對謂殺機已動不可復回而獨推重老公祖以爲持論
寬平識見在一時諸賢之表未幾而黨禍果作老公祖解組
拂衣不俟終日如冥鴻之不可得而弋翔鳳之不可得而縶
深用嘆服由今而觀稱清其殆聖乎向使當時諸賢持論能
如祖臺稍留餘地即有小人不至驅而與內璫合也明道新
法之行引爲吾黨之過其然乎又聞高邑初爲統均朝野相
慶而祖臺獨以爲憂謂不若先用關中可以持久如此遠識
匪夷所思不孝竊謂經世之學全在知人而知君子更難於
知小人知才局更難於知品操以司馬公之忠誠明道嫌其
規模尚小故役法之更不免爲蔡京所欺則知人二字即大

賢未易承當今日人倫水鏡非祖臺其誰歸耶瀍甚時牍以需平治是所至禱黃中老遂成遁徵想已成行淸癯之竹豈堪跋涉念之潸然

與彭覲民

日都中相聚意謂借此機緣可以朝夕快論而陰雨之餘往還又復相左同一良晤竟不可得離合之感能無慨然年臺繁賞素隆循良特简江州要地借重專城渤海穎川行將再見與日以治行第一徵入爲九卿黃金璽書必在章江松門之間矣弟請執左券俟之昨閱報知萬元白年兄已坐贓三百金聞其家甚貧諸子皆孱弱不知將來何以完局年兄古人之誼高薄雲天悼往卹居無待弟娓娓也

與胡檗山

七年之中兩遭國服天之降割何其促也乘此鼎革旋乾轉坤眞千載一時昨見大行遺詔較從前屢旨頓覺淡漠就中機括似有轉變但羽翼已成騎虎難下且新用私人分執兵柄殆有甚於漢之監南北軍者而舉朝求一周太尉未見其人新主孤危未知所居意者若輩中別生反側互爲乘除亦未可知要之大權一落不可復收拒虎進狼憂方大耳潑婦私恤敢爲知已布之

與姚孟常

憶客冬造膝禮廬揖看相對嗣後獨居深念正恐滄海橫流旦暮胥溺不圖兩朝鼎革日月重朗妖氛廓如追惟往事轉覺心悸向使逆璫怙寵至今不知作何景象又使丑寅間無皇子之變則負扆居攝復見今日矣乃知天祚皇明啓祐由至尚年靈長之運正未有艾也主上沉機英斷穆然不動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眞天縱聖明古今罕儷因思肅皇議禮尚有永嘉贊襄神廟初年終藉江陵輔導而今則宸衷獨斷大號親頒不惟德意莫能仰承甚且比周敢爲阻遏有君無臣可爲長嘆卹錄起用已奉旨分別弟欲分別而不先淸分別人之人恐將來薰蕕雜進翻爲宵小脫身營窟之地意者聖志已定或姑徐徐以窮在庭之情態乎聞蒲州相公有復出意若得司馬入洛衆正連翩中興之治企足可待王安卹典發自內廷更覺親切要典一書費盡苦心自謂金科玉條萬世不易而今移宮一案早已掀翻豈皇上乃東林舒黨首耶爲發一笑

答同年臧明遠

蓋至今日我輩始知淸平之樂追惟乙丑間事眞欲使人感慨唏噓不能自已也向非九廟神靈則滄海橫流不知所稅駕矣主上沉幾密斷穆然不動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堯舜復出然唐虞之朝猶有皐夔贊襄而今日四罪咸服乃

出宸斷獨裁由此觀之賢於堯舜遠矣中興之進方侈未艾豈獨吾黨彈冠之私慶耶年前出處遊晦密藏衆正藉爲領袖頃奉新旨徐行考選正得時則駕之期旦晩荷榮佩襲斤邪指佞爲中興第一名臣於年臺有厚望矣日者乾颺兄榮名弟與變南兄屈指同籍首推年臺非獨爲世道喜亦爲維桑梓爲詩誼喜也廉爾兄父子忠孝貽恤必當首及而邪人尙摘其抨論王斯泉一事弟謂斯泉疏護孝端大節表表於出脫楊李直糾何嘗不是曾與乾颺具言之年臺高誼逼古得於子一之口甚詳今入而主持淸議湔雪孤忠此種邪議自無所容矣向歲承年臺枉顧正弟侍疾調七之時有失晤對及先慈見背蒲伏草土兼之世局驚心風波滿眼交知闊問一切闊疎乃承年臺記存榮貸賁及筵几辦香而外槩不敢當惟有中心啣戢而已佳刻幷領以爲詞壇瀛寶

與許霞城

比來正氣漸壯久鬱稍抒向非聖志先定則卹錄環召停閣至今矣最快人意者在奉旨簡閱媚黨諸疏此小人眞正贓證千古是非定案而若輩日夜刺心惟恐一發其覆故先倡爲不得已之說以解嘲及正論出而其說愧絀則又借題生端近疏中所謂風影爲對案者帳爲莠廉同市井之白賴顧左右而言他眞遁辭也啟康師論別時意欲獨提此案爲主而其他姑置不論可謂頂門一針今又得年兄入朝獄獄風釆領袖衆正倡朝陽之鳴射高墉之隼夬決羣陰匡扶泰運以佐聖天子中興之治弟翹手額望之矣

與門生牛鶚洲

同門諸君尙未有在言路者今得門下破此天荒欣藉曷可云喩臺中初上封事是一生根柢最宜愼重趨嚮欲端抨論欲確一或失之駟追無及特在教誼敢以相勗僕入山數年習嬾成性雖復叢之期巳久而邱壑之癖難瘳所幸衙門亦未以贅序見惟不至捉鼻相苦爾

答李懋明

奉手教娓娓數百言洞中窾郤今時政日新業已施毒藥決大癰痛快無餘憾矣第新鄉與北楊同類共逐得無沮天下自新之路而反爲小人樹黨乎泰卦三陰三陽不過曰內君子外小人而已至進而壯而夬陽盛極矣則曰用罔曰告邑曰惕號其凜凜於倚伏消長之機如此竊謂決癰之後邪氣已盡斷不宜復用攻毒之劑來教云前人之病局面太隘覆車不遠可謂寒心今日要務無大於明聖學定聖志使是非邪正炯然不爲宵小所熒而百爾君子各辦實心幹實事將邊防國計吏治士風徹底整頓一切官爵寧愼無倖持之以寧靜養之以寬和小人苟非悍然無忌怙終稔惡者如有才

許可用不妨開功名之路以散其黨第以君子用小人而無反爲小人用則旣可消熙寧紹述之否剝又不爲建中靖國之調停宗社生靈實嘉賴之來敎云君子小人之岐只在爭官修名之别痛哉言乎使君子盡不爭官則小人亦且內愧何至搶攘成風鬪鬨開釁使小人乘之而貽千載未有之禍哉今諸君子從猛火中煆煉一番死生關頭業已打過動忍增益此天所以厚名世而開中興也須得姚現老書憂深慮遠與鄙見不謀而合包荒朋亡尚於中行不能無望於大君子矣恃在道義布其狂率惟老公祖敎之

與姚現閣

自虎邱别後時勞夢思正欲專价走訊而台敎適至披讀再三憂深遠慮正不肖意中所欲商者台翁可謂先得此心之同矣新鄉誠善幻而能識先着與護局者不同别議調用已經處分而必逐之爲快則已甚矣來敎平恕二字正今日補中益氣良劑弟謂學人通病在不自治而治人而當君子道長之時致戒尤甚易之夬曰不利卽戎而先之以告自邑蓋唯恐君子疎於自治而小人得乘其暇也今萃除已決惕號此其時矣爲君子者急宜孚集同類精白一心以上報明主其逆案已經抹殺者不必更提以滋多事而小人中之庸人可備驅策者不妨收之以散其黨此泰之九三所稱包荒朋

亡尚於中行者也吉州來書意主寬大欲不惜高爵以用小人之有才者第用小人如用毒藥稍不善用則反爲小人所用而禍隨之矣善乎司馬溫公之言凡小人之有才智者必須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惟不爲己甚亦不爲調停於并包黨大之中而嘿寓內陽外陰之意斯泰運可長保爾台翁以爲然乎方今議樞宏開衍讜台翁一出以資啓沃合人趣裝恐不宜緩第未審於今母舅同行抑有後先也如弟蠖散成癖南中閒署正與鄙性相宜俟秋京當圖小草但得輦下諸賢同心一德共濟太平而舊京散吏徜徉於三山二水間受賜多矣

與文湛持

比來時事日快一日可謂太陽中天陰霾迅掃矣古來君子小人相爲勝負而君子之勝常少卽勝亦不知費幾氣力未有乾剛獨斷爲君子發憤而又神機密運爲君子苦心如今上者也有君如此何以圖報夫諸君子年來鬱勃欲舒之事幾幸萬一而不可得者主上旣先爲之矣若夫國計邊防吏治士習此皆主上家事爲君子者可泄泄焉視其破壞不相與整頓以盡報塞乎比者平臺召對宵旰咨詢凡有心知莫不感動竊謂自今以後百爾君子各宜辦實心做實事靖共厥職惜茲一人以和衷集氣類以推讓化爭端而爭於小人

亦不必絶之太甚駕馭可恢則用泰之包荒以散其黨應取
可畏則用夬之惕號以杜其姦此今日臣子仰報知遇之職
分也台翁以爲然乎今海內正人首推台翁爲領袖講幄樞
垣正需啟沃豈得久臥東山以虛延佇耶趣裝有期幸示以
慰瞻閽已得全䘏大足吐氣子一來月入都謝恩并爲其兄
請祠至易名一事獨景逸先生宜以學問爲重且其死生之
際超然解脫亦與蒙難者不同諒當事者必有定議也蓼洲
乞建特祠所毁逆祠遂爲五義士墓眞千古快舉恨不令上
疏者見之爾

與錢牧齋

比來主上銳意有爲屢行名對以邊事切責大臣人心赫然
震動而一時造膝之談亦未見有確然石畫能寬宵旰者豈
有君竟無臣乎翁臺夙抱經綸正膺帝簡一出而啟沃聖心
動國是如姚崇之陳十事司馬之進五規蓋引領俟之矣嗣
年盡落窟鬼遂空不意廓清如許迅速第其間識先者與護
敗局者本末各自不同而比類共逐將無已甚似反不如調
用處分之爲恰當也翁臺以爲然乎起用垣中諸疏無一不
當六不不義正氣和足爲萬世定論此眞不負師承矣廓園
已得全䘏良慰忠魂子一來月入都上疏并爲其兄陳請若
得合祠此千古盛事易名大典諒當事者自有定議惟景逸

先生學問純粹精微直接程朱眞脈死生之際一絲不挂匪
夷所思自非靜力堅定何超然解脫乃爾至涇陽師首倡正
學繼往開來而身後之諡命未逮千秋之俎豆未定此吾黨
之責今得台翁入朝爲二先生了此大事吾道幸甚

與牛鏡洲

門下入臺數月昌言正論屢見之邸報中柱下風采凜凜如
挾秋霜矣方今獄讞盈庭翀羊布列一二敗羣旋即汰黜乃
近有隱語便私致千譴謫者得無啟明主之疑成厭薄之漸
耶僕自叨新命卽圖束裝而多病侵尋徂夏涉秋大約出門
在冬初矣因敝通家愼孝廉與沐來謁特附此信孝廉爲頎

涇陽先生仲子僕昔年讀書涇里受教最深先師自吏部歸
田首倡正學獨得濂洛眞傳所刻商語御記字字金鍼也鄒
南老當事時曾具疏請諡下部未覆自邪黨猖披爲石三畏
疏論至被追奪今公道大明羣賢皆得昭雪孝廉詣闕自陳
一爲請給恩綸一爲請賜附諡僕意易名大典主持在大老
僉議在公評如先師忤權抗節明道淑人此眞理學名臣足
以表儀一代今總憲曹眞予先生海內淸議所宗也門下就
而質焉必先獲我心者矣得借重大疏爲一昭揭或并鄒南
老高景老並列三大儒以請何如

與瞿起田

白年兄拜官瑣闥昌言正論嶽嶽朝端而六不平疏直抒忠憤尤稱千古是非定案此非向來靜觀道眼清徹安能一出而主持清議作世道砥柱哉比者國是昭揭邪黨離披可謂太陽中天霾曀頓掃矣但大癰腐潰之後必須十分培護使正氣充盈而後邪氣無所乘而入今海內名碩未盡登庸伏莽大奸尚思伺釁泰夬二卦皆陽長陰消之時而一曰彙征一曰揚號蓋惟恐君子之交不集而小人乘其間也宋之諸君子不明此義始而洛蜀分岐既而調停互混卒於小人用盡而君子一空譬之一家之中主伯亞旅不能同心禦侮而反招納外盜爲解紛釋怨之計適授之柄而厚其毒耳故元

祐變而爲紹述者在君子防小人太疏而持論者謂爲已甚所激此矮人觀場非實事也今媢瑺紅本在御前者尚未見處豈欲古示包容待其引退耶內評在邇所關消長最爲喫緊弟謂此番事體與往者不同若拘定舊額恐澄汰未必盡清而以考功法律之亦不足明正媢子之罪似不如挈定題目究底一清爲明白痛快也年兄以爲然否詔獄諸賢其慘中之慘已被年兄大疏昭雪足慰貞魂於九原矣獨高景老得正而斃生死之際超然解脫匪夷所思讀遺表及所刻說語書揭一生功夫真無時不學無事不學其涵養之粹學脈之正在晦翁明道伊川　先生之間易名大典恐不宜以名節掩其學問弟曾已言之令師牧老若得同志共申此議與逕陽先生並列以請特謚此斯道之幸也

與沈炎洲同年

猶記壬戌之春與年臺聚首都門距今凡七年而中間離合死生之感說不能盡惟有咨嗟太息蘇蘇賁涕而已天祚國家篤生堯舜燭龍麗暘霁霧消披而剝落未盡之碩果復得回徵陽而覩白日初聞年臺環召還朝在吽欲舞已見持平一疏發抒忠憤不覺植髮扼腕悲感交集年來爲諸君訟冤者大都請贈蔭請祭葬而當事亦僅借之以弭衆口此何異殺人者不問抵命而多給金錢爲了局計仁人孝子其甘之

乎自大疏出而諸君子九原稱快諸君子世世子孫稱快凡宇宙間血性男子亦無不稱快乃奉旨會議尚稽部覆而王心一郵典近復中格豈爲諸兇護局者猶持和平寬大之論耶大疏謂仇人相見自是眼明誠然誠然第諸家子弟恐不必盡得根株且衆喙爭鳴葛藤易起弟謂當日原疏供狀具在媢人殺人實繁有徒有不止於大疏所臚列者若據此定案以命抵命報施甚平處分甚易較之旁觀之風聞究對之爭執似更爲明白直截矣年姪已入都門其疏中情事淋漓痛切亦與年臺指相合至長公殉父大節並祠可得俞旨否當慮熠薰天時一時承望風旨破格推殘者大疏之外正自

不少然其間亦有砥柱狂瀾默施保護者如[illegible]兄之調
停民變曾二雲兄之力抗官府儆邑令林先春之曲揩官將
吳下諸賢與廓園兄之家得免追呼槃纍之苦者皆其力也
使郡邑盡如黃州江陰諸賢寧有噍類哉至於此番內計一
切獻媚助逆者原在考功常法之外若如唐肅宗以六等治
罪分別輕重另榜朝堂以示人臣二心之戒亦清朝快事也
弟承乏南署殊覺閒適又得汶銕菴陳益吾曾大雲臧止菴
王中韌李廣霞諸君子朝夕過從更承令兄麥懷年丈推愛
綢繆濃至此亦一時聲氣之樂也

上錢老師

恭惟老師稱一个臣爲天下宰澹泊寧靜風聲久重於藥籠
正大直方勛業聿隆於人洛自升入南中竊聞士論無不嶺
老師力持國是愛惜人才有謂凡調旨愜人心皆出華亭相
君者有因今日相業而益知向來之遵晦密藏者精誠鼓動
不戒以孚升聞之不覺手額忭舞五體欲狂而至於門風清
肅閭閻懷仁所得於接壤之流傳者則兩世兄克承庭訓不
愧范家忠宣尤爲老師慶世德於無疆卜福澤於方至也比
閱邸報知主上名對屢行勵精圖治而積習難除奉行不速
似有獨憂社稷之意宋李忠定謂高宗曰人主在進賢退不
肖不然雖衡石程書無益也升玄意今日急務全在知人用
人莫若愼選六曹之長官而文武二途尤爲喫緊絕苞苴之
路嚴舉主之法重督撫之選行久任之規大破情面徹底澄
清君相一德閣部同心亦何事不可爲而直爲此凜凜也至
於目前計典乃消長大關凡媚璫助逆之徒似宜倣唐肅宗
時以六等治罪另榜朝堂不宜混入考功法中所謂明其爲
賊賊乃可服亦以立臣子防閑留忠孝種子惟老師教之魏
廓園父子忠孝仰藉主持已奉明旨非獨魏氏九原之感實
天下萬世所共快也南署閒寂正愜素心且先輩流風老師
模範儼然在焉惟有奉爲步趨是訓是行而已

與李懋明司馬

璫胡爍山公祖聞前驅將過敝省顒俟紫氣久之及得陛見
報知履聲入朝樞庭正席不勝手額顒以祖臺神識洞徹[illegible]
別擧流局度包荒含茹萬有海內喁喁以鞏鼎司而縮均猶
需後命豈封疆事棘暫借折衝之略耶方今東西交訌兵食
兩詘至尊宵旰拊髀與思蠱壞已深極重難返竊意救弊者
必窮其源更化者請循其本自非筦樞大臣愼簡乃僚絕償
帥之門闢異才之路令督撫將帥各換肺腸而徙欲以尺一
之令勾稽於虛實多寡之間恐積弊未除他變復出寧遠之
事見其端矣至於君子小人從來難定乃至今日而小人自
定之何者小人能指君子爲小人不能以忤璫受禍者爲小

人也能指小人爲君子不能以助逆須瑞者爲君子也其光
天之巧於簸弄小人而深於成就君子也今番計典實數十
年邪正結局以不肖愚見似宜築定主腦將上書頌德明犯
無將者陷人殺人以求媚者建祠撰文者過祠拜跪者議列
爵賜券者貪祿與變亂躐躋顯秩者一如唐乾元以六等治罪
榜示朝堂不混入考功法中以爲萬世亂賊之戒此亦明白
直截寛平正大之論也前者台諭小人有才不妨大用此必
太豪傑具十二分膽者能之然嘗思驩兜正卯亦何嘗無才
弟其才斷不爲君子用而反與君子角故聖人必誅之而不
以聽耳盧鏡有言才所以爲善也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

材不中器也王文成亦云但使此心既良其才自爲吾用古
今人才不甚相遠且有過於古人者只是心術不同事業遂
霄壤耳愚謂世道大患在調停君子大病在護短既經一番
痛割深錐又有一番動心忍性更稱自邑壯戒用罔顧化功
名爲道德無認富貴爲功名百爾君子先獲我心惟在道義
布其狂率以補前札所未盡惟祖臺教之不肖以冬初抵留
署此中閒寂殊愜素懷且聲氣之交儘不落寞如司成文鉄
菴喜長陳益吾部曹王中訒曾霖寰李扇霞皆稱臭味而兵
垣錢抱翀識力超然尤敝鄉挺出之傑此皆祖臺翹才錄中
人物也

與倪鴻寶

憶壬戌之歲得從館下獲接光塵嗣後不肖蒲伏菰蘆遙欽
夙問客秋讀江右錄文壘塊正氣倍切心儀今春逆黨簸局
壁壘甚堅忽得大疏拔其幟纛政如九里黑霧披以風達千
年暗室煜以龍燭而一時魑魅罔兩辟易奔悗遂使鈞機扶
破世道斬新中興名臣台臺其嚆矢矣不肖嘗謂吾鄉先喆
夙爲海內冠冕不知何自分爲浙厥遂與理學名節相齮繆
種流傳漸病日甚今得台臺一灑雪之自此反邪歸正合異
爲同以復平康正直之路豈惟世道之幸亦錢塘天目之光
也不肖承乏南中聊以藏拙惟從邸報知聖明天縱名碩畢

登轢作數日喜太平之業雖上君子耕之炊之而開署坐食
其福亦大便計已

復二弟

報代人來知弟已於閏秋入滇受事遂慊得慰此地雖越在
天表而風土洵美無異江南何必以道遠介介耶近見鎮按
撫局善後疏云普福逵母子遵禁守諭臨城毁寨退還原占
田地且有鉄馬盔甲之獻阿迷一州已復漢官威儀則此後
治以不治便可相安於無事矣以諸葛公之才而其治西南
夷也不過曰夷漢粗安而已粗之一字正是御夷妙理前所
寄張江陵諸牘皆是物也惟沙如玉所忌獨沙如圻如圻驍

勇絶倫可以制玉近爲烏氏所鬆沙昔旣合戎心可虞總之漢過不先繕以恩信縻以約束區區孤雛可折箠使也所懸懸者病體初復全要疎擲精神調治藥餌無爲無益之思無營瑣屑之務頤養天和永綏福祿是白首兄弟所禱祠而求者爾衙齋隨侍不可無姪輩欲到札子仰轉寄彥林姪趣其趨侍矣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五世孫　灝編校
　　　　　　　　　　　　　淡

尺牘二

答祁虎子

台臺學術得自家傳經濟由於夙儲毋從大疏窺見一班言言憂瘝救時之石畫也心儀神往非一日矣生在南中特聞鐵斧斨車風采震動卽有表章正學之舉賈生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筐篋期會而不知大體台臺此舉關係世道人心非淺淺

[illegible]教式揭迴環捧誦謂累見龜亂偉畧生春間曾貽書徹同年徐兵使大指謂憤民與亂民不同不治豪奴無以平憤怒不治亂民無以肅紀綱而台臺先得我心所同然矣昔張㟙辣之平浙變也先亂民而後亂兵今台臺之定宜變也先豪奴而後立禁古今豪傑作手只在先後着爾至末謂亂民自有罪不因豪奴而掩亂民之罪豪奴終當禁不因亂民而寬豪奴之禁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敬服敬服

答鄭撫潛菴

讀手教娓娓數百言道義至愛溢於楮墨具感彈冠之誼年來政尚申韓如用大承氣湯以爲續命之膏誠救時篤論不肖謂申韓卽刻覈少恩而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亦足收一時捷效今正恐借申韓之術行愛憎之私未能攻邪徒傷元氣爾秦晉流寇蔓延貴省大河以北勢如燎原會勦則脅從可憐招撫則安集無策門下慮周桑梓必有成畫於胸中幸一教之桑補之報頒俟已久何尚遲遲其出儆門生焉弓闇故事具在也何時命駕得侍同朝望之望之令親梁大老起居何似當四方多事之日而使韓范閒置林中斷送日月可嘆也奉致嚮往

答祁虎子

[illegible]識龍光飫剩玉屑民瘼吏弊洞晰秋毫方今功令日嚴談

及撫字便爲不識時宜安得仁人之言而稱之細讀漕兌大揭一腔惻怛淋漓滿楮而末言徵兌之法則熊壇老令長與時所行者至今使之糧長收糧入倉一如收銀之法尤爲無弊第恐一人而董一區之糧入情憚於獨勞難於應始耳凡立法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如此法有全利無少害倘得允行台丈所以造吳者不減周文襄之平賦矣近聞吳民將有叩闕借寇之議此鐵斧從來未有勝事但中朝之人吾鄉尤爲落落顒望遐朔左提右挈私心尤切切爾

答楊總漕崑岑

捧教練兵借餉真國圖弭亂石畫可勝欽仰憶不肖十年前

過徐詢知寧伍鼎弱與當事者言此形勢要害之地而城史不宿重兵何以控制南北因循至今日災民遍野流寇震鄰蓄艾徵桑時不容緩而翁臺欲乘此流離挑選精壯土著以充寧伍寓勢來於招募藏消弭於簡練即是實復生無以易此矣乃不肖更有請者中都屬邑比屋逃亡地皆甌脫詢之土人云業戶逃則累戶頭戶頭逃則累里長里長逃則以積荒賠稅攤派於熟戶而無民不窮矣其逃亡者有司非不下令招徠而牛種無資追呼逃集相戒裹足寧轉溝壑而死耳嗟乎此聖祖湯沐之地三百年來生聚休養之民而一旦流離殞尾至此哉閭閻鹽城雖傷荒殘尤劇蠲免逋稅至十餘萬

非蒙聖主特恩蠲賑救此一方恐流亡之衆轉爲盜賊不待寇警剝膚而腹心已岌岌矣翁臺爲百姓請命如拯溺救焚豈俟老生饒舌而辱明教之及敢陳弋獲以當曝獻

與總河劉半舫

弟於季冬就道歲暮抵徐意欲取途濟上與年翁一叙闊懷而郵人以爲非便未由縮地但切翹瞻弟駐徐四日見滄桑變換城無居人怪而問之土人云城中舊有支河以洩積水歲久淤塞一遇雨潦平陸成渠以此裹足不入惟緣岸蓋茅寧爲風波之民今河身猶存不難濬也以即署州事徐二府亦力言宜濬弟不敢斷河事原委而弟據此中輿論則濬河洩水實容民畜衆之永利也弟謹約一呈奉覽一爲徐民請命云爲年翁遺福爾徐二府老成詳練留心民瘼署事未幾頌聲載道又淮安管河姚同知青年明敏即以河事瞭然指掌補牽聞以爲年翁荒度之助

又啓

河伯不仁漕道爲梗蓋自泇河開後見目前者遂置黃流於度外惟以節省爲名莫旦夕遷去而河事因而大壞年翁上善若水大智不爭因勢利導鄭子宣房何難底績聽瑶當鍾茜議河勢高下利害甚晰以爲治決必先治淤治淤必從邳宿諸流始而數量築堤與濬淤勞費不啻千百尤切中事情

邳閘歸仁一帶南高於壩北經於沼河身日高河性就下將來隱憂更有甚於運事者不大費不能大省不一勞不能永逸明主可與忠言必年翁上疏疾呼力請而後廟議可從旁贊決也

與陳益吾

客冬承老年丈手教拳拳以善下相勗道義至愛中心藏之二月朔日始入直辦事隨兩公有南宮之役弟未能操刀遽代匠斲幸所條旨輒報可得香山同心毋事剸以寬厚即向所疑爲鯾甲者亦非深阻難測大約露才好善喜爲刻核以逢時趨而弟一以濡滯處之今共事亦無形迹此皆老年丈

指示弟所奉爲周行者也畢東老之轉差快人意安得使南
中二三君子聯轡接軫而入春明共圖平治之業乎

答南司農鄭玄嶽

去冬奉别遂隔光儀一入長安邈焉闊問昨讀大疏兼捧大
教具知翁臺爲留京百姓籲天請命之意此事不肖年來所
稔悉即向僚長議言之條旨下部及覆奏遂蒙俞允爲手額
稱慶聖明軫念民瘼痌瘝乃身如此要亦翁臺一段精誠所
感動也至蕪稅歸并不肖適從部主事脩額疏及之而朝上
多所疾於轉圜自此豐邑之民得被堯舜之澤而不肖適逆
其一亦可少慰并州一念不至寶山空回矣害馬既去生理

初回喚休而安養之惟翁臺是賴近聞爲流寇奔突選募張
皇恐根本重地不宜輕動也

答陳總督玉鉉

自流寇燎原蔓延五省年臺特奉簡命繇延入鄖驅馳數千
里督師擒勦斬獲無數遂使楚寇蕩平可謂勞苦功高矣及
入陝之後即解散一萬三千餘衆且累發脾遣曲中機宜益
用欣慰乃頃者秦中諸公復有全秦萬分危急之疏豈前解
散者未盡脅從歟抑經過地方奉行不善歟竊聞盜賊平之
非難絕之爲難其弊有二曰招降曰窮治蓋盜賊之起必有
梟桀而難制者爲之渠帥若招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負罪

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餓之辱孰若剽掠
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則是誘民爲亂者招降之說也盜魁
既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復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自知
其不免也則將曰與其束手而受斃孰若逃竄以求生則是
驅民爲亂者窮治之說也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兩言最得
弭亂之術今屢旨中所謂勦撫正是此意年臺與督撫諸公
定計而力行之以結累年不了之局勒名景鍾在是役矣幸
附譜誼不勝翹望弟自入直來四方公揭而外不納一書而
爾至發緘得别刺驚覩知是昔陸宣公不受方鎮鞭靴本朝

于忠肅公不攜中州蘇菇線香史冊艷爲美談弟願與年臺
交相勗勉而已

答李懋明

不肖自仲春赴闕入直已歷三時自惟被玆殊遇矢欲矯白
靖共圖報萬一而力綿識淺無補涓涘正所謂鮑老當筵轉
覺舞袖郎當爾承教須於紀綱風俗處著力內責臺憲外責
撫按以張四維眞救時篤論愚謂今天下大患在縉紳廉恥
少士子學術壞欲勵廉恥當獎清恬欲正學術在嚴師範前
月名對亦曾以入告而玆益慨然於公臺之先得我心也安
得天開平治俾公臺出爲中朝士大夫作一榜樣而不肖亦

藉有將伯之助乎念之但有堯結因敝邑新令公南還附候起居并謝德愛令公壽宇虛懷望而占為福星且特有高門政譜在甘棠餘蔭正未艾也

與陳省公

別來踰歲聞問缺然想先生道履益勝顏轉而丹瞳變而方骨易而軀軀退舉矣不肖自仲春入直夙夜靡遑近為宣大羽書旁午漏下三鼓方得抵寓未及濃睡而資長已趣入矣回思兩年南中閒適之樂眞是神仙何可復得然亦頗得向來靜觀之力受事以來必誠必直惟公惟平未嘗接一私書收一私餽交一私人以是上頗見知於明主下亦見信於

縉友憾日釋擔而歸故我面目相對無愧則特有先生臨別教言在爾流寇復入秦隴預將陷城勦不成勦撫不成撫未知何時結局邊吡復享清寧之樂也嵩遣小价南還奉候起居一芹將意大官常祿亦欲與三十年故人共分之耳小兒在家每貽書勉以寧靜欲其不見要人不談朝事不落近日名士氣習幸在門牆望時以德言誨之

與鄭玄嶽

公臺為海內山斗而迴翔舊都不肖素叨德愛殊愧彈結之誼然兩中多賢業己人奏頃者清執之褒簡在帝心旦晚問其將有大界乎不肖入直數月碌碌因人惟是消長翻援頗

費苦心窮意氣類聯屬在精神不在形迹不知者輒相疑阻東南游客又揑成一種譸張變幻之說簸弄其間不風而波眞可怪嘆流水止於岡史所恃知我心者有公臺及益吾在爾因敝通家領主政赴任之便附訊起居主政乃瑞文先生次子不肖昔年負笈遊里與主政為筆研石交今屬在下風以大賢為皈依實通家之至幸也

復龍門叔

遠得叔手書及細釋勦寇諸方畧抑何知人之明料事之審思徵眼亮動中肯綮至此也乃如山中之靜觀勝於當局多矣方畧中如滅賊以淨盡為期不許零報功級及自相擒斬

開其歸路設立野營裹糧爭利姪即於擬票中請旨皆蒙賜允次第施行有聞必告非敢掠美也小人影附君子君子壓近小人至哉斯言姪謂盛世有是非衰世有愛憎今皆無之雖仇必舉大義滅親此眞是非也一飯必報睚眦必報此眞憎愛也若望氣占風呼朋引類隨衆附和衆口雷同即愛憎根因了不可得況是非乎大學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姪請轉一語曰好人所好惡人所惡是謂拂己之性舉似以發一噱閣僚為舊工垣大相水火不移日而吳門香山被旨俱逐姪處此眞千難萬難無可告語今惟急急辦抽身一着而已黎陽之禍種毒已久而猝發於一旦有迅雷

不及掩之勢其間機彀難言難言所謂六州鐵鑄不成錯然吳中月旦亦無爲此兄訟寃者此大不可解也起廢事兩奉
旨下部速議目下東山將開列得罪縧縧以請至於年力才品決當公同推核爲明主忠言而此老平時旣無底篚臨事又少驕吝且同朝嫉隙已開各思引避誰與共襄盛舉所恃
聖明必無反汗石齋元孫念生已見端倪雲上於天酉郊之雨定自有日也光祿勳無骨人也長安中嘗之者甚多而長垣尤甚南操之推出自面簡然擠子甚重行時聞殊忙亂且姑俟之

與徐考功

榮推命下喜動顏守目下料理計事正懷密勸歲之時故知門下胸中鑑衡早已審定僕謂黜幽大典惟公惟平乃能服人若參一私心執一偏見則此時倚重之端即將來翻局之漸古人謂我心如秤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爲政爲門下誦之昔年南州公𡑞計聲色不動而去一同事之大貪至今艷爲美談今又得門下後先媲休爲計諸盛事此世道之幸非獨梓里知交之光寵也

答河南巡撫陳益吾

自節下建旄以來未嘗通一字於左右者以軍書旁午不欲勞擾紆籌爾屢見翁兄報捷疏其知執訊獲醜漸有次第而近日宛雒太和賊夥分合之勢及渦造分布輕重緩急機宜大疏中已有成竹且總理滌陽之捷軍聲大振今與翁兄前後夾擊力而殲諸原此其時矣憶弟往歲出門時嘗以寇警卜之詹尹得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今賊蹂躙豫境至再至三而適當翁兄行師順動之日與盍簪之占若相符契磨盾鼻作露布不出旦晚然則干戈戎馬正豪傑所藉見其文武允宜之才而前之位置翁兄者卽謂之真相知可矣至弟年來心事斗墨難罄人情如茹荼簟味如嚼蠟謝劇無術抽身未能向承手教云真有意人才世道者不必我先見其心弟惟奉爲司南仰對古人俯俟來世而已蓄積許久才得吐其百一至於別東鶩不敢覼縷豈所謂君不知故人耶附還記室諸惟努力懋建以慰拳拳

又

從來勦寇之法不出殲渠宥脅四字然欲分別渠脅處分布置亦大難向來所報賊魁綽號不知其幾大率皆入寸四分帽子耳卽渠魁姓名籍貫不可得何從知其要領設法出奇乎古人用兵未有不以少擊衆者以爾朱兆之才止可將三千過此卽亂今動須數萬何韓淮陰之多也又古人多因間於敵使其自相疑忌以破散其衆載在史冊難更僕數前擬票中有自相擒斬以開自拔之路業已奉旨而未見有行之

者豈懲舊醫誤撫因噎廢食乎蓋皆止不知分別處分之法
誤在不善撫爾更有當豫商者渠魁殲矣脅從散矣而所散
之黨安插何所衣食何出拊循安戢之法何繇嚮之橫流之
水必有歸墟方能消歇若不收拾得法仍縱橫流漫耳此亦
翁兄與總理公宜滿盤打算以結此局也近來政地與封疆
之臣絕無往來商搉蓋亦有鑒前車冀無後咎餘責耳弟恃
翁兄道義肝膽之愛貢其芻言倘有一得足裨幕府勝算望
采而行之誼切同舟不覺娓娓

與二弟

朝廷以吏治貪殘臣工蒙飾欲兼聽旁收察知四方利弊於

是雜流游棍皆得伏闕上書朝進封事夕奉俞旨鋃鐺如有
停駁即被切責長安縉紳人人自危又是一番世界矣武舉
陳啓新跪門三日上萬言書痛言縉紳之貪以爲國家之財
不在官不在民而在進賢之私槖至請罷科目舉孝廉停推
知考選奉旨直言可嘉特授吏科給事中已到任受事矣此
途一開將來闒冗躋至皆思口舌得官何所底止身在多懼
之地日思抽身早退而若未易得然必不能終一年淹矣至
於撫馭事宜累書已盡惟有凡安靜不擾是囑是禱長安功
令森嚴公差萬里跋涉以後郵筒輕裝爲便于忠肅詩云清
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併爲誦之大姪何時東還

若留之衙舍一以侍養代勞一以專精學業亦兩便也

與錢牧齋

不肖自去春奉啓後爲此事縈懷者經年不意草草了局竟
成虛願應是機候未到尚須天定耳不肖在直二載種種心
事惟宮庶知之向承益老手教云質欲有爲於天下者不可
使人先見其迹真有意於人才世道者亦不必我先見其心
不肖謹書諸紳以是未嘗開口語人即辭氣不無銜阻亦以
知罪譏之而老先生乃於語言形跡之外獨垂鑒亮仲翔謂
海內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肖得見知於老先生足千古矣
尚何言哉惟是地如履虎味如茹荼而政體事機又如江河

之不可迴磐石之不可轉惟有急流勇退庶可不失晚香若
大教所云雲蒸雨震海內丕變終不免斬負厚期矣黃門生
張玉老跋涉風濤戎馬備嘗勞苦頃者江浦解圍尤稱保障
偉績長安絕無異論不知何所聞而此中賢士大夫攢眉過
慮如此不肖曾叩之宋令中云惟兵都似有嗛嗛其意亦可
想見此外別無他聞至益老驅馳行間屢報斬獲不分日夜
望其克成大功其中委曲宮庶尤悉切在政地封疆賢撫凡
可維護真如頭目腦髓之是愛又鄭見義在場大有聲績已
爲誦言於諸公間冲宇此來殊出意外今見所見而去爲之
廢然自此不復作妄想矣起田處不及另啓併祭道意

與劉念臺

聖學不明舉世不知義利之辯久矣讀老先生大疏即破家狥國亦利等語真足針砭沉痾救沃聖心爲吾劉羽翼非獨切劘責近已也愧服愧服不肖近爲李進一事具疏執爭有力止不宜頻瀆者不肯答云出自血誠不容中遏即犯霆怒亦所甘心今已奉旨切責惟認罪以聽譴斥而已

答徐虞求

僕宦情久淡適見横議披猖國是日亂叨在輔弼義難將順連上二疏忤旨切責遂引疾乞休蒙恩允放雖兩年碌碌幾同伴食而黄花晚香不至墮落異時青史幸不與鄙夫同傳

爲知已辱從此一邱一壑長爲我有不復有意人間世矣門下榮命纔下賞不酬勞當事前言畢竟不爽欲盡彌章可發一笑目下長安光景未卜税駕南還雖冷爲知非塞翁之失馬耶銓職方事遂不可解已奉旨議處得手教始悉借題泄憤根繇無惑乎不能釋憾也僕去國之身無從愛助適相知來兵垣過存以台札示之囑其護持職方以爲異日豐芑綏急之地未知能濟事否也又誼無容見直糾撫寧一案至今未結當事者謂不擬罪不能了局僕向吾鄉朱少司寇力爭之以爲當得何罪臨行時獨此一念芥蔕貽書朱廣老趣其速結雖我躬不閲不足重輕而三代直道自有所不容已也

答唐宜之

不肖方予告放歸匆匆束裝而芳訊適至讀來教襄樊饑荒情狀一字一淚至不忍竟今日之患不在邊鄙而在流寇併不在流寇而在人心乃督撫諸公諱言解散日請兵請餉以謹寇爲務恐寇必不能盡而民胥化而爲寇大亂之形將自此始不肖憂心慨慨連上二疏實由血誠辭剴疏中三致意爲去國之人已矣無能爲矣至仁兄憫世悲心滿時大用正當以方州相處展其驥足若悠道人欲爲救饑計暫時曳裾王門以待拔擢亦並行不悖併屬相知爲地矣疏稾二通奉覽

答瞿起田

弟觸暑南還舟行七十餘日毒熱薰灼波浪拍浮險阻艱虞無不備嘗及抵舍病瘧支離日事藥物未嘗出見一客惟是二三知已時時往來於懷渴思握笑一吐胸臆茲承年翁不我遐遺以手札見訊迴環捧讀若深亮弟之所處而曲爲解嘲者且慚且感弟迂拙人也在直時竊慕李文靖爲士不令人知謂恩若歸已怨將誰歸以爲密勿之臣獨上信友道當如是故不見不聞之地雖持調護未嘗敢以告人而長安諸公未免以形跡落落爲疑讒慝之口百端鍛鍊然弟終我用我法不能效喜鵲兒行徑也去歲秋冬間物情愈激毒手愈

辣逢迎愈固天聽愈高弟自度萬無可為遂決意求去微罪蒙放正愜本懷所聊自慰者不滿一考不削一階不乞一廕不叨一銀幣去國禮教與王山陰若合符節則弟於進退大閑自幸無隕而朝廷所以待弟亦不薄矣至衆正未盡登舉措未盡協邊腹未盡清寧人民未盡安阜種種皆負國罪案寶山空回惟有懣恨而已

與賀對揚

弟南還道中獲聞老年翁宣麻之報為舉手加額雀躍不已此九廟神靈爾我聖明而為天下得人也夫有堯舜之君必有皐夔之臣年翁之為皐夔也幽獨盟之朝野信之即兒童婦女輿臺走卒莫不知之此番特簡正所謂大夫國人皆曰賢察焉而後用者從此陳謨納誨引道志仁以致明主於勛華之上千秋相業即茶陵江陵不足為年翁數矣至弟碌碌兩載了無建豎僅引疏自裁奉身而退以成辟支小果可勝慚負特年翁將來大業傳之史冊謂丙辰榜中得一名相弟亦與有榮施焉敬因奏謝之役耑勒申賀不盡翹企

答南大司馬范質公

伏審翁臺人倫藻鏡社稷干城抒文武之壯猷奠京於磐石生即未嘗獲接光塵而執鞭之願匪朝伊夕矣憶江北寇警時敝親徐聖卿書來具述翁臺調遣方畧與將士敵愾死綏之勇蹤羅數百言生即出書示在直諸老相與嘆息以為江南晏然皆仗幕下先聲扼要之力而不虞彼其之子猖猖不休也生謂一時功罪猶小陵京關繫甚大將來有事必有執畫江而守之說置上游於不顧者徜匆匆出都向宋令申兵垣力言之兵垣深以為然今聞都下公論已明聖明倚毗甚切根本重地正藉翁臺徹桑畜艾以紓當宁南顧之憂似不必以妄言介意屢勤陳請也生伴食自慚衹事引疾所謂辟支小果聊以解嘲過承獎借益重其恧至於維護苦心默默自信即聲下聲氣未必深諒而翁臺洞鑒我於數千里之外褒翻謂一人知己可以無恨生何以得此於大君子哉感刻感刻

與陳淼亭

小力回奉視翁手書訊知近祉為慰又聞入闈取士皆名流奇才更可為國家樹人慶也弟比來苦病强半偃臥不復聞戶外事一切桑梓利弊無從知其詳惟鄉兵一事里中殊苦其擾適守道下顧因而及之道尊亦虛懷采納已罷鄉兵復民壯矣至社倉古來良法必須講求處置行之始有利無弊今不知將糴穀以備賑乎抑助銀以待糴乎糴穀必須建倉建倉必須募役是多一常平添數斗級也若助銀待糴無推陳致新之勞無興作看守之擾似乎甚便而此銀輸之公帑

保無耗蠹否仍歸各戶能有生息否即生息而積累合算一時取用能如數應手否作事謀始不嫌周詳親翁垂注維桑意甚真懇望有以教之弟雖衰病不敢不勉以副雅念也今歲秋成二十年來所未有應是歲星在吳分耐弟聞巡漕撫下有僱船民運之說果爾江南事不可知矣奈何奈何棣兒來都仰仗卵翼不淺此兒饒有資性而於學問本領文章義味實未曾夢見其篤信親翁不減七十子望教誨而玉成之

與門生劉蓬玄

恭喜閣下運應昌期才爭帝簡沙堤新築海宇騰歡僉謂救時大業當屬西川行將與楊文忠趙文肅兩公後先媲美即

毅僕之碌碌無似亦藉出藍之青以為光寵其為慶幸何可勝言憶僕在直時外廷以桑梓見疑而僕又難顯自表襮以示同異默默調劑冷煖自知及乎掀激勢成牢婭無術僕急圖抽身寧冒微罪而去用心良亦苦矣今閣下夙為羣情信嚮而共事又皆同心同德之侶猜疑無隙謀斷相成較之僕所遘會難易夐別自此內外和衷開誠廣益以佐太平之業僕惟從田野朋儔手歌舞以樂餘生而已邇敝親家夏進士謁選之便物布謝悰進士才名滿天下諒閣下所稔知至其聲氣應求東南諸君子推為領袖閣下進而與之品騭人才其能為李贊皇之裴垍無疑也

與賀對揚

泰道日開陽和四布緬惟年翁老先生誕膺帝眷逖集天庥瞻仰台垣六符燦爛曷勝欣慰弟伏處蓬蘆不復知長安變態忽聞有悠悠之口求多於年翁者且鑿且影羣聽猶有耳乃不知有社稷臣耶弟嘗嘆密勿之地不獨多懼兼易叢疑不聞不見有難腸以自明者影響揣摩何所不至昔人謂作相須吸三斗釅醋近來前輩至比於窮人無告非親歷其地不能深知此種苦味惟有一等昧心說謊之人巧為市恩陰為嫁怨而無眼無識者亦遂為其所愚至死不悟然誠僞巧拙不能相為所謂輪推分定鳧鶴難移也吾輩亦就其性

之所近心之所安而已偶感舉似以發一嘆

與劉蓬玄

相知自北還道及近事極推服閣下以為胸中學書傑出一時將來匡定屬鉅手此其言非漫然者僕聞之不勝欣仰貴鄉流寇消息何似想閣下痛心桑梓倍為縈懷彼中督撫既雜之出復任其入乎僕嘗謂用兵全在機略古之成大功者不出帷幄而敵人之隱謀陰事皆從詗刺得之以故設間出奇飆起鶻落今所推邊材能將將者不過曰能戴小帽穿箭衣騎馬尾與士卒同食麤糲已爾如是則與老兵何異而亦安用高牙大纛虎鈴豹略為也賊勢鴟張邊疆破壞皆繇

於此僕憶在直時曾與同事屢言之今又復三年前言益驗如此賊賊恐未有期如何如何春仲東宮出講大典肇開舊臣疏賀正欲一掬故事而適罰在籍諸老疏皆已至則僕爲後時矣特此齎奏先具蕪奉覽諸惟崇照不盡

復賀對揚

客春因棣兒入都奉有小啟未幾忽得年翁老先生去國之報弟不勝驚嘆以年翁誠心謹行不愧屋漏凡有血氣所共感孚而猶不免於今之世豈忠信可行蠻貊中孚能格豚魚徒虛語耶辰榜三人後先登庸乃弟碌碌兩載一去解嘲文移兒大用方來遠爲長逝所望致君堯舜俾皐夔相業彪炳

宗祧獨年翁爾詎意泰岱森雨曾不崇朝而膏澤猶屯神功忽斂抑何蒼生無福至此耶嗣後江右又復抽身官家別用一番人開首次齷齪甚且攘臂鬨堂無復國體亦三百年政地一變局也弟妄謂世道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靜則治動則亂故先王必謹守成法無或紛更以鎮天下之心今自綸扉庶府以至海內士民無處不囂凌無人不跳踉動已極矣而望內順外寧伏戎殄寇其可得乎若賢出處之際不失光明可行可藏何加何損但願天下太平長爲耕田鑿井之逸民未知有此福分否爾

與瞿起田

年來日望年翁返南之信幾欲眼穿及棣兒歸始悉近狀比得報爲舉手加額頌聖主神明世道猶留碩果也追憶客春發難時黑風撒天便欲飄墮羅刹今雲開日霽大力挈魔俱已形銷影滅而綠樹青山依然無恙天定勝人豈虛語耶益吾石門諸君子急難之誼眞同披髮纓冠今與年翁相對勞苦當必有且悲且喜且歌且泣者惟弟衰病久廢未獲趨候一吐積悃爲耿耿爾緬想東皐泉石不失舊觀主人杖履重遊正堪作忘世想一切寃對直須以平等空之蓋宿業難逃來因莫作此受用安樂法門白香山不云乎蠻蝸觸上爭蜉蝣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一彈指頃報恩讎敢

爲年翁誦之

與蔡正庵

知旌麾榮發不獲握別萍踪聚散不勝黯然昨得北來一信乃南直任直指宋兵使家郵中來者云濟南破後兵分二支一從滄州往北取道出口一從青萊往登想是覓船渡海其信似的則東省會城當虛無人矣兵燹之餘綢繆綏輯正難措手聞濟城之破縣城中潰亂乘之而入自古未有人心不固而能城守者若官府與吏民合縉紳大家與細民合并力協心隨機應禦即數萬强敵亦何能爲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正須門下叱馭而前使東土子黎快睹福曜爾

與陳幾亭

牽掣以來忽歷三夏屈指台旌已抵闕門此時想朝見矣條陳邊計者章滿公車自增兵措餉外未有言及用人者獨熊銓部一疏頗得要領而謂用人之法使人自言其才恐非通論我戰則克夫子自道則可淮陰即多多益善不過漢高蕭相亦必不肯哆口向人今世無具眼若聽人自言則騙官之徒人人自以為大將遠則郭京近則申甫可為殷鑒親翁留意人才久矣夾袋中有可入告以慰拊髀之思者乎家鄉薪米翔貴螟螣自北漸入吳淞大為可憂至漕兌一事獨吾邑晏然安堵秀水官戶加二民戶倍之又因故官米多旗卒蜂

擁入城當關釘概文司李為盡改民戶以殺其勢海鹽則毆擊縣官幾於殞命湖州則剽劫公行事聞直指檄衛弁杖殺十餘人立梟二人而後定松江亦然城外居民持械擊柝每夜輒六七驚此弟所目擊者傳聞江洋大盜竄入漕艘晝伏夜劫莫敢誰何此從來未有事且此番米多乾折包藏禍心更為叵測若不及今整頓將來漕事必至決裂江南自此不得安枕矣親翁為桑梓造福千萬留神

答李謙菴

昨荷仁人之賜叨冒逾涯至今愧悚辱手教以遏糴行止下詢仰窺老父母胸中自有定裁無煩不肖饒舌大都今人言救荒不出遏糴平價而二說實為荒亂之階矣庚申已事其炯鑒也敝邑連歲豐稔民多蓋藏閭閻無舉債者不知米價何以翔貴聞往時估客自吳門來今多從吳門上杭城萬家仰給嘉湖兩郡頃聞當事者嚴抑市價以徇小民之意估客裹足米價愈騰職此之故豈東南塊土年來安享太平為天之驕子而今氣數人事交逢其厄耶猶憶昔年論及救荒事一前輩云救則愈荒不救庶得中策此正為遏糴平價而發今遏糴既不可行而恐民又難戶說或姑為之禁聽其私自往來而嚴懲土棍之勒詐者或亦不可使知之一道也承垂問敢布其愚然布鼓雷門愧愧矣

與賀對揚

某於四月望日獲接年翁兄所賜碑文為肅容下拜焚香盥手而後敢發細讀大篇錄節則抽揚靡遺感時則嗟嘆獨至原本天道之報施維挽世風之流失鴻文鉅議直與天章並垂焉奕先王父母隱德遺行不至沒沒終古者皆年翁表章之恩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惟是弟升謭陋庸劣慚負君親而遭蒙年翁中行光大之褒顧影捫心益增汗顏在年翁片言華袞不啻蘇文忠制詞而以司馬見擬則弟愧死矣及讀別幅所記夢中老嫗之言之事使人心形肅然不寒而慄來教謂綱常倫理之際果有一段維持其精氣自不可磨滅深哉

言乎非年翁至德貫幽明志氣通晝夜何能深知情狀如此敬服敬服

又

載啟郎襄寇孽撫而復叛甚至殘破州縣僇辱職官猖獗未有底止此非獨貴鄉剝膚之災實東南半壁之隱憂也風聞賊渠向有窺蜀之志所造巨艦數百計近為官兵燒燬此賊復逃入山中九營從之有連雞之勢確乎否耶向來當事者原用非其人小犢僨轅亦無足怪今督師輔臣社稷是賴眷注甚隆付託甚重而又措五百餘萬之餉為滅此朝食之計成敗安危在此一舉想金城方畧或先剿或先撫或撫剿互

用必有成竹於胸中矣倘寇患日復一日則加餉年復一年今東南田賦每畝約增至半石獨幸年來有秋差足枝吾倘一旦水旱降灾饑饉立至恐今日殫力終事之民不化為潢瘠則聚為萑苻莫謂江南長可安枕也又敝鄉及吳會兩年米價翔貴憶萬曆戊子歲大祲死者澤量石米價至一兩三錢今米過凶荒價反過之而人情泰然不以為怪此真大可異可憂之事儲粟備荒恐不宜緩弟偶作一對聯云但能一念不生其中自樂惟願四方無事此外何求未審年翁以為然否漆室私憂不覺饒舌統惟台照惠我德音

答黃黃石

邪溝瞻對條隔三年聽懷高情時勞夢寐承教天人報施之理宜變以天下深荷誠勗至意敢不敬戢不負所勉勉杞憂者江南瑰土號為乾淨亦既殫慮所入以供縣官矣而議者搜求督責不遺餘力李璉敝其端諸公揚其焰剿練各餉照糧派征約每畝加四分而贏矣豈識者如江南獨不受兵又恐其不速為流寇而欲截脊及溺乎連年有秋猶可旦勉一過水旱餉將焉出漆室過計惟有仰屋長嘆已耳知翁丈憂時念切不覺饒舌

與李懋明司馬

林下諸賢久稽瑕召朝野喁喁望聖明舉動久矣忽聞老公

祖榮命有限自天中外輿情手額稱慶而猶以借重留京未得入正統均立鼎鉉為嫌乃升所深喜與恒情異以祖臺之不速北而南者正造物妙於位置而先為之兆也大都正人氣脈舒緩則引而愈長過壯則致極而返故花莫盛於蓓蕾而爛熳為衰月莫圓於震庚而既望為缺自來君子道長方或而即敗者正以性太急念太熱持太緊耳祖臺今日所處於時為初陽來復於象為或躍在淵可以默消人道之忌可以潛斡氣征之幾迨夫繇泰而臨而後彭彭大亨挾轡徐行以進乎治平業台公其誰南中武備久弛樞府初開日以訓定綢繆為事壁壘旌旗赫然改觀但寇氛逼近皖城法

當備之上游而新營水兵向隸操江每多掣肘和州已事可
爲殷鑒所恃尊俎折衝有元老壯猶在耳

答顧松霞公祖

漕軍殺難敝邑幾同燎原幸憲節赫臨立衊狂魄卽今總漕
撫院入告奉旨皆祖臺先聲討罪之力也遂等台函迴環捧
讀可憂不在歲事而在人心不在眼前而在來歲眞救時深
心經國遠識當奸民初過時敝邑亦所在見告賴吳父母密
擒其魁立加大創而人心始定隨復多方勸糶使恩出自上
來至御持今幸目前無事矣第平糶原非長策消弭正宜講
求竊意古人良法不越常平社倉而行之今日既難集事恐
惟擾民雅通商廣糴助米多而價自平此趨閙道行之越州
者而今江廣上流率皆遏糶非得省直各撫軍呼吸關通合
力拯救不可老公祖何以教之至敝郡近日盜賊公行而總
巡船尤甚此船以巡捕私鹽爲名而白日剽刦莫敢誰何若
得嚴檄禁革除此巨蠹固一方萬姓所手額也知祖臺垂念
地方敢爲饒舌

與詹一菴御史

不肖之識荊門下也蓋在遣祭文廟捧版進御之日先師實
鑒臨之及不肖乞身去國自分膚劣負恩慙愧殊甚而忽傳
聞平有大疏隨奉召問之旨不肖益復心悸已而同時諸老
出過敝寓與述門下應對安詳氣和色正明主爲之霽威而
謂鐵石男子不肖爲舉手加額嘆主聖臣直眞千載盛事而
以避遠嫌疑不敢相聞遂於翼日襆被出國門迄今歷四載
矣每讀大疏法巽兼至如謂善疑其君莫若皋夔此段議論
卽陸敬輿復生無以過此未嘗不正襟莊誦如對芝眉而深
風議也惟是衰病餘生日就頹落守株息影百事疎慵以致
海內知己闊焉聞問形骸之內眞無以自解者愧負可勝言
耶不肖猶憶往在南中與貴同年楊濟餘兄一見便發臭味
偶話及人才濟餘卽首舉門下曰此吾榜中領袖也問君子
儀君子於今益信濟餘遂成古人兩江山悠緬訪戴末繇
惟願數行用抒積情

答李謙菴

老父母甫下車而劇盜就擒萑苻頓息神君之令行禁止眞
稟於霜雪迅於風霆矣昨承教認積一事凡積數積法與積
穀認積之人臨時散積之法已周悉無復漏義而謂好名者
亦不可任此段議論尤爲康濟眞學問安靜方可和衆平實
方可及物舉而措之天下庶幾矣豈直認積一事哉自惟管
窺蠡測無稽高深而既承下問不敢不盡其愚以副德意六
議認積之數多多益善而吃緊全在發糶悉照時價使合縣
洞然知認積原非爲己自然樂從頃聞十二富家云既不減

價多積何難太上因民正此謂也一議認積之法惟以田畝爲準先儘官戶優免者官圖充里者與民戶充里之獨名者其法每畝積一升官戶官圖不妨倍之如認數不足然後及民里之零戶朋充者若夫花分詭寄以俟大造稽察此時姑置不論如此則米自多而民亦不擾矣一議稽核認積之人在城十五坊夏秋間會經推擇且有沿門底簿參酌稽查爲力頗易餘三十區必每區擇有身家行誼爲一方所信服者三人一正一副以司該區認積之數俾期得人即布衣村老亦可如其稽核有法地方無譁則給扁優奬以爲好義之勸一議散積之法散之示寧恐愚民易生驚疑不若易以發糶

其法城中居民糶於城市近城居民糶於市稍各區鄉農糶於各村鎮聚落使各就近赴糶庶免擾攘奔走之苦而發糶之米分委所擇各區之司數者隨舖行來糶發與一票使至某家對糶先儘認積之多者其餘以次發糶司數者將逐日發糶細數彙開報縣如認積之家留難短欠不以實應併着報縣以憑追究以上諸款大都因勢利導無失安靜平實之台旨而已叩里膚見統惟採擇

與熊撫臺公啟

連年米貴民愁而今春尤甚舊秋蝗旱兼災高下歉收而下三郡尤甚餐糠挑剝草樹無民不苦而鄉農尤甚生等爲維桑梓據亦既竭心力矣然心雖無窮力實有限婉轉籌度有惠出於不費而可以普濟饑黎者惟在當事大君子一揆畫間訪得南直蘇松二郡業官民戶田每畝輸白米一升五合里長總輸公所以備賑濟之用衆擎易舉積少成多就敝邑計之約可得七八千石再益以鄉紳富民之義輸而愷悌父母善爲劑量其免耕夫織婦於溝瘠不難矣此以一方救一方正與近頒聖諭各自救本里本戶之貧民允相符合者也覬臺臺推此德意槩示全浙方二千里之生齒各得所天徵來春閒惠風秋來靈雨深戴其及時之利而亦相安於自然之施保富救貧似無便於此瀝誠同籲懇惟慈茹

答吳霽母平湖令

漕兌近奉明旨赫如雷霆聞老父母儲米催船蚤已齊辦第聞漕艘不能擾濟民船將直抵通灣不惟腳價不數抑且洪河難涉事勢棘手可奈何至地方米價騰貴餓莩載途明春麥秋未熟益難支吾煮粥似不可已然必須各邑同舉一城中四門分散庶無餓民屯聚奸民搶攘之患今所推修能偉望爲列城冠冕者惟老父母耳倡率舉行俾遠近聞風稟以爲式仁君造福豈有既哉大都救荒之策莫善於流通莫不善於平糶而捐賑則官府發倉或募民好義萬不可開抑價遏糶之門以致匿米不出價益騰踊亂民乘之爲禍叵測鄙

見如此敢質之高明或亦千慮之弋獲也

上錢老師

前月施笠老過舍道及北來消息聖心轉圜更絃而鼓此九
廟神靈所默啓也升昔年芻蕘之言雖若枘鑿而今幸見諸
施行可勝感激惟是邊腹交訌開封歸德所屬州縣大半殘
破外攘交幷正當急圖內寧而傳聞輦下人情一脫秋荼便
如賜酺晏然燕享太平又聞內操諸璫撤後安置未定人懷
洶洶厝火積薪殊爲可虞杞人過計老師以爲然乎董公祖
推誠下濟藹然飲和拳拳於造船佐漕一事欲爲東南大家
預弭自遼之害慮甚深遠第未審錢糧將何所出至禾之崇
德湖之德清流民餓莩幾無孑遺而有司逼於漕糧橫派彊
奪使貧富俱盡而後已竊謂此時沒當人告業已悃之董公
祖而其餘未敢深言也

與蔡正菴

昨承車駕枉臨光映四壁以此駁居期不敢久淹假去爲數
門下文武具宜新膺簡命正壯猶股布之秋從此紀績太常
盟勒鼎釜皆男兒分內事業僕惟拭目經綸徼藉分榮而已
調御悍將收拾逃兵是目下要着而作料全在物色將材古
來名將如郭汾陽岳鵬舉皆起自行伍今即乏才不敢謂泰
無人特在上留心訪求具眼識別爾若夫擁旌圖玉之流富

責已極惟思保全身軀以法裁之便復驕蹇若得於行伍中
拔數人漸責之以策其功名之路亦足以制嗹唶宿將之氣
而鋤其傲何如孫總督昔年在代州乘城斬衆皆有法想亦
能辦事者金直指常是老成愼密入門下與兩公共事一方
必有相成共濟之益更可喜也

與陳幾亭

遠承親翁手札慰諭備至至以淸惠公昔年事爲譬弟今日
所遭大略似之而自揣涼薄不及淸惠萬一倘得天假數年
以俟婚嫁粗畢卽爲厚幸其敢望比期頤乎感愧感愧親翁
德業日新名望蔚然屯田大議已見施行爲國家與百世無

窮之利甚盛甚盛顧屯田者法也行法者人也今河北京東
二都御史果極一時之選否道聽中不少才名而秀所聞貪
墨著聲夤緣闖入者亦復有之所謂養一爛蠶滿箔皆壞始
而騙官卒乎騙錢迯其事無效而歸咎於法之不可行則永
無興復之期矣竊意廟堂之上只宜遴選二都御史次及司
道數人而其他僚屬聽其自辟或舉所知或舉所屬如陽明
先生擒濠時用將之法而朝廷但專委任明賞罰以責其成
功較之目前騙局關宿小之門掣任事之肘者效相萬也又
來教不宼自求賢督師而外須陶成百十良有司此眞救時
本論顧陶成之術不過舉錯而今所號爲治行卓異良然淸

華者大率誅求刻剝甚者攘奪賴樂人於國門之外而顛越之陽奸辨以收名而陰飽橐以收實如此風尚而欲求良有司得乎由今之道不驅中人而爲盜賊不止可爲痛哭者此也總之救時要領掌上鉄畫之策在悅其言者能行其事爾退休老農久不謀政以親翁下教不覺饒舌縷縷可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矣兒棣陳情疏想此時已齎入都門下部後得即題覆爲望此兒世味原澹歸養乃其素志且其資性迂闊豕能與俗委蛇濁世宦途必多齟齬得借此遵晦養恬和光挫銳未始非進德保身之助儻蒙恩俞允父子相依盤桓林圃之下苟延性命之期私願足矣

與黃石齋

先聖有喪予之慟季子有嬴博之悲情之所鍾父子師弟其致一也日承老先生垂閔亡兒枉駕臨喪無棺慟哭而又贈以誄詞題其遺像在亡兒德慚子淵而老先生恩同尼父矣九泉有知死且不朽不肖皈仰老先生匪朝伊夕天借石尤周旋竟日胥峰河涘獲領深談仰見老先生憂國之心經時之略如玉經烈火三日不變又如入觀武庫左兵縱橫而精光煜煜如帷燈室劍時注射於數百步之外將來勛名勒鍾銘釜正未有艾此不肖竊爲社稷慶爲世道慶也溫綸敦趣旦晚當下幸惟星言就道以報明主若蠱之上九非所望於幹父之子也舟次言別缺焉未展嵩遣小力馳候行旌不腆溪毛聊申一縷所以寧微寧簡者知翁生平不欲有長物也

與劉念臺

追憶丙子春奉教於長安會館中無幾何不肖遂去國雖兩年祿祿無所建明而以禮進退不至與患失之夫同傳則老先生之明誨實啟之也歸田以來衰病自廢久疏問訊然聞翁臺之處而出也則爲之躍然而喜以手加額及出而復處也則爲憮然以嘆頓足鼓箸而不容已豈直道事人如圓枘方鑿必不相容耶然消長之機不肯早已上之益令之用君子者非本心好之也不過借用君子之名爲用小人地爾譬

之筵會排設桌席非不觀美而下箸處不在焉及海錯山珍雜俎羅列而桌席撤去久矣然則今之用君子者乃其巧於用小人蔡京之聘龜山亦正此術而無識者入其牢籠而不覺亦已愚矣不肖嘗謂今日所患全在君子小人之不明夫君子小人莫辨於論語曰爭矜曰羣黨曰和同曰求人求己而大關係在義利故喻義喻利者君子小人辨金之礪石也今則不然收之結納之中即爲君子不問其喻義也喻利也甚且曰君子何妨喻利也又甚且曰喻利正見大君子作用也此說一倡如風斯靡舉人心士習胥趨於貪祿走捷徑官騙錢之一途而禮義廉恥澌滅欲盡於是朝綱濁亂吏治貪

殘民不聊生盜賊多有則君子小人之不辨流禍至此極也孟氏於枉尺直尋之說斷斷不可而懷利相接直以爲亡徵先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復爲之說曰凡無爲而爲者義也有爲而爲者利也可謂深切著明矣竊謂今日頂門針砭惟從義利關頭分別人品則君子小人劃然不混世道庶有瘳乎老先生正學之準的也㬊先聖以正人心非異人任幸有以教之

又答黃蹐千撫臺

竊嘗游衡府事大抵四方多虞繇於人心不固人心不固繇於吏治不清吏治不清繇於激揚失實敝鄉比來吏道貪殘[illegible]而苦之德清武康次之崇德尤甚今田畝化爲甌脫黎庶幾無孑遺此皆年荒賦重橫斂嚴誅之貽禍也卽如東義之變聞亦貪吏激之而反飾功掩罪至妄殺無辜以快其欲向非祖臺主持鎭定烏傷尚有遺種乎竊謂目今要務只在收拾民心凡災傷凋敝地方必得賢長吏拊循休養而貪殘者急黜之昏懦闒茸者急更之此在祖臺一甄別而百城羣吏望風灑濯矣吏治旣清人心自固綢繆保障舉在於此若扼要害以固藩籬簡良將以嚴斥堠練鄉勇以弭內寇備火藥以壯神機皆宜豫爲講求而不宜以爲備文飾也承祖臺下詢不敢不盡然以微塵添泰岳以涓滴注全潮愧矣愧矣謹復

與蔡姪 時夫人禮成仍寄稱

康寧好德之福切骨切肉至哉斯言身生平不作頭術想頗討便宜然自惟薄德而享滿福所取於造物過奢正恐無以消受爲瞿瞿爾尊人指揮於役心甚念之邸報消樵尚在剡遲恐回空之期當在十月屢移書屬其節撙寧就閒局無貪熱官諒亦以我言爲然也新刻高先生集及五子近思錄三種寄覽近爲遜國諸忠修祠補祀并搜輯遺書遺事以備信史并刊三種工尚未竣端文十書詮次亦未竟容再寄

又

近見新試牘太可駭非經非史非子非禪杜撰胡談正如狂囈此由人心不正故發爲惑世誣民之言毫無忌憚至此何怪乎海內之無寧宇也癡心妄謂欲天下太平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先愼師儒而提其衡於宗伯操繩墨而殿最之庶乎聖賢眞種子猶可復生而力未之逮也聞者得無笑爲迂乎我姪切勿爲所惑寧守老生常談力田逢年終當自至一毫矯強不得姪其勉旃

又

身十年不入春明點墨不通朝貴故下消息久已度外置之而非常之命有聞自天聞報捫心如墜淵谷不知何以仰答

聖明三疏懇辭不獲收回成命則歸家之期當在仲冬目下
家無主張恐奴輩不能鎮靜惟我姪素知我心用以相托加
意檢括寧冷毋熱寧嗇毋侈一切親友俱為我道此意

示格兒 後改名栻

廿八日午後得報且喜且驚以我凉德何以堪此厚福此皆
我祖父積累所致不可自恃而忘厥本也陽明先生云得意
時能截然收歛非大勇不能一分收歛即有一分發越受用
若此心一放恣意於輿服酒色以為愉快所謂斗筲之器識
者窺其究竟矣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兩言當謹識之座師蘭
溪齋頭而師也房師何太兒座師後即當見宗師謝其指教
場牘文字議嚴不浮皆得一番塗抹之力若介然於懷則誤
矣歲事卷首係兩座師行後方歸此外同年應酬可省則省
以待入都中款洽亦未為晚望前幾事還家為妙

又

抵署後殊覺閒適無車塵馬足之苦有焚香拄笏之娛鍾山
紫色落照簾前古木濃陰陰映硯席兼以陂池相爲萊畦成
行都市之中曠若郊坰所云欲界仙都朝市大隱庶幾近之
又得文銕菴陳益吾俗大賓赦山花王中伯李廣霞諸君子
朝夕過從談論為樂汝母亦喜清寧不必縈懷也汝在家只
宜杜門讀書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人之立品須自小做起比

之匪人聖賢垂戒慎之勉之

又

區區生平只信得一命字以此衆人搶攘之際自覺一種閒
冷殊討便宜入直以來神疲心瘁肺氣焦灼回念留署兩年
閒適真不易得也四方問遺一槩謝却即素所相知者亦矢
不敢承各督撫公揭外不通一札爾以蕭相國益彌損智之
誠諸葛武侯桑八百株之語微書諸紳恐上忝古人俯泥求
世爾兒輩在家只管閉戶讀書勿見要人勿談朝事勿落近
日名士氣習嚴以律己謙以下人至於奴僕務須約束毋得
放恣庶幾弗玷高曾清白家風切囑切囑

又

昨晤陳獻可具知兒從石師於洞霄山房談道唱和為樂喜
不可言家中最易埋沒人學問識趣不覺日就卑近今在山
中與諸同學追隨講論不獨造就德業兼可收攝精神較之
家中獨坐矻矻所見所聞不出帷牆几案之間如蠅觸窗如
蚋鼓甕真不啻天淵之遼絕矣附到家刻三種請政石翁可
為我致之

示棟兒

我家自栢峰公以來僅名五代而汝獨蚤獨遜又得聯儁真
是人生難遇趂此時急急收歛精神打疊向上何難若精神

一放倒便不可支矣勉之勉之

又

接信極言兵餉缺乏呼庚可虞及內守備禦附凌腐之狀聞之益加焦躁南中爲祖宗湯沐之鄉我求禮時已爲陳請在廷告對又諄諄三致意焉汝今在兵言兵當與僚寀共商牖戶計勿以位卑推諉貽誚曠瘝大司馬李公有經濟有學問人也當奉爲指南者家鄉苦旱雲漢昭回河流如線靑苗槁枯近者蝗蝻自北而來救挽莫能我在病中雖坐臥不寧但目擊如此何忍膜視勉出步禱而禮已告憊矣今除懸賞捕蝗迄無別法奈倉米有限太糶田主又來必齊心關支賞額恐難應手亟想糶糴以濟不意乃岳翁意不謀而合今當知會各紳行之姑盡人事以聽天命爾

賜餘堂集卷之七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五世從孫洙
五世孫源來　編校

碑

固安縣重建關帝祠碑

皇上垂拱四十餘年淸和咸理諸福游臻凡所爲對越神祇
假答休嘉之禮罔不備至漢關壯繆侯向封王號於是勅語
協天大帝像設袞冕以尊崇之一時中外祠祝赫然改觀
輔以內奉明德而安帝靈者尤爲密邇固安縣治西濟有
祠歲久傾圮茂草豐蕪頹垣廢礎間僅存一無梁殿若魯靈

光而已我太素孫師令其地三年而政成興除畢舉惟伸禋
祀頹越禋房是懼亟議所以更新之爰庀材庀工集役計食
共捐公資二百餘金贖穀百五十餘石擇三老張國鉞等四
人董焉亙月而建大殿一配殿二儀門三楹馬殿三楹經堂
一所牆一又創方丈五楹壘土高五尺餘繚以周垣計百餘
丈盡飾備規言言翼翼中肖神像冕遵勅封冕旒秉圭日月
豐藻四壁繪侯生平奇勛偉節旁殿列八將軍像焉向所謂
茂草豐蕪頹垣廢礎者俄而丹雘燦爛鳥雀鬼矣師謂是
宜勒石以垂永永而走書命余紀其事余惟古來忠臣義士
代不乏人其精英靈爽未嘗不在宇宙間然時隱時現即現
矣不能及因遠求其勝聯聯然若古不磨近而帝闕遠而邊
徼上而王公大人細而販夫豎竪童婦無不聞之神悚
竭蹙祇承者則惟侯獨也何從之取精用物若是至子輿
氏之論氣也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人養氣不直
百年猶奄奄耳一委蛻而化爲飛塵蕩爲冷風則氣先散也
侯以貔虎之姿感慨奮發能於崎嶇顛沛中義憤所激
百折不回當其爲曹破袁時明告以報效而去矢不負恩能
老瞞心折意沮此其氣非所謂至剛至大浩然常伸者哉氣
所流漫如水爲地氣所熛燿如日行空自漢至今千有餘
年孰非吹息於侯之一氣中而況赤縣首區神靈所宅侯寧

不鍾鼓式靈其間也耶國家定鼎燕京倚侯呵護令正陽門
位當太微營室侯實鎮之固安去神京僅百里廻風雲旗往
來翱翔所以宣暢威靈屏翰帝畿者綦重事侯其可不虔室
師之承於昺新也先是桑乾河爲邑患師爲築堤五百餘丈
沉竹楗障洪瀾使一城有磐石之固嗣又修學宮凡殿廡門
廡鐘簴俎豆燦然咸秩茲者非擬侯像以鎮撫一方使瞻禮
者永賴神庥獲有寧宇無逢其災害也行叩必應撥於鍼
卜用以阻折姦謀佑勸忠義而助刑政敎化所不及是役也
直與築堤興學稱三大繇寧弟同寢廟奕奕邑中偉觀也哉
然則師之功與侯祠俱不朽矣師名某許州人庚戌進士乙

卯分授順天余即所舉士也嶺承師命而爲之銘曰

精忠浩氣赤日馭天神之自漢于有徐氏風車雷策摧嶽決川撐柱八極蟠踰九玄爰赫其號赫然而靈啓我聖明受祠弗替首邑邦畿祠綏祀飯糧[illegible]崇樹[illegible]徽計於惟神君愷悌興謠撫字既洽派防禁河堤石築[illegible]序霞標迺煥神宇彩映丹霄山龍黼黻冕旒[illegible]鼓磬選暢於神有光奏鼓簡簡降福穰穰幽贊明德永綏四方

丁清惠公特祠碑

猗歟此大司空丁清惠公之特祠也祠創於癸未成於甲申距公歿之癸酉蓋十有二年而民之懷以思齋嗟而出涕者不少衰謂公祠於官彼士自爲始耳祀於彼諸士業有典刑耳其何以慰夫扶杖者椎髫者叠且汲者婦車蔽者抱且襁以行路者是安特祠然何以遲之至今遲之至今而益知公之明德遠也公自郎官至八座爲德於鄉者未易更僕數識其大者萬曆戊子己丑間旱潦洊臻米價翔踴民間捆載屑榆以食道殣澤量公發先世藏粟悉以賑之於是四境遠近鵠形鵠面之民扶老攜幼而至者環集公所糴豆數里公計口有籍部署有法受粟者予以月糧受糜者時其饑飽躬親喫淋所全活無算已歲再荐公賑如初不惜毀家紓民而邑中帖然絕無捐瘠殍餓之擾則是公大有造於桑梓也公官不離南中家鄉孔邇凡邑中大利弊走謁公輒至而替得其所欲輸將之於役南庾者歲省出納爲厲公爲爬梳抵蠹以甦其困則是公又大有造於桑梓也微公居官居鄉垂六十年而孜孜施濟如一日病間於榻下召晉撫表里而公上疏謝曰老臣無狀第竭力救濟了此心願其敢叨明天子之殊錫因辭乃允夫晏嬰爲相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耳富鄭公活流民五十餘萬猶守青州耳公孫施弼不聞其再司城貸粟猶有其名就有賑鄉如國賑家如官不斬累世之歲不食爲善之報如公者乎則其得之於學者素耳公學於王龍溪先生龍溪學於王文成以致良知爲宗旨夫良知當體圓成有觸即覺故拔一毛而身爲震牽一髮而頭爲動皆此知也推之於人介然有知亦復如是而隔膜之外痛癢不關則形骸蔽之耳公匪徒知之實允致之人饑已饑人溺已溺秖以慨其萬物一體之念而一切市德好名之私纖毫不與也公嘗悟沖元會語精蠡之旨謂尋常日用良知本體時時呈露而周海門先生謂公爲付囑弟子心領眞傳忘身濟世原原本本斯眞知公者矣嗟乎今居官則家於官居鄉則官於家總緣不知學耳不知學而擘其與民同患是以撫膺爬搔而責之痿痺不仁之人必不得矣故公之嘉績大美見於誌表碑狀者余不再述惟溯公之學以見公一生康濟之所自出

尚將俎豆於文成龍溪兩先生之間而況畏壘之尸祝乎先
是臺使者可邑士民特祠之請檄再下其亂于鑛不欲煩縣
官稱錢以違公志以是遲之至今三山左公按浙景公烈移
令有司稚龜忠節故事復田二十頃歲供祀事祠成父老子
弟婦女商旅聚觀塞衢巷向之僾以思齋壁而出涕者咸歌
呼抃舞曰猗歟此大司空丁清惠公之特祠也爲之銘銘曰
聖學脩安知爲血脉文成龍溪後先闡釋公也淑之裕致是
力病瘵乃身除南齊澤大江以南兆民允殖維豐與鎬綢繆
室宅惟桑與梓起彼潜脩翺野勤敷耄且靡忒諸無近名德
昉運積公介往矣恩斯猶昔樓栖維新几筵是飭四方來覲

引手加額如公再生德音可覲非釣非遊是儀是式烝民有
詩視兹文石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介孫公神道碑銘

上御極之八年詔簡在籍之堪任閣員者廷議推淇澳孫公
吏部列名以請特名赴闕公以夙疾辭温旨敦趣黽勉就道
至滁病浸篤復再疏辭不允歲暮抵國門外氣息僅僅泣謂
嗣子工部君曰我自赴名即茹素冀得竭心陛見尚效涓埃
今度不能起有懷而來忍黙而逝能無抱忠入地之憾竟以
丙子正月十三日卒上聞嗟嘆賜祭有加給水衡錢治塟以
行人董其事謚文介工部君銜卹請謁以墓道碑屬余詞

余素嚴事公稔聞大節嘗嘆萬曆以來朝局貞勝凡幾變而
國本其分脉也爭並封爭冊立爭之國爭梃擊既又爭紅丸
至逆黨矯立三案舉向之羽翼東朝者推而納諸東林之黨
而慘禍遍天下矣公蓋紅丸案中所稱主盟也先是萬曆亥
子間福王久不之國公深以爲憂及奉旨明春必不再逆公
亟以擇吉請凡十上不報聞有中變意公議合通朝上疏疏
不得則繼以伏闕請臣伏闕不得則約政府共伏矢以死諍
已而神廟感動得旨行有日矣而以鹽田未及三萬催督不
已公謂此見田一萬二千頃以七八年搜括積聚僅得之今
欲取足於數月內勢必不得爭益力於是福王自疏請減政

府爲調處成行事竣而異議指公爲攘功中以考功法及公
再入首論舊輔德清輕進紅丸復不討賊律以許世子不嘗
藥之罪因及議謚封后移宮等事語加嚴切奉旨會奏廷議
十九助公而事竟中寢黨邪者銜此益甚公至丁卯而難作
崇禎初元誅逆懋忠從戍籍復公官詔毁要典已復有明申
即爲定案之旨而公向所稱引大義爲萬世亂賊立坊者直
可俟聖人而不惑嗚呼國本危疑閹湖變故　光廟終始之
際臣子有餘恫矣公先後竭力維綱常一念血誠九死靡
悔所稱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耶公名慎行字聞斯別號淇澳
世系自燕山侯與祖家鳳陽高皇帝初定天下行省大都督

總邊以克常州功賜建府第於常之武進因家焉數傳至太
僕卿鑾登正德庚戌進士太僕生洲洲生臬配唐夫人而生
公兩世俱以公貴公幼有異質每擬管釋昌黎論文語想書
思下手之難以起衰振靡爲己任十八補諸生隨入太學甲
午舉京兆明年成進士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己亥編
纂起居奔贈公喪歸壬寅服闋除原官甲辰分考禮闈乙巳
晉誥勅丙午晉中允丁未病乞歸己酉晉宮諭充楚府册封
正使辛亥加庶子癸丑陞少詹事協府知貢舉尋陞禮部右
侍郎署部事甲寅秋移疾歸庚申起南禮部尚書壬戌改北
公初以翰林領書事起特晉秩猶以遲遲公慨言不安窮

給以傷國體既晉誥勅對維賛儀屬詞得王言體知貢舉時
嚴輔丞閣政地無在直者中官持本閣入票擬諱甚公令閣
官持本出不許中官一人入簾內外肅然剔弊殆盡其攝部
事也首請郊廟皇太子皇長孫出閣講學疏凡六上三王婚
禮疏亦五上止得請時代藩廢長立幼公私念此事關國本脈
絡名不正則窺窬之源不絕抗疏不報則列款於條陳疏中
得報可卽移文切責代藩卒改正慈聖太后議者欲去太
字公謂此一字關大名分辯甚核襄事山陵天雨道滑梓宮
危傾尺許夫少損折幾不能前公與王司馬督率如期心力
俱瘁王皇貴妃既薨迎神主皇太子宮奉祀太子因所居追

隘欲援李敬妃例仍遷陵上公云此殿下謙德在部臣義所
不敢疏請另遷別殿或特創享殿有呂莨簡力爭宸妃殯禮
風至釋楚宗入繫之冤止潞藩私徵之請抑內官非例之索
杜廢國通賄之門勸議科場恤錄忠直一切守官引義部讞
如也三案之起也海內名賢先後被逮死幾盡獨公家居羅
織無所得已使其黨劉志選崔文昇誣列諸狀坐寧夏極邊
戍通國議卽屬代頌公急止之青衣麻屨往見郡縣行道者
哭而公處之怡然有相唁者公笑謝曰我非得禍乃得志也
及崇恩名還復官誥起協理詹事府事公以多病餘生堅辭
不赴則建文昌祠致楹并祀朱夫子像終日危坐如對上帝

禮義文學外絕不一及世務生平研精聖學著慎獨義困思
抄發明宗旨多出獨得而尤深於易作明洛義凡四易稿又
有詩雜論事編若干卷大約公之學根柢倫物體認止躬自
言儒衣破綻終不可以袈裟補故雖究心宗門公案而一意
窮理發爲文章原本六經澤於道德醇如也公登仕籍四十
餘年所居先世敝廬不益一椽毎往來長安不攜北物有私
攜者立撤之河無片札出門無寸絲入室門庭高峻自邦君
大夫以及四方薦紳罕覩其面有以地方事詢者公避席謝
無有卽固請終無一言其天性孤潔介然不易如此公享年
七十有二配李氏封夫人子士元卽工部君孫男五人曾孫

男二人婚娶氏族具在狀中當公應召時余叨參政地蹻蹻
寡與日望公入朝爰立正色昌言使宗勿機廷復見大臣風
采而余亦得效將伯之助及公歿余適去國歸舟一葉於驚
湍駭浪中與素輴相左右者三閱月嗚呼此余爲公之銘而
不能已於傷感也銘曰
闕岡翔迹燕山啓封磊與克常賜第酬庸傳至尚卿簪纓弈
奕至世頌昌爲生宗伯擢登上第剔歷承明後先莞禮殫竭
忠藎爲曆之季儲議久虛藩邸未行羣情杌隉公疏十上請
擇吉期倡議伏闕血濺不辭帝心感動割愔之國公曰聖斷
臣也何力乃正代序乃白楚冤議禮守官必便便言再論紅

丸忠憤激發春秋大義日月若揭逆黨逞毒三案株連以公
爲首羅織成冤榮難若夷不憂不悖朝聞夕可自謂得志聖
明畀革首詔賜環謝病不起著書名山帝簡宅揆爰叶夢卜
特遣鋒車溫綸相屬凜凜名命力疾就途懷忠入告忍死須
臾天不慭遺遽奪其算人之云亡朝野悲嘆如公忠貞百鍊
至剛充塞天地貢諸莫當如公廉節千尺積雪微骨冰清纖
塵不染鄉有與頌國有定評煌煌卹典賜兆揚名廉頑立儒
風聲罔極於千百年過者必式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天承彭公墓碑

崇禎二年己巳除月之望御史彭公以疾卒於里第厥叔子
期生守南昌承諱奔歸營喪事既乞薛公言志之幽宮矣復
偕伯子長宏詣余請曰亡親之幸木拱矣恐行人樵採之不
禁將樹碑碑域焉惟吾子其文之余惟逆璫竊柄諸附離之
者一國若狂其遠蕭炙惟公抗嗣議惟南昌守父子大節皎
然世其清德急流勇退矢辭言以弗諼衆醉獨醒迴狂瀾於
既倒姜伯淮隱身遜命夏子治守道嫉惡彭公父子之謂矣
余生平縱事公且辱在世講其敢辭按狀公諱宗孟字孟公
天承其別號也先世自安福徙全椒始祖勝以義旅從高皇
開國積功世平越相揮僉事三傳王改海寧遂爲海鹽人六
傳爲公父貽穀將軍稱賢貽賢生有奇相鄭瑞簡公妻以季

女起家武舉累官蘇松參將慷慨多大節至公始以文學顯
公幼有至性三歲失母哀毀如成人年十六補諸生督學使
溫陵蘇公奇其才聲名大噪邑令王求識面終恥呈身令以
知其遠操矣庚子舉於鄉邑令李爲勸駕治行示意居間不
能得公一言也辛丑成進士謁選令朝城獨身之官革賦羨
平市價公私當一一粒一絲不以煩里旅聽訟蹈金矢之罰
市粟不如額則以月俸補調勝陽朝民貧[illegible]之[illegible]南北
孔道輪蹄絡繹公栽星出入[illegible]至夕歧
郵既以時給賓至如歸供億無過藏有幕職貢茶挾璫威横
索夫馬公裁其溢額幕走都門以阻貢愬璫當事欲坐尉史

公持不可謂令執法甦驛困尉史何寧寧以身承卒得解濟寧善生其僕殺人抵死矣主獄者逢上意復論生辟臺檄公覆訊公爲理出如初擬難忤上官弗顧也戊申徵治行異等擬授南銓候考遂滕人扶老攜幼塞號百餘里生祠公如朝城後十餘年白蓮賊陷滕焚室廬幾盡戒其黨勿犯公祠巋然獨存滕人至今尸祝云庚戌考授河南道御史故事臺省需次者得與閱計典公曰朱爲婦而議家人長短可乎是詣單御須魂杜門稽掌故既拜命首疏陳邏逆之害已巡察西城巡青覩廠庫咸籍公兼以備緩急而擦別蠹孔不遺餘力若年例循逋惜薪鋪墊明盔甲火藥靡費大都城社冒耗駔

會侵漁無慮數十千罔不清釐出按河廣清薪持大體容諏務盡下情福藩贍田派楚獨多復疏請自行管業部檄以撥括廢府閒田爲言公再疏力爭謂括田管業背違祖訓勿以潞藩之誤令福藩再誤且撥括已窮溢餉難繼語甚切至兩奉嚴旨詰責奪俸或議新籍湖田以充數或議闔省加賦以足額公曰明旨止於廢產豈可擾及民間加派之議一行後來夭濫引以爲例何所紀極某甘冒王鈇不忍楚賦之日重楚民之日困三疏語逾激上察公言至誠惟奪俸詰責不譴罪也亾何而黔省有剿苗之事蓋施秉黔地民苗雜居民售田與苗而沮其耕畬又奪之牛册在民矣詳行止閱　有司

事耳黔撫居爲奇功徼楚會剿公謂楚無兵無餉何能合已芸人況住兵不前禍安所底因累疏其隙者苗易動難安兵端未可闢楚賦不堪悉索狀黔撫謂公害成至移文詆許公平氣折之彼亦無以難也後黑苗果自戕而黔患中於仲家黔撫以濫殺被彈始服公遠見然當其時非公爭之强全楚肅然煩費矣公滄楚四年乞身不許情殷涉岵不得已冒罪以行歸見昭毅公承歡于舍而後喜可知也昭毅公有山水癖亦悅蠟屐追隨於三峯六橋之間不復問春明轍矣庚申起公巡視京營疏辭不赴昭毅公亦捐館公得視含殮毁幾滅性三年不蓋不乘絕跡公府通國稱孝焉乙丑復名還原

職以璫焰方張義不受汙堅臥不起丁卯秋今天子御極朝政一新臺省交章祝敕公慨然曰吾林居十載世局翻更玄黃血戰幸超然評論保完身以報所生吾事畢矣因賦詩云角巾久折難簪筆手板長抛學籜蕭若使山林俱被覓清時那更有漁樵人知公邁思之不可轉也已已冬季子弘保遂嬰末疾自秋徂冬疾轉劇易簀之辰猶勤于國諭索邸報問邊警若何夜半整衣冠端坐而逝所著有江上集草有堂存稿疏草楚臺疏畧約言楚牘聽笈楚獻遺誌紀年韻語行於世公恪守婞修聲色玩好澹然無嗜素恥干人人亦亾敢以私干至爲德於鄉貽書當事如減蕩稅恤水災及築塘改折

修文廟募選行咸倚公一言而定邑賦重役繁科第免役者
多田苦不足公倡議士紳均役毋偏累單戶曰異日子孫能
守薄產免額之日短往役之日長也邑令爲役三之一公天
性孝友內行醇備傷祿不逮毋泣下齋蔬奉繼母庶母如母
與諸父共處燕喜一堂和樂且孺讓爵於季讓產於仲撫仲
父之子如弟授室分宅莫違具爾推及三黨具有恩紀訓勅
子弟毋憮毋傲毋怙權毋蘊利務力學致通顯毋藉父兄竿
牘伯子叔子同登賢書公遺書誡之曰汝輩席祖宗遺庇譬
諸花木當盛開時務益滋溉不則立萎耳勉修令德毋忝科
名叔子丙辰登第復誡以淡薄明志毋貽家聲叔子稟庭聞

勉就一氈郎水部守南州餐冰茹蘗持逆祠之議殊堅上官
檄下如雨屹不爲動公所教也嗚呼公通籍三十年官銜僅
七品御史止耳當黨人鵰起走逮化旦暮而躋公卿者累累
也而今安在哉公官七品公名千秋矣爲之銘曰
彭自淮右以戎功興師黔移浙奕葉千城桓桓昭毅分閫疏
榮敦詩說禮武緯文經柱史承家裔游儒生爾令剔邑愷悌
流聲入惟酌水出則戴星懸魚留犢拔薤拊嬰決豕戶稅易
地留攀獄豸冠騤騤驄乘廉而不劌矜而不爭獲狐貫矢
攬轡澄清之綱之紀民隱是咨虎鬚可捋龍鱗可攖介潔寢
橫鐵方息兵楚賦難索斐褒無疵撫因奪氣帝亦葵誠乞身

未遂拜疏即行倚閭望眼陟岵關情汚隆從道進退以貞三
格不起抗志鴻冥瑞氣不淥振衣濯纓霽翮岑巘濺血沸羹
弋人何慕超然論評有子能仕荷衙方亨守正蘊義騰茂蜚
英德門濟美榆社儀刑不亾者壽不朽者名高山可仰窆碑
是徵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謚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萬曆之季朝士以東林爲諱厲東林者梁谿諸君子講學之
所而景逸高先生其導師也先生自被謫林居數十年晚起
田間登九列昌言正色孳孳獨清而風節著大道莫容蒙難

正志邁今上褒恤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議易名復
奉有孤忠遂學秉節正終之明旨而忠義炳然先生之風節
之忠義皆學也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殀壽不貳退藏於
密而顯仁於造次顛沛嗚呼此所以爲先生也先生諱攀龍
字存之別號景逸始祖曰孟永公三傳至雪樓公代有隱德
雪樓公生靜成公材是爲先生王父舉於鄉爲黃巖令有異
政生纖成公德徵配陸夫人武卿夫人實生先生靜成公有
弟靜逸公艱逈壯無子請以先生爲嗣靜成公許之後皆以
先生貴贈太僕卿先生蒙卿與胄子世儒詣闕謝恩遂三代
誥贈自靜逸公以下皆如先生贈官先生年十九補邑諸生

又二年壬午領鄉薦二十有五從顧涇陽先生講學識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肅恭爲主持心方寸間久之悟所謂格子者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蓋志學時即以程朱爲的矣己丑成進士隨丁静逸公艱廬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授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自爲書於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娓娓數千言嘗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半日静坐半日讀書偶坐僧房自見本體忽思閑邪存誠覺當下無邪更不須覓誠快然如脫纏縛已奉使歸時太倉當國鬬銓相牴牾小人有附闇攻部者先生

復命入都甫三日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一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條旨上而先生降雜職矣甲午赴揭陽尉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舟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静坐法門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明道先生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斷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搆水居於蠡湖閉關趺坐作復七規程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先生與顧涇陽先生請復之搆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拈出宗旨洗發提撕遠近負笈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靜定尤

不可少蓋學人神短氣浮淺深世俗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程子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旨已及大學知本與中庸之旨具困學記中蓋先生自癸巳出國至是凡三十年學益進道益尊而望亦益重光廟登極詔起廢棄諸臣天啟元年先生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既而廣寧失陷京師震驚先生請逐鄭養性誅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孫宗伯疏論紅丸先生曰此一部春秋也會議謂舊相交結鄭戚不知有君義甚峻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務學疏畧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不然孝

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疏上傳旨重處以福清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又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鄒馮兩公皆請告歸先生於辭疏及之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出都貽書王給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在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

以誣謗也至哉斯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居無何起刑部右
侍郎疏辭不允值皇子覃恩子三代誥命先生曰君恩渥矣
其何以報而同志亦以大義敦趣甲子春入都而副院楊公
罪璫疏上中及枚卜蓋指南樂也南樂恚駭欲與璫合而
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齮齕漸惡先生默爲聯絡備極苦心會
總憲缺廷推首先生時儕鶴趙公爲太宰先生以門牆爲嫌
力辭之太宰心動而臺省急先生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嚴
至公議遂決命下先生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
崔呈秀按淮揚時賕賂鉅萬竟褫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既
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南樂又以僵蹇

被糺銜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内合謀而所欲急驅者部院則
借晉撫事以發端首垣選郎逐而先生與太宰俱罷歸矣乙
丑春詔獄起追贓一案將連及先生賴吳錦衣力持得免及
游鳳翔疏上而先生削奪矣已請毁東林書院矣先生屏跡
河干杜門絶交者逾年而有丙寅三月十七日事當繆周二
公之逮也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道南祠有別聖
文歸而得吳門信頗異微笑曰其然乎及晚家聚酌如常止
云鬻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
日中信先生聞之整衣起從容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欲料
理爲出門計可急覓舟束身就繫無恐怖家人也作字二紙

鑞篋中復之内寢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取所封置几上指示
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命且暫退移時聲息寂然諸
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熒杳無蹤跡發所封乃遺表也云臣雖
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
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絶書乞使者執此報皇
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
至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
惶駭急從旁扉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諦視乎立水面衣
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而色如生嗚呼
仲也結纓曾也易簀先生其同而異異而同耶先生嘗謂少

年不學老無受用事多苦拂意苦疾病苦老死之苦益不可
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先生末路風騷受用得手矣先
生書無不窺尤深於易所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其
論心性理義如繭絲牛毛而學脉流派參訂最精謂學微有
心性之分孔孟已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至文成文淸便是
兩路兩者遞傳必有所弊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虛證
見矣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又曰釋氏之學此稍微吾儒
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
二字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世界聖人因物之是非
而是非之吾不與也所以開物成務此其息邪閑聖功豈在

距楊墨下哉生於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
有五配今誥封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長世儒以諸生㕍入太
學次世學以附例承廕次世寧諸生孫男七人女七人詳志
狀世儒以庚午年己丑月壬申日丁未時葬先生於嵊剡之
諭塋而以墓隧之詞相屬升五十無聞何能窺先生於萬一
顧自爲諸生時從逕陽先生於東林因覩炙先生及先生起
勤署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至於今猶讀先生之遺文恨覿
面失之不獲如醫閭之事白沙也竊儀圖之先生光風霽月
似茂叔太和元氣似明道整齊嚴肅似伊川讀書窮理立朝
嶽嶽似晦翁若新會之灑落餘干之主敬河津之實踐姚江
之超悟先生兼有之而無其弊蓋國朝理學名臣瀞泝洛淵
源以上接洙泗者先生一人而已他嶽行不具載第識其大
而系之以詞

宋有大儒厥惟程朱居敬窮理孔矩同符微言既遠正學榛
蕪無善無惡乃墮野狐先生之學泝流關洛力闢禪宗導以
聖鐸境有動靜功兼約博致其精微彼糟粕講道林泉垂
三十年曉起廢籍諸賢比肩扶植天常侃侃便便激揚風紀
顧邻後先巖豕漸孚亢龍有血義不辱國從容明決晝夜可
通泡影忽滅入水不濡汨羅非埒帝饗忠精褒恤孔京將作
營葬太常易名惟忠惟憲二法合并德有餘美名非苟成新
宮如堂宵碑如歸精神行天歷百千紀先生有言本無生死
廓然太虛何終何始

賜餘堂集卷之九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五世孫　㳘充　編校
六世孫　爲楨

墓誌銘

少詹崑阜楊公暨配嚴宜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庚申宮詹崑阜楊先生卒門人錢士升俯詞渡江哭於鬧湖之丙舍山頹木壞至今猶有餘恫先生歿後二十年而嚴宜人卒合葬有期叔子一璐以誌銘見屬升念乙卯受知先生有國士之目及官翰林數數負櫝請益先生輒稱述詞林故事及前輩嘉言懿行以相勗己未追隨分校奉教周旋

幸無貲隕蓋門下士沐浴德誨無如升久且渥者又從二三世兄聞嚴宜人內德母儀甚悉乞靈不律闡揚音徽以報所知固素心也敬按狀而志諸石先生諱守勤字克之別號崑阜系出漢太尉震其遷於浙之睦州自廣始數傳再從慈谿遂世為慈谿人入明至石田公生子二長子器成化丁未進士歷河南左方伯有大節次子用則先生曾大父也子用生[illegible]卿舉正午宰儀真以循稱孫仲生世思號見洲是為先生父研精理學著慈湖遺抄四書訓錄印心錄等書配秦宜人[illegible]門先生貴先生自為諸生時拓落大度有紫雲黃冠之祥即邀困阨若陰為呵護者人以是奇先生先生益自負不以小利鈍介意萬曆丁酉舉浙榜第二人甲辰兩魁天下臚唱之日衆目先生鬚眉軒舉步武中程咄咄稱得人授翰林修撰己亥封翁謝歸服闋以秦宜人春秋高疏乞終養隨丁內艱甲寅補原官乙卯陞左春坊左中允尋轉諭德充東宮講讀官管理誥勅己未奉使冊封晉藩事竣旋陞宮庶明年將纂節戒途忽中痰卒今上御極遵光廟遺詔錄講讀勞贈少詹事廕一子予祭葬亦異數也先生為史官時雅意經濟不屑屑聲律日與同年高陽孫公輩講求累朝典故及天下大計懸館兩試必棄筆而人凡所擘畫鑿鑿中款時海內日望神廟封山罷推予環解網會當以敬天勤民作頌先生遂

立四解以寓規又嘗從弟閱京營嘆承平久武備弛條安邊禦寇四議謂國家有全盛之時無全盛之勢無積弱之形有積弱之實若預為與日邊患券者及補宮寮以數講具疏上請援引古義詞甚愷切每遇講期之先一日必齋居祓志盛服以待及入講進止安詳音吐宏亮光廟嘗目屬焉一日講筵出為衆津津述所敷陳喜溢大[illegible]故事講通鑑[illegible]當屬對時神祖壽節居期諭官以呼嵩祝萬壽請光廟[illegible]云讀史惜三餘先生以手加額曰聖明復出矣其爽月精忠發於至誠如此天性岳岳伉直不肯隨人唯諾亦復坦易可近故士夫貌嚴而誠信之時朝[illegible]漸分洛蜀有玄黃水火之形先

生屹然中立絶無依傍及南宮分考推重領房同事數公氣
燄炙手高睨大譚主者降心以從甚有歷位踰階失其常度
者獨先生秉禮持體以自莊嚴未嘗輕假詞色也嗟乎詞林
至今日壞極矣筆舌輕交遊輕出入取予輕壇宇不飭防表
俱潰頹乎原云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偶頽墮亦恐及身如
先生者豈非重臣之風軌末流之砥柱哉使天假之年宅揆
可待平康正直之風庶幾一見而遽從其算大用弗究天下
惜之先生學本慈湖文擬廬陵詩在開元大曆間有寧澹集
若干卷至於天性孝友内行尤備念祿不逮親諱期感泣竟
日不茵逆伯兄至邸寢食必俱密爲輸稍授官以娛其意念

方伯公後淪落撫其子刻其遺書復請爲補謚以及三黨懿
親孤待養女待嫁喪待葬者無慮數百指有弁感恩以女進
爲擇士人嫁之過廣陵有乞貸者期以旋日及旋嘗遊五臺
而仍尋故道踐其約其敦故好施不倦然若如此然以此宦
槖益窘先生徹廬湫隘不容旋馬寢卧半頃僅供饘粥而先
生胸中落落然浩浩然終不以貧故廢推解也嗟乎以尚元
致通顯十餘年而門風澹漠一如寒士以視輓近孤生起家
而驟擁厚貲甚棟連雲腴田接壤者何如哉此亦足以見先
生矣乃狀稱藏宜人實贊成之藏亦慈之望族宜人父繼蒙
公母劉氏宜人幼嫻内則既嬪孝事舅章時先生授經招著

宜人以婦代子曲盡孝養及先生既貴宜人益加肅括斷斷
以子姓厮奢僮奴鮮怒爲戒先生以是無内顧憂凡先生意
所欲問遺賙卹宜人必爲慫恿處姑姊先後子姊宗黨以及
臧獲皆藹然有恩先生殁又復以母代父定祭典拓葬囊又
爲先生營請祭葬卜兆建坊雖孫仲子一瑤竭歷成事實宜
人指也至於樛木逮下桑鳩一儀尤㝎韓所難宜人可謂禮
兼鍾郝德並孟陶矣卒之日凝然趺坐誦佛號數聲而逝先
生生於嘉靖戊午十二月七日卒於萬曆庚申四月十四日
享年六十有三宜人生於嘉靖丙寅十二月初三日卒於崇
禎庚辰五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五

錢江東折句餘萃海閒吞吐閩湖潏五百年當偉人出先生
世系傳清白家學淵源慈湖服紫雲黄冠先兆吉首擬南宮
多士式臚傳史奏五雲寓科名畧與淳安匹天祿燃藜如椽
筆四解寓規抒忠赤惜箸籌邊褒漆室經世高文垂典册晉
陟宮寮端講席疏請緝熙基宥密音吐鏗鋐儀槪肅容聖動
容嘗屬目炙掌帝制文郁郁載提衡鑑浮澆黜恭遲將開藉
良弼忽爾乘箕歸兜率帝思舊學詔優卹財官錄後賜幽宅
兩朝恩綸光白日龍蟠龜負豐碑立後二十年宜人殁婦德
母儀形史述遐齡乘化榮哀畢同歸玄壠在茲麓嘉名慶遠
靈氣結澤流子孫百千葉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工部尚書丁清惠公墓誌銘

今皇帝崇禎三年以建儲恩詔所在有司存問在籍老臣故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丁公與焉迺公八袠蓋曆踰典者再矣越二年壬申公年九十詔遣行人即家存問明年癸酉公薨賜祭葬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新書上頒重名器所司議郎不中格輒持弗予而於公臨請隨允且特命與謚曰清惠則聖鑒先定匪獨輿論僉同也按公諱賓字禮原號改字晚稱改亭丁以呂伋謚分氏至宋南渡五三公徙居嘉善入我朝有海鶴公聘授黃州府判遂為邑著姓五傳至公曾

祖祖父三代皆以公貴父袞倜儻好義里中稱為長者娶呂生子三伯丞卒仲寅季為公公年十八游於庠已游北雍舉嘉靖甲子順天鄉試隆慶辛未成進士萬曆甲戌令句容庚辰擢山東道御史踰年謝病歸家居幾二十年戊戌起南大理丞歷南太常少卿鴻臚卿署國子監光祿寺事晉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管巡江兼攝兵刑二部大理寺事九載奏績晉工部左侍郎未赴癸丑晉南工部尚書天啟辛酉二品再考晉太子少保自丁巳乞休疏十二上乃允公緣仕畿邑再起累遷至司空凡三十年不離南京澤在輿咏功在保障公自謂高皇帝一大家紀在舊都整頓畧有次序而累朝倚毗若南京不可一日無公即窮簷婺稚莫不知南京丁尚書者

初令句容廉知民間苦役而田賦之弊尤甚於是精心句稽減繇役清飛詭豁浮派歲省民供本折各七千七百有奇令各鄉建義倉勸富民出穀積至五萬餘石縣倉去城遠糧里潛兌苦無棲托為搆房百餘間併置田儲租以供旅食時巡行阡陌課農桑力作者勞以錢又相視流泉濬渠築堰舉行鄉約陳高皇帝六諭所為食之教之者罔不畢舉治句七年民戴之如父母時海忠介掌南憲為文壽公父稱公滿腔惻隱一塵不染蓋篤論也及為大理署光祿故事祀典饔餼膠轕悉取諸市商苦役移科起撤合於京兆領價候久殞費列

肆坐困公曰會典不禁除取耶乃商諸司農凡畿邑額派正供令竟解本寺寺以現價市物如民間即京兆科舉諸費皆倣此於是市商之累始絕南都故有三飯堂歲出米千八百石以食貧民自侵牟滋弊僅於朔望煮斗糜以完故事公臨期親詣按冊唱散更定光祿十規以垂永久焉已為操江首革債弁科減月樹之弊小盡例克院費公曰此都堂與軍士爭一日利耳命全給之上江二邑僉役皆有坊廂凡官府借備器皿及匠役犒折等費種種不支公謂賦役已均派條鞭何重科為移會撫按盡除之踐更之法受役者私雇分應輒至破產公悉心博訪莫如官募便為按門編冊準等則輸錢

遂發力役爲歷役民間歉若更生又慮相視人命易滋擾害建官廠於各門外爲昇襯之所皆題請著爲令其他善政如濬浦口斷腰河以利涉疏上新河屯船塢以便泊廣京口外塢以通漕復鎭江西門石橋勘瓜步船禁以救溺疏丹陽朱巷蕩泥洪河以溉田治南北四百里孔道甃石蔭榆柳以便行旅未易更僕數也劉天緒中都貢棻儲耳以[illegible]蠱惑爲逆卒所告在事者遂張大入奏詫爲咄嗟定亂功詔下南法司窮治時公兼攝刑部大理力主平反因守樞部以危言怵公公不爲動竟引妖言律論死七人餘戍遣有差所全活無數有造蜚語譖曹大逵等二十餘人謀逆者公露章請釋拜

發之日鵲集公冠麾去復來見者異之已又攝兵部知世職赴北營襲多留滯不得官甚有老死窮途者疏請悉就南樞勘實仍會官比試類奏得旨允行其晉陟工部也謂孝陵鍾簴脩葺宏計經久請庀材鳩工自殿廡樓門以及茶房牲廚廨不堅美又念都城形勝在河脈交流自積漸徙占河身益堙遏霖雨輒溺漫衢市乃首濬大河以及支河計四千五百四十餘丈凡豪右竊據者悉爲清理植表以識至若完浦子口城脩方正學何工部祠勘蘆洲蔵課清覈滌因循概建石城武定過軍上方等橋治城內外街道凡冬官些廢之習事事興起當公初晉尚書謝恩疏云偹竭竹頭木屑之技仰酬

遺簪墮屐之恩至是拮据鳩孱凡八年人服其靖獻不欺及予告歸里南中士民建祠尸祝公八旬覽揆咸褒樹匯門稱慶或於所在生祠設醮祝長生嗚呼此豈可强而得者哉其行德於鄉也每遇祲歲煮糜以食餓施布絮以庇寒凡四賑活民常數萬又捐腴田百畝以贍學宮適有汶陽之事公焦蒿勾考引爲已辜即橫被重譏弗顧也自奉甚儉一敝冠四十年不易猶虛漸北用木枝杜唯好施老而彌篤天性孝友與人言輒稱述先德嘗謂余初令何時先君戒之曰若爲民父母不必徽鑾緒紳惟五六月間著瓜皮帽者稱賢乃眞賢耳瓜皮帽謂藍縷色如瓜也不肖終身不敢忘茲事仲兄如

父撫孤姪如己子至出處大節尤爲凜然公故張文忠所取士及爲御史文忠以勘劉臺事屬公公辭病堅請乃得歸天啟間當道以公施賑事奏請諡晉太子太保公具疏力辭生平進退不失其正如此蓋公少而潛心聖學從王龍溪先生印良知宗旨又從君上唐一菴先生游在留都新王文成祠約周海門焦弱侯會講其中及家居以未得廬岡里爲憾忽買小舟攜數蒼頭渡江拜謁孔林行年八十八老學生手自撰記歸途貽書撫極言民運抵淮之半時公年已耄跋涉水陸三千里往返僅一月遠近詫爲奇事大抵公仁心爲質積累功行而元本得之學問公嘗謂良知中自有膏澤不虛耳

生嘉靖癸卯距其卒享年九十有一元配吳夫人有樛木之
德先公九年卒公子鑛等以崇禎甲戌十一月二十四日丙
子葬公於秀水正收字圩賜塋之新阡以余素習爲志敘
系之銘銘曰周郊保釐舊業公天昨民社今有翁如冬之燠
春之融威則爲鳳施爲龍初試句曲滌司容臺星長在南國
中高皇肇造爵鎬豐搆挂家紀時乃功歷年三十大帡幪家
尸戶祝榮陰溉爵茂闡道耋期恭聖言學愛盟諸衷積善餘
慶祉彌隆祿位名壽孝廉躬兩朝遺老鄭道忠頌綸賜兆羊
虎宗特子嘉諡詢謀同千秋萬禩垂無窮

工部尚書晉階太子太傅羅浮姚公墓誌銘

萬曆間元氣鴻厖治象寬然有餘其時士大夫敦厚博大蔚
爲名卿而造物亦篤培之康壽平格以貽數世棟石之用如
我郡羅浮姚公其尤也公受知神祖遊乎光廟熹廟洊歷殊
階勳名正茂知幾乞身上即位咨禮舊德詔起田間恩數有
加宦歷四朝年逾九袠終始醇白爲昭代完德鉅人蓋王國
休嘉稱隱之氣磅礴海內而鍾美於我公非偶然也崇禎六
年癸酉夏薨於里居公子以亮等將公營窀穸乃持曹編修
所爲狀乞銘於余以余習公久爲敘行狀爲事世按公諱思
仁字善長羅浮其號後山先生長子也公生而器凝穎異五
歲就塾所過神祠必揖其神訖步鄉翁囑徙祠避公人以此

郊其非凡兒十八補博士弟子員癸酉舉浙江鄉試癸未計
偕有同舟生夢甲騎擁燈蹕江滸呼迎尚書果以是春成進
士授行人明年相繼丁內外及王父北平翁艱讀禮之暇念
律法不明民多濫入手註太明律例解苦心思索至寢廬破
樹亦不闕其書迄爲法家司南服闋擢爲江西道御史癸巳
視鹺長蘆歷山東河南巡按督東省大祲六郡皆饑饑民借
稱貸延劫大姓所在騷然公語巡撫鄭公汝璧曰此亂萌也
不可不速撲滅然公當自行勿委官鄭公如公言馳入青檢
首惡數人寘法以殉脅從俱勿問公隨檄所司發廩賑貸未
幾麥大熟六郡復安丙申乾清坤寧兩宮災公上疏極言時

政闕失譏多元直神祖優容之按部所至多平反冤獄嘗丙
夜省囚牘忽聞鬼哭公愀然曰有冤欲訴耶當爲若理之明
旦即墨縣有薊人於郊挾貲貿易爲楊花所殺而滅其屍不
可得公爲禱於神屍從海中逆潮浮出花遂伏辜齊魯間相
傳其事爲神明其按河南力爭開採露章劾原奏官仲春等
率衆橫行掘人墳墓索人賄賂將釀亂激變疏入不報春等
益橫公密移文有司廉其需索貲數補牘奏聞得旨逮覺杖
下虐焰少熄已報命詳繪開採圖說以進神祖覽之愀然動
容終不加譴北地饑死者相枕公曰此而弗言民皆溝壑矣
上疏請漕米三十萬石以賑三輔賴以全活壬寅晉通政司

參議歷大理寺左右少卿戊申謝病歸家居幾十年甲寅起原官未赴尋改應天府尹公守先訓一意以愛物濟人爲念康俗藥暴興革一新境內忽飛蝗蔽天民惑巫師說但事禱賽公下令捕蝗懸賞格於是民爭捕蝗頓盡留都八邑惟高淳磽确舊例改折至是以災傷所屬盡請賜改而高淳無加恩奉部覆矣公慼然引爲己辜復疏申請上允於原折外特賜蠲免父老子弟一時感恩泣下他若爭祭典以恤屬疏疲累以恤民矜詿誤以恤士種種善政未易更僕數己未晉通政使有儒士潘定國交通內侍議復與廢役具疏徑自投進士官彭元錦援邊逗遛托病陳請遣帥李如柏李如楨被劾

候覆如楨疏辯公不爲達都門忽傳已達御前公一一抗章駁奏不少假如西臺風采是年三品考封祖父如公官廕一子申酉歲歷工部右侍郎晉本部尚書時門殿山陵工程並舉公慎將作事權久爲貂璫傍掣力嚴冒破汰冗濫持之甚堅會視事若工忽內侍數百人擁至索靴帽銀初甚洶洶公和顏詢其首姓名目吏使札記徐曰此項減官給但錢糧倘之當稍需衆皆色變欲圖噪公命取所札姓名示之曰勿譁稍無禮即參奏矣遂逡巡散去然是時璫焰已熾公決意引歸疏三上癸亥加太子太保予告既抵家閉門養重惟與故人焚香相對修棋枰詩酒之觀而望實益重撫按薦於朝今

上改元晉太子太傅廕一子四年詔有司具儀存問時人榮之公豐頤廣顙望而知爲有道鉅公生平坦易寬博沖然長者不爲崖岸鍥刻之行而遇事敏達能鎮非常初董鹺長蘆會京東練設兵守天津猾弁冒天賞募南兵三千盡乾沒其安家銀一軍蓋甲而譁縛天賞謀叢射之公將行部衆咸懼爭尼轍公曰我往亂自定何阻也至則縛天賞罪諭衆兵靜聽奏聞已天賞得逮訊復疏借鹽課六萬代給缺餉軍中歡聲如雷按豫時開封府民陳淮與姪諸生陳其道居鄰保寧王宅淮修築誤毀王牆王怒督責淮其道憤懣呼同類數十輩詈王王痰疾與中諸王將上疏告變公亟遣醫治王且

謝諸王曰狂生無賴吾當大創之因密諭其下勿濫刑具但令敲朴聲徹於外已諸王聞之果大喜會保寧亦甦遂正淮與其道罪事獲寢識者服公之敏練云壬申霖雨慶陵寶頂壞上震怒詰當時堂屬受事諸臣時部堂俱已物故惟長垣王公及公存或謂公受事日淺向不與敘錄盍具疏自辯公曰聖天子孝思老臣秖應靜聽處分詎用喋也已部覆王以陳辯得從閒住而公竟落職惟引咎不置絕無幾微悔恨之色其寵辱不驚得大臣之體如此公好施祿入之餘推予宗黨戚待以舉火有晏平仲風公素無疾癸發康祉不知爲九十一歲人今年夏忽數日不進飲食若無意人間者易簀前

一日冠幘危坐呼子若孫以身受國恩無可報稱遺命進累
朝恩賚及袍帶數事少助軍需且戒無發有陳說蓋公歿而
古鄉先生淳至篤厚之風從茲日遠矣概公大節立朝敭歷
則銜職首公休沐就閒則懸車掛轍法令爲師如許丞相賑
饑全活如富靑州舉策數馬如萬石君而達尊兼三錫福備
五則若司馬端明之居洛下求之近代實鮮其儔雖陵工申
辯求退恩鄉異數有待而公之諸孫俱彬雅能文嶄嶄見頭
角是以知公於世諦既無可恨而天爵畜不盡以貽後人則
公之所稱者厚矣公生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崇禎
丁丑四日初八日年九十有一配唐氏今以崇禎十年某月

日合葬於故壠西之原字圩爲之銘曰隆萬之盛平康正直
偉人挺興具大福德於惟姚公智圓行方如玉韞璞溫潤含
光垣彩使坦寒英栢府直道如絃沉機決筭持長孺節進監
門闕抗章與草齊豫其甦民瘼師尹帝重納言利人訓切封
駁權尊天抽景曜司空著象嶋尼稚虔若工是相班高史履
志決抽簪盧舟藏用處窮居心爲德於鄉府勁推屛嶠嶠人
瑞考槃自寫始終一德龍光比崇脩然乘化不朽道忠我銘
其藏豐功永傚衍光大寵貴此幽谷

資善大夫南刑部尚書谷芝姚公墓誌銘

申酉間谷芝姚公爲南大司寇余爲禮貳在公之暇過從甚
洽一日同遊靈谷時梅花盛開樛枝疎影橫亘數畝相與布
席其下寒瓊艷雪霏霏落酒杯中公復出所藏龍團手自烹
點鼻舌互入清沁心脾無異夢羅浮而餐沆瀣也明年余被
召去又明年公上疏乞身溫旨諭留再請乃允公歸踰年余
亦謝政歸幸伊人在望湖洄可從方將鼓剡溪之棹壽洛社
之盟而公不我待矣雖懷舊遊邈若江河可勝歎哉歿後三
年孤世曙銜卹請銘泣而告曰此先子志也余其忍辭按狀
諱士慎字仲含號谷芝先世自汴從宋南渡至浙東入我明
有秀一者以灶籍徙鹽官析爲平湖因隸焉再傳至北湖力
田篤行有隱德北湖生耕隱耕隱季子贈水部怡善公爲華

亭張翁館甥遂世爲華亭五保人怡善五子仲北田叔南汀
郎水部長子敘憲龍津公無後乃立北田叔子槐堂之子少
津公爲嗣是爲司寇公考累封太常寺少卿生六子司寇公
其次也母包淑人生母崔淑人公英敏篤學年十五受知於
學使靖原李公有國士之目癸卯舉浙闈明年成進士選入
中秘才品冠冕一時爲葉文忠唐文恪兩公所器異及散館
忽出公吏垣公論不平而公怡然自若既入垣會江南六郡
水災疏請蠲賑及條陳經國幾務諸書皆抉摘中窾時銅局
斷斷同與公持論虛平不屑依附於是忌者側目而公益爲
山陰舊輔會試所取士引繩披根者借爲議端公引病乞歸

疏十六上留中不報已復有尸右之轉公度弋慕兆執義難
再辱遂拂衣出春明以不候旨爲閣幕巳轉行人副再遷尚
寶丞旋爲光祿寺少卿栽減冗濫詷御貢夷騫𤅿順天府丞
張弛無不合節熹廟初元奉命告岱宗祭堯墓拜孔林時稱
榮遇壬戌推左遷政有感乞歸居無何連遭大感時逆璫煽
禍林無寧巖公從草土中感憤時事未嘗不噓嚱太息也今
上御極公躍然起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既拜少廷
尉即上疏請捕逆孽以彰國法釋纍臣以擴皇仁上爲勅所
司嚴緝對孽議釋惡太理世揚聲毛給事上龍從寬結案皆
公力也未幾晉南太常卿陛辭陳五事宏聖學定國是核經

費儲邊才培元氣皆關切事體旋晉南刑部右侍郎疏亂宦
璫越職横詆大傷國紀畧云宮中府中咸宜一視若外臣然
及內臣如王志道周鑣曹簽動加嚴譴而恣肆如坤安然無
罪退觀迯聽揣疑叢生長璫寺傲狠之漸厭羣臣報效之忠
啟中外畸重之疑成政本輕褻之勢所關不小語甚切直已
晉本部尚書南中最苦訟牒刑曹尤甚往往移檄拘錄於數
百里外株連蔓引終歲不結以爲常先是河山沈公爲政公
佐之一意休息法署幾於羅雀及公代沈公益務簡靜盡括
司爲無得濫受片詞一時南民若出湯火甫二年喟然嘆曰
吾起家孤生致位九州且四遇覃恩贈廕累世踰涯極矣祿

不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吾師乎遂再疏乞骸
情詞愈切乙亥春奉旨予致而公喜可知也明年夏忽病不
起事聞命所司議卹乃遣官諭祭二壇水衡給營擴費槪公
登朝以迄告老進退始終殆無遺憾即壽不過耆可謂昭明
顯榮高朗令終者矣公弱不勝衣而精神要大於身與人交
冲和夷易犯而不校嘗稱范文正公有言士大夫居鄉早完
國稅佐國家之急調停役法甦桑梓之憂此外別無可報君
父者吾今敢忘斯義乎每歲分租以助里中之苦役者臨汲
捐田千畝以供義役而自奉不異寒士僅一僕飯食夫亦衣
而已嘗手書顏氏家訓誡子無驕佚以隤家聲生平韻致詩

寄觴咏尤喜臨池行楷有晉唐風生於萬曆戊寅二月初三
日卒於崇禎丙子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陳淑
人子一即世曙廕胄子側陳氏出娶兵部職方司主事杜公
素浣女女四今世曙以己卯冬十二月某日卜葬公於五保
夜光圩之陽余爲誌而系之銘銘曰綺歲登朝騎飛龍驂鸞
首承明高步忽蹴大器不驚無求無忮容與迴翔翻翮六轡
乃遷祿勳乃贊棘寺乃晉奉常乃踐卿貳剪彼逆孽佑我善
類直糺橫璫侃侃正議旣掌南禁行無所事清靜寧一仁人
之賜帝曰汝爲朕將大畀公曰臣庸賢路請避屢疏乞身情
詞懇摯溫綸勉俞以成高志掃徑闔門觴咏自寄愧夜行者

潘首棻荊輿刑忽諸邦國殄瘁詢祭賜塋國恩寵被終始克
全榮哀兼備夜光之瘞佳氣鬱葱龍虎若環馬羊若歸以賁
黃壚以永幽隧施爾子孫千秋不墜

孝廉淡之顧公墓誌銘

余少游遷里問業於顧端文公所稱涇陽先生與弟涇凡先
生同倡道東南當世擬之二程者也公有兄涇白才氣倜儻
頡頏叔季間以性不耐呫嗶去而治生遂以貲起家東林之
復經營擘畫皆出其手蓋以幹力爲捌翼若有子淡之端文
公稱爲宗寶萬曆辛丑約余讀書山莊文社之會顧氏羣從
畢集端文公命題蹶藝而淵乙之淡之好深湛之思語不驚

人不止六時友盛聚樂居業日新若塤箎奏而嚶鳴和也已
而淡成進士與余見櫟同籍余喜且嘆淡之得食報於子而
余兩人交誼之及世也今年秋子凝甫簡及門以志請噫乎
余與淡之齒相埒學相長氣誼相投分所闊離合聚散窮通
生死之變蓋四十年矣酒壚雖近邈若山河牀琴猶在已成
絕弄獨在後死其敢辭銘按狀淡之諱與淡字淡之別號白
餘顧氏之先自端文公而上五世廷秀始家無錫之上舍里
高文毅公表其墓端文公祖夔父學皆贈吏部侍郎學號南
野遷涇上娶錢孺人生四子伯爲涇白諱成授光祿寺監事
娶曹孺人生淡之淡之生而端靜不妄啼笑四歲喪母哀慕

擗踊若成人及就傅占對敏捷已學爲文千言立就嘗夢端
文公剖胸出臟腑提示覺而心開光祿公爲延西谿穆公於
家塾所與游必海內名士淡之由是學益力文益進攻苦刻
厲即辨掌懸髮不是過也年十七受知于學使江右饒公有
國士之目尋入南雍後先司城郭明龍劉雲嶠傅商盤朱平
涵四先生皆以得淡之爲快六館士推爲冠軍丙午獲雋注
考即傳先生投轄曰喜而謂曰不意子之技進至此闈牘流
傳紙爲頓貴當是時淡之才名籍甚視一第直掇之耳乃連
上春官不利益發憤下帷沉酣六籍而壬戌復報罷慨然嘆
曰我苦心揣摩討偕寸老載而卒不售命矣夫抵家跣發疢

疽自此纏綿委頓不復赴公車矣淡之天性孝友光祿性嚴
乎小不當意輒訶責則爲怡色益恭晨昏侍立足爲僵不敢
退事繼母撫弱弟烝烝無間言居光祿喪食一溢米持杖而
起析箸推腴又捐義田五百畝以成先志當端文公講學於
東林也淡之昕夕追隨以學貴實踐不務表暴爲名高而律
己獨至自萬賢書無點墨干有司處家教子動依理法凡冠
昏喪祭蘋蘩必恭必慎蓋眞有得於端文之學者黨人議起
詞連淡之闔而笑曰吾乃今免於皇甫威明之恥矣乙丙間
高忠憲公與西谿穆公同罹璫禍淡之周旋患難不以利害
怵心并誡子勿取倖於道消之世其識力堅定如此尤好施

予敦故舊蒙師杜少橋贈之終身無倦色其他周急折劵不令人知未易更僕數生平耽精史學淹貫縱横手次成書而惜其未竟蓋自謝公車杜門養痾者十有二年至是疾革語家人曰壬戌之夢數其止此乎坦然任化但呼光祿公及曾孺人教諸子讀書爲善囑有餘不盡而已正襟端坐至瞑不亂嗚呼可謂歸全無憾者矣元配徐氏繼泰氏徐孺人性婉嫕善事尊章初光祿苦爲生難一切儉嗇泱之嘗火不時給則孺人脫簪珥躬操作以佐之竟以羸疾不起泱之生於萬曆丁丑四月初六日卒於崇禎癸酉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徐孺人生於萬曆丁丑三月十二日卒於壬寅三月

二十八日享年二十有六男子四長蓁郎子凝丁丑進士次蓀先卒次杲庠生入成均次霖庠生女子三存者一男孫十女孫四子凝兄弟卜於己卯九月壬午奉泱之柩與徐孺人合葬於蔡郎山之陽余爲之志而銘之銘曰涇里之濱大儒挺生文章道德海内主盟子姓蔚起陽辛濟美誰與白眉厥咸可儗志氣潛通洞示腑胸龍文鳳采籍振家風既舉孝廉修姱養恬内德淳備倜押深嚴追隨藩席綸門無斁行之似之小心一脈爰啓象賢弈葉蟬聯挹彼注茲天道固然蔡山之麓聿得吉卜鬱鬱芊芊若斧若屋偕爾德媛永藏於斯百世千秋覩此銘詩

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崇禎十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前南京刑部郎中封兵部尚書文源李公卒於家年八十歲八歲矣明年其孤大司馬懋明公馳書余以行述請志余老病不任筆墨顧余辱知大司馬非一日矣大司馬往按我浙食德甚厚已撫天津先弟備員轉餉習司馬壯猷益悉迄今莞留樞余兄棟又守職方仰承誨奬甚於先弟津門時惟余之托於大司馬者深而辭無公之素也其敢以不任辭按狀公諱廷諫字信卿號文源中癸卯鄉試甲辰會試教職得濟德州學正己酉遷南國子博

士辛亥陞南武選辭獲晉南刑部山東司主事尋改浙江司郎中辛酉以司馬遷章恩累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至今官先世出唐西平王後五傳從吉水來若干傳而至可方允方以父子兄弟科名顯允方者公九世祖也又五傳而生城是爲公曾祖才高數奇發憤令子孫廢書生貲爵貴僭生秀是爲公考以公貴贈刑部主事後以司馬貴贈如其官妣周氏爲夫人贈公少孤貧事伯母張以孝聞里中推爲祭酒年四十未有子禱於神夜夢有異覺而舉酒酬之忽絳雲起庖中香紛氳繞虹梁也一室皆驚已而生公公生而孱周夫人憐之不欲苦以讀公暗自刻厲於書愈益攻十齡

就童子試輙冠其儕尋失怙持門戶如成人旣補學宫弟子
聲出諸弟子上數不利慨然曰吾祖欲子孫篤書豈其然乎
凡九試與大司馬同舉公雖晚遇以父子同榜鄉人爭羨之
公愈自抑損不御新衣不飾出入以安攫廣貲爲戒率司馬
計偕服敝帢類儒策蹇驢蹴蹴一出于道若窮老布衣者嗟乎
俗之漸人久矣孤生驟貴輙飾一衣冠僕從作市上儇態乃廣
用宅侈供帳玩好自奉終焉笙竽歌舞妖冶之屬羅進於側
云以娛就其自爲亦終身顛顛不休豈有他思哉公始進卑
然父子相勖此其志氣欲有所用之不屑爲此鄙褻也一上
公車不第就教廣德前司訓以蘖嫉某生誣以不法狀公至

立白之某生嘗父葬誤侵其族族顯者攻之急生夜入金求
庇公責以大義令肉袒謝罪生慙而退顯者聞之嘆服率族
以謝稱公學體皆圮屋漏無庇云由指某攝學政以其業師
某前守廣德屬公舉名宦與[illegible]之公徧訪僉謂不宜公義形
於色曰吾終不以一官故枉真是非事竟寢直指憲鶚剌不
及公公不爲意也久之遷南國博課士[illegible]一如廣德時庚
戌大司馬以令選課最名授[illegible]時當議起以司馬在禮東
林衆皆目攝所親有貽書公者以委蛇者公非[illegible]是公之
官亦漸躓自南廷評踰歲改比部又踰歲晉郎中公以三任
皆典獄乃今而後可以明吾[illegible]效吾力竟吾心矣平亭寬恤

若干人有叔姪訟産累歲不決公動以至情即悔悟痛哭相
讓而罷一切訟牒衷者[illegible]辭者辟惟來望門而返卯辰間黨
議益熾公貽書司馬吾父子不合時宜殆將不免盍歸而共
老衡門乎司馬急請告歸丁巳內計果側目公亦韜斂調用
時僉院羅公力爭竟不得銜冀之禍幾於引繩披根矣然公
官雖躓不改其樂以范滂母語慰大司馬曰含飴弄孫擇其
長者手編策教之蔬糲布褐徜徉戶內即千旄及門謝弗見
也踰五歲大司馬起津撫晉兵侍知不能將作即引歸旋罷
削奪今上改元名入完樞趣還戎政又以執法買怨勛貴乘
邊警爲謠詠奉旨放歸公相見慰勞喜益甚所爲含飴手編

教諸孫蔬糲布褐徜徉戶內蓋歷幾星霜如一日也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公父子謂耶己卯大司馬起南樞以公春秋高
堅不欲行公曰上不忘耆舊義當一出且南都吾舊遊地與
汝偕行不君親兩得乎於是欣然東下閱冬及春乃歸歸五
月而考終於家卒之日無疾無怖若形解者可謂順而令終
得全於天矣或惜公學行措於世弗究士升曰今世士大夫
號尊顯者其措於世果何等我嘗爲時辛亥間當爲誠張以
東林諸君子爲射的輙媢嫉之徒望風靡矣大司馬嶽嶽
惠文與諸君子言同聲而趣同途也或危而慮之或疾而排
之吾聞公語大司馬曰向者里人傳兒誤入黨徑今所友若

此而父復何憂勉之守正而行無半退轉其持論如此凡大司馬在朝在野一稟家訓進而退退而復進而其道大光也則公之道亦大光也而孰謂公之措於世者少哉公內行淳至父事季叔推恩從弟姪者多學令公以惟德實踐爲本每言爲學須從幽獨循點無哆口欺人又曰天下豈有現成良知鏡自有光塵垢翳之不刮磨而曰鏡不受翳無有是處又曰修吉悖凶不在天也一事仁義終身欣慰非即吉乎稔惡之夫每到屬纊宛覓債鬼歷歷在目豈真有鬼心自爲之耳公之議論篤實類如此元配周氏累贈夫人繼劉氏繼萬氏累封夫人子五漲大司馬次邦英雲南曲靖府推官邦藻邑

諸生邦著拔貢邦蔚邑庠生女一適胡其才孫男十五女七一曾孫男八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本邑之東亢源松林塘首癸趾丁銘曰

與子偕舉晚名揚與子偕隱晚節香用雖鈍豈道尊光嶷嶷長松百鍊剛於食有福壽且康貽爾子孫熾且昌天披雲霧升清陽哀纏中錫何煌煌舊都就養樂未央忽乘灝氣歸帝鄉亢源之塋鬱蒼蒼首癸趾丁卜允臧公藏於斯斧若坊鏘鏘鏗美千秋長

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毅次見李公暨配封淑人錢氏合葬墓誌銘

當天啟乙丙間逆璫與羣相比而黨禍起海內正人一網其盡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爲御史連章擊奸閹相切齒既矯旨削奪旋復逮下詔獄羅織鍛鍊死狀甚慘較東漢膺滂諸君子禍更烈焉崇禎改元誅逆璫忠附公太僕寺卿予祭葬錄其子入太學已賜今謚煌煌乎國典備矣可不謂天定勝人哉又十五年爲辛卯公子遜之手公暨錢淑人狀再拜稽首曰先人墓木拱矣敢乞一言以不朽嗟乎公忠光日月氣作山河寧俟余言顧與公夙稱與味而今又爲不負之果欲以遺命以徵信史後死責也乃受而志之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次見世居江陰赤岸里大父杲父鵬翀皆以公貴如其

贈官妣皆淑人公生而靈悟又心清妙如藐姑冰雪今所傳自擔草是也癸卯舉應天遲魁南宮時年纔二十有三而風骨凝峻卓卓如鷄羣鶴與魏忠節交臂投分忠節每謂余曰此同榜中人傑也授南康府推官牘案委積老吏以公少年嘗試之公詳慎明決多所平反不踰年淹滯一清人歌之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謂閩中學使林公也撤湖口關稅復白鹿洞書院會規招延生徒與起甚衆奏最徵入授福建道御史當是時孫公瑋爲總憲楊忠烈佐之風采激揚臺綱振肅公以得朋自喜侃侃發抒指陳時政有治人治法補救寬恤諸疏題差管理章奏凡本科議論商推以公爲左右手然羣

陽方壯一陰孽牙逆賢已從奧窔煬其竈矣楊忠烈發之發
賢二十四罪及得旨公隨上罪璫巧於護身明主不宜代過
略云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固結主心根株
既滋排乎乃露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
間寧無深患討莫若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
疑忠賢亦莫若亟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詞
甚剴切又爲忠憲代草劾崔呈秀疏又疏救杖斃主事萬燝
益與璫忤時璫眈眈負嵎磨牙而食將閣中力持陰防尚未
決耳魏南樂廣微以詞林貪淺垂涎揆席諸君子素鄙其人
不與枚卜南樂恚甚與賢乾子傅應星貪緣通內許以聯譜

遂出中旨爰立而客府始合矣毋入直以片紙密緘往來署
以內閣家僮呼吸立應推所欲爲會太廟陪祀後至公糾其
爲褻無人臣禮南樂與璫擬旨廷杖賴蒲州相揭救得免而
昔欽侫頻狗也攻公爲東林護法逆及高忠憲等遂以中旨
削奪朝端爲空而毒手益肆不殺不快會織造李實密使人
至璫所謀過李永貞族其參某某可以免咎因索空頭印本
以東林邪黨爲名上之後所司條上罪狀從中下其章公與
周忠介等俱徵下詔獄時緹騎旁午義憤塡膺公處其中人
情洶洶聞命卽先入郡與親知訣笑言如平時無怖容及關
讀士民聞知攘臂欲毆旗尉公搏顙求解乃揮涕而散是夜

卽潛發既赴獄備受五毒誣贓四千金意不在贓非此無死
法耳嚴比月餘相繼畢命公臨絕詩痛念親恩慘不忍讀蓋
丙寅閏六月三日也嗟乎白馬暴骸碧血埋痕向使公言得
行彼相計阻逆璫卽虎咥未必流毒至此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可勝嘆哉公生平不問生產囊篋蕭然而錢淑人相成亦
有力焉其從公南康也儉素如寒士婦時問公安得司空城
旦書習之陷文不活可念也舉子之辰公於役江州謹視蔵
糞乳媼不得入其清嚴類此公逮章拜彈璫秉燭具草淑人
旁暱曰夜如何其欲舉牛衣語相慰見公義形於色第云國
家事大愼重自愛而已及公被逮時三尊人在堂遂之纔九

歲公謂淑人無自苦以養親敎子爲托公歿後代公爲子又
代爲父孝慈兼至枯苑備嘗乙酉南都之變里中盜起淑人
爲焚刼所迫蕩析離居邑邑憔悴一病不起嗟乎嚮昔所聞
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今井社木而墟之淑人其能又乎遂之
所以感劬勞而痛罔極也公生萬曆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
距卒年三十四淑人生於萬曆壬辰九月十五日後公十九
年而卒年五十四遂之娶高忠憲公孫女忠毅途中與伯氏
詩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今遂之以聽鸝名軒
有袁閎築室聊同志陶令田居願比鄰之句可謂善承考志
無愧家風矣某年月日將合葬淑人於諭塋銘曰

悲皇世瑞讖熾履霜凝堅冰至丹李公蘊忠義鬭權姦甘至
碎邪黨合宮府比鉗網殲逮北寺鬼朴來血肉漬會清明國
典賁褒忠冤易嘉謚後其子遺臭亂公瞭瞭還浩氣有淑配
生盡瘁後公逝同藏窀柩檻封黃爐閟銘詩存永不敝

工部虞衡司主事寓公高公墓誌銘

予常採遜國事表其遺忠於隱遁得高少卿巽志僑寓嘉興
者竊慕往之恨無從質其後人今虞部公乘世家巷佑鈋草
行畧乞余志地下按其世系則少卿號嗇庵以父德任元浙
東宣尉都事始僑寓焉爲憬然歎曰世固有後先脗合者嗇
庵先生以國初閩人植端難遯跡以終閱二百五十年乾坤

又一變而虞部公委棄集蓼無忝祖風予安忍泯沒也公諱
承埏字寓公號薜外晚稱渦一居士高氏出齊文公子高之
後自嗇庵數傳徙新豐得磐磐生銘銘生膠州守文登文登
生林以子道素貴贈工部屯田司郎中屯部娶唐宜人生公
幼警鋒穎方舞象稱詩有蝶溼飛難半花愁落屢雙之句始
冠補諸生績學好奇不屑入窠臼柱郎之役屯部爲楯坐下
若慮有淺文者公蒙俯於無道徵即闖以屯部命南還骨肉
間慟悴骨立穨絡投牒學使云從祭觀父生有忝於類者祭
定沉河死尚稽於旦夕欲謝首廳而未忍遽依蒿里以長居
學使不許而公業乃進已卯舉於鄉痛屯部之冤泣下霑衣

執度仍如故明年成進士選里而遷安之命下遷遠西歲邑
也屢創於兵公叱馭往適檄輓粟四千石於榆關請裁其半
又酌通稅次第徵之京東水田之法久廢公下教引溝立防
蓄洩有程流民自占七百餘戶墾田三千八百餘畝裕餉至
四千餘石立義倉申六諭刑賦矜備之事畢舉奏最改寶坻
益赤縣也以治遷安者治之尤剔其利病民最苦解戶公厤
田爲差法始畫一按伏畝五百三十餘頃以借叢者部議改
牧叕計戶徵金公曰是盡窮黎而斡之也害將安底請如舊
又賦黑豉二千石非坻產請以黍代之倉使者徵車八百輛
爲計地而出民用不擾時潜急渠膠公先期募潜境內無梗

蝗災備糴勸輸全活甚衆邑設鄉兵三百名給以官錢令墾
田三百七十餘頃居無何烽火徹甘泉矢及雉堞公擱爲治
兵朔風霾雪瘃指裂膚不憚也扞掫睥睨間禦禦甚力濠以
外虎落木譙句校不絕間發巨礮斃其驍者壯哉縣也微公
孰保障哉救回難民不忍俘馘貲遣生還者二千五百餘人
上功幕府優詔議敘或中以考功法左遷遷縣自是治縣之
譜更三矣南北異宜簡劇異亦險夷異勢而精心慈腸則一
也值四郊多事公益困竭周收拾人心省田苦而勘實其闕
而均其稅民不偏擠鄉馬六十匹如寶坻法厤田爲差抑濬
卒之橫民大悅甫十月而遷工部虞衡司主事遷人立四賢

祠祀前令陳公大綬李公邦華尹公民興及公也蓋去官而民之尸祝勿諼云公既內擢卽疏屯部冤諮復故秩尋請終養歟身子舍旋遭國難絕迹城市五噫八哀託以見志夙就邱索入其室娜嬛宛委觸目奇秘有識公以名書進要人謝不可旋失去寧爲楚人弓無爲王門琴其不徇時好如此旣淹貫儲校才思新綺著作日新有稽古堂集外集藏書疏略疑酉樓書目各若干卷戊子元日患疾謝醫待盡越二十五日賦詩而瞑同於元亮自祭矣春秋四十有六生萬曆癸卯正月十六日配沈安人三子佑鉅諸生佑鋼佑鈹俱幼女三孫二嗟乎公生於世獨近接屯部膠州遠紹齋庵先生之傳

遺時不辰素履無咎枈桑之門王官之谷以視金川啓門之後鴻冥霞舉不均無所降辱哉語云人不可以無年昧公遺詠已知身屬幻何用殺殤籛傷哉言也感慨係之矣爲之銘

子高苗裔世流芳奉常大節樞臣綱虞部代起奕葉光蟠奎燦璧册府芻黃綬綠豎澤滅汪南北幾輔跂相望蔽芾有樹存甘棠立朝日短今日長人生適志豈牙章元紀帝魏隨翕張我往從之自沅湘司命推尊先北部東鄰金蕤宿縹緗地下修文前孤良佳城鬱蔥正氣藏白日照燿終扶桑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傳

南康通守祝公傳

凡極其精神之所至未有不相感者也情欲之好死者可生古今之交心者可貌而況屬毛離裏一氣相吹者乎搤腕嚙指猶通言之也朱壽昌生不識母以意求之渺茫猶遡之域而竟得之乃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至四十餘年而卒不可得則精神之有至有不至耳若余所聞關中華松祝公者謂古之純孝非耶公名世喬世爲金谿人父諱天壽號神谷學儒不成去而學賈夷然不屑也有志方外有汗漫之遊一日捐其貲與家人別時公生六月耳母夫人黽勉鞠育至十餘齡而母夫人卒公號泣若成人既而曰我不能生吾母矣我實有父而聲容不接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遂決意尋訪而是時公方孤苦無憐而貧之者囊中不及一金放舟至均州故父習遊地也迹之不能得憂思成疾臥旅次數月已知父在鞏昌泛起而西有阻公者曰均州去鞏昌三千里而遙且時迫冬乃峻嶺重關冰雪淒厚子羸孱弱盡需之無徒自苦公曰關中不在天上行即到耳我忍自愛而忘我親

乎遂由陸入陝公少遊不習途未一舍兩足成泡痛不可忍逆旅主人心憐之炙以火負劍而行日行百里許歷鳳翔汧陽隴州至關山積雪淒風刺面次骨皸瘃龜裂幾無完膚兩閱月而遇父於鞏昌之西和公喜而泣曰吾乃今有吾父矣居久之公父遊秦州而獨留公鞏昌從趙孝廉學公資穎而功苦文日進會孝廉計偕公不能獨存乃之秦州則公父已先往省會矣公是時手無一錢得一便郵與俱適苦陰雨平陸成渠赤腳行蒺藜中兩脛爲爛抵咸陽河水湯湯兩涯不辨牛馬急問渡幾爲橫流所沒幸泊淺沙汔濟抵西安城泥淖爭入轉相蹈藉而公從濘淖若堊而出及入城迹父又不可得而所與俱者索公償路資盡挾其衣裝以去當是時公寧獨腹無糜且幷無襦矣已而遇父於華州父子相勞苦而適有高陵劉翁號爲長者好招致四方藝術之士延公父至其家公隨焉劉翁見公美秀而文甚喜即留公里塾中而學使者檄適至公遂試高陵邑令奇公文取爲冠軍上於學使者復前列而公遂補高陵博士弟子矣公既補弟子益發憤下帷於邑之村寺而公父時往來於華山三原間顧公念父甚迎歸寺中父故善病時思得藥餌公輒走縣二十里擔負而歸父體作楚公摩按至夜分候成寐則挑燈照讀而是時學使者下令校士且至三原父趣公往公曰兒寧除青衿籍

不忍離左右也疾漸瘥公勉爲一行入試遂爲諸士冠名籍一時無何而父病復劇竟不起矣公號呼慟絶幾不欲生曰天乎吾有吾父幾何時而止此乎蓋公時年二十一距離家尋遊凡六年而中間跋涉重研風餐露宿流離瑣尾之狀眞令人可驚可愕可悲可涕至性神感形迹莫閡卽公孝養之日短於壽昌而一息萬年其視望祭追號於四十餘年之後者竟何如也又三年而公復以歲校首餼於庠當公初抵均州時有楊氏故習公父者憐公韶令欲以女字公公以未見父弗許也至是學使者知公未耦屬邑令爲蹇脩而自捐公帑助委禽焉公穎攻勤行聲名日譟庚午都試幾入彀矣而

限於額數奇屢蹶以選貢廷試入太學至壬辰謁選得南康倅佐郡六年郡已辨素竟中蜚語而歸歸又十餘年而次子萬齡壬子魁於鄉丙辰以進士高第拜南戸部郎而公將開八袠見錦衣拜舞而喜可知也已而相泣曰吾一生歷茹艱苦而孺子儷得之夫復何憾惟是先人邱隴具在吾老矣未及一展孺子其無忘嗟乎公十一背母尋父不階寸土顯名元宗彼夫襲成業守家閭終身不越雕幃半武而筋肉緩懦骨節柔脆此直婦人耳曷足道哉不圖有窮不成有傑吾乃知造物之巧成公而公之發祥食報正未艾也余與戸部君同籍聞公行實頗詳而爲傳其大都如此史氏曰語云事親孝然後可移於君以余所聞南康公至性天植卽古純孝曷加焉藉令得時而駕其克自樹立以報國家豈顧問哉而僅得郡倅以老悲夫然公卽不獲展其身而有子顯榮爲國楨梁抱彼注茲倘亦天道耶夫龍門之流曼衍中國而必溯源於崑崙有本者如是爾今祝氏閥閱公開之戸部君張之蓋忠孝式穀所從來遠矣

李荆陽先生傳

先生諱奇玉字元美別號荆陽封翁素愚生二子伯氏奉常公先生其仲也世居善邑斜塘鎮鎮人皆以什一爲業而李翁獨敎子學儒人咸怪之翁曰大我門者二子也及奉常公

與先生先後成進士爲邑爲族咸服翁識鑒云先生志趣高邁不屑與流俗伍尤好湛溪之思甫丱爲諸生邑侯章公奇之有二李之稱讀書萩巷與吳子往歸季思友善學日進萬曆癸卯舉於鄉時奉常已名人諫垣雙驥並騁門第赫然盛矣而先生恬靜如諸生時終歲一入城謁長吏竿牘之請介如也數因公車署卅徒論以自課課士與起甚衆而先生之學益邃天啓壬戌南宮首題爲君難先生以屯發豎義本房驚賞曰此習尚書家言而淹通易理如此擢冠其經及放牓已先期歸歸而相繼奉諱杜門養疴一如孝廉時崇禎戊辰進士選人當得縣爵就武學轉國學歷南水衡遷職方歷

武選皆以清慎稱曹務之暇衙齋寂然琴書自娛而已先生
印吏隱西京未嘗忘初服及推守寧國慨然嘆曰老冉冉至
矣而以有涯隨無涯予遂乞歸居無何補汝寧時寇警方棘
先生以義不避難單車戒途至則訪求城守寇隨遁去而以
簡禮失貴客儀即堅以病請臺使者不能挽遂請報可乃放
歸距茲郡僅數月耳概先生所歷官途皆閑署大府畟畟華
膴矣而席未及煖其於榮進如此既歸而喜曰吾素志學
道誤落塵網爲纓紱所累今可究竟斯事矣先生自爲孝廉
即研思易理時高忠憲公與錢啓新先生講道東林　以像
象顯理一以孔羲爲象各闡庖羲間與先生北面就正焉盡

變參微師資通唐忠憲以顯仁藏用之旨勗之曰發吾蘊者
子也及是遂謝客掩關發篋中所纂注與同志與觀華周仲
純研析疑義不釋卷不停筆者又十年而纂成雜撰備錯宗
舉圖書會理象融而三才總消歸于一心飛鳥流雲皆象意
莫從紙上覓義皇皆悟後句也輕安自得終日陶然泯然絕
不見攢眉蹙目之色雖貴盛不與交素儉無餘怒客無遊閒
座無供張肴無珍錯即燕賓至穠醯陶器苦蘆羅陳或嫌其
儉先生夷然自若閫以內不置副笄不畜姬了無少丈夫相
莊如一日尤人情所難者生云嗜欲淺者天機深先生於嗜
欲澹矣宜其志氣如神與造物遊也甲申聞國變悲憤欲絕

哭臨三日神色忽悴不旬日病竟不起易簀時惟以易業授
子公柱及槐曰此吾四十餘年精神之所存也其善藏之語
不及私而逝年七十有二遺老論曰史稱堯夫之易傳於穆
修今先生之易傳于忠憲而皆能自致其精微與師說相發
明所謂智過於師乃堪傳授者非耶夫而服官者而致事棄
富貴如脫屣介於石不終日先生以之窮年著書生死於學
而不以學名殆有得於潛之時義者乎叔云善易者不言易
夫善易者用易者也用易如先生言可哉　入

貞節沈母宋孺人傳

貞節沈母宋孺人孝廉泓之母也孝廉父諱文浩字懸星世

居華亭泖上稱素封四世祖翱以負俠好施聞遞傳至少淵
公昔芳家日落生懸星少聰穎善屬文孺人爲宋公華山女
宋亦華亭名族孺人生而靜慧女紅不習而利好讀書通大
義每遇古人節孝事輒慷慨欣慕父宋翁絕憐愛之恨其不
男子也爲擇快婿得懸星遂館焉時孺人年纔二十與懸星
齊齒而貲性更敏嘗同閱古人辭賦先掩卷成誦伉儷間相
與排調以爲笑樂和鳴雝雝仰爲之不[illegible]之淑無以過也居
二年懸星偕孺人歸食貧攻苦孺人脫簪珥佐之[illegible]年餘
竟病瘵卒時孝廉甫生五月耳孺人號慟幾絕繼勉含殮誓
以身殉翁嫗泣而謂曰若死誰爲撫呱呱者獨不念若失綿

假時諄諄付託語乎孺人乃強進勺飲延祿附血淚承捷而
下與濆交并已而兩家翁嫗捌孺人有他議孺人聞之遺書
宋翁辭甚激烈議遂寢書載府志孝廉甫三歲孺人爲口授
孝經及唐人詩四歲教以楷法嘗抱置膝上摹倣又間得懸
星遺墨使朝夕臨之稍長課以經史爲疏解字句每值風雪
月紙窗熒熒孺人手拈針線口佐咿唔至雞鳴乃息以爲常
孝廉性敏慧頭角漸露孺人益加督責偶好弄則撻而責之
不少假孝廉由此學日進弱冠就試未童子試受知於學使
者斗垣周公丁卯致虛樊公來錄科拔爲冠軍崇禎初元詔
選郡邑貢餘士貢入成均而衡浙者爲泼穎江公錄孝廉第

三孺人聞之且喜且泣謂孝廉曰汝生五月乃考見背吾銜
遺命忍死三十餘年而今幸已成名可報汝父於九原矣遂
臥病不起既而伏枕感歎淚如泉湧孝廉堅叩所以乃曰憶
吾守節四五年時竊聞先姑與翁語及吾苦節狀有知己相
信之言今得保令終死無遺憾不覺感極涕零耳語竟悲咽
不勝而逝蓋自矢志柏舟茹荼集蓼者三十有二年卒於己
未閏四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四當孺人初稱未亡人也歲
入米僅四石許饔飧不給則爲織紝組紃丙夜軋軋不休所
入錢先資甘旨奉翁嫗後以易薪米已爲孝廉擇婦聘娶及
得孫則爲恩勤鞠育凡俯仰葬嫁以及朝夕資斧井臼酒漿

一切出孺人手操作拮据膚髮爲悴孺人雖歷三十二年每
遇歲時率孝廉享祀哀楚如初喪孝廉嘗詢考氏脩短肥瘠
狀輒唏噓悲涕語不成聲所遺筆墨珍藏在篋觸緒興哀泣
數行下一鏡匳封未嘗御及病孝廉請延醫胗視怒曰未亡
人焉用生爲竟弗許凡宗黨親戚吉凶大事必命孝廉追隨
列行不以貧故廢禮其嚴細行識大體類如此疾革時會松
守禹脩方公修郡志採訪奇節孝廉以請孺人曰不可凡我
所爲求不愧本心耳豈博身後名乎歿後四年值指使者上
其狀於朝奉詔樹坊表閭而貞節始顯煢乎古來忠義大節
照曜來茲者其初只一念耿耿爭本心欺慊不爭史冊有無

也如母艱貞孤苦於三十二年之前而發皇彪炳於三十二
年之後即百世千秋直一心呼吸耳豈非笄幃中烈丈夫哉
泓舉癸酉順天經魁東脩砥行以孝謹稱論門余爲國史總
裁見所載貞節止具姓氏而行事不少概見思欲揚扢其風
烈而不可得爲低徊慨歎者久之今觀沈母苦節存孤身兼
父師之任卒成孝廉以報所天即彤史所載女宗母師曷以
尚茲抑吾聞沈氏之先洪武中有得四者以孝徵授太常贊
禮郎嘗剖肝療姐疾是夕里中見稗艘邪許而下驚問之曰
此沈氏七世餘糧也旦起迹之無有相傳以爲孝感所致是觀
之天之開沈所從來矣併識其事以俟後之修國史者

祭文湛特閣老文

嗚呼孰意公而兩月平章耶孰意公而年僅逾花甲耶人耶天耶余先公輔政二年及公大拜私心慶幸匪可言喻蓋幾幾以格心大業望於將伯之助也公龍余浩然有歸志後公出春明四月餘耳意中情事未及向公抒吐擬歸日過從尊酒細論而公不我待矣嗚呼傷哉公在講筵天子嚮意經術命罷通鑑講春秋公以專門猶學獨承顧問每進講詞嚴而義正色莊而氣和上為改容傾聽目屬久之及闕門特簡宣麻之日中外皆賀而當國者素有忮心以公新受特知且疑且畏謀為折節恭謹覘備甚有加余心謂此機可喜正可危

也公既承特眷感激發抒欲遂有所引進回易而志太銳迹太露機太泄於是戢翼弭耳以伺公者思有以中之矣夫密勿之事未易明也外廷剿襲陳說謂政府力得自為而工於牢籠者亦陰陽於若推若任之間或居以市德或嫁以避怨或借以示威牽繆巧耳葉文忠公歷事兩朝得君行政不為不久而窮人無歸三致嘆焉況今日哉公嚮為外廷所推戴日以虛聲動公而公亦不免虛氣應之欲以初合求固之交而聚其魚水膠漆之契此賈長沙所以終紬於絳灌也殺機一發迅於激矢湊於沒羽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千載遭逢一朝隕墜豈不深可惜哉余每思國僑子皮之誼意欲以安身後動不密害成乘間進說而卒卒不果公既去國當國者鑑起益厲悍然獨行其恣睢而余遂引義乞骸雖兩載碌碌無短長而抽身不俟終日異時當不至與鄙夫同傳以此不負公耳公神在天亦將然首肯於余言也耶嗚呼公之儀觀淵渟嶽立公之奏疏懸天揭日公之敷陳著鑑藥石公之直氣磅礴充塞四海頌義閭里式德青史令名千秋炳奕升也衰病執紼無力敬草誄詞以告心惻山頹水壞邦國共戚俯仰停雲灑淚露臆

祭李文源封翁文

嗚呼祭洪河者必先溟渤禪梁父者必首岱宗故世有耆德

篤生忠良當其壽考則相與手額祝之曰偉哉此不食之碩果也及其臨化委順則又相與憑而弔之曰惜哉何天之不慭遺一老也若李翁者所稱耆德非耶翁產理學之鄉洙泗之脈湛道德觀詩書與令子大司馬公同舉家學孰如司馬公遭逢鉤黨連及所自父子相知晤言一室風雨如晦鷄鳴喈喈大節孰如賜環在望味道白娛樂志棲遲優游洛社高尚孰如天子九齡帝錫三事褒綸以代萊綵禺熹以當瀡瀡家慶孰如論者以翁廣文起家僅至比部郎惜其未竟厥用夫翁之用不可謂未竟也翁桐納育才似胡安定辟雍敷教似韓昌黎法曹平反似歐崇公為德於鄉閭薰感化似王

彥方陳太郎凡此皆翁之用而不用之用更大於此忠憲端
文兩先生倡道東林不容於時講遺排詆司馬公忠文獄獄
昌言護維而正學藉以不墜何莫非翁之羽翼歟澄清兩浙
嚴吏革心控制津門波臣息警惟司馬公是巡是撫而後內
安外攘何莫非翁之經濟歟運籌鈐於戎府握鎖鑰於舊京
天子倚司馬爲長城中朝仰司馬爲擣柱何莫非翁之勛業
歟翁得司馬公爲不用之用而司馬不有歸之我翁我翁不
有歸之社稷相羊珂里高朗令終雖年止八八不及以久特
聞夫且一笑凌虛乘飈車而冉冉騎箕尾而仙遊矣尚何有
遺憾乎惟是大江南北流氛蔓延留都五方雜居兵食兩詘

正賴重臣以紓南顧行且鋒車趣召平章百揆而竟以翁故
歸伏苫塊無能亟踐沙堤慰海內治平之望則凡聞翁訃者
能不喟然爲世道太息也耶升辱司馬公臭味訂交有年已
先弟承之津爲遲奉德言今又二十年兒棣備員職方司馬
公世誼是敦殷殷提獎方藉教誨庶免隕越而執意典型遽
遊竟悵悵何適也則余父子之私嘆更切於同人之憾矣江
山悠緬匍匐未能徵陳蘋訶寫我惆悵翁神在天庶幾歆忱
其爲國家默相司馬珍重自愛以成忠孝可乎

祭陳省公先生文

嗚呼先生而遽遊道山耶余受教於先生門十餘年所聞窮
遞進退之變無不奉德誨以周旋蓋歷歷在胸臆也而能不
爲先生一哭吾私耶當先生設皋比於鴛湖也余同社諸子
共集包閉每藝成必請正于先生先生古道自處箝筆塗乙
無諱無飾輒爲拈示唐宋八大家文暨宣公奏議使知古文
機杼而帖括之習一變余數躓場屋幾不自信而先生信余
益甚慰勉有加俾無改步則先生教也丙辰徼第先生不以
世法爲余榮而以志不在溫飽爲余賀勿傷時局勿妄交遊
勿輕出入勿盤納四方北面刺諄諄勸誡無異鴛湖問業時
至商及出處必曰遲歸終吉引武侯澹泊寧靜之語爲法故
余通籍後強半杜門家食晚而迴翔舊京未嘗熱中榮進則

又先生教也癸酉被召余過先生請教先生贈以易事難悅
難進易退兩言又貽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老生以爲嘗
談實治天下之大綱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時調以爲甚諱
乃愛君父之真精神余三復斯語揭之坐隅及引疾乞休既
遂初服先生從奇界中破格出山過余把臂笑曰久要不失
尺寸今而後兩人面目相對無慚矣余謝不敏資山谷同泛
孔知己所幸百里內有堯夫領袖洛社迺隨杖履固所願也
青山白石實聞此言余連年病廢先生時時慰存爲述陸文
定公晚年娛老安閒法司馬端明爲川夫講孝經事欲余學
做以振先進野人之餘風余愧未能而先生不以老耄棄余

則意淺達矣嗚呼人世交情大都聲利耳意氣耳與盡情遷
悄蠟無味有能德業相勸名節相期久而彌敦淡而愈永如
先生之於余者哉今年春余造訪仙廬見先生脩革清癯而
神明澗茂笑言終日了無倦容入秋兒子晉謁亦被延接又
貽我大書波瀾轉遒竊喜百年人瑞正未有艾居無何而翛
然逝矣天不慭遺喪我耆德傷哉先生若遯藏名山翰墨流
海內僩敞金石之文勒千秋而與人爲善一言一事存心利
濟則歌舞在田夫野老兒童婦女今通國議祠先生於余山
之麓尸祝百世矣且先生來自謫仙去歸兜率方且與太白
子瞻諸公翺翔太清游戲八極還視皮殼何異虛空微塵卽

八十二年不過剎那一息孰短孰脩何欣何戚獨余也受敎
半生一朝永失將欲泛剡溪之棹對黃公之壚覺前人談前
事而邈若山河不可復卽嗚呼傷哉人琴已矣風雅莫宗蕭
條三泖寂寞九峯悲哉秋氣咽矣秋蟲神兮歸來白月清風
灑淚泣土慕雲低空抒寫哀詞鑒我素衷

建梅花道人祠堂引

吾邑有梅道人墓直一坏土耳午未間須題識毀安成謝侯
高其風爲葺土題石巋然以殘碣並峙顧其地纔犢故作西
北水嚙其趾東偏故有僧廬位置猥雜升區而至割葬道
之半殆幾於剗削矣二三同志議撤而新之構祠以祀先生
而余適歸里亟請於吳邑侯侯欣然曰聞穆清芬激揚風軌
吾事也隨過梅花里跡之徑既歷屏瑱從而入墓前有梅數
株眺覽悉形徘徊久之立捐貲鳩工建祠計而雲間陳
爵公聞而貽書曰賢者作伺吏須誠人貼助請自任碑記而
嬀京宰題墓之額亦足爲高士結緣千秋勝事湊集一時豈
偶然哉昔東坡游桓山登石鄉鼓琴而歌蓋嘆毛骨之化爲
冷風而臣妾貝玉之無益也道人墓自勝國末迄今幾三百
年當時王公貴人黃腸題湊玉匣珠襦者何限今求影響於
平蕪灌莽間不可復得而此獨巋然若靈光弗君大夫以及
幽人勝侶復爲翊祠樹碑以不朽其事相提而論輕重竟何

如哉侯又屬余刻其遺集顧道人詩文寥寥不概見惟妮古
錄中題跋數則吉光片羽致足爲寶友人孫若英曾參以郡
邑志乘諸家論述題咏彙成志林侯祠成刻之令登斯堂者
誦其詩以尚論其人庶有所感慨而興乎若曰是役也直爲
長吏存目有金碩爾知非侯意亦非不佞所請於侯意也併
題其首以告慕義者

蘭亭跋

禊帖妙在遒媚逸少向爲蕭之崖文皇得之以冠貞觀聖敎
序集字大都本此其後久漸從高宗乞以殉葬所傳人間惟
定武搨本殊不易得卽有亦多凝滅他槧本過於軟美獨監

本具位置題本存風骨耳稱子彥林從長安購得弓肥不濫
肉瘦不損態具有遒媚之致前有蕭翼賺辨才圖形神俱妙
而無題款然諦視之定非近代畫手所及後余得一本搨法
絕類鮮于伯機跋云非松雪不能爲此圖非此圖不能顯此
事而况裰於定武之前乎乃知此卷是定武原搨圖爲松雪
無疑也彥林嘗法書最多此弓尤堪欣賞余臨摹數過心慕
手追不能已已山中亦有開勲業搨得黃庭上白麻書而題
此

徐文貞公手蹟跋

宋治平年間富文忠以微猜事與魏公有隙後居洛致訊未
嘗作答而魏公卒不廢推挽之禮天下兩賢之然文忠雖較
然不欺其胸府芥蔕終不若魏公之演迤博大也當文貞公
以首揆致政新鄭方秉用修郄其與公書有云僕不敢借朝
廷法以怨報怨亦不敢恍朝廷法以德報怨此其心豈須臾
忘哉訛耶而公以龍德當虎咥凝然不動今誦其游咏諸什
和平容與風波之感微致意焉而遜留几几蕭然筆墨之外
吾不知新鄭與文忠何若乃進退從容磯跪自正則公眞無
媿魏公矣若夫定國本於危疑傳遺命於尚享斡旋妙用與
定策兩朝者等不朽載在國史故不具論門內史中翁君示
公手蹟敬志其後如此

始祖吳越武肅王像贊

五代之季猰貐食人厖篤我祖救一方民池龍艸表山石奇
徵茁錫雲氣蝘蜓潛形允文允武龍亂虎庚以寡擊衆用兵
若神破巢擒劉昌復就擒威震杭越開府翊助戎車嘽嘽武
士雲屯當關虎豹晝闔麒麟河山帶礪衮繡簪纓乃定姑蘇
乃築越城氣吞江海弩射潮平保境守順兵革不驚桑麻徧
野民樂安寧乃返故鄉省墓巡軍林木蒙錦父老讙迎滿宮
張飲歌入風雲好樂無荒有大不盈粉盤纔就菜業兢兢以
介景福三壽作朋螽斯麟趾振振繩繩第廿七子肇封嘉興
遂及苗裔不賓家廟像余小子實爲雲仍作詩頌德以告後
人

自題宮袍像贊

惟此朝服出自尚方緋衣素裏義弁繡裳圓領方舄犀帶綷
裳履銀佩玉琳琅鏗鏘帝曰咨爾廷對端詳擢爲舉首錫之
釆章小臣聞命鞠躬循牆拜首稽首敢不對揚遂釋裼褐鵠
立鵷行身依日月被服輝煌古人感德一飯不忘況此殊遇
高厚難量何以圖報矢竭忠良盟心屋漏正色嚴廊用圖斯
像肅恭祇將貽厥子孫百世共藏

孫安人像贊

爾容則粹爾體則胖爾性則靜爾度則端明婉順而鞠躬盡

豫佐內政而大體惟寬喜愠不形於色宗黨咸得其懽以余性多卞急而賴爾以相濟也若操殺之有緩疾調味之有酸醎象服煒煒笄珈珊珊與子偕老對案加飱寧是吾門徽音之克嗣而世世子孫所儀刑而式觀者乎

自題邱壑像贊 仲子棣方升而侍側

置爾於邱壑而不忘廊廟之憂謂爾爲紱冕而常懷川澤之遊方進而忽退未老而思休三畝花竹數椽菟裘素書在手可展可收雛兒在側以遨以遊叢坐而悠然自得澄觀而潛窺無求我思古人將竊比於灌畦耕渚之儔

同善會講語

這是同善會第三十五會自壬申年起歷年收散銀錢之數共一千五百餘金矣當此會未舉時此一千五百餘金各私爲己有於己不見益此會舉行以來此一千五百餘金各分濟於人於己亦不見損豈惟於己無損作善降祥身家有陰受其益而不知者可見作善是極便宜事極快活事所慮人情有初鮮終或至倦怠作輟不知今日天心人事一則可幸一則可懼正大家猛省努力爲善之時何謂可幸今北直河南山東江北地方處處兵荒餓屍載道棄兒賣女慘不忍聞獨江南數郡向來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就數郡中常州苦蝗湖州苦水兼亦苦蝗獨此一方雖經春潦旋即底平禾黍丸

猶有秋在皇天之厚待吾土如何似父母養驕子一般豈不可幸何謂可懼年來禾價雖貴多不過一兩今歲忽增至一兩八錢杭州則二兩四錢比萬曆戊子己丑間連遭水旱價猶過之此百歲老人未經見之奇變也向非縣父母多方勸糶士大夫協力倡捐衆口嗷嗷事幾不可知矣乃人情恬不知怪而肆則酒肉盈門遊船則歡呶終日絶不像米珠薪桂光景真可詫異古人有言天假之以小喜將降之以大災今災荒已見端矣而猶不畏如此昔且天心震怒飢饉就在眼前豈不可懼可幸者當思作何消受報答上天仁愛之心可懼者當思作何懺悔祗承上天譴告此意惜福莫如禁奢消災

莫如從儉大哥聖人只是克勤克儉何況我等薄福薄德豈可不自修省恣行暴殄莫道酒肉是人人該喫的日日常用的惟孝養父母始用酒肉故說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可見帛肉自養老外少壯不過食粟衣布而已至於賓客宴會原以合懽何用杯盤狼籍冠婚喪祭期於成禮何用誇多鬬靡富厚人肯從儉養其有餘以濟人則省一事之奢華便可做數樁方便這便是富厚人爲善的樣子貧窮人肯從儉節其有限以自養則忍得一時口腹即可保一日生涯這便是貧窮人爲善的樣子大家兢兢業業畏變憫窮務使淫奢日消素風日厚自然天心感動災沴不生屢錫大有之年

永脫兵荒之御父老子弟熙熙皞皞稱爲化國顧不休哉這番說話正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同善會於是乎始

南宋史論 卅

岳飛傳

宋自汴梁不守江都再浙懦主失魄庸臣無氣無歲不望許和無人不怯用戰談恢復者徒有其名熊羆誰是服介胄者罔知所效廳鈐宋閒天生岳侯以爲人表運謀暗合孫武將衆善等汾陰義慈敵人忠孝掌下使受登壇之拜便可繹灌韓張若崇授鉞之尊何難俘囚豫殄惜也浚壓之於前檜艱之於後長城自壞徒傷北面之羞天柱既摧有異南枝之泣

天乎人歟中興異姓七王岳優而韓亦之韓特末路似汾陽耳使岳不極其禍韓亦未能知幾也

韓世忠傳

粘罕之南世忠潰於沭陽光世舍邳州西奔帝是以狼狽渡江兀朮之南王燮潰於江中世忠棄鎮江東奔帝是以流離泛海當其時君自播越漂泊臣自張燈高宴稱知州於杜稠安撫於桅人臣之禮如是乎帝有命必乎書將在軍有所不受久之帝方幸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亦中危甚矣宜其腹心檜而草芥韓岳也岳爲負刺韓同棄屣韓智優於岳矣

張浚傳

嘗三復張魏公事而重有歎也下流之惡易歸盛名之訾難摘蓋依附衆則已不知非緣飾多則人爲護短欺世盜名類有然者功之不集猶曰成敗難逆覩也策之屢失猶曰應變非所長也至於人有邪正事有順逆本心自明何須擬議德遠之黨秦愈排伯紀其心術何如以邪始未有能以正終者任非不專權非不重疑忌滿腹謬妄塞胸咼謝協恭飛難正對殆與開誠布公異矣

文天祥傳

天祥屢敗不振一事無成疑其起事之無用也敗不即死轉轉苟延疑其戀生之太甚也當時王炎午有生祭天祥文嘆其不早死而願其速死噫不然矣夫成敗天也忍敗以希成人臣無已之念也一息尚存一息留未亡之忠義豈必以死爲得生爲失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下事未可知吾憐其志而已

馬廷鸞 章鑑 陳宜中 家鉉翁傳

人臣當國事已危之日力不能爲之挽回雖有忠心無可如何迨其亡也託身隱遯其志亦可憐矣身沒之日固故國之純臣也廷鸞鑑守正於立朝埋名於在野宜中拮据無用流離自若鉉翁播遷羈囚隱淪草莽同歸潔其身矣若乃唐鄭謝汪各行其志一貞不辱匹夫不可奪君子哉若人乎

先高祖於明農後以宋史自南渡以還尤很雜失次釐而
正之門下士吳山許予治先生諱熙爲之贊書成甫事
開雕遽棄館舍今原稾已不得見蓉索遺稿得于治先生
手書云云則其書或割於吳山稾或存於許處亦未可知
倫家藏舊板僅得宋遼金史忠張浚文天祥馬廷鸞諸傳
凡五卷始卽札中所謂刻過一本者是又宋二冊則朱勝
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權邦彦徐俯呂好問王倫宇文
虛中計九卷內呂好問一卷與許札相符約札中所云李
綱等五卷則又不得見也今但從許港原稾既不可考謹
就已刊五卷錄其論斷附刊全集卷末并刊許札於後備
海內藏書家得見全書以之惠教予子孫求戴勿諼矣乾
隆七年七月既望元孫佳百拜再識

附錄許予治先生手札○自去秋一覲道範不覺又已春
季每念與居無日不神馳左右道之云遠竟如千里之隔
然終可知伏惟老師静攝得宜自不爲塵嚻所擾百年猶
日暮耳傍嚴南華子解入神老師更添注脚最是點醒道
妙進而求之老易當在加我數年事矣去臘便欲遣僮正
爲寫字人遲遲至今寄上李綱呂好問宗澤張邦昌吳玠
張浚共六卷并刻過一本容當更催寫之五月後自攜至
耳獻鄉大荒之後小窺蠹路兼以政煩官踏剝掠有過於
盜加征加耗與　詔書題背亦從古所未有熙老年貧苦
只得學種田數畝以爲待終之計夏初栽秧後便可抽身
一詣貴里冀從老師作數日之遊也門下弟熙頓首啟

賜餘堂集卷之十終

嶠雅二卷

〔明〕鄺露撰

清初海雪堂刻本

嶠雁

漢去古不遠史
氏曰詩三百篇
大抵皆聖賢發

髯靈山人　海雪堂

憤之所為作也
夫惟乾巛專翕
參和能不與聖
人同憂六經聖

言志以憂患興
矣易象春秋讀
者寤之禮樂則
天性以順理民

髯靈山人　海雪堂

物肰其防婬褻
徼而究振德之
殆非九扈之可
等孔子說詩羣

亶而既三昉其
本始觳己流連
於天清地曠之
音反其賡載而

成豈歌淩競淵
薄顯惟悄嚶叢
腟之是歎志曰
嗟歎之不足故

詠歌之十紀之
篇芳哉此噫成
文而音何非思
切人言詩以悲

互而與竊居宣
其樊學故意氣
情態生於肺腑
而喻於風言非

爾不足以興奬
既已嬰憐於傀
窮與冤其所從
來可南海鄭生

霧靈山人 序五 海雪堂

湛若氏少慕墳
典卜在驗雖之
文長能為其言
有聲諸生中時

有組紝以謳者
曰斯博而安依
孰能又鄭生也
生閒遂南絕天

霧靈山人 序六 海雪堂

池之陰就海若
而敝辭西涉鬼
門嵩萬畫闔之
墟客女君王虮

之國東題弱水求五城不渡北攝甲未觀於窟髮之域彷佯臺

霧靈山人 序七 海雪堂

世間己思平生所爲竭十窟日三五王伯之所經營鞶帨[illegible]蔚

之所緯繡臺時百世興起景仰之所綴拾不盈卷句且盡土梗

霧靈山人 序八 海雪堂

也遂訪收蹟羅浮著臺家言用吉玄全而以隙塵八紘錄所蓄

識又富害讟勸寒暑語危深于井于曝不忍棄明時而貿墅草

霧靈山人　序九　海雪堂

其材亦足學為縱橫短長之術而猶焉不屑歸而以詩遍遊吳

會朱陵金庭海門閒以防信于知已于鱗先生曰文章之道既

霧靈山人　序十　海雪堂

以強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豈能以吾心術之微精神之

嬰繒繳蒙罝罟
父先於茹冀士
倘儻奇崛彊大
於怖暗之廡既

霧靈山人
序 十二
海雪堂

疑且厭將鉗我
於市猶厚牽矣
生近體既藉甚
國門而五言古

詩受五品在黃

初建安之際見

者無不傾仄為

生激慨也近代

霧靈山人

序　十三

海雪堂

張公之得次樓

劉公之得文長

釁沐以還轂名

熾海內予友制

使粵開府熊公

予嘗縫皂於幕

下里賢汪六御

氏令令生番禺

霧靈山人

序　十四

海雪堂

兩公皆忠信而

受士有士如生

歸豈憂無鑒胥

靡舉輿渫者哉

生平甚富即傀
者拂亂增益生
豈能長困窮此
人矣皖霧靈阮

白華序

不偃不倚亦援而止穴金馬而奎湛頌碧雞而巖峻衡皇墳書海龍史生乎今而古謂是起愚賤沈負役沈孫子

畫像自贊

湛若諸律以曹鎦鮑庾之才降就沈宋之澶而驅卄駿折旋於蟻封之上故韻滾於蘇李而醞釀深於輞川襄陽超百粵而孤出陵三唐而特奏

石巢詩話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七言古

五日何次德邀泛桃葉渡

昆刀切玉不為利傳粉兒郎天廟器憐余落魄金陵城孔融一去時輩輕君家紫騮驕躞蹀踏碎桃花上桃葉五絲續命還續愁昔人去國多離憂離憂若此能不醉醉上孫荊舊酒樓

文選臺翫月寄石巢先生

眇眇江上水迢迢江上山思君臨高臺應門啟重關不關竟何待朗月垂光彩夙昔與君期君來月藥在月華三五夕流彩盈幃幄僊人勸我餐令我好顏色莫將盈辟比餘輝世上悠悠寡相識

寒食吟

去年寒食日南天今年寒食石城邊一年相去九千里明年況復在燕然只留四百峯頭月夜夜猨啼蕙帳前

洞簫行

貴不願夔龍侍輦謌九韶富不願金谷秦箏按六幺但願中穠無雲月當午王郎酒酣為余吹洞簫洞簫翕兮天氣清比斗插地天河傾洞簫愬兮天氣肅秦娥咽月湘妃哭大鶖蕭蕭風入松崩雲裂石吟水龍小言札札機弄杼一轂兩轂落花雨欲囀不囀態自生上林學語調春鶯天轂竹轂妙無間紫塞銜蘆迭秋鴈秋鴈春鶯喉嗾嗁盡隨明月鸞金閨鴛鴦機上流黃妾絡緯鐙邊織錦妻別有關山限城闕風歔不到音塵絕紈扇朝辭漢輦恩琵琶夜控　天月月中

霜杵響冷冷孤猨嘯月不可聽開處作
疑花躑躅放時還作雨淋鈴淋鈴躑躅
成幽咽幽咽不通嚴暫歇定有肝腸未
許人指中飛出蓮花舌自言結客少年
場芙蓉出水未有霜十年學調白翎雀
四海難逢金鳳凰今夕何夕是三五夜
如何其夜未央請君褰裍三五弄請君
爲作洞簫行我初好音惟好此羌篴
箛空聒耳不惜黃金鑄子期不遇平原
不買絲秦時弄玉去不返嗟君此曲出
已晚不羨君家王子淵青宮作賦萬人
傳不羨君家王子晉王笙一闋花千仞
羨君顏色簇花紅呼吸噫氣通玄風會
須控鶴歸緱嶺不數吹簫入漢宮

龝月

龝露盈盈似玉時龝月明明照玉肌羅

袂已驚入龝夜薄帷長自鑒天涯翡翠
樓空鉛粉歇鴛鴦帶緩音塵絕此際牽
帷似夢中此時舉頭見明月可憐明月
睽心来先照兒家玉鏡臺忽入羅幃披
繡戶旋隨花影沒蒼苔落花枝弄月能輕
薄窺鬭離攏悔離索日送韶英入搖落
夜拚金閨沉寂寞玉容如月本難愁愁
心如月詎能收請君試看西山月夜夜
乘龝下妾樓

廣武吟

窮途酒狂貧阮藉經過廣武長歎息當
時直是無英雄坐令豎子誇功勳翩翩
畫錦褎東徂相贈咸陽天府都白登城
上僬僥　幾回膽落聞喑嗚獸有新豐
與舊沛黃屋蕭疎故人在酣擁兒童歌
四方千古差稱垓下對

天衢飲馬行

漢家雙闕鄉雲邉葳蕤玉鑰青璅連雨露九霄長獻瑞衣冠萬國更朝天龍盤玉柱空中見螭紐金絲雲外懸别有金井朱城下七珎作杸琉璃廈皇恩湛𧹞湧灺漢王俟将相逐飲馬紫微東畔玉衡加絳幘南樓唱蚤霞歷落星軺趨蔡藥招揺雲盖連僊家俱聽髙閣鱓音惄

催逐長千象尾斜天槽元宰黄龍騎御史中丞白鼻騧此時金吾揩霜刃轆轤催轉靁轂震巳斡丞相入千門祇候叅軍休八駿墪過銀床緑耳嘶旋傾朱幹乗黄潤玉陛曉鞭靁作轂金根遙遴彶蓬瀛昭容緩退䨼鑾度侍從班辭萬騎嗚栢臺画省甫交揖笑任如龍滄海吸青驄白㯺驕不前　拉鑽争相及皓

腕輕籠㬈玉鞍葱珮時聯翡翠裝各行買酒長安市亦散尋花雒陽邑拂拂疎槐輦路旋依依垂柳玉河煙追客鄰侯權勒轡讙兒京兆乍停鞭同看珂勒雕如豹芙指犀渠人似僊五陵冠盖本豪雄青虬紫燕出離宫一過金門委雙珮皆攀玉梵飫飛熊繡鐙錚錚齊乳虎連錢喽喽亂䮵鴻倍長精神上馳道飛遨

歌舞弄春風七香車盖朝還莫百寳絲韁西復東意氣英雄幾歷年雕輿翠盖灼軒然側見車中旋皓首漸看軏下跂奇權巳翍朱輪驌驦韔或更赤族的盧鶒故相䲹夷東海水貳師神駿渥洼泉冄來飲馬復豪奢臺上黄金底用誇笑牽太廐龍媒種射奪将軍獅子花也嚮井欄争日月誰知井上舊烟霞買骨詎

留燕郚隗飛龍不合暨張華可憐當日
天馬徠追風薾電嚮人開紫練如騖到
潮汐芙蓉歛恨閉泉臺九方買盡驪黃
去千里空聞汗血回粉面霜蹄同下淚
桑田滄海不勝哀玉澤蕭蕭遯十州州
前首蓿幾經龝長羊伏櫪供饑渴白骨
吞穀郴得休

龝月

龝露盈盈似玉時龝月明明照玉肌羅
袂已驚入龝夜薄帷長自鑑天涯翡翠
樓高鉛粉歇鴛鴦帶緩音塵絕此際牽
幃似夢中此時舉頭見明月可憐明月
暎心徠先照兒家玉鏡臺忽入羅幃經
繡户旋隨花影沒蒼落花枝弄月能輕
薄窺向離櫳傍離索日送韶英入摇落
夜拚金閨沉寂寞玉容如月本難愁愁

心如月詎能収請君試翰西山月夜夜
乘龝下妾樓

漢家行贈蔣秀才

漢家狗尾專人君恣睢睥睨吞人羣王
公脅息仰餘唾滿坐不值錢一文將軍
賢者氣百倍裂眦衝冠長噓咳矣王錯
愕心膽落盈庭首鼠無堅對指天画地
仗良友豊屋蔀家耳見沫矣自我失何

多氣頹清頹濁胡為哉攘辟恨不磔隅
虎坐令廷辨空衰衷俳徊吞穀目如電
意氣無餘拚書卷書空折摺口三鉗對
酒罵坐心百鍊飜思倒柄誤太阿未詳
雨雪先飛霰秪道邯鄲一符竊寧期搏
浪千乘殿馬角星虹天有鐕翻雲散雨
還鄉縣齊客盡道田文死衛人不走汲
公賤高天隻影空跼蹐搔首踟躕眎宵

練宵練煌煌折不開斗牛之氣成風靁
遙想草玄投閣後漢家方識子雲才

剌玉謌贈王山人

寶安山人王仲亨離奇坎砢猷多能文
心賦手老莫展乃與㐂石爭崚嶒我聞
祖龍得孫枝卞龢拱辟盤雙螭廻鸞古
文出李斯璽郎三絕稱最奇漢東諸侯
楚南將銅符玉節森相向欵文滅沒形
模奇一出一入参玄匠爾来唐宋不足
珎朙興符篆犇古人仲亨掘起三百載
半生抱璞仍工貧有時得錢但沽酒蛟
螭盤挐入纖手昆刀切玉如切泥颯颯
爲凫會飛走五羊少年金錯刀先秦小
璽爭臨摹開軒嚮余質奇字雅鄭於汝
分纖毫張緜之周竹郎沉雄爾雅爲君
倡嗟君高才兩相下逍逍能兼衆所長
離坼曲學阿世吾不回中歡欲罷傷心
懷非酒與君歠堪諧江干鷗下無嫌猜

長楊天子幸同文剞劂何人得似君雕
龍父重譚天衍載酒先過楊子雲

花田飲陶十一白郎

夜涼朙月高踈槐招搖西傾大火積滔
風懭悢旻天開緜星璀璨天崔嵬蟋蟀
悲吟烈前階高天愈高思裊徊引觴慘
礉不能裁燕昭高築黃金臺孫陽懆懆
犇鶩駘魚目當御月不才懸鷄舍菽似
花田僊釀足罇罍専歡致醉能嬰孩連
蜷桂樹南山隈四皓之出八公哀淹留
招爾行歸徠

是年燕都巳陷吾粵游舸不減昔時南都初建志士多絕裾之游而尸素鉅公燕巢飛幕之上黃才伯云越女不知搖落早涉江猶唱采芙容信然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七言古

寥中詠十九首隱几偶成

古人卧擲天台賦我亦寥識枚乘詩青葱栢對五陵上長衢夾道連形墀雙闕金鋪龍馬立千門玉柱鳳皇嶬朱邸鳴鐘開早讌翠翻白紵流紛倩桃杏含春

照遠山芙容弄水明穠練鬙䰄鬝髡釵滿地先春送客花盈殿郁能復顧尚書期可憐未覩王嬙面般紅疊翠逐韓嫣一笑千金珠彈圜輕憲當風颭粉面晚妝如月透珠簾鐵裳襞褏榴花濕玉腕瓊肌蕙草蠡小娣齊眉吳鄭旦大兒度曲李延年織成寶帶鴛鴦錦竝坐瑤笙閬苑偃公子年年惜芳樹金吾夜夜敞

雕筵雕筵芳樹廢宮霞五侯七貴矜驕奢金壘雲山敷玉饌瓊姬風雪儛瑤華錙牧鎮過袁紹府武安鄂歙鑼其家東朝首鼠王公震西狩蕭慶國士嗟盧嚮如灑淹日月寧論有海變桑麻賓主共能將繡虎圭窬私念剖靈蛇子政鏦經藜火燼馮唐執戟栢光斜對笑雲龍愁螮蝀期年金馬似天涯東方餧塱三千

寔博塱塊搖八月櫨東方大笑張騫哭去日池臺生苜蓿明月停歌迴不飛流霞入管更還促寶馬鄰車沸錦城緐弦促調搖金屋京華樂盛易生悲身逐浮雲無所畀黯黯銷魂還入寥滄州明月下江蘺

廟市徐陵藁書十九首婉約風流希世罕覯循覽忘疲形於寤歌

趙夫人歌 並序

夫人神明之胤食氏廣陵散說詩雅
明古今治亂之數歌舞獸步一時非
天朝將相莫幣蹇脩時
督院李公鎮撫三吳感夷吾白水之
辨雜珮以要之素琴以友之不啻青
鳥翡翠之婉孌矣毋幾何
兩都淪陷公　服受事繫粵宅交潛

運忠謨效狄梁公反周爲唐故事幾
會輻輳乃遣使迎夫人夫人至脫珈
捐珮揚衡古烈勸公迎
駕邕宜爲諸侯帥言汎長江過彭蠡謳
吟思漢不謀同轂天下脫有微風義
旗將集君所矣公籌畫已定不肯少
泄翌日設醴壽公踞申前請公愳壁
間有人叱曰軍國大事出於司馬牝

雞之晨將就磔矣夫人謝罪歸院卒
以尸諫血書藏於袒服浹旬之間西
迓
乘輿復我漢官如運諸掌
香山何夫子傳記其事命露作歌蓋
王化始於閨門娭采風者擇焉
詞曰
瓊花一枝天下無新粧絕勝秦羅敷掌

中學得平陽舞趙辟堪儐十五都自矜
嬌艷無雙質嫁與將軍北射　騎馮
陵風雨急金陵鐵鎖何嗟及都尉慙恩
夜受降栖根感義春相泣感義慙恩春
復纔漢家宮闕水東流高臺愛妾埋將
斷南鴈方過翡翠樓翡翠樓前月如練
二十四橋花似霰鼓歙雲旗錦浪堆牽
牛織女重相見相見相見相歡無幾何蓬萊

清淺近無波泰山東傾作平地日南銅
柱高巍峩將軍高閣臨江起湘槺一派
珠江水羌遂　笳沸綺城美人一見心
先死婉轉蛾眉毳幙邊霜摧楊柳風打
蓮李陵　服不報漢申胥淚出玉嬋娟
脫先解珮重烏邑哀鸞半蘋菱花立就
桀阿衡負咒干興周吉甫山龍緝自古
英雄畏失時將興將廢女紅知奉春既
衍留矦築陶侃休迴温嶠旗將軍沉塗
目如電手捉長戈日輪變詎宵陰謀及
婦人任佗死後開生面閨中春暖草初
薰白水歌通眢細君鵜鶘飛上凌煙閣
雙兎雌雄世莫分

永曆二年閏三月十五日東粵始復
冠裳廿有五日過謁何夫子見其述
忠媛趙夫人事甚悉率爾湧賦

嶠雅　嶠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五言排律

扈　蹕臨廱歸自中書堂呈蘇相
國一百韻

象載翔交泰龍文飛應乾熒光河九潤
佳暈日初璇有煥深衢室無為御講筵
升聞銅馬帝寅亮玉堂賢揆日秉黃屋
嶬天構採椽虞風開弇愠湯澤布炎燀
黑水通南海黃麾掃北寘王章驅左服
天樂降柔牷受録逢玄女披圖待偓佺
烏流玉屋瑞烏下講堂鱣壓紐星虹繞
垂裳禮樂虔三苗銜戚羽七萃引樓舩
推轂青萍吼揮戈赤日腹甌珠栖月蜯
蝤玉拂郊緑神籙生山嶽瑤光注海堧
穗城天鶡降丹徼夏鵰騫瑞相侔嵒石

禎符滙大川揆天胄次淵定命指紋連
禺足垂金鑑台階應寶躔蚪書鐫史籀
駿骨禮方歎蘭省繙經宿逢壺象帝先
金奐衡不借玉鸛寥初圖窗墳宮雲蘋
扉鄉島霧閬銅僊披鶴禁柱女釋麋純
紅藥䌰瑤砌榑桑眠錦軌詞頭勤介藥
國手讓蹄筌綠字庖犧辯青藜太壹嫩
代工宸翰麗裁沃祕書詮曉入班升棘

宵歸燭賜蓮敲葦揚北斗師夔藉南詮
赤道量衡設玄英水鑑研璉瑚宗二代
桃李化三千雲漢章逌倬微垣塱藍堅
玄珠探罔象蠡東悟輪扁王氣藏珠斗
華風變女媧金甌窺蔽冕瓊簪叶箋篆
熊像圖椒寢鸞緘出桂櫓三山齊捧日
五嶺獄縈天納蔍風靁壯承跚日月俊
真儒卡命世貴相業無前負扆題書謹

臨軒絶席專苑藹卿月迴溫尌相風妍
馴雉巢䲶吻鳴騶副鶴軿對敭資廟筭
奉引亞宮鈿少海陪先路勾陳衛曲旃
起居新蹇蹇書記舊翩翩六典遵周約
三章陋漢駢朙良琴瑟御讜烈禺贊聯
敬勝丹衷冊囍知七月篇璽書欣拜手
衮服盡隨肩闢路通寒素擄誠格上玄
元龜自昆命離廟敢分權玉帛齊天會

金華戩帝編九疇陳雨霽五石鍊雲烟
作柱狂瀾砥甽枯湛露偏歲裁金幣織
月損水衡錢玉券三璽壽瓛圭九錫遂
衣冠瞻萬國牙爪復三邊白羽麾神策
陰符兒罕秆隼邊降肅慎雕外沒先零
偃仗鴛鸞集嵩呼鳳鳥儔江山恢禹蹟
天地入堯年摶石夔居舜綸羹說在殷
慶雲囷靉靆鬱氣暖瑤綵斟酌天漿滿

招揺斗柄旋平臺題玉貌石室敎璚僊
槐栁依行馬簪裾繞附蟬楸奇伻鳳鄭
侍史熱龍涎缸玉腰為帶渥金手作牋
閣甍交彩殿溝水切朱絃禮數人間絶
榮名天保全霞尊致醽醁雲堵奏韶淵
河馬呈籤軸山龍黼紘綖琡琚雙珩白
朝服四門彝籲俊尊三能神蕤鑄九埏
旂常銘瀍馵金石振宮縣吐握逢公旦

飄零許仲宣賞音山水遇感義販屑揖
花授江郎筆庭分謝朓氈皇墳虢藻繪
騷賦竊丹鉛擊筑游燕趙歈劇過市廛
自耳鯹觳卧誰戀鳳池牽帝室悊雕蒙
天書愧錦鷫脩鹹曾市㚷弱羽怯空弦
鳴鴈愁供客操豚笑祝田畏途心屢折
泣路眼頻穿辟刖終投楚金熏未葬燕
家徒四壁立國步九丘邅木石疲精衛

枋榆嚇腐鳶失時悲市駿歈恨化啼鵑
蹈海秦軍却憂天杞客恔茱萸嘲鷇食
喬木滯鶯遷土偶行何適匏瓜繫獸憐
曳裾趨建禮珥筆奉甘泉金鉉方持鼎
瑜衡念在璿彈冠謝容飾躍冶負陶甄
蘭露朝承歠荷風匎自搴有臺欣樂只
控地絶攀緣西掖芳時晏東皇歲序愆
絲綸雖五色何自畬埃涓

嶠雅

明福洞鄭露湛若撰

擬古 都中作

側匿復側匿弦望何太逼故鄉邈莫儔
前路曠㠯逖男兒隊生盤弧矢會有役
翡翠生南國狐貉產北狄各懷叏羽用
潔身充貢職含章去邦國中銜昧羽翼
美人在青雲極目傷春心不如麋與鹿

豐草翳長林
灼灼艷陽花喃喃鳦初語粲粲懷春子
攀花出瓊樹雋藻唼清漪見人不能去
落花易到地倡樓逢日莫自媒非所欽
牀空理當悞
高高崧山松亭亭泰山栢歷歷馮生人
誰為浮丘伯烹魚臑肥炙美酒何所借
出門辭乙雀嬀掌長安陌兩京隔千里

層城高百尺金匱出玉書文謨各方策
擊筑穌酒人探丸追借客礌砢放情願
敖游忘南北
吉日麗嘉燕盤樂歡未央趙瑟奏離鴻
秦簫吟鳳皇引商雜流徵思與浮雲長
同心齊入聽贍彩豐報章浮生何為者
爍若石火光飛雲奮六翼執玉耀明堂
守株待毚兎無迺皆亡羊

朱樓灼雲漢丹霞函太清鳳皇嘯阿閣
文昌貫玉繩丹唇激素飆隨風感我情
借問謳者誰韓娥倚秦青長河響流月
崇蘭播芳馥謌竟復嘯歎行雲慘不征
知音在何許彳亍望尔刑安得肅肅羽
翰飛戾高冥
芳州采白蘋惆悵芳州客采采將何之
悠悠望阡陌白雲起高山故鄉千里隔

一草不可貽古胡慰離索
肅肅雁南向蟋蟀入戶庭三五縱橫陳
缺月嚮我明放情凌霄漢心與歸雲征
維桑何遙遙尚聞蟪蛄鷇昔我同林鳥
雄飛入西京既飽上林實安知我巢傾
玉繩不可織河鼓難為鳴寄言少年客
努力崇虛名
猗猗合歡竹托根九疑陰潔身事君子

靚言諧瑟琴瑟琴聲有歇夫婦會有別
河廣川無梁跂睇情緘艛夕月晤光孅
閨雷候車轍入戶見崇蘭懷芳吐幽烈
春露注華滋飆風敗巖雪愆期畏媒勞
蔫心守時節
君行植芳艸窈窕寤春榮古胡彌歲月
芳意竟何成攀花結為帶約以具寢興
豈不賤葑菲物久乃逾馨

西北有織女東南望河鼓缺月湛明河
激然不得渡臨風濯纖腰機杼委霜露
玉儀隨變化離憂不知老豈無負狼星
執心為君故
四驪遵長衢六轡猶在手野曠天蒼然
風飲白楊柳日月相推斥在世圖速朽
榮名少年事奄忽成白首長夜何冥冥
拱木飲人壽天行同物化陶然酌杯酒

長城萬餘里宮闕入浮雲颼風驅飆雁
榆黃華葉隕羲和無停軌積先慘蕭辰
斷尾掉泥塗無為豢犧牲
南海有素女玉艷像氷華較綃織為衣
嚮月歛金笳思多覺指繁餘音散天涯
振衣曳長袖漂渺臨朱霞願為雙鳴鳳
食君阿園花
驅馬北邙北壘壘皆古墳墳中白楊樹

轆轤摧為新上有無字碣下有千年人
奚辯子與孫寧知冬復春䓘䓘蔫蔫時徂
涓滴不入脣寄言衛生客畏逐君需遲
首山鑄神鼎飛龍竟何陳孟嘗方貴倨
試聽雍門琴
去者不可追有生理當化委形非我真
吹萬一何假伯夷不足欽何況景公馬
不見玉井蓮結根深太華顏色炤萬方
朱華曰堪把
人生有何樂所樂在忘憂世短耳目長
何不恣遨游傲遊當少年披輕策肥鮮
豎儒守一缸但為鄉里賢不食風與雪
誰能得神僊
奄忽歲云莫鸊鵜互鳴悲庭霰關交集
王孫飽無時馳情懷玉珮佳人悵有違
牢情娓長夜㴔㴔寥充儀霧妃感精霸

秃鸞停風鐍寶瑟灑虹梁葳蕤開玉扉
回目若有授薄怒前相持亮無鷫鷞冀
安能摩天飛莊蘭思沅澧謹浪非所宜
氷弦奏穠竹淚落如縣絲
十月納禾稼析羊布天宗衆人皆墐戶
胡我獸轉蓬淮海化文雉委羽歛燭龍
故人嶺南逑貽我玉山梅貯向燕脂井
植向相思臺餘薌馥襟幬寥蒐雙爽爽
微陽生暖律春風變寒灰
道逢故鄉客遺我鮫人綃萬里贈文綺
故心終不遙氷蠶𠡠火鼠九夏風颼颼
值此苦寒月裼裘敝韝貂物珎時不遇
感激奏長謠
皦月流光彩炤我游子顏端憂誰為理
取琴時一彈泠泠懷仙吟側側行路難
夜久天地開正觳出其間陶情入元化

巖薛蓬萊山

詠懷

我聞希有鳥厥大無方隅東西覆兩翼
榑桑接崑墟金母馮雲翔木公與之俱
鯤鵬决溟水眇哉將焉如東海有小鳥
遺形潛大虛徒能入蟁睫不能遯離朱
余且馮化遷小大兩不居歘我東家丘
白首方為儒

七哀

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
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
哀也乙亥客二京規今鑑古沿遡曹
王之業以通哀思論世者攷焉

潔身辟憂患小衞逢喪亂棄置父母國
荆蠻任逃竄朱家匿季布劉氏依王粲
黄巾動地起驚蓬隨風散衞聞剖竹者

衣冠委塗炭妻子縱剽掌齒跋從焦爛
炊骨無堅攻殺身誠既瘴屍僵横路衢
我行旦復旦驅馬入鳳陽流黄傷彼瓚
靡靡行邁人悠悠起長歎

問君竄池陽奚為久淹玆晨鴻志北嚮
有猰相背馳登山山緜邈涉水水逶迤
鱷鯢塞江海狐兎彔京畿行行將易子
殺之持作糜采薪望空屋得寸矜相持

瓊粒漂毋惠綈袍故人貽朗月照閒房
素琴光陸離別鵠變殘形徵音酸心脾
無徒帶長劒嗢咲市中兒

朙月夜何長照我西城隅城隅切思婦
長歎充幽居執箕方五日挿羽徵軍書
良人鑿凶出錦辟帖飛魚西賊勦㱚蔿
我軍三百餘半死桐城下湖松畫丘墟
惡癘乘因来陰風與之俱念此獸徬徨

彷徨方跱躇昔日懷春鳥今焉失水魚
傾耳聆斯言游心悲何如

婆候戲韻斅宮體寄侍御梁仲王
東粤古揚州新年競冶游月規麋作鏡
人壘絲爲樓百花裝寶樹萬儛雜名謳
逐電驕花馬垂星服幰牛穗石神羊觀
坡山古渡頭結友皆無忌遨歡盡莫愁
傾國復傾城千金一咲輕逢場先作戲

遇酒輒忘醒翠袖銜恩割兔腸任俠行
面粉分何晏眉山蹙長卿書裙邀大令
捉麈倩寧馨鮫鐙連海市鼇岳擎天起
夷愁蘇合薌灑醉蘆蘼水琵琶彈木兔
錦瑟傳香蟻鬼面餙丹鉛僊袂飄紈綺
三條鞚似雲九陌平如紙宵分興轉酣
車馬更駸驔跳丸揮玉劍走索上煙嵐
降龍還伏虎狰獰百獸儛巴蛇蜺象骼

神鯤振鵬羽天門斬鬼伯地獄降魔主
刻人出化城天梯滅金炬玉兔勝靈娥
遊鹿胎僊女狘訝泰山傾流觀滄海豎
鳥獸亾其聲魚龍相嘘乳官山神珥虵
府水王驅雨爭翰火樹回莫惜玉山穨
堯蓂初滿莢舜琯乍飛灰風歘長樂㵎
花落壽陽梅北斗低秦嶺東星上漢臺
王孫游未返公子詎歸徠竝轡元宵馬

同心長命杯民謠歌樂只聖壽贊康哉
獻有供驢令難容司馬才

甲戌上元跨馬值黃令公行幰梁侍
御請罪弗釋予亦曳裾長安留滯維
揚感曩粤之繁盛愍今時之凋弊逝
同碩鼠哀切蟪蛄而終之以娟嫉庶
幾風人之旨云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訶林淨社考祠粵東文獻寄呈香山夫子

正觳寖周轍王化成駘堙栖栖魯素王彶衛彌昭宣秦灰掩遺烈魯辟垂空筌楚音匯貞奏氛怨劚蘭蓀枚傅濬洪瀾建安跡流泉六代雕蟲工三唐載雅妍

緜音促代運佻巧傷和平宋元寶詞曲掃稗薅原田遂令犬羊音變我蟻鳳懸黃鐘閟玉尺浮磬愔金囦禮失信謀埜交南奕鐸聯重華遺簫韶九成煥中天周頌陳雒宮楊生表河哽曲江倡正始神物應期還貞籙祚

皇嘏龕胡戡時愆鑄采受九牧播芳蘧二南典籀厲高唱文裕富瑶鐫祕書緜

斧藻司空鏤丹鉛比部濯漣漪宮坊潔璵璠蜚英訶子國載筆虞翻園金標違雲漢浮屠凌瓔璇優盔淨瑶砌菩提冒雕椽筆授影文儒風播幟詞源代工不懟遺恨悢中心悁眷言二三子披荊對荒硫千齡无遐軌應世若比肩鳴鸝戀儔匹元龜昆靑毆薄言蠲尸祝女壚離奎躔詞命善妒世東髮裹迍邅懋草不

可鞠幽蘭終棄捐興文屬夫子明德薦觳牷金鑑韞龍圖玉符湫慶編百粵纘韶風太穌彈羲弦補袞樂周譏釣璜遵渭川玉振萃前脩朱華開夕鮮停雲如可遡楨我匡山蓮

霧霧謁樵川阮先生賦贈

朝發彭蠡豬莫憩瀟霍麓矚景睇流峙嘲玄造耆歿較人不貴珠荊工不貴玉

螢文君子坐忘疲夜相卜東觀出伏生
西京遶枚叔龍史筆三墳蝌書羅四目
奇齡注東公滅度衍西竺一麾守甌閩
二始纘徽軸番清渭濱釣濯斯滄浪足
海陬有狂簡斐然詠淇澳寄言鑄金者
於何發予覆

贈石巢先生

迢迢應龍馭翼翼慈烏翔粲粲當門子
白華閒青瑋三五苓元后一六宗谷王
有鳥海上来翩翩止君坐羽毛日摧斥
豈不褭慘傷饑食孤竹根渴飲堅冰漿
為君好顏色悅懌有耿光雄鳴三十六
比竹叶笙簧扶提耀朝日一舉歸故鄉
徠當盛明世永言着斯章

壽葉宗伯曾城先生七袠

尚父邁奇齡留侯洵屬子名矣帝王師

如彼丘園士縲絲知絲長辟鮮會鮮古
監古别世資灼然觀彼美鳴鳳瑞黄柯
猶龍敵孔擬操衡廣國華題與正邦軌
出谷金陵雲翾飛吳江氾雌守類木雞
龍韜韞蒼昺楚相傲皇墳陳農富圖史
逸篋訪遺亡銅銘誡滅否杜口毗邪津
標玄齊一指覽撰撰何辰東壁昏中倚
巖霜竦霧木朱鷸隨風靡陵茗有隆替
况迺寒泉菹白日坳蘆中歙簫鶩吳市
氣多覺指緜非君誰能理鍾山歎璵璠
三茅隨杖屐餐玉蟻松喬徵噫佩園綺
介眉非昺觥薄言樹葑菲
與香山何師相邂逅白門招游具

區汎錢塘獻別

鶼鶼相弓飛蛩蛩互遺食足足瑞庭柯
太胡乖羽翼喆匠奮南溟濟濟光四奕

神覡升雲虬時龍御天則緑綟暎垂裳
台階爛扆極七九乩文謨三五縱蕩滌
獫狁徂周原有苗塈虞戚因猜玉堂燕
遂整垂天翮褈帳弁宮霙呉趨弭丹鵲
落落盧中人歙崙僦相值嬉戲終童繻
傲睨虞卿辟床鸞穴丹山歸嬉耀南國
弱羽相隨翔枋榆逝安適甘棠遍維桑
蘭路丁榛棘樓旌颸具區追驩數晨夕

敷文割騷腴聲彩絢渥餙西湖奪晨葩
東溟盪宵汐陰厓煥陽榮春膏藹緐植
逸翮傾湍馳離袂搴芳析高讌促傾曦
葱條謝鳴鶗側聆越人謠車笠會有後
揮金睦邦茂懷辟越鄉蠹鑑湖有清漪
仳離炤顏色

遊區啟圖出補平山

時至萬物肅緐霜慘薰扆陀城眺落日

淴瀁越江濆甪豹守闍閭戒徒何駪駪
帝學準過庭高步康天屯手中治安筞
垂老方投人昔借當陽宰朱苹植漢濱
艸木列兵衛羽騎遞逡巡襄雒天下樞
兩藩蒙詬訰貔貅百萬盡宮闕推為薪
如何彈丸吏鼓行氣益震在疚阻奇捷
糧袥當絶倫斷鼇鍊五石揮戈廻朱輪
栖栖五斗粟鞅鞅百年身藏弓謝珪紱

要之江南春

穐浦訓石巢先生

春風耀陽林春鳥流哀音殊情尚勞戀
殊隅竟何任儀鴻遵遠道持意重兼金
勞歌眷行客塊若籠中禽能鳴將及俎
鎩羽復摧心清音哭折楊盡言思郢斤
灩峰阻遙廫天柱界巖厥盛唐一回首
鮫臺迴且深寤言娭君子瑤席潔芳塵

雅琴將何托珍洌懷僊吟

詠草書勒荅董思白宗伯

應龍遊卿雲首尾不一見縱橫馭六氣
出入乘萬變天門儼威神朱衣纓瓊弁
艸木待甲坼鱗羽自聯串鬼神任屈信
帝王迭興禪神潛道斯升時亢理必賤
勝境了莫追過地豈再踐永言體諸身
可以謝書卷

寄朱叔子有序

朱彬子高蹈禺陽以鬻賦千黃金標
疏峽中名勝癖過靈運自以憐卞好
色尚論古人余客長安聞而說之意
還家必繇中宿可以把臂入林矣詩
故屬之

二禺有放士相思不相識愚公徙太行
精衛填碣石縱浪大化中讀書與好色

彈鋏歸孱徠傲岸論所癖所癖亮有規
規子更努力

愁霖畣石巢先生

倦羽值霾霖霖霾傷客心他山翳弱木
遠艸不借陰時鞠萎佳色幽蘭敗霑黔
鸛鳴增婦歎烏舞興僮吟遵鴻不下食
孤影相追尋笑彼鷦鷯鳥一枝能處心

從駕獨秀山遊觀應令

丹霞舒麗旭薰風靡穌巒西園愛嘉客
平臺羅英賢荀卿方遂楚部隗未售燕
蘭阪追飛蓋栢梁亘崇山峨峨畿甸內
秀色卓雄藩凌虛結睇聽耳目亦已捐
雲去蒼梧埜山疑九點煙瀟湘邈朋戚
寶瑟裊嫚娟遊刃極八襃觀徼鏊重蜀
五圖啟幽祕九籥排空筌歸醭忘憂館
高熊肇芳鮮灼灼垂珠女娥娥出玳筵

絕纓過三爵舞雅凌七盤衣湔高唐雨
轂含巫峽霧後迂使淮南桂龝風一夜鯀

遠游篇贈霧霧阮先生

焦原阽危趾翹足希遠游遠遊欲何之
厷在冏宧仜冏宧有若士鸞項深方眨
匿景潛貞珉翳肰塡蝌蟉刺鉿眷龜脉
高酣激神謳咨爾濁世士訧宵至此不
搏桑毗若木沉墨極炎陬蜿蜒芥子中
踡跼非冥㨿瓅瑣帝鴻氏蹬穴分九州
重離誤夸父畢景枯洪流三山在鼇背
僂瞿如贅疣危峗非安居太沃行歸休
陰陽淪不入清凝判何繇吞若覆載者
一毛非全牛跨步越萬里喘息輪千龝
曰余未能在汗漫恆相逑而我與先生
沙蟲眄龍湫欲從從末繇揮涕涕泫流

數詩

一經非所慕鉤索綜群書二紀迄無成
避地日南隅三遷禮灊霍東帶賓鴻儒
四科躐高足游夏避簪裾五嶽恣幽討
駕鴻凌紫虛六琯奏雙成弱水騰文魚
七襄翔禹步青使接崐墟八公齊擊節
雞犬雲中驅九僊同日至餐玉弄璠璵
十州絕飛控稅言班生廬

十二屬

鼠穴龝鷹擊牛涔尺鯉稀虎頭班筆棄
兔暈白登圍龍劍衡星合蛇矛却月飛
馬蹄穿玉塞羊角上金微猴咽胡笳引
雞號漢月輝狗豗應褫魄豬矢截忘歸

六府

水晶櫎外月火齊耳邊璫金天鴻雁引
木末芙容常土風信嘉美穀室誰能忘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繇瀟湘謁衡嶽

朝汎瀟湘渚夕弄瀟湘流瀟湘多蘭茝
采采生離憂蹄涔無尺鯉杯水無方舟
不如舍之去謁帝失陵丘玄夷踈柲柬
祝融臨上游僊夫敢夙好可以性相求
徐行陵白日緩步趺飛猱攀雲停翥鳳

擲劒戲潛虬奇文七十七日觀縣峋嶁
夔魋閃燒爍龍螭盤璆球至哉神禹功
靈祇欽懷柔

汎彭蠡

禹渚宕元氣浮客哀吟清洞庭發湓浦
崩波愁蕪程若華夕陰襝封楚歸雰征
纔霜脆榮木暮景華韶齡三洲開鮑扎
九派驗桑經琴高翔赤鯉江妃翳瑤英

熒臺光爔朗氣闍匃洪溟魚鼊闕有化
吾生歎何營

游石鐘山寄匡雲上人

鐘山竅奇石金奏蘊璠璵徼波孎霧牝
噌吰含龍魚神濤窺日毋鯷鯊潛靈居
天聲敔人巧習坎均歙噓流目桑欽傳
鍾情伯翳書弱齡敢夙好歲晏孰華余
是眢纔月中初對惟匡廬何渠山中人

白社過藍轝

登二孤作

二孤表靈峙九派流湯湯江北采萎綏
江南芼葉長霧僊眢髟鬅征客思迴翔
香珠誑楚使懷辟越吳鄉倘敔寰中累
因之步七襄

君山懷二妃

落月運層瀾霎星綮河渚蕩瀁如有期

寒芳歎無與平生擬若人於此會有遇
天衣雲縠常雜坐渾笑語神境信超忽
人理亦玄著瑤瑟未及展珮觳巳先舉
鵾鷄吸晨日雙飛入汀對

玄元棲霞洞是日華月華君所居

二曜恣天游七星㝷地軸北竅洞庭穴
南通九疑麓左攀連卷桂右策檀欒竹
氷壺緊太清竦身入瑤局日月二華君

玆游良可復有酒斟酌之遂轂不在王
石蓮落復開瞥然鳥過目而我欻何為
蜉蝣傷運速知津者誰與覓芻聊躑躅
异我如弁毛吒牛食谿穀

疊彩山

日高山氣晶月出山雯明縣峯銀漢水
匿景金鏞城靈洞出霄半颯爽涼風生
歘我薄天游飄飄凌太清冥搜混沌竅

流觀蟾鶴銘芳草有遠志達人無近情
誰能戀鄉曲一舉超蓬瀛

南溪劉僊洞懷林六長

寒霞歷浮磴躋險逗雲門葛弱旋後蹻
嵒嶔礙鶴犇不梯靈恠絕安測混沌痕
欒櫨蔭華敞櫛梲恆相撐上干聳有漏
俯伏睇無痕金芝秀僊蹯玉乳滴流溫
朝捫九疑月莫吸君山暾擯怱謝三彭

濯魄精營魂靈妃邈莫儔芳情何繇殫
蝌書秘金口瑤瑟輟清彈靡靡江蘺綠
迢迢芳杜緜物情厭乖特天路悵波瀾
璚蕋一何懟若華兗可餐如何伯昏友
同心阻蕙蘭

池陽杏花邨酒壚

行樂至西城玆游吾已屢雞鳴杏花中
湖兗日方舉邨店傍水開茶煙出深樹

郇酒杏花色皎皎當壚女能言牧之事錯雜若花綮醉即眠其側酒醒復歸去

小天台翫月

谷風弄微寒月出炤衣露廣除延淑清雅琴發幽趣厰朗人事蠲微芳自吟傲崇林激鮮飈鶴鳴如有悟慮澹體自輕飲神入玄素松喬控浮碧提攜向煙路懸解謝蛇蟬標空絶支附永言去天伐

賞心幷匏瓠

榮木

女夷運天機勾芒頓龍馭榮木秀神皋飄英落蘭時蕙蒨垂光采流艷難久恃纔脆華澤枯時移壯心死歲功有代謝人心浪悲喜鐘世無髙圖吾希羨門子

述征有序

甲戌獻旹去窺為客塗登百粵水宿

三湘得詩十章貽諸知好用達所佰

燭燭芳月輝流光鑑我帷馥馥蘭卮酒遂為生別揮驚禽思迅翮秣馬聽晨雞崇山接杉谷九究入金谿骨肉緣枝擗蓬梗隨風縻生為伯鸞婦沒為杞梁妻

又

妻吟亘洞房友歎祖道傍薄言對絲竹以物盛圭璋藹藹金張彥玉顔侔朝陽

十年同錦被錦被覆鴛央一朝飛上漢化為參與商食言怨讒草折薪悲遠揚三命非五龍多憂何能長縱得華陰術休輕離別場

又

離別怨芳春芳春殊寤寐宵月皓珠宮丹霞乗夕起石室粲瓊筵絲臺藉蕙蓰不見同心人日莫甘委棄

又

棄繻出國門遙望罘垣樹上連蒼梧雲
下蔭灕江渚華葉辯豐凶巢穴識風雨
有似英雄人龍蛇争割據周周嘯銜羽
猩猩諳人語撫此瓊枝樹娑婆慰離旅

又

旅懷休戚戚欝林饒奇石矯掌入寶圭
洞見天地戹龍虎夾我蹲日月罥人擲

既授元君符得展葛洪宅雲里召香覡
綠蘿仮精覭飛僊與麗人恣意從所擇

又

擇木貴知音擇交貴知心海上三青鳥
同棲珠對林桑户去我久誰聽鸞鳳吟
鸞鳳吟有歌我心終斷絶

又

幽敘廄長鞭九折何俗縣天鷄警晨義

鵂鶹悽夜弦金標冠雲日崇山摩蒼天
夷人誇鼻飲猺女桀珠聯回流思木馬
冒險觸銅船

又

銅船亜奔流火山赫危巇愁駈颯止水
顏色巳非昨況度鬼門關十去九不還
玄鼇螯赤阪白象跨雄蠻華寔信衍沃
黍稷陵丘山豈無丹鉛士可以樂游盤

各競文鮀衣難為章甫資去去勿復道
北風歙岐路

又

岐路歎式微同心賦塤篪問君此何時
鶺鴒鳴高枝緐華歇芳歲日驀朱顏緇
顏緇亦去巳古處今肰疑魚鼈不上濵
松栢不處卑留矦托黃石范蠡遡鴟夷
春華吾不羨歲寒吾不欺苦李載道傍

鞄仄甘後時莽莽楚日黃薄莫將安依

又

依劉越山川山川翳叢棘胸吞雲夢游
目送瀟湘碧牢落多古傷羈孤尠今識
舟行僕去瘠陸行馬變色蛩蛩距虛遊
銜草不自食偶然得名酒先此勸僕役

遊東田

筆墨相填縛奇情任龍蠖病寄昭明樓

寂甚子雲閣馳翰亦已疲聿耕豈去樂
棄寘出東田遙遙望山部澄湖濯新漪
澤蘭紛擾弱日入馬蹄散湖草豈可嚼
棄彼千里足游戲在草澤

出九華門

雪姓夕峯歛息影人外區沉疴曲以痊
春風漸呫呫久困圖城苦散步詠郊墟
長歌拉清人俟我庳城隅

遊揚歷巖

乙酉仲夏之京次始興左鎮轂檄安
儲按兵窺運旅況多暇拉區啟圖戴
安仲彭呂梁鍾氷髯鴻兒輩登揚歷
嵓挂瀑百仞韜樹千杷上有龍潭人
蹟罕閟清都塵鞅各極其致去爾

擔簦發大庾旅宿阻兵藴未湊鴻鵠羽
亂象起肘腋遂脫遠游冠穹跨極天石

倒景粲雲扃參差羽人宅激霆儛傾湍
奔龍鼉危筞鶴響來霧重猨嘯去天尺
石髓韞龍湫金澗洞海屾雲笠駕魚賓
霞標咀芝客藻霄蔚雲對羅景滙香國
金梯可躄盤消遙養風翮詎竊靈丘書
孰探終南冊重輪絕曦馭沸昷戕胡騖
廻馭嬰雄圖永與儓路隔

嶠雅

明福洞鄺露公露著

止酒　止酒龢陶靖節

止酒不可止得酒性延便何世非大瘳
何夜非長季何天非瞢瞢何帝非陶猷
大歓盜海嶽醢龍醐麞肩小歓盜沼沚
烹葵醱埜蓮嗒然既喪我優哉復忘天
天豈與我違太稐同周旋笑彼獸清醒

懐沙甘湛囦沭猴希萬乗封豕冠進贒
乗輿辱執蓋箕苙横相煎手持一鐏者
不受諸可憐

詰朝

詰朝悲今日今日思疇季疇季宛昨日
忽爲深黄泉今日不輟輀不知昨日悲
人生恨不足嚴霜催留夷華埶充魚膾
緜蕞聚螘蟻英雄畏斷碣跂扈良巳矣

人生若長寢逝者翻言醒客何辛苦爲
征鳥厲犇蠅世喪徜彷徨一臂交蟪蜋
待我百季後與子歸北邙

步出崇文門

步出崇文門清朙七貴歡遊女千婕衣
弱息進雙珠簪噴沙白玉馬殷殷璘玉鞍
馬是宛委龍人是夷朝安馬後朱纓絡
馬首玉蓮冠馬鑣金連錢荃鞅珊瑚緈

七香石崇牛千金韓嫣彈雙飛杳將落
五劇逐相龕弜雉西山側盤馬南郊壇

朙河篇

高樓放寥天朙月炤萬多玉繩低碧落
金商厲朱柯飀氣入蘭襟我勞悲如何
且勿嘆如何聽妾唱朙河一去復一年
天上摧雙蛾交甫泣新珠湘靈愁夜波
馳情屬霧匹延瘳倩君過

雜詩

嘖嘖賈人子弧矢待翊翊衛與貧士言
殊塗不相讓移山轉轆轤結駢稱銖兩
庖充易牙宰席使邯鄲倡四飯削鼓鐘
三澆陳醴醬方饈粱肉惡復訝綺紈倫
賣珠要漢主椎牛走秦將藏虗信儒雅
居奇貴倜儻嘖嘖賈人子草玄何足尚

紹古辭

羅敷行采桑陌上自青葱西子浣前溪
流渲相玲瓏曉日耀容光暉映流輕虹
揚衡蘋姑匿飲粲瀟湘空手持雙明月
悠期遲所悰緩頻數清音惠我瑯玕風
匏瓜限河梁幽情婉未通春解桃李蹊
穠罙蘭蕙叢長揖謝褰脩盛年不再逢

二臣詠 張侍郎家玉

供奉天廟姿飛躍及犇馬錐奈誤索韓

策漢勤方賈義擻振龍荒號召遍區夏
逐日功詎虧蹈海志逾篤俠骨馨馬革
裂眦東城下

芷園文豪武俠闖賊陷　神京時大鄭不屈隆武中徵兵閩粵上師敗績清兵乘勝入粵公將歸命紹武王師敗績粵東又陷公遂倡義羅浮與九江中宿龍門爲犄角增江之役單騎入萬馬中結纓而死得其首若懸之都門七日顏色不變秀眉如畫怒髮欲指當事者過之雙瞳躍出如鷙東方飛去子胥刷目何以尚之夫使救死扶傷不敢合力以西向以成

帝業芷園雲淙其軍鋒之魁乎

秩宗誕宏志哀日走丹陸蠖屈煥龍驤
冥量超倚伏吞舟運蓬壺渺然枯四瀆
金騠擘其鱗鳥薦嚇其肉遺卵何足去
[illegible][illegible]傷獨鹿

雲淙有韜世之量將畧或有短長然驅市人而戰因糧於卒難與敵勝若爭鋒也觀其從容就義甘與護之如蔣視妻子而若浼脩潔玉古風流文采與謝康樂同而臨刑之地又同死辱一時痛生辱萬古戚於呼當矣

嶠雅卷之一

明福洞鄺露湛若纂

樂府

大牆上蒿行

條風旖旎歆榮丹黄品彙隨涼飈起凋瘵一何翩翩物態如此心怦怦大鈞播物流形今我局速將何成人生居天壤間如滃水汎浮萍我今局速將何成遑

君四體所樂遐不恣君魂魄所便冬居温室長年夏乘鶴蓋飈軒糟糠何苦我今欲何求不及君顏玉車丹食氏德鵬脽熊蹯上有女媧鍊石之青天使我仰戴不得久周旋下有六鼇擎足之神戀使我步履不得稍棄捐何不放浪形骸恣君所便雅琴琅琅我今落羽自摧藏哀樂本無方蕉倅貞玉潔嬈纔霜梅花

四起龍段中央姚虞所服儀鳳賓王辟凶殃酯氣致福祥龍頷賀雲神暉暾章文君綠綺飛燕鳳凰尾隻吳爨根死嶧陽名標進牒咸自謂雅且良曾不如我琴藏美無量帶長劍之陸離清漳為淬厲以鹽諸麗服有都出天衢純鉤毋手樞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古器滅沒今我無匹升玄扈坐蘭

臺九斿霧湧左个天迴頌奚斯侍郯枚拉飛瓊醉龜臺召蹇脩詒鳳為媒奉觴白日爾無西積今日樂不可回樂未央為樂當自強百歲如流光何為自苦使我心傷

長歌行

離離階下蘭糾糾菉中棘女夷司天龢春風宕群植常恐芳意移百勞鳴鶗鴂

白日落崦嵫長繩繫不得少壯不力田
老大昧菽麥

空侯引

留賓讌我堂壹歙傾千觴洗爵東溟水
移鐏北斗傍師涓寫淫奏逸娛皆樂康
名謳徵肇雛蹈節出平陽絕纓舞銀燭
解帶輕羅霜白駒期永夕良遊歡詎央
木李報瓊瑶久要不可忘神芝生白水

可以喻中腸翦淼流短晷竭力不能扛
素標插朱顏盛年安得常誰謂造雲闥
而非荒草鄉服食儻有待痛歙當自強

秋胡行

露葵傾朱暉應鱗待雲布女子怨有行
委心畣嘉造姺玉侯鳴雞黽勉供晨莫
白璧琢天球朙堂思黼藻蔚此玄豹姿
澤彼南山霧

子巂與越鳥南北相背飛解蘭詠圭蓽
鳴金步形墀脂車戒昧旦四牡允陸離
醼餞塞衢衕谷風鼓正悲按轡營四海
無事悲女兒
靡靡復遥遥飛輪漱鳴飈十旬經九折
三陟陵崇朝犇精撫危磴畢景跨長條
驛長候人絕遠火出林皋誰去宦游樂
宦遊方鬱陶

竆陰格稚節堅氷塞長河感逝戚不尠
憂來歡詎多旭日不照葩吾生已蹉跎
百族蟄有處游子宕無家天倫痛仳別
苦嬰人罻羅
竢皋痡勞止遵道省故里寒谷變陽林
曰余非望始提筐衛往陌桑桑都人子
振素動鳴環氷華埒纖指何用援柔桑
澤中有蘭灌

見時月初滿別時月初生弦望有變寬
五載曠生平露溥與蔓艸芍藥娛目成
雙金出南國比悳贈堅貞美心敝金石
誰測鸞鳳情
嘉唫亮有屬曷敢嬰愁祝綽約謝柔條
免滋行露辱沉吟造房闥備物晤所觸
破涕貰金夫包羞賚雲僕高覿禮既終
已矣從所欲

鸞逝流哀音玉折厲貞響物極露誠信
至悳非外獎五日奉光犧百年戒徂兩
春帶候龝賒冬膏凝夕萸願赴皦日期
比翼青雲上
紘高無懦曲風急豈留萸松栢植暗室
甘與龝草弁綾錦胃渥汭難升障與屏
含埃蝕貞鏡含鼤點瑶瓊白茅珍我帨
聊濯耳與纓

甲乙之交余游京師元老無吐握之
容草臣抱憂天之涕托興秋胡志潔
也後十年京師乃陷

怨歌行

紅蘭開曉日五色耀君堂春風藉相媚
恬坐不聞香佳人處邃室猷立㾏青陽
緘情復緘意嘆息此時兇

君子行

中穭君子悳謙謙不踰閑容如東海水

嚴如西華山黎丘剸愛子煤怠惑孔顏
耳目衆所信幽顯時相姦何況少好女
坐懷而獲安禹功勤九載兒呱不入門
防民鑄神𠷈萬古同嗟嘆

鞠歌行

龍升天兮先為負二氣應兮風雲俱辟
如關津兮擁鄭繻又如聖作開圖書我
之懷矣歲聿除鄭聲亂雅紫奪朱尹訓

殷臯謨虞丁弼賚文師虧蔽雄劒曳長
裾永言知已感良圖

順東西門行

出西門眺平原羲龍敲日無迴轅拡羨
門揖握佺揮斤八極凌風摶哥五子鼓
雲門流唐漂虞垂嘉言思公子哀王孫
叩閶謁帝招衛宽淑桂酒紉蘭蓀惜白
駒樂鵷鸞

燕歌行

北斗插地天河明閒房淅瀝來飆轂璫
梁辭扇薨栖螢念君客游孤伶俜鸞龍
吐鳳入神京胡為淹留竟無成妾人年
貌悲流星二十已過三十幷長蟓蹙柳
涕霑纓搦絲貳甲弄秦箏雁弦促柱離
鳳鳴明月皦皦依檐楹商風入閨霜依
進嫦娥擣藥轂擬清悠悠長生非我情

白日蹴逼朱顏退關山迢遰心切切鯇
蜒思君生鬱陶寄轂迴鴈霜天高珠塵
疑鏡滅形模誰能離憂永以牢雅琴夔
調駁特操憂來中人如毒醪耿耿不寐
聽鷄號鑒帷明月鑑湘臯崇蘭委置同
溪毛轂香銷歌辭襟幬戴觀天漢莽風
濤星津皎潔無輕舠西鶼比翼妾懷勞

君子有所思行

扁舟遡大江遥望樅陽樅陽無民居
比屋接華纓層臺高中天頫眂日與星
穿池通月窟築石槧蓬瀛嬛嬈豯眉女
提携弄秦箏宵珠綴流光丹唇含至精
雛人唱春曙霍蓋鶩雲軿金膏將翠羽
脂韋流丹誠雌黃出唇吻歔嗟植枯莖
東觀擅金穴西第接銅陵蒼頭橫眦睚
鑿齒佶猙獰要離焚妻子專諸托弟兄

殺人工使酒長安動知名神理忌盈滿
鬼瞰宜高明甑斗嘯蕭牆畢方唫户庭
積薪尚酣寢欿蛩難久盈淚絲貫樂石
蟻穴漏嵩陵誰謂帝京遠湯湯漢道明
寄言軒冕客天爵爾勿輕

甲戌七月客桐城見世室之燕幷思游民之爲亂八月民變火城九月寇燬中者遂不覺其言之中也

苦寒行

追犇灊山麓危哉苦嶔巇鳥道屈羊腸
貂車毋負麗北風裂皐縫衝飈割予肌
熊穴出神人攙搶綴雕旗僵屍飽鴟鳶
蒸氓痛屠　撫劍劇歔欷躊旅子無遺
東敐懷耿介鐃歌思南皮闞識嚴水陸
窮陰涕漣洏迷陽復迷陽行行安所之
馬毛朐如蝟僕御瘏且饑緩勒憩林皋
氷凍無完枝寸艸不可得白骨持自炊

哀哀遠征人悠悠傷路岐

甲戌冬流寇陷灊宿余肯肇麟幕中剽說騁詞發曲突之謀不能脫處囊之穎爰賦斯作

譱芄行

出彼城闉有車轔轔四時成歲值此窮
陰鷄鷇喔喔貫于青林百蟄族處爾獸
何心羽物斯升鱗物斯沉憂之痗矣鍾
此勞人勞人伊何撫斧伐柯前脩不遠

古處弗謁盈盈如月旦暮有觖哀我人
斯惟憂用說譱芄譱哉日進月徠琴歌
有衜經悳不回

箋釋

自皖徂池歲陰增欷喆人逝德
程默元龜用朂鳴雞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古樂府

短歌行

穡樂安康有琴在堂今我不御白日其行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抽琴命操眷彼路岐峩峩九華有桀其藹願言思子中心弗諼槐棘陰陰蘭蕙同心道之云遠懷子好音噭噭雲鴈鳴轂及旦君子有酒以速親串梓兮桑兮無枝可棲有奐赬尾困彼沙涅高山有桐比于林中鵷鶵税羽君子攸同河則有圖洛則有書犇貞之吉千載不渝

箋曰九子之山巖池雄鎮削若茗之華青蓮更名九華投詩贈崔纚浦以識交燕甲戌冬予游九華里贊李長度為池郡司理文心妙賞有類昔人余載筆過之

猛乕行

歛不盡三湘水游不盡百蠻天百蠻厭珎麗喆士丁屯邅摶風赴大翼控景入幽熒寧分猛乕食無鶩黃雀弦傾金蕖臺觀厥價徒空縣雁風驅砂礫狼烟對疆邊未貴洛陽帋誰分雲夢田熒熒未磨勒周南滯婦旋踦懷何欝悒閞匣視龍泉淒淒沉光采提携莫棄捐

箋曰予避地湘灘觀光燕趙踦孤百粤資章甫而厭文身躑躅金臺握璽虵而傷馬骨詩囊但餘破錦謌鋏獸對蔽緌落羽驚弦勞人感物托猛乕以散懷

陌上桑 有序

序曰邯鄲秦氏女子自名羅敷女於邑人千乘王仁仁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桑趙王登臺見而說之羅敷迺彈箏作陌上桑托使君以自明不敢斥言也其秉禮守義如此余觀感風雲矢金石二三其悳者衆矣故托此以風乙亥蘦月作

旭日嵌瓅總泛瀾熀綺疏流輝繞玉鏡歛粲曳華裾苞蘭甲韶歲昭質中破瓜清揚睇遠山朝雲爛緗襦開軒對南陌光耀傾城隅城隅共翹首杲日出秦樓提筐跂遥隰傾城逐嬉娛皓腕拚遠揚秀澤拚銀鉤雙環映女桋女桋失脩姱緣眉列翠卷翠卷避蠶華脫絢登條椅蔥倩爗凝脂上攀採淑景下盻生流霞

如何陌上人見此不踟躕

行者見羅敷且復立斯須居者見羅敷傴僂作卷婁坐者見之立立者見之趨使君見羅敷起式充襜褕憑熊儛衢道當路梶彤車高情越小閑遣吏致區區彼美桑淑姬可與晤言不

羅敷眺清矑不敢前致辭羅敷善鳴箏絃語調音疏使君貴識曲傾耳聽名謳衯為漢上彈上宮儼相於次作陽春調韶景逼通都都人士與女唧唧秦家姝佳人美無度夫壻快且殊何用識夫壻蘩臺接天衢白皙耀朱茇綠幘專城居柱後惠文冠腰間古鹿盧冠引通都士劍值千萬餘行擁青絲騎歸燕朗月廬改柱入清商氷華浸太虛謖謖蘋姑唱漻漻滌煩紆曲闋音詎虧使君意氣消

揚子雲賦玉女無所眺其清矑註云矑瞳子也

美女篇
美女燦明珠容光照一室蕙若拆新霜
芙容上初日九疑約眉黛肌膚若氷雪
雙鬟捬鼂光清揚散黿月丹鉛覆不御
藻繪污䒶色皓腕揄檀梭婀娜當牕織
褕作百翟文裳亞緗荷襞瑯玕絡外帔
蘭蓝結衷相凌晨採桑游薄暮浣紗出
五都競倈睨榮華生紫陌上客緑琴挑

使君五馬立淺哭還深宮閑邪抱貞一
敷席禮瑶英戞拊湘妃瑟嫋嫋洞庭波
眇眇愁余目輕身波上荇參差儼相匹
柰何鴆使圖重以翠蠭詰佻巧丹青中
按圖坐相失紅顏令人老美玉令人泣
寢丘十五城豈足覿荆璧碩人寛知命
威儀日恂慄窈窕浚寂寥岑岑保昭質
箋曰亥子之交予端居霿黙客有翊玄之尚白者作美女篇以自況焉

當事君行
不啞吞炭漆爲癘殿屎入梁匍匐入厠
吏音易貌心苦悲良友斷腸妻不與知
百年意氣生命促不斬君衣何能瞑目
主讐未報白日逋亮爲國士安得完膚
身無完膚仇未報斬衣流血徒艸艸褫
仇之媿以愧二心臣命不如臣心已窮
白紵舞歌詩

韶風澄滌霽金堂椎鍾展苓鳴鏞簧天
翟威鳳歈翳皇絳對徐起召陽阿翠帔
飄揺垂緑羅織雪爲袍裂作巾玉腕便
旋汎無塵暘若潺淵浮燭銀流散熠燿
充雛搕翔鵠乍止瓊樹蒔儵如驚飈馳
白霓鈃山莘澤飛霙倈天𩿨瑩潔明河
顛璵情瑾睞曖當人瑶池珠澤繞筵生
縈空接景布流光琳璃浩亹心飛揚盡

神以舞安可忘
摻袪人袂游其宮璚藹宕暉日照容回
鸞榮鏖獸秀先折腰翹褰施嬋媛光耀
雜沓闌斑璘揚蹂促踽態無方將却復
引誰目成鴻鷩未陊浮雲翔參差下上
翼屢平如矜似慕嫺若疑叢蘭衝風不
勝枝流虹走電瞬難諧聯纚萬規出入
其偕志㬍衍勤變化四座歡躍誰能持

（諸詩多用古韻古叶或用楚聲）
二八端容結妙音辦球比籟酬凄清藐
姑屬僊態僊僊投節赴曲紆形顔雯征
雲墜齊紛䬛似斷欲連相續環嬌怨詫
笑蘇生儀精發新聲媚絃歌旋流驚風
醉酮霞長噏翁細嫋回輕波翕如春林慱
宵光隨手撥散凝復行蹈繁卄促均翱
翔皦月晃朗度銀潢迅捷轉忽藻若神

垂璫鏘玉不改嗚今日白雪龢陽春音
容萬化如合觩歡来何盛傷人心
春雲薄霧林初暉䶨蘭被砌華露璀悲
弦亮管月入帷絲竹未御心先摧含情
起僊屬君思雜沓應歌折且遊送眄流
精鳳將雛中緩頩立寫怨疑光風乍息
偃復䟦離合清曙飄晨甍蠠雲斷續光
淋漓徘徊思鳥翔且徐忼慷轉側不能

留音度袂轉良辰移春花已盡䶨蘭萎
但顯歌僊無別離芳年昭質遠如期千
䶨萬歲心相知

秋胡行

有命在天聖賢何獨貧有命在天聖賢
何獨貧絶粒疑㲋歠水曲肱匪兕匪虎
況也莫興短布暴骭敝屣印塵窮翳澌
滙凱風自南彼其之子簞服朱輪聖賢

何獨貧
至聖聰明生計何閒闗至聖聰明生計
何閒闗衛卿可得執鞭何難踶一貴人
黃金鎰千妻嫂匍匐賓從偏反冠盖如
雲闐閲如山朱時亟矣日月不遷生計
何閒闗
妒人仳離交亂我青天妒人仳離交亂
我青天鶬鴰髙張百芳飄零蟦蝀指空
疑浪翻溟辟鏡嗇景含沙射蠱龍爭汨
羅蟲流新城六月不霜髙臺不霆交亂
我青天
城我泬寥遊戲下人間城我泬寥遊戲
下人間時乘六龍流觀八埏橇耴玄圭
駿馳白雲衡齊經緯圭景方圜錢詒上
座剌謝朱門當壚畫滌篝鐙草玄遊戲
下人間

兒毋牽衣嘯
出東門勿念歸君若歸慘不悲知君亦
難歸歸来室人交徧摧人言公子陶朱
而我妻無襦人言傑士計然而我㸑無
煙何不脫君見肘之玄端為我冬杆複
賣君及酐之布嵩爲䊛一簞粟君不肎
入囷手擷驪龍珠又不肎入廟嘯窮年
一編逝欲何爲君言今聞廣譽妾言浹
日三炊君言簞疏瓢水樂不可支妾言
朝不舂暮苦饑君言滄浪天故妾念黃
口小兒從君三日一餔糜佗家鐘鳴大
䨺重英日日揚揚過里閭負君但無龍
庯姿君何不富貴歸白駭安有風雲時
戊子莫春饑饉薦降黎民阻兵作歌
當泣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池陽謁梁昭明太子遺廟

文心瞻睿作遺像肅宗工雪日明春甸
藤花落古宮軸珠衡玉尺鷄戟冠雲虹
辟禮崇贊會長江直向東

十年工選體二月謁昭明鄴下驪珠貴
繽山鶴蓋輕謳歌婦琬琰俎豆肅蘭衡

何代應劉輩而非羇旅情

虞山謁舜祠

荒服垂衣日三苗格命年鳥耘千畝耤
龍御九疑煙蒲板征雲外蒼梧落照邊
何人撫瑤瑟離恨隔湘川

君山懷二妃

眇眇愁予地夫容北渚期滕魚兮逝珮
薦竹禮湘離寶瑟嫂娟淚雲旗窈窕思

客從虞廟至會遣二靈知

巫山之陽香溪之陰明妃神女厥
蹟存焉

丹青辭上苑雲雨下陽臺驕湖沒何處
襄王安在哉溪清香見石枕冷夢無媒
楚漢風流地長歌問草萊

采石懷袁宏李白

牛渚青天月長縣供奉祠如何今夕酒

不共昔人持高詠那能旦登舟安所之
邂逅殊惘然言折楚江蘺

登九子

朝参九華雪莫宿九華鐘言尋金舍利
行傍玉夫容兩脚移春殿雲衣掛亂峰
悠然鱸浦月來對海門松

西湖上春

行逢新歲月驕馬踏城橋旭日催蘅帶

春人艷柳條香車流水撃僊袂逐風飄
小鳳銜花去空傷雲漢遥

洞庭酒樓

落日洞庭霞霞邊賣酒家匏瓨橋外市
鼉水月中櫨江白鷺吹浪灘黃鳫踏沙
相将楚觳父招手入蘆苍

浮湘

瀟湘聞鼓瑟竹上淚痕青歸雁将何扎

先花入窅冥白雲開一面南嶽露真形
不斷游儚寥依稀帝子霧

洞庭

人歸洞庭水心遠百蠻天瓨飲吳山雨
蟬嘶楚岫煙挂颿明月對沽酒白雲船
来雁紛南向衡陽何處邊

留都春事

言禽袮選樹稚蝶亦開叢窟海無来信

長天有去鴻擔簦仍作客服藥未還童
不及庭前杏春来爛熳紅

江南春

雜英飛少女榴火祭東君鳥弄枝成曲
魚動水園文謝客雲封屐羅敷日照裙
春風正難忍楊柳故紛紛

文選樓眺望

春風将柳色駘蕩入西樓遊子峯樵望

婉如孌女愁雜花開陌樹歸雁隔河洲
京國浮雲外長江日夜流

出京

勞生悲短髭咼敢慕輕肥白日鬢邊落
青山夢裡歸同心垂贈問岐路惜芳菲
回首梅花國歃簫明月知

道明水望三十六峰

崇山道明水曒曒石潭清上有木龍樹

葳蕤聞鳳鼓開琴待明月月向清溪生
三十六峰裡群僊抗手迎

淮上

離䰟飛故國多難後時榮老向雙瞳入
春歸百感生愛山頻駐馬酌酒復聽鶯
堪笑無媒橋遥遥淮上情

穮浦鍊藥

十州研八石徙藥就空林時稼日將酤

古槐春正陰披衣詠黄老酌酒懷青琴
不有靈僊術何方可慰心

巴陵琴酌送羽人游青城

彈琴勸君酒君去少知音此曲豈不古
撡弦人盡今夜移衡漢淺月落洞庭深
少别成千歲依然此夕心

震澤送劍客入廣陽

湖草綠陰陰桃花水更深高樓愴然歎

濁酒一何任念此青春别其如白日沉
背人贈七首珎重結交心

蔣陵送孫枝游華嶽時余將南還

相逢彭蠡月相失蔣陵鐘自别東林社
君言西躡靡金天開太華玉井見芙容
余亦汎滄海南山歸祝融

雪中諧琴汪公子拉顧眉生同聽

白門桃李月綠綺鳳凰弦古調持穮竹

同雲稠莫天豈期公子過得並雒川妍
良夜爲君故移情私自憐

姑蘇送雲將入雒

崇林秀春木歸馬激鮮飈濁酒不肎歡
旅懷何處銷莫天吴苑樹明月雒城橋
蕪絶尋君寱緱山碧玉簫

隋堤送涞雕龍

草長送人遠離居傷别情細雨桃花岸

春風黃鳥觳君去有誰識我勞何所成
行雲與流水日夜但孤征

山中送人歸途已長觸物有歎

勞勞為客倦日日送人歸芳草雨中碧
楊花愁處飛農夫戒春及老少咸相依
誰能去鄉井終負越山薇

畱都贈梁非觳

逐客同征雁翩翩出塞垣誇 曾斷辟
哭漢不歸寃別久見如寥相看無一言
龍精千尺雪持照昔人恩

非觳為袁督師重客督師以孤忠見戮天下寃之後十二年予與非觳同朝非觳在主政余在史館疏白其寃服爵賜葬非觳真信友矣

皖口值區啟圖出宰當陽

微官君自去楚水日遙遙紫蓋新花縣
當陽舊阪橋荊吳中酒別南北斷蓬飄
郢曲高難和非君莫見招

五松天門訪冷雲巢居

松崩哀天石磊砢留高真白髮對流水
青山懷古人送雲歸碧落酌酒浮青春
寂寞巢居下嵒花落去津

皖城謁石巢先生

披衣皖城口言就皖城坳辟世歸愚谷
移山到石巢鶴林松露滴敷浦荻花交
廡下聞清嘯長謠賦樂郊

文選樓畣石巢先生人日見寄

汉鴈歸南國傳書下皖城老敵彭澤節
少計仲宣名栢葉憐芳氣梅花問落英
空居選樓上獨夜寤昭明

杏花堰訪氤菪隱君

楓林二月雪霽問君家玉笈芝房氣
銅陵杏堰花更清麗出瀑笙迴鶴梯霞
不注丹臺籙吾生信有涯

贈安南艾山上士

憐君隱居處石室挾風霆劍化蠛蠓氣
山留龍麻形八瑯王毋降三籟子綦聽
別后深相憶龜壇永夜星

逢郢客問滇陽土風

關門逢郢客立馬問滇陽水碓舂兔骨
山瘦養蜜房枏黃龜買蟻莎白夜歸牟
是事皆殊勝爲君說瘴鄉

建業送袁羽人歸羅浮

白下蟬聲急朱明客獨歸都人歌有爵
游子賦無衣長袖爲君舞高年見面稀
自傷行漸北爲愛鴈南飛

入京

遥遥嚮京國抗手別交親張儉生逃漢
范雎死入秦妻子漫相假肝腸難重陳
行行莫回首去作路中人

人日登粵王臺

登臺試人日此日謂宜人日照高臺色
臺非故苑春青山白雲路綠水流花津
醉欲呼鸞去遥遥芳杜鄰

清明

在家常服食無怒已經年五嶽尋師遍
孤琴芙影眠南蒐迷黑齒北首極幽燕
未化遼東鶴何當省墓田

踏青詞

文魟經綺陌夕日貫陽林灼灼懷春女
翩翩詠子襟人歸芳草暮鶯語落花深
往日成都客銖絲縈綠琴

余居西湖香隱栁菌蟬枝諸校書
邀予脩復琴社余既倦游頗軫歸
情清商靡靡固所未聞也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篹

五言律詩

摩天嶺望安南

峻嶺極金鄰迢遥望九真鳳銜金汁遍
兔戲艾花春火粒収畬客氷綃出海人
八蠻無惡歲何謝葛天民

蘇堤

春堤春服成袀葉轉初鶯不斷垂楊色
嫣然聞歎轂芳菲迷處所遠近未分明
驕思憐芳草迢迢限綺城

桂林宗侯燕集

桂醁陶芳夜琹心感麗人王龍無賸伎
金鴈有餘春草聖飛褭練花鄉過襪塵
如何此時節送客獨留髡

曲中見雪

祈年斡瑞雪況在莫愁家彼美臨芳樹
先春見落花凝情符皦日盈手思瑤華
欲偶幽蘭曲同心悵有遐

池陽六門三土巖逐妓余出祖之

碧雲空濺淚可以贈生離自古非今日
朱顏不選時秦淮限桃葉漢月擁文姬
一領陽關奏殊慚輕薄兒

別楚艷秦嫣

露斜山峭峭鐘斷水悠悠草綠斑騅怨
花飛紅粉愁如何雲髩月不共漢江流
人送王孫去淮南桂樹穠

贈雲愁愁有叙

雲愁愁昭質隸於伶東常土木形骸
而國色奮於愁黛豈姬能諳愁愁得
畢其術以媚姬

佳人美且仁獨立若爲鄰水瀞見斜領

愁多宜暮春惱公從小遺西子自来犂
莫學盧家婦新粧閲世人
楚雲朝暮見一半在陽臺雨絶無畱瘳
春愁黯不開烏孫辭鳳輦青塚望龍堆
形影深相弔肝腸日幾回

穮思

穮思不可觸觸處定傷離是日翰楊柳
青青異昔時羊腸先鴈路馬首後鴉期

行路難如此踦人方自知

佇立

皓齒復明眉粧成為阿誰所思不可見
佇立已多時蝭粉塗薌砌蟲羅罥柳絲
提筐嚮南陌靈雨悵佳期

寄内

歲時頻瘳尔非關兒女情霜露莙蒿色
江天鳧鴈轂浮雲吴會客落日楚江萍

為報秦嘉字 塵滿漢京

寄鴻兒

大兒才八歲見鯉學緘詞詎識冥鴻性
彌深提犢悲但能長傍毋不必更尋師
莫似而翁傲飄飄雲水期

寄閒兒

二雛别時小婀娜雙髻鬟余欲荷鋤去
未能深入山桃花諳毋祝琪樹倩人攀

願化成龍杖来翰雉子斑

寄侍兒青琴

侍兒嬌的的玉筋蘊蘭衿去日戀携手
自言能鼓琴七盤漢宫舞長側楚妃唫
奚難召鸞鶴貴在得卿心

青琴畣

君子有所適出門嘶玉驄園花悲隋槿
塞雪問飄蓬拭淚看靈鵲含情認守宫

金錢買鵲卜知爾客遼東

人日寄雲綠蘿

宮柳弄新黃宮梅競曉粧未忘閨宋玉
詎肎嫁王昌雲鬟通鵁鶄金衣織鳳凰
自慙承弁鬢不覺有微霜

九詠寄從兄湛之塞垣 有序

兄卓犖經奇與予讀書羅浮有扶風
越石之志以驃騎從衣督師死於邊

邊風

地角寒初斂天歌雲乍飛大旗危欲折
孤將定何依送雁侵胡月驚霜點鐵衣
可能吹妾夢一爲達金微

邊月

秦時一片月萬古照邊州白動狼烟塞
寒生驛火樓關山和淚到圜缺及鄉愁
盈手梅花色難將寄隴頭

邊塵

紫塞三關隔黃塵八面通湖笳歛後起
漢月照還空逍遙仍隨馬蕭條暗逐風
將軍休拂拭留點戰袍紅

邊角

片角吹殘夜雄關鐵鎖開古城連堞響
犇馬踏霜回玉塞降羌淚天山旅雁哀
何人聞此曲不上望鄉臺

邊笛

吹篴上高城城秋月正明湖兒雙淚下
漢塞一龍鳴沙柳愁中折梅花夢裏驚
裵徊三五弄腸斷憶南征

邊雁

候雁發金河紛紛帶雪過陣連關月小
聲斷塞風多高舉愁粱稻低飛怯網羅
羽毛非敢惜書札柰君何

邊馬

天馬應星辰金羈帀豹茵驕盤春草短
叱撥桃花新窟凍長城雪蹄穿大漠塵
百戰交河道功成還與人

邊柳

嘆息陽關柳青青能幾時春光不可度
綠鬢已成絲歲歲愁攀折依依綰別離
故園有奇樹日夜憶連枝

邊艸

王孫去不返馬足共車輪萬里連天色
終年出塞人幾經金海雪不見玉關春
獸夜寒塘瘦相思愁白蘋

移天目松

天目欝嵯峨移來雪滿柯氷霜隱鱗甲
風雨思如何冉冉歲云莫亭亭芳意多
遂憐著書月投分入煙蘿

梅花

美人遲暮意纖手撫寒條素魄一為濯
香魂自可招倩誰邀玉蘂何以托瓊瑤
莫嘆江南橘庾關路更遥

青苔

積空已成色曠古意彌漫無復廟廊趣
澹然山水心雨花冥藥竈漄漏滴風琹
自足敦微尚夷猶芳澗陰

萍 與譚友夏同賦

飄飄楚江客來詠楚江蘋發藻滄浪水
遲暉江漢濱五湖隨宕子七澤寄浮身
嘉宴如堪薦長謠問魯人

負芻 丁亥作

負芻長已矣芻盡爨還空八口閭閻下
孤臣市井中離情觀道器無涙笑途窮
顧影時時笑勞君西復東

賣書

天書出尚方宋錦內家裝賜日多珍惜
售時不厭忙石床虛爾伴藥價待君償
廢海干戈息還期入帝鄉

乞食

儒門今澹薄乞食展宗風余願何曾及
他心亦已通入林如舊約握手醉新豐
芳草茫茫外王孫路不窮

次兒爲馬兵繻去客有鑑其脊靡
解驂贖之詩以訓焉

齔齔柔童子貪看人捉人詎諳黃鳥語
那識白華身覺後方知痛憂來不見親
隆寒需閑户恬坐閱芳春

贈內子鄧碩人糠齋

拙荊三十長齋國變見予荷鍤負米
絕粒取糠粃入蘿臼成丸以清泉服
之裕如也予戒其無自苦彼去海上
有糠齋之士堂上有糟糠之妻典誠
弗申夏罔所以鑄饕餮也余不能難
寵之以詞去爾

行門何太苦絕粒對糠齊未老知身累
忘機與化諧閒雲送孤影朗月奏長懷
形管銘高逸梁鸞未足偕

甲辰二月初六甘露降 有序

余生日甘露降于庭槐不飲毋乳憨
師至命提眎摩頂曰天上玉麒麟豈
鶪人間乳氣哉以露水調米汁飲之
五歲師與皇考命作此詩應觳而就

月浸仙人掌雲奇帝女臺清泠花院閑
的皪天宇開降鶴通宵警游鴻達曙哀
集霊三使至應問長卿杯

嶠雅

明福洞鄺露湛若箸

七言律詩

浮湘禮三閭墓田尋賈生故宅

浮湘孤月下靈渠牢落殘冤伴索居庚子日斜聞野鳥端陽沙渥見江魚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此去樊城望京國定從王粲賦歸歟

長安寥 有序

乙丙之交中都焚燬神京危於累卵天子下詔求賢余方胝趼長安羈同范蔡援鮮金張撫化感時爰造斯作

武帝橫汾繼大風鳳銜丹詔出關中神羊高固能升鐸金馬楊莊觧薦雄苜蓿未移沙苑雪葡萄終引駁姿宮十年留滯周南客寥入長楊看射熊

浮海 時南都已失

玉樹謌殘去滌然齊州九點入荒煙孤槎與客曾通漢長劍懷人更倚天曉日夜生圓嶠石古冤春冷蜀山鵑茫茫東海皆魚鼈何處堪容魯仲連

黃鶴樓

漢陽芳樹古今情逐客南浮鴈北征天盡水連巴子國月明人在武昌城白雲

依舊過全楚黃鵠何年控太清日暮數峯青似染九疑無恙隔湘英 一作秋作

君山七夕

銀浦無縠碧落遙洞庭隱色倩誰消湘嫁鼓瑟聽龍駕靈匹停梭勝鵲橋秦樹影斜天接水楚雲飛盡暮還朝何時擬約騎黃鵠倚醉高樓吹玉簫

女真步同瀾約游黃鶴幾以綠章升事弗果

燕臺送王李二舍人出貶衡永

燕臺送客柳紛紛御苑鶯聲過漏聞花重錦官啼望帝月明瑤瑟吊湘君巴童歌落荊門雪楚客驅低劍閣雲聖主愛才思遠謫又隨阿閣鳳皇群

九日登鳳凰臺

瓦官上下登臨地銅渾周遭氣序衰古寺斜陽人獨到高臺何日鳳飛來九江疏鑿通王氣六代興亡問劫灰故老只今西眷淚鬨堂誰折漢京才

丁亥之秋奸雄[illegible]起[illegible]天之勢已成晋鄙之依[illegible]托乘輿南奔[illegible]以待中[illegible]則[illegible]岑凌之[illegible]則嚴晋宋之封圖用託效[illegible]

吳越吟

金庭飛雪惜殘梅吳越韜山憺忘回茂苑寒鴉讙古堞姑蘇遊鹿上高臺神蹤日毋胥濤降客探龍門禹穴開一笑雄圖付流水抱琴東浙卽蓬萊

嚴關逢靖江左史立馬有贈

鶯啼閶闔戢重春馬首有山贈故人周室桐封姬姓早漢家藩傳董生醇嶺海度臘迎官騎苑雪分題待使臣若繼叢臺思賦客茫茫江海有迷津

獨秀山侍讌應教

瑤水星妃集鳳墀兎園曾為促芳詞大容露冷淹吳質雲夢天寒從景差蘭阪夜飛鬨月蓋桂叢飄賦小山枝霓裳若倚當年袖誰按清平調獨遲

蒼梧訪太真綠珠遺跡

清谿曲曲裊僊源錦石虛疑翠黛存雲里玉環妃子井綠蘿金谷懊儂邨霓裳欻散華清舞玉篴難招博白魂故是劍門飄雨後落花如見墮樓恩

莫邪關楚望

九疑如黛楚天分水綠三湘雁倒聞春曉玉臺開岳霎月明銀殿欝卿雲茲華想像湘君竹龍御遥遥帝子墳何處匏笙將鳳曲至今猶似詠南薰

銀殿山千峯造天上出雲氣状若宮室下多巢民卉衣木食吹匏笙自古帝虞之裔

莫愁湖贈劉瞻甫 一本作莫愁湖酌酒與劉使君

顦顇行吟落照時莫愁湖上與君期五噫一賦梅花國三點重逢柳士師吳苑舊游淹越鳥楚裳今雨裛江離姑蘇烟月長相待萎絕芙容白露滋

劉瞻甫初莅太倉三降雜職謫居梅花國時聘江西分考得士最著與予邂逅都門觴詠彌月後轉成都節推音問頻絕其貞道不阿大節凜然信乎朋友者如此而已

吳楚倦遊

隋宮訪古惟裹柳楚澤傷穐況落英崩哭嗣宗千日醉亂離王粲十年情日舩沙界奈龍象手挽銀河洗甲兵五月梅花歸未得故園頻有蟪蛄聲

前歸興詩 丙子九月

去年書劒彼咸陽廬岳登高一望鄉不見秦城售趙璧但聞豐獄棄干將洪都夔州牽衣帶大庾梅花笑客裝今日輶軒豁奇字一區塵滿讀書床

後歸興詩 乙酉六月

南北神州竟陸沉六龍潜幸蔣江陰三河十上頻炊玉四辟無歸尚典琴蹈海宵容高士節望鄉終軫越人唫臺開倘擬封泥事回首梅花塞草深

大參李如穀先生冢君侍御子木

訪子虎丘寺

駐節何勞問鹿群虎丘殘雪劍池雲落
梅龜府傳高唱揆簡霜臺接令聞燕嶠
月明湖鴈度楚天人至澧蘭芬儒林家
學尊劉向千騎東方待使君

滁陽寇退李太僕晓湘有干城之
功却寄

卧閣何勞借重臣中都熊衛逐黃巾環
滁擬築封鯨觀扞圉終憐髮馬人洗甲

雁嘶寒食雨回銑鶯詠落花壓思君獨
步臺城月笑折金陵垂柳春

送與化趙使君奏績神都

楊花初撲越溪船鶯囀南州雁北還繇
露書成去淮海凌雲賦就入幽燕行春
草綠中年雉流水風清單父絃英學楊
莊誦綿竹雕蟲空負子雲玄

雁翅城

鴈翅城邊蘭葉陰綠琴傳得鳳凰心風
吹玉封悲紈扇霜落刀環待葉砧竹上
淚凝湘水怨盤中詩造蜀山深何當更
乞西王藥身在陳峒八桂林

吳楚感懷 回文

鶯啼一度一開花夢遠逍傷纔入瓊華明
月楚天遙過雁白門吳樹暝栖鴉城高
隔水霜砧擣木落空樓戍鼓撾輕浪放

舟艤浦魁盈盈碧漢接星槎
西陵秣馬走南天竊草春縣別路前堤
柳拂雲青裊裊岸花搖月白娟娟鷄鳴
遠寺蕭山靄鴈度寒城郢樹煙低岫一
櫳湘水綠栖栖倦客思華年

都嶠得蘇楚臣書却寄

懷袖猶存白鳳毫木奴花發燕雙高銅
龍水似牽腸線玉馬風如切夢刀醉甚

尚濡羊子練桃痕仍在范生袍何須三十悲蓬蹟一夜思君有二毛（京本作材 奴花）

盂蘭盤玉山記游（男女以花米開獻俗名結緣）

翠竹黃花輦路茫呼鸞人上粵王臺来禽果向檀郎擲芳藥詞矜鄭女裁鸛鴛定将斜漢合鴕眉横對遠山開相思不結芝田襪空負陳思八斗卞

花田餞朱未央時余歸自都中

一鐏須盡素馨田別路惟餘水共天自愛梅花歸庾嶠若隨鴻雁向幽燕長裾請擬鄒枚後五嶽寧論婚嫁先莫倚唾壺歌伏櫪酒酣爲汝拂龍泉

吴于逵載酒偕粵中詞人三十輩同集小齋

藥圃壇西有敞廬蓽門深栁柱瓊琚頑民清世仍依邑舊史名山不廢書爽曠

每悲黃葉改落英寧放綠鐏虛往来金澗探泉脈欲控僊人錦鯉奥

山堂卧病孫宏先㬥藥来看

心知越絶無雙士目見孫郎有二毛昭質未虧嵐海瘴瘁卞先發廣陵濤蕭條有客探雲水寂寞何人問桔槔君去華門風自掩碧落黃葉夢魂勞

哭素友一瓢 有序

一瓢居南嶽有餓虎近靡竟犇石穴一瓢凌厓呪虎伏厓石兩隋人虎雙殞撰詞懷人以誌赤明之感

曾跨青驢鯨祝融白雲黃鶴許相從徒聞餓虎凋單豹不餌飛魚死甯封蕊東莟荒金口訣珠丘壓祕玉芙容赤明柱哆長桑淚雲水綠来滅去蹤

明福洞鄺露湛若撰

赤嬰母

治服微言宮裡希金檱薌篆隱朱扉摛文絕代還憎命弱羽三年不假飛隴首飆雲淹遠竊芳州春草弔斜暉誰裁半幅江郎錦會綰華清換雪衣

曾從文皇羽獵雄凌歊袁謝擅江東花邊解語馳清禁櫥外鈎香紉綺叢樂府嚴聞歌赤鳳　袞衣何必尚華蟲彩豪自映輶軒筆盡載方言入漢宮

紫陽丹水玉真妃鳳鬪鸞驂碧落飛花寥仙裾飄綵羽杏檐宮語教烏衣西川悟法藏珠塔南內傳經擁絳緋聞說赤符今始見上林朱雁爾同歸

銜將貝葉課宮娃廣衰親縶䌸辭沙鄉

寥巳飛瓊島樹羽衣猷阻赤城霞紫燕茉雪晴金桃宼鳥道煙橫紫桂花幾綰五雲思矯翼夕陽深處問歸鴉

落羽能言滯鎬京每逢賓雁不勝情海棠弄粉辭香國薜荔搴霞戀錦城舞愛玉環低絳裏歌憐樊素囀朱櫻珊瑚反挂空宮月愁寂連昌自喚名

鶴禁銅蠡晝不扃沉香烟底掣金鈴霞冠忽散葳蕤鏁蓮舌輕彈般若經五色御雲衣上覆　九重偎露洒初醒年來花寥殊蕭索不見張華入內庭

紫禁霓衣按六么溫泉霜葉景同飄膜鸞氷鏡朱華落送雁宮雲恭問遙被服司花皆火澣含香眎艸漫金貂何因得冠虹蜺去浪說文凰在絳霄

花萼樓前酒半醺江南璚封隴西雲九

苞　僭丹山羽三使重斂紫誥文桃葉
喚愁鶯睍睆葯房同螮蝀氤氳上林供
御多紅豆費盡相思不見君
不整花冠類羽僊歙霞如在赤明天飛
瓊閬苑乘朱霧小玉璇宮化紫璽錦浪
艷傳遷客賦翠華休問上皇季文虹鶩
落吳江水繡嶺愁聽蜀國弦
學語俄驚上苑珎紫歎衣逵畫梁壓千

鸂鶒旅哀詞客　代文章巧弄人襞就
芙容終是怨啄餘香稻未全貧金縷咫
尺通靈鷲歸嚮迦陵問色身（歸別作皈）
妙舞曾居絳對肯刺桐花外赤欄邊還
丹木客顏同駐度曲金衣韻較偏振翼
乍迴天后夢引泉時滅柷融煙文心慧
業今何用為報閨人舌尚存
埰姬天鏡若為情心怯隨堤御史旌金

鎖不教錙艷骨琵琶何事更稱名桃花
扇底私紅拂絳縷封邊失玉京鄭國不
如歸去好斷腸春在錦宮城

水僊花

誰殿湘沅九畹芳蕙蘭凋盡擷嫣香漢
濱雪淨明璫解雒浦波微玉珮將桂女
霓衣紛月戶靈娥錦瑟寄窮桑塗黃莫
認梅花額恐有瑶姬妒壽陽

遊飛來憩穌兇洞尋五色榴花率
爾忌歸
七十二峰相對奇緑潭踈影湛漣漪桂
薫蕭帝龍舒碼竹採軒轅阮隃枝梅信
先春傳庾嶠潮痕經宿落天池酒酣偶
失穌兇路五色榴花不可知

送梁若木太史奉節還　朝

太乙經秋駐赤霞石渠開曉待皇華龍

搴捧日翔僊掌鼇禁含香識漢槎萬里
鵬溟遵六月百蠻雞詔散千家䦙春
儻借書雲筆臣里楊莊莫漫誇（太史宣赦兩粵）

元日侍香山何夫子燕寶綸閣

平津東閤侍文雄春轉堯蓂一葉中獻
歲酥醽開白獸後車雲水叶非熊黃金
未變千門柳綵勝先馳五夜風誰掌絲
綸調九德鳳池清露濕蘭叢

遊圭峰街故園諸弟（介王介曉介千姊弟介旋）

孤峰玄竹泗潛然日落長能萬壑烟綠
護天荒南渡迹玉臺鍾蠢建和年泉香
蕙若影書帶壇靚松花覆講筵瀨海昔
聞鄒魯地春風池艸碧芊芊（與李王侶同賦）

壽鄭元戎

半辟凌煙想畫容十季橫海有奇封嵐
氖霧合逢玄女白帝蛇分待赤松庥旅

九重歸銕券龜臺三使下金鏞太平未
獻河汾策誰勒薇獻紫殿鍾（甲申二月）

立夏謝玄丘招遊石澗寺與陳孟
長醒宸二山人琴酌

翠屏千嶂濕寒蘿曲澗盤雲待客過紫
竹僧扉清夏臘綠天人語近雞河厨邀
曳鷺浮香積鉢引唫龍入唉調無限琴
心寄流水好憑諸謝硯羊何

客西林聞警柬何人止（甲申二月）

客裡流光閱九春西山鸞鶴自爲鄰卧
同千木非藩魏笑却新垣欲帝秦內地
弄兵皆赤子隔河尋闘半清人龍蛇歌
罷愁無賴誰念飄零折角巾

江門謁陳文恭白沙先生祠

楚雲臺接小匡廬紫水歸人賦卜居崔
駇尚披孺子服竿裘終枉美人車山連

北戶多藏豹門對南溟有化魚碧玉樓
前千仞雪宵容狂簡禮簪裾（何傍有小口臨）

贈劉中秘懷默

浮海諸夷未定居乘桴時過夕郎廬蘭
臺墨妙闕中秘薇省文心逼子虛鳳詔
昔傳三殿詔金泥長護九皐書沉香浦
外遙相憶爲駕琴高錦鯉魚

弔匡

纏練曾駈錦浪推中流彌識溢川才揮
戈不仮義龢御入海空閒凝露哀辭月
墮浮天上下鯤溟龍戰水濴洄捫蘿巴
威磨匡字風雨年年長綠落

演露坐成爲何司寇文王賦

露華西邸主恩濃移得巫陽第幾峰司
寇俸錢供鵠米尚書賜履識僊蹤東山
選勝開棊墅王版參禪促箭鋒開道

聖人新建極北窻雲起半從龍

岡州重訪陶昭輯昭美昆弟

賦才曾許擅機雲五色肝腸絕世氛芳
草綠時頻寄癭瓢華黃後又尋君開罇
獻剪尭年韭懷古同探禹穴文歸去層
城隔明月岸松烟艇對甕分

過馮槐門話舊（甲申七月）

先朝遺事老馮唐白髮移家寄上方看

竹每過留客井種松偏近讀書床嵒湖
雲夫金甌缺瑤砌龜歸玉樹傷今雨昔
盤俱是癭幾宵禪月炤空廊（槐門有西河之涕）

孤憤篇

誰握兵符駐六軍橋山龍去訣浮雲魯
連一笑無秦帝燕豈重歸有樂君南祭
真人初建極王門飛將獸空群間鷄試
問烹雌婦十載牛衣望紫氛

竝蒂蓮為何夫子賦開年果兆雙珠

滄波太液昔曾聞雙蕚朱衣紫邏分合馡共承僊掌露匏霞彤綻蕊宮雲香閨解刺熊羆能莞花𡨥遙通翡翠裙誰馡巨靈開二孿青天削出不如君

乙酉入都留别古岡諸同社

三月垂楊綠去津黃鸝飛上柳塘春中州豈借探丸客上巳應逢捧劍人王命論存知有漢說難書在不干秦悲謌且莫催離筑塹醉蘭亭曲水濵

留别何夫子

猛士悲謌起大風酒徒連夜入新豐聞詩東閣虛陪鯉奏伎長楊較射熊前席少季方哭漢後車元老待和戎誰憐虎帳横經客羞戴儒冠誤迺公

何夫子拜命元揆詩以趣裝

爔爔玄巖詠紫芝蒲輪前隊引非熊七閩鬲變雄三户百粤鷹揚載六師砌荧尚依唐日月宮槐重覩漢威儀十季辛苦調元老親見河清歃月氏

又

罇俎先朝待折衷師臣重詠舊車攻兩京玉輅儔桴鼓五鐸金陵應棧鐘北闕漸看紅日近東山聊付白雲封艱虞早識與　王地望斷南陽五色龍

又

帝賚傍求復舊京中台星正紫微營九天綵女雲中侍萬國黄輿日下平棘木投綸蒼兕𤄽桐圭分土羽鶬鳴歷陽沸井尋常見唯問滎河幾度清

張鉌之詩序 別字爾戡

詩之道一喜一愠盡之矣無所喜無所愠無詩矣喜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八百賡歌明良喜起之所爲作也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士炳靈河嶽倜儻負意氣憫時政得失達事變而懷舊俗主文譎諫失職而志不平固其所也鮑

龍踞石而吟甯戚扣牛而矸介推竄號於蛇耆范蠡伏嗥於狗竇或通於聖人或格於霸主𣪊之感人深矣予友鉌之不幸類是鉌之垂天之羽困於燕雀生平不見可喜韞言笑短小類郭解沉深類荆卿相劍類風　画馬類韓幹歙不能一蕉棄而日游於酒人儕不能踰甑石而好散粟募士饔門無五尺之童而

駿馬寔外鹿恂恂似不能言呵筆而千言下志援筆而擅美六書薄雕蟲而耑精繪事小而徑寸大而方丈鈎圜飛白咄嗟立辦腕中有師宜官也鮮衣盤礴鬼出電入滅没權奇馳驟於紙上目中有九方歅也令天下比栢　南阻寇荆襄河雒流血標杵
神武勤拊髀之思英雄抱憂天之涕愠

耶否耶余惟玄蚓之穴於神丘其爲物至微細矣污之以沙涅厭之以糞土感之以時變而𣪊振月露放於太清況拔山扛鼎之倫排秦笑漢之士朝不坐燕不與撫化徂遷有不震金石泣鬼神而興百世者哉故能爲愠之戚之之人之言乃能爲喜起之言之人不然鉌之之詩固在也其旨數百其體屢遷翼扆無

翔寥廓倘佯佛老有屹其棲變化見矣嚮使壹壺者不能化醇則丘覡不爲復肓復肓不爲玄蟬英雄無脫徙之期則范蠡不必遡鴟夷穀城無黃石之祀矣慍去乎哉

陳孟長集古詩序

予東䟦讀孟長集古詩與其刻竹鑿缶未嘗不歎其用心於無益之業棄其日

於三季之學也又十年其業益精予目益開始知有所托而逃云孟長閒居師友造化謂恬筆未作書用錯刀皃氏未興食用土簋削竹作筯琢瓦作釜飾以箴銘疾如風雨使人得其精而亡其麤尚其象而升其質貽諸同人無惓予戲孟長子之器登於時象筯廢於鹿臺燕斝委於磨室天下可長治而不亂子之器弗登則饘鬻以糊余口棄周斝而寶康瓠瓦釜靁鳴敵不失騷人本色也孟長哭抃失筯酒酣出集古詩余爲叙之孟長抱潔遯志爲詩多陶柴桑韋蘇州風味又能不自運托古以運中必有大過人者辟如重雖既鑄人美其器而石不稱圭璋既琢人尊其瑁而璞非寶孟長之於唐猶書之於竹成器之於瓦礫

也夫集古者綴衆芳以爲甲帳聚沆瀣以釀醍醐人之所能也至於矢口成觳隨觸生變昭其新容奪其故相調四唐之風旨標會皦然如出一口一時之語使九原可作將爲之欷歔擊節手舞足蹈不知誰爲之者如胡寬營新豐老幼雞犬含其故而圖其新方歎相馬觀天機於存亡滅沒之外物色牝牡一弗敢

知豈人所能哉孟長之托於詩者如此托於物者如彼以彼其才出其偉畫為借筯之畱矦銘其格言為鐫禹之正考父用其述古有獲為頌魯之奚斯奚所不可廼老其才於黃雲紫水之墟耗雄心銷白日於無益之業胡為也豈天以無用奇孟長孟長遂肆無用之業以寄其用耶吁可以傳矣

海覽

佪金嵝赤堇逆日東漸凌倸濤跌鼇柱金鷄㡿蹲鮫門峽東敞分夷夏摶扶搖揭百尺若梟將捲旗而出蓬蓬天上脫屣神州過橫水洋鍍蓮花洋宿普陀頂思涉波濤瘳與龍伯大人六負帝鼇躡足方壺而湛弱水喟然嘆曰予始學釣鼇乃不幸與神僊同刼哉俄而金柎冷然身在定中噲爾交罨陡睹星月皓綴櫺檻離塊與習坎相駘蕩耳欸欸恠嘆徐而霞舉雲蔚霮昱絕電大火輪倒燒海水僊州靈蹻鑽若朱戟絳闕排雲吞吐於龔鋒殼中壹壺變鼂知其何故哉余家羅浮三更見日登峋嶁泰岱自謂觀止方斯蔑矣晨禮大士畢觀夷王太子墖恠石戳岌英多環列天王特異中

土過海潮尋大智景堂禮普同晤鷲僧嗙陀普邑金頤方瞳居山百七十年所矣越日登桼山毗大荒欝夷金霧含眀鳥衣郁夷蟠木閬苑浮筠近鄰三韓日本倭奴末盧伊都穌奴琉球瓜哇斯爲古都如列宿巖天盤手可掬也洞之奇者西得藏音深黑窈窱亘天而海高常遠擘消渤涵怒六合飇盪鉸涎蜃甲氷

湔其間石曰盤陀倭壘嵌漢將飛未翔下亘石二形如黿鼉驤首戴之山僧以銕索梯客金骨未適惴惴乎愳廣漠之遷於窞髮耳幼且怯者南得潮音上穴下瀨燗兩時有光胥坻捨身捏怯怯物磨牙吮之中最勝者曰白華洞鳥道百盤鰲雲緣乳竇入松房偭偃縈縈如鼇燕叕石齒間夜半望落伽聖鐙灼若夫

容數其藹方僧喜見無畏盍山澤爭氣必乇熒臺刑德積精是生陰火峨嵋衡麓匡鼻君山隨地易名桑門多見少怪耳翌日上巳遊氣褰輝乘橇桴抵落伽土無膏地無毛水不容舠非登眞之子罕至焉其洞刱牙傑豎海颷潛連龍呻鱷喚潤瀾無端倪嵃泐攙絕處海松衣之紫虬絳節勾引風雷若道士儺雲鬘

鬑朱篆防身戰勝者肥也登桴戕風翦激天動靁駭洚瀾嶽蹴一葦星崩析木泱泱沃焦磕磕海童眇睨罔象猙獰衝波突蹻鬭豞唛嚶咤聒乎其中余游目若素舟請曰夫子履險亦有道歟對曰無險也余生平所履遵相若矣于前年避地日南儻而黑齒儻而荆蠻儻而瑯邪儻而吳會儻而姑篾儻而甬東南走

脩虵比走亂賊處陸陸沉蹈海海歔歔
遠歔近歔夷歔險何容心於其間哉且
化者無私將浮我於孽搖顛羝乎將翳
扶木而御羲龍乎將流漂於大人君子
之國乎將藉薰華揖讓帶劍而使二虎
乎將汩汩沒沒於小人靖人之墟乎將
朋犂靈之尸爲徒乎何渠不可居也舟
師默然風亦晏止七晝夜乃徦蓬洋望

梅頂金砂曠如隔世子真洵吾師戕迓
櫂昌國過灌門海底柱屹雲谷王所滙
觳如鵰擊必毋薦雷過者兩物殺其勢
否則入于困矣回眎馬秦棲花詣山問
安期脫玉餐棗灑墨成棲花處眎曩者
挾策千人有間矣黑焦既道赤橋既津
祖龍駕鼉御黿寅海賓日叱神鞭血石
嗅之尚腥世儒徒知劘秦不知秦能懷

柔百神役使群望其度越世主尚矣及
登瀛州弔徐偃王故宮徐與秦同出伯
翳之後偃王誕得朱弓赤矢之瑞躬行
仁義去刑爭文德漸於四方時緜天子
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漢東諸侯無
所質正遂賓祭於徐庭執玉帛而朝者
三十有六國緜王恩歸而連謀諸楚楚
文王問王孫厲曰若有道安可伐也曰

楚不伐徐事徐矣夫大伐小強伐弱猶
大魚之吞小魚也猶猛虎之噬孤豚也
戰必克楚伐徐徐不忍鬭其民北走彭
城仰天歎曰予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
抑秦亦有鑑耶何武備之明也頃仰之
間角觳甚悲海甸防倭卒也旌旗黷汶
如曙星敗虹與天津登萊同一兒戲嗚
呼疲東南之餉以奉傾波何武備之足

賴此杞人仰天而吁魯陽荷戈而歎也
復登東霍望弱水求五城不渡思擁徐
市樓船籍圖書陳重器選羽部鳩百工
侲子萬僮瀰湧天海蓬萊日月信非虛
擲余嘗怪尼父乘桴魯連蹈海呿喔空
言彼惡夫倦客貧辛望洋而仮耳

雲潭記

圭峰去城二里許扳雲削壁南逮洪溟
兩掖飛湍從衣帶間出冷冷作環珮巖
若至人端圭輯玉高蹈海隅山藪爲王
臺寺寺門左折跻石梁迴危磴引道青
松皆何司寇所植松盡處爲大林寺梵
天鐘磬昇王臺六時相畣甲申黎民墮
饑司寇損口捐稌民恫砍松幾盡[illegible]
概矣余庚語司寇植松民雖恫其誰忍
翦拜傳曰百年樹人十年樹木司寇得
所樹矣寺外爲靈谿橋橋北諸峰造天
若孔翠開闔金瓶闢海陸離雲霧間不
可仰視曰綠護屏屏半神臯奧衍灌爲
天田田方百畝嘷龍卅煙者之所有事
也予庚語司寇以負郭易之爲大林衲
衣之費屏中界水三分异白虹亘天而

下中紐滙處號曰聖池池產蛟龍歙息成雲倏㸌萬狀昔陳文恭與周鎬作雲潭之游咤莊定山者是也余恒寤寐其地杪龝聞四忍知津拉謝山人同進飛梯百盤屢迷所嚮薄莫歸樵指西南一峰去聖池不遠于尾樵至下毘父傚潛亂顛瞰潭煙若摶鵬背而望鯤池蒼蒼者非正色也悵然而返時漏初下城禁

甚嚴月星澄暨忽聞崩雲裂石悽悽悄悄貫於陵藪噫嘻此吟龍轂也豈霧龝僊子效蘋蘋真人期余汗漫間哉喆鼉歸語司寇蹇然願往孟冬餞饗命侶侵星至霧谿橋飯畢上綠蘿屏值麗眉荷芻者司敫捨車問道荷芻敲杖覓顛曰余童年採藥深入斯墟今耄矣噫能摸索女哀衣徒也弱而淩危毋寧為蛟龍

得諸子奇其言提履徒跣跳躍請隨過大小二石樓司敫與四忍重趼莫及捫蘿下澗余招謝山人高裒清挾二謌童鼓勇前導遂抵龍潭雲氣蓊鬱靚而不見但聞水轂殷殷轟轟振振顛顛從頂門作砅霮吼諸子匍伏草菅失荷芻所在俄而雲氣升舉天地豁[illegible]昔之輪囷者如水波矣如赤繒矣上如羊下如磻

石矣童童如車蓋者霏霏如絳衣矣謝山人踞危石自謂觀止然此石去聖池尚風馬牛也余目裒清乘霽下厓二僮子躡之蹈旋蹙屈手口並運膝腹俱蔽桂同伏貘勤若遊蠢百餘仞抵澗澗道欹巇涸陰沍寒巨霧所擘李娥所負冊崖雪晃異卉霙構紅藤倒垂帶以朱寔陡下百級有石如門劃然中開水從門

限下注聖池池水撥壘中邊作青藍琉
璃色傍通小口斷崖千尺蒸雲洩雨經
貫嶆崢硉矹却淖瀉為雲潭池左方石
盈丈琳珉晶瑩如豐碑下湛水碧恨無
如椽為龍宮點額耳氷霜凛冽淪入肌
骨毛販颯竪不敢久立亟尋嚮路下山
半嶺聞歘歌殼披雲下視司寇偕獨峰
長老箕踞雲潭指百尺飛流咄咄咤人

矣予至司寇亟浮大白問曰聖池之游
弇雲潭孰逾予謂上闚九天下睇九淵
鼂出電入神搖魄奪若士軒髀而進盧
敖伯昏垂足而揖禦寇則聖池尚矣至
如林泉磴壞景物澄擴停雲奏玉舀目
送懷思托流波言眇河漢遊觀之美雲
潭著焉潭上石壇圜潔可坐百人予作
建斗壇其上潭下之水注為涔池水皆

方析雋曰櫲龍經緯農祥彈厭赤魃六
奇構也指顧間白雲起屏中夕陽暎之
王廖金贊予惟天地間祇一氣耳神龍
得之上為雲下為澤澤及一方雲普天
下　聖人得之乘龍御天經綸也難
造我王家司敎得之處必澤物出必奉
天與夏后雙龍翺翔庨忽之上夫何容
心哉風雲感殊而飛躍之勢異也

遊虞山記

虞山帝祠泰松夾道若駕蒼龍乘雲螭南巡之狀其後堯山蔽天而下其前灘江經之皇灣緯之其制度則外朝內寢帝儀肅於明堂二妃正於端幃儼然南面而蒞之其儀禮則主鬯冠衣劍佩三十有九助贊幘衣一十有六籩豆瑚簋彝甗洗鐏兕盃爵卣幡鼓絙瑟七十有七廟後有洞鐫曰韶音石質純青深十三丈有奇其傍蹲龍走虺狀若笙匏塤箎者無筭洞後見招隱山奐泛鳥瀾若握鏡之罌方壺也外有鉅石西臨皇灣上左折為南薰亭弁山枕灘諸勝攬擷其碑晉有庾闡之叙後魏有溫子升之碑唐有張曲江之文宋延清之詩觀文之隸李陽冰之篆宋則朱紫陽之碑桂

山文獻茲焉特盛出門薰風徐來舞於松栢之下石竅土竇龢若鈞天不知身在何世也

與遊者呂閔之譚殿楚趙德巖歸醆王孫席上默識諸碑遺一字者觴一大白

嵎雅卷之二終

楊大洪先生文集二卷

〔明〕楊漣撰

清同治光緒間福州正誼書院刻正誼堂全書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楊大洪集

福州正誼
書院藏板

楊大洪先生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蔣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曰椒山曰大洪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後而皆不免於巨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蓋二公稟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氣磅礴踔厲千秋當生少危疑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匆恤方是時忠烈公官諫垣職耳乃諸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切言之諸大臣

所欲行而未行者公毅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隱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目之哉奈事權既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蹈踖不自安乞身引退得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惓惓君國鬱勃於中彼夫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横表裏扶同其欲假燎原之勢縮日遽難撲滅而實不得不轉遍是故公之聲罪致討也惟是賴祖宗之靈或得萬幸萬一而至就襯乎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斜參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至於擊之而勝固國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勝則爲朱雲之檻爲侍中之血何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而已耳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吾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踉蹌赴逮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果未嘗死也況天理在人不容斷滅睍見陰消道所固然奕世而下料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而昭雲漢者易名表墓光照汗青尚何所懼而獨不爲君子又何所戀而更甘爲小人哉纔讀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勅書或爲生祠碑版或爲督廠工之表箋他如像贊榜額種種諛詞一開二十四罪之疏章儼存人心吾不知其顏觍何地也有眞節義自有眞文章公果與椒山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遐哉弗可

及也已余彙刻氣節部因以公爲之殿且弁其端云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楊大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疏

劾魏忠賢疏
申明禮制疏
發陳保掛疏
催速移宮始末疏
乞停內批疏
劾史繼偕疏
慎擇近侍疏
乞清宮禁疏
告病疏
乞歸疏
告岳武穆疏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被逮時揭

卷之下

序

贈別鴛郭公甘雨序
邢太守臺薦序
賀夏明府子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序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司李鄭公十議序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修海虞學志序
艾侯循政紀序

書

候吳安節
答何門
答梅長公
答黃軒錄
與鄒南皋
與楊按臺
寄李本寧
又與鄒南皋

與馮少墟
與蘇吏部
與鄒襄道
寄梅長公
寄翁完虛
與周季侯
又與鄒南皐
寄路吏部
與李夢白
又寄梅長公

與李侍御
寄方孩未
與周守道
與游侍御
寄左浮邱
與谷伯
又寄李本甯
與鄭文水
與熊操江
答李巡鹽
答王御史
答黄汝貞
答朱撫臺
答劉大受
與王恩獄
又與王恩獄
答鄒司理
與鄭司理
與李侍御
答王明珍

答張鼎老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協院時寄回家書
參璫後寄回家書
與高景逸
雜著
賑荒紀事文
祭趙我白老師文
獄中絕筆

目錄終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　柳琇荊石　陳紹濂尚友　仝校

疏

劾魏忠賢疏

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

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負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繆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諠譟政事之堂幾成閧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數閧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

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行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賜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淸修如鶴忠賢

一則使人喧嚷於堂陛而逼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搆陷之
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頓於柔媚善附之人
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
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擬定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盛
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
之覆字竊作貂璫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
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
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顚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

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
暘賈繼存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
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
七也然猶門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
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
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
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
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揑倡無喜矯旨
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
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

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
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
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
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
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
患厥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
人耳發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
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卽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
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
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

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
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
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
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
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欲恨吞聲又不止
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
蔭錦衣明日蔭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
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
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
亦祗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麤用立

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宗人
者欲舉陷皇親也其舉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
非閣臣力有護持吉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
大罪十四也猶借口禁平人闌稅也艮鄉生員章士魁即
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窯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
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
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
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
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寺學而忠賢草菅士
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

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
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
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
之以偷換手眼挪移陞敍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
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
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鎭撫臣劉僑不肯殺
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
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
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儆得矣而國脈則
何可崇此藐藐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駸日之手

於綸綍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
責及科臣同諸臺省交論又再蔑工言幾成解訓無論玩
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
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
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
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
爲之鼓舌搖脣傅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
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
閣揭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
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賊虜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
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
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賊逼城下
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
城誠可作屏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
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
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㴶創立內
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
客寄名內相家丁傑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
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

剝呼招納亡命曾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淸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人將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驟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

死且闌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什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皆得之耶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

背忽移禍福立見聞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狀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

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淸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恣不畏死更有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肆橫已不能爲下息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明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矣一少有差池職卽欲以死報皇上

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
可以自主何爲受制幺麼小豎令内外大小俱坐鉗毬之
下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嘗參及進忠名在御
前者實有見於忠賢狠子野心不可覊邇不意聖明斷之
不蚤養成今日儻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
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
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侍内廷從容言
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
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
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

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
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
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
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内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
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歸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
宮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
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
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内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
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

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
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
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一點血誠
即賜施行

申明禮制疏

爲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
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
稽首受成快覩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鎖瀆仰溷宸嚴惟
是臣新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於
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竊見二十年來

上下否隔體統頹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朝廷之
尊君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
端俯佐邦禮之萬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
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
當干戈搶攘之會尚能肅治呵譁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
嚴著在令甲者豈不凜凜日星偶因年來雜翫無唱雉扇
希開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皇城之内殿庭之前凡遊
閑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接踵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
雜遝無章甚之班行之中闌入挨擠往往拜起未終蜂擁

暄聞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諭肅清褻
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
參務近弊於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
徒文告如仍前違玩喧譁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
痛加懲創其儀仗所設繖扇旌纛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
采章以照臨百官者急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閣朝之
法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
心振肅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夫
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
務與各部大臣委曲而商諮諏詳慎不特傳旨判可否而

已下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天顏躬
承揚推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先朝平
臺召對不從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吉馬文
升劉大夏等亦嘗屢蒙顧問備極綢繆甚有奏事移日廳
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
離左右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體最忌隔
絕一有隔絕即開蔽壅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
使將其今我皇上聰明天縱度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與
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齋
交儆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瑕中論矣而欣欣相告舉

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懇開亟宣問如吏部則問其銓
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有不
稱幷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鹽考成
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帑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儻至
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小醜未靖遼事孔棘更當
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寇盜何時可平
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曾自凡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
之憂今既決矣而數簣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擔荷苟且
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吃緊事務不時
一加詰問庶情寔爾微職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

聖明自不必爲朱雲折檻之直栖楚碎首之忠儻有處置
失宜與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開一出班面奏親奉
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曰
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
自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褒闕裁決稀聞凡舉世
號爲大奸大貪與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
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
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懲勘處或贓私狼藉合當追究
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黜罰之典而倖
倖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

即章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
次下若先帝曾晩心悴勞寒知怨衆而冤多且抱頭而縮
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遷或旬宣省方而徑
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
如此類全非政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
凡稱僻紛者一一嚴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
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
逐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
當以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
者去幸毋狥從格套曲賜勉留往日人心厄塞痲位畢虛

人但謂先帝有辦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
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棠
而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彙進此尤正邪消長之
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來文章
有體有要況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韓文屬
部郎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
是弗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爲萬世章奏之
式自先帝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留高閣於是恣無顧忌
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不舉
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鬮捉風捕

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
祇在取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採聽但求其含蓄而味
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
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佯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
朝臨陛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
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
暢言簡意盡即如劾奸斥佞只須櫽括數端不必連篇累
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
徑撮其大要以備省觀不得鈔寫文移累累重復其撫按
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廉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

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罰又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
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劾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
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之厭棄章疏也動之若充耳委之
若故紙不知積厭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
不爲無過也今皇上方以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
忠此臣所拳拳先爲皇上告而并爲羣臣告者也以上四
款臣籌目疚心爲日久矣幸茲朝政聿新改觀易聽之日
不避瑣瑣亟爲申請儻能俯采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
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于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冊
立已奉有旨中外快覩盛事在即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

在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鄙在位有懷奸抱愚以爲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焉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敬陳保攝疏

爲發明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稍必尋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爲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誤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況臣子之於君父竊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

我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之體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沈痾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天顏睟穆玉履安和何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那內官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誤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皇上之日日萬幾焭焭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聖躬之疾又

損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誤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齏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豈堪再誤皇上奈何尚留賊臣於肘腋間哉社稷有靈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即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

之曰弁論皇上暫輟機務洗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見長子同或皇子承顏導意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闓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者專疏請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雖千聖同當已有成決鄭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借之端尚在希覬之念不止請爲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

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夠已耶當年主鬯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天育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甚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尚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始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尚心固念凡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盛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先朝寵貴等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倖蹊難啓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

敬述移宮始末疏

爲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

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揣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職偶以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爾輔國事朋亦於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職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

外臣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先帝勳念壽宮君臣正相引領之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憚者為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職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臣甫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凡前殊於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聞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梃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職目死忿恚謂先帝寶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少未知

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擧望遙号呼號畢者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擁龍輿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卽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當時臣實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遷之

登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卽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職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遊宮人復返青宮

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職是以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遠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卽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竊得挾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沖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乘乾伊始遲回次託處之安是何成其爲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職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職隨向諸大臣謂

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
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卽
本日鐍獲罪璫亦只宜禠職衆魁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
全反側于各相安也大抵主上沖齡方其寢居未淨先帝
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其寢居已安旣
爲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
在耳也職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肅
淸宮禁二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職又不過
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腰語
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

時之過計私憂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淸宮之當肅絕不見
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
知何來蜚語有揑借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幷揑稱皇
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遞罪璫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
通作成此事者使夙聞變時之士誤收爲一時感慨歎惜
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狀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
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
之關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諍諍之後懲前慮後迫
目逼心九廟神靈照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璫等人嘗如人
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

懲此亦治盜破家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
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選侍惜者職謂
寧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
究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
又或得以圖織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況
兩承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復奉有選
侍皇八妹出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
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欷歔海涵天
蓋義盡仁至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

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
殺轉之會竊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
於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勒召見諭安而優念其
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
數荷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幷祈
御批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
之口臣愚竊幸天下萬幸

乞停內批疏

爲內批頻頒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愼操威福
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繫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

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爲喜怒也況予奪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爲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禍朝大小臣工交章論劾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爲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爲之殺屯郎萬燝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閽以求聖心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機隱忍包含俟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

自斂試閱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竊與自新詎意包藏禍心求閒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列勒令回籍矣併降升叙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叙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出閣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倫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爲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爲喜怒哉忠賢又不自爲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爲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弼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爲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些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給瞧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悍心驚謬以爲異逆寶其言以爲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爲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爲惡但與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

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上之盛名祇知逞一己之兇橫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夫世廟躬攬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擧臣爭執聖心仁孝其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嗜殺爲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

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才往往代爲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者其所口銜者何常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英宗武宗令名者即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韓琦宋[illegible][illegible]及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爲黨其後攻王錫爵申

時行者亦指爲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册立爲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攻仿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爲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古風比同三子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摧空善類[illegible]家然行言守相黨以分別賢否忠奸爲己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不惜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懼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懼以身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横相耳彼其噓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學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爲怪物曾無蜉蚍蟻子之援可用力於根本之地未啟口而先陷會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横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爲尹旻攀龍幸不爲王越大中等幸不爲藏紹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珝偶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著公卿大夫欲何爲珝非其人也猶能爲此言由今觀之珝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

致言禮兵且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擅擾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幸見之聖明之世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爲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票擬還內閣以黜陟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倘冰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劾史繼偕疏

爲邪臣欺罔無忌挾銓擬撥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以申國法事臣惟從來權臣壞人國家其毒於恣睢無上而實醸於一念之敢爲欺負惡於笑駡由人而實慣於一事之不顧畏未有明辱大典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罔顧如今候補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其人以鼎元私門生葉際昌一事尚可聽其攬挾佐銓以遺禍夫國家者臣竊爲皇上惜之我朝收羅賢儁之用極重進士一途至於殿試第一尤屬御墨親題華文傳誦故文必取其典重縕楷字必取其端楷整嚴非爲華國實以尊君此何等

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葉際昌對策文卷文理姑不具論其第三行洗刮七字別字謬行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傳語閣卷總裁諸臣以爲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聾非瞽誰爲不聞不見而聽傳之日畢竟際昌爲第一人也寫別字者壓卷豈一榜盡目不識丁多磨刮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一片此難關卷之故宰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戴念中或以護法情迷朋比私交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罪誠不容逭而門牆桃李之私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關通名姓預聘遲衆贊成則繼偕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

以十師之律繼偕爲造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指使下手之人耳當臺省交參之日銓臣閣臣認罪之疏繼偕若猶有人臣禮急宜蹐蹐自陳直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援引忘其紕繆有辱大典罪該萬死敬束身席藁以聽皇上斧鉞即不然當際昌抱頭同籍之時少且杜門思過以芒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俟公論之寬原猶庶幾有大臣畏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懺過請罪於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爲事外之人以其事爲無甚關涉之事因身贍地移罪同人捱過一關再進一步繼偕之自爲計則得矣夫且視皇上何如主耶蓋自今日發習弘

開鼎當錦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於人文爲無色於國體爲不祥誰實爲之以致於此而到任之日猶然儼以銜門前輩獨坐專席於多士之上不惟顏甲十重亦已目無三尺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卽如皇上近年沈同和之爲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吳道南去副考劉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敬也文實無差祇以暮夜往來之迹韓敬落拓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日繼偕獨當閃躲瀾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賓尹等卽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此荷議哉且自今殿試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

其手付之選人發落何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警蹕
名小懷臚唱示榮黃榜聯揭示垂再作此兒戲故事以塗
人耳目爲有識者於此方且隱恨隱髮而此欺君藐法者
不知何以枚卜首推且將俯首接地矣夫宰相之職要在
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而絕不與以已繼偕未爲
相時營私門庇私人無天於上無人於下已若此矣異時
大權在握加膝置淵以意顛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精白
一心愛養人才以變惜人國家皇上聰明神聖照臨臣民
近五十年於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子可以爲相耶不可
以爲相耶會推雖上已票不下聖意淵微定有明斷聲鼓

諸臣亦自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黃成輔臣疏中點入
龍凡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信從哲轉告繼偕俾知自送
而兩人竟以規爲瑱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
有刺其姓名未協於金甌者有無爲章惇首無爲呂惠卿
者近日東閣公曾有昌言新參更不如舊參者繼偕都爽
然充耳也裝聾作啞頑突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
肆恐且過之隱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爲況
又不止於從哲者哉近繼偕因枚卜久催不下意以上必
久勘破其欺罔不忠心迹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籠罩人
言不住忽圖署銓以行籠制招呼豈欲效當年高拱以閣

臣兼冢卿故事乎而不知已非其據矣嗟嗟繼偕趙煥故
時不屑銓印推與討臣李汝華署管既李汝華以有正推
辭署矣繼偕枚卜中人而又孳孳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
哉兩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左右望
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枚卜爲目前緊著
臣獨於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爲未然之激論哉亦
以目前有事倶廢百務倶叢而饑民亂軍所在蜂起內憂
外患交并一時卿有赤心急公二三相臣爲皇上分憂託
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藐法一意營私了無愧恥
無忌憚之人參與其中定獨亂無章而斂險附之人才氣

運皆益厚之毒而速之壞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
其延齡之慮已下而後效陽城之痛哭於廷王安石之亂
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
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言於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
受已然之禍寧臣受言於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
偕爲不可至於署銓印之亦不可則於繼偕已事知之矣
臣不必多舉隱求傷言官論人正大之體年來假官假印
劾以千百皆其佐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爲之關說至
於三乔堂涿愍苦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問遣
矣尚安望其銓序人倫而又望其爲救時宰相哉若輔臣

之力引繼僭不過爲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振由人豈終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知人之明恐爲身與爲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介於職在封駁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竦息之至

慎擇近侍疏

爲元良之輔導爲急督御之關係匪輕懇乞聖明慎擇近侍以成睿德事頃該臣衙職掌以册立纔禮鄭上請蒙頒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君幾歲乃見成功今將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

宗社之福也亦飛御宇方錫極於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我於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册禮禁宏開經筵肆啟凡妙簡官寮以資啟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望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合錦門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宮正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惟一傅之不勝衆咻也今縱然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於三接情終移於十寒力爲之嚴憚何如便辟之狎昵造次之間陳何如謔聞之浸淫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遴而道導

之以戢豫聽聽在沖齡尤易異於心猶追歡聚樂之場於萬幾疏乘閒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諧規爲瑱久則沃水於石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懇陛下加意慎擇使忠直知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猥巧狠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大典宜備引翼保之誠侈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惓惓以近侍爲言者以古者就傅於外庭後世養尊於深宮中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萎而知陰生履霜冰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盜被無感而蠢之謂不須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

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乞清宮禁疏

爲登極在即中外仰瞻乞早清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賴陛下即日登極用慰輿情而遲廻慎重必待諏吉者罔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名實有繫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於陛下之深心也祖

宗之社稷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旣有公疏臺
臣復有專疏有分疏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陛下正位
號請宮而發選侍習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稔聞
矣今臣等靜俟今日矣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旣登大寶
豈有避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
於其間耶揆情度勢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
仍復借擇吉爲延挨與欲中外之共主長遜避一宮乎
人言紛紛且謂合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
珍藏豈必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指借皇貴妃名
色遂目無主上乎貴妃虛名耳册立雖係先帝遺命闕恩

尚在今上新綸況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即皇祖與先帝
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間亦
必朋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恩
曰我貴妃我司兒此稱予作此人不敢語天下共孰能平
之人禮有常尊義斷者分有難以恃驕者祖宗與章二百
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豈得遷就宮闈聽其悍然頑
然敢抗明旨以據之臣請陛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過
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爾宜勅令選侍
之內使即令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內廷但恪遵天語即
左右僻不必藉口擇日立着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
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
劉遜等定當思三朝豢養凜凜焉知所以效忠於先帝之
子孫無謂陛下沖齡上方三尺劍幺麽頭顱即不足畏也
至於閣部大臣既當鼎軸升宜矢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
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誠開之報主令日侍起居一切聲
色玩好俱不許雜陳於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
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天啟先帝聖聰
隨即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沈痼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
籍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遠慮故此一

移宮中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
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撫負
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安而後陛
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直
殿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縱驕
侍衛原不乏人亦取諸大臣僕僕牛馬走其間哉臣待罪
諫垣甚無短長祇以論劾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凌逼之
漸三蒙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顧命此誠千古殊遭
雖捐糜頂踵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銀幣之賜尤同諸
大臣特荷恩施君父弘賚義宜祇承而中閒拜命之餘感

傀叢集不容不特申諸臣善後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一念癡愚遡慮止知愛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不可不杜防之微漸且并以成先帝之寵嬪於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泄泄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塡集握筆泣流不勝激懇待命之至

告病疏

奏爲病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遭時之福塵忝樞垣蒙

愧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爲大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恩濫被起補禮科復陞太常請秋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漣著即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登闕叩頭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即擬再申前請因念內察在邇當靜俟幽黜不敢煩瀆入聽今計典告竣罪戾如臣復逃幽黜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於萬一乃小人賤軀命舛舊病日益纏延臣繼母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而衡櫛早衰發鬢半白杜門山居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爲命況

非臣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既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偃臥田里言非欲之榮循省愧悚至恩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亦敢瑣瑣瀆辭仰煩天聽今九列濟濟振鷺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擷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哀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眞情別無規避容令致仕俾母子相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乞歸疏

爲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容循例以全微尙事臣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

垣本年八月當先帝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盛德在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乃一旦禍發於次戊不十日命危於奸豎宵壽蟻擾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宜獲指斥陰鄙竊當不測乃蒙先帝過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獨荷知於病榻委頓之時蒙特賜於末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爲奇逢千載亦詫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倫越移宮始末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且有志

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本甚明加以聖
諭詳悉備言宮闈淺過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皇
上之心同大海而孝從齊天既已昭揭于古矣乃微臣於
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
恐傷龍臣解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
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
疑難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獎忠直之譽使
臣歷圖獨攘于德之苦心反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
安一也當皇上纔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
當時首翻衛文華殿受群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

也例出乾淸宮擁瑞捧薇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
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
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蹋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
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恧未豈可掩人於朝仰
稽淸平何敢貪入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
之厚澤神宗帝三十餘年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淸社稷有
何傾危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
國宗大而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
徇謂過情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眞最篤臣今日

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
已夫以安社稷爲悅臣兒讀書時節知慕之而人臣立朝
又豈有反以忠直爲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
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於求
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航
觸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過人世之願
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載錫之恩綸披上
方之友緬蹟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
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詩書
而共快卽不幸身先犬馬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

在天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
干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口容以柄榮挾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
向日憤爭謂何始誓總亂之逐而終甘鷄鼠之嚇陰懷蠅
蝶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迹則豈臣之所以自處
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
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
身之職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
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
念之所全不獨在己此又臣惓惓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

於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
罪請惟有明徵薦之心迹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
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詠堯天舜日於無窮
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遵請署管外臣
痛不赴文華殿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明鑒臣之
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

告臣武穆疏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
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
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

一鑒如漣孱漏內省循知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
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
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册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
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憚妃之不可以託付少主
與不可抗非於清總之非樹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熒
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
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禮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
裏爲奸人同竊弄卽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大諸天憲
可以喜怒恣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誼義不能忍聲罪
糾參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惓惓

安可兮尋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
賢斃死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
忠心無但漏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
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贓
私并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
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
卽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幺麼直
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
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
謨方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之踉蹌徒爲明主手滑之

賊益亂祖宗干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
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成所劫臣僚媚寵如趨而積勢
所成權奸驕虎不下九閽既已深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
夜闌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牖帝心少
識兒孩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蒙蔽雖八千
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
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剏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徹
鑒漣存亡血手於漣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贓
無論名節貲斧已爲衆漆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
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

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鋒當更發揮一番漣恐
鋒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
旨之發更爲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
漣三閣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
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
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
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
言附於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情切於疾痛之上顯
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之漣不勝滌心惶仄待命之至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併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導駕之末
與侍班諸臣近瞻天顏沖粹無病容也初四日閒不豫初
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因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
安傳聞某日鄭逆進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
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
起遂支離牀蓐閒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
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
是時漣畧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人徐僕少養量謂
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
一二語隱隱及非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
前旨未見臨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二
皇親備稱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
日於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其況今上天啟附已看承
勑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於股掌之閒
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弄傳令　上時亦向人泣謂皇爹爹素
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時漣聞心膽俱裂嗟
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
梁獄之焚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神宗諭御史左
光斗并相會議因俱言於朝請諸大老納貴妃姪鄭養性

疏請貴妃移宮埋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
於朝下是時九卿科道動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宰周嘉
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
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爲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亂想
姑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今尚
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
鄭懿人也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猶有人乎帝之側也
十七日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睡
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璟等時尚欲邀
社稷之靈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

頭目眩暈身體傾弱不能動履之旨矣漣乃仰天而歎曰
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儻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殃
不便閣係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天日何卽
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
公論以死心耳二十一日校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
璟韓爌等二十二日內侍錦衣官入有旨宣兵科幷召閣
部科道俱赴上且杖漣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參劉一璟韓
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
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苦些些又未
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語溫藹眞如家人父子閣

臣方從哲同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先帝曰朕便
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語閉目視漣等
手指今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一
璟孫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
侍久因指今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又請帝愼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義皇
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應
事因目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
傳一傳與聽外邊閒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
六日再召見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

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他
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
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
內帷幔中一小璫從上耳語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
張手從先帝前挾上入嘈嘈者久之上滯帷幔間若推之
出上失色忿向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漣等爲上語急
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
不敢不遵命卽著儀注來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
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
父子間情殊懇懇河南道長顧造曰上已疾甚矣懇懇於

諸臣若不肯歿於婦人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
故自是太平有道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於無忌憚可駭
其相嗚咽欷歔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
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舉
號莫及或猶有哀旨痛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
司農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今上無嫡母無生
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其託之李選侍者漣曰此萬萬
不可皇帝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問
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强今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
后是何光景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

蠱惑毒手且李鄭交結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
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今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
宜請見今上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卽擁之出乾淸宮
請住慈慶宮於事始妥語聞三相公到速向前曰先帝賓
天矣今上無聖母可託擔子卽在三相公身上此時事急
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
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淸宮閣者
持挺固阻不容速從亂入往來中促相公入閣者强相阻
職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傢們攔住
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閣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

久不出內因請乃得見其呼萬歲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
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弁一面封選侍久之上曰從容方相
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
往儀來看因請上奉乾淸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
臣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某擁上行交付輔
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擁以
行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傢每拉小爺那里
走急請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上入職因喝之曰胡說殿
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長臣子殿下
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淸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

訖因諸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卽殿內行五
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
臣劉一燝奏曰乾淸宮尙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
出宮訖乃歸乾淸宮吏部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
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卽往乾淸宮行大小殮與朝
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
中官好某中宮好者速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
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
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
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

曰上恩父則封恩母則不封恩先帝二十三日凡前言則
封恩二十九日對諸臣尊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
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卽移
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進羣臣顧
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擧事況無嫡庶之嫌並
長之防父死之謂何含殮未完表箋未上衮冕受朝書之
史冊未安畢竟含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
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
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
登極處得安卽穩稱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

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
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即今
夜師與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為輕
稱引俱是遂見因呼中宮宋某令奏宋曰今上少說話一
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
奏言在外諸臣有姓欲請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
心奏入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
擇吉行禮傳出是時諸大臣其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
即傳候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上
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

朝服諸臣各發形怒色而僕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唾
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儻有不妥汝死肉足食
乎漣如若在背無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錦衣將
思景謂必搞揀得當人豬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為聲
色以亂人耳目踰頃瞬息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
朝房議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
請移宮公疏左右單疏初四日既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
謀必欲挾主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
請其洶是日漣寺候駕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漣
迎之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昨覺宮移宮了母子一宮好

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得很今日講小爺講明白同往
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
幾乎錯了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皇帝選侍非太后
如何召得皇帝即封太后太妃是要皇長子封諡云要飯
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奏知選侍好好徵喜順旨移
宮後日等我還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拒惱了未便且上
十六歲長矣他日即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怨
自藏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很史張潑入東宮門駭傳
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
安然如此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

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漣急
促方相公曰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
揭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漣曰但苦上無
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
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漣曰前日以皇長子
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為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
太子之宮世間那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
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即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
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皇長子在
宮中是他撫育過的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

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
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言屬先帝舊寵
從容也罷漣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自欲先顧
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
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撞我去殺了便罷
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無挾先帝一時之寵以
抗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必欲
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漣等
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幷以盜藏
被緝閣部請社稷有靈選侍旣移宮明日上乃正乾清宮

矣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旣移
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生照應其有贓證罪
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
在諸臣調停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
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
陜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其相引慶曰太平有
道天子

應山新修儒學記

應山當楚之北偏故有學學亦因陋就簡耳嘉靖時安福
王侯修葺之嗣是吏茲土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興復
不關殿最之數應山并費詘無以爲舉贏浸循門垣鞠爲
茂草倒陟降對越之地雨入苔侵至一切蹦踏無禁[illegible]士
之臧修游息其閒者如未嘗不咨嗟歎惜久亦習爲故常
無復問消索闇肳之氣中於人文字卽賢書比年不相接
也廣德夏侯至釋菜周廻俯然久之曰人且病之奚以妥
在天者夫黨有庠序有術鄉老塾師率里井餘子揖讓周
旋亦莫不几筵經營秩秩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
而聽其圮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某謀所以鳩義
勑公用副侯嘉惠人文之意侯聞而竦然曰督之家督於
此有弟子焉爲之極工精舍拂几賓儒端拜修齒而習之

頌讀猶且恐不及焉顧索其餘義擴窮蒐蒐荻勍拔衡以
自爲暗呷地其謂此主家者何乃賦其先人田廬之入附
以假貸設處若干金必計禮規鼎今酌昔悅使習於工作
與急公者若義民楊某屬之董理棟宇門堂廊廡庖湢
堊甃黝之色几筵籩豆之列無不緻好精整規模氣象一
煥簡陋燿於光明匪直精舊矣博士劉君陳君率諸子弟
登侯之堂再肅而前曰聞之禮君子不家於官已耳以家
爲官士民安受成事自君侯始吾黨實未之前聞侯曰否
否今人之認家者謬耳求田問舍廣大誇其閭左肯構私
其子孫而爲家也乎識家者吾身之所託而擴吾身者之

所庇也余未奉簡書應山士於余東西南北之人耳既受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主伯之責應山正吾家矣四履之地畢赤之饑寒疾痛皆余所當聞語[illegible]苟有利於百姓吾無愛於髮膚況其身外之有且吾子弟之秀鼓篋遜業之地爲明珠之光不在櫝而美櫝以爲珠重百工之勲不在肆而游肆以爲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學有司存士賤則草木不榮氣衰則物生不遂應山貧士之地士般氣衰甚矣余實見在家與家之子弟取之余以自完余家第不敢聽家自我索耳非夫東西南北之人人在見恩已在愛德而日余以家余宜乎其敢閉命博士及

諸弟子貞卋然退以俟之言語余不佞因屬余記其事余惟今日之事使剌俗吏但期會簿書頌君子學道新民以謏佞已事侯當不屑受若記歲月存故實以貽來者亦安藉余筆研之役爲侯因曰余爲學以重士也侯不愛心力大有造於諸士諸士志之不可祇德侯已已無以爲侯重亦奚所得當於侯余請亦以家喻夫父兄之庀精盧端拜賓師猶恐弗及爲何故無亦欲其子弟鴻漸之羽爲儀鷟振之序綴王乎若猶是荒其職業枯槁羇縲不濟濟章光王庭一發皇翅亙鍾簴之色而沾沾頌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此以稱父母矣無寧惟是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然後械樸之作人爲盛夫士不能無[illegible]科名發憤爲名公卿郎大門潤屋於作人者何有今士大夫之病亦只勘身家未明耳昔人天下爲任溫飽非心樓臺無地何以家[illegible]品以重鑄鼎勳以昭旂常是乃善爲身家計久大者可寶自不重其家始侯倒以言詔之身示之矣式穀似之其則不遠應爲蘭芷出爲圭璋諸士之重於天下者大天下以應山爲士鄉君子軍而源本於率作興事譽髦斯士者侯或當莞爾而笑不文言而行遠不貞珉而垂久吾夫子在天之靈侯其亦有榮施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諫之言附之他山之石可也侯名某字予蘭諸善歛善政有輿人之頌在不

具書是役工作之數往亞之名將具在碑陰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職兩年病廢里居鬚鬢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憂但心圖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啟事忽及無用踈人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規避言出而禨綠何益補縫軒輊祇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量宜爾也職既廢閒無與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聖躬安否閉從縣報見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於慈慶宮前爰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之前識廣

氣燄爭欠周詳語傷忿戾省愆誠有之若夫臣民共主久
定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奪門遲速間不以寸公言專
言責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從何處著功
畢竟移宮中間當有安置彷一道於事始妥職即日已言
大臣當衡有調停及閒居貧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
且奉有俞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
明人且事後棒棒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
職昧懷疑當時総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幾
不當爭一已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
不意大後猶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

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
啞佯若不知宜好官自我之謂職原以不欲爭而去之言
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擄辯以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
東西交搆明主憂危舊臣一念愚衷願當事諸正人君子
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山林
一隊人非無輿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能保其身死不
能保其名都能一笑甘之以聽公論不復嘵嘵再言也

被逮賜揭

楊心不欲辯聊一自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
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將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
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顏甲千重
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掠念之獨知如其無
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漣之
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繇來之
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
者也人之討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縅得人口
可以污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以不
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捬今日當無所不聽辯復何
爲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以不欲辯非不敢辯不能
辯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猶敢執爭只

當盡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已勝負一身利害今
日之事大獄類與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
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溢金不辯昔人或爲之況
在君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
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縲臣死且不瞑若
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有何不可安愛我思古人罪則歸
己此則不辯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
其見此心漣之願畢矣謹揭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校對

光緒十三年丁亥福州正誼書院采訪續刊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終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下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　柳琫荆石　陳紹濂尚友　仝校

序

贈別篤郭公廿雨序

當公謁選今得參佐吾邵子時長安友人書來稱初見公悃悃敬飭君子也再見之氣恬而韻逵神安而力定與語吏弊民隱井井秩秩也意復歘然常有以自下既得公家世於其里人好行其德而一念不欺一事不苟內外少壯一日也吾子識之此邵子之福矣已公褰帷入境適不佞得以部民拜公古風曉衛援詞私謂友人知言爲有應得公攝令事甫下車朝三老子弟問民間疾苦一切與民休息小大之訟必盡其情一筆之下慎重再三更不忍輕杖一人斃一人伍伯猝偶立無所事事胥掾抱案牘叢諸而已會五月亢甚一望土龜坼也村市洶洶然米價涌騰公疏神步禱神色爲瘁雨應日降既霑既足百物回橋市歌村舞曰公生我諸生某某等聚族而謀於予不佞方令東西交訌無藝之征併剝心賢瘠臏左無生之象吾子亦既耳而目之矣若復五月無禾八月無稿吾應共索之枯魚肆耳而我輩一二三措大書倍之則今日之雨也爲德於吾

儕詩書之族爲更大且守令如公亦詩書不數數見矣而況其代庖不浹我以生足耳乃其精心以生我吾子能無一言楊子曰諸君亦知雨之所以應君禱者乎曰且無論其他如公體貌尊倨矣介若丞尉堂下肅拜受事得一溫色爲快民某氏卑細矣公以雨之故望門遝與再肅而懇滿焉此一念通帝座矣曰不有其尊能以身禱矣未也萊蕪之甑齋鹽一粹公之子至庖人蒸乾腊以私公色而得之痛自斥責吾不能誠信於子也飭於人之共見弗見而欺爲神其予我是不亦不顯亦承乎曰不私其子能以家禱矣未也天人之際幽明之間感通之數固在衆人不及詳妻子所不知而已亦不覺其勃然發者諸君不聞公方祈雨時緩胥以嚴徵請乎公曰此時旱民心正慌而忍催科吏曰及今併之猶緩至旱而民不應徵矣其若參罰何公曰民無生矣寧吾參罰此一言也與祈雨無涉而天地之心也神之聽之矣昔之禱雨而應者可覆按也有愛民之心窮而迫於若無以自已者桑林之爲翦環柴衆艾之自焚是也有生物之心眞而發於若不能自禁者人之不忍殺己之蠶自代當甘減壽是也窮迫之極鬱自蒸而爲雲眞惻之至澤自解而爲雨宇宙在手造化生心此物此志也管子曰五政得時時雨乃來董子曰怨夫愁婦之氣

遁則上薄而爲甘澍自公之來耕安於耕樸安於織詩書
安於誦讀估客安於市向時拘攣之勞若解
而紓溫霧之氛若滌而淨枯凋之色若膏而潤咻噢之聲
若蘇而暢深山窮谷元和之氣既以絪縕而一點益
然生意又有以溥而通之與雨祁祁應禱也非以禱應冥
漠之合理數之自然也無盛惟是公之鄉人所目公不偷
不欺內外少壯如一日乎此謂邵之禱久矣又在無以自
貫無以有味之先者矣諸生忻然而笑曰是言我公之
雨安得無以公歸而長生我乎是又不然應龍之飛天也
敷潤滋化有地無不仰濡前日之雨四野旁沾雨實私公

公則非應可私且今憔悴之天下獨恨不得至誠如公作
蒼生霖雨耳我儕小人且不忍以治中捌鄉獨私我公於
邵予而況應然則吾儕但竊如太康中人之歌東先生也
曰請大三日甘雨霖何以酬之願長生公聲名鵲起公卿
間得以畢其霖雨之用社稷實嘉賴之吾應亦何嘗不日
坐公滋培中諸士曰私矣我公之雨吾應也公矣吾予之
言我公雨也請得備書之以質天下之仰公作雨者

邢太守錄爲序

邢公守邵之三月民狎於野士服於教商賈安於市堂
無威福之吏里鮮兼弱之豪六屬長吏若丞若尉各戢修
其職業以祈一當公師帥奉職循理聲特起江漢間會巡
方使者報命推舉良二千石備上任使優借公露章薦論
爲公倖猶未及額亦異數也郡邵之父老子弟奔走歡呼
曰巡方使者幸能知我公諸屬下吏更慶公獎上得民我
曹於地方事益有所倚藉以宣通上下拜賜嘗無量謀所
以宣中心之愛而屬余不佞致詞顧予不佞亦何能有當
於公則嘗有概於中願以致之良二千石者請以質諸公
今日行事我輩學道愛人冀得一第無但榮名厚實也藉
抒吾所蘊以及於行事耳而兩漢名賢聲藉甚至今田夫
豎子亦知津津其姓名乃不在丞相通侯而在太守長吏

則官不必論內外尊顯要以膏澤下民而聲施無數實惟
親民者便而更無如守守於地方事力所得爲朝下州邑
夕奉行於令丞尉矣力所不得夕請於藩臬御史臺朝而
報可守顧不於愛人者有實用與而今之爲守者虛矣清
華之說起歡籌書勞人者曰一麾出守或者又稱引漢璽
書賜金滿人爲通侯其有從心焉夫脈滿簿書門惟脫出
爲快必有荒落於職守之內於民若風之與谷躁急於通
侯公卿一切鋪張聲譽以養交延譽精神之在民間者亦
什一千百耳反之策仕委質之意祇以爲顯庸也於膏澤
下民本領絕無相肖未嘗不循養序遷公卿華膴而地方

之口碑字衮亦終不肯盧栩假借公以進士高第再仕爲
令假善事上官如斯爲巧延聲譽者豈不能被垣御史臺
而不畏蠅營不徇逢迎爲吾民之爲求即今公之同籍各
已槐棘森列亦豈不能因緣一屏藩風憲或各郡佳麗地
而且最爾邵子爲則公之識度固已較盡名走徑擇官擇
地者遠矣往余一望見公顏色氣沈而勁言簡而要風規
凝遠無少年盧慵意而問民疾苦風俗豆餘日藹藹焉有
如不及既視事省煩文赦小過仁孤弱重農恤商儉用足
財去其淫息與奇衺之民往是郡有捕逃遺行下縣官吏
亦不勝騷屑公一切報罷即緊切亦但移檄屬長吏以申

期程嚴最而已邵俗健訟爭府門而入門爲之嗌公聽受
絕少惟務以默止讙解息爭甚之有批下縣者聽人願息
即立銷以報以故民化之庭常虛無人吏不得爲奸利伍
伯監門竊立備傳呼率多請去諸長吏上府請事如昔人
飲以醇酒利害不百無輒更前人其見在檄下有不便於
里井者一請即立止近且盧貧農無春指俸潄甘棘屬有
司春省補不足矣大率公爲政不刱標題目以矯名不旁
有占望以詭遇輕重疾徐惟民之因民亦自歸於公之謂
劑而無所闕孔子居魯三月而魯治心誠求之百物之仰
膏雨潤下尺生土尺也故今日之薦不薦不足爲公有無

而一御史薦走國之人叫呼踴躍曰巡方者幸知我公孩
提之童見父母之眉目略開擁抱嘷嘻多無所期自有所
觸也今天下之民隔於上極矣徵併日促其有亂心爲之
嘆興裕而向我用一綏二以急公家而無後言媚於庶人
以燕天子社稷之功於是爲大無當惟是民安可與定亂
民親可與作忠親上死長之心生於深耕易耨有勇知方
之眾何王之愾不敢焉廟堂之上拖腕民窮而不能於一
人一物引手而不能於旰食宵衣毫有以分其憂即郤縱
據要羅人眼目而鶴軒鵠眯將無於公乎顧卬黄矣公之
言曰治道去其太甚一切與民休息選擇良吏宜角論令

務在安全而責視之卒以申嚴外寬得吏民心佐西漢治
平舉以質公亦何相肖漢嘉次公治行賜車蓋特高一丈
黄金百斤爵關內侯未幾入丞相府新天子銳意治平爾
心民事上年詔冢宰郡國守相高第者以名聞臨朝寤勞
不次擢拜以余觀於今日何以易夫公固無意於薦膺有
以爲之以爲要也夫天下事反不至於有以爲之要也且
矣曾子曰視其庭有擲鼠烏能與我歌矣夫公無意於薦
膺而薦膺至猶其無意於聲譽而聲譽騰也則請爲公歌
振鷺之二章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縣官行且以徵黄次
公者爲邵子以報公則又爲公再歌鹿鳴之二章曰視民

不佻君子是則是傚天下諸守吏行且以縣官之欲公者勉法公之成事期并申歌采菽之四章曰育爾君子靖共爾位二三大夫既勉率公行事與民休息無爲異同者必能以循吏起家御史臺巡方察吏如公之惟民是求者必急急有之露章以競勸我常學道愛人之人則天下拜公之賜豈獨吾郡與諸大夫有叩銘以從上治民已乎哉諸大夫忻然而笑曰吾儕若師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柔遠能邇由榆榆以及縣寓山內寓以成外攘則吾子之意也有辟鄉士媚於天子請以告之我公我儕二三同事推公而共有以成之

賀夏明府尹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代李木窗太史作

往壬戌之六月協院楊文孺走字屬余不佞題其邑父母夏公前膺冊書稱公處子其身赤子其民門以內日如衰門以外日如將今五月無雨公憂田無秋徒步赤日中靡神不舉上下山阪間凡七日日凡十許里淚沾衣汗下上雨得先各州邑如謝應山民貧其近復輸於驛吸僕吏無年當流殍半矣先生紀述良有司不啻眾孰如公賢者幸爲應山縣藉一言夫亦史筆中不可當吾世而失此余將赴南太常之任舟已發矣歌驪載途草草復使者命不文之言期以異日今年從邸報中見公再爲舉於朝并舉首鄉卓異第三人余以予告南歸文孺復書來尋前約余讀文孺之爲諸士敘公者悉矣即余不敢以禿筆寫字辭亦何能更益於文孺無已則有已在文孺筆端口陽而微關發未盡者余贊一詞可乎余從子贊道雅好人倫鑑久游文孺函丈一再過應山悉公治行歸爲余述從文孺問答語謂衙吏之在今日蔚蔚威風矣夏公不徹亦久之衛不入於庭且月報日給與往來廚傳之費半取辦於家今日號稱處無如我蓋苦予矜有司畏其多口下者望而許而武斷之害乃遺之民元者迎而距文弱之儒每至屈膝無所訴公曰吾子弟也視道卿道之謂何而疎之而聽之接

以稱停民與士士之賢與不肖各得其分吏覘公行事不授人以迎理不守成於壹昨日之是不以准今日之今日之法不少貸者明日事一更端而淑氣應之矣此其紛有內美考衷應度即五鳳神爵間誦當雁行文孺則謂飲水載米入以之稱公而公未嘗自道一錢字事各當民士心而公獨歉然其若有所未足也夫有司之廉女子之無兩家者而已風之下也謂美謚是矣若無入無事無不可以此一字敖鄙者且故菲衣惡食以掛之眉目間而況口不言貧公孫僑不毀鄉校宓子賤不廢兄事友事若而人今不曰無以厭諸子矜小有聞雖大言頭巾不可近且

借爲口實以自蓋焉況有以服之而猶歆然若不足則公之識度越軼人遠矣余不佞黯陋無所知識竊嘗上下今昔士大夫功名事業之會或不濟於成而成或亦不貞於吉國家幷不得收賢人君子之用豈其行事非忠計嘉猷乎哉亦以坐居心不素守已之勝而不能虛爲下極人之情而不能平爲求亢之爲憤激之爲爭鳴豫之凶用壯之悔非天道賞人事矣故謙之元吉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坤之章貞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無敢成也公下濟而善其施黃中之美矣孫美而不居其成君子之終矣公他日紀綱之地備耳目之司虛以受衆趨之益平以稱衆

紛之停又以歆然若不足者恬以和謙冲忘懷之吉何人不服何事不濟何世路不歸於平文孺之言日佞姍焉其在我者當如是且成敗利鈍不計焉何復問名得公之品之高明余於此念之恬意之爽得公之器之蘊籍之萬斛之舟焉金石之堅凝山嶽之凝重狂飈巨洋無不可以託重寄命其承載之厚也而減之鈞石焉行水不加躍益之鈞石焉食水不加愬冲然穆然無易驚易盈之象則其含茹之宏也合之以成其大受要亦宇俊爽而意情有以自下文孺所已言者耳乃文孺與二三大夫慶公之擢華鵠起長安公卿開第焉此一應山父母孔邇欣欣相告也與哉然則余亦何以申賀公其在周人頌三恪之未章矣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豈惟二三大夫與文孺與有榮施而余與天下士大夫亦且將共拜公之賜於無窮若應山不勝僂指之大政余即不敏能徵識之有以副之名山大川矣

賀雪君艾父母考績序

歲壬子予從計吏長安傳追遊侯言笑浹月也侯氣和而神俊貌沈而語溫秩秩中治纚與譚天下事犂然如注應先有意乎親民神情意氣直欲闚兩漢循良而上之洵選得應山令是時邵子衿紳及接侯衡宇者曰此良父母無

不爲應山手加額入應首條八行圖以醒愚頑急勸民無訟刁者大爲創而不得已訟者又各中其情勝負無怨旣三月小大庬孺各安侯加戴青陽之旭而戒若猶有猾黠豪閭穴伞隍中舞文爲姦利於民間侯廉得之寘於法於是門內外凜乎霜肅更有民命百章徧榜鄉市詔中遠與一切人更始仁言義政又若煦蔚風之和無不人人嘗見施行曰侯眞生我其大者裁賦長之贏羨禁糧胥之虐科營繕徵材於官府薪蒸均値於市肆又時時延見生儒督之以禮時講月課明道正誼以先之干剩之創傷甚蠹之事新與凡諸在眉宇耳目間者百廢必剔百壞俱新故入

侯之境者祠宇棋如也表望穡如也津津乎侯之精神周而健矣至讀侯所刻政迹諸書無不以侯爲古人思一望見顏色侯治聲既鵲起長安公卿揚歷爾敝邑且將與中牟鄉分榮色則意侯披符來應山時去諸生未數月耳亦何治行如家胥而吏弊民情如分章櫛句也予假歸再晤侯侯不鄙棄予不佞偕道其苦心事蓋每事必三思思即寢食爲忘而且境之所觸迹之所接殷之所至寧此自思內纖悉小大無不日幾圖迴胸臆間夫鉞無不入故線無不徹此應山之寮諸掌耳然盜獨股掌閒治應山哉夫侯不津津乎談天下事乎治天下事則存乎識矣而非力弗

任也非膽弗赴也先是應山作城之役協取諸里甲衙役於茲乎治公城一而治私囊十難犬迄無盜歲當事者豈不懷焉侯毅然與吾民而計畚鍤力無復之也侯爲請裁公私帑無所與而百堵成邢子上官諸廨署皆徵功乎諸屬邑府吏挾上之意冀茲爲金穴而長吏惴惴焉恐或忤而他有所中百索脂醴以備供帳猶慮不得當貸其妄忍於吾官之遲回也侯條上當事官署必官治之使說者曰民便矣於吾官何有從中詷喝者侯弗聽請先得行州六邑所監省而默節者無慮數百萬緡與千百家此以徵侯之膽焉力大者無往不舉也膽毅者無往不赴也今侯之政報成令中諸邑長如侯郡聞旨十矣得晉諸御史臺他日長安舉手加額者又不獨邢子諸衿紳矣侯常有言曰先公先兄每箴予以孝弟以憐箴官以清以任吾師某公每曰若徒仕而無芳名無實政以歸者吾謝不見故治應山兢兢焉無敢一日忘此語也然則侯之兢兢焉懼無以副家訓與謝師說者其尚未有艾也哉余故一技侯衙宇而即爲應山手加額也

贈封君大輿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文

余友鄂渚姚長虞性寡合舉子業不可一世顧殊善其社友吳玉文玉文楚闕不利以其兩尊人命館於應長虞書

及焉余接玉文温潤而栗廉而不劌乎乃旁逹如其字行與之語霏霏如屑苞孕幾莫可涯涘而悒悒抑抑復垂垂如纓也既讀書程闈短下鍵口不開目前山水及岳瀆一篇洗渾俊逸瑩然鼎彝寶而雲霞流焉余益異玉文如斯人而無不掇高第者而且當名人已而悉其兩尊大輿君鍾孺人云天與少於書無不窺名諜諸生朋廁風規洗適不爲季俗纖趨伉然有以自命矣已數奇不售一第厭去之曰丈夫自有安身立命處即釜魚甑塵意興固自翛然也孺人以名家子佐之通哲嫺禮布衣操作相敬如賓玉文童牙口授以小學孝經諸大義學之涉者淺體之安者

深吾乃知玉文之淵源遠也玉文一日款詣余曰不佞璘
亦貧吾耕遠游今年兩尊人俱六袠人亦有言富貴壽考
傷哉璘之貧且賤也無能俱老人膝下斑斕之歡惟先生
一言以當袞黼璘兩尊人也兩尊人其且令名無窮余不
文何以當兩尊人乃兩尊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尊
人固已厚矣余惟玉文之所自歉然於兩尊人者目前貧
賤耳夫士誠不必驕語貧賤其父母斷然亦處之者何如
連騎結駟列鼎專尚或行能不比於里閈報觴不副於仿
署識者終不過而問焉夫與頌詩讀書斂身守約胸中不
著冰炭眼底不礙雲霞開業可以芥拾青紫開心可以土

視功名不讓不爭能進能止蕭然泊然與天爲游中立之
文種不絶彥緒之清名爲遺天全之爲貴多慶與之爲富
厚矣四休居士何必減一代偉人無寵權是列寇曠概遠
尚而忍飢辭粟不能得之其妻淵明大婦雙超而不愛紙
筆不能得之其子虞集母訓能文而無書可搯不能得之
其父目今漢上疏榮粱耕孟案肩山挾榮父涸母程然則
俯仰無愧父母俱存米負百里何妨鼎食無二股㸑千章
不數庭彩有五故曰天與孺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
尊人不爲不足而無假予不文也夫玉文而猶歉然今日
貧哉則請爲玉文進之房孝中顧其子玄齡曰人皆訓咸

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貴在清白耳崔母盧氏戒其子
元暐曰聞之馭從兒子宦所來者曰貧乏不能自存是好
消息若坐食俸祿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以爭觀於天
與與孺人苦身潔行一經課子垂四十年介然不改其操
大固知玉文必與吾宗而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堅以身敎
者意念深遠矣終不但以富貴容侈望玉文玉文其亦何
思不昂霄聳壑而必無以他日富貴之容改今日貧賤之
素庶幾古名人若玄齡元暐登樞秉要之日仍以清白爲
忠拜復其兩尊人堂下登枝不忘其本吾終知玉文兩尊
人不薄他日富貴猶帶貧賤之氣味也而況今日不觀兩

尊人之所以字玉文乎夫玉文之精神上通於天火殿七
日夜而色不變雕之琢之爲圭爲璋而質任自然無更絲
毫是天下之所爲貴於玉者矣玉文析然而辨曰此璘兩
尊人意也先生善文璘之陋而更以玄齡元暐之父母期
顧期璘兩尊人也予小子其敢不拜命謹奉先生之敎以
語長虞諸社兄而共侑璘兩尊人一觴

司理鄭公十議序

韓魏公常言當事人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八面入麤入細乃稱
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人郎司馬
溫公君正獻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獨不能得魏公

所言之人耳豈憂治平哉乃當時魏公之爲公輔器從司庫務時識量固已遠矣以予所親記今日亦實有鄭公自公理邵子庭有懸魚社無惡鼠案無留牘民無滯情小大之獄衷於平亦既卓絕時賢頌滿輿人矣乃其留心德化雅意古先如約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靈篇民翕然從事風習不覺一變此稱病而善爲之劑參俗情之所趨妙有以囘之而特不使之知而謂非經綸之一用耶乃余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窺於公者處大事若無事當忙事若閒事處譁事若下馬呼萬歲天寒聽折亭子往往斥揮壁而鼻不知王孝先之器務圭以要路在前而不賦煩碎

耳意其處煩碎時自有一段整熟氣概當不獨以治辦稱則以視鄭公今日何如邵最爾地不足當公游刃亦無自大公經綸之用要以天下一邵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已弘遠矣已從友人得公條奏十議披讀終帙中間緊切時務而條理經緯入纖入細井井秩秩即據引證亦何該贍淹博也則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雨雲藏匿寶怪者以今日質雖猶未見其全略亦窺豹一斑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飾太平更無取假宿鎮靜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則留心武備以綢繆桑土陰雨加意民嵒以固鼻雉垣自是救時急著夫備無事媚於庶人以熱天子十議固鏡具之余伏在田間無能奉議中緊切事以入告一人特請傳之衆裏備留心時事者採擇并加惠地方君子設誠見之施行不謂非僉成猶暘時蔭也若夫魏公大業公取次入謀司經理中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於孝先之知韓辦圭也

兵巡朱公城守營覽序

當重慶變初聞時公與余不佞譚綏靖之略的可咄咤而辦因見公急國之事心丹更心熱拜心深余私心謂此一東川事起項襄毅王文成於今日當無易公今日之遇者

置公於當日滿四盡庶人時單騎直薄賊巢小艇夜過吉安知公已事矣已見公出城守一編偏各隅防無事備有事者嘗鼎一臠胸中數萬甲兵亦約略可見余不佞則因公此一編也有慨於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盡臣子不爭職掌之故矣祖宗朝一事一官即付以一官之職掌中關大小相維而輕重有之所以潤色太平綢繆禦侮者內外大小何所不備何所不悉即如監司之有兵巡顧名思義有所以備之者矣止於何猶簿書塗塞故事或不其然而浸假之久所以爲術者反成故事相仍之久一旦修行故事或反駭以爲多事當日所以立兵巡者之意不入齊

於時卽承於無所因而不敢身爲倡非一人一日之故矣兵事安得不敝太平何以不日衰吾荆兵巡之得公倖耳兵巡奚有公此書公亦足稱今日多事之人使開國以來内外大小諸官各修其職掌如公無託之安無事避多事人於事事如其官天下何所得吾壞卽壞終無以亂吾治安在一方有事如窮人窶子無一不叫寃呼號叫見呼號并促遽無以應卽應并草率章皇而終無濟於用故曰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非氣運之自旺而之衰也然則公之此編公多事乎哉常觀由來名公鉅卿於一切事務盡其在我兢兢焉若不敢自逸當時後世貸而遞之曰大臣

曰忠臣曰社稷臣夫謂其有濟於縣官用也余則以爲諸君子實是先事之會善自濟其功名早自爲顏面地耳今海内亦晉晉多故時矣緩急之數我輩要於有濟夫兇宜干城有公城守之書在無以爲故事而吏妙於講求我既有所恃以無恐奸亦無所狎以啓戎萬一有事無論足自濟其功名而方寸有主不至土無人色亦衣冠丈夫儼然天子之臣百姓之主所以無自失其顏面於齒庶人之變王文成不需講於九重之遠取決於議論之煩得以便宜成功名非有謬巧職掌講求先耳卽正德間劉六劉七之擾到處僇辱而平原太守樂陵令歸然丈夫皆比物此志也公也而自多事乎哉公也而於人多事乎哉

修海虞學志序

海虞故文學里也余不佞則楚鄙樸遬中人謬選得承乏茲土時誚余弁纓而觀俎豆之場無益其不相肖旣受事入其澤宮周視殿廡堂閣詢其創置顛末皆多所堙缺云大者如天子肆役十於膠庠卽以先師禮祀孔子今歲時釋菜釋奠以不忘所自乃亦多其文以承者余竦然有學羊之思而未有以當也會雲林本石李先生以振鐸來石博雅君子也旣精於典故尤牢覈不越以覦先諸士乃相與共兩朱先生討訓故實而輕重擧之諸凡釋奠之禮

如數升奏之節如制尊經閣如名月課士如所復正養士之田如籍庶工羅有次第夫亦旣觀俎豆之場無辭於不知禮聊同三先生與諸役士修行故事已耳諸弟子員繆生肇祖巖生枏等若以是可備虞學文獻之未足相與私誌之更蒐賢蹤宦蹟及藝文之散失與毀在斷碑荒碣者網羅而紀分之比事拾遺得若干卷誌成羣請剞其簡以覲來者楊子曰志史之流也聖人之於文所重惟史其說禮也輒嗟文獻之弗足而悲杞宋之莫徵事非文弗垂也虞聲名文物之甚盛矣夫志惡可已也要以徵往照來余徵有感於虞之初焉虞當商周間不猶然荒服椓莽之區

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出而寓內尊虞者儼然與鄒
魯埒夫仲雍既去佚封文身斷髮亦與俗俱靡耳如今時
之所駭遂之以為榮篤之以為高者仲雍無有也子游北
學於中國是時冠劍搢纓之倫與飾名競采者何可勝原
而卒不能與沾沾愛人易使之武城宰爭勝流則虞之開
今日聲名文物之盛與今日養聲名文物之盛於益光者
所重可知也明天子右文以科目進士而陶成之於澤宮
士之於進取如車之視舟之有舵是無以託於行豈其必
文斷隱放要以大人經世有如不得已而應之則養之力
沈發之力全世與已共不失焉如第以學者含人爵榮名

若別無安身立命之處童而習之日夜蠅營以競觥飲食
裘葛焉失之弗快也將無仲雍之恥與人日以窺其出之
所竟而操之所受也夫誠徹六經之精得聖人之一不紛
歆武城不掩子游之文宰武城行學道之端宰天下究學
道之量則子游之為子游其在若泛於南方精華為求之
失其質矣余以為今日之謂膠庠者獵較功名之場也還
其源於學而靜以觀之今日之謂文學者矜帨粉藻之飾
也斂其游於道而質以出之處不失文學之眞出使人以
收文學之用是為重虞學而不失虞之初若夫制度文章
之舉前事之不忘焉耳漢成都不有禮殿講堂乎帝王聖
賢寫在目間一時侈為盛舉卒之人文之蔚起者賦上林
子虛頌金馬碧雞徵取一人之能商足聖門冉冉起而為
章玄文新風斯應下譬其益於國家有文之數大發高則
望臨深則窺處地使也何況文鄉暨儒慶先賢君子之地
而可無善返其初諸尤有之無高不可升不必盡崗陵以
為望也無深不可探不必盡崖壑以為窺也仲雍始無論
合子游而在文學或非其所駐足之地大沈涵德行之源
鬱彼奧幾之植使虞學之節儒名公賢相於當日者亡
光大於來許既幾哉益以備文獻之亡今日觀覽諸後士
志之矣諸士其有意乎本石慚然而笑曰眞吾楚鄒模楷

中語迂而遠於事情然可以備志之一說因并諸簡端

艾侯循政紀序

此艾侯循政紀也雖其凡百有四款諸生之歌誦詠讀若
出一口洋洋乎盈耳哉余常惟由來循吏於漢稱最稱多
然人不過一二事而或者在官無赫赫之聲月計不及歲
計有餘則又多無事可紀者亦有聲華彰灼起公卿聞矣
反以僞增戶口掩其前稱之非眞甚矣循吏之難言也有
如侯諸大政海內有司長十但實得其二三即足以踵前
漢而垂後芳如此其純懿備至也台鼎與劉寬黃霸諸
君子與之為美而第論不猶當北面進而類訛然退耶余

再考循吏之紀誦採入傳記者大率閭巷之歌謠爲多而
被之篇什出士子撰述成律成聲者絕少獨惟中和樂成
爲諸生弟子歌詠刺史之章漢而於今一見也豈誠皆俗
吏無師儒記述大抵以小人之口貧而其無納交班名之
心而騷人詞客則多浮而不核無論閭之有市心仰紐織
之工綺聲韻之自然而好言自口微購由人故傳紀無採
焉而余則以諸生弟子明理義恥佞諛不可欺以聰明當
多來其責備猶難動於耕鑿孺子之耳目一應之中人見
口焉口異心焉心異意焉卽合卓魯諸君子今時𨻶無能
人人而概之夫各一其心而若一其口則侯之所以得此

於諸生者微矣紀傳不採士儒詩歌者余所謂浮而不核
者耳今日之歌詠侯者大率發揮本色寫其心之德侯而
無以自效或雜而無律或麗而不典非盡出乎嘔心之錯
摛鬻之苦也實與閭巷之歌謠無異紀循迹者微實不微
文是紀也或者其當必傳傳而此藐焉應山且當尙儒中
牟密縣之上則侯之嘉惠應山者不必問數年百姓之詰
儒矣予往承乏虞山但憤憤日了俗吏事無有善狀足紀
雖倖釋罪地方地方亦若與我相忘然竊言訟省常覺門
以內門以外咨歎觖望者十之四五而嘔吟思慕者未知
十得一二三否余之多負職掌也讀侯諸政紀百不得一益

若無以施眉目而更何以爲侯言余嘗歉焉而嘗愧焉有
泚矣友人曰子猶淺言侯且輕自引擬也試微侯於紙上
訣性命之微若高登尼山之堂夫游夏不微能於求山顏
閔不核美於予賜從來難言之於以微覘侯其何所不足
且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又無所不當有矣茲紀也此之謂
集大成不豈其然乎楊子曰敬聞命矣吾何以弁諸詩歌
首也哉以此

書

候吳安節老師

恭惟老師兩間元氣千古真人雖酬情路社而走卒兒童

則無不望司馬公早出以濟時艱某竊以謂天生名世斷
不令人或能尼亦斷不肯令已能自晦討今時正多事社
稷有靈老師旦晚還朝天下定獲覩大人正己物正之化
焚香以祝引領以望海內正人各有同心不但門牆弟子
已者惟是不肖某遠在一方無能晤對請教爲疎則關切
慶弔亦復缺然每一念及倍有忏悚援得手教遠須披讀
如奉顏色且藹然篤摯情誼溢於楮穎某亦何以當錯忒
之感有勸爲終身之藏耳至於令長公徹如先生淸貞忠
品義烈肝腸洞朗識力天下國家之所託正人君子之所
羿夫既已戢羽長林矣而無端造化猶若從人姤之夫亦

戕崇龍蛇陽九氣數如此達人祇須付之無可柰何耳乃庭前芝玉森森皆足紹前之休明而益光大之祿位名壽之身眼底四世榮昌世德祥長恐君子三樂未足語此矣門下士每爲老師手額舞躍若不肖某盧冒國恩悠悠歲月報主酬知尚未定何日要以某無濟時之具無逢時之骨又無識時之明才駑思有以自立心之所欲往未必力之能從也老師終何以教之遥瞻師日趨對何時想一人顧念老成新綸召起田間在即不肖某撫趨門牆有日也

答同門

鄉門揖別幾時三春每念老年兄介石之守擊電之才沈淵之識棠陰在嘉陵口碑在長安愈久愈明雖一時直道之偶乖公道之偶提而由來功名之場退一步更爲進甚曲一分乃直尋丈彼悠悠之子善逢迎工趨取者而究竟常伸之直道常明之公論自有除在此而不在彼者弟能券以待老年丈直須盡其在我需之矣銓部之嚮望甚隆晉起京卿在卽此非弟虛詞也弟兩年以來涸涸長安無所事事養成疏懶一切音候都缺老年兄處尚歉爼梅頻從者先我繫雁弟則愧矣感矣至於弟謬擬梧垣實處非據職掌甚重何以不負一人以無辱同門氣色老年丈恐

無有以提誨我而鞭策我使無速朗於戾耶引首跂之肝衡望之矣使同鄉此代謝並布私衷遥望城頭一派荷香想見使君芳馥弟無由從之一移蘭槳對君子色也過莊啓大費錦心弟不敢承又不欲於同門兄弟但抄套啓相答惟左右鑒宥如何

答梅長公

避炎趁熱卻忘做官本領滔滔而是矣乃天下事功名有數由我趨避不得小人枉做小人君子樂做君子行吾所是以職掌還之朝廷升沈聽之命數是非付之萬世公道此年兄不易之論也何止弟奉以終身當與有心人共之年兄今日不出非是謂不可作功業安其身而後動原是大易道理留此有用之身養晦而待用自是要做事人善著若曰仕途滋味亦止於此檻外桃花眼前諜布竹關板輿何所不足意楊懷安取急逐逐風塵哉然冬極必春祇恐造物不肯令謝安石久卧東山也日來過西陵見草草而別且如許積思都未得盡所謂相逢半句無也然相視而笑固已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入長安必圖其坐三日不見一人爲妙遠惠過多不敢不拜老母拜然無以爲瓊報也其謂爲堅何自西陵抵家卽日逐俗櫥弓座幾蛛網也想當追還彫弓雕矢之費可耳

答王軒錄太守

臺下之經理邵子也吏凜凜服而民熙熙戴恭也而調停獄畸襟期冰清月朗風操此中顯收而默移者又無慮上下俱拜明賜矣大人正己物正不肯於斯稍殺一毫非敢爲佞也士民多灰羅此鞠凶問從者集心爲民請改折前平糶手數面致各屬緩征省試多方惜此子遺仁人之心仁人之力仁人之言百萬生靈雖百凶之年當有生之色不肖每其父老子弟爲桑梓手額富鄭公勸輸名德炳然而青州活流民數萬實首基之則從者今日之謂也復承明問畬例見如傷深衷當速以示遠近諸民無不欣欣相

告曰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真切情景也統惟照在何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與鄒南皋老師

年來正人君子爲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略爲朝廷盡力略爲職掌營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鋤而去之至今二百年來完全國家弄得破壞知板爛枕朽之舟舟中人物俱盡奄奄將就沈沒矣今雖呼號三老去年於拍天風浪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銅牆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安坐旁觀而又惟日幸舟之沒此時幹濟傾危以成中興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幹品局勝也須有大學問者乃有大經濟當今之世舍老師其誰蓋惟能於己所不及收檢者力有葆含後能於人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挈老師固已三十年來有餘營有餘激矣天之生也與天之留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忍無意乎願言早出以襟領衆正同心協力爲少主撐持無使祖宗虛養士之報於今日耳真切真切

與楊按臺

當憲牌臨應山時日日盼衛紫氣以爲關尹喜必得長跪請教慰此積懷則日日引領而日日不得的報也偶伴一形家急有荒壁之役而不知遽入青山口之日抑法從入

邵子之時縣歸之殷竟成交臂之失歸家捧讀手教真覺悅恨欲死在憑鬱鬱欲剖之衷台臺孜孜誨我無倦之意兩懷而不得喻亦孺子無緣造物直妒之耳陽泰方亨正大人正己物正之會適其中外冠紳有引手加額弁髦[illegible]澄清想當在卽不知猶能於春明一舉翰領致斯望生隱卿雲有懷如結

寄李本寧太史

憶令弟本石公師虞山時士夫苦不能知也甚之有違言於當事者不肖遽謂雖是公子性其實陽明君子人之乃信不肖爲知言乃一郡丞未竟其量而復有伯道之苦然

廣山尸祝常生而嗣子之光大自遠本石果不死若夫繼
嗣不繼產幽明之間更都無憾以此處天下爭先生而亦
人也乎哉今主少國疑眾言淆亂之日事誠難處矣而亦
自有處法要在當事者稱酌於在人之分量而審固於在
己之職掌我不必與人合而人自不能與我爭人雖與我
爭而我必不受人亂若惟其言而莫違則臺諫之設祇以
供小人摧折人材之路耳夫秉國者權不可專而亦不可
撓模稜非所以當事而調停亦非所以保善必如是主持
定而事乃可行分別明而主乃可尊故如我先生一事自
當單疏特起不當以他人參我有所執以明天下之耳目

彼無所借以混天下之聽聞或有推敲窺以我去就爭職
掌不以人出處作含糊故新銜舊銜致仕辦事總於先生
乎無有而以梓里一言竟爲人所持崔祐甫非親非故之
言非耶先之有并起也畢竟略輕而後之覆致仕也畢竟
是賴此非止爲先生言也先生以不肯之言爲何如乃周
敬松之功於社稷重矣敬松不吏部何劉韓必不得枚卜
八月十五連與左御史爭鄭貴妃移宮事滿朝之氣必不
能集九月初一日不肯連急入請見今上一見即呼萬歲
一呼萬歲即請出宮之說未必即得行初二選侍移宮公
亦人必不肯上初五移宮之爭亦必無濟於事今上落於

李鄭兩婦人之手矣然則敬老亦何負於社稷哉而小人
必欲逐之使不得安其位世道不幸一至於此若夫不肯
從諸大臣顧命之末原於社稷無與而攻楚者不盡楚人
不止故借安選侍以相傾又爲居功之說以相刺不肯連
與之辯既恐有干瀆而戀戀一官又似失楚人氣骨也前
日之歸實是怯而躲懶耳遜盾大義晶題何以得此於長
者連則愧矣乞歸小疏請教撫家有泰昌天啓登極於末
紀遲日齋記室藁得郢削如何

與鄒南臯

不肖漣識字時即從走卒兒童口中知有南翁先生海內

正人君子每於邪正劇復之關急望先生一出以收正己
物正之化而格社四十年天固有意遺老成以襄冲聖中
興之業也討當廷尉命下枚卜疏上縉紳舉手相慶無不
曰名世出矣天欲平治矣無不洗心易慮祈一得當以聽
先生師帥提攜若不肖漣者庶幾一望顏色以慰生平而
不虞人微病疑不能不引避以遂自蒞孺子無緣即欲一
叩龍門咫尺而終不可得俗骨薄根自分與有道日遠矣
病發以來日益避匿深山睽依念切夢想神勞而終不敢
通一字非慵非冗非敢自外實是不敢妄瀆記室耳何物
小子姓名猶在大人記憶寵以手書遠將千里中開奬藉

過崇汲引倍至達人寄書豈先生顧有所私於讁劣之人哉亦心爲國而見微有一念在君者故愛之不啻若己引之惟恐不及正人遭評一字千秋三公拔袞豈足當璉之今日璉則足矣顧璉寶不足以當曰眞諫官而當日之匡正者何在曰社稷臣而前日之杜防者無終不世持恩未酬一人孤危可念讀先生手教感激而汗下又迴溯而俛下也先生從在民先德堪世鑄一人託以綱紀之司舉世咸在式正之內答衆正仰望之心襄沖主中興之烈先生定能盡其在我妙有幹濟其中山林廢閒之人又自有拭目以望焚香以祝至於不肯璉未必不憂國有心人既不

肯相容己亦無能自效但得君身强固外患日消受先生之賜爲太平之民足矣引領師日何當披覩數行附候千里神馳

與馮少墟

憶在長安辱台臺收之聲氣之末自幸有道宗依庶幾時得奉正人教益更願鳴鳳朝陽衆正應和共收一人定國之效而不虞公正之不容矣司馬猶洛社人材益見消恍昨從邸報知見朝矣不勝盤舞非以一官爲有無亦曰君子出而受事見公道之漸明而天下之治平當有象耳幾欲一通省候而閒廢之人不敢書問長安亦且嬾與病會乃辱手教從日邊飛下讀之如對溫嚴而中閒獎借之過與愛惜之深令人當而汗下感而不知所承也至於時事堪憂外患迭見磨起適當民窮國匱明主沖年不於此時并力協心圖紓社稷之憂而止欲快恩仇開人主輕大臣遂疑言官之事成內邊擅弄威福之漸不忘禍中於國若但爲紹聖之禍君子猶當甘之矣天祚皇家端不至此而深心曉識君子於國本之當消處危機之當杜處大事之當斷當任當言處苟可著力以一片至誠濟之要於主德調而不見其功元氣復而不見其迹險邪之蹊徑默有所消而不在苦與之爭危微之氣運潛有所扶而不在獨爲

之論惟願台臺與同心君子共之耳至於引進得一兩人成得一二件事便絕精做手無謂時不可爲即天命聽之也台臺以爲何如若不肯原言官也無一毫足遽即移宮一事原不足言而惹人礙眼弟非不能爭恐互爭或至鬧新主之厭或以爭閒手滑之端故埋頭一逃不知今尚有何罪而人猶耽耽也想其念無非不欲人出而不肯於今日助破世事殊淡決念爲尚平許遠之游而爲此安排亦太過慮矣

與蘇吏部

年來正人貞士錮於盛世伏在巖巖者無不彈冠鵲起廟

堂之上一澳幽潛之色豈黑正邊際風雲則銓衡中有汲
引如不及者矣弟輩何勝爲倫品年額惟是冲聖可與有
爲而在位精神不萃故外患內憂循兩有可慮此在諸君
子合力併心於大緊關處妙用一段精誠極體要處深用
一分心力使明主默受我之轉移而不見其憩天下共歸
我之護持而不見其疎節小人亦屈服於君子之實有斡
濟國家而無所藉其口且矜不爭羣不黨而小人且默轉
於我之虛平而易其眼界斯無負汲引者之量焉不肯又
日爲諸君子望也台裁以爲何如

與鄭爽道

別老年臺老公祖幾年所我輩音耗疎絕且無開粵湖再
泣兵凶四起海內囂然無復寧宇賈生當此能忍痛哭今
尚未定安攘何人與太平何日也台臺其謂此景象何如
哉先是弟輩屈指去年當得台臺入銓典選庶幾爲多事
之時簡拔得一輩做事救時人出與清楚仕路一番微聞
有尼之者則庶幾留得今年入而省察更於邪正剝復之
關大盆不謂尼之計深必行其毒爲恨大都情理外事令
人惋惜然尼之之人人材世運之毒而吾楚之福矣我輩
要於福國庇民內外一也用人之用大自用之用小而盡
其在我宜不負而聲不朽君子自不必生分別見矣鼎望

且以外而益隆公論當以抑而愈重計東方亦不能久有
裘衣耳匪讓匪讓至於弟叨在老公祖臭味肝鬲金蘭兄
弟言路毫無補拾又復人微府疑引避里居兩年朝事都
從腹視寠觀今復躐得清除更叨蔭下樂游化日之舒長
益覺長林之暢適似討造化便益太多矣何以消受老公
祖當有以教我也

寄梅長公

弟聞之款段而游下澤原不病其爲馬也惟欺九方之目
詭雄駿而濫天閑至於蹇駑敗轍將人亦簡賤之矣此弟
今日之懼也接得手教規勉備至捧誦字字師保願服膺

弗失或可奉以匡其不逮弟不知傳而能胥否今人好作
時文與奇文都病在名上起見朝廷設言官原非與言官
以爲名也但向設言官初意起見即慎默不爲韜藏慷慨
不爲激倖要於當可無負設官初意耳若夫隨風逐浪使
一帆風趕趁時趨究竟於國家無些相干而旋亦身名俱
敗何爲者眼前近事凡講一人先不論賢與不肖便問是
那一路人亦不問其能爲用與否又問其走那人路如其
爲那路便謂之邪黨更不問作何邪事當中國一統之時
人臣比肩事主之日而作此藩籬亦大可痛矣稍爲公中
域外之論又便謂其走兩家路反似黨於不爲君者來招

尋同志似難言之矣觀勘未定尚不敢以復明問考事尚
悠悠未定考後之事則一毫未辦弟欲臨時觀理一應迫
而後起不先據一題目而不揣迂腐心腸又謂大都明目
而爭者須爭國家大利害與大奸惡事只論理之是非而
不問意見異同人只論品之賢不肖而不問門戶歧向疏
草期於說明事理不主於作文章如此而已吾兄何以教
之翁完老深沈詳愼弟亦深服其能持也但以考事未定
不便數數與之深言考後或可時相討究也

寄翁完虛

客歲奉寄數行其中云云弟實有心感慨於時事也偏枯

已甚於國不必有益而且終於己識力與功名有損然一
時即不欲風之所靡人敢爲動弟間與二三同輩開說天
下國家事當平心和氣講求不必盛氣以相爭酸鹹辛苦
不妨彼此參同而不必堅爲拒互爲敵卽凡處事當寬一
步在我既得所安頓在人亦與得一退著弟之大指如此
闢之外論頗有不喜弟者此亦止可向合臺道也弟原不
狡猾但意之所向卽利害禍福都癡不知避端不肯從時
趨浮沈博眼前熱鬧一兩句稱賞便作好句當自打入牛
晚馬腹無出頭日子也惟是弟識力有限同心人與賢豁
處都少日日望從者入長安便事有主張當不至臨時躊
躇或至鹿亂前聞有四月入京之信弟已別移一寓洒埽
場屋以俟不知尚未有定期令弟怏怏失望耳掖垣之附
質台臺推引主恩既重知己難酬一或負官便累終身深
有怵惕台臺不我棄徽而賀我耶乃彈冠尊旨徽百拜以
承弟不知他日能仰副否耳

與周季侯

臺下遠辭素懷定識勁骨不肖雖未獲侍顏色顧時時從
文起庠開傾向久矣卽今襟領泰山淸風前無趙巢循政
今見次公不肖弟又時時從長安公評中加接冰玉襟期
春和衡宇也弟嘗妄意我輩出世撐持要在實有用於時

耳而四體可以展布每一動念於人必有所濟無如府縣
有司且其閒練瞻練識但能密自謹勘頗有動忍增益補
子桑安能蟬伏此英雄寵陽諸耳文起嘗謂臺下學問沈
篤事事體認不肯一毫放過計今輔郡數年中聞表樹旣
多淘鍊更熟名世之業爛然襟抱中矣羨之慕之拭目晉
起京卿矜領衆正其支宇內端必罪藉弟又望之跂之若
弟四年海虞靡靡度日無足長短當可以自建立之時寵
靈濫擬耳目之司綆短汲長原非其任乃當今釜鬲之秋
議論梦多之日積誠以爲感動滇小輩以成大羣此中事
諒弟必處具此願耳兼兼聖朝可惜此日臺下將謂弟何

或者臨宜務支竭吾力以盡吾心亦必有可以自效者惧
弟營營惜惜久矣掌下深心憂國留意成人幸有以開我
無謂弟不足收為臭味中人不足提誨直達而棄之也如
何

與鄒南臯

春初不肖漣政爲方外游歸家接手教併台臺汲引至情
也萬侍御歸再奉翰諭而沈掌科又借道長者注切深念
漣則自慚前附掖垣祇糜大官日食後一逃竊纖穢忘不
世君恩此皆大君子之所必誅也顧辱拳拳汲引惟恐不
及如此台臺豈愛不識面之人以官哉人臣孤忠可效即

萬死不辭況得入大君子提攜肯自棄薄業已斥斷家事
以見女託之寄親不復再計單騎赴召偶見徐侍御徵孫
宗伯綱常疏中獨揭移宮一段幾欲以漣代弒逆之死只
是欲漣不出耳諸人之網都布定漣出未必有益於時徒
多角口一番不免又分諸正人照應分辯一番不若落其
彀中引避不出冲聖之前省得一分激聒多事之日少鬭
一分角爭安心認與王安相通作千古冤鬼儘自不妨非
臣之敢於忘君不思從大君子後少效補浴也但不免負
正人汲引深心兒爲長夜耿耿不寐而人不肯容則亦沒
奈何甚矣惟台臺幸憐而宥之漣於深山見衆正連茹彙

此時君子勢盛而小人道消盛當防衰而一消則百謀伏
要在君子端我之本以服之厚我之氣以勝之消我之瑕
以防之而又平我之心以容之端在大人收正己物正之
化矣福淸原是正人自能與台臺同心同德即或有一事
一人而小人或巧爲閒而善爲借漣謂台臺當以一片至
誠聯之千秋大業助之畢竟此處天下軸也長安日遠未
審近日光景率爾妄言台臺以爲何如至於不肖請乞歸
儒得台臺遇閒乞以語部知道了當爲妙漣非敢忘國也
政省一礙眼之物以淨人心也嗟夫景星慶雲現在君前
而竟不得一親承是何俗子無緣至此耿耿此心即中夜

彷徨矣言之哽咽奈何

寄路吏部

憶乙卯夏在京賞瑞蓮大飽鄒廚諸麪食時竟是八年矣
無論世有變遷人情化幻大喪相繼內外交處正我輩杞
憂日也所恃整頓乾坤再衰中興者惟用人是賴年丈當
今治平名世也前總銓衡計夾袋材館收儲人才衆矣確
矣此番推舉內外大小各得其人於以毗輔一人收拾羣
策廟堂之精采一振而太平之氣象自新弟伏在家園何
勝爲朝廷手額不但在同籍之藉色分光已耳至於弟附
在梧垣言非其任曾以攻奸璫停后封受先帝之特知誤

欲爲少主杜牝晨之案揣二三大臣跪請託婦人之議異
已猜嫌居功議起祇有一逃免鬬爭端即終身山林可也
不虞鬬升謬及弟擬冬盡春初還圖一疏乞休儻得所請
不失善息成前年拂衣初心耳年兄當有以力贊之也如
何

與李夢白司農

年來水陸漕輸風雪霜露拮据靡有寧居若在漢高時自
當首勞酇侯耳試問如今部堂誰爲勤倍功倍而宮保蟒
玉與優敘握遷偏不在此每爲經濟名世歎惋焉曾有一
字冀徹縣一遷官計或未及達也嗟夫於今時勢似不可

爲矣凡實實做得事與實實濟得用實肯做事以濟得用
者多出不得頭結不得果此世途之乖舛亦人賢之劫運
也然台臺之幾年勳勩明在社稷顯在人前而遷敘獨在
人後則世運實爲之也雖然暫且冷一步讓一步尤大人
之善藏其用亦或造物者欲厚其濟於留都重地也翁臺
當不以不肖言爲套爲漫也況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
人不愧勳業在朝以黑頭八座少年犀玉以佐斑衣恐我
朝無此兩福人矣託在知契之末又不勝引慶矣至於不
肖才非濟世但放心欲尋五岳之游春初已結伴泛洞庭
君山而歸行人病暫遣書家郎圖買舟下匡山而禮垣報

至便不敢出門矣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畏避言出則所
扶持以往者何在一或有差則半生俱擲況異己之嫌妒
未消乳倖之憤悁猶在出豈易言之耶即成敗利鈍非所
敢計未必有補於時徒供人算計亦儘無味弟原欲上一
乞休疏商之李戴垦以爲不可且謂非小臣體梅長公書
謂韓公不出是無人理而掌院則屢有字屬人督促當以
君父爲念彼實不知弟此時出不出之難也飲冰在念出
處交爭接得手敎披讀如面中間開指詳愼不啻謀已也
肝膽骨肉之誼直令人剖腹藏之大約時事都是精神散
而不聚虜得倖以肆其內侵奸人又得倖以恣其外虐須

得當事者確有深心有所以聯屬衆正之精神而更妙於
用君子既得從容以畢其用而小人亦無所借以行其毒
而反入我之收拾而不知乃此中收拾在外易而收拾在
內難客魏二物日近日親此豈易動外若激之反迫而爲
奸人用矣此須有去之之法要於一擒即下不則寧寬之
而最上則更收之使附我而爲善乃爲大聖賢眞作用不
然自爲一網打盡而禍且中於朝廷是亦我輩不能無過
也然此非言官能矣台臺以爲然否

寄梅長公

原欲過桃花嶺一尋前五年之游也而懶人日日說過混

過已又想到麻城甚難懶人不慣到處周旋畢竟夢寐之間不見吾兄一面成一缺陷二月爲洞庭君山之游問鼎湖仙事再欲下問匡廬以舟中甚熱而同憶吾兄當已北上矣至信陽乃聞前旌猶未發也如何得飛到魯山共一日話大都時事堪歎內外多難無眞心眞力做實事得先著男子今內外都幹濟得好看成模樣耳今當脂車北上矣正人引領明主待助似不可再遲看此時外面大臣廊當事猶是些正氣人天下事似猶可爲只是要著著實實做得一兩件方不孤諸正連茹一番不然將謂諸君子在位亦是等閒難是小人已弄壞天下又教正人費手卻亦

不免借彼中口實也年兄以爲何如弟前已快中官尼我可以藏拙躲懶不知何以復有禮科之起多事之時并多忌之日與無用之人出處都難言之擬欲仍告病而思延以爲不可乃李戴星在前又不好先出又是內計在邇似不便直入承當年兄更何以教我蕭元恆前謂弟直當從赤松子游無再戀長安功名此卻是善藏善退法門年兄當爲我決之至於廣塩事畢竟能老師少一挺身入廣塩先以上方斬逃撫與民守之死弗避也落人多口可恨

與李侍御緝敬

詠惟台臺覺在民先必能我盡眞能以天下爲任非但以富貴功名了此一生者當時一舉顏色即傾倒未深而目擊道存勁骨遠神罡風沈識至今猶在精神寤對間也每念於今世道綱紀頹倒殆盡正氣摧折無餘固由險仄之人過用其偏亦由意氣之激交成其釁釁開而門起或又用兩停而中調之調之未必平而究猶爲險者用此世界之所以蕩平無時而正人常不得盡出爲縣官用則主衡轉鈞者未能妙提其關捩而徐歸於準平耳入夏以來不肖等二三同心人費盡如許精神得一有骨力者統鈞庶幾正人之幸平而大關頭未穩即轉爲巧手潛撥當時急圖正己物正大人以贊璧衞應蓬麻鼓直而竟尼於倖之

深淺直堤防之未卸欲平治衆芸莠眞觀今時勢夫當當事者受人之陰用而且受我爲用者顚攻矣可歎哉可歎也

寄方孩未

一別長安即音耗亦曠也乃國是梟爭之際力有主張於今衆正盈朝誰爲開闢所謂一柱砥定翁兄眞爲不愧而一年拮据疆場盡其在我臣力竭矣郭令公陝州之潰韓魏公好水之失亦事統不歸而機非在我耳弟日爲社稷慶而亦爲仁兄苦若弟之躲嬾深山曾不能於多事之際效一言之用眞先帝之戮民而衆正之罪人矣昨夜實夢到壽州奉候悲喜交集醒時甚訝其奇如何得一即眞無

何而手教到矣未開讀時書不可言登精神之感通兩人固形骸亦渾者耶及開讀言言慷慨肝膽爲國忠愛弟實感而涕下愧而汗下矣大抵長安事羣奸巧弄機關但可倒翻世界成紹聖之禍便可置沖聖於不顧今幸酉得皇帝在而喫緊處二三大老猶得力但言路上嘗識同心已乞星散續到新來不同如面雖外之大奸覺稍攻動而猶耐彈不知正人雖多恐其氣懶而疎皇上既不能主張首輔又復調停且模捉不定此一人鬼關頭弟甚危之世道剝復在此弟亦未必無心止是力量識見止此恐無濟於用年來總夢長安舊鬭新得俱都荒落開命之日不瞻飲

冰恐無以壽時艱定羣芬剛衆正之推引更於知己有遺蓋耳此心血非門面語也尚圖俯人請教不知路可取道入公山否卽擔簦千里亦所快心祝手教見招能無色動恨不卽生兩翼飛到堂前也至於弟蘊蓄原薄每事筆下發揮不透若端居有暇今日第一緊關當言事願一一示我古人所謂但有益於國家名不必自已收也眞切眞切

與守道周公祖

速北上有如許意緒欲一面請教竟不得也大都不能不出但不知可緩至中元後否弟此一入隨事效忠成敗利鈍非所敢計者不於聲譽不欲畏只怕識淺一時差錯用非國家耶及同籍中夜有幾感慨焉而最苦者恐要我營察年來察事定多一番翻案未必關後之人尋事亦自主事人輒狃成心耳弟意只以朝廷爲主以能否遵其職掌以資不肯適其人品亦并不兩邊照看惟稱之以平而行之以恕繼之以不忍鋤人盛世爲心庶幾其可乎若得李戴星改管弟亦願以此相成老公祖其以爲何如眼前邊事若急而其實君身君德爲緊客魏二物親密不解此大可憂此事弟當一言弟意此二物既是潛邸相依今復柔媚日親疏入恐上未得省覺卽覺未必能行徒以言爭無益此中須得一妙著以去之方不然彼與外奸相固小人

益得借之行私而天下事乃壞不可收拾矣同譜同心兄弟有幾而深心遠識鏡有幹濟又有幾願年兄之有以教我而不至於迷也眞切眞切

與游侍御肩生

年來邊警不支皆邪黨摧殘有用之人凡出頭做實事者便不得其位一切在位之人惟養交投降做工夫職掌委如故事故百事喪頭眼見國家如坐漏舟大有不可撐持之勢矣二三年來陽明之氣稍藉仁兄共二三君子合力同心聯屬正人護持元氣約略來復然重陰剝蝕之後一線陽生其何能補從來正不勝邪久矣毛禹門之削籍舊

司寇之斥逐舊宗伯之挂冠世界幾於倒翻矣而吾黨迁闊既娛堂不爲深防且復借以題目大壞而攻之二三領袖正氣之人恐不能安其位一不得安而此番邪正顛倒當不忍言此氣運也奈何大都彼中善借人又善收人今日機穀想又出此而吾黨直拙到底不求所以服其心使之無所容其閒又不求所以勝其交使之無所庸其挑苟非邀社稷之靈君子道長善類能不空哉夫禍在善類尤可言也少主孤立於上奸內外煽惑於下想到勢所究竟直欲其二三有心人痛哭一場也福唐氣概猶正昨爲總憲劈頭一疏甚是有見但得明主專聽左右不能搖或

中間吾黨一有心人善出疏駁諸君子無復惡語相加使二三老成平平正正維持察事世界或猶見有開明之象然而不可得也某七月㣲已北上爲徐道長惡語暗刺移宮事不欲與之計較故一疏乞休以謝之免其耽耽不虞疏未入而已聞升弟意言官未及即出京堂無即出之理雖二三君子有字相促然弟入未必有益於計事而弟猶計事中人何所自信而公然北上乎此弟所以欲稍遲也眼前病根所在還是客魏二物彼中全於此用精神此處不淸世界終要倒翻未見有說到痛癢處大疏若於此處打開點破即未必能行而亦令奸邪落膽我輩要於利社稷而已官何足惜弟雖未見大疏一聞此言直舉手向天願天祚國家使正人言得行也長安中賜環諸公氣象一新再無使數君復爲彼用爲彼收方是經綸妙手受福不獨吾黨也念之念之

再寄左浮邱

不肖漣去歲奉敎後實已絕出山之念矣知有不相容者在耳不知何故又躐陪僉院若徑出又似冀正推矣谷決念請告昨偶見邸報范含初請封選侍疏中誣揑先帝如許話且描寫溺於選侍光景三番召對皆以是故至於臨死猶極惓惓若選侍有必不可忘之恩而皇上爲違命不

孝之子總不必論此其意無非重促移宮者之罪成已礙礙隨人之是夫使人之羅織兩朝不君不子之名至於痛念氣毆聖母之至情而絕不見諒傷心廷辱吾君之大義而反牽以線提傀儡漣實受兩朝特知而略無一言辯明豎之安心聽人辱罵父母而博不疑長者之名恐爲天下萬世之罪人矣漣故欲秋初赴京一言即請挂冠也

與吝伯書

弟北行終是猶豫知難已者終不肯放出也未必有濟於事而徒與人角口何益只是不曾見人相沾便不好先說請告落畏避之議昨吳洲曾走一徐景濂疏相示駁孫宗

伯救方相公獨說移宮一段促移宮者攘爲奇功等語變詞欲弟一請寬限并即救賈於疏末意甚善但救賈可也救於徐疏之後便似不可今只單請告并不入徐疏意緒又若不知不得弟并淡淡發一揭略云移宮是非山中人不敢與知惟是職曾從公卿疏請移宮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迂愚不必用之心以從來少年天子當防落婦寺彀中當時見先帝在上大臣在下科道在前李選侍目無垂殆拉人推出勑要封后如此行徑與衆共見不是風影傳聞假如庶民之家有此悍婦家相家督亦定爲主人動色怨主人報逝家人積寵所移少子積威所劫仍聽主柄

家政潮在一處一或壅蔽籠絡裏入彀中豈有好事做出此時親友止爲主人之愛子不及顧主人之愛婢亦迂愚過計宜然即處置稍失倉皇也只算得過計不是不忠於主人之子此一事也移宮不是奪門遲早間不能寸功於何有事後不免有疑則疑不在事也在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諗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國家安危不爭一已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此職去官之本懷也不虞官去而猶餘疑在當多事之日以職一已不要緊之往事分緊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乃大職猶言官也不欲爲妝聾作啞佯若不知甘隱忍頑鈍之誚職又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摭辨以傷不失和氣之雅而病臣一念愚衷則願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今大精神只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業山林負罪[illegible][illegible]潮漸無怨言矣此時一拜太尊回家即發人北上親家自可酌我乎欲一過濯川恐稍遲也儻得請或得嚴處也了得一場事何如只熱人眼費我嘴耳

寄李本寧宗伯

漣嘗念王元美先生言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千秋快談然吾代兩濟南太倉又集成一大泌矣館閣無能出先生此猶責在世道乃今兩朝實錄竟不得一借筆削此典

光耶不光耶當事局於格套不特疏力請不但俗情太重亦實見地大處實低耳吾師言禮猶恨文獻不徵豈其文獻什在而故不爲徵自有數世史才而故令後世歎一時之人何耶漣此語非爲先生說也先生當不謂漣之爲漫矣或者當事自有意漸爲推引如達思伯公祖誰謂非一時騷雅由藩司而奉常奉常而宗伯則所以處先生不總裁先生之名在總裁得先生實錄在他日乃有光耳至於漣之出處非名宦謫遷也坐而躐清卿於造物爲不祥且多事之時爲人側目屈指之數或一言之差誤及於事一事之賊誤及於國何以自贖無論量腹而飲即知難而退

亦猶得不能者止之義也凡此念久已控之先生矣無奈二三同人慫慂當事即請告必不許獨善且苦責以大義而不知此出在人爲易在漣爲難也先生身爲漣計當作何行止前讀先生孝子捧檄之意亦不免心動而爲父母則思邀恩君父乃君父以漣故受人誣揑掩其人子至情人君大義而終忍心不白豈有此無氣骨男子昨以語之質對揚年兄迂道學又謂劉朝逐范少卿有狂肆妄言之旨是非未嘗不明且當逐朝經范後而津津言之彼夫又或謂我氣揚而逢君也語亦近理然終是於此心婉曲不暢漣復與故不熟議見未廣不知前代有如此等事賢者

何以處之或有前代事可以互相發明者否欲一面懇領教乃竟爲病所奪眞造物若妒之矣願先生終有以決我開我也

與鄭文水

當初小人之亂天下只是路道不令究乎好生黨類猜度一味好以偏處人以氣勢勝人故及於敗若大人救世但以驅逐一二大兇頭使路道開明便聯屬同心共做好事存一憐才好善恥獨爲君子之意嘉與維新使共趨之路開而窮攫之心息矣大都世不乏小人即天不絕豺狼但使殺其勢孤其黨解其交我但據不爭不勝之事理不聯而密之精神使小人亦服於我之無可乘令其悔而從我則天下事定矣而惜乎今之猶未然也防人之意多自勝之策薄各相鏡官之意多而勉相併力之念泛甚之當軸者一意乃於避怨密於迎人發言盈庭無敢執其咎自家不肯時時謀君事但曰事做不得主少不可爲提撥內外精神者精神如此之泛而不屬之天下求天下之精神會然不動以歸於平章從古以來當無此治法年丈以爲然耶弟無當職居內憂外患都不能效得些力徒負官而集思者聯合同心無自猜異無過狹隘此心當有之而衆人尚未迂從也今天下吏治之弊已極巡方者但了簿書贓

罰完事而已於所謂望風解綬奸盜屏跡者幾於絕望奈何

與熊撫江

豐芑亟地鼎藉紀綱眼明力定識遠機沈中間保護正人肅清邪祟綏靖地方留都宮殿山川另是一番清明氣色固已社稷賓式憑之若朱虛人之變聲色不動殲其渠魁解其羽黨消弭在宗社烈禍保全又在君國元神如此元功當王文成已事猶在焦頭爛額之第二義也從來大聖精忠殫心竭力要於國家陰受其福而我且不必有其名又何論功然我輩論人論事須體勘至此方於一應縣官

事有沈實幹濟惜乎今之君子每事當機微關險處都不
著眼著心著手而如處米鹿人一節亦從閒閒說過泛泛
看過反於事本容易消弭平時無戢寧密力有事無收拾
捷法當事無肅清權術或僥倖無事或屠戮無辜而絕不
相干之人不相干之事都作功勞論敘大家嫌玉贈藤彼
此互相恬安擱筆至此不免爲之扼腕長歎台臺其以爲
然耶弟本碌碌謭謭幸附在聲氣之末而班行祗糜公廩
世道毫無建明辱諸君子推引濫冒清班已深惶恐今復
濫竽紀綱重地恐稱副未能於一身聲名何足芥惜將無
辱同心同氣顏色乎有以匡持提挈願大君子愛世愛人

無即棄我也接得手教如奉顏色但恨無能面有請對耳
天下大事今昔清議南北正人主持標領專當有屬願言
珍重此世道倚毗之身也弟引領觚雲不勝拳切戀注

答山西巡鹽李

讀大疏及傅習錄仰見正人心正學術嘉與寓內士大夫
雅意也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假使天下
士大夫不論官大官小官淺官深常帶些秀才意思迂闊
古版終是儒者行徑人人日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
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於禮樂絃誦之事
爲仇也則天下之所頌諭日少而亂日多也臺下其狙詛
之何哉一歎

又答王御史

臺下洞識岳力自是治平名世粵西借鼎巡行此五嶺山
川實式靈耳從來地方無難處世事無難效得一幹濟人
使無所不易只是形神俱苦耳以苦而易朝廷之甘地方
之腴君子定不辭苦辭勞則今日臺下廣西差之謂協濟
鹽法兩項若在柄有兩操當費左右斟量至於荒遠而選
科甲者屢矣而部不應也乃今之放肆罷庸未必盡科
貢而無賴之甲科爲多夫提掇其精神令賢者益知所淬
勵而不肖者不敢不洗滌其肝腸以就我之型鑄有斗衡
之揭轉與風霆之鼓舞在長安不復憂粵西無好吏治矣

真切真切

答黃汝良老師

十年讀地震星變大疏引證規諷詳贍直切漣竊念年來
臣子卽端揆丞弼惟了票擬故事與領恩拜爵而已於國
家事全不見著半點心若所稱慮險防微隨事盡規若我
老師惓惓於天人之關者有幾卽如逆璫雖未流毒縉紳
仍沸意交好政府面欺侮至尊不實兒戲欲將人主國母
并歸掌握敢行毒手卽中宮震器惟所欲爲此從來未有
不但瑾直所無也漣之拚身一告亦實憤不過必應幾邀

先帝之靈少一得當耳不意當國者別有肺肝力與逆作
主使與公論爲難於逆稱勳稱勞擬功臣比大臣於公論
稱閑稱誘冲聖遂無張主一聽內相外相處分且敎打得
一兩箇人言纔得息嗟嗟掃除奴隸一旦列於大臣勞臣
不知是何心腸其與我老師憂危杜漸中丹不啻鳳麟梟
獍豈眞心間無血不過與逆素有首尾厚吞釣餌既圖今
日之榮歸復覬後來之速入耳其實空華易盡遺臭難消
試向平旦自問如何過活合之修省大疏不下一付精神
全在逆璫著落讀書識字反不如狗彘受人豢養猶知護
其主人之不如可殺可歎耳我老師若岸然義府處如幽

合之急圖消弭一疏十事條陳幷與黃鍾輔一書千古而
下誰能消磨亦安取蟒玉炫耀俗人齷齪喑啞君子者爲
哉天欲祚宋恐老師亦不能久酣洛社也至於謗辱詆宮
牆致主無識射隼無獲反致通國無色更張之啟直欲愧
死更憂枯叢之禍將大矣奈何奈何此時悻去非忠引避
似怯而留此拚身無計納牖無方但有鬱鬱蒸憂成病耳
老師何以進而敎之若己氏之子自不能容於公論矣惟
老師珍重治平倚賴之身金甌覆字終是捉身不免耳懸
楮不勝迴環戀切

答四川朱撫臺

成都從來勘亂定傾僅多名賢然禍發於未及備功成於
萬有全不惟今日獨矣天祚國家所謂五百年其間必有
也庶幾西夏功成韓魏公還早入朝以相天子可耳余守
實有古意夫古道之難行久矣板而員用之直而曲成之
夫析榱輪囷不落於捐棄非材有用用在造化在手者矣
嗟夫天下做官而做事者幾人哉實於做事求做官者又
幾人哉不自感於台臺之論余守也不覺慨然三歎

答直隸巡按劉大受

方今徵餉無休增派日甚民之錢急極矣所賴巡方使者
嘉與諸有司休息而生全之殊惟是舉劾一事以明示其

意向而醒滌其精神古人之所以不惜一家哭也臺下矣
以不欺而又明恕以出之吏安有不廉而民安有不生全
者澄清猷烈已見大指矣服服幸益勉持之數行代布未
盡拳切

與王崗嶽

我年丈到地方便定一大難成一大節今又作富鄭公活
流民事安輯生齒彈壓奸宄保障東南不負天子使快甚
暢甚至於弟積憤客氏璫忠賢前年禮科時即起念入而
請劍拚卻一身當以小兒婚事託蕭元愷小女嫁事託之
徐京威斥斷家事無弗顧矣以轉京堂故已之及去年上

陵後又見謀帝子帝妃事已擬入告而舍親家王思延位止及見南郊胡貴人事語之將卽浮卽立止至今年又有如許事便忍不過矣不謀一人草成一疏原圖面奏不意算定前月祈祈得雨二十九日必出御門疏先發爲忽傳免矣幾乎悶死又疏已寫矣不得不封進知無濟於事亦曰盡吾一點赤心萬一社稷之靈幸而濟耳乃疏入奴哭繞殿走奶子與其私人盡力盡財打點一晝夜乃乘上午膳時隨疏入免冠長跪絮泣不止專以奉侍前老娘娘爲言上但頷之而已曰你且起去本送閣裏票奴旣先有人晚閣閣復與奴有首尾遂一一如傳奉票上上亦不知而

已又不意滿朝共尋奴爲掩過無端翻公一揭與通國爲仇力稱奴勤勞上且益無張主奴安然不動有人且教之打一打人便怕又有畫策設謀用籤貼出昭代典則武宗處大臣言官事屬奴專與上看世事至此奈何奈何弟拚身之言無濟於用反激之凶弟甚愧之更憂禍將大在國矣彼時小人偶言弟發疏爲左魏又言爲劉是巷周敬松嗟夫世間有如此呆子拚身不測之禍以爲可以不必爲之人乎哉又言忠賢好人反是楊大洪激得不好且無論其他如傳奉如停周士樸升不許魏瀾恩皆是好事可數世情如此是尚謂世界當個職事今欲再發疏似非卿貳體欲請告諸君言弟爲通國共指之身說不得不得其言則去反似殺賊承頭人未見賊退而先逃似怯但當靜靜與之相持圖機而徐觀其敗焉然無益亦無色年丈何以教我弟此身已不顧則要事如何爲當爲不當耳只可憐福淸一味遮護奸璫不敢道璫半字不是而三四閣老遇傳奉到再不敢說半箇字終不知此奸作何究竟乃其手握重兵凡上之前後左右非其心結之人卽其威劫之人上亦危甚矣而外之相公又如此力護上固亦無以處耳可歎也

與王蘊嶽

時事日非矣不旬日而部院一空且簡賤謾駡直如奴隸吏科及吏部河南道但有骨氣者逐趕殆盡老年丈見邸報當有憂心如焚者此事國中旨傳奉而教猱使鬼實南樂爲政而主此行尸又是射聊之矢然此輩小人終是作此撥著豈有人肯面呈身中官而得爲人者獨恐此輩小人借中官爲用於去所仇得矣乃大柄一到其手將至不可收拾爾時卽借內小人亦欲自悔而不可得而天下事已去矣弟與左兄楊左之局已結惟願剩有復時世道受福諸君子得爲太平之民可耳此時還有數君子在事弟欲其安靜不動但聯合正人鼓舞正氣徐以觀其變默以

圖其機蓋小人如此行徑驟雨飄風於理當無終日者若
挈隘布滿瀰漫驟無開霽此又關世道在社稷有靈如何
可聞小人又將百官圖進計年丈亦入黨人碑然不在目
前要地猶尋不着年丈當努力地方厚圖報福無必以此
着念有攜手同行之意則非也

答鄭司理

不肖漣之得此一放逐也實邀寵庇以荷載浩蕩恩私既
得以微罪行不見爲抗權之迹於心爲安幷不見爲忤權
奸而逃於氣猶頗更釋重負滿倚化日之長睡到人間飯
熟其受內外魏之患爲多第初陛辭之夜旦氣清迴念當

年濫乃爲堯舜之言不爲無益絲毫而反覺於聖明有累
枕上不禁淚痕如線未嘗不自歎其癡此一點念頭橫擾
直不知幾時漸漸忘去也闊別台光年餘今喜台光仍近
矣忽接來翰不覺塵顏一開啓緘披讀垂念老母前日教
之忠今又教之孝仰見天地父母之心與骨肉肝膽之契
也計不肖此歸或以達人寬我既不足道即或以千秋名
諛我夫名豈臣子所忍言哉不幸爲禍始追奪誥命亦如
永叔之帖罷不使歐母自能安之非韓琦圭固不能向歐
陽永叔作此語耳

與鄭司理

時事至此止是翻局面尚未見壞國事但願新當事諸公
還只協心做君國正經事不必恩威惟其意是徇而日快
恩仇焉更不必取快眼前而謂閣之票擬部院之用舍盡
當聽之內邊以爲常也此在新宗社之靈耳願一二三君子
從中斡旋維挽妙有調劑去者來者相安而各相成斯清
寧之福世道受之所日望於大君子早入而定國耳考選
事想公道固自在功名亦有定乾兒義孫徒是誤終身君
子不說不臨守吾正而已接得手教仰見憂國深心層雲
密霧之中終得開一線陽明端賴有漣且爲世道慶矣
至於不肖才非濟世癡足負官非惟無益君父絲毫而且

君播惡於衆焉君國之憂夜氣時有汗下日來長安似以
楊漣爲書帕者甚多而因楊漣以爲瘟疫者亦衆內外二
魏時刻不忘打聽應山往來相續山鬼伎倆老僧能以不
見不聞聽之然恐累人故杜門不見客念頭上誠恐累及
公祖過應山亦不敢請見我輩精神相照肝膽骨肉已非
一朝儘不在形骸間正我輩之所以濟事也敢先布衷惟
台照在

與李侍御

世道忽潰敗至此矣碩果不食正氣奄復有基獨仰有臺
下還其一二君子存微陽於層陰挽日轂於倒影而已想

社稷有靈亦定不盡從舉小算計也日來彼中合謀尚欲借汪文言以興大獄似不得甘心不肯不止不肯身名早已無所不拚今亦無所不聽夫復何畏何惜惟是不成射作賊爲驅魚反若播惡於衆而遺枯叢之禍於朝廷夜氣一清當汗愧欲死然亦運應有此厄葢彼之合謀已久端不肯令我輩再爲大計考選之事只有待借端爲清流一網耳諸葛武侯所言伐賊亡不伐亦亡不如伐賊當亦前日之謂也聞近日內魏於閣部諸公有事只似上司分付下司絕無復下色和詞諸公藉之尊爵大官同聲連茹快矣只不知倒奉太阿其手穎漸以往諸公將來作何收耳

可爲長歎秦楚天高莫由晤對接得手教如奉顏色顧何能一承下風共傾倒一片憂世心腸哉

答王明珍州守

弟以癡愚久拚有此亦完得一前件惟是未能報君父之憂濟國家之事徒傷由來大體播累善類一網清夜汗愧有穴可入至於一身生死儘不在心卽權璫百毒千兇能以一念不動消受之硬漢硬到底不消一攢眉一歎氣以負老年丈其楚人氣色承翰教仰見君子愛人直衷弟拳拳服膺矣此中借題鬪一條楊熊二經略我輩數人爲之行賄打點救護無論弟曾參熊熊事敗時弟政在家卽入京師遇原救熊者還言封疆事重熊先衆而走我輩如何該救熊與楚人尚恨弟無情也又謂專窮究移宮噬夫倉卒之際微沖聖一落悍婦權璫之手事當可慮待其擅弄大柄而爭之遲矣此區區杆防深衷今以爲罪豈皇上或不該居乾清或乾清爭與別人住乎人情不許人爲皇上至此更復何言以此而逮弟更當笑不當悲矣

答張盤老

長安逐歸日日知必有此也諸長安人日日打算諸凝于凝口之物俱已逐盡目受顧應之局俱已湊成乃遂結此果弟非不知此行無幸不肯避亦不肯自裁硬漢到底所謂拚卻一身萬事休留得一心或者萬古在不失楚人氣

性不敢言氣骨且亦不失爲張盤老癡友耳一笑一笑昨傳無他納賄卻是爲芝老事未必無相憐相念之情而封疆爲重題目大卻無相救相保之一言內外所借以成今日之獄者以樞輔上年緩決一疏韓蒲州姑待以不死之言爲弟有書與孫乃孫處弟自入京出京并未通一字而蒲州處亦幷未一言及熊事古人莫須有今竟烏有萬一以此受冤心上越發無些子沾滯更快甚暢甚成就一个肝腸如雪矣昨友人廬弟途中及鎮撫司奴當有人百凡撲辱作何浼免弟曰但將到出門生死便是臨以君父不

是急而匹夫之諒死於妻子之手韓魏公取吾首去是一樣見地與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是一樣餓不足亂吾方寸此與弟詩語卻亦是正經附聞發一笑翁臺無過爲弟擔憂也經驗尚未到奉敎未定言之耿切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字與之易之賦之言出門忙甚到州遇雨過黃河始得晴乾星夜兼程至初九日到京矣日逐見客凡大老名公無不欲一面便苦極矣朝後拜客饑渴不時大動火傷風咳舌俱痛三五日變形容瘦悴大都久在山野之人手腳俱爛慣見人殊是窘束又不奈人只問移宮事不免答應煩

多亦是一場苦事汝父書生耳無功無勞叨冒京卿原是過分況浮名太重至於爭識面者傾動名公大老開口便日功在社稷其實有何裨益令人慚愧將無造物忌之且諸老各欲留我在內爲一名實不稱或負衆望奈何此汝父之憂也汝等在家當安靜養福勤苦讀書慎勵修品亦所以補汝父之不逮萬無作孟浪事習驕傲比匪人敗汝父家聲滿汝身受用是汝父惓惓於汝者常常問太太安使老人家歡喜代汝父孝母無牽汝父心祠堂中時朝月節無廢祭與家中諭令門戶嚴緊男女鈐束清楚出入防閑是長子事弟兄萬萬要和氣同心妯娌孝順各相敬重

方成人家方有禎祥記之記之

癸丑協院時寄回家書

字與易兒太太想納福閒五兒倖入學未破吾家風水例汝與曾兒考俱未下等亦不至不好看然須實實有學問眞會作文章歷得倒人取得科第乃好莫只說年年科舉考考在前便以爲吾如是可矣汝想到中不得老秀才老童生有何結果父親又無能厚積資汝用度又無門生故吏爲汝好田莊括金版室門面太子女事又來如何是好此時不發憤尋箇大受用年日長精神日頹聰明日汩於事欲到悔恨少年不發成學業遲矣汝父如此勸汝學竟

是汝自家事汝無作閒話耳邊聽過眼頭看過即付秋風也而此時吃緊工夫是時時心在文章無別分心少飲酒愼交人勤會課第一在養心於高靜沈潛生心於慈厚冲逸我常言作人作文是一貫事了凡說到鬼神還是引人法心得涵養心有生意自然學業進機趣顯無不中之理矣裡起田訓士書當時省之是人生大受用舊屋也賀對揚前年到家語我曰家父常以心齋戒我今春大病手動不得又不得不於一家書回又不敢說病以重其慮只見下筆艱難不免潦草些因自念父親不知我病見此字畫欠周正定說逢聖心[illegible]見呼手矣如何好固沒奈何說兒

子手病人子體父之言至此平時欲得文不細入字不一點一畫亦重中高榜中榜眼端必由之不是臨場杜撰也兒當思之無謂賀年伯迂也

甲子參瑞後寄回家書

與易賦言三兒萬家丁到知太太已到家平安但陳媳損一男爲念也都中俱清吉驊兒益知嬉笑若佐兒瑞兒在京三個好有伴笑嘻可娛目也寄語太太歡喜長安逆瑞如故但人傳甚收斂甚怕皇帝與中宮亦不甚與外邊作辦又傳怕我實其恐幸學有面奏事出故先嘗上傳病及我今日見朝明日說不幸學矣人言多是如此其實未必

我今日日圖歸諸君子又以大義相責謂有我在朝内廷還懲忌不敢放肆一去便放心以爲無足難矣臣子不當只爲潔身計與陳大爺同但我想天下事是一人做不盡不如以微罪行聽世道於天於人可耳如得遂歸計九月內可動身也汝兄弟三人政好合伴讀書有劉伯嘉兄弟共會上諸友都可資益何不趁少年猛圖甲第以自顯耶是汝一生受用我看人家子弟還是自家中舉中進士好若只是公子任子即有相好年伯也看人眉目甚之相煩相見略多便生厭薄汝等於此當深思之即日夜攻苦猶恐不及況可貪頑貪懶[illegible]子況從此之後兒女人事

累人即欲淨心讀書不能眼前易過思之思之縣父母於我家淡些甚是甚好即汝等亦當百事慎重無輕干謁至於人情分上雖餓死窮死苦受即親友相託亦莫輕易爲任惹人是非口舌即縣公好歹亦只閉口莫言或人傳說某事不好某事甚醜只作不聞不見莫輕傳說或有人挑撥以成仇怨縣官管土三尺莫說我口語好輕易也蓋在外朋友話長話短縣公不當甚事惟汝兄弟話便多打聽傳播故要謹慎莫輕開口此謹厚正道亦保重身家免小人傾害之道也慎之慎之於今風俗甚薄即有二三小人閑言閒語亦付之不見不聞免生煩惱但閉戶讀書精心舉業養心養神少交游少宴會是[illegible]一生受用汝父如

此丁寧汝等不知體會真不肖子矣祇自家沒受用結果於汝父無干也思之思之聞會兒近來不肯聽哥子說汝亦不肯直直善說各不和協此大不孝事從來都宜改過兄真心愛弟何妨面斥弟真心敬兄有事當敬受方有長進方有受福根基不然即中得舉人進士還是無根器況夫乖氣萬無致祥之理當靜思汝父言也太太膝前時時承應時時周旋無令太太著惱并稟太太汝父在京自安不必多慮遇諸友都爲致意九十月得歸便好聚首把臂歡笑也

[illegible]與高貫逸[illegible]
猛風惡雨暸暗晴天善類眞成捲堂散矣不肯褪亦得從
大君子之後領臭罵一頓而歸可謂厚幸不惟結部件權
奸一局而得微罪以行不見君父爲聲倖逐逐官之迹於
初心甚安并不屬見幾先逃忍委君父自媒以去於臣義
更完皆可自謝惟是癡蟲一念於當[illegible]几依依綠毫無
補祇落得一去卻擾夜氣清明每一想及不禁鄉落又羅
笑其夢未醒也今官家已另用一番人矣亦惟願穩起當
事者無即塗面從人略從君父起見擾以正直相持無令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氣脈一朝漸嬴殘蠢可耳覺去都門

後會排一官人多至七八已見繁擧漸必廷推總憲可以
傳奉去其所仇進其所喜幾見眞佳見眞可快痺第恐中
外大權倒手盡奉中官不知伊將來作何收拾至於我輩
於世道且無必闕但願君身強闕無可大憂漸次天開治
平可耳錢受之入都此有心人當有洗幾默挽工夫亦直
恐孤掌不鳴危身難立也前聞洗洪老欲擠官作大文章
乃不虛天留此老今未知已出手否畢竟重雲屑霧之中
似眾已眯目蒙頭然難道長安如許大便無一箇認得傷
寒五日不汗則死男子直說事不可爲空爭無益陳極殺
君哀公三子豈眞能討我家夫子沐浴請討又告三子眞
是不看事勢第一老頭山也與當日楊忠愍玉文成及鄒
南皐皆今日善看事勢之罪人矣可發一歎段幼老謂我
亂當尋得一洗渾林殺人小人不見忌者潛引十數輩君
子伏於其中以種火種使將來一旦而然此用固妙然難
言之惟天祚世道終不使火種會絕計台臺早有以留心
於此也不肖出春明後一路騎馬落店到家仍只青衣小
帽一奉君命一行吾素人或謂道不肖謂比如爲副院當
花金戴蓋矣斷不肯青蓋花銀今與我民矣若以爲辱必
詭而爲方巾行服是祇在紗帽小帽上看榮辱付君命於
不必遵且貴賤果在小帽方巾乎哉況不得乎君自是臣

子之痛而與服自若洋洋與官長往來似乎非恐恭之意
台臺其以爲如何偶南還鴻便草草布候不盡欲言總有
照在漣憑楮不勝馳切淇澳宗伯當清吉也便聞幸道惓
切好珍重批道關係之身以對中外仰望

雜著

賑荒紀事文

賑粥之擧一二友人倡之郡公邑大夫主之諸慷慨士力
任之眾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二千餘人
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六千漸萬餘中
間扶老攜幼之狀衣鶉而面鵠也行繩拔而坐雲集也可

憐也亦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
曰三月而楞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救無益已故始以
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新也餓猶無從望腹也故終以四月
中間別飼子與平人畔男女分老弱男子之印手不印面
婦女之與籤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有長者深心焉是役
也善大王郡公言曰往官於此之有慮於冒濫也爲失衞
役之不以實予民也管理人之不以心予力也而今無是
也此夫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餓人富人焉而萬無
一已卽有詭逃衆人目以重倖勻合者亦其眼貫饑而出
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誅若必情而詸之狡者弗詸也怯者

羞澀者且望焉而束腹以退頁[illegible]焉而[illegible]不餓人冒無儕
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眞飢人逐卽失此舉之初故惟計
口而食以弗詸也爲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飢人靡
食之早之衆之久婦孺之市無相譁也羸弱之道無相蹇
也雞犬之夜無相儆也殆茲故之以此或不必然要以見
飢人焉族衆而援之長人之仁也分羸以濟之同人之義
也若夫太守單騎省視憐席地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夫
僕飢諸人衆辰而隊逐焉日下舂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
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寢食
施粥所凡三月而目蒿蒿[illegible][illegible]掌幾圖迴焉無一人息

曰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闕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
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日庶幾其是乎是役食指旣衆靡
費殊侈當此凶歉時卽斗米百錢皆諸飢人溺中壺也首
事諸友人故刻銀米出入書册幷登好義民士姓名以備
查核余爲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祭趙我白老師文

維天啓元年歲在龍蛇詹事府少詹事贈禮部右侍郎我
翁趙老夫子卒於家門生楊漣以請告在籍遠未及聞也
今年七月見請贈邸報始知泰山之頹也典刑之喪也
悄然涕之無從旣已弗及侍藥易簀之役又適以逃有新

命再一乞休未敢出門一走南豐撫棺爲慟師生恩義邈
若河山遂成幽明永隔矣嗟夫座主門生三年而是吾夫
子獨有父母之飢師生情誼在三不薄吾夫子獨有道義
之所鍾閣淸華人各愛鼎而直方以大情任而和吾夫子
獨備四時之猶而年不享德用不及身天耶人耶豈天之
未欲治平耶莫叩閽於九關搦心躃宇慟悼莫因築室獨
居之誠旣慚端木之於尼積磨鏡束芻之義尚愧孺子之
於友生徒以絮酒陳詞何以對越吾夫子於九京嗟嗟夫
子文章道德垂在汗靑芳聞鼎響著在里乘贈卹褒揚寵
在朝廷篤慶留餘太[illegible]孀雛苞采英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玉戕非生存夫子何憾而世人之於夫子乎憾則名世之
用有所未竟乃吾夫子用未竟於世而世終不能於夫子
乎攖道德性命富貴功名道法世法人生蠛蠓以吾夫子
中有獨靈趣在物外神與天行未嘗不壺觴笑詠未嘗不
抽揭典墳未嘗不芻狗塵埃未嘗不軌物彝倫於古今宇
宙得喪升沈一局勘盡獨有活法以自贏非漆園之逍遙
瞿曇之寂寞非竹林之放情名教亦非栗里之寄傲岫雲
則仁智樂山水之倚行安樂窩中之獨有適於天眞可以
稊秕萬物可以鑄物古今可以末季唐虞用之則行是舂
吾夫子之深有自得而世人莫得而名夫子亦何取於世

之名傳騎箕尾韓隕大星殁以其形存以其神夫子且以
達於大生吾亦安知夫子之未嘗不生而感慨於尋常之
憑生杳杳明明夫子其有當於漣之言

獄中絕筆

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
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故赤日長途踉蹌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孤
槩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祗取
妻子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
偵邏滿目卽發一揭亦不可得至於如此打問之日汪文

言死案縮定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不時追贓限
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
之禮不過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贓爲錄
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
類然則漣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閽不得苦求自絕
明漣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漣死則仇我之忿
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
無一獄冤死鄉戒六人之慘而漣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
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
母有氣毆之凶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

如此肆無忌憚豈楊與沖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
工共議李侍移出乾淸亦謂乾淸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
別宮於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漸
杜專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旣非生母嫡母之尊又無
撫養保護之素祗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
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淸可乎卽曰踉蹌
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慾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
哉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鐫迫至於皇上母子相
訣終天欽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朝冠
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晌遷移百法千

方惋惜無非謂內外欲殺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
謂先帝二次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君
臣相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宮人視先帝爲何如主乃先
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明違和以舊病偶發服
藥無效令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幷皇上伏侍人
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旣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
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
之則先帝語未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
他事三次召對則屬二三大臣以輔皇上要緊以國家事
當盡心分憂至閒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
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
也隨卽覺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
明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變之過徒欲快幾
人之恩仇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祇
存此一段議論灑向靑天白日爲幽冥覈實者考質儻仁
人君子不忍絕漣寃死之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
所以爲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三孔
昆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癡心爲國妄
趨死路生有累於朝廷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

作萇弘碧血留爲千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強固聖
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卽身無完肉屍供螻蟻原
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愚念
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
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卽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潛邸凌
逼聖母之仇大廷辱先帝之惡僅褫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
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盡仁
義兩盡今何忍以罪一懸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
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侍氣毆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聖
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

乾淸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侍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
過惡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君臣相質眞意母子相
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亂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
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漣謂事
關大體卽語有失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防
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
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沈死獄底之人語
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根生前未
一發則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惟同朝諸君子念
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漣

所念及多可笑讀書作官久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爲兩蹤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爲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痴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獨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餬食朝廷飯者然守吾師致身明訓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箇箇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危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達謂何不更勉以忠義而作此憤激之語替

人讀書之念渾至此時不悔直節不懼酷刑不悲慘死但令此心毫無奸欺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光緒十三年十月福州正誼書院采訪續刊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校對

楊大洪文集卷之下終